



西方民俗 传说辞典

〔英〕克里斯蒂娜·霍莉 著
徐广联 等 译

黄山书社

〔英〕克里斯蒂娜·霍莉 著
徐广联 胡 泓
陆道夫 曹征远 译

西方民俗传说辞典

黄山书社

HUTCHINSON & CO. (*Publishers*) LTD
178—202 *Great Portland Street, London, W.1*
London Melbourne Sydney
Auckland Bombay Toronto
Johannesburg New York



First published 1948
Thi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1961

责任编辑：吴万平
装帧设计：黄德俊

西方民俗传说辞典

[英] 克里斯蒂娜·霍莉 著

徐广联 陆道夫 胡泓 曹征远 译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625 字数：390,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535-166-4/G·28

定价：~~10.50元~~

鸣 谢

本书是在爱德温·拉德福特和莫娜·A·拉德福特的原著基础上写成的。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普遍对民俗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虽然涉及个别方面的优秀书籍为数不少，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一本详尽的民俗传说荟萃。有鉴于此，两位原著者历时4载，收集并核实了他们所能够追溯到的所有民俗传说。后来，原著者又委托著名民俗学专家克里斯蒂娜·霍莉小姐，对原书作了修订和增补，推出了这个新版。新版内容丰富，集民俗传说之精华于一书，是近年来民俗学领域研究成果的结晶。

哈奇森出版有限公司

F176/12

出版说明

英国人类文化学家克里斯蒂娜·霍莉所整理编纂的这部书，原名叫做《迷信传说百科全书》。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更多反映的是西欧人的文化心态和传统习俗。这对于前往西方的工作人员和旅游者，对于民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者，对于西欧语系的翻译人员特别是文学翻译者，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和工具书的实用价值。就是对于其它一般读者，本书也可以提供有关知识，有助于了解西方文化和习俗。这就是我们将此书更名为《西方民俗传说辞典》而加以翻译、出版的初衷。

从克里斯蒂娜·霍莉编纂的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残存于西欧人传统心态中的迷信和偏见，其愚昧和野蛮的程度，有时并不亚于古老的中国山村中所存在的迷信和偏见。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 化，都有其进步的一面，也都有其落后的一面。问题在于，对于落后的传统风习，必须认真地加以剖析和抨击，以使现代人更能清楚地认识它们荒谬的本质。《西方民俗传说辞典》所做的，正是此类工作。种种愚昧的偏见、迷信、禁忌，以及它们在西欧各地不同的表现，经过克里斯蒂娜·霍莉的搜集、整理、排列和分析，就还其荒唐可笑的面目了。

克里斯蒂娜·霍莉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她附录了大批参考书目于书后，这说明她翻阅了古往今来的大量资料。另一

2 西方民俗传说辞典

方面，这些书目也说明了人类文化在西欧的源远流长和繁荣兴盛。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出版这部书，对于我国人类文化的发展，亦是一个较大的促进。

黄山书社
1989年11月

中文版序

徐广联、陆道夫、胡泓和曹征远四位同志翻译了英国民俗学家克里斯蒂娜·霍莉(Christina Hole)编著的《迷信传说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Superstitions),要我作序,我对民俗、迷信和传说这类学问是个门外汉,对于西方的民俗、迷信和传说尤其知道得少。但对这门自己十分陌生的学问倒感到很有意思,加以这四位同志能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很快就译出了这部近四十万言的迷信百科辞书,实在令人佩服,就勉强承担了这个任务。

所谓迷信,我平时认为就是对于某些不合乎科学道理和理性实质的事理,不考察其真伪和是非,而惑于世俗之见就盲目地相信它,不过是一种落后腐朽的社会思想现象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不然。因为这种现象虽然是上古人民愚昧和野蛮思想的遗留,至今仍然在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在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水平不高,人们在处于困境的时候,往往乞灵于鬼神,以求得一种解脱或安慰,于是崇拜偶像,相信星象、术数等现象就产生了,这在当时本来是一种不足为怪的事情,但是这种现象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灭,不少现代的文明人,在其内心深处,往往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愚昧和野蛮。所以迷信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搞清楚其定义和实质,我翻阅了中外几种辞典和百科全书,差不多都有“迷信”这个辞条。但我觉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一段话说得比较浅明扼要,兹抄引在这里,

免得自己妄加罗嗦：迷信是“指缺乏理性实质的信仰、准信仰或习俗。迷信大致可分为宗教迷信、文化迷信和个人迷信。各宗教都往往积累迷信作为其外围信仰。基督教徒会相信在身处困厄时，随手翻阅《圣经》便会获得指引。某事在一人为宗教信仰，在另一人往往就是迷信。一切宗教迷信和习俗，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看来，全是迷信。文化传统中的迷信有时与宗教迷信分不开，这种迷信种类繁多。几乎所有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如何祛邪蒙福、预卜未来、防病禳灾等问题上，都有不合理性的信念，有的人是认真的，有的是不大认真的。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产生个人迷信：学生用某一支笔答卷成绩优异，于是他便认为此笔是吉祥的；赛马师也会相信灰色马可以保证他夺魁得标。历史上迷信具有深远的影响。甚至时至重视证据的现代，经过追问，很少人会否认自己有一两件秘密的非理性信念或迷信。”

克里斯蒂娜·霍莉这部书是一部关于西方民间迷信传说和习俗的工具书，对于我们理解迷信的实质很有帮助。它与我国的巫婆、神汉宣传封建迷信的小册子截然不同，巫婆、神汉们主要是借占卦、算命、扶乩、请仙、相面揣骨、烧香求神、驱鬼防病等方法欺骗愚昧无知的人，使之相信天命，敬畏鬼神，诈骗其钱财，是我国落后的生活方式的反映，是封建统治者长期向人民灌输精神鸦片、严重地妨碍我国科学文化和生产的发展进步的消极东西，如欲消灭它，非做长期艰巨的工作不可。

克里斯蒂娜·霍莉这部书是侧重于西方的饮食、衣着、居住、婚丧、礼仪、节庆、博物、娱乐和禁忌等事体的知识的解说。我无暇全读，只大致翻阅了一部分，觉得很有意

思。对于自己平时不注意、不了解的事物，读过这部书，了解了，不再迷信它了，不禁微微一笑识破了其秘密，心中的某些疑虑，涣然冰释，岂非有助于破除迷信？当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精神文明，翻译出版这部辞书岂能没有裨益？

牛庸懋

1989年6月4日于河南大学

前 言

本书所阐释的每一则迷信传说都可以在不列颠岛的某些地区找到渊源。有些迷信在那些地区仍然很流行，另一些迷信传说相对而言也是势头不减。诚然，大多数迷信传说不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岛国。许多迷信传说都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它们是在整个人类民族共同的希望和恐惧之中孕育而生的。并且是以某种基本相似或细微差异的形式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其中为数甚少的一部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及爱尔兰所特有，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全为不列颠所特有，因为它们曾经一度是，现在仍然是我们传统信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迷信传说同其他国家的各种迷信传说进行详尽的比较。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入透彻的考察，那么，这对研究人类思维和历史的广大学者来说，将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工作。不过，那将是一部厚得多的大部头著作，甚至要好几卷才能完成得了，远远胜过现在这一部。不管怎样，我们仍然希望，这部以字母顺序为体例而编纂的简明词典能作为深入研究迷信传说的入门书，对于那些想了解自己国家迷信传说内容的人来说，它不失为一部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既然迷信传说在本质上是荒谬至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研究它们呢？除了我们对迷信传说这个选题

本身感兴趣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迷信是我们人类古老的思维方式的见证，是古人一度坚定不移的信念，但现在却为人忘怀、为人遗弃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迷信传说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了解我们祖先的思维进程，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去了解我们民族的来源。就现代知识的角度而言，有些迷信传说似乎显得荒诞不经，但在起源之时却不是这样，所以，研究它们的起源及其后来的衍化将是一件富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展现人类过去的恐惧和愿望，而且还可以揭示出许多现代思想和偏见的内在渊源。

犹如潮水退却之后，留下的一洼洼水坑，今天的迷信传说都是那些早已为人忘却的宗教信念、宗教仪式和哲学思想体系的零星片断。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那些宗教或哲学(迷信传说曾在宗教或哲学之中孕育而生)的消失，它们就变得毫无意义，因而也就显得荒诞不经了。但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强大影响却没有消失。当我们触木避邪，或是向如愿井投针落币，或是朝新月鞠躬点头时，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模糊不清的“走运”思想所使然。我们的异教祖先大都也是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笃信树木、流水或月亮的圣洁性。在他们看来，这些圣物将会赐福或降罪于那些朝拜它们的人。出于那种信仰，祖先们的行为是理智的，而我们则不然，因为基督教和科学同时传授给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然而，比基督教和科学更为古老的某种东西则驱使我们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以避免厄运的缠扰。事实上，我们为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意念所主宰，至少暂时是这样。于是，我们知道，那些在当今世界没有市场的古老的恐惧和半信半疑的信仰在我

们的大脑中找到了位置。

现存迷信传说的数量之多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当然，在愚昧无知或从未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信仰。随着知识的发展，习俗的改变，有些迷信传说早已不复存在，但并非所有的迷信传说都已经销声匿迹。那些早已不复存在的有关自然界的种种原始传说，以各种迷信的形式仍然继续存在着，其中涉及到石头、树木、飞禽走兽、流水和某些被认为是不祥之兆的花朵等，这样的花朵是没有人愿意采集回家的。同过去一样，现在，人们为确保安全和成功，还在使用符咒和吉祥物。妇女杂志的任何一位编辑，根据他们的工作经验都知道，人们仍然相信占卜学的预言。偶然发生的某些事件也被看作是某种预兆，比如镜子破了、盐撒了等。虽然大多数人都矢口否认他们相信巫术，但仍有不少人在祈求好运，规避灾难。在幸存下来的某些民间药方中，也有用巫术治疗各种疾病的。

有些迷信，随着岁月的流逝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代童车来自关于摇篮的迷信传说，铁路桥梁则与尚未发明铁路之前早就存在的有关桥的传说息息相关。香烟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也有自己的迷信传说，其中有一条直接来源于古老的蜡烛传说。彼德·奥培在《民间传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城市里的儿童从未见过喜鹊，于是他们将那些古老的喜鹊歌谣转用到交通车票或电车票上面。他们将最上面的一行数字加起来，除以7，然后朗诵那些乡村的喜鹊歌谣，看看他们的运气究竟如何。就连众所周知的透过玻璃镜片看新月是不祥之兆这种说法，几个世纪以来也改变了其原有的意义。因为当玻璃窗成为一种珍贵的奢

侈品时，只有透过树叶片看到新月才是不吉利的。

正是这种永存的生命力及其悠久的历史才使迷信传说如此趣味盎然，意义非凡。然而，象某些人那样一味地相信迷信，却是十分愚蠢的。因为，我们无须替古人担忧，他们的那些恐惧心理早就该抛置九霄云外了。不过，了解这些迷信传说，挖掘它们的真实意义和渊源将会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普遍共性和我们祖先特定的心理轨迹。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着手编纂本书的，但愿我们这本书能对大家有所贡献。

克里斯蒂娜·霍莉

目 录

出版说明	(1)
中文版序	牛庸懋 (3)
前言	克里斯蒂娜·霍莉 (6)
词目表	(10)
正文	(1)
附：英文字母词目索引	(542)
参考文献	(560)
译后记	(572)

词 目 表

本表按词目首字笔画数分类顺序排列，同一首字笔画数内，按词目所含字数顺序排列，首字笔画数和词目字数相同的，从第二字起再按笔画数顺序排列，或者按起笔笔形一丨ノ、一顺序排列。

本表的笔画与笔形，均依照《辞海》的规定。

二 画

刀(1)
丁香花(2)
七种啸声预言鸟(3)

三 画

马(5)
勺子(7)
小牛(8)
土豆(10)
叉骨(10)
山楂(11)
马鬃(15)
三叶草(15)
干草车(16)

大麻籽(17)
马蹄铁(18)
马鞭草(20)
大声喧闹(22)
马夫的符咒(25)

四 画

牛(30)
手(33)
太阳(34)
公鸡(37)
瓦松(40)
牙齿(41)
乌鸦(45)
月亮(46)
牛病(50)

手套(53)
 手指(55)
 长袜(56)
 孔雀(57)
 天鹅(58)
 天仙子(59)
 毛地黄(60)
 牛金花(61)
 长春花(62)
 双胞胎(62)
 月亮蕨(63)
 月桂树(64)
 长把扫帚(65)
 火炬百合(67)
 五彩纸屑(68)
 订婚戒指(68)
 五月的小猫(69)
 水手的衣领(70)
 水手的货物(70)
 为苹果祝酒(71)
 父亲假做娘(72)
 分娩的时间(75)
 分娩后的礼拜(77)
 为婴儿称体重(78)

五 画

鸟(80)
 正门(82)
 母牛(83)
 头发(85)
 甲虫(88)
 田鳧(89)
 母鸡(90)
 白杨(90)
 冬青(91)
 《圣经》(93)
 石蚕(95)
 艾蒿(96)
 龙葵(97)
 出殡(98)
 打颤(102)
 仙人圈(102)
 圣母树(103)
 白头翁(103)
 圣礼钱(103)
 布谷鸟(105)
 北极光(110)
 北极鹅(111)
 扑克牌(113)
 生命志(114)

白屈菜(115)
仙客来(116)
白桦树(116)
打喷嚏(117)
圣餐杯(119)
白嘴鸦(120)
圣马丁鸟(121)
处女花环(121)
用手指人(122)
去邪之火(122)
圣光之手(125)
艾伦苹果(127)
圣诞绿树(127)
《圣经》和钥匙(129)
出租车车牌号(131)
未施洗礼的死婴(131)

六 画

灰(133)
血(134)
夸口(138)
名字(139)
衣服(143)
扫除(145)
杂草(146)
老鼠(Mice)(147)

老鼠(Rats)(148)
吃罪(150)
年龄(152)
死人手(152)
守尸虫(154)
百叶窗(154)
百合花(154)
百里香(155)
肉豆树(156)
灯芯草(156)
红珊瑚(157)
守墓人(158)
伤口治疗(160)
产前影响(163)
自然之光(164)
红嘴山鸦(165)
死亡的时刻(166)
早饭前唱歌(167)
扫烟囱的人(167)
死者的十字架(168)
在教堂门厅守夜(168)

七 画

针(171)
床(173)
尿(175)

驴(176)
 牡丹(179)
 花卉(180)
 医生(181)
 怀孕(182)
 坚果(183)
 芸香(185)
 连雀(187)
 鸡蛋(187)
 围裙(189)
 完葬(190)
 坟墓(191)
 花楸(194)
 麦鹁(195)
 吹口哨(196)
 鸡蛋壳(198)
 快脚娃(199)
 报喜节(199)
 杜鹃花(200)
 芙蓉红(201)
 李氏便士(203)
 《麦克白斯》(204)
 谷壳猜谜(204)
 克拉奇·迪瑞(205)

八 画

雨(206)
 鱼(208)
 狗(210)
 兔子(214)
 泥土(215)
 虱子(218)
 图片(219)
 雨伞(220)
 欧芹(220)
 苹果(223)
 卖妻(226)
 枫树(228)
 丧钟(228)
 狐狸(230)
 青蛙(232)
 刺猬(235)
 玫瑰(236)
 拦路(238)
 金鹁(239)
 软木塞(240)
 诞生石(240)
 金耳环(242)
 拔地麻(243)
 知更鸟(244)

欧夜鹰(246)
 欧洲蕨(247)
 金盏花(249)
 欧著草(250)
 欧伤牛草(251)
 净身入殓(252)
 制作黄油(254)
 欧洲鲤鱼(256)
 弥留之际(257)
 爬行的小孩(260)
 牧师和修女(260)
 狐狸的婚礼(262)
 刽子手的绞索(263)
 呻吟大饼或奶酪(263)

九 画

茶(265)
 钟(266)
 鬼火(266)
 眉毛(269)
 树叶(270)
 面包(271)
 指甲(273)
 骨头(275)
 洗礼(278)
 毒芹(281)

钟声(282)
 柳树(287)
 星星(288)
 蚂蚁(290)
 首客(291)
 哑剧(293)
 香烟(294)
 荨麻(295)
 荆棘(295)
 草帽(297)
 胎痣(297)
 洋葱(298)
 胎膜(300)
 洗濯(302)
 按手礼(303)
 信天翁(304)
 活石头(305)
 要命河(306)
 迷迭香(309)
 残疾人(310)
 胡萝卜(311)
 哑巴蛋糕(312)
 草吊袜带(314)
 结婚礼服(315)
 结婚戒指(317)
 结婚预告(319)

洛克比便士(320)

十 画

盐(322)
 桥(324)
 铁(326)
 桔子(328)
 铃兰(329)
 荒地(329)
 铁匠(331)
 羔羊(333)
 莴苣(335)
 铁钉(335)
 蚕豆(337)
 笑声(340)
 离别(340)
 桧树(342)
 彩虹(343)
 海鸥(344)
 袜带(345)
 破损(347)
 彩排(348)
 海豚(348)
 预言水(348)
 绣线菊(350)
 爱神木(351)

痉挛环(352)
 莫露卡豆(352)
 陪葬物品(354)
 热十字面包(356)
 爱尔兰石头(358)
 剧院服务员(359)
 剖腹产的孩子(359)

十一 画

脚(360)
 猪(361)
 猫(363)
 剪刀(367)
 梯子(368)
 铲子(368)
 断奶(369)
 婚礼(369)
 绵羊(371)
 菊苣(373)
 雪花(374)
 野兔(376)
 眼泪(379)
 唾沫(379)
 桦树(381)
 清洗(384)
 麻雀(386)

眼睛(387)
麻鹬(390)
黄鼬(391)
黄鳢(392)
桤木栖(393)
猫头鹰(394)
常青藤(396)
停枢门(398)
接骨木(398)
稗树叶(403)
教父教母(405)
婚礼日期(405)
婚礼面纱(408)
婚礼蛋糕(409)
船头雕饰(410)
桤树翅果(411)
黄铜马饰(412)
曼德拉草(412)
第七个孩子(414)
野鸽和家鸽(415)
减轻分娩的痛苦(417)
减轻死亡痛苦(418)

十二 画

痣(421)
椅子(422)

童车(422)
替身(423)
紫杉(426)
渡鸦(428)
寒鸦(429)
黑莓(430)
喜鹊(431)
遗嘱(433)
童贞节(434)
紫罗兰(435)
黑刺李(436)
黑便士(437)
提琴鱼(437)
遗腹子(438)
雄蕨草(438)
硫磺石(439)
葬礼预兆(439)
紫花景天(442)
搔痒或刺痛(443)
筛子和大剪刀(444)

十三 画

煤(446)
蜗牛(447)
摇石(449)
照片(450)

墓地(451)
 数字(453)
 跳蚤(455)
 楼梯(456)
 摇篮(456)
 溺水者(458)
 鼠尾草(462)
 窟眼石(463)
 碎肉馅饼(465)
 罩衫婚礼(466)
 触摸死者(467)
 新生的婴儿(468)

十四 画

熊(472)
 翠鸟(473)
 歌曲(474)
 榛树(475)
 蜡烛(476)
 蜘蛛(479)
 蜜蜂(481)
 酸模(485)
 蜥蜴(485)
 蜘蛛网(486)
 鼻子上的蓝纹(487)

十五 画

鞋(488)
 影子(491)
 潮汐(492)
 樱花(493)
 豌豆(494)
 鲨鱼(495)
 蕨草(495)
 橡树(497)
 蝰蛇(500)
 蝴蝶(502)
 蝙蝠(504)
 暴风雨(506)
 蛙舌蕨(508)
 蝰蛇石(509)
 德雷克鼓(510)
 德国人乐队(511)

十六 画

燕子(513)
 镜子(515)
 瓢虫(516)
 壁炉(518)
 餐巾和桌布(521)

十七 画

蟋蟀(522)
榭寄生(522)
戴孝的植物(525)

十八 画

鹰(527)
鼯鼠(529)
鹰宝石(530)

十九 画

颤杨(532)
蟾蜍(533)
蟾蜍石(535)

二十 画

魔杖(537)

二十一画

露水(537)

二十三画

鼯鼠(540)

更 正

诞生石 应入九画(误八画)

荒地 应入九画(误十画)

榭寄生 应入十五画(误十七画)

二 画

刀(Knife)

在众多的铁制或钢制日常切割工具中，有关刀的迷信传说数量之多当居首位，这可能是因为在刀曾经一度与它主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主人时刻将它带在身边，用它干各种各样的事情，从打仗或打猎到吃饭时切割食品。由于是钢制的，所以它可以防范多种妖魔邪气，其中当然包括人们曾经广为惧怕的巫术所导致的灾难，以及无影无踪的妖魔们所进行的侵袭。在苏格兰，人们认为，如果天气风和日丽，却突然刮起一股卷草旋风，那就说明有无形的妖魔路过。看见这样一股风是不祥之兆，不过，这个不祥之兆可以避开，办法是将一把刀从旋转的尘草中间扔过去。在房门上插上一把刀，可以防止灾难的降临和影响；在摇篮的首端插上一把刀，可以保护婴儿。刀也可以用来占卜和治病，或用它来推测一个在外地的人生活得怎样(参见“生命志”)。

在海上不能提到“刀”这个词，但是，当人们出远洋捕鱼，为了图个吉利时，又将刀插在渔船的桅杆上。在餐桌上，如果两把刀偶然交叉，或一把刀和一把叉交叉而置，要立即将它们理正，否则，就会有不幸或争吵发生。如果一把刀掉到地上去了，就说明有男客来访。从前在林肯郡，人们认为太阳下山后磨刀或将刀留在餐桌上过夜都是不祥之举。前一

种行为意味着将有夜盗或仇人登门入室，后一种行为则表示夜里牲口要死，因此，需要用刀来剥皮。

在刀刃上烤面包也是不祥之举，在桌上旋转一把刀也是如此。不过，有时也用后一种方法来推测自己将来的妻子或丈夫的肤色是白皙还是黝黑。用于这一目的的刀应该是白柄的餐刀，使之旋转，然后注意它倒下的状态，如果是刀身朝向占卜者，那就说明将来的伴侣肤色黝黑，如果是刀柄，那他或她的肤色一定白皙。

由于刀的特性是锋利，所以最为普通的现代迷信认为，如果用刀作礼物，它就会割断爱情或友谊。如果不是交换，那就千万不要接受别人的刀。甚至到了今天，人们遇到这种情况时，为了避免将来发生争吵或不幸，总要回赠一个一便士或半便士的小硬币。

丁香花(Licac)

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人们认为，把丁香花，特别是白丁香采回家，是不吉利的事情。相对来说紫丁香和红丁香要好些，但是，即使是这些花，有时也被视为不祥之物，不可用来装饰房间。就在写这段文章的几个月前(1960)，牛津郡的一位花商，曾竭力劝阻他的一位顾客买白色的丁香花，去探视一位生病住院的朋友。其理由是，许多人都认为，将丁香花带入室内，即为死亡的预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只知道大家都这么认为，其实这很可能是由于人们普遍将死亡或不幸同那些具有麻醉香味的花卉以及白色花卉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关于丁香花传说的另一个有趣的情节是，它不同

于那些涉及山楂花和绣线菊的传说，那些传说都非常普遍。有关丁香花的传说却仅限于英格兰的某些地区，特别是中部几个郡，在其他地区则鲜为人知。

发现一朵五瓣的丁香花，不管其颜色如何，都是吉祥之兆。在威尔士的边界地带，人们传说，只要丁香类的树木有被砍伐的，其它的丁香树都会默哀悼念，接下来的那一年就不会开花。

七种啸声预言鸟(Seven Whistlers)

七种啸声预言鸟是指某些以其叫声预告海上、矿井里或别处将发生灾难的鸟。它们是哪些鸟很难精确说出，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这些鸟也各各不同，比如千鸟、麻鹞、水鬼和别的发啸声的鸟。这些鸟在传说中被说成是死者的亡灵，有时候是犹太人不死的幽灵。犹太人进不了阴间，因为他们曾参与钉死耶稣基督，犯了罪。在什罗浦郡和乌斯特郡，啸声预言鸟有6只，在寻找第7只，第7只找到了，世界末日也就来到了。在一些地方传说中，啸声预言鸟似乎同那个与白狐一起到处游荡的灵犬混为一谈了。在各种传说中，它们的叫声都是死亡和灾难的预兆，令人胆寒。

在那些从事危险职业的人中间，这种信仰一度非常普遍，士兵们认为，鸟在战斗开始前叫必有恶战；海员们相信，这些鸟是淹死的同伴的幽灵，鸣叫着告诉他们即将来临的风暴和危险。R·M·希利说，有一次，他在波士顿迪甫斯地方的一个拖船上，听见了啸鸟的叫声，渔民们立即收了拖网返航了。希利补充说，如果他们对死者的这种明白的警告置之

不理，灾难必定降临。

矿工们也非常害怕啸声预言鸟，如果听见了，常常拒绝下井。根据1855年3月24日《莱斯特记事报》的报道，几天前，有人问某个矿工为什么那天不下井，他回答说，不仅他没干活，而且他所有的伙伴也没下井，因为他们听见了啸鸟的鸣叫声。他们第二天才会去上班，但是当天不会去。他补充说，以前有两次，有些人忽视了类似的警告，结果每次都死了两个人。

《趣闻琐谈》(1871年10月21日)的一位撰稿人说，在同一年9月6号那天，他在约克郡，看见大群大群的鸟在风暴中到处乱飞，啸鸣声震耳。他的仆人告诉他说，这些是啸声预言鸟，它们预告了某种灾难。那个撰稿人说，他最后一次看到啸声鸟正是在1862年诺森伯兰郡的哈特雷煤矿发生大爆炸前夕。次日清晨，消息传来，威根地区的煤矿陷入灾难之中。

三 画

马(Horses)

直到近代，马在战争和农业生产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大概也就足以说明，马为什么在异教信仰以及后来的迷信传说中显得那么超凡入圣。的确，从远古时代起，马就具有神性。凯尔特人的女神厄波娜就是统管马驹和马的，有时她还以马的形象显现。据说奥丁在天上骑的是一匹8条腿的白马或带有深灰色斑纹的马。可能就是基于这一传说，英格兰人认为，遇见那一类颜色的马是不吉利的，不过，有些地方的人却认为是吉利的。许多古代民族，其中包括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古罗马人，都要在特定的节日里用马作祭品。以前在北欧，它们的颅骨经常被放在山墙上，以求保佑房舍平安无事。可能是出于同一种原因，就在不久前拆毁的一栋英国房屋的墙里，也发现了马的骨头。

马是丰产的象征，总是和收成以及谷神联系在一起。就象圣诞节或万圣节期间的玛利卢马和赫登林马一样，如今依然出现在某些五朔节的庆祝仪式和舞会上的柳条马，代表的就是这样一层意义。在切斯郡，“野马”是万灵节期间表演的圣糕剧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节日正好接近北方秋收的尾声。在切斯郡的上威特利地区，从前，人们还习惯在表演结束后，竞争那个马颅骨，事后还要为它举行葬礼。

有关白马的迷信说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遇见它们是幸运的，有人认为是倒霉的。德汶郡人说，四蹄均白的马是凶兆，但是，一只白脚的马又是吉祥之兆。在其它一些地方，能够带来好运的是一前一后两条白腿的马。看见一匹白马，习惯上要啐一口唾沫，作一个祈祷，或用脚在地上划一个十字架，或将手指交叉成十字架直到一条狗出现为止。这一习俗通常也适用于黑白花纹的马，这种马一般都被认为是吉祥的。但是，白色和其它颜色夹杂的马往往却不是。

治疗百日咳有种方法就是，将孩子抱到黑白斑纹的马跟前，使他们对口呼吸，或让孩子骑到马背上去。还有一种奇特的疗法则是，向骑过这种马的人去请教，然后，不管他说什么，即使初听起来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也一律照办。有些地方的人认为(或以前认为)，肺结核病患者和心脏病病患者只要到马厩里去，对着任何一匹马呼吸，不管是什么颜色和斑纹的马都行，就可以治好他们的病。

在有些地方，牵着马穿过房屋是吉祥之举，在林肯郡，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传说宰掉一匹病马，另外一匹马也会跟着死去。这一不幸的传说阻止了许多善良的人们提前为那注定要死的牲畜解除痛苦。已经怀了马驹的牝马不能用来运送棺材到墓地里去，否则它和它的马驹，或主人家里的某个成员在那一年中将会遭到不幸。以前，马夫们如果想知道母马是否怀了驹，就向马耳朵里使劲喷上一口水，如果它怀驹了，它仅仅只会甩甩头，如果没有，整个身子都会抖动。在威尔士边界地带，人们认为，在元旦或耶稣受难日备鞍用马是非常不吉利的。因此，想在这两天租用马匹或轻便马车的人通常都会发现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据说马非常敏感，易受巫婆和妖精的干扰，因此，人们常将窟眼石，有魔力的植物以及其它各种类型的护身符挂在马厩里保护它们。据说它们还能看见鬼魂和幽灵，只要这些东西一出现，它们就会知道，而跟它们在一起的人却不知道。亚历山大·波尔森在他的《高地民间传说拾遗》中叙述道：有一次，他看见一位车夫的马不肯通过一个大门，虽然那儿没有任何值得害怕的东西。车夫只好牵着它过去，而它却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一过大门，险些挣脱了缰绳。几天之后，一具尸体就从这儿被送去埋葬了。

韦斯利在他的《原始物理》一书中陈述道，马距，即马腿内侧时而形成的胼胝，可以用来医治癌症。将马距弄干，研成粉末，泡进淡色啤酒里，然后，随着新鲜的温热牛奶每隔6个小时给病人喝一次。人们还说从马距或马蹄上剥下来的皮对狗具有诱惑力，谁持有这种皮谁就能对狗施展法术。

勺子(Spoon)

如果勺子掉落，一般被认为有孩子来访。有一些地方则认为是一个傻子要来访，在这种信念盛行的地方，人们希望来访者不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呆子，希望来访者具有天真无邪的人品，认为他们会受上帝的特殊保护。在里斯郡，曾有人告诉C·J·比尔森，掉落勺子预告有一个女子要来访。鉴于这种说法，许多地方有意把这与掉落叉子等同起来。比尔森的信使因此拒绝使用这两种餐具。另一方面，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天天使用勺子，在不列颠其用途高于叉子。这个传说仅仅可能代表着一种老式的观念。

勺子给我们的预兆与来访者有关，里特夫人告诉我们，圆型的勺子同碗一起掉落意味着带来惊奇，但是掉落后打碎了，掉勺子的人就会感到很失望。在米得兰，掉落饭勺意味着家中有短暂的争吵。在西部乡村，如果有人用任何一种勺子进行反方向灌肉汁和其它液体，认为会有同样的结果。

如果两只勺子突然落入一只碟子里，标志着喜事降临。在赫福德郡，看法则不同，那里的人认为，在女孩子的碟子里放两把勺子表示她将要结两次婚。在很久以前的华尔兹地区，年轻人有时精心刻制木勺，取名爱情勺。用它送给选中的女子做为爱情信物。

威尔基女士指出，苏格兰人相信孩子的未来可根据他第一次用那手拿勺子来判断，如果他用右手拿，意味着他的前途无量；如果他用左手拿，则意味着他的一生是不幸的。

小牛(Calf)

母牛产小牛要冒种种危险，而且还靠不住。对于牛奶工人或养牛人来说，产小牛是件大事情。这种情况产生了许多离奇的迷信，年龄较大的人还记得。

牛槽里的灯决不能放在桌子上，这样做可能会使母牛堕胎。虽然人们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信仰今天仍然在许多地区流传。

据说，一年中第一头产小牛的母牛定下产时。如果第一头母牛在白天产小牛，别的母牛也会这样；如果第一头母牛在夜里产，别的母牛也会在夜里生。为了防止夜间产小牛带来麻烦，影响休息，人们就尽可能地在某个星期天把母牛

的奶挤干。

治疗造成母牛流产的传染性疾病有一种方法是，把早产的小牛钉在牛棚的墙上，使所有的母牛都能看见，这样做是为了警告其余的牛。另一种办法是，把早产的小牛埋在牛棚的门底下，这样，每头进出的母牛都必须从上面经过。牛尸在土里腐烂的时候，传染病也就消失了。要防止产乳热，可以把胎盘挂在一棵山楂树或者苹果树上，让它烂在那里，或者把一块中间有孔的石头包在白纸里，藏在房椽里。

在赫福德郡，母牛一次产两胎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约克郡的克利夫兰地区，人们认为先产的那头牛以后会多产牛，后产的那头牛将会不育，除非用另一头同样是后产的牛同它交配。不论小牛是公的还是母的，这个信仰都同样适用。

现在(或者说不久前)乡间有一种风俗，把母牛产后第一次下的奶(叫“毕斯丁”)送一些给邻居，用来做毕斯丁布丁。送这样的礼物能给牛群带来好运。受礼的人要注意还奶瓶时不要洗奶瓶，不然的话，刚产的小牛就会死掉，或者母牛就不产奶了。

如果小牛脊背上有一个白条斑，它就长不壮实。有些地方的人们认为，如果在月亏的时候给小牛断奶，就不大可能长白斑了。今天，许多农场上的人仍然认为，把手放在小牛背上是非常不吉利的，这样做会使小牛生病或者遭遇事故。从躺着的小牛身上跨过去会造成小牛的死亡。汉德森提到过达阿模县的一个农场上使用的一种符咒。在那个农场上，养活小牛是非常困难的。死了几头小牛以后，人们把一头死牛的腿和股用绳子系在烟囱上，挂在那里。农场主的妻子告诉给汉德森提供资料的人说，这样做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

过麻烦，也没有死过小牛。

小牛晒干的舌尖常常被叫做“吉利舌尖”或者“吉利片”，用来作为一种防止贫穷的符咒。要是把“吉利舌尖”带在衣袋里，那么衣袋里永远也不会缺现钱。另外，“吉利舌尖”还使携带它的人免遭攻击和殴打。

土豆(Potato)

把新土豆装入袋中存放，直到它变黑发硬，可以用来治疗风湿病。此法在不列颠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和乡村中一直流传至今。

围绕土豆的种植，有两种不同的迷信说法。在绝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在耶稣受难日这天种土豆，不仅季节适合，而且据说吉利，庄稼收成好，撒旦不能发挥它的魔力。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一天是不幸的日子，如种土豆就永远不会有好收成，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道理。在耶稣受难日用铁器去开垦土地是件令人厌恶的事情。

在牛津郡，两种说法都有记载。在该郡几里之内的其它地方还有第三种说法，即在耶稣受难日种土豆是平安无事的，但种植者必须先去教堂做祷告。

叉骨(Merrythought)

连接家禽胸脯和脖颈的叉状骨通常被称作叉骨，有时叫如愿骨。一种人人皆知的法术是，两个人抓住这根骨头的两端，使劲拉扯，同时各自默念一个心愿。拿到大半根骨头

的这个人将会如愿以偿。不过有个条件：在拉扯过程中，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笑，结束之前，还不能泄露心愿。现在，这种做法主要是在儿童中间进行，不过有些地区的人则以此来推断两个人中哪一个会先结婚。

在苏格兰，另一种婚姻占卜方式是，占卜者拿一根没有折断的叉骨，在叉骨顶部钻一个小孔，然后，象戴眼镜那样，把叉骨架在鼻梁上，架好以后，他必须在那个孔里穿上一根线，穿线时失败了多少次，就意味着他还得等多少年才能结婚。

山楂(Hawthorn)

在基督教和异教传说中，山楂都被尊为圣树。因此，有关山楂的各种互相冲突的传说也有不少。据说荆冠就是用山楂树枝做的。它具有治病功能，并能保护其附近的房屋免遭雷击。人们还将它和精灵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几个特定的日子里，坐在这样的树下是危险的，比如，五朔节、施洗约翰节前夕，或万圣节前夕。因为这种时候那些和节日相关的神灵们最为活跃。无论是谁这样做了，都有可能中邪或被神灵们摄走灵魂。

砍倒一棵山楂是非常不吉利的。在索姆塞特郡倒是可以砍，但必须先作祷告。在爱尔兰，则要征求神灵的恩准。艾琳娜·哈尔讲述了一个农夫的故事：上个世纪初，在葛瑞格拉斯的工地上，这位农夫砍倒了一棵山楂。事后，他的孩子和牲口都死了，财产也丧失了，最后他被逐出了农场。然而，他的行为所导致的恶果，却徘徊在这里经久不散。继他之后

租用这个农场的人，无不深受其害。在《民间传说》(1904年第15期)的一篇文章中，A·H·辛格顿叙述道，大约在1877年，家住米司郡的“一位新教徒”砍倒了一棵山楂，虽然别人事先劝阻过他，可他还是砍了。结果，一枚刺扎进了他的手里，不久，他就死于血中毒。

今天，一种相当普遍的迷信说法是，将白色的五月花(即山楂花)采回家来，是不祥之举。这样做会引来死神或其它灾难。孩子们也经常禁止去采撷这样的花回家，因为，他们要是这样做了，他们的母亲就会死去。这种观念有时一直保持到他们长大成人。于是，既使他们的母亲已经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了，那些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仍不敢用五月花装饰他们的房间。不过，这种迷信似乎主要是现代的，早些时候并不多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迷信，恐怕不是因为山楂树的神秘特性，而是因为这种花的气味太浓，花色又是白的。

在1752年的日历修订以前，五朔节比现在的时间要晚11天，那时往往正好是山楂开花的时节，人们都兴高采烈地将山楂小枝和花束采集回去，装饰房间或编成五月花环。五朔节的歌手们在游唱时，将树枝扔在房舍外面以求吉利。而且，第一个采回花枝的仆人，通常要赏给他一碗奶油。在索夫克郡，姑娘们在五朔节的一大早就出去采集花束，花束红白都行。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却不得出声，如果一位姑娘在拿花回家时跟人说了话，她在那一年中就不可能出嫁。

在亨丁顿郡及其相邻的几个郡里，有一种婚姻占卜法，是由一位姑娘在五朔节前夕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路标上插上一枝山楂花，一夜过后，第二天早上她再去看风将它刮向了哪边，它的指向将预示着她未来的丈夫将来自那个方向。如果

花枝被整个地吹掉了，那她就不会出嫁。

在林肯郡有一种稍许不同的做法是，将所见的第一枝花折断，但不能折取下来。象上例一样，让它在树上悬挂一夜，第二天早上去把它拿回家来。姑娘这样做了之后，要么可以在梦中见到她的情人，要么在采枝回家的路上可以遇见他。

不管是多大的暴风雨，只要躲在山楂树下就安然无恙。在斯坦福郡，人们在棕榈主日或耶稣升天节那天将山楂枝拎回家来，用以保护房屋免遭雷击。在斯坦福的一个教区，有人告诉波恩小姐说，这种做法要想行之有效，耶稣升天节那天的山楂枝必须由外人从外面带进来，光是自家地里长的山楂树枝还不行。在切斯郡，家里不管什么时候放有山楂枝，不仅可以避雷防雨，还可以阻止女巫、鬼魂和妖魔的进入。

在赫福德郡的许多农场里，以前人们常在厨房里挂上一个山楂枝球，这大概也是一种有关火的法术。这个球要在元旦那天做好挂上，一直挂到第二个新年到来。然后在早晨5点钟将它取下来，举行所谓的烧柴仪式。农夫们将它拿到麦地里去，点上火，举着它走过所有的田埂。与此同时，女眷们则另外做一个新球来取代那个旧球。有些农场的人则是将它扔进一堆由麦秸和荆鼓燃起的篝火里，然后用干草叉挑一些燃烧着的麦秸和荆鼓，撒在各条田埂上。按当地人的说法，这种球代表着荆冠，用这种方法可以驱逐魔鬼，预防黑穗病，促进小麦的生长。

虽然有关格拉斯顿伯里的圣楂传说基本上是一个宗教传说，而非迷信，但是，任何有关山楂的民间传说无不带有它的痕迹。传说亚利马蒂的圣约瑟夫来到格拉斯顿伯里后，将

他的手杖插在威尔亚山上，于是，手杖就开始生根发芽，每年圣诞节前夕的午夜时才开花。到了17世纪，一位清教徒士兵肆意毁坏了这棵树，不过，人们很快从树上截取了许多插枝，种到别处去了。这些子树，其中有一株种在格拉斯顿教堂的圈地里边，象它们的祖先一样，仍在圣诞节开花，现在也依然如此，只不过它们通常是在旧历的圣诞节前夕开花（即元月5日），而非12月25日。

这种山楂一直被尊为圣树，曾经有一个时期，方圆几里的人都会赶到一个地方去看它们开花。至今，在赫勒福郡奥克普的一棵山楂，每年在传说的开花时节，即元月5日，仍有人前来观看其花苞开放。人们看花的次数比较频繁，是因为这些山楂树是一种冬季花卉，每年开两次花，一次在元月初，主显节前后；一次是春天。

无需多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砍掉一棵这样的树，比砍掉一棵普通的山楂更为不利。当初毁掉那棵圣楂的清教徒，为此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在他砍树的时候，一枚刺飞进他的眼里，刺破了眼球，从此，他那只眼就失明了。在乌斯特郡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博查普·艾克顿的一位农夫，对许多人在圣诞节未经允许就闯进他的私地上观看山楂开花，感到非常恼火。一气之下，他拿了一把斧子将树砍了。不久，他先是摔断了腿，接着又断了胳膊，最后，火灾吞噬了他的房子。类似的情况在赫勒福郡也发生过：一个人刚动手砍这种树，就见鲜血顺着树干流淌出来，这可把他吓得够呛，他赶紧住了手，留下了那棵山楂。

马鬃(Horse—Hairs)

曾经有个时期，一般人都认为，只要将马鬃扔到水里，它们就可以变成鳗鱼。在1864年的《节日大全》中，有位作家叙述道：就在他写那篇文章的几个星期之前，一个索夫克那人对他讲，他用实验证明确有此事。他说，他把一些马鬃投入他家附近的泉水里，想看看结果会怎么样，没过一会儿，他就发现水里充满了小鳗鱼。

有些寄生虫长得类似马鬃或马尾，大概就是由于这一事实，所以才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治疗儿童体内蛔虫的民间疗法。根据一种秘方，即疾病可以被类似它们的东西治好，细心的家长将马鬃切成碎末，塞进奶油面包里，让孩子们吃下去。

在本世纪的牛津郡，有人记录了一个治疗甲状腺肿大的秘方，就是向马夫要几根种牝马的尾毛，但是，不能告诉他为什么要它们。然后，将这些毛系在患者的脖子上，持续一段时间，就可以消肿去病。

在小学生中间，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受笞罚时，手里偷偷攥上一根马鬃，就可以使笞杖破裂，以致无法使用；或者是受罚者将因此而不会感觉到笞打的疼痛。

三叶草(Clover)

三叶草是避邪的一种植物，它能保护人类和动物免遭巫师的魔法和妖精的奸计。能使在房子里保存它们或者在鞋

里、帽子里带着它们的人交好运。三叶草也可以用在爱情占卜中，梦见三叶草对青年人来说总是吉利的，因为这样的梦预示了一个幸福吉利的婚姻。

虽然所有的三叶草都有法力，但是那种少见的长着4个叶子的三叶草法力更大。谁找到这样的植物谁就能看见妖精，识别女巫，辨别恶魔。任何人带着一根4叶的三叶草都能免遭妖术，如果把这种草藏在牛棚里或者牛奶加工房里，它能够防止女巫破坏母牛产奶或者黄油的制作。要是一个女孩在右边的鞋子里带一根这样的草，她外出旅行时碰到的第一个男青年就是她未来的丈夫，或者是与那个男青年同名的另外一个人。

《旦哈姆传说》中有一则关于诺森伯兰郡一个女孩的故事。这个女孩挤完牛奶回家时，看见妖精在田野里跳舞。虽然她能把妖精指出来，但是别人谁也看不见。她平常并没有超人的视力，后来人们发现，她所以能看见妖精，是因为她头顶上有一个圆形的垫子，用来顶牛奶桶，这个垫子是用草编成的，里面有一根4叶的三叶草。

干草车(Hay-cart)

遇见一辆满载的干草车是吉祥之兆，如果当即请一个愿，这个愿望就一定能实现。不过车子必须是迎面而来的。如果是同向而行，只看见车尾，那又是不祥之兆。最为不利的是，当你看着它时，它突然拐弯不见了。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提前将视线移开。有些地方的人则认为，遇见一辆后面紧跟着麦草车的干草车是不祥之兆。

大麻籽(Hempseed)

如果一位姑娘想见见她未来的丈夫，她必须在半夜到教堂墓地里去，一边往左后方撒大麻籽，一边说：

种大麻，大麻长，
谁愿娶我到他家，
就随我来把麻割。

那未来的丈夫就会以幽灵的形式出现在她的身后，舞着大镰刀割麻。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就意味着她在那一年中不会出嫁，或许是永远也嫁不出去；不过，如果她命中注定要夭亡或独身，那她的身后就会出现一具鬼怪式的棺材。

这种可怕的占卜方式曾经广为人知，根据牛津郡和威尔士边界地区的史料记载，有人还记得这种方法被付诸实施的实例。具体做法因地区不同而稍有差异。教堂墓地是人们从事这一活动最常去的地方。但是，在有些地区，只需走到庭院里就行了。在赫勒福郡，则必须绕着教堂不停地走上12圈。不过，在其它地方，即使这一要求曾经普遍流行过，现在似乎也被人遗忘了。象其它许多类似的法术一样，这种方法也只能在一年当中的某一个晚上施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时间，诸如：圣马丁节前夕、施洗约翰节前夕、万圣节前夕或圣诞节前夕。

马蹄铁(Horseshoes)

许多世纪以来，有马蹄铁的地方，马蹄铁就会被视为吉祥护符。这一方面是因为马蹄铁是金属的，并由铁匠锻造而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的形状大致上象半边新月，是月亮的象征。

在大路上发现一块马蹄铁是非常走运的征兆，如果这块马蹄铁有可能是从一匹灰牝马的左后蹄上踢下来的，那将是双倍的运气。毫无疑问，任何人对这样一件千载难逢的吉祥物都不会视而不见。在有些地区，遇见这样一块马蹄铁，就象遇见铁钉和煤块一样，合适的做法应该是，把它拾起来，啐上一口，接着再作一个祈祷，然后，把它从左后方扔出去，不要回头看就继续赶路。不过，更普遍的做法是，将它带回家，钉在门上或门槛上。

那种认为马蹄铁的存在可以防灾避邪、带来好运的迷信说法是非常古老的。然而，如今在一些城乡的房屋上依然可以看到不少真正的或仿制的马蹄铁，如果它们的数量可以说明任何问题的话，那也只是说明这种迷信说法还远远没有绝迹。

奥布里在他的《遗风》中说道：“那应该是在公路上偶然发现的一块马蹄铁，用它来抵御巫婆们的伤害或妖术；那是一种古老的做法，它源于占星学的基本内容，即战神马尔斯与农神沙特恩为敌，而巫婆则隶属于沙特恩神。至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比伦敦西区的人更热衷于用马蹄铁，特别是用在那些新建筑物上。”从前，农夫们在他们的牛棚马厩里

挂上1块或3块或7块马蹄铁，以此来保护他们的牲口免遭巫术的干扰，就马来说，则是为了避免妖精恶魔的骚扰。水手们为了避免风暴和船只失事，也在他们的船桅上钉上马蹄铁。据说纳尔逊也让人在他的维多利亚号军舰的主桅上钉了一块马蹄钉。

至于起保护作用的山蹄铁应该怎样悬挂，说法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说，马蹄铁的钩尖应该向下；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大多数）则说，那样就会漏掉运气，为了保住好运，钩尖应该向上。这两种说法均有不少狂热的支持者，但是，主张钩尖向上的人，至少在英格兰，要多于主张钩尖向下的人。F·T·埃尔华绥在他的《荣誉之角》（1900）一书中写道，一个索姆塞特郡的农夫以为他的牲口生病是魔眼所致，就以钩尖向下的方式挂起了一块马蹄铁，可是，牲口的病依然不见好转。一位邻居对他说，那是因为他把马蹄铁挂“倒了”。除非马蹄铁的钩尖向上，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人接受了他朋友的忠告，将马蹄铁正了过来，此后，根据埃尔华绥的记叙，他的牲口再也没有出什么毛病了。

R·M·希利恩谈到了两件关于林肯郡人使用马蹄铁的法术趣闻。一次是一个人想避免震颤性谵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他的床头上钉上3块马蹄铁。钉妥以后，他就可以尽情畅饮，无需担心酒后的“胡言乱语、眼花缭乱”。

另一件则比较复杂，而且，显而易见是源于异教的。希利恩告诉我们，那是1858年或1859年，在他居住的那个地方流行着疟疾，发病期间，他拿了一些奎宁送给一个患病的男孩。那孩子的祖母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她说她知道一样东西比“那种讨厌的苦药”强得多。于是，她将希利恩先生带到

病人躺着的房间里去，让他看钉在床脚上的3块马蹄铁，横贯马蹄铁还钉有一把镢头。她说，这些东西可以防止打摆子。她是按照规矩钉这些马蹄铁的，即用左手拿镢头将它们逐个钉上，同时口里还要念道：

圣父、圣子、圣灵，
 我在这柱上将妖魔钉，
 手持圣锤砸3下，
 3下为一敲3次，
 一次为上帝，
 一次为沃狄，
 一次为洛基。

在这一法术中，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神，诸如沃顿、洛基等，以及三位一体之神灵都涉及到了。圣锤在这里代表雷神之锤，这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孩子的祖母也知道这一点。不过，她可以肯定的是，这首歌谣是一种很强的符咒，而且她相信，它和那3块马蹄铁以及那镢头一起，可以起到强似任何医药的速效治疗作用(参见“出租车车牌号”)。

马鞭草(Vervain)

马鞭草是一种具有神圣魔力的药草，这是古代的一种迷信看法。在挪威神话中，马鞭草主要是用来供奉雷电之神的，在波斯，它是用来供奉太阳神的。占卜者把它看得如同蕨寄生植物一样重要，在天狼星座出现之时，他们举行仪

式去采集马鞭草，并用于巫术和医术之中。在基督教传说中，马鞭草第一次是在耶稣受难像的圣十字架下被人发现的，它之所以要长在那里主要是为了止住耶稣的伤口不再流血。因此，有时它被称为圣草，同时还被认为具有阻止各种邪念和治疗重伤的魔力。

然而，在有月光的日子里，如果去采集马鞭草就得十分小心，而且必须一边采撷一边念叨或念咒语，否则它就没有任何效用了。在曼彻斯特切萨姆图书馆保存的伊丽莎白手稿中有这样一种采撷方法，即，一旦发现了长有马鞭草的地方，采撷者就应该这样去念叨：

马鞭草，万能药，
你是一种神圣草，
圣十字架下能找到，
虽然你长在地面下。
你使人不再受煎熬，
你把伤口来治好，
我以耶稣名，
将你来拔掉。
啊，主耶稣，
等到药草显灵时，
我要人人都知道。

在你真正要采撷的时候，你还应该说：

我以主的名，

在圣山上发现你。

我以耶稣名，

把你来拔掉。

与使徒圣约翰的麦芽汁和苜蓿一样，马鞭草能破除巫婆的符咒而使其主人免遭不幸。不过，马鞭草有时也被说成是“妖草”或巫术草，如果有人病了使用它而不见效就会把它说成是妖草。在匈牙利，马鞭草象英格兰的兰阴地蕨草那样备受盗贼的喜爱。因为据说它有开锁和撬门闩的魔力。如果某人在自己的手上划一道小口子，并在上面撒一些马鞭草叶子的碎片，那么，以后这人只要把手往上一放，任何锁着的门和箱子都会很容易地被打开。马鞭草还用于爱情符咒中，它还被用作性激素。在德国，人们常把用马鞭草编织而成的花环送给一位举行婚礼的新娘，这既能给她带来好运，又能保证她婚后子孙满堂。

如果一个人在上床睡觉时把马鞭草的根茎挂在脖子上，他就不会做恶梦。用马鞭草的叶子沏茶喝能调节神经，防止失眠。在《伦敦药典》(1837)中还有这样一个条目，即，把用马鞭草根茎做成的项链与一码白缎子丝带接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就能治好瘰疬病。

波尔多的马塞勒斯提到用马鞭草药剂去治疗肿瘤的巫术。将马鞭草的根茎切成两段，一段挂在病人的脖子上，另一段放在火上烤，根茎一烤干，肿瘤就会自动消失。关于这种疗法，有位阴险的骑手说，如果想让肿瘤重新长出来，只需把烤干的那段马鞭草根茎放在水中浸泡，等根茎涨开时，肿瘤就会自动长出。

大声喧闹(Rough Music)

大声喧闹是对个人过失，特别是对伤风败俗的桃色事件采取群起声讨的一种惩罚方法。这种做法从遥远的过去到最近一直在乡村、城镇盛行。这种惩罚形式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叫法，如猎牝鹿，猎兔，骑斯基默托，骑沙拉尔等，或简称骑杆子。大声喧闹是用来代替这些不同形式的术语，但实际上是指声讨中令人胆寒的喧闹声。这种风俗的来源要追溯到古代。当时人们认为，淫乱会使庄稼枯萎或给整个部落带来饥荒和灾难。由于这种观念，我们所认为的生活作风错误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犯罪。为了惩罚和防止这种犯罪，一切有关的人都参加这种戏剧性行动。

后来，这种惩罚通常采取夜里游行的方式，教区里所有男人、男孩敲击水壶、煎锅、铁罐，吹号角又吹口哨，尽力扩大喧闹声，这种喧闹声不仅仅是代表愤怒，而且也是为了驱赶犯罪招致的恶运和妖魔。领头人不时招呼喧闹声停歇下来，公布犯罪人的名字和罪状。违反当地道德法规的事，如淫乱，乱伦，打妻子或丈夫，以及有名的“破鞋”结婚或妻子虐待丈夫，都采取对其大声喧闹的方式。对寡妇改嫁，鳏夫续弦，买卖不公平，罢工中当工贼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惩处。不管怎么说，不得人心必然招致群起攻之。不可否认，在许多喧闹中，怨恨，恶意和爱吵闹是主要因素。

人们通常将犯罪者栩栩如生的画像挂在杆子上或绑在驴拉的车上。惩罚结束后，有时在他家门外，有时在教堂或某一附近的空旷地区将其画像烧毁。毫无疑问，在早些时候，

是让犯罪者骑在杆子上或车上而不是使用画像，早在1887年，《利物浦时报》(1887年3月15日)报道，在朗根夫涅地区一个被指控犯有通奸罪的人被愤怒的人群推搡，最后为警察所救。有时抗议者去犯罪者的家，打扫台阶或在上面积上褐草。这暗示这家人的行为是众人不能接受的，如不改过自新，下次将临到他们骑杆子。

当某人受到大声喧闹的惩罚后，他很难再得到左邻右舍的赞誉，他只好背井离乡。这种风俗是很难破除的。巴涌——格尔德在《红蜘蛛》一书的注解中叙述了他在德汶郡的一个十字路口看到的一张“打牝鹿”的公告，他将公报撕了下来，求助于警察。警察不能、也不愿采取措施，因为还没有发生任何骚乱。詹金·汉密尔顿在《康瓦耳郡和康瓦耳人》中写了这样一件事。约在1880年，6个斯托开利姆丝人被控“打牝鹿”引起交通阻塞，但他们的律师引用古老的风俗为其辩护，结果只课以少量罚金而宣布无罪。

通常认为，如果大声喧闹连续3夜，人群进入教堂或越过教区则是非常合法的。在19世纪末牛津郡的一次喧闹中，参加者为了越过3个教区，在自己的村庄外绕了一个大圈子。事后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他们报复的手段并不违法，用这样的方式发泄他们的愤怒，并没有超越他们古老的不可剥夺的权限。

发生在20世纪的大声喧闹比19世纪少，这确实令人高兴，但认为它已销声匿迹是不明智的。陈腐观念难以烟消云散，教区中总有人想恢复旧习惯。1930年在靠近牛津的一个村庄里，因一位妇女道德败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次不是有记录的最后一次。一位作家在《民间传说》(1958年第69卷)中

记载道：7年前，即1951年，在她居住的萨里——索塞克斯边境一教区发生过类似事件。一个小男孩用砖头打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但很快就被小女孩的父亲打了一顿。事后不久，男孩得了肺炎，他母亲坚持认为病是打出来的，上告法院未获受理。诉诸法律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后，村民们采取大声喧闹的方式为不幸的男孩和他家报仇。在此次事件中没用画像，但几个星期六晚上，传统方式的游行队伍围绕教区行走，叫喊声、谴责声、敲锅声和其他声音汇成一股股浪潮。不幸的那家人忍受着人们的声讨，承受着公愤，最后他们受不了，被迫卖掉房产，离开了这个地区。

马夫的符咒(Horseman's Word)

马夫的符咒是一种神秘的法术，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许多地方广为流传，知道这种符咒的人就能够绝对控制马匹。这种符咒只有一部分马倌、马车夫、马夫、庄稼汉和铁匠知道，这些人通常都是(也并不全是)地方马夫协会或社团的成员。这样的会员们只需对着马耳朵嘀咕一下，就可以治服性情最为暴烈的马；他们还可以将狂奔疾驰的马半途截住；可以使任何一匹马跟着他们走上数里地，要它平静就平静，要它兴奋就兴奋；通常还可以将它随意地变成不可驾驭的马或完全驯服的马。

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咒语，据说，常被女巫和男巫用来控制牲畜。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着它们各自的关于这类符咒的传说。上个世纪末，林肯郡的一位马车夫对希利恩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希利恩转述道：那位马车夫住在

一个名叫玛莉·艾特金的女巫家里，一天早晨，在他上班以前，他跟那个女人争吵了几句，那女人对他说，等他的马车走到某个地方时，他就会为此感到后悔的。果然，马车一到那个地方，马就突然止步不前了，无论他说好说歹还是鞭打驱赶，马就是纹丝不动。无奈，他只好返回住处，请求那个女巫解除咒语。他费了不少口舌，女巫才答应，立时马就开始迈步，丝毫没有受到刚才巫术的影响。

那位马车夫对希利恩说，如果他当时记住将头马脖子上的马颈圈取下来，穿过颈圈向后看的话，他就可以使他的马摆脱困境。然而，他由于烦躁不安，竟把这样简单的反巫法给忘了。不过，从此以后，他说，只要是出门，他总要带上一根花揪嫩枝以防又碰上什么巫术。

这仅仅是许许多多这类故事中的一个。在本世纪初，索姆塞特郡维则普尔地区有位名叫安娜·布莱克莫尔的女人，传说她具有截马的魔力。她的房子座落在丹尼斯河上的一座桥的附近，就在那座桥上，她经常将那些得罪过她的人的马车截住，使得那些马猛跑、浑身淌汗，马车夫们没有办法，只好将它们从车辕上解下来，牵回家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有案可稽的事例中，施展妖术的人并不接近马匹或触摸它们。她或他只需默念几个词句，就足以将它们迷惑住，并在事后将它们解脱出来。

这样的诅咒虽然广为人知，而且曾经还有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它们和马夫的符咒却仍有不同。后者属于那些同马打交道的人，而且那些和巫术没有任何瓜葛的普通人也能学会它们。在苏格兰，那些精通符咒的马车夫、庄稼汉、铁匠和马夫形成了他们那个行业里的贵族阶层，他们拉帮结社成

立了马夫符咒协会。

他们的符咒只有在协会里举行的那种神秘而又令人生畏的集会上才能学会，这种集会通常是夜间在铁匠铺里举行。新入会的人必须庄严起誓严守秘密，然后由老会员们为他举行入会仪式，其中为首者通常是铁匠。据说在苏格兰的“租金法定支付期”，当农场雇工们变换他们的工作时，即将离职的马倌总是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后任姓什名谁。

如果接手的人已经是一名协会成员了，那就万事大吉，如果不是，那么只要他一到任，马厩里的马就会变得难以对付，这种情形会持续下去，直到他的前任大发慈悲，或是他自己也成为一名会员。

在英格兰东部以及周围诸郡，这样的社团组织似乎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这些组织大都很小，因为，被公认具有绝对权威的马夫仅仅只有几个人。据说他们当中有些人之所以具有那种魔力，是因为他们获得了逆流而上的青蛙骨或蟾蜍骨(参见“青蛙”、“蟾蜍”)。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入会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似乎也从不使用什么咒语。

大约到了1908年，在剑桥郡的伯恩，有位农夫得罪了一个铁匠铺里的所有工人，其原因是他在话中暗示说，他们当中有人盗用了他的付款。在这些工人当中，有一位早已证实过他自己具有控制马的绝招。因此，就由他来惩治那个农夫。一天，当那位农夫驾着一辆轻便小马车来到铁匠铺时，这位工人朝路上看了一眼，将一块手帕从脸上拂过，装进口袋，就再也没干什么了。可是，当农夫准备驱车离去时，他的小马驹怎么也不动了。它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从上午9点一直站到下午5点，后来，还是这位施展魔术的工人拍拍

他的脖子使之恢复原状。当他的同伴们羡慕地向他打听其中的奥秘时，他回答说，他拥有一根青蛙骨，并详细地向他们讲述了他是怎样获得这根骨头的。他一本正经地警告他们不要擅自使用这种法术，因为它和魔王有关，“如果你们这样做了，你们就永远不得安宁。”

美国著名的驯马师，约翰·S·拉尔雷，可能也知道这种马夫符咒，或与此类似的东西。1858年他来到英国，两年之内他驯服了不少烈性马。他在这方面的非凡能力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可是，谁也不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拉尔雷从未宣称他具有任何神秘玄妙的才能，但是，有好几次，根据可靠的目击者所见，他只是对马说说话，就使一匹烈马平静下来了。

他那最为脍炙人口的功绩，是1858年对克鲁舍的驯服。克鲁舍是道切斯特勋爵的一匹性情暴烈、难以驾驭的牝马。这匹马已经踢死3个人，除了它的主人外，没有人能够接近它而不受伤害；即便是它的主人，在接近它时，他也总是手里拿着根粗棒子。拉尔雷赤手空拳，独自一人进到了马厩外边的围场内。那牲畜当即向他发起了进攻，就在他们相距只有几步之遥时，驯马人开口说话了，克鲁舍立即停了下来，浑身发抖，不过除此之外却非常平静，然后就听任拉尔雷抚摸和训练它，这可是从未有人得手过的事情。

这事究竟是怎么成功的，谁也不知道，拉尔雷对那马说了些什么，站在围场外一个安全可靠的梯子上的道切斯特勋爵以及他的马夫都没有听见，但是，马当即就平静下来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在其它一些场合，拉尔雷似乎只用一个词句，就沟通了他和马之间的感情。虽然他在任何时候，

不论是在言谈中，还是在他那两本关于驯马的书中，都从未说过他了解马夫的符咒或使用过符咒，人们还是觉得他知道并用过这种符咒。索美威尔博士在她的《快乐时光》一书中说道，她的朋友，芳妮·卡利的父亲曾花费30个几尼从拉弗雷那里买了一条符咒，据索美威尔博士所知，卡利小姐至少有两次成功地运用这一符咒，驯服了受惊发狂的马。

今天，马已经从许多行业中消失了，驾驭它的技艺也不象以前那么重要了。因此，人们为什么如此相信马夫的符咒以及其它一些控制马的咒语，其根源现在恐怕难以发掘了。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控制马匹，并不是因为魔法，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声音颤动；是因为驯马的特殊技能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毫无疑问，这种技能有些人是具备的。另外，还可能是因为某些秘密但毫不神奇的“行业诀窍”，这种“诀窍”只有专业马夫知道。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过去的60到70年中，许多人都坚信这种符咒的存在，而且，普通农民们只要通过传授的方式或其它一些神秘的方式掌握了它，就可以(曾经也确实是可以)成功地运用它。

四 画

牛(Cattle)

在凯尔特人的异教时期，牛在不列颠群岛上被尊为圣物，正如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据说，牛与其主人有很深的感情，与主人同甘共苦。这些信仰反映在许多传说和迷信中，流传到基督教时期，有些流传至今。

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在圣诞节前夜，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牛就把头转向东方，跪下来朝拜基督耶稣。很久很久以前，当基督诞生的时候，牛的祖先就在场。在英国的有些地方，据说牛在1月5日老圣诞节前夜跪拜耶稣，就象在同一个夜晚开花的圣荆一样。这证明那个老日期才是真正的耶稣诞生日，里特夫人提到，赫勒福郡有一个农夫看见他的牛蹲了下来，泪流满面。她还告诉我们，在沃伯雷郡，人们认为只有3岁的牛才下跪，但是还有些人认为，跪下的是7岁的牛，因为当年在贝斯莱姆的牛棚里的牛就是7岁。

在欧洲有些地方，人们从前认为牛在圣诞节前夜具有说话的天赋。然而，任何人听它们讲话都是危险的。谁听见了谁就会遭遇不幸，或者就象一个法国传说中的那个人一样，他也许会听见牛在谈他的早死。如果真听到了，他肯定会在牛说出的那天死去，不管他当时多么年轻和强壮。因为在那个圣季里，动物有先知的本领，知道来年农场上会发生什么

事。

在威尔士边境地区，农夫和他们的家人从前在主显节之夜到牛棚里去，喊着牛的名字，用苹果酒或者烈性酒为它们祝酒。他们把一块中间有孔的蛋糕挂在第一头牛的角上，然后根据牛摆动蛋糕的方式去解释预兆。如果牛立即把蛋糕扔掉了，那是皆大欢喜的好兆头。如果牛不把蛋糕甩掉，人们就挑逗它这样做。当牛前后不停地摇晃蛋糕的时候，女主人或监守人就把蛋糕取下，同时也就获取了蛋糕所预示的好运气。

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流传着许多关于仙牛和魔牛的传说。这些仙牛产奶非常多，难以计数，直到有一天某个贪婪的人滥用了它们的慷慨赋予。在兰开郡的格里姆撒地区，过去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时期天大旱，发生了饥荒。不久，一头大黑牛出现了，产了许许多多的奶，把人们从饥饿中救了出来。但是，后来有一个女巫想多捞一些牛奶，用筛子去挤牛奶，那头牛后来就死去了，或是因为痛恨那种诡计，或是因为精疲力竭。什罗浦郡的米歇尔福德地区的大白牛也有神性。沃里克郡的那头有名的黑牛也是这样。关于这头牛，传说中有各种说法：一头仙牛，一个神奇的产奶者，被沃里克郡的小伙子杀死的一头巨兽。今天，这头牛成了预兆沃里克家族要死人的怪物。

虽然仙牛有时候是黑色的，红色的，或者在一个爱尔兰传说中是海蓝色的，但是，人们一般把它们说成是白色的，长着红耳朵。这种信仰也可能表现在查特里牛的不祥传说中。这些牛几乎全白，红耳朵，黑口络，黑角尖。从前，人们认为，白色的查特里牛如果产出一头小黑牛，那就是费瑞斯家

族里要死人的征兆。费瑞斯家族养这种牛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亨利三世在位时期。白牛产黑犊这种事情在1827年、1875年和1842年都有记载。每一次，产多少黑牛犊就会死多少人。这个预兆现在已经大大失去了它的灵验，因为牛种更加混杂了，黑牛也不象过去那样常见了。

直到本世纪前几十年，给不是卖的牛标价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标过价的牛很快就会生病，而且可能死掉。在有些地区，用手——罪人的肉——打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应该使用棍棒，最好是柞木棒，或者“随便找的木棒”。如果用棍棒把牛赶到小山上的夏季草场上去，到山上之后应该把棍棒扔掉。

要是走失的牛闯进了一家院子或私人住宅，那就预示着室内的主人有人要死去。有多少牛闯进来，一年内就会死多少人。英国有些地方的人认为，应该把家里人去世的消息告诉蜜蜂、白嘴鸦和牛，如果不这样做，这家人就要遭厄运，还会死一个或更多的人。《趣闻琐谈》第4卷第4辑的一位作者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北瑞丁地区有个约克郡人，他死了妻子，忘了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喂的一头牛，那头牛不久后也死了。人们普遍认为，牛的死因是没有被告知女主人的去世。

乡村里的人说，如果牛都挤在一起吃草，或者躺在低浅的草场上，就会是雨天。要是牛都站着，或者在高地上躺着，就会是大晴天。

手(Hand)

手是人的首要工具和武器，它同时体现着人的体力和精力。举手即可祝福，伸手触摸就可去病除灾。国王之魔，即瘰癧，只需经君王的手一触摸，即刻就可痊愈。其它一些疾病同样只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具有治病魔力的人一触摸，就可痊愈。

紧握一个人的手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许诺或立约后握手表示保证践约。把手放在国王或君主的双手之间，表示对他效忠。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有一种交手婚礼，即相关的两人将手放到一起，互相发誓在一年之内要彼此忠诚。一年之后，关系才可以解除，也可以去教堂举行一次真正的婚礼，使婚姻永久化。至今，有些地方的人仍把心上人叫作“交手人”。

叉手，即五指叉开，可以抵御魔眼。因此，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开始佩戴用金属、木头或象牙制成的手状护身符。在今天的意大利，一旦人们怀疑有魔眼出现，就举起中指、无名指和拇指，而伸出食指和小指，以转移魔眼的视线；也可以佩戴一个这种手形角状的小护身符。

手和指的形状与纹理据说还可以表明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将来的命运。高尔在他的《魔术——占卜家》(1652)一书中说道，坚硬有力的手说明一个人呆板粗暴；纤细瘦削的手代表懦弱胆小；手指长“不仅适合于机械活，也适应灵活多变的工作”。他还说，善于双手并用的人，一定暴躁、狡猾、刻薄；经常交叉十指的人，一定贪得无厌；手指短的人笨拙，

什么都干不了。

从前在达拉谟，人们认为除了在星期四以外，任何时候遇到一个左撇子都是幸运的事情，不过，星期二也不吉利。这恐怕要用北欧神话来作解释（因为英格兰部分地区曾经一度为丹麦法律所管）。在北欧，星期二是根据斯堪的纳维亚神提优的名字来命名的，提优只有左手，他的右手为了人类的利益牺牲了。当时，仙宫里的诸神无力降伏魔鬼芬瑞斯狼，只得与他妥协。他则要求，只要提优献上他的右手，他就同意受缚直至世界末日。于是，提优就只剩下了左手。此外，那种迷信传说的产生还可能与人们的一种隐约顾虑的心理有关，他们可能担心，星期二碰上一个左撇子，有可能就是提优本人在他自己的这一天中以人形显现（参见“死人手”、“手指”、“指甲”、“圣光之手”、“搔痒”和“刺痛”）。

太阳(Sun)

古代的太阳崇拜，在迷信传说和民间风俗中留下了许多痕迹。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向右转圈是吉利的，这同太阳崇拜有关联。人们过去在五月节、施洗约翰节和万圣节点燃篝火，这种风俗也起源于古代的太阳崇拜。这些都是祝福或丰产之圣火，但是在异教时期，却是在夏至的第一天、岁末或冬至时，为增强太阳的光照强度而举行的模仿仪式。现在，人们在11月5日点燃起欢快的篝火（比从前的万圣节点燃篝火只晚5天），其起源也可能是同样的，虽然它们实际上是为纪念1605年火药案的失败而点燃的。新教徒们对这次事件极为重视，议会又于1606年规定了一个民间节日，因此，这些篝火

仪式就流传下来了。但是，这种风俗所以流传至今，与其说是由于历史因素，倒不如说是人们无意识中对远古时候在这个季节举行的篝火仪式的留恋。

古时候，太阳是神圣的，就象别的天体一样，用手指太阳是不吉利的。从前在匈牙利，如果一个女孩把垃圾向太阳扔，她就会一辈子嫁不出去。根据康瓦耳郡的一则传说，太阳永远也不会照在作伪证的人身上。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在作证时说了谎，他就感觉不到太阳的温暖，也看不见太阳的光芒。

本辞典中其它地方提到，在日出时出生是幸运的，而日落时出生则不吉利；太阳光洒在新娘身上是个吉兆；而在葬礼上，太阳直射在某个人身上则是个死亡之兆。在圣诞节的早晨，如果太阳光不适时地特别强烈，那么，这个地区在未来12月内将会火灾不断。但如果太阳光在圣诞节或复活节穿过苹果树，那就是大丰收的吉兆，果园的主人一年中将会万事如意。

有一则信仰曾经广为流传，那就是，在复活节的早晨，太阳会在升起时跳舞，为基督耶稣的复活而欢欣鼓舞。直到上个世纪末年，人们还常常在复活节这天一大早就起床，来到某个小山头上，或者空旷的场地，希望看到太阳蹦着跳着离开地平线，绚丽多姿，如同一只轮子一样旋转上升。这种美妙的景象是不易看到的，但是许多人都坚信，他们至少有幸一、二次大饱眼福。这种说法也是相当可信的。在某些情况下，那奇妙的景象可能就是日出时天空中闪耀不定的光芒，这种光芒站在高处可以看见。一般的说法是，如果看不见那神奇的景致，那是因为魔鬼总是企图在跳舞的太阳和观看者之间

设置障碍。

1864年，德汶郡的一位牧师听某个妇女说，3、4年前，她和一群朋友来列一条小巷的尽头，看见“太阳旋转着，旋转着，隔一会儿跳一下。”苏格兰有一位妇女，一生中只见过一次太阳跳舞。她曾经描述过那次复活节早上太阳跳舞的奇妙景象。她说，“一轮旭日，闪射着迷人的金光，爬到连绵起伏的小山顶上。它不停地变换着色彩——时而紫红，时而深红，时而血红，过了一會兒，它又换上了洁白的服装，白的耀眼，白中透出一片绯红，犹如上帝的圣光，普照在人间。太阳兴高彩烈地跳着舞，欢呼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还有一种不那么普遍的传说，广泛流传于德汶郡和索姆塞特郡。圆圆的太阳升起以后，其中心部分会现出羔羊和旗帜的形象，数分钟后才消失。

过去，林肯郡沼泽地区有一种天气占卜法，叫做“太阳渡水”，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进行。把一桶水放在某个地方，使它能够接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如果光线清晰地直射在水中，下一个季节定会有好天气，如果光线抖动而微弱，下一季定会阴雨连绵。

原始人害怕出现日食，他们相信，把世界陷入黑暗之中的阴影是某个张着巨嘴的怪龙或恶魔，毁灭了光明和温暖之源。后来，人们的恐惧演变成了一种迷信信仰，认为，日食预兆了某种大灾难，比如战争、瘟疫、饥荒或帝王的驾崩。在赫福德郡，直接朝日食看是不吉利的（同时对视力也有害），只有在水桶里看日食的倒影才安全。

根据一则乡间传说，星期六总会出太阳，哪怕只出一会儿。如果太阳在复活节照射，下一个星期日也会阳光灿

烂。

公鸡(Cock)

公鸡有许多传说。几乎在每个地方，公鸡都是一只太阳鸟，因为雄鸡一唱天下白，公鸡身上火红的羽毛象征着太阳。公鸡与妖魔鬼怪为敌，保护人类免遭它们的伤害。又因为公鸡不但在白天叫，而且也在夜里叫，所以它还是机警的化身。在一些神话中，公鸡是战神的圣鸟。它适宜为战神服务，因为它有勇敢好斗的特性。公鸡还同谷神和丰收有联系。从后一种信仰中产生了羽毛直竖的谷物公鸡，这种公鸡时常站在干草垛的顶上。还有一个风俗与上面后一种信仰有关：在庄稼快割完的时候，把最后一捆谷物编成一只大公鸡。现在许多地方还有这个风俗。

根据一则基督教传说，在贝斯莱姆宣布耶稣降生的第一个生物就是公鸡。当时公鸡说的话是：“基督诞生了”。从那以后，公鸡在12月24日整夜地叫。同样地，在最后审判日，世界上所有的真正的公鸡，还有教堂尖塔上的那些金属公鸡，都会鸣叫起来，提醒活人，并且把死人从坟墓里唤醒。异教的北欧人也相信，一只金公鸡的叫声将要宣告拉格那罗克黎明的到来，在那一天，所有的生物都会死去。

许多预兆都同公鸡有关。如果公鸡在半夜或者半夜前后叫，那就表明有一个妖精在走过。在许多地方，这个妖精被认为是死神的天使，鸡叫声被说成是听见它叫的人或同公鸡有关的人的死亡预告。在英国北部，如果公鸡在日落时和夜半时连叫3次，那也是一个死亡预兆。

公鸡在别的时候叫常常是一种警告。奥布里在《遗风》中告诉我们，“在艾斯顿先生走出房门，到法国去的时候，公鸡碰巧在这个时候叫了起来。他的妻子听到叫声非常不安，感到这叫声预示着恶运。艾斯顿后来在海上被抓住，审判后被处决了。”里特夫人也记录过一则故事，是一位住在沃布里附近的妇女告诉她的。当那位妇女的丈夫患病卧床的时候，她家那只平常温顺的公鸡每天早晨都在窗户下面叫。她把这当成丈夫死亡的预兆，事实上她丈夫不久就死了。这位妇女后来杀了那只公鸡，“以免看见公鸡想起丈夫”。

如果公鸡在房门口叫或者进屋里叫，那就是预告陌生人或者没有预料到的人要来。要是公鸡在门上叫，或者在天黑的时候叫，第二天就要下雨。从前在林肯郡，人们把在忏悔日做的第一块薄煎饼给仓前空场上的公鸡吃，要是公鸡不吃煎饼，就不能做第二块。有多少母鸡来同公鸡一块吃煎饼，这家的女儿就要等多少年（或者至少是多少个月）才能出嫁。

识别小偷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一只公鸡放在某种容器底下，让所有被怀疑的人依次摸那个容器。小偷摸容器时公鸡会叫。在《英格兰西部民间故事》一书中，亨特讲了康瓦耳郡托德奈克地方一个农夫的故事。这个农夫丢失了一些财产，就请所有的邻居来摸一个下面放着一个公鸡的酒桶，一边摸一边说，“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说出来。”当轮到一个人摸的时候，情况出现了。这个妇女在摸桶之前已经表现出极度不安的神情。她还没有说出要说的话，公鸡就叫了。她后来承认偷了东西。

坎宁·穆瑞尔是19世纪住在曼宁垂地方的一个著名的埃克塞斯术士，他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次，他让所有被

怀疑的对象分别从—个暗房里走过，摸一个陶罐，下面藏着一只公鸡。他原先就用油和炭粉混合物把陶罐涂抹了，所有的人都走过了这个暗房，鸡并没有叫。他然后检查了所有人的手，发现只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是干净的。公鸡没叫，因为那个小偷不敢摸陶罐。

据说白公鸡是吉利的，能保护主人的农场，杀死或者伤害这样的白公鸡是很不幸的。《趣闻琐谈》（1908年 第6卷）中有一则关于几个水手的故事。这几个水手从费弗海岸外的一条船上看见一块陨石朝一个农夫的柴垛那边落下。有一次，就在陨石即将落下的时候，一只白公鸡叫了起来，陨石改变了方向，飞走了，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水手们说服了那个农夫，买下了那只神奇的白公鸡。在随后的第一个夜晚，陨石落进了柴垛院子里，结果把所有的垛草都烧了。苏格兰一些地方的人也讲过这个故事，虽然那只公鸡的颜色并不总是说出来。

黑公鸡通常有更邪恶的象征意义，常常出现在关于巫术和异教牺牲的故事传说中。法国有一个使魔鬼现身的方法：把一只黑公鸡带到某个十字路口，连喊3次“卖黑公鸡”，接着魔鬼就会出现，取了公鸡，递过一把钱。在苏格兰和康瓦耳郡，用下面的方法能治好羊癫疯。把全身没有一根白毛的黑公鸡埋在病人发疯时跌倒的地方。在《高原故事集》中，伊索贝尔·卡麦龙记述了苏格兰高地的一个更复杂的治疗方法。把患者的脚指甲剪下来，连同大麻和一枚6分的银币包在—张纸里，上面写着三位一体的名字。然后把这样准备好的小包系在黑公鸡的翅膀上，把这只不幸的公鸡埋在地下的小洞里。基督教强化了—个基本上是异教的仪式，要求邻

里最惧怕上帝的人坐在一堆火旁边，祈祷一整夜，不准把火熄灭。

《乡村人》(1949年冬)杂志里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现代流传的用公鸡作牺牲的奇怪做法，带有离奇的基督教偏见。在康瓦耳地区，某个护士正在照看一个快死的人。就在死者刚刚断气的时候，护士看见死者的妻子来到窗边，把一只黑公鸡的脖子拧断了。这个妇女说，她这样做是为丈夫好。当丈夫的灵魂来到天国的大门口时，圣彼德就会看见他同公鸡在一起。这就会使圣彼德想起自己对上帝的不敬，以动怜悯之心，更可能让死者进入天堂。她补充说，公鸡必须是黑色的。

瓦松(Houseleek)

人们在传说中总是把瓦松(乡下人称之为“同情草”)与火联系在一起，认为它具有防火作用。如果一座房子的房顶上长了瓦松，这座房子就永远不会被火烧毁或被雷电击毁。这种草是绝对不能拔除或割掉的，否则，灾难就会接踵而至，倒不一定是火灾。

这种植物具有真正的药物性能，据卡尔佩伯说，它曾经被认为是治疗所有内疾和外疾的良药。在一般家庭中，它主要是用来治疗烧伤或烫伤。将其稠润的叶汁挤压出来，要么直接抹在烧伤处，要么和车前草的叶汁调和后搽用，车前草也是一种具有神奇功用的草药。如果来不及挤出叶汁，就直接将那清凉的叶片包扎在受伤的地方。就象常见的民间医疗情况一样，这种疗法也具有双重好处，它既富有神秘性

又具有实际效用。能够防火的植物，就能治疗火伤，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不过，它的“乳汁”也确实能够镇痛。虽然对于十分严重的烧伤来说，它可能不是完全理想的药物，但至少它可以暂时地减轻痛苦。

现在人们治疗烧伤，通常使用的是比较现代的急救药品，然而瓦松汁依然常被用来制成洗剂，治疗溃疡、疮痍、鸡眼、瘰子、金钱癣以及诸如此类的疾病。

牙齿(Teeth)

假如一个婴儿出生时嘴里已经长了一个或好几个牙齿，这常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预言，可终归都是坏事一桩：婴儿终生都将不幸，或者脾气暴戾，或者会遭横死。1951年，牛津郡还记载到比那些老见解不相上下的说法，一个助产妇谈起这种异象，她说：“别人问我，我是不会讲的，为了婴儿的妈妈我要否认这种迷信，不过这小孩长大后将是杀人犯。”

在难受的长牙期中，也存在种种迷信和灾星。因此常有许多种护身符来防身。珊瑚铃铛目前仍然是洗礼时用以避邪的礼物。还有一种9股红丝绳编成的颈饰，由助产妇在婴儿洗礼完毕后马上戴在他的脖子上，一直戴到出完牙齿为止。另一种戴在脖子上的避邪物是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只或7只活的木虱，或者装着杂交驴子的几根毛。所有这些和更多的东西，无非是祝福孩子长牙顺利，防避恶魔在此危险期对他侵犯。

如果第一颗牙长在下颚，婴儿在襁褓时期就会死去。同

样，如果牙齿东长一颗西长一颗，婴儿也会活不长。有些地区出牙过早也是死的先兆。约克郡有人说：“牙齿出得早，上帝见得早。”类似的观点也流传于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然而别的地方却把出牙早预兆为这家很快又将得子。“出牙早，起步早”，这是家喻户晓的谚语。在诺坦普顿郡，两只门牙隔得很开，其间足以塞入一个小钱，是一种吉祥之兆；而在苏格兰东北部，则预示生性放荡，会对异性过份热衷。

直到上世纪末，掉的牙或拔出的牙常常保存到死，然后放入棺材里陪葬。连乳牙也先由母亲保存，到小孩成人后归他们自己收藏。这种习俗与自古流传下来的说法一致，即人体必须完整埋葬（参见“完葬”）。另一种特有的原因是，牙齿要放归死者的手中，当他到达天堂时，应该数一数他一生到底长过多少牙齿。否则他将在最后的审判日里不得安宁。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相信牙齿不必陪葬也可避免这种罪过，只需在牙齿脱出后蘸上盐并投入火中，这时要说：

一只好牙，一只坏牙，
上帝保佑，给只好牙。

火烧，烧牙，
另外给一只，
不要弯牙要直牙。

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一些口头禅。

烧牙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躲避巫术。将一颗牙扔掉被认为是极不明智之举，因为巫婆将它找到后就能对原主施加魔

法。尽管时至今日已无人相信巫术，但这种把乳牙蘸盐烧掉的习俗仍在流传，可能的话，这种仪式应由母亲来主持。直到最近，在牛津郡一带仍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上课时小学生的牙齿掉了，不能随便烧毁，而应该带回家让他妈妈来烧。把小孩最早长出的乳齿镶在胸针上，这种温情的习惯曾一度被看作是十分危险的事，因为胸针一旦失落，说不定会落入巫婆之手，结果她就会对孩子施加魔法。

在英格兰的有些地方，烧乳牙的原因并非出于躲避巫术，也不是害怕遭到不幸，而是防止被动物吃掉。动物吃掉了乳牙，孩子的一只或几只新牙会长得象这个动物的牙一样。夏洛蒂·拉撒姆的著作提到过发生在索塞克斯郡的一件事：“老校长西蒙斯的上颚长着一只大猪牙”，知情者说，起因是他母亲曾把他的一只乳牙扔到猪食槽里了。相反，乳齿常常被埋入老鼠洞中，以期新牙长得象老鼠的那样小而锐利。哈维·布鲁姆1929年的著作也提到，瓦立克郡也有这种风俗。早在300年前，奥布里在《异教和犹太教轶闻》一书里写到过，德国在17世纪就有过类似的风俗：“克拉谟说过，在他的祖国德国，妇女们叮嘱小孩把脱落或拔出的牙齿拿到住房或会客室的暗角，扔在那里并说：

送你一只牙，耗子精！
还我一只牙，铁样硬。

人们相信这样做，就会在原处长出一只好的新牙。

数自己的牙齿会遭到恶运，梦到牙齿也如此，特别是梦到掉牙。这是哀伤的预兆，或者是将失去亲近的朋友。

从一个骷髅里拔出一只牙齿佩带，曾经是免受牙痛的良方。另一治疗牙痛的妙方，是将鼯鼠的爪子装入袋中戴上或悬挂在壁炉上。符咒也可达到此目的。以前在英格兰各地流行的符咒虽不尽相同，有散文，也有诗，只要佩带上就不会再患牙痛。一首记载于《旦哈姆传说》里的韵文是：

彼得大理石上坐，
旁边耶稣正走过，
“基督，主啊”彼得说，
“牙齿痛得我没辙。”
耶稣回答：“好小伙，
这段韵文保存着，
牙齿永不受折磨，
你会健康又快活。”阿们！

这类符咒常由巫师书写并出售。弗兰西斯·哈弗格在《赫福德郡谚语》(1887年)记述过，这种符咒有一次失灵了，因为卖者只付了6便士。

许多治疗和预防牙痛的魔法从前是为人熟知的。本书有些草药或物件的词条中，均有所叙述。《菲尔法克先纳的神秘手抄本》提到两种半魔法的拔掉蛀牙的方法。一是将小麦面粉用大戟汁调和成面团，塞入牙洞中。另一种是捉住雌雄两只蠕虫，把它们在烧热的瓦片上烤干，研成粉末，只要蘸到牙上，牙齿自然会脱落。无疑，这些都是17世纪牙医用以挣钱的妙药。

乌鸦(Crow)

乌鸦有着渡鸦的某些传说，它常被当作一种不祥之鸟，当然也并不是一贯如此。在凯尔特人的民间传说中，乌鸦是与某些可怕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可怕的人曾经是十分善良的美女，只是在圣诞节过后，她们才成了女巫或妖怪的。

遇到一只乌鸦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如果一大早听到乌鸦在左边呱呱直叫，那也是很倒霉的。如果一只乌鸦在某家屋顶上盘旋3次或在上面栖息，或在这家窗口四周抖动翅膀，那么，这就预示着，这个家庭不久将会有人死去。同样，要是一只乌鸦在一所房子附近呱呱叫3声的话，或者是在房屋上空盘旋4次的话，那就会发生不幸的事情。如果有好几只乌鸦在某个人的头顶上抖动翅膀，那么，这个人注定要死去。要是一所森林里的乌鸦全都突然飞走的话，紧接着就会出现饥荒或其它灾难。据说在东约克郡，如果一只乌鸦停歇在教堂的某些地方，一周之内，那儿就会举行一次葬礼。

然而，在某些地区，看见3只乌鸦排成一行是很吉利的。看见两只乌鸦排成一行意味着马上就要成婚，或者，要是这两只乌鸦在某家屋顶上空盘旋的话，这个家庭不久将会有婴儿出世。

普利尼指出，如果乌鸦一直不停地叫，那是不幸的预兆。在现今的乡村迷信中，一只或几只乌鸦持续不停的呱呱叫声是要下雨的一种征兆。从前，清晨听到第一只乌鸦的叫声，如果是双数就是晴天，如果是单数就会下雨或刮风。要是乌鸦和秃鼻乌鸦一起在空中打滚翻筋头的话，那就会出现大风

和坏天气。

月亮(Moon)

从古至今，曾有过许许多多的关于月亮的迷信传说。这些传说带着明显的古代月亮崇拜的痕迹，也有关于天体影响人的生命的星相学理论痕迹。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都普遍认为，用手指月亮是不吉利的，随后肯定会发生某种不幸的事件。据说在英国中北部诸郡，如果有人指月亮9次，那么，他死后就进不了天堂。

在第一次看见新月的时候，应该鞠躬或行屈膝礼，恭敬地迎接它，特别是，如果这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新月。直到晚近时候，在苏格兰高地和西部诸岛上，妇女向新月行屈膝礼，男人对新月脱帽，好象迎接某个大人物似的。什罗浦郡里的人对月鞠躬3次或者5次，以“表达他们的虔诚”。他们一边鞠躬一边表达某种愿望，同时还转动着身子。从前在西约克郡，月牙一出现在天空中，妇女们就来到房子外面，翻转着她们的围裙，表达一个秘密的愿望。只要她们不告诉任何人，愿望就会得到满足。在英国东北部沿海地区，渔民们的孩子说出下面的话，为他们的父亲祈求保佑：

月亮和我对着看，
神佑水手安全还。

在东索姆塞特郡，人们一边鞠躬一边说，

新月新月你早，
不久夏天就到。

几乎在英国的每个地方，人们都习惯在第一次看见新月的时候翻转衣袋里的银币，那些自认为不太相信迷信的人通常也这样做以求好运。苏格兰从前有一种特殊的硬币，叫做吉利便士。当新月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带着它，把它翻转3次。新月初上的时候身上没有钱是不吉利的。如果一个人当时身上有钱，翻转的时候不把它从衣袋里掏出来，那么，他在下个月里将会进财，翻钱时作出的愿望也将会实现。

许多人都不喜欢第一次看新月的时候戴眼镜。在德汶郡，透过树枝叶看新月是不吉利的。这两种观念都同那个流传更广的信仰有关：第一次看新月应站在户外的空地上，望月人和月亮中间没有任何遮挡物。如果新月在右边出现，或者高悬在头顶上，那就是个好兆头。但是，如果新月出现在左边或者身后面，那就是个恶兆。然而，右手习惯并不普遍，因为在英格兰东部，在左肩的上方看到月亮是吉利的。

根据里特夫人的记述，赫福德郡的女孩子们过去常常等待着一年中的第一个新月，直到新月的光能“照出影子”为止。这时候，她们就透过一块新的丝手绢或者一块熏黑的玻璃，观看月亮在一只水桶里的倒影，看到几个“月亮”，她们就要等几个月或几年才能结婚。

月亮的盈亏能对所有的生物产生影响。今天，人们仍然常常根据月相种庄稼。有些种子总是在月盈的日子里种，另一些则紧接着满月种，这样，植物苗出土以后就会同新月一

起生长。如果在新月初上的日子里修剪树木，新枝杈就会长得更直。在这样的日子里，放在鸡窝里的鸡蛋不会变坏。据说，当月盈的时候，野生动物漫游得更远，鼯鼠打得洞更多，老鼠更容易吃毒饵。

在月亏的日子里不应该阉割家养动物，也不能杀羊，因为这时的羊肉煮的时候会收缩。在牛津郡，当月亮“向南行”（即在月亏的日子里）的时候，守旧的牧羊人不剪羊毛，因为剪了羊毛羊会死。月亏时割掉的任何东西也不会再长，或者只能慢慢地长。所以，要想把头发留短些，这是理发的好时候，也是修鸡眼的好时候。有些家庭主妇说，月亏时制的羽毛垫褥最好，因为羽毛在褥子外皮上分布得更均匀，不会挤在一起，人睡在上面很舒服。

人们常常认为，月亮不仅能影响日常事务，而且还能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产生影响。在月亏的日子里生的小孩将来命运不好，产下的动物不会强壮。苏格兰奥克尼群岛上的人们认为，在月亏的日子里举行婚礼的人不会幸福，也不可能儿孙满堂。据说，在威尔士的某些地方，如果有人在新月初上的日子里死了，那么，不久以后还会死另外两个人。另一方面，在月盈的日子里迁进新居是吉利的，这样做的人不会遭受饥饿的威胁。

“精神错乱”（lunacy）这个词就来自月亮。古时候，人们相信精神错乱是由月亮引起的，今天，这种观念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一般认为，傻子和疯子满月日子里情况更糟。人们通常认为，在月光下面睡觉是危险的，因为月光可能引起精神错乱和失明，最少也会使人的脸浮肿、变形。在德国，传说中的燕雀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就是，它总唤醒那些

在月光下熟睡的孩子们。

人们还曾经认为，月亮就象影响潮汐那样影响人的血液流动，血压也随着渐盈的月亮而升高。从前有一个时期，放血是一种惯用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放血疗法都必须在月亏的日子里进行，因为在月盈潮涨的日子里放血是很危险的。

乡间有一种治疗百日咳的方法。把患病的小孩带到户外，让他看新月，做母亲的（或别的妇女）用右手去揉小孩的肚子，同时把眼对着月亮闭起来说：

愿我见过的增长，
愿我摸到的消失，
圣父圣子圣灵在上，
阿门。

在达拉谟县，月满的时候对着肉瘤吹气就能把肉瘤治好。英国许多地方还流传着另一种治疗方法，用一个干金属盆接收月光，然后在盆里“洗”手。康瓦耳郡的人边洗手边说：

我在你的碟子里洗手，
啊，月中人，请满足我的愿望，
来拿走我的肉疮。

凯尼·迪格贝爵士知道这种符咒，他在《论通感药粉》一书中谈到了一个银盆。也许，银盆最初是必备物，但是现在任何反光金属都被认为是有效的。他说，在月光盆中洗手（如果经常洗）“是除去手上肉瘤的绝对可靠的办法。”

在有些特殊的日子，月亮会发出某些预兆。收获季节满月高悬意味着大丰收；圣诞节的满月预示粮食欠收。在乌斯特郡，这特别是指干草欠收。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新月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出现意味着坏天气和恶运。在康瓦耳郡，星期六的月亮被叫做“水手的祸根”。在索夫克郡，“新月就是在星期六这天7年出现一次也太多了。”切斯郡有这样一个谚语：

星期六的盈月星期天满，
人无好运也无灾难。

人们一般都认为，一个月出现两次朔望月意味着这个月内天气不好，五月里出现两次朔望月则意味着“连年雨纷纷”。后一种迷信现在仍很普遍，正象许多别的同月亮有关的天气预报一样。这些预兆有些是根据陨星学上的事实，有些则纯粹是迷信或不正确的观察。

牛病(Cattle disease)

就象人的疾病一样，牛病从前常被认为是巫术或者妖精射的看不见的箭伤引起的，所以，治病的许多方法都具有魔法和半魔法的特点。人们自由地使用各种各样的符咒，避开可能引发疾病的邪恶影响。他们把带有穿孔的石头或者马蹄铁悬挂在牛棚的门上，在房顶上或者在地板下藏着从当地的女巫或者男巫那里弄来的手写的符咒。人们还把“避邪”（花楸木）十字架固定在单个牛棚的上面，如有必要，还去弄些

符咒石，比如克拉奇·德尔石(有时候，弄这些石头还要跑很远的路)，然后把它们浸在水里给牛喝。

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19世纪末期，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防治方法都是很有名的。这些方法包括使用魔草、冷铁、圣火、符咒或者《圣经》里的书页。在《巫术探索》(1584)一书中，瑞杰纳尔德·司格特描述了他那个时候的一个仪式，在复活节这一天，从基督蜡烛上收集一些蜡泪，用模子做成一个小蜡烛，然后点着，使热蜡滴在牛的耳朵和牛角间。这件事情要在某个礼拜天的早上做。当蜡泪滴下的时候，滴蜡人祈求三位一体的保佑，然后把剩下的蜡放在门槛上或者大门上，这样，所有的牛进出时都能够从蜡的上面或者下面经过。司格特说，要是这样做了，“你的牛一整年都不会中邪。”

F·K·罗宾逊在1876年提到约克郡的一种治疗牛腹泻的方法。把陶土制的烟斗和猫的下颚骨碾成粉状，制成粥给病牛吃。治疗血奶有一种常见的办法，让母牛把奶直接产在地板上。要是牛的腿或者蹄子出了毛病，就把牛早上踩的第一块草皮细心地挖出、翻开。林肯郡的人说，这样做能够一治就好。

在兰开郡的彭德尔地区，如果一头牛患脑积水死了，人们就把牛头砍掉，从这个郡的边界上带到约克郡埋掉。据说，这样做就把疾病从原生地转移到了另外一个郡。有时候，别的疾病也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偷偷把牛头或别的部位埋在邻近的农场上。如果怀疑牛生病是巫术捣的鬼，就从牛身上抽一点血煮沸。这样做是要使施巫术的人极度痛苦，让他或她收回法术。也可以把牛的血、毛或尿同盐和面粉混合，在午夜郑重地把它们烧掉，同时要留心把房子里的每扇窗户、每

个门和每个裂隙都封好。在《莫兰教区四十载》(1892)一书中，J·C·阿金森提到了斯托克斯里地方的一个著名术士约翰·瑞特森所使用的符咒，瑞特森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施法术的。取一个羊心，在上面插上9根新别针，9根小铁钉，连同病牛的一些血在煤火和柞木火上烧，同时把某些赞美诗连说3遍。整个过程都要在午夜紧闭的门后面进行，必须在夜里1点钟结束。据说，在大多数这样的燃烧仪式中，巫师都会受到不可抑制的吸引来到这里，但决不能让他或她进屋，不然这个符咒就不灵验了。

在一些地区，人们从前习惯在五月节或施洗约翰节点燃仪式篝火，通常赶着牛从灰烬上面走过，使它们免遭可怕的牛瘟。人们有时候也特地点燃这样的篝火，保护某个教区或者农场不受已经在附近肆虐的流行病的侵袭(参见“去邪之火”)。但是，如果瘟疫已经传染到近邻，或者实际上已经侵入某个农场，就要采取更有效的医治方法。为了挽救牛群，要用一头未患病的牛作为牺牲，有时候祭献的方式是很野蛮的，令人震惊。人们很少提到这种牺牲献给谁或者献给什么，也许祭献的人自己也不清楚。但是，这种风俗肯定是异教时期的遗产，一直流传到19世纪中期，这一点不容怀疑。

韩里告诉我们，1866年，林肯郡的沼泽地区发了一次大牛瘟，有个农夫杀了一头小牛，埋在牛棚的门栏底下，牛的两个蹄子朝上。然而，瘟疫侵入了他的农场，也侵入了别的农场。韩里自己的放牛人说，这是可以预想到的，因为那个农夫太小气了，杀的是一头随时都可能死掉的病牛。他本来应该选一头最好的牛。那个放牛人说，“这样做不合理，给老斯克拉特送礼物要用好牛。”那个农夫显然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的祭品被明显地拒绝了。但是，牧牛人没有说明老斯克拉克特是谁，是撒旦，欧丁，劳奇，或者某个更久远的妖精。

这个例子没有提到杀牛的残酷，但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为了避除瘟疫或别的疾病，或者为了使牛群免遭巫术的伤害，人们把小牛或者老牛活烧或者活埋。大约1866前后，特罗贝克地区有一个制作黄油的农夫，因为他的母牛产了太多的公牛，就把一头小公牛在仓前空场上活活烧死了。比这早20年，诺森伯兰郡的霍尔特·威塞尔地区也有一头牛被活活烧死，作为祭品，以阻止兽疫的传播。苏格兰、威尔士以及英格兰的康瓦耳郡、诺坦普顿郡和曼岛都有类似的暴行记录。1876年，《西卡伯兰时报》有一篇报道，谈到当地有一个农场主，为了治疗农场上造成牲畜流产的疾病，当着母牛的面把一头小牛活埋了。

手套(Gloves)

象剪刀一样，谁要是掉了手套，千万不能自己去把它拾回来，否则厄运就会接踵而至。但如果是别人拾了，还给失主的，那失主将会遇到喜出望外的好事。

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迷信说法是，如果是一位客人忘了戴上手套就告辞了，再返回来取的话，他必须先坐下，再拿起手套，然后站起来戴上。如果不这样做，他将永远不会再到这家来。

就在几年前的牛津郡，人们还记录了这样一个传说：手套作为朋友之间的赠礼是不吉利的。因为，赠送手套预示着

两人会分手。这一说法与人们普遍为之接受的另一观念有所冲突。许多人都认为，手套在情人之间是合适的礼品，布雷夫人在她的《泰玛河与泰威河之界》(1879)一书中说，德汶郡的姑娘们在圣瓦伦丁节那天对她们中意的小伙子们说：

早安，亲爱的！今天我要去
戴上一双手套，全是为了你，
你要为此报答我下一个复活日。

于是，小伙子们在复活节前夕都要赠送她们一副新手套。在另外一些地方，即使没有情人的公开鼓励，手套通常也是复活节的赠品。如果姑娘在复活日戴着那副手套去教堂，对她的追求者来说就是一个好兆头。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他的《伯斯美女》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北方乡村的传说：如果一位女子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可以将他吻醒，并罚他赠送一副手套。

象其他一些随身日用品一样，手套也可以用来对人施行魔术。1619年，琼·弗劳尔和她的两个女儿被人指控，利用罗斯少爷的一只手套，谋害了他。罗斯少爷是拉特兰伯爵的继承人。在贝尔弗瓦干活的玛格丽特·弗劳尔将他的手套偷出来给她母亲，她母亲先把手套按在她的小妖物（一只名叫拉特金的猫）身上摩擦，再把它放到开水里浸泡，然后用针乱刺，最后将它埋掉。于是，那个小男孩就开始生病，直至病死。由于这一罪行，两个年轻女人在林肯郡被处以绞刑。她们的母亲由于噎塞，在送往监狱的路上就死了，所以才逃脱了极刑的处罚。

白色手套表示洁净的手，象征着单纯或清白。这种手套（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白纸剪的）在处女的葬礼上，经常被挂在花圈的中央（参见“处女的花环”）。同样，当一个地方没有犯罪案件时，人们习惯上总是将一双白色手套呈递给巡回法官，其含义同上。

手指(Fingers)

英格兰人认为，手指长的人不善节俭，永远也存不住钱。苏格兰人的说法则更可怕：手指长的人十有八九是贼。同样，如果食指和中指一样长，或长于中指，那也标志着这人非诚实之辈。有的人认为手指畸形的人脾气乖戾，但是，小指畸形的人又有着富贵的晚年。天生是6指或6趾的小孩会有终身的幸福。

右手的食指通常被称为毒指，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这个手指有毒，因此不能用这个手指往创伤或溃烂处抹药，而应该用最长的中指。这一说法虽然相当普遍，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几年前，在牛津郡就有这样的记载：当地人对一个去采访的人说，治疗金钱癣有一种好办法就是用食指沾上唾沫，抹在患处。

左手的第4个指头，即无名指，有时也被认为具有治病功能。疮伤或溃烂的地方，只要经它一摸，即刻就会痊愈。还有一个普遍相信的说法是无名指上有一条静脉或神经直通心脏，因此，许多国家的人（虽不是所有的）都将结婚戒指戴在这个手指上。

当一个人干了什么可能招致不幸的事情时，比如，从梯

子下面穿过，或在楼梯上与他人迎面相遇，他可以用交叉手指的办法来阻止不幸的事情发生。这种办法适用于任何不祥之兆出现的场合，诸如喜鹊或渡鸦的出现，或透过玻璃看到新月等。

如果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出什么话来，他们应该用小指拉钩，而且要左手对左手，右手对右手，同时默默地祈祷。只要他们保证在松开手指之前不再出声，那么他们的祈祷都能兑现。

长袜(Stockings)

在不列颠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早晨穿衣时，先穿左脚上的长袜是吉利的。在有些地方，风俗恰好相反，先穿右脚的长袜才吉利。在索夫克郡，如果一个妇女一惯先戴左手套，先穿左袜子，那就不会患牙痛。

穿奇特的短袜或长袜是幸运的，尤其是颜色和图案不同的袜子。就象别的衣服一样，偶然把长袜穿翻了是吉利的。但必须就这样翻穿着。否则运气就跑了。当然各个地区的看法不同。在北部有些地区，左脚穿翻袜子才会带来好运气，而在另外一些地区，翻穿一只或两只袜子都是凶兆。

在床头或床尾放一双用别针钉成十字形的长袜可以避免作恶梦。有时候，可以用作符咒，治疗重病。如果有患咽喉病的，可以在睡觉时把脚上的长袜系在脖子上，第二天早晨喉痛就会减轻。

在从前的城乡婚礼上，有“抛长袜”的习惯，后来蜜月旅行盛行了，新郎新娘在新婚的夜晚就外出了，那种风俗也

就渐渐消失了。人们把新婚夫妇弄上床，女傧相和男傧相各坐床一边，女傧相拿起新娘的长袜，男傧相拿新郎的长袜。随着某个特定的信号，他们把袜子从自己肩后抛出去。如果女傧相抛出去的长袜击中了新郎，或者男傧相将长袜碰到了新娘，那就意味着抛袜者很快就要结婚了。牛津郡有一种同样类型的不那么喧闹的符咒。当新娘就寝时，她的长袜要交叉放在床上，如果不这样做，她将来可能不生育。

孔雀(Peacock)

孔雀非常美丽，举止高雅，或许由于这种原因，它在神话和传说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在古希腊，孔雀是赫拉的圣鸟，在古罗马，孔雀是朱诺的圣鸟。孔雀在许多国家里都是皇鸟，包括中世纪的英国。对早期基督教教徒来说，孔雀是永生的象征，因为他们认为孔雀的肉是不朽的。南亚是孔雀的真正故乡，它在那里受到人们的珍爱，因为它提醒人们防备老虎、蛇和即将来临的大雨。后一种迷信在英国也流传很广，如果孔雀连续不断地鸣叫，那一定是阴雨天气的征兆。

英国关于孔雀的最流行的迷信是，屋子里放孔雀的尾部羽毛是很不吉利的，某种灾难将会降临到房主的头上，或者家里的女儿们将嫁不出去。许多人都认为，戴孔雀羽毛是不吉利的，虽然从前在林肯郡，农业工人们在法定集市上找工作时，常常在帽子里放上孔雀羽毛。所以，在这样的集市上，有叫卖孔雀羽毛的小贩。演员非常不喜欢舞台上或戏院的任何地方有孔雀羽毛，他们相信，孔雀羽毛会使他们的演出失败，或者在演出过程中出现某种严重的差错。人们对这些

迷信作过种种解释，最可怕的一种是，孔雀羽毛上有永远睁着的“眼睛”，能引起人们对“魔眼”的联想，因此成为最坏的恶兆。

天鹅(Swan)

天鹅是圣洁的鸟，这在东欧和西伯利亚广为流传。在斯堪的纳维亚，它与弗莱娅神的四轮马车奔跑时所形成的白色卷云联在一起，并且还与招呼阵亡将士的英灵入魂殿的瓦耳基端神有关。在古希腊，它还与神祇联在一起，当太阳神阿波罗往北飞向青春之乡时，是天鹅拉着他的四轮马车，车上坐着阿波罗和他的孪生妹妹阿蒂弥丝，她是主神宙斯化为天鹅与丽达结合所生。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种传说：主神丘比特化作天鹅亲近丽达，丽达下了两只蛋，孵出了两对孪生神，一对是卡斯托和波暑斯，另一对是克利特姆内斯托和海伦娜。

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讲的是一只天鹅少女成为凡人的妻子。这则故事有许多种讲法，但主要内容是讲，有一群天鹅飞到了湖边或河边，脱下了她们的羽毛衣服，象少女一样在水里洗澡，一个男人偷走了一只天鹅的羽毛衣，于是，这个男人便得到了她，使她成了自己的妻子。过了几年，有一天，她发现了藏羽毛衣服的地方，她把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又变成了一只天鹅飞走了，她的丈夫再也没有找到她。

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一些地区，人们认为，打死天鹅意味着不幸，因为这种鸟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无论是谁打死它，灾难都要降临到他头上。在有些地区，人们认为，打死天鹅

者在一年内就要死亡。如果他不死，他的教区内必有人会死去。

传说，天鹅的蛋只有在雷雨声中才能孵出来，因为要靠雷电和闪光才能击开蛋壳。诺坦甫顿勋爵在《迷信辩驳》（1538年）一书中说：“当天鹅孵小天鹅时，有时候正巧碰上打雷的季节，头脑简单的人无疑会认为，天不打雷天鹅就不孵蛋。”

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天鹅在死前要歌唱。柏拉图提到这一点，亚里斯多德也这样认为。他说当死神降临之时，天鹅就会飞往大海，利比亚沿海地区的水手可以听到它们在最后一刻悲哀的歌声。莎士比亚提到过这一传说，托马斯·布朗爵士在《一般错误》一书中也曾提到过这一传说，尽管他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如果说天鹅临死前的歌声是比较有名的，但这却不是它们所唱的唯一的一首歌，在其它场合他们也唱歌。有一则爱尔兰故事说，当成群结队的天鹅戴着银链和金冠落在洛贝尔龙地区时，它们欢快地唱着歌，整整3天3夜。歌声如此动听，以致所有听到的人都被陶醉了。

天仙子(Henbane)

天仙子是一种剧毒植物，有时可以导致惊厥或短期精神错乱。因此，在巫婆们所运用的恶毒符咒中，它的存在是不足为奇的。据说，它还有增进超人视力的作用。如果将它放在火上焚烧，其烟雾能够帮助那些精通法术的人召唤神灵，不过，这些神灵也不全都是善良的。它也可以用于不带多少恶意的爱情符咒中，而且，在有些神奇的疗法中还可以用它

来治疗因巫术而引起的怪疼。

食用天仙子的任何部位都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根部。从前，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不育症、疯癫病或严重昏睡。遇到后一种情况，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将昏睡的人弄醒。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后来就产生了威尔士的一种迷信说法：一个儿童如果倒在这种植物旁边睡着了，他就永远不会醒来。

在民间医学中，天仙子被广泛用作镇痛药，特别是在牙疼病例中用得最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许多乡村地区，人们把天仙子的蒴果当作烟草一样抽吸，这种做法有时会导致非常不幸的后果。另外一种可能较为安全的方法是，由患者将草籽扔到火炭上，再将由此产生的热汽全部吸入口中。杰拉德在他的《草药集》中，介绍了一种草根热疗法：将草根放在醋里煎煮，然后含在口中（当然不能吃下去）。杰拉德又说，他那个时候的江湖牙医们通常是采用上面提到的那种热疗法，事后，将一些断碎的琴弦给病人看，谎称这些就是引起疼痛的小虫，是热汽将它们从病牙中吸出来的。

治疗失眠的一种方法是在临睡前，用温热的天仙子煎汁洗脚。

毛地黄(Foxglove)

在民间传说中，野生毛地黄是一种仙草，它另外还有几个名称，从中可以看出它的预兆特征，比如：仙人草、死人的风箱、魔鬼的爪子以及巫婆的针箍。苏格兰人认为它是不祥之花，绝对不允许采集回家或带到船上去。

早在毛地黄的医药价值被发现之前，毛地黄茶就是巫婆们用来治疗水肿病的秘方。威瑟林大夫第一个发现了毛地黄可以用来治疗心脏病。据说毛地黄之所以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什罗浦郡女巫们使用毛地黄茶后所产生的效果。

牛金花(Cowlips)

关于牛金花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牛金花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它们生长在有牛粪的地方；或者说是因为它们自身的气味，因为牛金花的气味类似牛呼出来的气息。牛金花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彼得草，因为牛金花开的花就象一串钥匙，圣彼得就在天堂里保管钥匙。牛金花还被叫做中风草，因为它们过去曾被用来治疗中风，现在有时候人们也还在使用它治疗中风。

根据一个流传很广的离奇传说，如果把牛金花倒着栽，那么开的花就会是红的，而不是黄的。另一种说法是，它们会变成报春花。

在威尔士边境地区，一个女孩如果想知道她未来丈夫的名字，就制一个牛金花球，说：“提斯迪，陶斯迪，对我说真的，我将嫁给谁？”她然后大声说出邻里所有的年青人的名字，当提到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青年时，小花球就会落下去。

在17世纪，细心的家庭妇女们用这种花制成果酱或药剂，用来治疗遗忘症、头晕、头痛、失眠和各种神经病。牛金花还能制成洗剂，成为妇女美容的化妆品。

长春花(Periwinkle)

长春花呈淡兰色，非常悦目，点缀着许许多多的英国花坛。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传说中，长春花同那种与它同名的水生贝壳类动物并没有关联。过去，长春花还有别的名字，起源于同死亡和巫术有关的传说。意大利人称这种花为死亡之花，用来为死亡的婴儿做花环。法国人给长春花起了个更加不祥的名字“妖花”。在中世纪，走向刑场的罪犯常常戴着长春花。也许，今天在威尔士仍然流传的一种迷信，就起源于这些远古的不祥传说。据说在威尔士，拔掉一棵长在坟上的长春花是不吉利的。谁这样做了，谁就是盗窃了死人的坟墓，就会受到鬼魂的纠缠，至少也要做一年的恶梦。

卡尔佩特告诉我们，“夫妇两人一起吃长春花叶子能使他们的爱情更深”。这种植物还因其医疗功能而受到人们的珍爱。嘴里含着或者嚼着长春花叶子能止住嘴或鼻子出血，或者解除牙痛。弗兰西斯·培根爵士曾建议把长春花的绿枝条缠在腿上，以减轻痉挛引起的痛苦。在现在的牛津郡，人们把长春花的浅蓝色的凉爽叶子放在疖和脓肿上吸毒，那些使用过这种方法的人说，疗效又快又好。

双胞胎(Twins)

大家都公认双胞胎，特别是同卵孪生的双胞胎，具有非常强烈的交感力：当其中一人受到危险或灾难威胁时，另一人即能感到，甚至彼此分隔在两地时仍能如此；遇到特别的

喜事或好运，他们也能借助同样的神奇方式来传递感情。常说双胞胎中一人死去，另一人也活不长。假如尸体不象平常那样很快变僵硬，这是死者等待他孪生伴侣的信号。

要是孪生者让他的兄弟幸存，那么他的活力就会传给自己的兄弟，后者从此变得较为强壮和活跃。在索塞克斯郡认为这种“幸存双胞胎”有治病能力，就像遗腹子一样，可以靠吹气到患者喉咙来治疗鹅口疮。无论过去或现在，一个男性“幸存双胞胎”会被请来向一个女患者嘴对嘴连吹3口气。男患者则要请女性来做。

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处的一些郡县，从前相信一个女人生上男女双胞胎之后，将不再生育。

月亮蕨(Moonwort)

月亮蕨虽然曾被看成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蕨类植物，但人们却认为它有着种种魔力，诸如能使水银变成银子，能帮助妇女生孩子。月亮蕨所具有的另一种魔力肯定会使小偷喜欢上这种植物。和难以捉摸而又神奇的春蕨草(Springwort)一样，月亮蕨能打开任何一把锁，拔出任何一根铁钉，它还具有春蕨草所没有的优点，它生长在石南丛生的荒地里，一眼就能辨认出来。如果月亮蕨的一片叶子落到了铁钉上，铁钉马上就会松动，结果能很容易就拔出铁钉。将月亮蕨的叶子插进锁孔里，任何一把锁都能被打开，不管这把锁是多么的牢固可靠。假如马有时不小心踩到了月亮蕨，马的铁蹄就会脱落下来。尼古拉斯·卡尔普帕告诉我们说，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乡下人因此而把月亮蕨称为是“掉了蹄的马”，

然后，卡尔普帕讲了一个他听来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埃塞克斯伯爵的马匹，其中有30匹马的铁蹄都掉落了，结果有一次，这30匹马只好在蒂弗顿附近的一个地区全部停歇下来。

很明显，啄木鸟和人类一样也知道月亮蕨的这种魔力。据说，如果啄木鸟发现有铁钉堵住了它们的巢穴，它们就会衔来一片月亮蕨的叶子放在巢穴里，毫不费力就把铁钉给弄掉了。在施洗约翰节的前一夜，啄木鸟还要用月亮蕨这种植物去擦嘴，结果，啄木鸟的嘴被磨擦得非常锋利，以至于能刺穿任何东西，就连铁钉也不在话下。

月桂树(Bay)

月桂树曾是太阳神阿波罗和医药之神爱斯库莱波斯的圣树，它一直被认为是吉利的树，对人类有益处，既能治病，又能避邪。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来说，月桂树象征着胜利、荣誉和功名。古时候，宣告战争胜利的信件就包在月桂树的树叶里。英雄诗人和皮蒂亚运动会(Pythian Games)的胜利者都戴着月桂树冠。从前，罗马人在过新年时用祈福的月桂树枝来装饰他们的房屋。若干世纪以后，斯托在他的《伦敦概观》一书中也提到月桂树，它是圣诞节装饰常用树中的一种。在许多基督教葬礼中，人们也带着月桂树，因为月桂树能在死后复生，所以它被看成是复活的象征。

根据一则流传很广的传说，雷电从来不击月桂树，所以站在月桂树下面的人，即便是在最凶猛的风雨雷电中也会安然无恙。房舍附近有一棵月桂树能使房里的人免遭各种传染病，特别是瘟疫。随身带着桂树叶可以保护本人不受恶魔的

伤害和疾病的感染。夜晚把桂树叶放在枕头下能带来美梦。人们还能依稀记得一种占卜法，把桂树叶扔进火里，观察它们燃烧的情形。要是桂树叶劈里啪啦地响起来，那就是一个吉兆，但如果它们无声无息地烧掉了，那就是一个凶兆。

月桂树突然枯萎被认为是一个极坏的凶兆，要么预示着瘟疫大流行，要么是帝王的驾崩。据说，在尼禄死前，所有的月桂树都死了，虽然那年冬气候很暖和。莎士比亚在《查理二世》（第二幕第四场）中提到了这一古老的迷信。威尔士少尉说：

想来国王已经死了，
我们也不会留下，
我们国家的月桂树都枯萎了。

人们有时把这个迷信扩展到其它方面。他们认为，如果庭院里的月桂树死了，对于家里的某个人来说，这是死亡的一个征兆。

长把扫帚(Besom)

早期家庭用的长把扫帚是由高粱穗或桦树枝或石南植物制成的，有些民间传说同这些植物有关。长把扫帚还被看成是女人的主要工具，有时候它是家庭主妇的形象或象征。一位妇女要想表示自己离开家庭到外面去了，就把一只长把扫帚放在门外，或者将它扔在烟囱上，让扫帚把在屋顶上露出来。

根据从前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女巫是骑着扫帚把来度安息日的。据说，她们把撒旦给的油膏涂在身上，然后就能在空中飞行，骑着多种棍棒或树枝，包括扫帚把。选择扫帚把作为可能的飞行工具，这大概是因为高粱多产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长把扫帚同女性有关，虽然人们认为男巫同女巫一样骑着扫帚把。在审判时记录的一些供词中，我们听说在宗教仪式中使用棍棒。但证据却表明，女巫只不过是骑着扫帚把，叉开双腿到处跑罢了。爱丽丝·凯特尔夫人是1323年爱尔兰的女巫，她有一个涂了油膏的手杖，骑上它能“周游四方，安然无恙”，但似乎无人提到她骑着手杖去飞行。其它假设的飞行也是同样难以肯定的。不管怎么说，这样使用的扫帚把只是偶然提到的，药草秆、麦秆、玉米秆和别的东西也是经常使用的。

长柄扫帚或扫帚婚礼现在常同吉卜赛人连在一起，但有一个时期，威尔士的非吉卜赛人似乎也举行过这样的婚礼。将一根桦树条放在开着的门前，或是新娘家的门前，或是这对夫妇将要居住的那间房屋的门前。男的跨过扫帚进入屋子里，女的也跟着这样做，应该十分小心，不要动门柱或扫帚，或意外地移开扫帚，否则，这个仪式就无效了。这种婚礼要当着证人进行，从一个社团中选取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司仪牧师，这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婚礼仪式，不管教士是怎样地指责它。但是，如果在头12个月内重新把扫帚放在门口，不满意的一方从上面跳过去，跳到门外面，那么，这个婚姻就会很容易被解除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婚礼上应该有证人在场，男方或女方在跳的时候不要碰到扫帚或门柱。如果能够恰当举行这种婚礼仪式，男女双方就可以自由自在

喜结良缘了。

吉卜赛人的婚礼略有不同。把一个扫帚把放在门外的地上，新娘、新郎手拉手在扫帚把上来回跳。然后将灯芯草做成的一枚戒指戴在新娘的手指上，再换成用这对夫妻的共同收入买来的金戒指。还有另一种形式，新娘或新郎的父亲拿着一把普通扫帚，将扫帚头扔在地上，新郎和新娘轮流从上面跳过去。

在威尔士，人们现在有时候说某某人“跳过了扫帚”，意思是说他(她)是在教堂里或登记处正式结的婚。但在约克郡的一些地方，说妇女跳过扫帚则意味着她有私生子。把妇女称为“扫帚”是一种侮辱，而且，假如一个女孩意外地跳过一把扫帚，她将会未婚先孕的。据说，好做恶作剧的男孩常把扫帚放在女孩可能从那里经过而不注意的地方。这些当然是开玩笑的。但在迷信流行的时代，心怀恶意的人也许会这样做，并真相信他这样做能使有的妇女堕落。

从前，在5月份或圣诞节的12天内制作的扫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家庭主妇总是非常细心地事先做好准备，以免不得不在这个时期制扫帚或买扫帚。

火炬百合(Red-Hot Pokzer)

如果鲜红或黄色的火炬百合一年开两次花，就是园圃主人家要死人的征兆。

五彩纸屑(Confetti)

现代有一种风俗，用五彩纸屑或稻子为新婚夫妇祈福。这是一种遗俗，起源于古时候人们为了保证婚后生活富裕、儿女满堂而举行的一种丰产仪式。在更早一些时候，用于这个目的是小麦。在《健身》(1665)一书中，托马斯·穆费特告诉我们，在17世纪的英国，当新娘从教堂里出来时，人们习惯向她头上撒小麦。在新娘、新郎婚礼后回家的时候，有一个人为他们献上一罐黄油，祈祝他们万事如意、五谷丰登。J·E·沃克斯说，当他在上个世纪末写作的时候，索塞克斯郡和北诺丁汉郡的人撒小麦，虽然那时候撒稻子在大多数地区更为普遍。

因为小麦和水稻都是主要食物，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是东方的，所以在丰产仪式中使用它们是很自然的。五彩纸屑只是纸，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是维持生命的粮食的现代替代品。在婚礼上撒纸屑具有与撒粮食完全相同的意义。虽然今天撒纸屑的人并非都承认这一点。

订婚戒指(Engagement Rings)

丢失或弄坏订婚戒指，是非常不吉利的。因为赠送戒指标志订婚过程的完成，那么失去了订婚戒指也就预示着失去这一切，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不是双方的争吵，就是一方的死亡或背弃，或者是其它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挑选什么样的宝石也很重要，虽然这种选择只不过是古

代传说在现代的延续。在古代，玉石订婚戒指并不常见。人们一般用的都是金银戒指，有的被制成同心结状，有的则是由两个小环锁在一起。不过，这两个小环是可以分开的，在订婚仪式上，一半给男方，另一半给女方，结婚的那天再将它们合到一起，成为结婚戒指。

现代人偏好钻石、蓝宝石、祖母绿或红宝石，所有这些除了漂亮和昂贵等特点外，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吉祥特征。未婚妻的诞生石都被视为吉祥物，虽然其中有些并不怎么宝贵，也不怎么适合做订婚戒指(参见“诞生石”)。今天，几乎没有女青年会看上绿松石，然而，有一个时期，它曾深得人心，原因是人们认为它可以防止夫妻间的不和，并且可以通过颜色的改变来预告戒指主人将可能遭难或患病。

珍珠虽然漂亮，可现在仍然没有人喜欢它们，原因是它们象征着眼泪，这对幸福的婚姻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蛋白石通常也被视为不祥之物，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本身易变无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不吉利的宝石，而只有那些10月份出生的人例外。

五月的小猫(May Kittens)

从前，五月份出生的小猫都被视为不祥之物，就因为这一点，它们通常都被淹死了。人们认为，它们就象五月份出生的婴儿一样，体质虚弱，不可能长成强壮的捕鼠猫。还有人说，当它们长大以后，它们会把蛇和蛇蜥引进室内，而且，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跳到摇篮里，伏在婴儿的脸上，使婴儿窒息而死。有些地方还传说，五月份出生的猫会吸去儿童

的气息，从而置他们于死地。这种诬告有时还会降临到其他猫的身上，这可能同巫婆与猫精的古老传说有关。

水手的衣领(Sailor's Collar)

如能摸到一位水手的衣领，那是很吉利的，在水手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去摸他的衣领尤为吉利。这条迷信在内陆城镇较为盛行，因为与港口相比，穿制服的水手在内陆城镇要相对稀少一些。但这条迷信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却是很普遍的，每一位回去休假的水手都能以其自身的经历来证实这一点。

水手的货物(Seamen's Goods)

水手一般认为，拖把或水桶掉进水里是很不吉利的。威尔士的海员们对船上丢的任何东西都感到非常恐惧，不仅是因为那个明显的理由，而且因为船上的部分运气据说就会随那东西而去了。有时候，人们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或者出高价把丢失的东西买回。同样，把船上的任何东西借给别人都会影响运气，除非把那个东西事先毁坏一点。

在东北部沿海一带，如果海员清晨起来发现陶制水盆底朝上，那就是一个凶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当天都不会出海，担心发生灾难。据记载，顽童有时候就利用这种迷信说法，偷偷地把盆翻过来，以便能在岸上玩上一天。

为苹果祝酒(Appe Wassailing)

为苹果祝酒是个古老的风俗，目的是为了获得大丰收。从前，生长苹果的大多数地区都举行这一仪式，西方国家的一些地方现在仍保留着这一风俗。毫无疑问，今天举行这一仪式主要因为“它是代代相传的习俗”，或作为一种娱乐活动。但是，它曾是一个庄重的预祝好运的仪式，忽略了它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可能造成秋天苹果减产。

为苹果祝酒(有时称作苹果狂欢节)是圣诞节前后的一种仪式，通常是在主显节之夜举行，但有时候(比如在索塞克斯)，在除夕和除夕后的几天内举行。在妇女们的陪同下，农场上的男性成人和儿童在黄昏时来到苹果园。他们带着枪、碟子、平底锅、水壶和大量的苹果酒。他们把苹果酒洒在树根上，把一块用苹果浸泡过的烤面包放在苹果树的树叉上。有时候，人们把最低的小树枝弯下来浸在苹果酒桶里。有时候，在场的人对地面三鞠躬，随着背负重袋的男人的动作慢慢地抬起身子。人们作出这些不可思议的动作，目的是要保证，这样模仿的动作后来会真实地再现。不仅如此，还需要弄出声响来以唤醒熟睡的树神，驱除邪恶的魔鬼。携带武器的人朝最高的树枝间开枪。没带武器的人敲打他们的水壶、碟子和平底锅。在没有发明枪弹之前，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这样做的。在康瓦耳地区，人们环绕着苹果树跳舞，到处都能听到欢呼声，牛角号声，还有齐声吟唱祝酒歌的歌声。

祝酒歌的歌词因地区不同而不同，但实际上所有的变体都以“为您祝酒，老苹果树”起首，接着祈求苹果树硕果累

累，压满枝头。好象苹果树就是一个生灵似的，能听见，能理解他们的话。索塞克斯郡流传的歌词是这样的：

树根扎得稳，
树顶多繁茂，
上帝多保佑，丰年结硕果。
小枝上苹果大，
大枝上苹果多，
帽子满，袋子满，
唱吧，孩子们！好哇！

在一些变体中，倒数第二行是“我的衣袋也满了”，从这个句子中，我们听到了一种个人的语气，不然的话，它就成了一个纯公共的仪式了。

在索姆塞特郡的加姆通和罗特沃特，人们如今仍在1月17日的主显节之夜为果园祝酒。在罗德沃特，祝酒人在仪式之后返回到当地的小酒店里。他们从后门进去，为酒店祝酒，然后从前门离开。这个顺序决不能颠倒过来，如果颠倒了，就会给酒店带来厄运。

父亲假做娘(Couvade)

现在仍然有一种普遍的信仰，在妻子妊娠期间，丈夫要遭受各种痛苦。这是因为夫妻之间有着密切的感应关系。如果丈夫感觉不到疼痛，那就表明婚姻是不幸福的。牛津郡的一位妇女在1936年说，“好丈夫总是在这样的的时候患牙痛。”

也是在牛津郡，大约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已经有了3个孩子的年轻人说，他总是知道妻子什么时候怀孕，因为他会无缘无故地感到不舒服，牙也痛得厉害。牙痛似乎是最常见的不适，但在本世纪，男人身上其它部位也会出现疼痛，浑身不舒服，甚至有晨吐的例子。人们都相信夫妻分担疼痛这种说法，所以，有人时常问患牙痛的朋友，他们的妻子是不是怀孕了。牙医也常常从男性病人那里得知，妻子怀孕是他们患牙痛的原因。

人们通常认为，丈夫在妻子妊娠时患牙痛，到妊娠后期就消失了。里特夫人讲过，赫勒福郡有位老太太曾经告诉她，全能的上帝是这样安排的，使妇女能为最后的考验保存力量。但是有时候，妻子在整个怀孕期间，男人的不适都不会消失。在《牛津郡的自然史》(1677)一书中，普劳特博士提到了他所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患有剧烈的胃痛，直到妻子临产疼痛才消失。G·L·戈姆在《民间传说中的人类文化学》(1892)一书中说，从前在约克郡，要是有一个女孩有了个私生子，不愿意说出生父的名字，女孩的父母就在教区里到处找，直到发现一个卧病在床的人。妻子生产，丈夫生病，这被认为是父亲身份的证据。

这些离奇的信仰起源于一个古老而又流传很广的风俗。在原始人那里，这种风俗到处都能找到，民俗学家称之为父亲假做娘。远古时候，小孩生下后就由做父亲的带。做父亲的躺在床上，受到很好的伺候，就好像是刚生过孩子似的，吃的饭食是给做月子的女人吃的。按照地方上的惯例，做父亲的还要吃各种药和补品。女人生过孩子后就尽可能早地起了床，忙起了家务，做父亲的却成了众人关照的中心。从前，

这个风俗在印度、鲍尼欧岛、南非洲以及欧洲的许多地区流传。在古代的巴斯克人中间和科西佳地区，接受邻人恭喜的是做父亲的。他躺在床上，身边放着婴儿，做母亲的则忙着日常事务，只是不时地进来喂小孩。

在圭亚那，妇女干活直到临产现在仍然是常见的。她们生下小孩几小时后就起身了，而男人则躺在床上，只吃稀粥和木薯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巴尔干地区，丈夫常常躺在即将分娩的妻子身旁，妻子呻吟，丈夫也呻吟。孩子生下后，丈夫还要在床上躺一段规定的时间。沃卡诺维克教授记录了1921年的一个实例。阿巴尼地方有一位穆斯林教徒，已经死了几个孩子，为了能挽救他最后生下的儿子，父亲假做娘地在床上躺了40天。在这期间，他只吃酸牛奶，床边放着各种防护符咒，包括大蒜、剪刀、子弹和一把梳子。

父亲假做娘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保护小孩不受恶魔的侵害，虽然起初可能同维护父亲的身份有关。就象所有的起源一样，分娩是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妇女是对付不了的，因为根据原始人的观念，产妇在参加某种仪式之前是不干净的，做父亲的从仪式方面来说是干净的，在体质方面更强壮，所以就取代了妻子的位置。同时，他自己也受到各种符咒的保护，因此能保护小孩和家庭免遭恶魔的侵扰。

在其原始表现形式中，父亲假做娘似乎是一种模仿仪式。做父亲的并不是真正地受罪，他只是装成痛苦的样子，以骗过妖魔鬼怪。同时，这也是确定生父身份的一种方式。

根据这种大大演变了了的迷信，做父亲的真地感觉到了疼痛。这种疼痛来源于爱，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做父亲的通常在妻子开始妊娠的时候受苦，而不是象从前说的那样是在

分娩或者在分娩后那会儿受苦。

分娩的时间(Time of Birth)

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古老信仰，分娩的时间能影响小孩的整个一生及性格。在一周内的哪一天里生、几时生都是很重要的。月相和对象也同样重要。一些特殊的基督教节日，比如圣诞节和童贞节也有特殊的意义。这些观念来源于天文学上的学说，涉及到太阳、月亮和行星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根据这些学说，在一个人出生时，星位和组合形式对他(她)都至关重要。但这些都是高深的概念，即使人们从前曾经正确地理解了，但一般人也会轻易地把它们忘记。在民间传说中，这些概念只是在这种信仰中保存了下来：在某些时辰出生是吉利的或不吉利的，某时辰出生的人将会与别人有着明显不同的性格和命运。一首很有名的诗说道：

星期一的孩子长得好看，
星期二的孩子风流文雅，
星期三的孩子命苦多难，
星期四的孩子飞黄腾达，
星期五的孩子乐善好施，
星期六的孩子一生辛劳。
安息日生的孩子长得高，
聪明又快乐。

然而，这首小诗还有许多别的变体，每个日子也不是都

有同样的意义。在什罗浦郡和英格兰中东部诸郡的一些地方，星期五出生的小孩命苦多难。这是可以设想的，因为在别的事情中，这一天的名声也不好。在康瓦耳和苏格兰高地，上面这首小诗的一个变体把星期五出生的小孩说成是“庄严而悲哀”，星期六出生的小孩说成是“脾气好又快乐”，星期日出生的小孩“有偷盗行为”，星期一出生的小孩“面部丰满”，意思大概是长得胖，身体好。

说法比较一致的那一天是星期天，几乎每个地方的人都认为，那天出生的小孩有好运气，善良聪明。在英格兰北部，他既不遭荒魔的攻击，也不受魔法和恶意的影响；在索塞克斯郡，他不会绞死或淹死；在德国，他长得强壮、标致；在斯堪的纳维亚，他有看见鬼的功能。人们普遍认为，圣诞节前后出生的孩子也有同样的天赋。另一方面，“童贞节”出生的孩子是非常不吉利的。人们常认为，5月里出生的婴儿，就象5月里出生的小猫一样，是瘦弱的，不可能长得很好。

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是日落、午夜、午夜后的那一个小时和“钟时”。“钟时”就是教区教堂里的钟敲响的时候，即夜里3点、早晨6点和上午9点。在有些地方，“钟时”是4点、8点和12点。在这些时辰出生的孩子能看见鬼魂和幽灵，有时候有“超视力”的天赋。钟时生的孩子就象在星期天生得的孩子一样，不会遭巫术。在午夜和午夜后的那个时辰出生的小孩几乎也有同样的天赋。他（她）们“看到的东西比别人多”，能听到小天使加布尔猎犬的叫声。

人们常说，黎明时出生的小孩比别的时辰出生的小孩更有可能活到老年，因为“时间越慢，生命越短”。在威尔士，

日出时出生的孩子意味着聪明和成功，日落时出生的孩子则预示着懒惰、缺乏雄心大志。根据一个很普遍的信仰，在月亏以后或新月初上时出生的孩子比其他时候出生的孩子要多。在康瓦耳，“月亏后”出生的孩子活不长。在这个地区，据说：如果小孩生在月盈的时候，下一个小孩将是同性别的；但如果生在月亏的时候，下一个孩子将是不同性别的。

在沿海地区，人们盼望着涨潮时生孩子，因为生命随海潮涌走而产生，随海潮退却而消失。如果孩子是在退潮时出生的，那么，征兆就不好。这个信仰还有另一种说法，男孩要在涨潮时生，女孩要在退潮时生。

分娩后的礼拜(Churching of Women)

妇女分娩后，如果不是先去教堂，而离开家到别处去，那就是不吉利的。在英国的许多地方，这种信仰现在仍然很普遍。产妇如果这样做，她就会遇到不幸的事，也会给所遇见的人或所走过的房子带来坏运气。从前有一个时期，如果有必要，人们强制性地拒绝任何产妇到家里去。就是在今天，她也常常是不受欢迎的人。汉德森说，19世纪英国北部的人确信，如果妇女分娩后不先去教堂参加仪式就大胆外出，那么，当她受到污辱或攻击时，法律不保护她。

1952年，牛津郡某教区的一位牧师说，他的教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违反这个戒律。那些通常从来不去教堂的妇女们也时常请他尽可能早地在家里举行这种仪式，以便能够出去买日常用品。城市和乡村教区里的许多牧师都收到过类似的

邀请。根据爱德华·皮考特的记述，在上个世纪的林肯郡，不上教堂就外出不仅被看作是不吉利的，而且还是地地道道的犯罪。如果参加了礼拜仪式，她就被说成是“干净”的了。有些地区现在还有这样的信仰：如果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妇女没去教堂接受宗教仪式就到别人家里去，那家的妇女当年就会生小孩。

在威尔士边境地区，妻子在教堂做礼拜时，丈夫在场从前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或者至少是不适当的。要是丈夫执意要去，他不能同妻子坐在同一条长凳上。

妇女去教堂参加礼拜活动是对顺利分娩表示感恩的一种方式，并不意味着妇女生小孩后身子不洁，想用这种仪式洁身。

但是，在异教和犹太教盛行时期，刚生过孩子的妇女被认为是不洁的，所以，在参加仪式受到净化之前，对自身对他人都是危险的。基督教流行以后很久，刚生过孩子的妇女被认为特别易受魔鬼、妖精和所有邪恶势力的侵害。上面所提到的现代迷信就是这些古老的即将消失的信仰的最后残余。

为婴儿称体重(Weighing Babies)

几年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如果在孩子未满周岁（12个月）时就去为他（她）称体重，那是很不吉利的，要是这样做了，孩子就会长得不健壮，也有可能夭折。在白衣天使和儿童福利诊所的影响下，这种迷信如今正在迅速走向绝迹，但在从前，它却是很强盛的，以至于目前还没有完全消亡。

时至今日，大多数年轻母亲都很乐意在孩子未满周岁时就去为他们称体重，但是，有些人却不赞成这种做法。从最近几年内记录下来的一系列病例来看，也是有人不赞成这种做法的。牛津郡有位中年妇女在1935年指出，她所在的那个地区里有位妇女坚决不让别人去称她的新生婴儿有多重。她的理由是，她的前一个孩子就是这样被人称过的，结果，他的智力很低，所以他“总是傻笑个没完没了”。

由于一个婴儿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其稳步增加的体重作为标志的，因此，这个迷信看起来很可能就是从那种害怕夸海口、对什么事都不敢加以过分肯定的古老迷信演变而来的。在古代迷信中，即使有了好运气也不愿公开承认，不然的话，厄运就会随之而来。要想知道一个孩子到底长了几斤，那就应该在每次称他的时候把体重记录下来，这来一来就涉及到了夸海口的一种迷信，而这种迷信又有可能会给如此幼小脆弱的婴儿带来某种疾病或灾难。但人们普遍认为，在婴儿已满周岁(12个月)时再去为他称体重，那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五 画

鸟 (Birds)

鸟有会飞翔的天赋，而世上的人却没有这种天赋。古时候，人们把鸟看作神或半神的生物。对一些早期民族来说，鸟本来就是神，或天神们就是以鸟的形体而显现的。鸟类常被看成是天国神灵们的代理人或信徒。古时候，异教的教士和占卜者研究鸟的飞行、啼叫和活动，以便预告未来，探明某个计划中的事业是凶还是吉。在古罗马，占卜学校的教士们在重大时节都要进行这类占卜，各地的普通男女也都完全相信鸟类征兆，据说不注意这些征兆是危险的。甚至基督教盛行后很久，人们还常常运用这种鸟学艺术，即鸟占卜法，尽管教会对此嗤之以鼻，加以禁止。

在我们后来的迷信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古老观念的遗迹。这本书将谈到一些鸟类，它们被认为是吉利的或不吉利的，是未来的告知者，或是死人灵魂的化身。但从整体上讲，不管哪类鸟都有其迷信意义。所以，如果天空中有众多的鸟在飞翔，难以数过来，人们就不愿意看；或者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人们会观察一下鸟在右边飞还是在左边飞。鸟轻轻地敲打着窗户或进入一个房间，或从烟囱里飞下来，这些一般都被看作死亡的凶兆，特别是当屋子里有人生病时。

在白天看见夜鸟或听见夜鸟的叫声一般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那些有杂色羽毛的鸟在传说中常同魔鬼连在一起，黑鸟或白鸟同死亡和不幸连在一起。由于迷信，人们有时候讨厌陌生的怪鸟。在有些地方，这些怪鸟被叫作“法国”鸟。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这个词只是指奇怪的意思，没有任何特指，并不是把法国当成这种鸟的产地。在切斯郡，雌乌鸦比公鸡更难辨别，因为它们的颜色更淡，所以就被叫做法国乌鸦。还有一种麻鹑，在切斯郡平原上极少见，被叫做法国麻鹑。根据一个流传很广的乡间传说，如果一只幼小但羽毛丰满的野鸟被人捉住，关在笼子里，这只小鸟的父母就会用有毒的食物从鸟笼的栏杆外喂它，把它毒死。从前，人们认为，一般的笼鸟同主人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主人家里有人死去，应该让鸟知道，并在鸟笼上带上黑纱，不然的话，鸟也会衰弱而死。在苏格兰，如果一个属于新娘或新郎的笼鸟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死了，这对婚姻来说是个凶兆。

死者有时以鸟的形体再现，这种观点从前非常流行，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据说，各种各样的水鸟象征着淹死的水手的灵魂。在约克郡，没施洗礼而死的小孩变成欧夜鹰；在爱尔兰，夜间不安地飞来飞去的黑鸟或灰鸟被认为是以苦行赎罪的灵魂。在《日暮见闻录》(1884)一书中，李博士说，18世纪，有一只大黑鸟出没在乌克斯布雷奇附近的西德顿教堂。那只鸟在圣坛和拱顶上到处飞，有时候还落在圣餐台上。当地人说，这是一个杀人犯的幽灵，他先杀了人，后来自杀了。

许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有关于某些特别家庭的预言鸟。据说，德汶郡的兰陶顿地区有户人家叫奥克森哈姆，他

们能确知家里的病人什么时候死。因为会有一只白肚鸟出现在卧室里，围着病人飞一会儿，然后就消失了。阿若德尔有户人家叫沃多斯，他们看见两只白色猫头鹰停歇在屋梁上，就知道死期来临了。丹尼尔·笛福记载了索塞克斯郡的一个信仰。当赤切斯特地区的大主教快死的时候，曾有两只大鸟飞来，不知道它们是哪一种鸟，虽然有点类似信天翁。这两只鸟在空中飞翔时都不展动翅膀。这个传说早在17世纪似乎就有了。近代有人曾经两次记录过这个预兆，一次是在1885年莫伯黎大主教临死前；另一次是在1911年华兹华绥主教死去的时候。

正门(Front Door)

正门，作为一座房子的正式和主要的出入口，也有着它的传说。新娘在离家去教堂，以及后来去度蜜月时，都必须从正门出去。当她到达她的新家时，也必须从正门进去，否则她在这里的生活就不会幸福。

如果家里死了人，尸体在家里停放期间，正门始终不得上锁。否则，死者的阴魂就不能自由出入。送葬那天，必须从正门抬出灵柩，而且要敞开大门，直至送葬的人归来。如果关上了门，这个家里很快会有第二次丧事。还有一种解释是说，如果关上了门，死者的阴魂就会被关在里面，久久不能离去。林肯郡的人则认为，死者的阴魂可能还要回来看看故居，因此，不能让它吃闭门羹。持有这种心理的人不一定就是出于对死者的感情，更多地可能是害怕鬼魂在屋外哀号着寻找入口。总之，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人们一般都认

为，或曾经认为，破坏这一习俗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即便是无意的也不行。

城镇里，正门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所以，若将它们同迷信传说联系起来，倒让人觉得离奇怪诞。然而，在农村，除了一些正式时节外，正门从来都是锁着的，一般的进出都是通过后门或侧门，人们也从未觉得有什么反常。因此，凡是时兴这种规矩的地方，当正门因为红白喜事或新娘初次回娘家而开启时，这一动作本身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母牛(Cow)

根据一则法国传说，母牛呼出的气总是甜的，因为当耶稣在贝斯莱姆的一间牛棚里出生的时候，一头母牛看见他在寒冷中冻得发抖，就吹气为他暖身，衔来草叶盖在他身上。为了报答母牛的善举，基督许下诺言，使母牛和它的所有后代的呼吸都是甜的。此外，母牛还享有特权，怀孕9个月，就象基督教妇女一样；死后灵魂归天。

在有些异教迷信中，红牛是黎明或者云彩或者闪电的化身。也许，红母牛对古代希伯莱人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因为《民数记》（《旧约全书》第四篇）第19节第1句明确指出，为希伯莱民族涤罪所奉献的牺牲必须是“一头红色的小母牛，浑身没有一点瑕疵，而且从未上过轭”。在英国，红母牛的奶汁从前被认为优于其他牛的奶汁，具有治疗功效。17、18世纪的医学书常常特别提到这样的牛奶，它是被用来治疗疾病的各种药物的主要成份，特别是治疗肺结核和胸腔内的

各种疾病。当然，在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红色是生命之色，因为它同火和血相联系。各种红色的物体时常被用在治疗符咒和民间药方中。

老农夫们说，每个牛群都有一头“母牛大王”，带着别的牛恶作剧。如果一头母牛在午夜后叫，那是邻里要死人的征兆。同样，要是一头母牛对着人的脸叫几声，那个人也活不长。在兰开郡乡村人的语言中，“母牛路”有时候用来代替“银河”。银河是传说中的灵魂之路，德国的有些地方也有这种说法。这可能同那个古老的欧洲迷信有关：谁在世时给穷人一头母牛，谁死后就能够在那头牛的带领下穿过危险的灵魂路，安全地到达天国。

据说，女巫能够从远处用魔法摊晒机偷牛奶（摊晒机的绳索是倒着编的），也可以用别的方法偷牛奶，比如用一根绳子，或一个S形钩子，或凳子腿。有时候，女巫还变成野兔吸吮躺在田野里的母牛奶头。当真正的产奶时间来到时，这些中了巫术的母牛只能产很少的奶，或者根本就没有奶。

从前，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符咒来阻止女巫偷牛奶，其中有一种符咒是用马鬃编成一条绳子，拴住牛的蹄子，把一根花楸木棒或者别的魔棒向牛腿中间扔过去。在《民间传说》（1895）的一篇文章中，R·C·麦克拉岗讲述了伯尼拉地区一位农夫的故事。由于母牛产的奶太少了，这位农夫确信一定是妖术捣的鬼，就使用了这种绳子符咒，结果效果很好。农夫把绳子一松，这些母牛就朝某个妇女的房子那边跑去，开始在墙上磨角。当地人认为，这就清楚地表明，那位妇女先前对母牛施了妖术。所以，人们非常痛恨她，她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地区。

在《论通感药粉》(1658)一书中，凯尼·迪格贝伯爵记述了一种乡间迷信：要是牛奶煮得冒了出来滴进了火里，必须立即把盐撒在牛奶滴下的地方，如果不这样，奶牛的乳房就会溃烂(参见“小牛”、“牛”)。

头发(Hair)

有关头发的迷信传说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想一想，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头发一旦长在一个人的头上，它们就从此人身上摄取生命和活力，而且它们是人体中最不怕伤害的部分。

一般说来，头发蓬松茂盛说明此人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进入本世纪后，这种观念有所改变，飘逸的长发，特别是波浪起伏的长发，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大标志。然而，头发过多时又被说成是智力短缺的表现。这可能是有人觉得头发把本该供给大脑的精力夺走了，或许仅仅是因为头发蓬乱的模样令人嫌恶。漂亮的男性胡须或胸毛标志着刚健有力。胳膊上的长毛则是发财的预兆。突然脱发而没有任何病因，肯定是凶多吉少。它可能预示着健康的恶化，财产的损失，或子女的死亡。

如果一位妇女长着一个寡妇额顶，即头发在前额长成一个倒尖顶状，她将来一定会早寡。在德汶郡，这种额顶标志着长寿，当然包括守寡的岁月。同样，如果一位已婚妇女本来很直的头发，突然在两鬓卷曲起来，她丈夫的死也就为期不远。

头发平直稀疏的人有时被认为是性格狡猾奸诈，而头发

卷曲则表示性情高傲，但有些地区的人则认为这是性情温和爽朗的标志。不管是什么，大部分妇女还是更喜欢卷发。孩子们也经常被告知，多吃面包的软皮或新鲜面包的硬壳，就能够长出卷发来。要想知道一个人是否骄傲，就取下一根头发，用食指和拇指的指甲夹住，使劲勒一下，放开后，如果卷曲了，即为骄傲。但有些地方的人又认为，这标志着此人在爱情上缺乏定性。艾迪说，在英国中北部地区，这种做法可以用来预测一个人是否能够发财。《林肯郡趣闻琐谈》（第3卷）中的一位作者这样写道，在她孩提时，其他小孩经常取笑她说：“嘿，卷毛，她多骄傲啊！”

黑头发的人充当新年首客是吉祥之兆，不过，少数地区除外。在那些地方，人们更希望第一个到来的人是金发。红头发总是不吉利的，虽然说法各不相同（参见“首客”）。在不列颠的许多地方，人们对红头发都抱有莫名其妙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以前比现在要强烈得多。最常见的理由就是，犹太人是红头发。这一说法没有什么根据，但是，莎士比亚在他的《如愿》一剧的第3场第4幕中使用了这一传说。他写罗斯兰谈到欧兰得时说道：“从他头发的颜色看起来，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西利亚接口说道：它比“犹太人的头发还黑红一些。”另一种解释是，那些9、10世纪入侵英国的可怕的丹麦人通常都是红发胡须。虽然那些传说可能早在丹麦人入侵之前就流传很久了，人们对那些金发或红发侵略者所持有的一种潜在的种族印象，仍有极大的可能滋生出那样的偏见。

红头发，其实还包括“姜黄的”、深褐色以及古铜色都被视为性情暴躁、桀骜不驯的标志，或者是在爱情上感情奔放的标志。另外还有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是“姜黄喻胆壮”。

康瓦耳郡的人认为红头发的人做不出好奶油。敦巴顿郡的人则认为红头发的男人不会是忠实的丈夫。以前红胡须还被认为是性情残酷的标志，而且，这一说法还波及到黄胡须。据说第一个长黄胡子的人是该隐。

有的人剪头发是希望它长快点，有的人则希望它长慢点，根据不同的目的，应该相应选择月盈或月亏的时候。在耶稣受难日理发是不吉利的。在英国中部某些地区，星期四、五、六也不能理发，否则就永远富裕不起来。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星期一、二、三了，因为星期日理发也不吉利。在乡间就流传着一句人人皆知的顺口溜：“宁可不降世，也不要礼拜天剃发修面。”水手们如果在风平浪静的海上理发(或修指甲)，他们就会招来狂风暴雨。

理发完毕，剪下来的头发应该用火烧掉，千万不要随便抛撒，让带有邪气的人或鸟看见。后者可能会将它们筑进鸟巢，使头发的主人头痛难忍。如果是被一只喜鹊衔去了，那么这人就活不过一年零一天。巫婆也可能将它们用于妖术，特别是替身妖术。可能也就是出于这种对巫术的惧怕，所以才有了德贝郡的迷信传说：父母如果希望他们的孩子长命百岁、诸事顺遂的话，就不要留存孩子的头发。

如果剪下来的头发一扔进火里就燃烧起来，那就预示着头发的主人能够长寿。如果只是皱缩或冒烟，那就是凶兆。一种类似的说法是，如果头发只被烤焦，它的主人就只有一年时间可活。还有一种召唤人的魔法，如果你想召谁来，你先得弄到那人的头发，然后放进沸水里煮即可。

如果巫婆在口诵符咒或施用符咒时，摇散她们的头发，那符咒的效力就会倍增。在苏格兰高地，人们传说，将一辮

头发，最好是红色的，剪成发屑，然后边诅咒，边将它们抛向被诅咒的人所在的方向，这样就可以使那人患上丹毒，而且有多少根发屑就可以在他身上产生多少处疮伤。

在索夫克郡，如果一家几个孩子都患了百日咳，其治疗方法是从最大的女孩头上剪下一绺头发，将它们剪成碎末，放进牛奶里面，然后给其他的孩子依次从小至大喝下去。治疗这种病和其它某些病，还可以使用父亲或母亲的头发，具体做法可以将剪下的头发埋在土里；或者是在花楸树皮上割开一个缝隙，将头发塞进去；或将它们包在奶油面包里面喂狗。这样，病毒就转移到动物或树林身上去了，或在泥土里腐烂掉了。在苏格兰，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用类似这样的办法来治疗。从父亲或母亲的头顶上取几根头发，再取一根眼睫毛和一些指甲片，用一个小布袋将它们和一枚小硬币缝在一起。然后将这个小布袋放到大路上去，或其他什么地方，好让别人看见并拾去，不管是谁，拾了，他就带走了疾病。

甲虫(Bettle)

一只黑色甲虫跑过房间里的地板，或者它被人发现躲在房子里的任何地方，这就是一个凶兆。如果甲虫爬过一个人的鞋子或从一个躺着的人身上跑过去，这则是一个死亡的预兆，指的要么是那个人，要么是同那个人有密切联系的人。

在英国许多地方，虽然人们不喜欢黑色甲虫，但有时候也不去伤害它，因为据说杀死甲虫是不吉利的。假如杀死了它，可以预料到的最常见的结果就是下大雨，但也可能是本人遭不幸。在曼岛这个地方，惩罚则是连下7天大雨，个人

遭到更多的恶运。

这些甲虫通常是不出现在魔法或医疗之中的，但也有一个用它们去治疗百日咳的例子，它们可能还有别的医疗作用。《趣闻琐谈》(第4卷)的作者说，他一位亲戚正在林肯郡的一个村舍里访问，这时候来了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小纸盒。这个小女孩将小纸盒送给了女主人，要她把碰巧发现的第一只黑甲虫放进去，不要再去管它。那个小女孩解释说，她妹妹得了百日咳，她母亲想把甲虫挂在病人的脖子上。当甲虫在纸盒里烂掉时，百日咳也就消失了。甲虫用于这种目的是很少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常见的受害者是蜘蛛或小青蛙(参见“守尸虫”)。

田鳧(Lapwing)

田鳧通常被视为不祥之鸟，因为它们飞翔时，总是不断地叫唤着，“迷住了！迷住了！”。这样一来，就为听见它们声音的人唤来了妖魔。由于这种原因，苏格兰以及威尔士边界地区的人一度非常讨厌这种鸟。在某些地方，触摸这种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甚至连看见它都不吉利。埃德温·李斯在他的《莫尔温山区的风景画册》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男孩的故事。大概是在上个世纪中叶，一个家住赫福德郡克尔瓦尔的男孩在田野里捉了一只小田鳧，他把这只田鳧拿给教区执事的妻子看，执事的妻子恳切地劝他将田鳧放走，不然的话，灾难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鸟都是死人的阴魂，它们得不到安宁，只得变成田鳧出没于世间。

母鸡(Hens)

母鸡打鸣或羽毛长得象公鸡一样，通常都被视为是极凶的征兆。在有些地方，人们传说家禽舍里如果出现这种鸡，那就预示着死亡将会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某个成员身上，这种鸡不论在哪儿都是不祥之兆。以前，在大多数农场里，只要出现这种鸡，当即就会被杀掉。

母鸡如果在反常的时间进窝，特别是在上午，就说明死神将要光顾这个家庭，死者通常是农夫本人。在威尔士边境地带，人们传说：从一个人断气到为他举行葬礼这段时间内，母鸡总是藏而不见。不管是母鸡还是公鸡，如果进到屋里来了，客人就会接踵而至。

在威尔士，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习惯在元旦那天将家里所有的果实，每样都给母鸡一份，目的是希望它们在来年多下蛋。类似的做法还流行于西里西亚。那里的农民在圣诞节那天将谷物带到教堂去做礼拜，虽然他们并不特地做什么祈祷，但他们觉得礼拜仪式上的那些言语已经使谷物净化。回来以后，将这些谷物给家禽吃，可以保佑它们全年平安无事。

白杨(Poplar)

白杨和颤杨在乡村地区是同名的，叫颤抖树，因为就象颤杨的叶子一样，白杨的叶子也颤抖，具有治疗疟疾的功效。R·M·希利恩记述了林肯郡的一种符咒。发疟疾的病人将自己

的一绺头发剪下来，缠在白杨树的一个黑枝上，边缠边说：

当年我主在十字架上，
你悲伤地颤抖摇晃。
我的痛苦也请你解除，
请你替我来摇晃。

然后他就径直回家去，一路上不向任何人说话，这样做就永远不会发疟疾了。希利恩补充说，在做这种符咒之前必须空腹几小时。

根据传说，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用杨木做成的，人们常常以此来解释白杨不停颤抖的原因。A·S·拉波特在《中世纪传说》(1934)一书中提到了两个传说，颇能说明白杨为什么颤抖。根据一则传说，正是在格斯曼园里的一棵白杨树下，基督耶稣在痛苦中祈祷；从那以后，那棵白杨树就一直颤抖着，以表示对基督的同情。在另一则传说里，白杨树是被诅咒而颤抖的，因为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众树中唯有白杨拒绝哀悼，并且说耶稣是因罪而死的，“但我是无辜的，他的受难与我无关”。

据说，白杨叶是女巫制作飞行油膏的材料之一。

冬青(Holly)

冬青由于四季常青并能结出红色浆果，也就成了不朽生命的象征，因此，它几乎无处不被视为吉祥植物。家庭里的圣诞装饰中没有冬青就不算完备(参见“圣诞绿树”)。和槲

寄生树不同的是，冬青不仅用于一般家庭，而且还用于教堂里的圣诞装饰。在有一些地区，节日过后，人们往往将其它装饰物扔掉，而留下一棵冬青，以保护房舍来年免受雷电的袭击。另外，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冬青那深绿色叶子和鲜红色的浆果都被认为(或曾经被认为)是对抗巫婆、魔鬼以及魔眼的强有力的保护物。

雄性或带刺的冬青对男人来说是吉祥物，叶面光滑、色彩斑驳的雌性冬青则是妇女的吉祥物。首客在进行新年拜访时所带的常青枝，一般都是冬青，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必须挑选雄性冬青，雌性冬青却是不祥之兆。

青绿的冬青枝是绝对不可以焚烧的，否则就会遭受极大的不幸，很可能会将死亡带进家庭。践踏一颗冬青浆果或将开花的冬青枝带进室内，在有些地方也被视为不祥之举。

在北方的乡村里，如果谁想在梦中见到自己将来的伴侣，就必须在星期五的半夜里，悄无声息地走出去采集9片雌性冬青树叶，将它们系在一块三角头巾上，睡前将头巾压在枕头底下，这样，未来的丈夫或妻子就会在梦中出现。不过，还有一个条件是：从出门采叶的那一刻起，直到翌日黎明，都必须保持绝对沉默。

在乡下，有一个治疗冻疮的名方，就是用冬青枝来抽打冻坏的部位，“以致将冻坏的血抽打出来”。这样做促进了血液循环，可能会有些好处，但是，不用他物，只用冬青，这就纯属玄妙之谈了。

《圣经》(Bible)

《圣经》是真理之源，从前常用于占卜术中。人们既用它来预示未来，也用它来解除个人的疑虑和困惑。要想知道来年是否万事如意，问卜人就在新年的早上把《圣经》随便翻开，不要吃东西，也不要看书页，把一根针或手指放进去。这样盲目选择的诗句预告了未来12个月中的福或祸。在任何时候，那些在特殊困难中寻求指教的人都可以进行同样的仪式。针或手指所碰到的字句会表明问卜人应该做什么，或事情的结局会是什么。

今天，人们有时候也用这种占卜方法，常出于一种真诚的宗教感情。问卜人相信，上帝将通过这神圣的文字给人以指教。这种占卜法极为古老。在异教时代，人们以类似的方式求教于荷马或维吉尔的著作。基督教徒一般都使用《圣经》，但是，维吉尔占卜法，即用维吉尔的《伊尼德》去占卜，至少17世纪还在使用。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当查理一世在牛津的时候，有人劝他用这种办法算命，他在第四本书里选到了一首不祥的诗，预言他会失去王国，失去朋友而且会早死。弗兰克勋爵当时在查理一世身边，看到国王对这个凶兆感到有些不安，他就用同样的方式给自己算命，试图打消国王的顾虑。勋爵占卜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凶兆，预告了他会在战场上死去。后来，这两个预言都实现了，查理一世失去了王冠，49岁时被处以绞刑。弗兰克勋爵在1643年的纽伯黎战斗中阵亡。

《圣经》也可以用来占卜爱情和探查盗贼（参见“《圣

经》和钥匙”）。谨慎的年轻人择偶时大都请教于《圣经》。如果有人想知道他所爱的女孩能否成为一个好妻子，他就翻开《颜语书》的第一章，读一首字数同她年龄相符的诗。诗会指出（虽然并不总是说得很明显）她的一般特点以及作为生活伴侣她是否合适。因为大多数诗读起来更象警告而不象是鼓励，所以这种占卜法在美国人中很难流行起来。17岁的女孩尤其不幸，因为她的诗句是，“网撒开了，但实际上却抓不住鸟”。如果一个男孩疑虑重重，尝试这种占卜法，他就不大可能无视这样一种明确的警告。

《圣经》还被用在保护和治疗的符咒中，也可用来识别女巫。考查后者的办法是用教堂《圣经》来同受怀疑的人比重量。1959年的《绅士杂志》有这样一个记载：在那一年，温格瑞夫地区有一个名叫苏珊娜·海诺克的女人被指控施过巫术。在她丈夫的要求下，人们对她进行了检查。这位妇女被脱得尽光，一丝不挂地去同那本书比重量。使指控者大为难堪的是，她比书重，因此她很体面地被宣布无罪。1780年，贝克斯尔地区有两个妇女也受了同样的审判，结果证明她们比书重，怀疑因此也就消除了。

那些采摘蕨树子或砍山楂树的人为防备不测，有时候一边做活一边吟诵《圣经》里的诗句来保护自己。苏格兰的妇女们，当她们不得不暂时把婴儿独自留下来的时候，就在摇篮里放一本打开的《圣经》，保护婴儿不受妖怪的伤害。夜间在枕头底下放一本《圣经》能保护睡着的人，望子成龙的母亲们常让孩子头枕《圣经》去睡觉，她们相信这能使孩子的学习成绩优良。在《德汶郡联谊会议事录》（1878）中，我们读到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巫术使他丢了两头猪，他又买

了另一头，在猪圈的门口放上一本《圣经》以防新买来的猪再被人偷去。在约克郡，从《圣经》中撕下一页埋在门外的石头下面能把进门来的小偷绊倒，小偷弄出的声响就会惊醒家里的人。

考龙塞岛有一个治疗病人的符咒，用《圣经》的书页给病人的脸扇风。在许多地区，人们用拆散的段落，不管是写的还是印的，来治疗或预防疾病。爱尔兰人在脖子上带着圣·约翰《福音书》中的前5首诗，来驱除狂犬病、恶梦或别的不幸。很明显，这个符咒在16世纪的英格兰也广为人知，因为克兰默在1548年写的《天赐大全》中记载了各种迷信风俗，其中就有这一条。在《民间传说》(1938年，第49卷)的一篇文章中，海伍德夫人写道，什罗浦郡有一位牲畜魔术师，有人请他给一头牛治病，他就从《圣经》里选出一首诗写在一张纸上，放到牛槽里，让牛将它同草料一起吃下去。她还说，小时候，她家附近发了一次猩红热流行病。为了使她免受感染，保姆从《圣经旧约》中抄下几段，放进一个小口袋里，让她带在脖子上。

石蚕(Betony)

石蚕据说取名于具罗尼丝，她是基督耶稣用放血的办法治愈的一位妇女。

在过去许多世纪中，石蚕被赋予各种各样的防护和治疗功能。《安格鲁·撒克逊医书》中有这样的说法，石蚕对人的灵魂和肉体都有好处，能保护人不受夜间恶魔的攻击伤害，避免可怕的幻象或恶梦。在中世纪和以后各个世纪，石蚕被

用在魔法中避巫术，也用来治疗败血症、失眠和疲劳。

在传说中，石蚕同葡萄树不和，葡萄树的卷须总是从石蚕旁边绕开。所以，人们用石蚕医治或预防酒醉。根据杰瓦斯·马克姆的说法，避免酒醉的一个可靠办法是，把捣碎的石蚕同油菜混合，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点，6便士剂量即可。

艾蒿 (Mugwort)

中世纪的旅行家们认为，如果他们随身携带一棵艾蒿，旅途中就不会感到疲劳，对那些早已在旅途中累得疲惫不堪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喝下满满的一蛋壳艾蒿汁或把一张用艾蒿叶和猪油配制而成的软膏贴在脚底板上就能消除疲劳。这个迷信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前，因为普利尼把它记载下来了；当然它在17世纪仍然很盛行。在《朴实的艺术》(1656)一书中，威廉·科尔斯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步兵身上带有艾蒿，清晨把它放进鞋子里，那么在正午12点之前，他就能行走40英里路而不感到疲倦”。

艾蒿这种药草还有另一个惊人的优点。它不仅能保护其主人不受巫术和雷电的袭击，而且还能治愈肺结核、高烧和双目失明。普利尼说，无论是谁，只要他头上戴有艾蒿就不会遭到毒药或野兽的侵害，同时也不会中暑。卢普顿在《奇闻轶事》一书中告诉我们说，在施洗约翰节的前一夜，如果有人去挖艾蒿根，他就会在艾蒿根下挖到一块煤，如果他随身带着这块煤，他就不会碰到“瘟疫、毒疮、雷电、寒热病和火灾等”。17世纪的另一位作家强调指出，这块神奇的煤只能在施洗约翰节前夜的1小时内找到，差不多是在子夜。

保罗·巴具特在167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道，这块煤能治疗或预防羊癫疯以及前面提到过的那些疾病；但他又补充说道，相信这种迷信说法的人结果都上当受骗了，因为这块被信以为真的煤其实只是一棵老酸树根而已，正如人们在艾蒿根下常常看到的那样。

类似的传说还提到，同样是在施洗约翰节前夜这一天，在车前草的草根下也能挖到这种神奇的煤块。

龙葵(Nightshade)

有毒的龙葵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药草，人们今天仍然在种植。但是在民间传说中，龙葵却有着邪恶的名声。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龙葵有剧毒，看上去一副凶相，常常生长在废墟旁边，所以迷信的人就可能对它产生恶感。据说，女巫把龙葵作为制作飞行软膏的一种配料，也用在符咒中使人发疯或造成死亡。女巫和其他心怀恶意的人很可能确实用龙葵来致人死命，因为龙葵在英国的大多数地方都长得很凶，要是人吃了龙葵或煎成药吞下，它就肯定会带来很坏的、常常是致命的结果。

据说龙葵还能赋予人以超人的视力，所以，那些想看见妖精(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想预知未来的人就把龙葵的浆果或根进行加工，当作食物吃。

然而，就象大多数有魔力的植物一样，龙葵虽然有毒，但其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能被女巫利用，也能被用来防止巫术。头上戴一个龙葵叶编的花冠能避邪，牛脖子上戴一个龙葵叶做的项圈可以防止女巫对牛施巫术。木本龙葵，即

美洲南蛇藤，也被认为具有防护功能。奥布里在他的《遗风》中告诉我们，如果一匹马因恶梦困扰而疲倦，病倒了，用木本龙葵和冬青类植物编成项圈，戴在马的脖子上，就能够治好马的病。为了防止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奥布里在文章的结尾加了“已验证”这个词。

出殡(Carrying a Corpse)

按照迷信风俗，在把一个死人送去埋葬的时候，要让死人的脚先离开房子，从前门出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前门不能用，就要把死者从窗口里弄出去，哪怕必须把窗棂拿掉或者在墙上开洞也要这样做。决不能让死者从后门出去，因为这样做会伤害死者的灵魂。

还要让死人朝着太阳的方向去墓地，或者至少朝那个方向出发。当行葬流行的时候，在有些地区，送葬的人按习俗要在路旁的十字架旁停下来，或者把棺材从上面抬过去，或者从右边绕十字架转一圈。在爱尔兰，行葬的队伍经过教堂时，同样要绕教堂一圈。到教堂后，人们常把死者的尸体抬着绕墓地的墙转两至3圈，或者绕着墓地里的十字架转，要朝着太阳转圈。J·E·沃克斯有记载说，在德汶郡的霍尔恩地区，人们从前总是把死者抬着绕十字架转一圈。一位教区长对此大为不满，把这种做法视为“罗马天主教的礼仪”。但是，如果他说这是异教徒的风俗，可能会更符合事实。最后，当所有的抗议都不起作用时，他就毁了那个十字架，把碎片埋了起来。在朋布洛克郡的维特教堂，送葬队伍必须绕着一块名叫“马恩达韦”（圣大卫石）的石头转一圈。据里特夫人

记载，彼德教堂有两个圣坛和一个半圆形圣殿，在举行葬礼之前，人们总是先把棺材抬着绕两个圣坛各转一周，然后把棺材放在靠西边的那个圣坛上。

有一个时期，两次把一具尸体抬过一座桥被认为是危险的。如果有这么一座桥，送葬的队伍一般要在从家里去教堂时穿过它、从教堂去墓地时穿过它，那么，就要有一次走另一条路，即使不得不绕得很远。要是忽视了这个警告，被两次跨过的桥不久就会倒塌。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迷信今天依然存在，那就是，如果一具尸体被人抬着从私人的田地上过去，那么这块地就永远可以过尸体。

在大多数教区，送葬人走的大路或小路叫教堂路，有时候叫做尸体小径，或者尸体门。在教区中心地带，这可能是一般的大路，但是，教区边沿地带的农场或村庄上的葬礼可能必须经过一条小路，至少要穿过一部分荒野或田地。人们从来不把这样的小路犁起来，而是把它留在那里，又干又醒目，宽到足以使抬棺人毫无困难地走过去。使用任何别的路从前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可能会妨碍死者在坟里安息。有时候在坏天气里，如果教堂路穿过荒野，送葬人必须尽最大可能走教堂路。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愿意这样做。阿金森在他的《克利夫兰地区记事》(1868)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有一次，抬棺人不顾艰难地走过一条被大雪埋得几乎难以通行的路，以便能在荒原上循着教堂路走。我们在施卡切德的《莫利史》(1874)中读到，威克菲尔德地区附近的沃尔顿人坚决拒绝使用一条通向桑德尔教堂非常方便的路，因为穿过田地的某一条路是公认的尸体门。

但是也有些时候，洪水、大风雪或者某种别的事情迫使送葬队伍走另一条路，这时一般是经过私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坚决相信，通行权是自动产生的，不仅仅是因为有此风俗，而且也因为有土地法。这种信仰常常引起送葬人和试图保护主人田产的仆人发生恶斗。在1918年7月18号出版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封信中，威斯特麦兰郡的一位记者说，就在12个月前，他母亲的仆人出于好意，想阻止一个送葬队伍经过他家的土地，他不得不出面进行干涉。在有些郡县里，有些故事讲到了人们故意把尸体从私田上抬过去，目的是开辟一条通路。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送葬的人绝对需要穿过这样一块私田，有关的人就想出种种办法保护田地的主人不受假设法律的影响。在本世纪初牛津郡的一个教区里，有口棺材必须从一条私人的安了大门的路上过去。在通过之前，每个门都被细心地锁上，钥匙存放在主人的屋子里。当送葬的队伍来到第一个大门口时，就派一个殡仪员来要钥匙。门打开后，棺材和送葬人就进去了，然后再把门关上，把钥匙还给主人。人们相信，过每个门都依次进行这种程序，土地主人的权力就受到了保护。

另外还有一种民俗，在送葬的路上，殡仪员在遇见的每个门或者窗框上插针。在英国西部地区的两个教区里，根据规定，送葬人从私田上走过时要付给主人一点钱。很明显，这样做被认为足以防止在私田上通行，但是在别的地方，这种做法似乎并不普遍。

1948年，有一个人靠近牛津郡的伊佛利·劳克地区淹死了，警察希望把尸体从一个私营收费桥上运过去，这座桥

就连接着劳克和死者的村子。虽然他们提出要付钱，管桥的人还是不允许过。他说，“要是死尸从上面抬了过去，这座桥就会自动成为通行桥了，以后，桥的主人和雇工就不能再收过桥费了。”这个教区里很久以来就有这样一种风俗：如果河对岸的房舍里有人死了，人们就把尸体从水上摆渡过来，放在教堂过去一点的地方，避免从桥上经过。这种风俗今天还存在，最晚的一次葬礼是在1949年。

这种离奇的广为流传的迷信，它的起源我们难以确定，在英国法律中也找不到真正的根据，虽然人们曾认为能找到。事实上，尸体的经过并不能开辟道路。人们曾经对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风俗作过各种解释，想以此来说明这种迷信的起源。同时，人们还提出了一种更可能成立的理由，即这种迷信来自对古代尸体路的渺茫记忆。由于需要，尸体路常常不得不穿过私田，但是根据远古的风俗，死者是被允许从上面经过去墓地的。那种认为尸体经过私田本身就开辟了通路的迷信说法可能就来源于此。古时候，尸体所经过的任何一条路都成为通行路，不仅仅只是公认的尸体路或教堂路。虽然霍尔斯伯黎在他的《英国法律》中并没有提到这样的路，但是书中说，对于去或者返回时经过收税路的送葬队伍，其中的任何人都不必付过路费。据说，这项条款既包括送葬人也包括尸体。这就可能产生了或者加强了那种迷信，死人破除了通行费，就象伊佛利桥那件事所表明的那样。

水手一般不喜欢在船上装运尸体，这样做可能会给船带灾难。如果有人航行中死了，水手们通常举行适当的仪式把尸体水葬，避免放在船上。但是，如果有时候必须把尸体运回家，那就要把它垂直放在船中线轴上，决不能“脚朝前”。

船回到家乡的港口时，尸首应先于任何船员离船。

打颤(Shiuer)

在传说中无故打颤或浑身发抖是不祥之兆，说明有妖精或死神向他靠近。在英格兰，据说这是打颤人向未来的坟墓走去。在不列颠，一个人如果是在夜里发出强烈而又无法解释的颤抖，那就说明他遇见了魔鬼安扣，死期已经步步逼近。

仙人圈(Fairy Rings)

仙人圈是一种青酸的环状植物，有时生长在牧场上。这个名称又被用来指田野里由小朵的黄白花组成的花环。据说出现仙人圈的地方，往往是仙女们跳舞的地方，或是地底下有仙女村。以前还有这样的传说：谁要是在满月的夜晚，绕着仙人圈跑上9圈，他就可以听见仙女们在地下的谈笑声。不过，跑的时候一定要顺时针方向跑，否则，他就会落入仙人圈之主的铁掌之中。在诺森伯兰郡，人们还认为，超过9圈也是危险的，一旦超出这个魔数，灾难便会降临到跑者身上。

既然众多事情都和仙女们有关，一般情况下，最好还是躲开这些地方。在某几个特定的夜晚，比如，五朔节前夕、万圣节前夕，坐在这样的圈内是鲁莽至极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向妖魔敞开了方便之门，或者意味着听任自己的灵魂被劫往魔境。五月份从仙人圈的叶片或花瓣上采集的露水，也是不祥之物。人们还相信，牛羊都具有识别这类仙人圈危险性的能力，它们从不会进到这种圈内去吃草。最为

危险的事情，是试图毁掉仙人圈，这样的行为必然会得罪仙人圈之主，而仙人圈之主的报复手段又是独一无二、行之有效的。再说，人们一般都认为，要想毁掉一个仙人圈也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无论你怎么犁、怎么挖，转眼之间它又会原地复生。

圣母树(Lady's Trees)

人们有时在靠近海边的村舍里可以看到细小干燥的海草枝，俗称“圣母树”，被吊在壁炉上方，或插在花瓶里，放在壁炉架上。据说，它们可以保护房子和房子里的人免遭火灾和妖魔的伤害。

白头翁(Pasque Flower)

白头翁是一种可爱的紫色银莲花属植物，生长在白垩沙土里，4月里开花。伯克郡的人说，白头翁只在撒克逊人流血的地方开花。但是在赫勒福郡，白头翁被叫做丹麦花，据说最初是从入侵的丹麦人的血中长出来的。根据传说，在古代撒克逊人和丹麦人交战的地方，白头翁花开得最多。

由于白头翁在复活节季节开花，所以曾经被用来制作浸染复活节彩蛋的淡绿色的颜料。

圣礼钱(Sacrament money)

圣餐上所提供的钱被称为圣礼钱。传说圣礼钱可使人们

通过圣礼仪式来获得治疗疾病的力量，可以用它来治疗癫痫和风湿病。具体做法是，让病人或病人的朋友收集12或30枚便士交给牧师，兑换来自圣餐上的1先令或2.5先令，再将这枚硬币做成环形圈或在中间穿个孔，用丝带穿起来戴在脖子上。

在这种半宗教半魔术般的治疗仪式中，人们往往煞费苦心。瓦特贝有个邻居得了病，从30户穷人家家里讨来了30枚便士，兑换了2.5先令的硬币，然后带着它在教堂的上下通道上连续走了9次，再把它戴在脖子上，为的是避免癫痫病及其它痉挛病。有些地方则要用12或30个与患者不同性别的未婚年青人的钱。还有一些地方，是带着硬币绕着圣餐桌转3圈（牧师也许不知道这部分典礼）来代替在教堂的上下通道上步行。另外，要取消所有的“谈话”仪式，立即把硬币送到铁匠处加工成环形状或在中间凿孔，这种服务一般是不收费用的。J·E·沃克斯在《西布鲁莫奇》一书中谈到，在上个世纪末，人们用圣礼钱在患处直接摩擦来治疗风湿病。

在《索夫克郡花冠》中有一个治愈病或癫痫病的传说。从12个未婚人那里收集银币（如果病人是女的，就要由男青年提供），要求提供者给1便士或一小块银制品，有时给6便士或3便士，但胸针、匙、钮扣这类小东西必须是纯银的。不能说出收集这些东西的用途，也不能让不知道的人去猜。把银物送给铁匠，做成一个镯戴在病人的左手上，给铁匠12便士做为报酬。如果银子有多余，铁匠可以留下，但就不能再收12便士了。

在这种风俗中似乎已见不到治病的要诀了。但银子本身早就被认为具有神奇的价值，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很显

然，如上所述，银子一旦与圣礼钱联系在一起，它就获得了治愈疾病的魔力，这倒不是因为银子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缘故，而是因为银子是圣餐桌上的祭品，是圣礼钱。当然，这种魔力在索夫克郡的符咒中也许根本不存在，因为符咒中所用的金属制品与教堂礼拜式没有任何关系。

布谷鸟(Cuckoo)

布谷鸟和燕子一样，毫无疑问是春天的使者，所以它常被认为是一种吉祥鸟，当然也有例外。它在英国呆的时间比燕子在英国呆的时间要短得多，许多乡村歌曲都对布谷鸟加以歌颂和赞美。在什罗浦郡，人们唱道：

四月里来布谷鸟声声把歌唱，
五月里来布谷鸟声声把歌唱，
六月里来布谷鸟声声把歌唱，
布谷鸟儿白天不把歌来唱。

英格兰东部的诗歌也写道：

四月，布谷鸟飞来，
五月，布谷鸟整日在啼叫，
六月，布谷鸟在鸣啾，
七月，布谷鸟准备飞行，
八月，布谷鸟飞去。

在索塞克斯郡，人们又增添了以下两行，

如果布谷鸟一直呆到九月，
只有老年人才能记得住。

在威尔士，4月6日以前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是不吉利的，但4月28日那一天听到布谷鸟的第一声叫声是很吉利的。在索姆塞特郡，如果是在古老的施洗约翰节之后听到布谷鸟的啼叫声或第一声啼叫，那是不吉利的征兆，或许是一种死亡的征兆。

有关布谷鸟的古老传说告诉我们，布谷鸟曾被认为是春天的一种化身，更确切地说，它是带来温暖天气和生物发芽的使者。在托威纳克地区，人们在离4月28日最近的那个星期天举行布谷鸟节，这一天被看作是布谷鸟把春天带到康瓦耳郡的纪念日。在较为寒冷的4月里，有位农夫邀请他的朋友们围坐在火炉旁。他在火炉里放置了一根空心圆木。一只布谷鸟飞了过来，衔走了这根空心圆木，这时，天气马上就变得暖和起来，宛若春天一样。在索塞克斯郡，看管布谷鸟的老妇人在4月28日这一天把所有的布谷鸟全都放到希斯菲尔德地区，但她或许不太清楚怎样在这个季节里控制布谷鸟。如果她心情好，她就会把许多布谷鸟都放出去，但如果她心情不好，她就只会放一、两只布谷鸟出去，这一、两只布谷鸟对天气的好坏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有些地方，布谷鸟的第一次出现以及它们的偶然离走也是根据当地的节日日期而呈规律性的。春季交易会过后，赫勒福郡的人们开始在索伯里渥斯寻找布谷鸟的踪迹，在乌

斯特郡，布谷鸟会在4月份的坦布雷集市时准时飞来，在6月26日的帕肖集市过后飞走。在哈德福郡，人们必须在奥里顿集市这一天去买一匹马，而在布谷鸟飞走之前，他们则必须在贝拉伯姆顿倍恩集市这一天将马卖掉。

在整个英国和欧洲，有时仍然可以从当年所听到的第一声布谷鸟叫声中看出某些征兆。如果布谷鸟的叫声是从右边或前面传来的，那是好运气的一种征兆，如果是从左边或后面传来的，那则是坏运气的一种预兆。无论是在哪个方向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听见的人当时都应该朝哪个方向看去，因为一年之内，这一天只能遇到那么一次。如果他对着地面朝下看，那么，一年之后他就会死去，被埋在地下。在德国，北边传来的布谷鸟声是死亡的一种征兆，南边传来的叫声预示着会有一个好年头，东边或西边传来的叫声则象征着幸运和吉利。

在威尔士，孩子出世的那一天如果能听到布谷鸟的第一声叫声，幸运就会伴其终生。在苏格兰，外出散步时如果能听到布谷鸟的第一声鸣叫，那也是很幸运的。不仅如此，在苏格兰还特别讲究布谷鸟所叫的次数，因为在布谷鸟的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曾听到过它的叫声。在诺森伯兰郡，听到布谷鸟第一声鸣叫时，如果有人走在或站在坚硬的路上或荒地里，那么不幸将会来临；而恰好在松软的道路或草地上却是一种幸运的征兆。几乎各地都认为，当时口袋里有钱是幸运的，但最好应该马上就去做一定数额的买卖，与此同时，如果还希望能够赚大钱，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手头无钱（即便家里或银行里存有万贯黄金）则预示着来年要破产。斋戒期间听到布谷鸟的第一声叫声也是很很不吉利的，因

为这意味着将来真会要挨饿，或躺在床上睡觉时会生病。不管听见的人当时正在干什么，也不管他当时的情形如何，来年的大部分时间对他来说都会如此。

有一种符咒可以用来保证有好运气，这就是，听到布谷鸟的第一声叫声就在草地上打滚。这样做还可以医治腰部风湿痛和遗传病，如果布谷鸟第二次啼叫时，听见的人还在草地上打滚，那就会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一位未婚者如果在草地上打3次滚，然后再把左脚上的袜子脱掉（在爱尔兰是右脚），那么，他（她）就会在自己的脚下发现与未婚妻或未婚夫同样颜色的头发。如果看不到头发，当年就结不成婚。姑娘通过计算布谷鸟第一次叫声的次数，她就能知道自己还需要等多长时间才能结婚；或者在布谷鸟飞来的第一天或随后的布谷鸟季节里，她可以走到一棵樱桃树前面，一边摇着树，一边说，“布谷，布谷，樱桃树，还要几年才能结夫妇？”这样一来，布谷鸟就会及时地告诉她，有时比她所盼的时间还要长。对敢于这样做的那些人来说，他们还可以运用布谷—樱桃树这种符咒去打听他们自己到底能活多长时间。

据说，在英格兰东部，如果有一只布谷鸟停歇在腐烂发臭的树枝上，那是死亡的一种征兆，要是布谷鸟直接从一个人的头顶上飞过，那也是一种死亡征兆。在十分偏僻、人迹罕至的圣吉尔达，布谷鸟的出现被认为是某种奇迹将会发生的一种征兆，诸如土地所有者的消失或杰出陌生人的到来。在从前的罗那地区，传说只有当西福斯伯爵死后，人们才能见到布谷鸟或听到布谷鸟的叫声。

布谷鸟是一种带来雨天和温暖天气的鸟。在英国某些地区，人们认为，如果布谷鸟接连不断地啼叫，那就预示着肯

定会下雨。在苏格兰和北部乡村地区，布谷鸟被称作“高克”(Gouk)，“高克风暴”常常是指布谷鸟飞来之时，周围地区将会出现恶劣天气。在切斯郡，布谷鸟被称作布尔维大使，在不列颠中部某些地区，布谷鸟被叫做吸蛋鸟(suck-egg)，这个名称听起来有点不切实际，下面这首有名的乡村歌曲可以对它加以解释：

布谷鸟是只美丽鸟，
一边飞来一边叫；
它为我们带来好消息，
从不撒谎把人欺；
布谷鸟吮吸小鸟蛋，
它的叫声更易辨。
夏日炎炎快来临，
布谷鸟从此永远不再把歌吟。

有一种古老的信仰认为，布谷鸟在冬天会变成鹰。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前就知道了这种信仰，他坚决反对这种信仰，但时至今日，仍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坚信这种信仰。只是大约30年以前，切斯郡的一位鸟类学专家A·W·鲍伊德在大布德沃斯地方的一块田地里才发现了情况的变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布谷鸟是在地下的洞穴里或空心树中坐窝的(据前面提到的托威纳克传说可以知道这一点)。在苏格兰高地，布谷鸟常与仙女联系在一起，它有时被认为是在仙女山中安然过冬的。

北极光(Aurora Borealis)

在北极圈最南部的区域里，北极光(或叫北方的光)的出现次数是极少的，而且一旦出现，就总被认为是战争、灾害、流血、帝王驾崩和英雄死难的凶兆。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对不知道这些明亮耀眼的彩光为何物的人来说，似乎天空本身燃烧起来了；或者，一只无形的神灵的手正挥舞着火红的长矛横扫天空。北极光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吓人的名字，叫“快乐的舞蹈家”(Merry Dancer)，也许最初是指一种轻淡、柔和的光芒。

在英格兰北部，特别是在诺森伯兰郡和达拉谟市，北极光仍被称为德汶沃特之光。根据一则盛传的传说，在德汶沃特这位受人爱戴的伯爵因参与1715年的叛乱而被处死的那天晚上，北极光布满了整个天空，五彩缤纷，耀人眼目，令人惊叹不已。北极光为诺森伯兰郡预告灾难也不只是这一次。在《斯蒂芬的行动》一书中，亨丁顿郡的亨利作了这样的记述：在那个郡1138年起义前不久，他看到整个北部天空光球闪耀，火星点点，一片通红；他想，这必定是一种预兆：要么预示着一场血流成河的残杀；要么预示着战火烽起，把城市和乡村夷为平地。后来，那个惨遭镇压的暴动就验证了这个预兆。

在《斯托克顿荒原及其近邻》一书中，H.J. 威斯特·布鲁克告诉我们，19世纪，切斯郡的人看到了北极光，惊恐万分，确信世界末日来临了。最后，一个船长为他们消除了疑虑。这位船长从前航海时常见到北极光。从那以后，科学

知识增长如此之快，大有可能完全破除这个古老的迷信。但科学知识似乎并没有做到这一点。1939年，战争看起来要爆发了，但也许仍然可以避免。人们心里充满了恐惧，而极光出现在伦敦这样靠南的地方，这就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感。珍珠港事件前不久，人们曾经看到或提到，一连3个晚上，在美国看到了明亮夺目的光芒，甚至在俄亥俄州的克利福兰市这样南边的地方也能看见。

北极鹅(Barnacle Geese)

北极鹅是大海中腐烂的木头孵出的，所以，与其说它是鸟类不如说它是鱼类。中世纪，这种信仰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广为流传。由此产生了另一个相关的信仰：在大斋期和别的斋戒季节，吃这些鸟是不违背戒规的。这后一种信仰虽然并不总是得到传统信仰的支持，但是，30年前，在爱尔兰似乎是很流行的，至少12世纪的爱尔兰人这样认为，甚至更早。

在《草药解剖图谱》(1186)一书中，杰拉尔德斯·盖姆伯恩西斯说，在爱尔兰，名叫伯纳克的鸟类象是沼泽地里的鸟，但略小一些。它们是由抛到海里去的冷杉木产的，起初象树脂，后来，它们用尖嘴把自己悬起来，就好象是附在木头上的海草；周围贝壳环绕着，以便其能自由生长。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身上长起了厚厚的羽毛，要么落在水里，要么自由地飞到天空中。这种鸟通过一种秘密的，极为高超的吸收过程，从树脂或从海里去获取食物发育成长。盖姆伯恩西斯说，他常看到1000多只这样的小鸟，在海岸上的

一个木头上倒挂着，包在贝壳里，已经成形了。不象别的鸟，它们既不产卵也不下蛋，也不孵蛋，似乎在地球的任何地方都不筑巢。所以，爱尔兰一些地方的主教和宗教人士在斋戒期间用这种鸟来当美餐，毫不顾虑，因为它们既不是肉也不是肉生出来的。

400年后，威廉·特纳在《生命的促成》(1544)一书中说，船上腐烂的木板长出了真菌，真菌变成了有翅的小鸟。特纳对此表示怀疑。他说，虽然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沿海居民都相信这种传说，但一个名叫奥克塔汶的爱尔兰人却证实了他的怀疑。这个爱尔兰人声称，他见过并摆弄过这些半成形的小鸟。约翰杰拉德在他的《草药集》(1597)中说，苏格兰和北方诸岛上有“某些树”，树上长着贝壳或藤壶，里面有活的生物。“生物落到水里，肯定就成了水鸟，我们把它称为北极鹅，在英格兰北部称为黑雁，在兰开郡叫树雁。”如果他的话是真的，这些奇迹也就不只局限于苏格兰和爱尔兰，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亲自发现在多佛和罗木尼之间某个水域里有一根腐烂的树干，上面覆盖着长长的腥红色的囊状物，两头是贝壳。打开贝壳，人们就会发现里面包着类似鸟的生物，处于生长的各个阶段。发育最好的是“身上长着柔毛的小鸟，贝壳半开着，小鸟快要出来了。毫无疑问，这些就是叫做北极鹅的水鸟……”

今天，这个离奇而又久远的传说在迷信中传了下来，偶尔还能在老水手中发现这种迷信说法：附在船底的藤壶最终要变成北极鹅。

扑克牌(Playing-cards)

人们普遍认为，扑克牌并不仅仅是一张张单纯的纸片。欧洲最早的扑克牌是神秘的塔洛特牌，其中每张牌都有象征意义。有些学者相信，这些牌是从古埃及的启蒙书《托特书》中衍生出的。过去，人们用这些扑克牌算命和占卜，现代的扑克牌仍然被这样使用着。由于这种原因，又因为扑克牌同赌博和运气游戏有关，许多虔诚者就对扑克牌产生了恐惧而又厌恶的心理。有些教派立下法规(包括约翰·韦斯利制定的卫理公会教派的法律)，禁止玩扑克牌。

有些渔船上的船长不允许把“这些魔鬼的画书”带上船。还有一些人允许把扑克牌带上船，消磨等候的时间。但是，这些扑克牌总有些使人不放心，如果船上出了事，扑克牌通常就被扔进水里。煤矿工人常常把矿井里出现的扑克牌视作不祥之物，在下井前总是要细心地从衣袋里取出任何扑克牌。小偷决不会自愿偷扑克牌，因为他们害怕日后会遭到不幸或被查出来。即使偶然发现所盗的盒子里有一副扑克牌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扑克牌本身，以及同扑克牌在赌博和算命中的使用有关的迷信非常多，难以全部列出来。下面的几个例子可以对扑克牌的性质和种类作一些说明。

玩扑克牌时走运就是恋爱上的败运。J和梅花4，J和黑桃A以及方块9都是不吉利的牌。虽然占卜方法各各不同，红桃A一般指财富，两个黑J指贫穷和不幸，两个红J指隐藏的敌人。

人们都知道，新手用扑克牌赌博运气好，用借的钱赌博也会交好运，借的钱“不会丢失”。在去赌场的路上遇见一个妇女，或者在打牌的时候被妇女摸了一下都是个恶兆，赌桌上出现一个斜眼人也是不吉利的。如果一个打牌的人运气不好，他可以站起身，拿着坐的椅子转3圈，以求改变运气。打牌时发脾气或者唱歌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可以肯定地说，参加打牌的对手们不可能唱歌。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使人输牌，那就是，在那个人扔进烟灰缸里的使用过的火柴杆上，横着放上另一根火柴，这样就把他的运气“消除”了。据说，用别的方法画十字架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只要这个十字架含有属于他或他在赌博中使用过的东西。

生命志(Life-Index)

生命志或生命记，是家里人为离家在外的人进行占卜的物件。这种东西应该曾经是属于外出者所有的，或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并且还要能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外部变化来，这样才能反映出外出者的现状。

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人们通常使用的是外出者的尿。他们灌上一瓶子尿，盖紧。吊在房子里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果这液体始终清澈透亮，那就说明外出的人平安无事，如果它变得浑浊了，那就说明他病了，或是遇到了危险；如果它挥发掉了，那就意味着他死了。

有时，人们则用曾经是属于外出者的刀来代替尿。只要刀刃始终发亮，也就是万事如意，如果刀变钝了，那就是不祥之兆；如果刀锈得很厉害或发生断裂，他的亲属就明白，

他肯定是死了，他们就会为他致哀戴孝。

类似的迷信说法，在后面也有所提及(参见“衣服”)，如果外出者留在家里的衣服破损了或腐烂了，那也是他的死亡之兆。

人们对生命志的强烈信仰主要存在于通讯联系不发达，很少有人识文断字的时期；那时，英国的法律规定，许多罪犯都要被送到殖民地去，于是，一个人一旦离开了他的亲人，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可能一去就是几年，甚至永远音信全无。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亲人的家庭，就只好借助于生命志来判断，他们的亲人是否还活着，是否安然无恙。

白屈菜(Celandine)

白屈菜有时候被叫做“燕子菜”，因为根据普利尼提到的一个古老迷信，燕子有时候用这种植物治疗视力模糊。约翰·杰拉德在他的《草药集》中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是他又说，白屈菜对人的眼睛有好处，对鹰的眼睛也有好处。因此，这种草药在放鹰是一种人们喜爱的娱乐活动的时代是很重要的。

在民间医学中，白屈菜被用来治疗黄疸病，因为白屈菜的花是黄的。把捣碎的白屈菜叶涂在患处，据说能治好金钱癣。在斋戒时喝白屈菜榨的汁能防止感染。牛津郡有一种治疗脓疮的药方，即用白屈菜汁擦患处。这种治疗法直到1931年还有人在使用。

仙客来(Cyclamen)

很早以前，仙客来就被普遍当作一种室内植物或温室植物，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药材，常被作为一种泻药、催吐剂和解毒药来使用。由于仙客来的叶瓣形似人的耳朵，所以人们常认为，用仙客来治疗耳病效果很好。根据埃布雷斯的《植物标本集》，我们知道，如果某个人的头发开始往下掉，他只要用鼻子去闻一闻仙客来就可以防止头发不再脱落。仙客来最有价值的疗效则在于，它能使婴儿很顺利地产下来。在这方面，仙客来的疗效常被认为是很大的，所以在16世纪，人们告诫那些怀胎未满10个月的孕妇们不要到长有仙客来的地方去，免得发生意外，造成流产。

仙客来还可以激发性欲。杰拉德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吃了夹有仙客来的蛋糕，蛋糕就会成为一种促使两人相爱的怀春药”。仙客来还是一种醉酒药草，因为按照传统说法，仙客来喜欢藤本植物而不喜欢郭公草和油菜之类的草本植物。在一杯酒里放上一小片仙客来叶，一会儿过后，酒的烈性就会增大，如果有人马上喝下这杯酒，尽管他喝下去的只是一小杯酒，他也会酩酊大醉的。

有一个时期，仙客来有一个近乎荒诞的名称——篝火花，因为它常被认为是猪的食物。

白桦树(Birch)

在一般的传说中，白桦树具有保护功能。把桦树枝放在

房屋里面或房子上面能带来好运气，还能避魔眼。把小的桦树枝带在帽子里面或纽扣上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在整个欧洲北部，白桦树是同夏天的到来联系在一起的。在夏季重要的节日里，人们用白桦树去装饰房舍，特别是在五朔节、降灵节和施洗约翰节。

里特夫人说，在19世纪中叶的五朔节早晨，哈德福郡的每间房屋的门上都挂着白桦树和花楸木做成的十字架，在苗圃和猪圈上也放着类似的十字架。放十字架是为了招来好运气，驱除女巫的咒语，据说巫术在那个季节特别凶狠。有时候，在其他时候也能看到十字架，比如说，当附近有一个女巫或有理由害怕某个恶人会施妖术的时候。

哈德福郡还有一个风俗曾经非常流行，如今在一些农场上还存在着。五朔节那天弄来一棵高的白桦树，用红纸条和白纸条把树装饰起来，靠在马厩的门上。这样的树叫做五月柱，整年都放在那里以防止马患病或遭不幸，特别是保护它们在夜晚不受女巫或小精灵的困扰而做恶梦。人们曾一度普遍相信，马会被恶梦所烦扰，第二天早晨，它们就会疲惫不堪，有时候髦毛和尾巴纠缠在一起，赶车人必须用几个小时才能将它们梳理开。门上靠一棵白桦树五月柱就能避免这种情况。

打喷嚏(sneezing)

有人打喷嚏时，旁边的人大都会说：“上帝保佑”，过去有一段时间，不说这句话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奥布里说，在17世纪的英格兰，人们通常对打喷嚏者脱帽并鞠躬。古希

腊和古罗马也都如此。要祝福打喷嚏者健康，交好运。不同的传说对这种习俗有不同的解释，究其真正起源，或许可以找出，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都有对打喷嚏的迷信。喷嚏是头脑中发出的小爆炸，是上帝传给我们的直接信号。其预兆有好有坏，要按照当时实际环境来决定。

因此，人们常说早餐前打3次喷嚏预兆着那个星期结束前会收到一件礼物。在康瓦耳郡，打一次喷嚏交好运，但两次则不然。在约克郡北部，饭后，特别是正餐后，打喷嚏表明身体好，假如有固定规律，就可预兆活到高龄。如同出生和结婚那样，打喷嚏也有其周日诗，其中一首是：

星期一有危险，
星期二吻陌生人的脸，
星期三有封信，
星期四交好运，
星期五有烦恼，
星期六情人相会在明朝。

康瓦耳人还对此诗加了一句：

礼拜天早晨打喷嚏，恩爱绵绵无绝期。

不管在什么时候，连续打喷嚏的次数也预兆未来。在有些地区，常听到饶舌者用于打喷嚏的诗句：

一次有个吻，

两下愿望真，
三次有封信，
四次交好运，
五次银，六次金，
七次听个秘密好开心。

在苏格兰，从前人们都焦虑地等待婴儿的第一声喷嚏。因为只有打过喷嚏，才能摆脱魔力的控制。同时，打喷嚏也能证明婴儿精神正常，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白痴才不能打喷嚏。这两个概念也许是一致的，因为低能儿常常看作是神仙的调包物。人的婴儿已被调换，使得神仙妈妈的婴儿能获得人类的乳汁和照料。

向右方打喷嚏是吉兆，向左方或在坟墓左边打喷嚏则是恶兆。这对启程去旅行或航海的人们来说意义更为重要。

圣餐杯(Chalice)

从前，人们相信，对于那些恭敬它们的人，圣餐礼上使用的圣餐杯具有治疗功效，而对于滥用它们的人，圣餐杯会带来灾祸。过去有一种迷信，在盗贼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力。一般认为，从教堂里偷盗任何东西都是不吉利的，但是更没有比偷圣餐杯更危险的了。虽然这些杯子通常是用贵重金属做成的，携带又方便，但是，失窃的例子是极少的，因为只有最无信仰的惯盗者才敢冒这种危险。

上个世纪中期前后，约克郡流传着一种治疗百日咳的方法。把患病的小孩带到罗马天主教的女修道院或者司祭席，

让他用圣杯餐喝水。教士把圣餐杯送到小孩唇边，绝对禁止小孩碰杯子。这种治疗法的一个有趣细节是：虽然天主教和新教派都使用这种治疗法，但是，只有在罗马天主教仪式中使用过的圣餐杯才被认为是有效的。据说，本世纪初，考文垂市曾有人试用过这种治疗法。

任何同圣餐杯接触过的东西也被认为具有治疗功效。在《土话和民间传说》(1913)一书中，伊丽莎白·怀特提到了利物浦的一位妇女。这位妇女的手在1910年被烧成重伤，她的女房东是位教堂清洁工，她从教堂里拿回一个旧圣餐杯，用杯中的餐巾纸为这位妇女包扎，结果治好了烧伤。

白嘴鸦(Rooks)

白嘴鸦喜欢群居，常栖息在房子附近，对人无害，除了把它们当作是乌鸦外，平常很少有人将它们视为不祥之物。如果它们突然抛弃窝巢，这就是它们在其树上筑巢的土地主人或佃户的凶兆。对刚继承财产的人来说，将预示着贫困、遭到不幸或无嗣而使家境衰败。

在牛津郡，白嘴鸦突然离开榆树，表示该树已腐烂，不久将会被风刮倒。

白嘴鸦和蜜蜂一样，以前被说成是家中死主人的先知。新主人通常站在树下表示愿与它们为邻，希望今后和睦相处。如果不这样做，白嘴鸦就会离开窝巢。这种风俗虽不如与蜜蜂结伴的风俗流行，但在一些家庭仍可见到。

在乡村，白嘴鸦被看成是天气预言家。如果它们把窝巢往高处筑，夏天将会晴朗。反之，夏天将会湿冷。当它们在

高大的树上迎风挤在一起时，坏天气就会来临。当他们发疯般向下俯冲，乡下话叫“折断脖子”时，风暴就要来了。

圣马丁鸟(Martin)

圣马丁鸟被广泛视为吉祥鸟，这种鸟是绝对不可以伤害的。有个家喻户晓的乡村民谣说：“圣马丁鸟与燕子是上帝的助手与精英。”另外一些传说则认为它们是“上帝的弓与箭”，或“全能上帝的圣鸟。”如果圣马丁鸟在房舍上筑巢，那就是吉祥之兆，不用说，这样的巢是不能毁坏或弄掉的，里面的鸟蛋也不能偷走。谁要是这样做了，谁就一定会出事，遭受不幸。

处女花环(Maiden's Garland)

从前在许多地区，当人们为一个名声清白的未婚女子送葬时，习惯上送葬队伍里要有一个处女花环。这个花环由白纸或亚麻布、白色或彩色的玫瑰花饰以及飘带做成。通常花环的中央还要悬挂一只白手套，以示死者的清白。花环由身着白衣的年轻人抬着走在灵柩的前面。葬礼过后，将它挂在圣坛上面，或放在死者生前常坐的位子上，停留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如果没有人对她的这一荣誉提出质疑，花环就被挪到教堂里的另一个地方，永久地悬挂起来。

许多这类花环，由于天长日久，灰尘满布，就被爱洁净的教堂执事们给处理掉了，或是在改革教堂里面的某些设施时，被那些主张革新的牧师们给清扫出去了。不过，按照旧

为流传的说法，这样做是很不吉利的。人们认为，它们一旦挂在一个地方，就应该永远挂下去，直至它们自己破碎飘落，掉下来的碎片也要体面地埋在教堂墓地里。大概就是由于这一传说，至今在英国的一些教堂里，还保存着一些处女花环，其中有些要追溯到18世纪初。

在汉普郡的艾伯茨·安，这种风俗依然保留到现在，最近的一次处女花环出现在未婚女子的葬礼上，是在1953年9月。

用手指人(Pointing)

直接用手指任何人都是不吉利的，也是不礼貌的，这样做就可能把某种最好避免的东西吸引到被指人的身上。用手去指已经在海上或者正在离港的船只只会给船上的人带来恶运，在许多情况下都会造成船只失事。

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里，用手指太阳、月亮、星星和彩虹都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当然不是被指的东西，而是那个冒犯天体的人。

去邪之火(Need-fire)

去邪之火在英国指摩擦干木取得的火。过去，欧洲许多国家都隆重地点燃这种火，或是作为某个神圣纪念日仪式的一部分(比如在五月节和施洗约翰节)，或者是为了避除特殊的灾难(比如牛病、瘟疫，饥荒或类似的不幸事件)。去邪火别的名字有：贝尔，威尔德，威尔或新火。在说盖尔语

的地方，去邪火有时候还被叫做凄凉火，或者急火。在瑞士的一些地方叫做跑火，因为火点燃后，人们飞跳着把火送给教区里的所有住户。

取去邪火有各种方法。在有些地方，男人轮班把一个橡木锭子在橡木里旋转，或者把一根橡木钉同另外的干木急速地摩擦，直到橡木着火。在开斯尼斯地区，人们把一个木轴垂直固定在两个竖立的柱子中间，快速转动木轴中心的4个突出的杠杆，直到闪出火花为止。在别的地方，取火的方法是在橡木钉上(一般是9个)不停地转动一个轮子。在大多数地区，旋转的方向必须循着太阳运行的方向，但在瑞士的某些地区，人们有着相反的风俗习惯，把橡木钉或轮子逆着太阳运行的方向转动。火花一闪现，人们就点燃干草、欧洲蕨、或者别的易燃物，把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篝火点着。篝火一开始减弱，年青人就从那能带来好运、具有保护法力的圣火上跳过去，然后赶快从快要熄灭的余烬上走过。

去邪之火是一种圣火，所以点燃时要遵守一些规则，不论是在某个节日作为一种复兴的仪式，或者是为了解除某个已经存在的灾难。在取去邪火之前，必须把所有家庭里的火都熄灭，不然火花就不会出来。1767年，穆尔岛上发了一次牛瘟，人们就点起了去邪火。但是去邪火几天都没有点着，因为有人拒绝把他房子上的火熄掉。那个人最后被说服了，灭掉了家里的火，人们所期望的火花也很快就出现了。在这次燃起的篝火中，人们烧了一头小母牛作为祭品。

转动轮子或木钉的人必须是清白无辜的，没犯过任何公开的或隐秘的罪行，取火时身上不能带有任何金属制品。要是违反了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取火仪式就不会成功。新火

一出现，人们就点着泥煤或火炬，轮流送到家家户户。如果有可能，送火人要循着太阳的方向从东向西走，不准停下来，除非是在他们要去的房子外面。送火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圣火带进屋子里。要把新火送给各个户主，而不是由户主自己到篝火旁来取。许多地方的人们都认为，如果让去邪火燃起的炉火在下一次点去邪火之前熄灭了，那是很不吉利的。

公元742年，教会抨击使用去邪火是一种异教风俗（确实是这样），但是这种风俗后来延续了许多世纪，几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1843年，在一次口蹄疫大流行中，卡利斯尔附近的人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点火仪式。1851年，在图贝克地区，人们点燃去邪火治疗牛瘟。他们把新火用燃着的泥煤送到这个山谷里的每个农场上，每个农夫都用收到的泥煤点燃自己的煤，然后再点着另一块泥煤送给邻居。米歇尔·坦普尔在1929年出版的《山羊地杂记》一书的脚注中说，就在写作这本书的20年前，他还在莫布里溪谷一带见过点燃去邪火的仪式。他说，那是一种节庆火，从前在五月节点燃，现在却在地方教堂的守护神节点燃（现在的守护神节与那个古老的五月节时间相近）。坦普尔所描写的点去邪火的仪式是很古老的，但是，所有参加这种仪式的人的远古祖先一定是很熟悉的。然而，在这个例子中，这种风俗变成了真正的迷信，因为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意义，之所以继续保持这种风俗，是因为“它流传至今”，并且人们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认为如果不进行这种仪式就可能出现某种难以言明的不幸。

圣光之手(Hand of Glory)

在欧洲许多地方，夜盗和男巫们常用圣光之手来作符咒。圣光之手实为一只被判处绞刑的犯人之手。在犯人的尸体被放下绞架之前，将它砍下来，用多种盐进行腌制后，放在烈日下晒干，或放进炉膛里烤干，直至干得发硬，然后用它来盛放蜡烛。用在此处的蜡烛，必须由被绞死的人身上的脂肪、没有经过加工的蜡以及拉普兰的芝麻合制而成。

这样做成的圣光之手，具有麻醉作用。它只需向人展示一下，就可使他们动弹不得，“犹如死去一般”。夜盗们认为，将这样一只手在夜间带进一座住宅，并点燃蜡烛，只要烛光不灭，屋里睡觉的人就不会醒来。1831年1月16日的《观察家》报道了1月3日发生在司米郡洛克鲁的一起盗窃未遂事件。夜盗们“带着一只燃着蜡烛的死人之手潜入住宅，他们深信用死人之手托着的烛光，除了使用它的人以外，别人是看不见的；而且，带上这样的蜡烛偷入民宅，就可以防止室内睡觉人的醒来，遗憾的是，屋里的人还是被惊醒了，夜盗们仓惶逃走，丢下了那只手”。

威廉·汉德森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来是查尔斯·威斯梯尔从贝拉·帕金那儿听来的，贝拉·帕金则是故事中女仆的女儿)。事情发生在18世纪末，一位身着女装的旅客来到了斯坦莫尔附近的老斯比托客栈，她想在这里过夜，但又不愿意要一个房间。因为，她说，她第二天一大早就需要赶路，所以，只想在起居室的火边打个盹就行了。店主同意了她的请求，不过，他又吩咐他的女仆陪着客人，直到

客人离开。

当店主一家都睡下后，女仆也在一张高背木椅上躺了下来。她向坐在壁炉对面的“女人”扫了一眼，看见一只裤腿露在那“女人”的裙摆下边，她疑窦顿生，于是就假装睡着了。只见那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死人的手，插上一根蜡烛，点燃，然后将它端到女仆的脸前晃了几晃，同时还念道：“让睡着的人睡着，让醒着的人醒着。”完了以后，他将这圣光之手搁在桌子上，自己走到大门口去用哨声呼唤他的同伙。就在这时，女仆一跃而起，一掌将他推出门外，关上大门。然后，冲上楼去唤醒她的主人。可是，这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不管她怎么喊，怎么摇，怎么拽，店主就是不醒，家里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她知道窃贼们仍在屋外，随时都有可能破门而入。最后，她只好又跑下楼来，抓住一碗脱脂牛奶，泼在那只手上，烛火熄灭了。这以后，她才毫不费劲地将店主一家都唤醒了。

在同一本书里的另一个故事又说，这种火只有用牛奶才能扑灭。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蜡烛，厨娘看见那贼直接将火点在那只手的手指上，可是，由于屋里有人没有睡着（即厨娘），那个大拇指也就点不着。这时，象前面叙述的情况一样，厨娘怎么也唤不醒那些已经入睡的人。不过，由于窃贼是在另一间屋子里面，她就想方设法吹灭那些火光，可是吹不灭；她又用喝剩的啤酒泼向它们，还是不行；最后，她用牛奶泼，才使它们熄灭。这一下，她主人的一家没费多少事就被唤醒了，窃贼也被逮住送上了绞架。

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小阿尔贝天生通鬼神魔法的奥秘》一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防范圣光之手的措施：住户可

以用黑猫的胆汁、白母鸡的脂肪以及仓鸮的血混合制成软膏，将这种软膏涂在门槛或其它盗贼可能进来的地方。这种软膏必须在三伏天调制，如果调制得当，涂的地方也对，任何带进屋来的圣光之手都不会发生作用。

艾伦苹果(Allen Apple)

在康瓦耳地区，通常叫做万圣节的那个季节是艾伦节。在上个世纪末以前，人们按照惯例给家庭每个成员一个苹果，叫艾伦苹果，作为吉祥物。谁要是在万圣节那天吃了一个艾伦苹果，谁就会在来年万事吉利。如果一个年轻的未婚女子睡觉时枕头下放一个艾伦苹果，她就会在梦中见到她未来的丈夫。就象许多别的万圣节风俗一样，这个风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当时，新年始于11月1日，所以万圣节就是除夕，是举行占卜和祈福仪式的恰当时节。今天，人们仍然偶尔地把艾伦苹果送给孩子们，但这个风俗已经不再普遍了，这种水果的魔力也几乎全被忘记了。

圣诞绿树(Christmas Greenery)

在圣诞节用万年青装饰房子是长寿和新生的象征，这种做法直接起源于公元前远古时期的一种祈福风俗。纪元前很久以前，人们在冬至时弄来绿色的树枝，作为保证植物返生的一种符咒仪式。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家家户户的房子上都在1月1日新年节这天挂着月桂树枝。同样，后来的基督教民族也在他们的冬至节装饰房屋。从很早的时候起，基督教

民族用作装饰物的不仅有我们所知道的冬青树、常青藤、槲寄生，还有迷迭香、月桂树和(正如斯托所讲的那样)“那个季节里所有的绿色植物”。

如此古老而又神奇的风俗自然有各种迷信流传下来。根据一则古老的迷信，在圣诞节前就把长青树搬进屋里是不吉利的，因为那样做就是超前了；同时，在主显节前把长青树搬出去也是不吉利的。过早地把长青树扔出去就等于扔掉了生命和运气，可能导致家里死人。近年来人们认为，在主显节(1月5日)以后还挂着长青树是不吉利的。但是这似乎是一种现代观念，也许来源于节期的普遍缩短，以及人们想把沾满灰尘的干枝除掉的愿望。更老的风俗是，装饰物要在圣烛节取掉，那一天是更长的基督教圣诞季结束的日子。圣烛节后还保留装饰树是很不吉利的，但是保留到圣烛节却没有什麼危险。有一个时期，装饰树通常被留到更晚的日期。300年前，赫里克唱的是圣烛节，而不是主显节：

取掉迷迭香，月桂树，
取掉槲寄生……。

关于怎样处理取下的装饰树，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做法。在有些地方，人们举行仪式，把它们烧掉，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烧圣诞树是不吉利的，必须把它们扔掉，使之干枯。如果圣诞树的叶子仍然是绿的，在任何地方也不允许烧这样的树枝，特别是冬青树，虽然在暖房里悬挂12天或者更长一些时候以后，再烧就没有什麼危险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小树枝或者大树枝还是青的，却被意外地烧掉了，那么，这个

家庭里就可能死人。

其余的圣诞树枝都被弄走以后，人们常常保留一小捆，期望在新的一年里举家安乐，诸事顺利，房子不遭雷击。

《圣经》和钥匙(Bible and key)

称作“《圣经》和钥匙”的符咒主要用于爱情和婚姻占卜中，也用来识别小偷。假如一个女孩想知道她自己是否要结婚，她就拿来门上的一把铁钥匙，放到《圣经》中或者《所罗门之歌》那一部分里，或者《福德福音》里，必须让钥匙从书的上端突出出来。然后，她就用右边的吊袜带把书紧紧地扎起来，由两个人拿着书，其中有一人在钥匙圈的下面放上一个手指头。如果只是女孩一个人，她就把自己每只手的中指头放在钥匙的下面。她就这样带着书，说出《所罗门之歌》中下面的诗句：“许多水也不能把爱情来浇灭，洪水也不能将它淹没，爱情如死亡一样牢固，但嫉妒如坟墓一样残酷，燃烧着最剧烈的火焰。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家产全都献给爱情，那么，他的家产就会全部耗费掉。”如果问卜人将来会结婚，在朗诵诗句的过程中，那本《圣经》就会在擎起它的手指下面转动或掉在地上；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就会当一辈子处女。

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验证情人是否忠诚。如果他忠诚，《圣经》就会向右转，如果他虚情假意，《圣经》就会向左转。

人们还常用同样的符咒来考查未来伴侣姓名的起首字母。把《圣经》象上面说得那样准备好，将钥匙放在这些字

句上：“让他来吻她”。把上面提到的那首诗说出来之后，问卜人慢慢地背出字母表，当读到未来伴侣教名的那个起首字母时，书就会转动，然后再重复一遍字母表，找出情人的姓。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圣经，圣经，请你真实告诉我，哪个是我要嫁给他的男人名”，然后就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背出字母表。

在人们的记忆中，所有这些爱情占卜术都一直在使用着，也许一半是当真一半是取乐。但是，当用它来识别小偷时，这种仪式却是非常严肃的。参加占卜的人相信，这种方法是不会出错的，因为《圣经》是不会说谎的。但使用这种占卜法常常会产生深仇大恨，有时候带来的是诽谤。有一种调查方式，最为常用的方法是，失主把所有可能被怀疑的对象集合在一起，象上面所描写的那样把《圣经》准备好，但捆书用的是绳子而不是袜带，钥匙是随便放进去的，也不特指哪一章。然后，失主把手指头放在突出的钥匙圈一半的下面，另一半由另一个人托着：慢慢说出在场所有人的名字，当说出小偷的名字时，《圣经》就会转动。或者由失主自己托着钥匙圈的一边，也可能要每个人轮流托着。在这种仪式中不提名字，但当小偷摸到书的时候，据说书就会转动。调查的第三个办法是，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圣经》放在桌子中间，问卜人在《圣经》上转动钥匙使之转几圈后才落到书上。钥匙落下时指向谁谁就是小偷。

背着罪犯去进行这个魔法，同样也很有效。在《传说、迷信和民俗》(1872)一书中，查尔斯·哈维克提到了1566年在诺维奇·阿西兹地区听到的一桩诽谤罪。原告指责一个人行了窃，说“你就是那个小偷而不是别人。你曾抢劫过父母

双亡的孤儿，是从窗户里进去的。我可以用《圣经》的转动来证明。”原告说这个指控是真实的。为了拿出证据，人们用绳子把《圣经》悬挂起来，让它慢慢地转动，同时说出各种各样的名字，当被告的名字被说出来时，《圣经》就倒转了。为了确证一下，这个仪式又被进行了一次，结果仍然还是那样。

出租车车牌号(Taxi-Cab Numbers)

出租车司机相信，如果车牌号里有7个字，或者是7的倍数，这都将是吉利的。如果有个U字母也会走运，因为象个马蹄铁。赫伯特·霍德治1939年在《用车吗？先生》一书中谈到，一个司机假如有个双U字的车牌，便相信行车时会万无一失。

未施洗礼的死婴(Untaptiged child)

如果一个婴儿未施洗礼就死了，父母就会为此而感到极度悲痛，认为死婴的灵魂不能升天。因为死婴还不是教徒，只好将他的尸体埋在教堂墓地北面不能受到纪念的空地上，尽管在阴间存在着，但他的灵魂在最后审判日之前只得在空中不停地游荡。一个极为慈善的说法认为，他的灵魂存在于某个神圣的中间区域，这个区域不是天堂，但在这个区域很愉快，也许成为一只蝴蝶，也许是只飞蛾，也许加入了神仙的行列。在约克郡，人们认为他也许会成为一只欧夜鹰活着。在德汶郡，人们认为他成了一条耶稣猎狗，纵横于达特

姆尔高原与魔鬼周旋。因此，为了防止出现象宗教所认为的那样情况，早期洗礼显得至关重要，假如婴儿濒临死亡，用不着等待牧师的到来，往往由家庭部分成员在家为他举行洗礼仪式。

踏上未施洗礼的婴儿的坟墓是很不幸的事情。如果有人踏上去，他就会得一种坟墓疱疹，或者叫坟墓疥癣，其症状为皮肤发热，呼吸困难，四肢发抖。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踏上流产婴儿的坟墓同样十分危险，即使是踏上被婴儿保姆埋葬的婴儿坟墓也不吉利，这确实令人不得其解。

有时把流产的婴儿或未施洗礼的死婴与成人葬在一起，在下葬时把小棺材放在大棺材的脚头，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大棺材照应小棺材。在英格兰南部，如将流产的死婴埋葬在野坟地或公共坟地，这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圣洁被视为下一个埋葬在那里的死者进入天堂的护照。

直到上世纪末，流产的死婴常被送到德贝郡，不举行葬礼，须在晚上或太阳没出之前埋葬才行。这样做常被认为能进入天堂，在白天埋在其它地方，就进不了天堂。

另外，还有一种奇异的、与事实相反的信仰，即没施洗礼的婴儿不会死。1860年6月18日《晨报》报导过这样一则消息：一位妇女被指控为谋杀罪。她将婴儿放弃在利物浦附近的一个园子里，企图弄死婴儿。她承认这样做了。该报还进一步描述道：起先她给她的婴儿举行了洗礼，如不举行洗礼，她的孩子就不会死掉。事实上，她的婴儿没有死，是被别人及时发现后救活的。

六 画

灰(Ashes)

火熄灭后在壁炉上留下的灰常常被用于咒法和占卜中，因为人们认为，这些灰保留了它们诞生于其中的火的种种魔力。约克郡的人们在圣马克节举行一种仪式，叫做“愚人猜迷”，看看年内家里是不是要死人。睡觉前把灰撒在壁炉上，留在那里。第二天早晨，全家人都去看灰里有没有一个脚印，如果没有脚印，那就万事大吉，要是有一个脚印，哪个脚印合上谁脚，谁就会在12个月内死去。其他地方的人还在另外一些有意义的日子里进行类似的占卜，比如在除夕或万圣节。在曼克斯地区，这个风俗还有另一种说法，如果脚印指向门就会死人；但如果脚印向内指，来年家里将有一个婴儿诞生。

在有些地方，如果有人死了，死者床上的稻草和麦秆就在空地下烧掉，灰烬原处不动。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这里寻找脚印，脚印合谁脚，谁就会是下一个要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时间限制，也许几年后这个凶兆才能得到验证。S·O·阿迪在他的《传说和风俗拾锦》(1985)一书中记载了一个爱情占卜法，显然只限于男人使用。未订婚的男青年如果想知道他最终要娶谁，他就在万圣节前夕沿着一条静静的小巷撒灰(在某些情况下撒种子)，第一个在灰上走过的姑娘就是他未来的妻子。

从前，人们认为，在五月节，施洗约翰节或万圣节前夕点烧的神圣篝火留下的灰，或者任何去邪之火的灰，具有增产和保护的功效，这些灰撒在田地里，为的是使庄稼丰收。在威尔士，聚集在这些火周围的人都会把灰带一点回家，保护他们的房子。人们通常也在鞋里撒一些灰，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免遭巨大的悲伤或不幸。

血(Blood)

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人们都相信，血不仅是维持生命，增强力量所必需的自然流体，而且还是灵魂的居所或载体，是生命的精华。一个人要是流了一些血，他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就会衰弱；要是流了太多的血，他就会死去，因为灵魂随着血从其体内消失了。血有灵性，所以它能用在符咒或宗教仪式中。据说，血有自己的生命力，即便在它离开人体后，这种生命力还继续存在。

这些古老的信仰给许多久已流传的迷信和风俗增添了趣味。如果不合时宜地流血，特别是无故流血，那就会带来诅咒。血滴的地方不长草(参见“荒地”)，今天还有许多故事讲到去不掉的血污，尽管你经常擦洗或经常刮，但有些血渍还是洗不掉，总会出现，为在那里发生的凶杀案默默地作证。在这类故事中，洗不净的不是地板或地面，而是行凶的真实武器。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如果杀人者摸一下被害人的尸体或者即使走近尸体，那尸体都会流血(参见“摸死人”)，死人的眼睛可能看不见尘世的情景，但他的灵魂之血却能认出杀他的犯人，于是就喷出血来谴责他。

根据一个流传很广的信仰，抽出女巫或男巫的血就可以破他们的法力。“在呼吸的上方取胜”，也就是说，在鼻子上面或嘴上面抓出血来。在巫术盛行的时期，这是一种常用方法。不仅被激怒的暴民这样做，而且警察和其他当权者也不止一次地这样做。

当巫术不再是法律上的罪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相信这种符咒，对被怀疑的人进行多次攻击。1823年，在陶顿地区，有3名妇女被指控伤害了威弗斯考姆地区的安娜·伯吉斯。3名妇女用一根大铁钉戳破了她的肩膀，造成15处或16处重伤。这3名妇女是当着她们持相同观点的人的面干的，没有人试图去救那位受害者。3位妇女辩护说，安娜·伯吉斯使她们3人中有一位中了巫术，德汶郡的一位术士指教她们去抽她的血来破魔法。

其它破巫术的方法包括使用受害者自己的血。要是人或牲畜中了邪，可以用适当的符咒和仪式，半夜里将中邪者的血弄出一点来，放在火上煮，或者把这些血洒进燃烧的煤炭里。无论是男巫还是女巫在哪里，他们都会感到身上疼痛，所以就被迫收回符咒。从前，人们还常用人和动物的血作为符咒来治病，把血涂在或滴在患处。在中世纪，当麻风病威胁不列颠群岛时，人们就用儿童或少女的血去洗擦患处，或者让病人站在绞刑架的下面，让被绞死者的血滴在病人身上。这样就可以治好麻风病。

从前，人们用各种急救方法来止血。那时候，家庭妇女更多地是利用自己的知识，而不是靠医生或药剂师。她们把一个黑色的原蜘蛛网放在伤口上(参见“蜘蛛网”)，或者把捣碎的拳参撒在伤口上。有时在伤口上塞进一个棉花团或把

碾碎的雏菊根涂在伤口上并包扎好。在诺坦甫顿郡，人们还常用一种叫做基特卡的透明玻璃石去止血。

如果这些方法都止不住血，还可以用符咒。符咒很多，由母亲传给女儿或由当地的助产婆或术士保存下来。在苏珊娜·阿维1688年编的《日用大全》一书中，我们知道，要是把“维朗尼卡”（Veronica）这个字用墨水写在左拇指盖上，“血很快就会止住”。另一种疗法是对着伤口说道：

以亚当的名义，死亡被赶走，
以基督的名义，死神莫停留，
我以我血责成你，
血止住，莫再流。

或者：

我到约旦森林去，
那里有血不白流，
你的血将在驱体里，
我以三位一体的名义向你来祝福。

伊莎贝尔·卡麦隆在《苏格兰高地歌谣集》中记录了一种高地符咒，只能使用一次。这首歌谣要大声说出，男人对女人说，女人对男人说，说话人的胳膊要伸开，如此交替进行，直到血止住为止。应该说的话是：

伟大上帝的符咒，

玛丽亚赠给的礼物，
上帝赠给的礼物，
每位教士和牧师赠给的礼物，
米歇尔大圣赠给的礼物，
那礼物能给太阳添力量。

在有些地区，从前有现在仍然有施血符的人（参见“铁匠”）。这些人有着神秘的知识，能够止住人和动物身上的血。一般情况下，施血符的人要在现场，但有些人在远处也能进行治疗。里特夫人说，她于1912年写作的前几年，哈德福郡有个人打猎时马伤得很厉害。由于流血太多，这匹马伤势严重，面临死亡的危险。一位旁观者建议他去请当地一个施血符的人。那个施血符的人当时正在田里干活，得知猎人的来意后，他便走开一小段路，似乎在祈祷，然后又回到猎人那儿说，血现在已经止住了。猎人回来一看果真如此。在施血符人祷告的时候，血就止住不淌了。

鼻子流血也有它自己的传说和征兆。如果是突然流血，那就是不幸的征兆；当然，要是有一位比较特别的人在场，鼻子流血也可能是指流鼻血者对在场的那个人有所爱恋。据有些人说，左鼻子流一滴血是个吉兆，但人们一般认为，不管那个鼻子流一、两滴血都预示了家里要死人或有人得重病。

止鼻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铁门上的一把钥匙从流鼻血者的后背上丢下去，或用捣碎的荨麻涂在他的脖子上。诺福克郡有一种防止鼻子出血的符咒：戴一个由9名少女织成的丝线团，最好是红的。在约克郡和诺森坦普顿郡，脖子上戴一个装着已经变干了的死蛤蟆的袋子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夸口(Boasting)

人类最古老、最持久的迷信之一就是害怕夸口说大话，害怕对任何好事似乎都胜券在握，不论是眼前的还是未来的。从遥远的古代起，世界各地人几乎都认为，公开谈论自己生活中的任何幸运事都是危险的。或者说，预期将来的幸福，并过早地为之作准备是危险的。这样的“确信”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或者是对假设的直接惩罚，或者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通常模糊意识到的但确实非常可怕的东西被吸引到了那个有关的轻率人身上。

同样，公开谈论一个人的容貌或健康或他常有的任何优势，这可能会给他带来灾难。今天，世界上有些地方的人们认为，要是刚见面的某人对任何人说恭维话或夸耀别人的孩子，那么这个人是非常鲁莽的。兴致极高的旅行者有时候就吃过这样的亏。人们可能会怀疑说话者在对他所赞扬的人施巫术，如果被 he 称赞的人后来患了病或遭了恶运，那他一定会受到谴责。在爱尔兰，如果一个陌生人过多地赞扬一个婴儿，母亲常常会把孩子抱走，摸一摸木头，画一个十字架符号，并马上说“愿上帝保佑他！”以此来避开凶兆。

即使那些平常不迷信的人在夸口时或谈到某个盼望的好事时也常会摸摸木头或铁块，因为他也半信半疑，害怕不这样做会遭到恶运。有些人认为，只要说“摸木头”就够了，不必真去摸一下木头。但一般情况下，人们还是要马上就不声不响地去摸一下自己手边的木头或铁块。按理说，摸的木头应该是橡树或某种曾经是神圣的树，比如柁木、榛木、山

楂树、苹果树和柳树，因为这些树都是圣树，具有保护功能。但是，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把这一点基本上忘记了，今天，任何木头都用了。孩子们有时摸摸自己的头或伙伴的头，意思是指愚笨或呆滞。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成人这样做的时候（有时会有这种情况），摸头就失去了滑稽的特点，成为一种替代仪式，具有真正的迷信色彩，就象它所起源的摸木头一样。

摸铁也同样灵验，因为铁具有魔力（参见“铁”）。在大不列颠，摸木头比摸铁更普遍，或许许多人都认为，木头仪式起源于祈求十字架的保护，因此，人们这样做既有符咒意义也有宗教意义。但在英国，也象在别处一样，摸铁也是广为人知的。当人们遇到某种不吉利的事情或违反了其它禁忌（不是夸口禁忌）时，人们有时就去摸铁。所以，在船上或在矿井里，要是有人说出了某个禁忌的字眼，说话者和所有听到的人就立即去摸“生铁”，这样就能避除凶兆。

名字 (Names)

在原始迷信中，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一个能把每个人都相互区别开来的方便符号，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其本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他来说，名字和他本人一样重要，甚至比他的双臂、两腿和眼睛还重要一些。掌握了别人的名字之后就可以对他施出巨大的魔法了。从许多古代民间传说比如《汤姆打小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个知道了别人名字的男巫师可以用这个人的名字对他施魔法，就象巫师用那个人的削钉器、理发刀或衣服上的破烂补钉对他施魔法一样。

因此，在某些原始民族中曾经有（现在仍然还有）这样一种风俗：除了把自己的真名告诉家里的亲人之外，他们从不向其他任何人吐露自己的真名，一般情况下，他们常用化名或绰号来代替。

这些迷信曾一度很普遍，后来在这样一种风俗中流传了下来，即在没给孩子施洗礼之前不向外界任何人透露孩子的名字。如果让一个陌生人知道了孩子的名字或在教堂受洗礼之前就公开使用了孩子的名字，孩子就会中邪，那是很危险的。波恩女士在《什罗浦郡民间传说》（1883）一书中告诉我们，在什罗浦郡，当父亲为孩子挑选好了名字，在他去往教堂为孩子的名字祈祷之前，他不向任何人透露孩子的名字，就连孩子的母亲也不让她知道，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一种风俗。

为孩子挑选名字也是很有讲究的。虔诚的父母有时随意翻开《圣经》以祈求神灵的指导。他们常选用他们从《圣经》上所看到的同性别的第一个名字来作为孩子的名字。如今，父母们常以受人爱戴或被人称赞的某个人的名字来给孩子命名，这已普遍被认为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在从前，这样做却是为了能从如此受人敬重的那个人身上学到优点或获得好运。就连在今天，尽管这些名字早已同人所皆知的某种厄运或倒霉事紧连在一起了，尽管这些名字在一个时期内有可能变得很不时髦，但很难说，试图学到别人优点的那种模糊认识会不会成为下面这种风俗的基础，即人们常以电影明星、常胜将军和其他一些幸运儿的名字来给孩子命名。

给婴儿起一个死去了的兄弟姐妹生前曾经用过的名字，这通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死去的孩子会招走婴儿的灵魂，

婴儿就会因此而夭折。另外，根据英国北部的一个乡村传说，我们知道，起了这种名字的婴孩在教堂受洗礼之后，如果他还能幸免于死的话，长大后他肯定会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浪荡儿”。据说在有些地区，如果前两胎生下来的婴孩都以父母的名字来命名，婴孩就会早死于他们的父母。

当一个人被起了两个或3个名字时，如果名字的开头字母正好组成了一个单词，那是很吉利的。里特夫人提到一条赫勒福郡迷信，以一头动物的名字来给孩子命名，是很不吉利的。有一次，住在卡斯普附近的一位农夫用他最喜欢的一匹母马的名字给他的小女孩起了个“卡洛”的名字，这个小女孩3岁时在堆柴禾的院子里被烧死了。没多久，这匹母马也在院子里被柴禾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死去。

有一个对句这样说道：

改名字不换字母，
换去坏名留好名。

这个对句如今已不多见了，比一句常用的谚语要少见得多，尽管这种被人奉为神圣的迷信说法已经由来已久了，但我们在有关近族通婚的古代部落社会里都有可能找到它的根源。有种迷信在民间比较活跃，它规定，结婚之前是不准用婚后名字(married-name)的，如有人用这个名字去和一个订过婚的姑娘打招呼，或者这位姑娘为了想看看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样而把它写下来。实际上，姑娘可能无法容忍这个名字。有一个时期，这种迷信甚至还扩展到了事先把名字写在衣服和家织布上。或直到结婚之后才在衣服和家织布上写名

字；或把姑娘的婚前芳名(maiden name) 写在上面。如果婚礼刚一结束就有人去喊新娘婚前的旧名字，不管是故意喊的也好还是无心喊的也罢，这都不是一种好兆头，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会很不幸福。

在英格兰某些地区，如果一位妇女的婚后名字和婚前芳名同为一个名字，虽然她不是近亲结婚，但她却被认为是一位有巨大疗效作用的妇女。大战期间在切斯郡的一个教区里，专门请来了这样一位妇女，定期为得了百日咳的孩子治病。从她手中拿走黄油面包之后赶快将它吃下去，用不着说“谢谢”二字，于是，孩子们就不会再咳嗽了。在另外一些地方，用同样的方法也能治好其它各种疾病，类似的疗效应该归功于那些曾两次嫁过男人却不更改芳名的妇女，虽然这些妇女都不是近亲结婚。

在水手们看来，更换船只的名字是很不吉利的。很多传说都曾提到过，船只更换名字之后就会迷失航向。1893年在一次悲惨事故中沉没了的H·M·S·维多利亚号航船便是其中一例；H·M·S·科布雷号航船也是如此。从这两条航船中还引伸出了另一条海员迷信，船名是以字母“a”结尾的航船（维多利亚号航船的英文是victoria，科布雷号航船的英文是Cobra——译者注）可能都是不吉利的。当卢斯坦尼亚(Lusitania)号航船在1915年被水雷击中时，全世界的水手们都把这个迷信牢记在心中了。

名字具有魔力，把名字讲出来就是祈求它能帮助自己并借助于它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因此，即便是在今天，许多人也都用委婉语言去表达那些不吉利的字眼，比如癌症或死亡等。在迷信的全盛时期，人们认为，说出那些幽灵的名字是

很危险的，应该用别的名字去称呼它们，比如什么好邻居啦、绅士啦或小神仙等等之类的名字。

水手们和矿工们的忌讳语可能也源出于同样的这种迷信。与厄运密切相关的许多名字，象溺水者、魔鬼撒旦、女巫或死亡等，还有某类相当清白无邪的名字，比如人体部位或航船部位的名字等，都是从不允许在海上随便讲出口的。有些动物的名字或与基督教有明显联系的名字，象教堂或牧师等也是不准在海上随便说出来的。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不便在此加以讨论；另外对这种风俗的由来，我们也提不出什么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这种风俗可能是同所讲的忌讳语的魔力有关，忌讳语的魔力是，它会带来危险和灾难，使人们对忌讳的事物产生兴趣并引起关注。

衣服(Clothes)

衣服，不管是在仪式上穿的还是日常生活中穿的，都同穿的人有密切联系。所以，围绕着衣服有各种各样的迷信传说，有些直到今天还广为流传，这一点是可以预料到的。穿衣时如果偶然把衣服穿反了是吉利的，但是必须就这样反穿着，不然运气就消失了。另一方面，扣错纽扣和挂钩是不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衣服脱下来重新穿上，以避免恶兆。

缝补身上正在穿着的衣服是不吉利的。这样做在一些地区是个死亡预兆，在另一些地方，它预示着穿衣的人会与他人结仇，或者生活贫困。正如制作衣服一样，用黑线或者灰线补淡色的衣服是很不吉利的。

第一次穿衣服时通常应该祝愿一下。要是衣服上有口袋，应该马上在里面放一个硬币，以保证将来穿这件衣服时少不了钱花。儿童们常常拧一下穿衣服的伙伴，同时说出下面这样的小诗：

穿着它健康，
穿着它强壮，
还有钱再买另一件衣裳。

新衣服应该(通常也是)在复活节穿，不然的话，鸟雀就会弄脏旧衣服，还会出现更严重的坏运气。换一套全新的衣服当然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如果做不到，增加一顶帽子，一副手套，一条围巾，甚至一双新鞋也可以。在一些地方，人们在降灵节或圣诞节换新衣服。在写给《民间传说》(1958)的一篇文章中，艾兰·施密特说，在伦敦东区，儿童们通常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前一天放假，为过节购买必需的新衣服。

人们一般认为，不论把死人的衣服给别人穿，或者死者的亲属穿，这些穿服都会破损得很快。它们为过去的主人而破损，既使当时还是相当新的。A·K·怀特在《英国民间传说》(1928)一书中说，有一个人从兰开郡的海沃德地方失踪了，家人们推断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衣服开始腐烂。但是这个人大约5年后又回来了，因弃家出走而被罚了钱。在法庭上，人们列举有关他的衣服的详情作证。

当流浪汉和乞丐比现在多的时候，许多慈善的人们认为，施舍旧衣服给他们是不吉利的，除非相互很熟。人们不愿意把衣服送给陌生人，这种做法几乎可以肯定是起源于一种对

巫术的模糊恐惧。过去有这样一个迷信：同一个人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用来对这个人施加影响，或善或恶，哪怕是在远处，衣服同肉体已经完全隔绝了。衣服的碎片，一只旧手套，任何曾经穿过但现在已经废弃的东西，都可以用在恶意的魔法里，或者用来增强蜡人或泥人的伤害力（参见“肖像”）。同样，如果把活人的一件衣服偷偷地埋在坟墓里，当衣服在地下腐烂的时候，那个人也就会衰弱下去，死于某种消耗病。1590年，北伯维克地方的阿格尼丝·萨姆森因施巫术而受到审判。她供认了一些事情，其中一件是：她曾经要约翰·克尔给她弄一部分詹姆士六世的衣服。她想用这些衣服和蟾蜍的毒以魔法伤害国王。克尔拒绝这样做。萨姆森在供词中预言，要是她能弄到一片国王穿过的亚麻布，她就能使国王浑身剧痛，好象躺在刺尖上和针尖上一样，就能够用巫术把国王杀死。

扫除(Sweeping)

当妇女打扫房屋时，传统的做法是，只能打扫室内的尘土。如果她把尘土扫出门外，将会有不幸降临，这意味着她把家中的运气与财气全都扫走了。如果是新娘第一次打扫新房就把尘土扫出门外，那兆头就更坏了。在约克郡，男人似乎能扫尘土出门。

家里尘土的聚合伴随着幸福与兴衰，这一概念曾扩大到了整个欧洲，1323年控告爱尔兰女巫就是一例。这个女巫叫艾丽丝·基特莱，她企图掠夺基尔肯尼的市民，使她的儿子得利。她打扫市民门前的尘土，边干边说：“到我儿子的房

里去吧，把基尔肯尼市的财富都集中到那里去。”

清扫过房间之后，把尘土集中起来，装在容器里倒在外面，这样非常安全。楼上的房间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打扫完毕，如果在12点以后把尘土运下楼梯，这意味着很快将有一具尸首在这个楼梯上被运下来。

在新年或耶稣受难日打扫房屋是最不吉利的，因为它将导致家里死人。桦树枝或绿竹制做的长把扫帚，在5月里一定不能用。有一首歌谣说：

5月里扫房间，
必有一人上西天。

杂草(Weeds)

人们认为，由于石头有时象植物那样生长在地里，所以要想把它们从地里永远清除掉，这是徒劳无益的(参见“活石头”)。因此，从前在有些乡村地区，人们认为，任何一块田地里的杂草都是根除不掉的，因为这些杂草是地里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与其它植物不同的是，杂草从不需要有种子，只要有土壤就能长出来。B·津克在《威尔斯特地区物质发展史》(1887)一书中告诉我们说，19世纪末，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索夫克郡的人们认为，这是上帝为了惩罚亚当的第一次违命行为而给人类降下一种符咒的结果。通过这种符咒，上帝命令蓟类植物、绿薄荷草以及其它杂草等在世界范围内茂盛繁殖。因此，即便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虔诚之心，要想彻底根除大地上的杂草也是毫无希望的。因为遵照上帝的旨

意，杂草总归还要再回到大地重新生长的。

老鼠 (Mice)

在一间本来没有鼠害的房子里，如果老鼠突然猖獗起来，或是在一间已有鼠害的房子里，老鼠未受任何干扰就突然遁迹，这就预兆着这个房子里有人要死了。同样，如果病床后面有老鼠的尖叫声，这个病人就不会康复了。如果一只老鼠从人身上跑过，不管这人是否有病，他很快就会死去。另外，看见一个幽灵般的白鼠蹿过房间的地板也是死亡的预兆。

这些不祥之兆也许都源于古代的迷信传说，那时人们认为老鼠与灵魂有关，有时则与灵魂所依附的物体有关。很多故事讲的都是，人睡着后，灵魂就变成老鼠，暂时离开了躯体。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动物由酣睡者的口中出来，去干它自己的事情，最后又按原路回到躯体内。如果睡眠者醒得过早，或者被人从他躺下的地方移走了，而鼠灵又没有及时赶回来，这人肯定就会死掉。通常还有不少故事是说，灵魂以蜜蜂、蝴蝶、蛇或其它一些小动物的形体显现，四处游荡。

相信老鼠有治病性能的说法曾经非常普遍。在不列颠和其它一些地方，这种说法只是最近才不多见了。现在还健在的老人，在他们小时候就吃过油煎的、烘烤的、烧煮的老鼠，其目的或是为了增强体质，或是为了治疗咳嗽、感冒、喉疼、痉挛以及传染性热病等。长期溺褥也可以用此方医治。1936年，牛津郡的一位妇女说，把剥了皮、剔了骨的老鼠油煎后，给生病的小孩吃，可以治疗百日咳。她还说，老鼠的味道一点也不难吃，而且，如果烹调得当，病人永远也不会知

道他吃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有一个时期，人们似乎觉得某些疾病，比如百日咳和麻疹，是由老鼠引起的，因此，只有用内含老鼠肢体的法术才能医治。但是，大多数人用烹饪好的老鼠治病，是因为他们认为老鼠确实具有天然的医疗特性。在弗兰伯诺附近有一个更为确切的治疗百日咳的魔法是，在脖子上吊一个装有一窝老鼠的袋子，咳嗽就会传给老鼠，当老鼠死在袋子里时，咳嗽也就消失了。

将鼠血滴在瘰子上，瘰子就会消失。17世纪的一个治疗扁桃体周脓肿的方法是：把一根浸透鼠血的丝线吞下去，或者是喝煮过老鼠的水。在苏格兰，给患病的牲口喝浸过鼠牙、鼠皮或鼠脊椎骨的水，牲口的病就会痊愈。另外，鼠牙还可以作为护符佩戴。那种利用老鼠来获取尖牙利齿的方法在“牙齿”一条中有所描述(也可参见“鼯鼯”)。

老鼠(Rats)

在远古时期，往往把老鼠和人的灵魂相提并论，认为鼠能预示未来，有时还能预示人的灾祸。因此，老鼠常被当作不祥之物。几乎各地的水手都相信在起锚之前老鼠离船，就非沉船不可。虽然现在船上的老鼠没有从前多，但此说的神秘色彩却丝毫未减。许多故事，包括现代故事，都说老鼠预先离开的船只都在海上遇难了，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沉了。许多地区的渔民都认为出海提“鼠”必倒大霉。如非提不可，则用另一个字来代替。

在岸上，如果老鼠莫名其妙地搬家，则是凶兆。不是房

子破塌，就是有某种灾难威胁着家中某人。如果老鼠咬房子中的窗帷，则家中必将死人。

老鼠在传说中是神灵惩罚的使者或是被害者复仇的魂灵。其中最著名的传说是马安斯的哈陀主教。相传在970年的一次饥荒中，他为了减少饥民，将许多饥民关进一座空谷仓，然后将谷仓烧毁。后来，一大群老鼠追赶主教，将他吃掉了。对于主教的暴行和惨死尚无考证，但此事在德国流传甚广。

此类传说许多。斯堪的纳维亚有一传说，讲爱尔兰·安斯伯让在1086年杀死圣特后遭鼠袭击，最终成了鼠口之食。在瑞典和波兰也有此传说。中世纪的传说竟与19世纪的索塞克斯产生共鸣，令人十分惊奇不已。夏洛特·拉撒姆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品德恶劣而臭名昭著的独身男人，夜夜受到化为鼠的鬼魂的缠绕。他的邻居说，夜幕降临后，从他小屋经过的人都会听到他在骂老鼠，听到他哀求老鼠让他安宁。”据说老鼠会在一天夜里将他拖走，以作为对他所犯下的深恶罪孽的惩罚。

老鼠看起来对某种音乐特别敏感。最有名的耍鼠人应当数默尔恩的吹笛诱鼠者皮特。在1284年，他用魔法赶出城中的大小老鼠。当然耍鼠人不仅皮特一个。《民间传说》(第64卷，1953年)中叙述了在西科尼什发生的一件事情。耍鼠人对着老鼠吹口哨，老鼠爬到他跟前，让他给全部消灭了。该书另一篇文章说有人在爱尔兰一农场的老鼠洞中塞进了一张有盖尔符咒的纸，结果，老鼠离开了农场再也没有回来。

将孩子掉下的乳牙放在老鼠洞里，恳求老鼠还一好牙又是一种风俗。人们用此法来希望孩子的第二批牙长得象鼠牙

那般坚实、锐利。

吃罪(Sin—Eating)

从前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仰，那就是，把某个死者的罪恶转移给某个愿意接受的人身上，这是可能的。这种观念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很奇怪，但却同关于替罪羊的古老信仰相似。远古时候，人们把罪恶和忧患推给替罪羊。虽然这种做法带有明显的异教特点，但它似乎在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里一直流传到晚近时候。

在英国，从前转移罪恶的方法是，举行一个仪式，吃同尸首接触过的食物。奥布里在他的《异教和基督教轶闻》一书中曾对这种仪式作过著名的描述，叫做“吃罪”。他说，在赫福德郡和威尔士，一个人死后，亲友就马上召来一个吃罪的人，然后把尸首抬到外面，放在房子前面的棺材上，从尸首的一边把一块面包和一个盛满啤酒的碗送给站在另一边的吃罪者。吃罪者还接受6便士，“因为他承担了死者的所有罪恶，使她或她死后免遭奔波之苦。”

赫福德郡的吃罪者显然是些穷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糊口谋生。奥布里说“我记得一个这样的人，住在罗丝公路旁的一个村庄里(一个又高又瘦，丑陋可怜的混蛋家伙)。”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教区里也常常有一些公认的吃罪人，为了获得一些小费，他们就在丧葬中扮演那种可怕的角色。1950年3月5日的《星期日报》刊登的一封信指出，那位作者的父亲(他10年前88岁时去世)记得，在他孩提时代，卡马森郡有一个吃罪的人。那是一个老人，如果有人请，他就去参加

葬礼，吃一片放在尸首胸部的面包，“以此表明，他把死者的罪恶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如果找不到吃罪的人，别的人也可以站在尸体对面，或者站在旁边，半圣礼似地吃点东西、喝点酒，表示吃了罪。S·O·阿迪提到过德贝郡的一种信仰，至到19世纪末还在流传。在葬礼上喝的每一滴酒都是死者犯的一桩罪行，这样，罪就被饮酒人带走了。里特夫人记述了一则故事，是一个知情人告诉她的。有个男人，应邀去参加赫伊附近一个农场主的妹妹的葬礼。他被带到楼上停尸的房间里，看见棺材后头有一个白布盖着的盒子，上面有一个酒瓶和6个杯子。主人要他饮酒，他拒绝了，说他从不饮酒。但是那个农场主说，“你必须饮酒，先生，这就象圣餐一样，是为了消除我妹妹的罪恶。”

在大多数有记录的例子中，吃喝的人都是自愿的，并且知道其中的因由。但是，L·F·纽曼在《民间传说》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说，英国东部诸郡的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到上个世纪末，这种做法已经很少了，或者至少很少有人提及，但仍然时有所闻。死者的亲属把一片面包和一些盐放在尸体上，然后把它们送给某个不知情的流浪汉或其他人吃。这些人吃了，并不知道因此背上了罪恶。纽曼先生在1945年说，“旅行者躲开最近举行过葬礼的人家，显然不愿意在停尸的家庭里一个人独自吃饭。葬礼宴会是很安全的，所有在坟的人都吃同样的食物。”

年龄(Age)

据说在一些乡村地区，讲出自己的年龄是不吉利的。这个古怪的迷信可能同古代广为流传的对计算和数数的偏见有关。

死人手(Dead hand)

从前人们相信，死在绞架上的人或自杀者的手具有很强的治疗功效。死人手能治好摸它的人身上的许多疾病，特别是感染脖颈和喉头的疾病。在公开施绞刑的年代，那些患甲状腺肿、瘰病、粉瘤、癌症、肿块和各种溃疡的人常常到刑场上去，说服或者贿赂刽子手让他们用死人的手去摸患处。不仅患有那些疾病的人到用索链吊着的路旁绞刑架那里去，患有不育症的妇女也去。这些妇女相信，用死人手去摸一下就能解除不育症。找死手的人在夜间偷偷地来到绞架旁，爬上一个梯，摸到摇晃的尸体，或者由站在车子里的朋友把他举起来，他或她就用死人手在患处擦3遍、7遍或9遍，然后回家去，确信病患已经留给了死者的尸体了。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被绞死的人或自杀者有最强的治疗功能，但是一般死人的手也被用来治疗同样的以及别的病患。约翰·奥布里提到过索姆塞特郡斯托韦尔地区的一个人，他用一位去世的女亲属的手治好了面颊上的粉瘤。那个人根据一个曾经试用过这种治疗法的人的建议，先祈祷，求神保佑，然后用死手摸那个粉瘤。据说，“几周内粉瘤就全部消

失了”。奥布里补充说，女病人要用男人的死手治疗。康瓦耳郡人从前相信，近亲的死人手没有效力，没有亲戚关系的死人手才能治好病。小孩的死手摸一摸能治好瘰病。《趣闻琐谈》(1859)的一位作者有这样的记述：当时，彭赞斯近邻的人认为，如果用任何死人手去摸患有溃疡的部位，在举行葬礼的时候，把原来所戴的绷带丢在棺材上，那么，溃疡就会永远消失。

汉德森讲过一个可怕的故事。大约在1853年，哈特甫尔附近的赫西尔顿地区有个男人上吊自杀了，尸体放在一间敞开的棚子里等待验尸。一位矿工的妻子独自一人来到那间棚子里，在尸体旁边躺了一夜，把死人手放在脖颈上的一个粉瘤上。她确信这样做能治好粉瘤，但是并没有治好。相反，由于一整夜担惊受怕，病情加重了，最后死于粉瘤。夏洛特·拉撒姆告诉我们，在斯托灵顿地区，“查尔斯·斯坦顿夫人几年来一直患喉炎，听说有个小男孩在沃尔撒姆·洛克地区淹死了，就立刻到那里去了。她用小孩的死手擦揉患处，从东向西摸了9次，从西向东摸了9次。”但是结果怎样并没有记录。

从前，同死人手接触过的东西也被认为具有治疗功能。眼睛患麦粒肿的人可以用死去的妇女手上的金质结婚戒指，或者用溺水而死的水手的银质戒指，在患处擦9次。里特夫人说，在奥考波地区，治疗百日咳有一种方法，让患病的小孩吃一块曾经放进死人手里的黄油面包。

关于死人手对黄油的影响，“制黄油”词条里有描述，也可以参照“圣光之手”，里面有小偷利用死人手传说。

守尸虫(Death watch beetle)

如果守尸虫发出嗒嗒的声音,那就预示着屋里将要死人。这条迷信在胆小的人中间仍很流传,而且还很容易为人所接受。由于这种可怕的声音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种无可解释的撞击声常被认为是死亡或不幸的一种征兆。

百叶窗(Window blinds)

百叶窗如果突然落下,不是什么好兆头,意味着屋里有人要死去。如果没有预先通知,就立即放下吊着的東西,常被视为不吉利。如果屋里已经死了一个人或在举行葬礼时吊起百叶窗,预示着又有一人要死。这种迷信过去较普遍,现在没有了。因为现代人更喜爱用窗帘。关于拉窗帘用的绳轮的意义参见“橡木”。

百合花(Lily)

从远古时代起,百合花就是天真、纯洁、童贞的象征。出于这一原因,它们成了婚礼上受宠的花卉,而且在葬礼上也是如此,那时它们就象征着经过忏悔后,洗净了罪孽的灵魂。在北欧的民间传说中,流传着这样一些有关百合花的故事,在那些洁白无辜而枉受极刑者的坟墓上,不经任何人种植,会自生自长出百合花来。一个男人如果践踏了一朵百

合花，他所毁掉的就是其女眷们的纯洁。梦见一朵百合花也是吉祥之兆。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气味浓郁，而且和葬礼相关，今天有许多人则不喜欢它们出现在房间里，有人还认为，它们的出现是死亡的预兆。

在乌斯特郡，人们传说，如果白色的百合花繁茂昌盛，面包就便宜。这些花还可以驱魔拒鬼，如果将它们种在房舍周围的园子里，就可以防止此类不速之客的侵犯。此外，人们之所以经常在房前屋后的园子里种植它们，还有一个更实惠的原因，即它们曾经是（其实现在仍然是）人们用来治疗疖子、瘰疬，以及各类脓肿的急救药物。医治这些疾病的一个著名乡间疗法就是，采集40片白色的百合花瓣，放在白兰地酒中浸泡，然后进行敷用，粗糙的一面用来吸脓，光滑的一面用来愈合伤口。在林肯郡，百合花的根茎有时被碾成浆状，用作泥罨剂。将卷起的叶子敷在患处，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疗效。

百里香(Thyme)

人们曾一度认为，死者的灵魂寄存在百里香的花朵中，或者寄存在豆花或指顶花里。在英国传说中，百里香的香味特别爱与被谋杀者的鬼魂相伴。如果百里香在寸草不长的一块土地上长势旺盛，那么，这就标志着这里在某个时期曾发生过一起谋杀案。兰开郡有个神话，讲到一名游客在斯坦宁荷尔附近的一棵树下被害，自那天起这棵树就散发出百里香的花香。S·O·阿迪在他的《传说和风俗拾锦》中说道，在德贝郡的德隆菲尔德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有个男子谋杀了他

的情人，从此该地一直散发出花香。

德贝郡以前将百里香和青蒿一起带入死人的屋里，直到尸体殡葬为止。不过人们从不用百里香去装点棺材，“因为死者与时间(time)毫不相干”。其它郡县也存在这种古怪的迷信。不过在有些地区，人们常手持一束百里香的嫩枝进入墓地，并在落葬时撒在棺材上。

尽管上面讲的都与死亡有关，百里香仍然被看作是一种使人振作的植物。在民间草药中，它用于治疗忧郁和沮丧。

肉豆树(Nutmeg)

梦见肉豆树预示着做梦人的生活中将出现变故。随身带着肉豆树可以治疗或者预防风湿病。后一种信仰现在仍然非常普遍，许多人习惯在衣袋里装一颗小肉豆树果作为护身符。牛津郡有一位妇女，在本世纪二次大战期间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她后来用肉豆树制成一个吊袜系在腿上，据说，这种治疗非常成功。

在索姆塞特郡，衣袋里装一颗肉豆树果也是治疗疖的一种符咒，但是这颗肉豆树果必须是一位朋友送给病人的。

灯芯草(Rushes)

根据一则爱尔兰传说，由于圣帕特里克诅咒过灯芯草，灯芯草从上到下变成褐色，最后枯萎。但是它们也可带来吉祥，能避邪。在爱尔兰某些地区，有这样的风俗：在圣布赖德节前夜(1月31日)用非铁器工具割下灯芯草，做成小小的十字

架。这种十字架叫圣布赖德十字架。将这些十字架在教堂圣化，然后挂在住宅门前，以及牛棚门的上方，或者塞在屋顶上。挂在床上可以带来好运，确保人畜平安。

发现绿尖的灯芯草是吉兆。有一首民谣说道：

有了四叶苜蓿草，
两叶按树叶，
一棵绿尖灯芯草，
面见公主无须再通报。

德汶郡有一种治疗鹅口疮的迷信方法，从湍急的小溪边采3棵灯芯草，每次用一棵从小孩的嘴上扫过，然后将灯芯草扔到溪水中，这样就会将灯芯草和病一起冲走。在索姆塞特郡默特地区，把去皮的灯芯草放在嘴唇间，一日3至4次轻轻滑过，可以治烂嘴。切斯郡有一种治疗肉赘的方法，在一株灯芯草上打3个结，将它做成圈，套在肉赘上向下拉9次，同时说咒语。念什么咒语，天机不可泄漏，否则魔法就会失灵。如果诚心诚意，3月之内肉赘就会消失。

红珊瑚(Coral)

从古至今，红珊瑚都被用作护身符和各种各样的符咒。据说红珊瑚能避魔眼，所以，欧洲南部的人常常带着红珊瑚。从前在英国，红珊瑚保护带它的人不患羊癫疯，免遭女巫的魔法，还能使房子或者船只不受雷电和狂风暴雨的袭击。身上带着红珊瑚能显示出主人的身体状况：人病了它会变白，

人康复了它就会变红。

红珊瑚还有保护牙齿，使牙齿变硬的功能。如果用红珊瑚磨儿童的牙齿，儿童第一次换牙就会又快又容易。珊瑚铃现在仍然是一件很常见的施洗礼时的礼物，它原来用于保护牙齿，但也具有别的功能，能保护小孩不受魔法的危害。

瑞基纳尔特·司格特说：“珊瑚保护带着它的人不中邪，小孩带的时候要挂在脖子上。”人们常常给儿童一串珠子，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儿童做恶梦和夜间受凉。

守墓人(Churchyard Watcher)

在英国的许多地方以及法国的布里塔尼地区，人们从前相信，一个人被埋葬之后就成为了那个墓地的守墓者，直到另一具尸体在那里安葬为止。这种迷信还有另一种说法：一年内第一个下葬的人成为守墓人，一连1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或者在下一个死者接替他之前，他不能安息，被迫在墓地里当守护，招呼教区里所有即将死亡的人。

这种迷信曾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广为流传，直到晚近时候还存在。如果两个葬礼举行的时间非常接近，这种信仰有时候会引起不适宜的事故。要是两个送葬的队伍都看到了对方，双方都可能用鞭子抽打拉棺材的马跑起来，或者抬棺的人跑步向前，争着先进墓地的大门。有时候还会发生严重的殴斗。一方的送葬人不顾一切地阻止另一方的送葬人，同时快速把他们的死者送到圣地，以防成为后入土的守墓人。然而，总有一个棺材后进去，那个后下葬的死者就承担了守墓

的繁重任务，招呼那些在它任职期间命定要来入伙的人。

守墓人招呼快死的人，夜间坐着马车在乡间周游，所以，马车声就是死亡的真实预兆。谁也看不见守墓人坐的车子，但是能听见车轮的吱吱声，听见车子在某个房子旁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走了。马车在哪个房屋旁边停下，哪里不久就会死人。要是房内有人已经病了，不等马车走他就会死掉。车子一离开，他的灵魂也就跟着走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车子叫死神车。关于死神车，在今天的英国西部诸郡和威尔士还流传着许多故事。但是，死神车不象守墓鬼的马车，这种车子人能看见，全黑，通常由一个无头人驾驶。有时候，驾车的是撒旦，上面可能坐着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的鬼魂，比如豪沃德夫人的鬼魂。据说，豪沃德夫人在欧克汉姆顿附近勾引临死者的灵魂。在英国的所有地方都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个神秘的幽灵，可能是撒旦，驾着一辆黑色的马车，运走那些臭名昭著的罪人的灵魂。

在法国的布里塔尼地区，死人的传唤者叫安扣。他也是驾着车子到处转，有时候到人家去造访，有时候用一只无形的手摸一下他可能碰到的任何走夜路的人。走夜路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能感到全身猛然打个寒颤，知道他是注定要死了。要是行路人同安扣在深夜相遇，他还能活几个月，或者甚至活两年，但如果在天黑后不久相遇，他就会在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内死去。不管哪种情况，死期都会日益逼近，因为安扣的触摸是致命的。

安扣常常被说成是最后一个下葬的人，所以是一个基督教徒的灵魂，但是，人们有时候也对安扣的存在作出别的更吓人的解释。有些人说，安扣是上帝特地造出来收死人的妖

精，所以，虽然人们怕它，但它却是人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还有人说，安扣是亚当的长子，因父罪而被罚领死人去坟墓；或者是一个在世时不敬神的灵魂，被迫永远为死神服务。安扣似乎很可能就是死神自己，驾着车子在布里塔尼地方到处走，通常看不见，但是有时候却以一具骷髅出现；或者变成一个白发老头，又高又瘦，戴着一个扁平的宽边帽。

这种说法似乎更有可能，因为根据一些记载，安扣不象他的英国同行，只同那些死期临头的人打交道。安扣自己还杀人，他手拿长柄大镰刀到处乱闯，不停地舞动着，砍倒那些不幸落在他刀下的人。有一则传说讲到休尔柯特树林里的一个洞，这种随意砍杀的情况在那个传说中也出现过。那个洞据说是地狱里的一扇门。安扣在地狱里有一座宫殿，数千支蜡烛把他的宫殿照得金碧辉煌，每支蜡烛都是一个人。如果安扣不想在乡间漫游了，他就在宫殿周围打发闲暇时间，随意吹灭烛火，有时候随兴所至，一次吹熄两支、3支或者更多的蜡烛。

伤口治疗(wound treatment)

有一种方法可治疗因刀、钉及其它东西所造成的创伤。这种治疗方法虽然非常原始，但曾经流传甚广。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自然史》中写到：“在造成伤口的物体上涂上油可以治好伤口，人们常常主张这样做，认为这种方法既可以对致伤物治疗，也能对受伤人的肉体进行治疗。假如这物体上涂的油完好无损或被擦掉了，伤口就不需任何保护而

自愈。”

这种治伤法在很多农场十分普遍。当一匹马的蹄子扎了一根钉子，在钉子上涂上猪油或菜油，再把钉子拔出，这样做得及时，就不需要进行治疗。J·G·弗雷泽先生在他的《魔书》中记录到，有位较有经验的外科医生被邀请去治疗一匹因被门上活叶擦伤的马，他到农场后，发现一些人正在卸门，目的是把活叶取下来，以便把活叶全部涂上油。他比较满意，故认为这匹马的伤口根本不需要治疗。

R·M·希利恩提到林肯郡一位农业工人的伤口，他是在收割机上工作时受伤的，而且很严重，因此，第二天他就死了。受伤以后，这人只是接受了我们所认为的正规医疗，而没有听当地人的话。有一个人说，他如果把刀从收割机上卸下来，并按传统方法去治疗，或许他死不了，可他是个愚昧的爱尔兰人。希利恩自己在砍比较腐烂的木船时，一块小木头片飞起擦破了他的脸，他的园子管理人要他把小木头片上的脏物和锈迹揩干净，为的是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902年，有位名叫亨利·玛莎的诺里奇妇女的脚上扎进了一根锈钉，死于破伤风。后来人们才知道她的伤口没经包扎，只是在钉子上仔细地涂了油。拉撒姆太太讲到她朋友的一个仆人因背碰到剑尖上而受了伤，他在床上躺了好些天，在这些日子里，剑仍然是挂在床头，白天和晚上都定时擦它，并认真检查是否有锈。据说若有一点锈，这就意味着他一定要死。很幸运没有发现锈，尔后他的伤口就好了。

对于致伤物和受伤者的同情要一样强烈和持久才行。沃尔特·司各特在《诗人最后的歌》一书中谈到过这种迷信。当德劳汶地区的沃尔特被柳叶刀碰伤后，她把这把破刀洗干

净，把伤口里碎片取出，并把它们涂上药膏，每次在给刀治疗时把刀转动。她认为这是在转动无知觉的人，好象她要把伤从刀上抹掉似的。《北约克郡民间传说》一书中描写到一件事情。一位造船木匠的妻子把炉架上的钉子擦得发亮，因为这颗钉子曾使她丈夫的腿上受过伤，她认为如果不擦让它生锈，他丈夫的腿伤就会重新复发。

与伤口接触的任何物体被认为同伤口有通感，因此可以加快治愈的进程。否则，就不能。在安哥拉东部，人们认为从伤口上或烧伤部位上取下来的膏药不能放在火中烧，要把它埋掉。如果把它烧掉，伤口就不能愈合。凯里·迪格贝爵士就他的有名的《论通感药粉》，于1657年在法国的蒙彼利埃作了讲座。他讲到给詹姆斯·豪厄尔用通感粉和一根吊袜带治病的例子。豪厄尔拉架时受了伤，因伤势严重只好取他的一根吊袜带替他进行伦促包扎。以后伤口肿了起来，十分疼痛，好象得了坏疽，尽管所有医生都能治，但迪格贝却把他那条渗透血迹的吊袜带放到一盆溶有通感粉的水中浸泡。没用多久痛就止住了。迪格贝嘱咐豪厄尔把伤口保持干净，不要碰它，就这样把豪厄尔送回了家。可是，这天较晚些时候，迪格贝从盆中捞出吊袜带把它放在火炉上烘干，豪厄尔的疼痛又同以前一样严重。当把吊袜再次放进盆中以后，不到5、6天，伤口就完全好了。

通感粉在16世纪曾受到许多人的珍爱。但也有少数人对它的功效表示怀疑。它的功效不在于它所含的成份，而在于信念。它的成份主要由硫酸盐组成。可用于治疗致伤的物体，也可治疗接触过伤口的其它物体。这种治疗能获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通感疗法的信念和迪格贝对这种疗法所持的

保护措施以及保持伤口清洁的结果。因此，有些伤口不需敷药(有的正规疗法比其它疗法更有害)就能自愈。

在刀上涂药所起的作用要比通感粉大，曾流行甚广。药膏只用在刀上，也许刀根本没有损坏。不采用伤口药膏的配方，显然是荒谬的。一本出版于1688年的家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配方：熊油和公猪的油(油越陈越好)、有血点的绿宝石粉、用梭缪尔红葡萄酒泡制晒干的虫粉以及四分之一盎司的死人骨头上的苔藓，如能弄到头骨上的会更好。

产前影响(Pre-Natal influence)

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在怀孕期间看见的各种东西，特别是惊吓了她的东西，会给她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带来痛苦和不安，从而会影响到肚里的孩子。据说，人身上的胎痣就是因此而造成的。胎痣的形状再现了孕妇所见的东西。那奇妙的布局，奇怪的颜色，丰富的表情及演说的缺陷，包括时而遇到的不幸都归因于产前影响。1933年，波克郡有位妇女说，她产前被蛇惊吓过，所以她的孩子就得了咽喉疾，吃东西难以下咽，说话结结巴巴，小家伙深受其害。这孩子因而得了一副蛇嗓子，眼睛也变绿了，象其它爬行类动物一样，俨然一个小生物人。好在这位妇女不怀疑这是因蛇吓所致，且满怀信心相信医生最终能治好她的孩子。

这一古老的迷信，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如果一位孕妇遇见一只野兔，那么她的孩子将是兔唇。

在沃威克郡，女人尽量不见野兔，如果见了，应在她自己的衣服上剪下3条口子，以此来破其可能遇到的坏运气。直

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孕妇特别易受女巫和别的妖物伤害，因此，须用各种符咒和护身符来加以保护。

自然之光(圣艾尔莫之光 St Elmo's Fire)

自然之光是航海的人给自然界的一种明亮闪光起的名字。这种闪光是暴风雨中天空放电引起的，经常出现在船桅和船台上。当飞机穿过带电的云层时，也可以看见这样的电光。在山区，雷雨掠过山顶时也会产生这种明亮的光。初看之时，自然之光令人震惊，因为它们所照亮的物体似乎隐没在鬼火之中。这种现象通常伴随啪啪的声响，就象是树枝或干草燃烧时发出的声音。所以从远古时候起，水手和旅行者都对它怀有极大的恐惧感，这并不难理解。

在传说中，自然之光同圣艾尔莫有联系。艾尔莫是地中海上海员的保护神。据说他是在一次大风暴中死于海上的。临死前，他向船员们许下诺言，他还要回来，要是他命定不被风暴吞噬的话，他会以各种形式显灵。他刚刚断气，船桅上就出现了一道神奇的闪光。船员们认为，这就是那个保护神，或者是他为实现诺言而送的光。

然而，在传说中，同自然之光相关联的第一位圣人并不是艾尔莫。自然之光有许多名字。在不同时期同几个神或圣者有关。异教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相信，自然之光是神圣的孪生子卡斯托和波鲁斯的显现，他的姐姐是海伦。因此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也把这对宙斯和勒达所生的孪生子叫做海伦。普利尼说，当年，在海上航行的人把两道闪光视为一种好兆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船只显然受到了这对孪生子的

保护。如果只有一道电光，那就是个恶兆，预示着要翻船。后来，希腊人入了基督教，就把自然之光称作圣海伦娜之光，因为圣海伦娜曾远行到圣地，寻找那个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之光被叫做“桑托的尸首”，意思是“圣艾尔莫尸体”。英国的水手们有时候把它叫做“桅顶电光”。

这种电光一般在大风暴减弱后出现，所以，水手们都很欢迎它，把它看成是吉祥的预兆。据说，当年克利斯托弗·哥伦布首航美洲，前途渺茫，船员们怨声四起。哥伦布就是指着船桅上的那种圣火，预言苦难即将过去，光明即在眼前，使全体船员精神大振。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自然之光是非常凶险的。在航海的日子里，自然之光高悬船桅上方被认为是吉利的，但是如果这种光落在了甲板上，那是非常不吉利的。有些海员相信，自然之光是某个淹死的伙伴的鬼魂，是回来提醒活着的人预防翻船或灾难的。过于靠近自然之光，或试图去摸它，都是很危险的。如果自然之光在某人的头上照出一个光环，那人不久将会离开人世。

红嘴山鸦(Chough)

在康瓦耳地区，据说亚瑟王还活着，变成了一只红嘴山鸦。所以，人们从前认为，杀死红嘴山鸦是非常不吉利的，简直就是渎圣。人们对渡鸦也有类似的信仰。

死亡的时刻(Death of time)

在沿海居民中间常有这样的传说，死亡很可能是在退潮时发生的。因为生命是随涨潮而来(参见“分娩的时间”)，随退潮而去的。据说在某些地方，只是在潮水开始退尽的时候才会有人死去。如果一位病人已经挨过了一次退潮，那么，他就一直能够挨到下一次。当狄更斯塑造彼格托伊形象时，他曾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提到这条迷信：“一般说来，人们是不会在海边死去的，除非快要涨潮时，如果潮水涨不上来，他们就诞生不出来。”据说死亡很可能是在浅浅的死水里发生的。

从前，在某些教区里常记载着潮水的状况、死人的日期和其他一些细节。R·M·希利恩告诉我们说，根据他的观察，在林肯郡沿海地区，死亡实际上常常发生在退潮时，他自己对这种现象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借助于气温变化的可能性去解释它，正是这种现象影响着奄奄一息的人。

水手们认为，海船上的病人在看见大陆之前是不会死去的。

在爱尔兰，如果有人是在圣诞节除夕的半夜里死去的话，那他就被认为是很幸运的。因为，那时，天堂的大门正敞开着，死者的灵魂可以从那儿直接升入天堂，用不着在炼狱里等待。

早饭前唱歌(Singing before breakfast)

早饭前唱歌的人，在日落前肯定会悲伤。这种迷信在今天仍然很普遍，在有些地区还包括早饭前的大笑或其它娱乐行为(参见“笑声”)。

扫烟囱的人(Chimney sweep)

偶然遇见一个烟囱清洁工是非常吉利的，因为他有黑黑的脸膛，同火和壁炉有联系。碰见烟囱清洁工，应该向他鞠躬，或者打招呼。在有些地区，人们习惯于吐口唾沫，表示期望能见到一个扫烟囱的人。那些这样做的人深信自己的愿望会得到满足。如果一个婚礼行列在去教堂或者返回的路上遇见一个烟囱清扫工，那对于新婚夫妇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预兆。要是清洁工说出良好的祝愿，或者陪新娘走一会儿，那就更加吉利了。报纸上不时地登出幸运的婚礼行列遇到烟囱清洁工的照片。这表明那种风俗现在仍然非常流行，因为哪一个编辑也不愿意用版面去刊登既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又无意义的照片。

然而，在所有这些吉利的相遇中，不论是在婚礼上或者在别的地方，烟囱清洁工应先朝看见他的人走过去。要是他走开了，只能看见背部，那么预兆就不好。他还必须“穿着黑衣”，也就是说，他必须一身一脸都沾满烟灰，正在回家去。要是烟囱清扫工的脸上没有灰，那也就没有神奇的法力了。

死者的十字架(Death crosses)

当人们在野外安葬死人时，不管死者是因事故而死还是因凶杀而亡，人们常常都要在草皮上或石头上刻下一个粗糙的十字架，而且还尽可能地让十字架靠近死者的坟墓。我们不太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风俗，看来他们似乎是为了祈求安定或是为了驱除妖魔，阻止妖魔侵扰坟墓。当然，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许多地方，常常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刻建这种十字架，或者是在死者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或者是在十字架已经灭迹需要重新刻建的时候。不管死者是邻居也好还是陌生的过路人也好，人们都照样为他们修建这种十字架。这种修建仪式往往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死者的姓名及其有关事宜完全被人忘记为止。不过，死者最后呆过的地方及其行为方式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在牛津郡附近的艾弗雷市，小巷草地边上刻的某些十字架至今还被人牢记着，尽管它们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刻在门柱下方的一个十字架却还没有消失，这个十字架是人们为了纪念一位勇士而刻的，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正好摔死在城门的对面。

这种风俗的另一种形式记载在艾特肯夫人的《民间传说》(第37卷，1926年)中。1901年，在萨里郡的派雷福德，有位园林工人告诉她说，他一直都在许多教区里工作。在教区里，他总能发现，万一有人在外面因事故而死或因凶杀而死的话，人们常在地面尘土中踢出一个十字架。他补充说：“要是一个人在路上因车祸而丧身的话，警察总要在地上踢出一

个十字架。有些人一年又一年一直不停地在同一个出事地点踢十字架。”这位园林工人对这种风俗没有给予任何解释，也许他根本就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情形，可能是因为，人们担心，这种情形似乎比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事例更容易闹鬼一些，而灰尘十字架的暂时性却完全打消人们追悼死者的任何念头。

在教堂门厅守夜(Watching in the church porch)

在教堂门厅守夜是一种婚礼或葬礼的先兆。这在19世纪前叶以前，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众所周知。守夜只能在某些有意义日子的晚上进行，通常是在圣马克节之夜(4月24日)，但在万灵节之夜或万灵节前夕、圣诞节之夜和仲夏夜也较常见。

如果某人想知道来年内这个教区谁要死，就得在半夜前后去教堂门厅等上2小时，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他不能睡觉，因为一睡觉，要死的人必定是他自己。同时，在2小时之内(通常在半夜稍晚些)，那些在未来12个月中要死的人的阴魂就会出现在他眼前，走入教堂。如果某人的阴魂在门口返回，或进去了又出来，这就说明他要得一场危险的重病，但能够痊愈。

在林肯郡的有些地方，一种有别于上述的说法认为，守夜人可以见到本教区的人都进入教堂，只有没能出来的人将要死亡。如果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手挽手出来，那么他俩在这年会结为夫妻。

如果守夜人在这段时间内要死，他就能见到自己的阴

魂。1899年，R·M·希利恩了解到教堂司事一些年前在教堂守夜，他是想知道不久的将来将有多少人会死去，不料他看到自己的阴魂进入教堂，结果两个星期内他就死去了。向韩里提供资料的人说，他企图想亲自试试这预兆，终究还是未敢去做，因为有人对他说如果他守了一次夜，他就会被强迫继续守下去，年复一年，直到他见到自己的阴魂出现为止。这种奇怪的强迫守夜迷信在林肯郡很普遍，可是其它地方一般不这样。在林肯郡的民间传说中，据说在最后一次守夜中，守夜者不能不睡觉，这样也就预告了他自己的死期。

在有些地区，人们认为第一次守夜能见到鬼魂队伍。在其它地区，尤其在英格兰北部，认为有必要连续守上3年的夜，第3年守夜时可以见到美女。

要想知道结婚日期，求婚者须在下午2点去教堂放一朵鲜花在那里。然后他(常常是她)走开，在半夜敲钟前返回教堂，如果看到参加婚礼的队伍进入教堂，就说明他在这一年里要结婚。陪亲的人数多少则说明隔多少个月才能结婚，如果什么也没发生，这就意味着守夜人不能在这一年内结婚。

但如果没有见到婚礼队伍，而是见到一口棺材盖着白布由抬棺鬼抬入教堂，那守夜人就一定会死。

七 画

针(pins)

从前，人们把针用于众多的符咒中(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同时也用来进行占卜。针有针尖，加之又是金属做成的，根据具体的情况和使用方式，它既能带来危险，但也具有保护功能。把针插进门柱里能阻止女巫进屋子。但是女巫有时候在魔法中也使用针，特别是在肖像魔法中。过去，人们喜欢把一根弯针献给如愿井(或消灾井)。很明显，现在弯针仍然是人们喜爱的祭品，因为在这种井的底部常常能看见很新的针。

人们普遍认为，在地上发现一根针是吉利的，只是要立刻把它拾起来。在有些地区，只有当针尖不指向发现它的人时才是吉利的。如果针尖指向发现它的人，就应该把它留在原处，因为捡起它就“捡起了不幸的人”。在索塞克斯郡，未婚的妇女决不能拾起黄色的弯针，要不然到死也会是个老处女。

针有尖头，所以把针送给朋友是不吉利的，除非用某种东西来交换。在有些地方，把针借出去甚至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但是，如果送针的人或者借出针的人不是亲自把针送过去，只是请需要针的人自己来取，那就是安全的。水手不喜欢把针带上船，因为有这样一种信仰：针出现在船上会使

船漏水，或者渔夫的网会被撕破。

女裁缝扣衣服时一般不使用黑针，如果她偶然把一件新衣服扣在顾客别的衣服上，那么，她使用的饰针数目就预示了她要等多少年才能结婚。

过去，女傧相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婚后第一天晚上为新娘子脱衣服。取出第一根饰针的那个女孩被认为是幸运的，因为她将是伙伴中最先结婚的人。但是她不能把饰针留下来，所有这样的针都必须扔掉。米森在《英国漫游》一书中说，婚宴结束以后：“女傧相就把新娘带进卧室里，先为她脱下衣服，然后把她放在床上。她们还必须把所有的饰针都扔掉，新娘身上留一根饰针就会倒霉。女傧相保留一根针也会倒霉，因为在降灵节前她们会因此结不了婚。”

据说在英国的有些地方，如果一个女的（不一定是女傧相）能在从教堂返回的路上从新娘的衣服上弄到一根饰针，她就会在年内结婚。但是她不能保留这根针，否则就会无效，或者婚后不幸福。

同样地，活着的人决不能使用在寿衣上使用过、或者同死尸有任何关联的饰针，应该把从死尸上取下的饰针小心地放进棺材里，同死者一起埋掉。

招唤不守信义的或者不在身边的情人有许多符咒，其中一个是在午夜把12根新针扔进火里，说：

我想烧的不是针，
我渴望的是情人的心，
愿他辗转难入睡，

回报我深情厚意。

另一种方法是，把两根针插进一个点燃的蜡烛里，穿过烛芯，同时重复同一首诗。阿迪说，英国中北部诸郡的人们相信，妇女只要把9根针藏在穿着的衣服里，就能折磨她的丈夫或情人。

针曾经常常被用来防备女巫，也被用在符咒中破除魔法。夏洛特·拉撒姆作过这样一个记述，在19世纪后半期，人们在修缮普尔市的一所房子里发现，房间的炉石底下有一只瓶子，里面装了200多根弯针。工人们说，他们常常在老房子里发现这样的瓶子，都是用来防备巫术的。

夏洛特·拉撒姆在关于索塞克斯郡的信仰传说的同一篇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威斯迪地区有一位帕克斯顿夫人，在一个村舍里看见壁炉上有只能装一夸脱的瓶子，里面塞满了针。有人告诉她不要去摸那只瓶子，因为瓶子是炽热的，也因为如果她摸了，符咒就会失去效力。后来那所房舍的主人向帕克斯顿夫人解释说，她女儿患羊癫疯，由于地方医生似乎都治不好这种病，她就向一个女巫求教。女巫说这是巫术捣的鬼，告诉她把一只只能装一夸脱的瓶子放满针，然后放在炉子上烧得炽热。这些炽热的针会刺进那个施咒语的女巫心中，迫使她收回咒语。这位做母亲的就这样做了，希望不久后自己的女儿就会痊愈。

床(Beds)

有一个信仰现在仍然非常普遍，说是在一周内的某些天

里铺床或挪动被褥是不吉利的。这些日子因地区不同而不同，但最一般的是星期天和星期五。在有些地方，星期日是忌日。星期天铺床会使人做一个星期的恶梦。在索姆塞特郡，谁要是在星期五那一天铺床就会在海上翻船；在牛津郡，星期五铺床会改变铺床人的运气；在哈德福郡能使情人反目为仇。兰开郡有一个古老的信仰，母亲分娩之后不要去铺床，直到孩子满月为止。

牛津郡有两句歌谣，提到铺床的方式，

如果有一天你结婚，
把床从后向前铺。

如果3个人同铺一张床，其中有个人会在一年内死去。放床的位置也有讲究。有些家庭主妇说，床应当总是指向东方和西方，要是床指向北方和南方，睡觉的人将不得安宁，会做恶梦。有的人却持相反看法，认为引起不适是因为东西向床位。一个快要死的人，如果他睡的床横在地板上，那么就须把床转过来，让它同地板指向同样的方向，不然的话，死亡将会是艰难而又痛苦的（参见“减轻死亡痛苦”）。

晚上从一边上床，第二天早晨却从另一边下床，这是不吉利的。一个人起床时心情不好，没有明显的理由，一切似乎都很不顺畅，据说这是因为“起床的方式不当”而引起的。

尿(Urine)

尿象血液和唾液一样，在以前被认为具有巫术和治疗伤口的功能，把它作为生命的标志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参见“生命志”)。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动物中了巫术而得病，那么驱除病魔的方法就是煮他(它)的尿来医治。当然，这种方法需要在某种仪式中进行，有关这类方法因地制宜。通常是用病人的指甲屑或动物的一撮毛放到尿里煮，一到晚上几乎处处有人躲在房间里举行这种仪式。仪式进行时，要把门关好，防止人进入。

在索夫克郡，人们取下马蹄铁似的9个指甲放在尿中煮。由两人举行这种仪式，只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相互的联系只用手势，如果发出了声响，不管是两人中那一个，或是其它人的，符咒就会被中断。这个程序只能在半夜里进行，一直进行到煮的尿有足够的力量能将3个、5个或7个指甲移动。如果此时病人大哭起来，则说明病被驱除了。这种方法通常用于治疗小儿疟疾和消耗性疾病以及寄生虫病，也可以用来治愈因巫咒造成的牛病。

托马斯·布朗先生在《一般错误》一书中提到一种只有年轻妇女才使用的符咒，这种符咒一个月进行一次，如果被耽误了，只要她将小便撒在刚筑起的鼯鼠窝内，她的烦恼就会立即消除。奥布里提到17世纪治疗疟疾和高烧的方法，是取病人早晨的尿(还未冷)，把鸡蛋放在尿里煮，在鸡蛋上刺上一些孔，然后把鸡蛋埋放在蚂蚁窝内，过不了几天病人就康复了。奥布里说，这个药方是他从哈姆顿船长那里听到的，

这位船长曾试用过几次，效果非常好。

乡村人说，小便内有一种酸，可以治疗冻疮和裂口子的手。具体做法是，把手(或脚)浸泡在自己温热的小便中，然后取出轻轻按摩，直到按摩干为止，早晚各做一次，当然很快就好了。据说用同样的方法治疗疣就不行。另一种流传甚广的迷信认为，小孩的牙床要经常用自己的尿刷洗，这样做后，小孩将来不会得牙疾。

治疗小孩尿床的一种巫术是，把小孩带到教堂墓地去，让他把小便撒在异性小孩的坟墓上，尿床病就好了(参见“柊翅果”、“蛋壳”)。

驴(Donkey)

传说人们早先并没有注意到驴的背，当主耶稣在复活节前的第一个星期天骑着驴去往耶路撒冷之后，人们才发现驴的背上有一枚黑色的十字勋章，这是一枚荣誉勋章。法兰西传说则认为，在圣母怀抱圣婴耶稣，骑着驴去往埃及的路途中，驴背就一跃而生了。但另一则传说却认为，驴背与先知贝拉姆(Balaam)的驴有关。就这样，驴背便被认为是吹牛的标志，驴的主人利用驴背而去吹牛，因此，每条驴的繁殖都成了对其错误进行责备的一种无声的纪念。

直到最近，人们还普遍认为，驴背上的毛有着很好的疗效。如果把它们扎在布袋里，挂在脖子上，它们就能预防牙痛和婴儿易发的牙病。不仅如此，它们还能治好痉挛病。驴背上的毛对治疗哮喘病也是很灵验的，只是病人要把它们挂在脖子上或干脆把它们剁碎，就着黄油面包吃下去。布兰德

的《古代风俗大全》一书从《雅典娜神庙》中摘录了一段，书中说道，这种驴毛，通常为三根，必须是从不同于病人性别的驴身上拔下来的；书中还说，这种驴毛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至少不是借助于驴主人的知识所能得到的），因为一旦把驴毛拔了下来，驴以后就不会有多大价值了。然而，以上这两种信念并没有普遍为人所接受；在许多地方，人们不管驴是公是母，也不管是否损害了驴今后的生命，只要他们能够弄到驴，他们就从驴身上拔下这种毛来。

骑在一条驴身上也能治好许多疾病，骑驴的人如果面对驴的尾巴而坐，效果就会更好。据说在埃塞克斯郡，一个孩子出世后，如果他第一次骑在一条驴身上，那么，他以后就不会得牙痛病了。夏洛特·拉撒姆记载道，在索塞克斯郡，要想治好哮喘病就得叫病人从驴身上去拔一些毛来，扎在布袋里，挂在脖子上，同时还应该叫病人面对驴的尾巴骑在这条驴身上，然后把驴牵到“你可以留心观察的某个地方去，这样连续3天跑3次”，哮喘病就被治好了。拉撒姆太太提供的资料告诉我们，她和她的弟弟就是用这种方法治好了哮喘病的。另外，还应该缝制几个装毛用的小布袋，当然，从教区牧师的妻子那儿也可以租到小布袋。

M·C·莫里斯在《约克郡民间传说》(1892)一书中叙述道，在靠近惠特比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流行性麻疹病，在这期间，一位农夫和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到离家4英里远的海边去。在那里，他们让两个孩子轮流骑着驴，面朝驴的尾巴坐着，在一块空旷的海滩上来回奔跑9次。不仅如此，他们还从驴的尾巴上拔下了3根毛（不是按照平常的惯例从背上拔），把它们围在孩子们的脖子上。当然，

在孩子们骑驴时，还应该从驴的头上放一朵菊花。然而，这究竟是骑驴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仅仅是对驴的一种鼓励，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最后，他们全家都回到了村里。莫里斯说，与村里其他许多家庭不同的是，“这种奇妙的巧合”竟然使这户人家没有一人染上麻疹病。

如果病人从驴肚下面和驴背上面过3次或9次，哮喘病和疟疾病就能被治好。有时需要在9个早晨之内把它做完。如果把病人的某些头发剪下来，拌在食物中让驴吃下去或把它塞进驴的喉咙里，这样就能治好腥红热和其它一些轻微的病，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使疾病转移到驴身上去了。伊莎贝尔·加姆逊曾提到，苏格兰高地一种奇特的魔法可用来治愈蝎咬伤。这就是，对着在公路上碰到的第一条驴的耳朵悄悄地说：“我被毒蝎咬了”。于是，疾病可能就被传到了驴身上，就这样什么也不需要就治好了伤口。有一种很有名的方法可用来预防母驴流产受感染，这就是，让一条大黑驴带着母驴在田地里跑。

在德汶郡，在驴刚刚打过滚的地方行走是不吉利的。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人们从不愿意去看一条死驴。但如果真有人这样做了，那却是好运气的一种征兆。C·F·德巴特在他的《亨丁顿郡民间传说》(1951)一书中记录了这种信念的一个实例。1937年的某一天，当地的一名屠户把一条死驴拖到自己家的院子里，所有在院子里帮忙的人由于走了好运都高兴地跳了3次，并声称，他们肯定能从那一周的足球赛赌注中赢到某种奖品。

牡丹(Peony)

从远古时代到今天，牡丹一直被敬为神奇的、具有治疗功能的植物。牡丹这个名字取自医治之神“派安”(Paeon)。派安用牡丹的根治好了赫拉克勒斯的伤。通过派安，牡丹同太阳神阿波罗发生了联系。古希腊人相信，牡丹的根只有在夜里挖才不会出现危险，而且就象欧伤牛草一样，只有把狗栓在牡丹上，用一块肉在狗刚好够不到的地方作诱饵，诱使狗把牡丹拔掉。在拔牡丹的过程中，有关的人必须站到远处，让不幸的狗去面对灾难。因为也象欧伤牛草一样，牡丹在被拔出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叫声，谁听见这种叫声谁就会死。但是一旦拔掉了，牡丹就成了多种疾患的克星，对治疗精神错乱、恶梦、羊癫疯以及类似的疾病特别有价值。

皮撒格拉斯告诉我们，如果患羊癫疯的人随身带着牡丹根，或者戴一根牡丹做的项链，那么他就不必担心羊癫疯复发。许多世纪以后，帕金森在他的《漫谈大自然》(1629)一书中说，牡丹根是“公认的治疗所有癫痫最有效的药。癫痫在英国叫羊癫疯”。在英国的许多乡村地区，直到19世纪中期还有人戴牡丹子做的项链(即从牡丹根上取出的珠子)，作为预防各种疾病的符咒，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儿童发生痉挛，减轻出牙期的疼痛。爱尔兰有一种治疗妇女产后风的方法(根据莫洛·拉佛特1942年的记述)，把9个牡丹子碾成粉末，同硼砂和肉豆蔻混合，放在白色的茴香水里给产妇喝。

除了治疗功能，牡丹过去很长时间被认为还具有防护功能。人们从前用牡丹的种子和根(特别是雄性牡丹)，作为护

身符和防巫术的符咒。

花卉(Flowers)

广义上的花卉和各种类型的花，都是无数迷信传说的主题。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无论什么植物如果不在正常季节开花，都是不好的兆头，通常预兆着死亡。据说有几种花如果被带入室内，就是死亡的前兆，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各种类型的白花，象雪花莲一样低垂着头的花以及香味浓郁的花。人们认为，它们当中有些花附着死者的阴魂。梦见白花也是死亡的预兆。同样，如果在其他颜色的花卉上，比如红玫瑰上，出现“反常”的白色花瓣，也说明死神将至。另外一个类似的传说则是：在路上看见失落的花，千万不要拾起来，因为它们身上含有死亡的因素。

演员们说，在舞台上使用真实的花卉是不吉利的，只有仿制的花卉，才可以安全无恙地用来装点和打扮。当然，这一戒律不包括演出结束后，送给女演员的花束，因为那些花和剧情无关。

所有那些带有黄色花冠的花，曾经都被认为具有抵抗巫术的作用。因此，也就经常被用来作为护身符。红花一般都被视为吉祥物，因为，红色是血液的颜色，象征着生命。但是，在英格兰还有一种流传甚广、影响甚强的迷信说法，即禁止携带红白混杂的花束去医院探望病人。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病房里有人会死去，当然，不一定是那位接受花束的病人。就这一传说现在的表现形式来看，似乎并不古老，然而，其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有关颜色的古老象征意义

和魔法概念上去。这一传说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花商们如果知道你是去看望病人的，他们压根就不出售这种颜色掺杂的花束给你。病房里的护士往往也会禁止你携带这种花束入内。即使有些护士本人并不相信这种传说，她们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原因是这些不吉利的花会给病人带来烦恼。

医生(Doctors)

在国家卫生部尚未成立之前，一次性付给医药费有时被认为是¹不吉利的，这样做意味着病人担心已经恢复了的健康将会恶化，结果要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又要去求医看病。于是，有些病人就制订了一条规则，支付医药费时，总要从总款额中扣留一些零钱，比如1先令暂不支付。另一方面，吉卜赛人总是按期付清药费并且是一次性付清，因为在他们看来，不付钱的药物是治不好病的。

第一个在星期五求医看病是不吉利的，只有在真正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应该这样做。因为在某些地区，对病人来说，这被认为是死亡的某种征兆。

人们普遍担心，外科医生显然不该第一个搬入或使用一幢新楼。相反，第一位在新楼就诊的病人却一定能被治好。1934年，一位著名的牛津外科医生对她的病人说，她准备搬到一间新手术室里去，于是，有些人便来信向她打听，问她所诊治的那位作家是不是在那间手术室里被治疗的第一位病人。

假如一个排行老七、年仅7岁的孩子能成为一名医生的

话，他将来肯定会大功告成，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怀孕(Pregnance)

一个女人在怀孕期间，要承受精神上对胎儿的担心和肉体上对自己生命的威胁这两方面的双重折磨，理应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原始社会，一个女人怀孕了，她得把自己藏起来，还得通过禁忌仪式，不沾不食某些不洁的东西，干些特殊的活计。直到孩子出生后，她才能通过解禁仪式恢复她的正常生活。

原始的生育习俗，在文明人类的迷信思想中可谓绵绵不绝。在不列颠和欧洲大部分地区，较之从前，恶魔、巫婆以及邪恶势力虽说是每况愈下，但孕妇必须得到各种各样的符咒和护身符的保护，还得小心谨慎地避免不祥之兆的发生和产前魔法的惊吓，以求神灵保佑孩子安全降生。

如果一个孕妇跨越坟墓，她的孩子就会死亡。在威尔士，孕妇不能纺线，不然的话，婴儿出世后将会被大麻绳勒死。如果孕妇的腰部用绳子捆扎，她的生活会发生不幸。如果孕妇的手泡在肮脏的水中，孩子的手就会粗糙；如果她在怀孕期间接触很多花卉，那么，将来孩子的鉴赏能力就会很差。在英格兰许多地方，人们不会让孕妇做教母，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婴儿的天折。在有些地区，禁止孕妇在河里洗衣服，因为她们的出现会把鱼群撵跑。人们还记得，孕妇用手去触摸东西也是很很不吉利的，所以在有些地区是不让孕妇到黄油作坊、牛奶场、咸肉店或宰猪场干活的。

尽管人类的文明使得原始生育的陋习渐渐改变，然而上

述事实说明，一个女人怀孕后是非常不幸的。生过孩子的妇女在去教堂做礼拜之前，对别人来说也是很^不吉利的（参见“产前影响”）。

坚果(Nuts)

在古代异教传说中，坚果是生命和丰产的象征，在当代民俗中仍然同爱情、婚姻和生育有关。在古罗马，人们在举行婚礼这天把坚果送给新婚夫妇，以保证他们日后儿孙满堂。巴涌·格尔德在《民俗全书》中告诉我们，在法国的盖拉克地区，当新婚夫妇还跪在圣坛旁的时候，人们向他们撒坚果。在普瓦陀地区，人们在举行喜宴（婚礼后蜜月旅行前举行）的地板上撒满坚果。从前在德汶郡，当新娘从教堂里出来时，一位年老的妇女就迎上去，给她一袋榛果。

就象现代人在婚礼上撒五彩纸屑一样，古时候，人们举行这种仪式的目的在于使新婚夫妇多生儿女。这两种风俗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古时候人们撒坚果明确知道自己的意图，而撒五彩纸屑的现代人一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内在含义。今天，英国许多郡里的人们都说，教区里坚果丰产预兆着来年会有众多的婴儿出生。“坚果丰收年，男孩出生多”，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乡村谚语。人们有时候补充说，如果一棵树上结满了硕大的成对成对的坚果，那么就会有同样数目的孪生婴儿诞生。

德国有一个词叫“去摘坚果”，曾经是谈恋爱的委婉语，也许是因为有某种类似的观念。在英国传说中，魔鬼常常同采坚果联系在一起。魔鬼自己去摘坚果，随身带一个黑色的

袋子装果子。如果有人安息日这天摘坚果，魔鬼就会在这个不守安息日的人面前显现，把树枝弯到他手里。在圣十字节(9月14日)，青年人从前习惯结伴去摘坚果，总是冒着这种危险：魔鬼可能加入到他们中间去，成为一个不请自到而又可怕的伙伴。布兰德引用过1709年印发的一首小诗：

人们都这样说，
摘坚果是魔鬼的活，
这里面确有欺诈，
魔鬼在圣十字节摘坚果。

从前在有些地方，万圣节前夜被叫做“破坚果之夜”，因为坚果常在这一天被用在符咒和占卜之中。如果一个女孩想确知她的情人是不是真心爱她，她就拿两颗榛树坚果，一颗用她自己的名字命名，另一颗用她情人的名字命名，然后把它们并排放放在炉栅上。如果两颗坚果一块儿烧掉了，那就万事大吉了。但如果两颗坚果炸得分离开了，或者烧不着，那么情人就不是真心的。如果想知道一个愿望能否得到满足，可以使用这样一种符咒：把一颗坚果扔进火里，同时不出声地表达一个愿望。如果坚果一下子就闪起火花，期望的目的就会实现，否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最有魔力的坚果是一个果壳里有两个果仁。要是有人发现了一个内有两个果仁的坚果，他就表达一个愿望，吃一个果仁，把另一个从左肩上扔出去。他这样做的时候不能说话，做完后也不能说话，直到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其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对”为止。要同某个令人羡慕的人建立爱

情或者发展友谊，一个可靠的办法是同他分享一个有两个果仁的榛树果。如果两个分吃果仁的人在吃的时候不讲话，那么，这种符咒肯定会带来成功。

芸香(Rue)

芸香象征忧愁和忏悔，但在民间传说中它并非一味代表忧愁。它可用来祝福或诅咒，治病或伤人。据说，戴芸香者不会被魔鬼的符咒所镇，但它也同样用作魔法。它是忧愁之物，是诅咒的力量。里特夫人写了1912年前几年发生的有关芸香的故事。一位女子的情人由于喜新厌旧把她抛弃了。在他结婚的那天，她在教堂门口等他。当他从教堂出来时，她向他抛了一把芸香，并对他说：“愿这一天使你遗憾终身。”当地人说，芸香是从生长的地方直接带到教堂的，撒在圣洁与污秽之间，即教堂和教堂墓地之间，诅咒定会灵验。如果她找不到芸香，从教堂墓地的围墙上采来蕨类植物，其效果一样好。

芸香能治各种病，但按照一则乡间传说，只有早晨采摘的芸香才能入药，叫神草，中午一过，它就成了真正的芸香，有毒。另一说法是星期天它是神草，其余几天就变成了芸香。为什么给它取神草这个名字，尚不清楚。或许因为它和忏悔有关，在上帝面前忏悔时须手持芸香才行。另一种解释是，在教堂举行仪式或驱魔时要用芸香枝洒圣水。

在古代，芸香的主要功能是使人耳聪目明，以及解毒。普利尼说，雕刻师和画家都吃芸香以保护视力健全。它能解无意吞食之毒，是医治毒蛇和各种野兽咬伤的良药。甚至连

鼯鼠都知道这一点。杰拉德在《草药集》中说：“一只鼯鼠在和毒蛇搏斗前，先服芸香以防不测。”

在巴斯德作出伟大发现以前，有时，芸香叶被用于治疗狂犬病的药中，这种病是被疯狗咬伤所致。一位作家在《趣闻琐谈》中提到了这种有趣的药。此书是1752年的一种手抄本。该药的成份有捣碎的芸香叶、大蒜、威尼斯解毒剂、白蜡屑。将这些材料一起放入烈性啤酒中煮沸。在病人禁食期间，每天早晨给病人喝9汤勺，连服7天，被咬伤的狗则服药6汤勺。为了更有疗效，将药汤滤出后，将药渣倒在被狗咬的地方去。手抄本的一个按语说：“由于一条疯狗在城中横行，咬伤了许多人，人们到林肯郡卡索派教堂去取药。服了药的，痊愈了；未服药的，病死了。”

乡村中有一种治疗痉挛或惊厥的方法是饮芸香茶。另一种方法是将芸香叶系在病人的手腕和足踝上。《米德瓦医药大全》中劝那些担心自己夜游的人，将捣碎的芸香种或叶加醋和陈啤酒煎熬，睡前服用便可酣睡。在地上或窗台上撒上芸香叶可防传染病，因此在16、17世纪瘟疫流行期间，芸香叶广泛用于防病。阿西齐的法官们用扎有芸香的花束去挽救那些患恶性伤寒的囚犯。今天他们还这么做，尽管狱中已没有此类病了。

关于芸香还有两种传说。一是芸香被盗后生长迅速。二是蟾蜍厌恶它。在花园里栽鼠尾草时最好在它周围也栽上芸香，这样可使鼠尾草免遭蟾蜍毒汁的伤害。

连雀(Waxwings)

如果在某年出现罕见的连雀，据说要发生战争和瘟疫，或出现反常的气候。

鸡蛋(Eggs)

很明显，鸡蛋是复活和生命延续的象征，许多古代民族都这么认为。在古代，无论是希腊人、罗马人还是波斯人、中国人，春节期间，他们都相互交换彩色鸡蛋，就象如今我们在复活节时相互交换复活节彩蛋一样。在欧洲某些地区，人们把鲜红色的复活节彩蛋种在地里或葡萄园里，为的是保护庄稼不受雷雨和冰雹的袭击。不久之前在英国，复活节期间，人们把装饰得较为漂亮的定步鸡蛋(Pace-eggs)放在复活节彩蛋(Easter-eggs)的旁边，在屋里保存着，这样一来全年都会有好运气。

家长们常告诉孩子说，这种鸡蛋有着神奇的来源，它们是借助于教堂的钟声从罗马取来的(参见“钟声”)，或是由复活节野兔生下来的(参见“野兔”)。波兰传说里有一种符咒曾提到过，复活节圣桌上出现的大量彩蛋都是由圣母在拿撒勒事先准备好的。为了给圣婴耶稣取乐，她把煮熟的鸡蛋涂上了红色、绿色和黄色。波兰的村妇们说，打那以后，所有虔诚的家庭主妇都那样做了，但由于鸡蛋是复活的象征，所以，她们如今只在复活节的时候才这样做。

普通鸡蛋也有着它们自己的民间传说。据说，日落以后

将它们带进室内或带出室外是不吉利的。这个时候也不应该去卖鸡蛋或将它们带到船上去。水手们在海上从不对鸡蛋直呼其名，而是用别的名称来代替。做梦见到鸡蛋也是很吉利的，特别是见到那些打碎的鸡蛋。如果有人做梦见到了打碎的鸡蛋，那就预示着这户人家将要死人。把小的、不同种的鸡蛋带进室内也是一种不祥之兆。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这些蛋是公鸡下的，如今仍然有人把它们叫做公鸡鸡蛋(cock's eggs)，而在林肯郡它们却被称作未受精的鸡蛋(wind-eggs)。

母鸡孵小鸡时，鸡蛋的放置是有一定规则的。所放的鸡蛋必须是单数，通常为13个，如果是双数就孵不出小鸡来，或者孵出来的小鸡都将是公鸡。如果鸡蛋是在一个星期天放上的话，那也是很吉利的。据《丹哈姆传说》记载，苏格兰边境的村妇们常常要避免5月份去放鸡蛋。如果有人想要母鸡孵出来的全是小母鸡，那她就应该在日落之后去放鸡蛋，要是在此之前早一点时间放鸡蛋，孵出来的只会是小公鸡。汉德森也提到一种信仰，如果一窝孵出的都是母鸡，那就是主人家要死人的征兆。鸡下双黄蛋也是一个凶兆。

在一些农场上，人们把母鸡下的最后一个蛋保存下来，作为保护家禽的护符。在耶稣受难日下的蛋也被用作这个目的。如果在一窝被孵的鸡蛋上画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就能够防止巫术和黄鼠狼的破坏。

有一则很有名的婚姻占卜法。在除夕之夜、万圣节前夕或者某个别的有意义的日子，问卜人戳开一个新下鸡蛋较小的一端，把蛋白滴3滴在水里。对于那些精于此道的人来

说，从蛋白在水盆中呈现的形状，便可以看出有关未来的丈夫或妻子如何以及婚后儿女多少等有关的细节。人们也常用溶铅和水进行这种占卜。

鸡蛋也可以用在恶意的魔法中。诺夫克郡海滨韦尔斯地方教区档案中有这样一则记录，“一个名叫莫茨·加布雷的女巫，非常可恶，用卑鄙的手段”淹死了14个男人。这些男人的名字都记录在案。这个女巫在一只冷水桶里利用鸡蛋施魔法，结果就导致了那14个男人的死亡。

将近400年后，斯卡伯莱地方法院审理了一个17岁小孩的死亡案。在这起案件中，人们又听到了莫茨·加布雷鸡蛋巫术的回声。《林德塞和林肯郡星报》1904年10月1日报道说，根据医学鉴定，那个小孩死于软骨病引起的惊厥，但是小孩的母亲则确认是巫术杀死了她的孩子。她告诉验尸官说，13个月前，她曾把目睹到的隔壁邻居所干的某件事情告诉了房东，房东就把那个邻居赶了出去。在离开之前，那位邻居曾威胁要用煮鸡蛋、捣碎鸡蛋的魔法，对她的小孩施巫术。虽然邻居从未见过那个小孩，但是在被赶走之后，她的房子里就不断地出现怪影和离奇的声音。后来，小孩就死掉了。那位母亲确信，她的孩子是别人出于报复用巫术害死的。

围裙 (Apron)

在英国大多数地方，妇女的围裙掉了下来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但是，这个预兆的性质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在英格兰东部，它是某种恶运的象征；在牛津郡，它意味着一年内将有一个婴儿降生。诸郡的年轻女子们说，就象林肯郡和赫

勒福郡那样，这个预兆表示她们的情人在思念着她们。如果妈妈在穿衣服时把围裙弄乱了，那就意味着不久要做新的工作了。

把围裙戴翻了是吉利的，只要是偶然发生的，并且没有马上翻转过来。如果一位家庭主妇在事务中接连遭到一些小小的不幸，她只要把围裙翻过来戴就能改变运气。第一次看见新月的时候，如果把围裙翻过来就能保证当时愿望的实现。

这些迷信似乎对园丁、屠夫和别的男性工人有时所戴的围裙并不适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们的围裙总是临时性的，是为了防止不弄脏平时所穿的衣服。另一方面，村妇们的白色围裙直到60年代或70年代前还是她们整套服装的一个常备部分，做脏活时要把另一件质地更为粗糙的围裙系在白色围裙的外面。

完葬(Burial Complete)

从前，人们害怕在事故中断臂或截肢，这是一种迷信恐惧，害怕死后不能完葬。远古时候的人们相信，如果一个人下葬时缺胳膊少腿，那么到了另一个世界他还是个残废。关于这个信仰，基督教有另一种说法，身体不完整的人在最后审判日到来时，他会缺少失去的那个部分，这对他的来世是不利的。但是，如果分离的部分同尸首一起下葬，这个困难就被克服了，死人来世就会是个全人了。因为这种信仰，人们常常推迟到万不得已时才去截肢，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人们还尽可能地把身体上断掉的部分保存起来，以便死期来

临时就把它放进棺材里。就连掉了的牙齿或拔过的牙齿也常被保存下来，最后同掉牙人一同埋进坟墓里。

坟墓(Graves)

按习俗，坟墓都是东西走向，这样尸体躺在里边就是头朝西脚朝东。过去的人可能都认为上帝的最后审判令将来自东方，因此，当死者在复活日早上站起来时，如果面对着曙光，对他就较为有利。因此，在古代的威尔士，东风还被称作“死人的脚风”。将坟墓挖成南北走向是极端的不祥之举，它说明挖的人不是对死者缺乏敬意，就是对死者怀有恶意。在某些乡村墓地里，常常有那么几个早就挖好了的南北走向的坟墓。据说它们通常是用来埋葬外乡人和自杀者的，有时也用来埋葬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

从坟墓上走过或践踏坟墓也是不祥之举。这样做不仅是对埋在下面的死者不敬，而且是对所有相邻的死者不敬。如果碰巧践踏了一个死婴或未受洗礼的孩子的坟墓，那么这个冒犯的人将会得一种致命的病。

今天仍有不少人认为，星期日让墓穴大敞着是不祥之兆。那意味着墓口大张，还要吞进一具尸体，很快那个教区内就会有第二个人要死。如果是在星期一的早上举行葬礼，就必须在前一个星期六将坟墓挖好，但是，又不能让它啮牙裂口地躺在那里，教堂司事必须用木板或草皮将它盖上。如果一座新坟上的土下陷得特别快，那就预告着死者的家里在几天或几周内又有人会死去。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扰乱坟墓是要倒霉的，盗墓则更

是如此，过早地把死者给搅醒了（合适的时间是复活节），鬼魂就会骚扰整个居民区，或直接向侵犯他的人报复。这一迷信当然主要是针对基督徒的坟墓而言的。但是，远古时期的墓地也不乏此说，许多叙述考古学家遭受不幸的故事就是证明。如果一座古墓被无意扰乱，就必须尽快将它重新埋好。否则，鬼魂就会缠住骚扰者，使他做噩梦、失眠，或遭受其它形式的的天不幸。

哈里·普莱士在他的《英格兰弄鬼记》(1945)一书中，讲述了一个与此说相关的奇怪事件。他说，1944年，他应邀去埃塞克斯郡的格瑞特莱斯调查那里发生的一些奇怪的骚乱事件。很明显，骚乱是在人们修路时搬动了十字路口上的一块大石头后开始的。传说这块石头是17世纪一个巫婆的邪恶坟墓的碑记。从那石块被挪动的一刻起，村里的怪事接连不断，干草垛被推翻了；禾苗从一丘田被挪到了另一丘田；教堂里的钟不敲自鸣；各式各样的小件物品被四处抛撒；牲畜栏圈完好无损，牲畜却都跑丢了；奶牛早产；母鸡不下蛋；许多小鸡被溺死；最为严重的是同一个地方的30只羊、两匹马不明不白地死了。所有这些很明显都是人为的恶作剧，但是，始终都没有查出肇事者，甚至连怀疑对象都没有。村民们都认为，这是扰乱那座坟墓的恶果。于是普莱士先生就建议举行一个仪式将那石块搬回原地，人们如此照办，骚乱也就终止了。

有些地方的人认为，用坟墓上的材料（不论是基督徒的坟墓，还是其它什么人的）来建造房屋或干别的什么事情，都是极端愚蠢的。一座房子上如果有来自坟墓的砖石，它就不会兴旺，甚至还有可能倒塌，因为死神已被修建到房子里面

来了。不久前在牛津郡的某一特定路段，连续发生了多起事故，当地人谣传说，这是因为铺设路面的石头，有的取自一个异教墓地。在曾经理过死人的地方进行耕作也是不吉利的事情。庄稼在这样的地里是长不好的。而且这样做了之后，死神很快就会降临到干活人的家里，或命令别人干这种活的人家里。

所有这些传说从来没有挡住冷酷无情的强盗，甚至都没能挡住农夫们从那些古老的坟墓上搬走石块回去修建门柱或水渠。不过，这些传说还是流传下来了，它们在保存古代遗迹和废弃公墓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人们对掘墓所抱有的偏见也源于这些传说。一般来说，官方发布的掘墓命令都和谋杀嫌疑有关，这本身就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然而，这些还不是所有的灾难。不论出于什么理由，搬动坟墓里的尸体，哪怕是将它挪到一个更为体面的墓穴里去，都是非常不吉利的，尤其是对死者的亲属不利。事后，灾难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当中的一人或几人就会丧命。

坟墓的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也未能保护它们免遭另一种毁灭。人们曾经认为，一般的石头墓碑或雪花膏石墓碑上的粉屑，墓石的碎片以及它们上面的青苔都具有药物功能，特别适于医治牲畜的疾病。由于这一迷信，有些古墓被破坏得非常厉害，其中之一是切斯郡邦伯瑞教堂墓地里休·德·考威利爵士的雪花膏石墓碑。一代又一代的牧羊人从这里刮去石头碎屑，然后研成粉末去医治羊病。

花楸(Rowan)

花楸不管长在哪里都是吉祥树。在有些地区它叫魔树。几乎在各地，不管是现在和过去，它都被认为具有消灾、抗妖、驱病、解难的法力。

在苏格兰，花楸木常用作烟囱的横梁，以及农具和水车的部件。四季结帐日，在房子的过梁上放一根花楸棒，同时用红线将两根花楸棒扎成十字悬挂于牛棚和马厩的门口，用以驱邪。“花楸树和红线能避邪”是有名的苏格兰俗语。红色花楸果做成的项链能使带项链者不中邪。将花楸果给母马或其它牲畜吃能使它们顺产，不致于发生意外。

在曼岛上，人们在五月节前夕那个受妖精和鬼怪伤害的晚上，将不用刀制作的花楸十字架系在牛尾巴上。在约克郡，有这样一句谚语：“如果你的马鞭是用花楸枝做的，你便可骑着马儿走遍天下。”许多地区的车夫和骑手使用这样的鞭子或在帽子上佩戴花楸枝，防止巫婆施巫术使他们的马中邪，难以驾驭，原地不前。据说，马有时能被迷住几个小时。在林肯郡，为了防火，人们经常将花楸枝扔到茅屋顶上或塞进干草堆里。

如果搅乳棒是用花楸木做的，巫婆就无法阻止人做出黄油。如果婴儿摇篮的弯杆是用花楸木做成的，巫婆就无法伤害婴儿。花楸木还用作棚杆、系梁、犁梢及牛桩。如果要使猪壮膘，在猪头上套一只花楸编制的花环，猪定能长得膘肥肉壮。同样，手拿一支花楸枝也能除妖术，驱霉气，不得风湿病。

花楸树节是一些地区给5月3日取的名字，即圣十字架节，

是纪念创造圣十字架的节日。在那天，将花楸树枝带回家能保佑以后12个月内住宅和农舍平安。牧师J·C·阿金森在他的《莫兰教区40载》中描写了他在克利夫兰所见到的这方面的风俗。当地人要找一棵未被人发现过的、寻找者也不知道的花楸树。这要花很长时间，随着岁月的流逝，要找这种花楸越来越难。找到花楸树后，用菜刀吹下树枝，从另一条路带回家。花楸枝不但要吊在住宅、牛棚、马厩和库房的门上，还要吊在床头和起居室中，以及放在口袋或钱包里。人们对此做法的价值深信不疑，可保人畜、房屋在下次花楸树节到来前安全无恙。

人们现在常常认为，在屋子的附近栽花楸是吉利的，乱砍花楸枝是愚蠢的。如果此树无缘无故地枯萎则是凶兆。据说它在古马戏场或古墓旁比其它树长得茂盛，巫师也用花楸木和花楸果施魔法。

麦鹑(Wheatear)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的传说中，麦鹑是一种不祥之鸟，总是同魔鬼撒旦以及癞蛤蟆紧连在一起的。癞蛤蟆被认为能孵化麦鹑鸟所下的蛋，正如它能孵化黑喉石鸫——在有些地区被称为金翼啄木鸟所下的蛋一样。自然史上的这种奇谈怪论往往被年轻人和顽童当成迫害和毁灭麦鹑鸟的一种正当理由。

听到麦鹑的叫声是一种不祥之兆。在有些地区，看到一只麦鹑是死亡的一种征兆；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如果看到的麦鹑正在一块岩石上栖息，那才是死亡的一种征兆；但如果

有人第一次看到麦鹤时正好坐在草地上，那却是一种好兆头，好运气将会如期而至。

在牛津郡，麦鹤有时被称作赛马鹤(Horsematch)，因为它经常沿着双轮轻便马车和四轮马车的道路两旁飞来飞去，好象是在同马车赛跑似的。

吹口哨(Whistling)

海员们通常把吹口哨看成是一种凶兆行为，大多数矿工以及与剧院有关的许多人也都持有同样的看法。就海员们来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吹口哨就是在摹仿风声，风就会借助于摹仿的魔力而刮起来。

女人吹口哨是很不吉利的。汉德森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世纪中叶，斯卡伯勒号轮船船长坚决不同意让代表团的一位成员上他的轮船。“那位年轻女士不许上船”，据说他当时说道：“因为她吹口哨。”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类似的故事肯定还会有许多。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一个爱吹口哨的女人总是一种凶兆。“吹口哨的女人和啼叫的母鸡既不对上帝的胃口，也不合男人的心愿”，这是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在许多地方，人们都认为，吹口哨的女人和啼叫的母鸡会给其周围的人带来厄运或死亡。在沿海地区，一个吹口哨的女人就是一个放风婆。从前，人们常认为，巫婆就是通过吹口哨而呼风唤雨的。因此，任何一个吹口哨的女人都会被怀疑是故意呼唤风暴，危害船只，尤其是危害那些小渔船，比如渔民打鱼用的小帆船等。

对女人的这种偏见很久以前就有其根源了，那时的妇女

被认为是巫术的守护神，在以后的岁月里，正如16、17世纪的审判记录所呈现的那样，女巫的数目要比男巫的数目大得多。然而，在船上吹口哨，这种行为本身就被认为具有呼风唤雨的魔力，无论是男巫吹的也好还是女巫吹的也罢。奥布里在《异教和犹太教轶闻》(1686)一书中告诉我们说，在易北河上航行时，克拉默“不在意地吹起了口哨，船员们对此十分恼怒，立即制止了他”。另一方面，据说船员们有时也会轻轻而又小声地吹口哨，为的是能在烦闷时刮来一丝清凉的海风。

在矿井下吹口哨是很不吉利的，尽管我们还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M·A·考特尼告诉我们，据说，在矿井下吹口哨会打扰敲门人(Knockner)，那些住在科尼什锡矿爱管闲事的幽灵们，结果就会因此而遭到不幸。而在有些地区，据说在矿井下吹口哨会引起矿井爆炸或带来其它一些灾难。不管怎么解释，在矿井下吹口哨总是要受到禁止的，任何一名没有经验的学徒工只要一吹起口哨马上就会遭到老师傅的制止。

在剧院里吹口哨也是很不好吉利的，但剧中表演的吹口哨节目却不会带来厄运。同样，在剧场的每一角落，尤其是在化妆室里吹口哨，那也是很不吉利的，这样做意味着有人将会成为无业游民，当然不一定是吹口哨的那个人。人们常认为，如果一间牢房里有好几人都在吹口哨，那么，罪犯马上就能逃出去；但如果让罪犯绕着牢房走3圈，他就得再入牢房。

在许多地方，天黑之后吹口哨都被看成是最危险的行为。亨特告诉我们说，“在圣艾夫斯渔民中间，夜间吹口哨被看

作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从前在约克郡，不管是内陆地区还是沿海地区都盛行这种迷信说法，人们会把吹口哨的人赶出家门，让他(她)绕着房子走3圈以破除咒法。

很明显，这种凶兆行为不仅会带来风暴或一般的厄运，而且有时还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在《民间传说》第56卷(1945)中，L·F·纽曼记录道，在东安格索亚的沼泽地带，运动员们夜间外出打猎时，他们从不在沼泽地里向他们所带的猎狗吹口哨，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惊醒“提灯老汉”(Lantern Man)。这是当地人对鬼火的一种叫法。鬼火常出没在沼泽地带，谁要是碰到了它谁就会遭到危险。要是一个人鲁莽行事，在夜间吹响口哨而吵醒了鬼火的话，他就应该马上脸朝下爬在地上，嘴巴紧贴着地面。这样一来，鬼火就可能注意不到他而从他的身旁飘然而过。

鸡蛋壳(Egg-shells)

有许多人，他们在其他方面并不迷信，但却会小心地把刚刚吃过的鸡蛋的壳弄碎，因为小时候听大人说，不这样做是不吉利的。而女巫则可能利用没破碎的蛋壳，或是对某人施巫术，或是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女巫坐在鸡蛋壳里，在陆地上或海上到处周游。1673年，莫彼斯地区的安妮·贝茨因施巫术而受到审问。一位证人说，他经常看见贝茨坐在鸡蛋壳里飞行，在家在外都是这样。在沿海地区，不把鸡蛋壳弄碎据说会造成海上沉船。

对饲养家禽的人来说，烧鸡蛋壳是很不吉利的。要是这

样做了，所有的母鸡，特别是那只下蛋蛋壳被烧掉的母鸡，就会马上歇窝。学童们非常喜欢把蛋壳串成串玩，但是许多地方的人却忌讳这样的蛋壳串，蛋壳串放在房子里会带来不吉利，所以应该挂在某个空棚子里或者不会造成危害的外屋里。

林肯郡有一则治疗溺褥的民间偏方，把鸡蛋壳碾碎，放在牛奶里或水里给小孩喝。

快脚娃(Footling)

脚先出世的小孩通常被称作快脚娃。象其他许多以反常形式降生到这个世上的小孩一样，这样的孩子以前都被认为具有特异功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治病功能。在苏格兰的东北部地区和康瓦耳郡，凡是患有风湿病、腰部风湿、背疼以及各种扭伤的人，总是请一位脚先出世的人来，让他要么踩在他们身上，要么用脚压住他们的疼痛处或按摩那些地方。在康瓦耳郡，这一传说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即这种孩子的母亲在生下他或她之后，也具有同样的特异功能，也象她的孩子一样，经常被请去给人治病除灾。

不过，有些地方的人又认为，快脚娃在后来的岁月中，比其他人更容易遭难受害。因此，为了预防灾难，老派的接生婆们在婴儿刚出世时就用月桂树叶去揉擦他们的腿脚。

报喜节(Lady Day)

报喜节是圣母领报节的通俗名称，这一天是3月25日，

许多世纪以来，在基督教的世界中，这一天都被当作一年之始，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奇特的迷信传说。有这样一首历史悠久而又家喻户晓的英格兰民谣：

倘若主投入了圣母的怀抱，
英格兰就劫数难逃。

这里的意思是说，倘若耶稣受难日或复活节碰巧也是3月25日的话，未来的12个月中，必将有国难降临。这个信念的历史有多久，现在很难弄清楚，但是，它仍然具有生命力。这一事实在本世纪倒是有过两次实证。1910年耶稣受难日是3月25日，到了五月份，爱德华七世因急病去世。1951年复活节又碰到了这个不祥之日，不到11个月的时间，乔治六世在1952年2月6日突然去世。在这两个时候，许多人都想起了那首歌谣的预言。

在其它一些国家，这几个节日的重合也被视为不祥之兆，但不一定会带来国难。根据古老而又可考证的传说，我们的主是在3月25日这一天被钉上十字架的。既然没有人知道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那么这种传说就足以使人们广为相信，复活节即耶稣的复活日，如果和耶稣的受难日重合，那就是不祥之兆。同样，耶稣受难日如果和人们所想象的那个原始的受难日期重合，也是不吉利的。

杜鹃花(Cuckoo Flower)

杜鹃花(又名女士罩衫花)是传说中的一种仙人植物，因

此将它带回家中过去曾被认为(现在仍然如此)是很不吉利的。不仅如此,人们也不允许让杜鹃花在五月花冠中出现,大多数地区都是这样规定的,即便是在今天,杜鹃花也不常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一个时期,这条规则的实施是十分严格的,以致于如果不在意错误地将几朵杜鹃花瓣编织在花环中,那就应该拆散整个花环重新编织。在牛津郡,许多人仍然不愿把这种漂亮的花放在客厅中。说来也怪,在牛津郡五月节早晨送来的十字形裙环和十字形花卉图案中间,我们却能经常看到杜鹃花夹在其中。

从前,杜鹃花被当作一种药物以净化血液,治疗心脏病,预防败血症。杜鹃花常常还能被当作西餐中的色拉或一种水焯菜来食用。

芙蓉红(Poppy)

芙蓉红这种植物有许多传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芙蓉红是睡眠和遗忘之花,因为它有某些麻醉功能。虽然有一种植物叫矢车菊,但芙蓉红才是真正的矢车菊。根据一则古希腊传说,睡眠之神索姆诺斯创造了芙蓉红。当谷物女神色列斯为寻找丢失的女儿而精疲力竭、不能使谷物生长时,索姆诺斯就把芙蓉红送给了色列斯,使她入睡,以挽救饥饿中的人类。色列斯睡过以后,力量恢复了,谷物又生长了。所以古代人认为,谷物地里的芙蓉红对谷物的收成是很重要的。这是宽慰人们的一种说法,现代的农夫很难同意。

人们从前还把芙蓉红同丰产联系在一起,因为它结的籽很多。人们用芙蓉红调菜,连同酒和蜜一起给参加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运动员作补品。然而，虽然芙蓉红在传说中有种种功用，但是，在一般人的信仰中它却是个不祥之物。在今天的牛津郡，据说把野生的芙蓉红带进屋里是不吉利的。有些人认为，最好不要去采摘芙蓉红。似乎并不是每个地方都禁止把芙蓉红带进屋里，但是，在许多地区，这种花的名声并不好，被认为能引起各种小病小灾。几乎每个地方的孩子都说，如果有人朝芙蓉红花里看，他或她就会失明，时间也许并不长。芙蓉红在约克郡叫“瞎眼草”，据说这是因为芙蓉红花有着眩目的猩红色。芙蓉红在约克郡的另一个名字是“晕头花”，因为芙蓉红花的气味据说能使人头痛。

如果把芙蓉红靠近耳边，它还能导致极度的耳痛。但在民间医学中，芙蓉红花被用来制成敷剂，治疗耳痛、牙痛和类似的疼痛。治疗百日咳有一种办法，把加热的芙蓉红叶子贴在脸上。中世纪的医生们把芙蓉红籽同海冬青籽一起捣碎，用酒配成敷剂，为患失眠症的人洗耳朵、眼和鼻子。治疗失眠的另一种办法是，把这两种植物的汁液同牛奶和别的材料混合，制成安眠药片。

就象水仙一样，芙蓉红从前被看成是抑制情欲的有效药物，人们在符咒和药物中都使用它。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芙蓉红又有了新的象征意义，成为纪念之花。芙蓉红花生长在法兰德斯那战火过后满目荒凉的原野上，在一年一度的休战纪念日这天，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买、都戴人造的芙蓉红花。

李氏便士(Lee Penny)

李氏便士或李氏石头也是一件可以治病的神物，象响喇叭和黑便士一样，直到19世纪末，它在苏格兰和北英格兰都广为人们所重视。这是一块深红色的小三角石头，安置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发行的一枚4便士银币的反面。它属于洛克哈特·李家族所有，因此而得名。据说早在14世纪初，他们就有了这件物品，当时是西蒙·洛克哈特爵士从圣地带回家来的。

据说将它放在水里浸一浸或滚一下，这样的水就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其中包括狂犬病、大出血以及牲畜的病。1645年，当鼠疫流行时，泰恩河上纽卡斯尔城的居民以6000英镑的押金借去了李氏便士，随后，它在那儿的医疗效果，使得那里的人愿出高价买下它，但是，它的主人拒绝出售。

由于这块石头，有人控告詹姆斯·洛克哈特爵士行使巫术，1638年格拉斯哥的宗教会议调查了此物的性能。他们的裁决是，既然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咒语，“而且鉴于自然界有许多事物均具有神奇功效，非凡人所能解释。此乃上帝之意，为医治人畜之多种病疫，特赐予石头草木以特异性能。”宗教会议“建议诸位教友们终止他们的起诉，因为他们没有掌握犯罪证据；并忠告石块主人詹姆士·洛克哈特·李，在使用上述石头时，定要谨慎行事，尽量避免引出非议。”

《麦克白斯》(Macbeth)

在演员以及其他一些与剧院有关的人员当中，传说最多的是，《麦克白斯》是一部极不吉利的戏剧，几乎每次上演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幸或灾难，所涉及的人不是演员就是与演出相关的人员。许多传说都是关于此剧在不同的剧院上演时，所发生的事故、火灾以及其它麻烦，有些还相当严重，其中包括莉莲·贝莉斯的死，当时老威克正在上演《麦克白斯》。

此剧之所以被说成不吉利，人们一般都认为是剧中的巫婆之歌在作怪。

谷壳猜谜(Cauff Riddling)

考夫谜是约克郡的一个名称，代表一种利用谷壳进行占卜的方式。问卜人在圣马克节、新年节或其他有意义的日子的午夜到谷仓那里去，把仓门全部打开，然后用谷壳猜谜。如果问卜人这样做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看见，那就是个好兆头。但是如果他命里注定来年要死，他就会看见由两个人抬的棺材从谷仓门里走过。

威廉·汉德森记述了早在他写作前几年的一次占卜。在圣马克节的夜晚，一个妇女和两个男人到圣马尔顿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去，在那里进行了这样的仪式。那两个男人依次用谷壳猜谜，毫无结果。但是一轮到那个妇女，棺材和抬棺人就出现了。那两个男人立即跑了出去，但什么也没有看见，

那个妇女当年就死了。汉德森补充说，为他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认识所有有关的人，并且指名道姓地把他们都说了出来。

克拉奇·迪瑞(Clash Deary)

克拉奇·迪瑞，即阿德沃里奇石，原来属于阿德沃里奇地区一个古老的当公务员的苏格兰家族的。这块石头从前以其治疗功效闻名于世，治牛病特别有效。它是一个明亮的水晶球，嵌在4根银条做成的小框里，据说是由人们从东方带到苏格兰来的。

就象这类中的其它几种符咒一样，这块石头是同水一起使用的。把石头放在水里，水就有了各种治疗功效，然后把水弄来给病人或生病的动物喝。用水的人必须亲自把水带到石头所在的那个房子里，放石仪式完成后，再把水装进瓶里带走。要是在返回的路上水被带到了别的人家，那么水的法力就丧失了。所以，如果某人回家时不得不去访友，他应该把盛水的瓶子放在屋外。

八 画

雨(Rain)

在英国有这样一首关于天气方面的谚语：

七月十五天气晴，
烈日炎炎整四旬。
七月十五天气阴，
阴雨连绵四十天。

传说公元862年，圣斯威森弥留之际，嘱咐人们把他葬于公墓，让雨水能落在他身上，让平民百姓的脚步能从他头上跨过。他归天后，人们按他的遗嘱举行了葬礼。9年后，文契斯特的修道士们认为如此伟大的一位圣人应有象样的陵墓，于是打算将他的遗骨改葬于较体面的地方。7月15日开始迁墓，因天下暴雨而未迁成，且整整下了40天之久。从此以后，每年如此。公元963年又准备迁墓，这次成功了。因而从那时起就有了圣斯威森是司雨天神的传说，并一直流传至今。事实上，事情往往难得与传说巧合。但7月15左右天气的确变化无常，这就更使传说活龙活现了。

有时，根据某一节日是否下雨来预言庄稼的收成。果农希望圣斯威森节(7月15日)和圣彼得节(7月29日)下雨。他们

说那两天圣人在浇果园。如果无雨，苹果将歉收。复活节下雨预示青草茂盛，干草稀少。圣保罗节(1月25日)下雨预示玉米歉收，日后价昂。关于圣玛丽·爱格达兰的迷信传说认为，如果在她的节日(7月22日)那天前后下雨，那是她在洗头巾，为7月25日参加她堂兄巨人圣詹姆斯的节日做准备。

砍伐或焚烧蕨类植物会引起降雨的说法比较普遍。在有些地区，烧石南植物也被认为会降雨。过去常用各种魔法求雨，其中大多数是以民俗为基础的。边念咒语边在石头上洒水是其一。诺曼底盛行的另一方法是将面粉洒入泉中，然后再用榛棒搅动，可见一阵薄雾冉冉上升，与含雨云层溶为一体。在斯诺登，如果站在塔尔纳、杜廉的台阶上能将水泼到最远的叫“红色祭坛”的石头上，那天傍晚必定下雨。即使在最干燥的季节也是如此。在赫布里底群岛的尤伊斯特，有一石头十字架，叫做“掌雨十字架”，它竖立在圣玛丽教堂的对面，人们用它求雨，需雨时，将它举起来，下过雨后再把它放下。

中世纪大旱期间，圣人的画像常被浸在水中，这是施魔法所需，或是对他们漠视平民百姓的祈求的惩罚。J·G·弗雷泽爵士在《魔法》中提到，在西西里岛再现过这种风俗。1893年，岛上大旱持续6个月，灾情严重，所有的祈求都无济于事。于是，农民们将当地的圣人塑像扔进了水塘，剥掉了华丽的衣罩，最后将他们摔到了焦干的果园里，让他们亲眼看看那不降雨的严重后果。

现在，孩子们祈求好天气的歌谣就是残存至今的求雨咒语：“雨啊雨，请你下到西班牙，不要再到此地来”是其一，“雨啊雨，请走开，改天你再来”是其二。可见民谣常欲转

嫁灾难于他人。下面是收集在《旦哈姆传说》中的一首向雨神许愿的民谣：

雨神雨神请走开，
待到庄稼丰收来，
我酿好酒再款待。

据说在耶稣升天节那天用干净的容器接住的天水有恢复健康之功效，但落在地上、屋顶、树上或从屋檐上滴下的雨水皆无效。《乌斯特郡民间传说》（一本由乌斯特郡女子学院联合出版的当地传说选集）中说：“到1927年为止，人们还常将盆放在埃尔姆莱城堡上接耶稣升天节下的雨，雨水接到后装瓶。据说该水相当纯，能治疗各种疾病，尤其对治疗虚伪和眼疾为最佳。”

在兰开郡，7月份任何时候，并非节日，下的雨都有奇效。收集雨水的方法与耶稣升天节时的方法基本相同。

在威尔士，据说用雨水洗澡的孩子比其它孩子说话要早。另一迷信说法是用雨水洗过的钱永远不会被人偷。

鱼(Fish)

古代人认为鱼富有知识和智慧，而且那些生活在消灾井或如愿井里的鱼都是水神的化身。这样的鱼当然是神圣的，伤害或骚扰它们就是亵渎神灵。

几乎所有地方的渔民（至少在不久以前）都相信，他们赖以生存的鱼，对沿岸发生的事情无所不知，而且受之牵动。

如果什么地方洪水泛滥，或有什么人自寻短见，它们就会离开那个地方，短则几年，长则终生。艾琳娜·哈尔在她的《不列颠群岛民间传说》一书中，叙述了鲱鱼如何因两个人溺水而死而一别洛克·卡伦几年，直到渔民们在两人尸体被发现的地方生起两大堆篝火，以示慰藉，鲱鱼才回来。诺曼底沿岸的渔业已经衰落，有人说，这是因为鱼群跟随拿破仑去了流放地；有的人则认为，它们是在法国王朝崩溃的时候离开这里的，王朝不复它们也不会归来。一则凯尔特民间传说则认为，鲱鱼群都有一个首领，这条领头的鱼比一般的鱼都大，通常被称作鲱鱼王。伤害或毁掉这样的首领鱼，是极大的不祥之兆。在有些地方，沿岸的鱼群如果消失了，人们就会怪罪于某个伤害了这鱼的人。

在渔季到来的时候，根据捕获的第一条鱼，可以判断整个渔季的收成好坏。如果此鱼是雌性，则预兆着丰收；如果是雄性，则预兆着歉收。通常，这条鱼被当作感恩的供品钉在桅杆上，以确保其他的鱼接踵而来。如果偶然将它掉到船外的水里去了，那么这次出海捕鱼肯定凶多吉少。在从前的约克郡，人们则是将它保留到出海的人归来，然后用它来作燔祭。

在诺森伯兰郡，焚烧鱼刺是不祥之举。要处理鱼刺最好选用其它办法。同样，在大部分渔业区，人们认为吃鲱鱼、沙丁鱼、鲭鱼都应该从尾吃到头，否则，将会遭到不幸。从头至尾地吃鱼，会使鱼群掉头离岸而去，因此，人们就无鱼可捕。在康瓦耳郡，人们认为，在将沙丁鱼首尾相错地堆集起来时，如果鱼发出尖细的叫声，那就是吉祥之兆，说明它们在召唤它们的同伴，新的鱼群即将到来。

在大部分地区，清点捕到的鱼尾数是不吉利的，这包括海上捕鱼和内陆水上捕鱼、职业捕鱼和业余消遣钓鱼。如果后一种人这样做了，他们当天就不会再钓到任何鱼；出海捕鱼的人这样做了，则会导致鱼群消失。不过，在康瓦耳郡，直到近现代人们在渔网拖上船时，仍使用一种古老的点唱法。当网中的鱼一条条出现时，一个人就开始点数，首先是“一鳍”，接着是“一伴”，然后是“一三”，以后如此类推。有趣的是，这种清点法不是用英语说出来的，而是用这个地区早已废弃了的康瓦耳方言说出来的。

鱼类还具有各种药用。鲤鱼，即大夫鱼，可以用它皮下的油脂为其它鱼类治病。还可以治疗人类的黄疸病(参见“鲤鱼”)。鳗鱼以前常被用来治疗瘕子、扭伤以及醉酒(参见“鳗鱼”)。在索夫克郡，有一种治疗百日咳的秘方：捉一条比目鱼(一条小鱼就可以了)，将它贴肉放在患者的胸部，一直放到它死去。在诺森伯兰，治疗这种病，还有一种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办法：将一条鲑鱼的头放入孩子的口里，使之对口呼吸(参见“提琴鱼”)。

狗(Dogs)

狗，人类的第一位朋友和仆人，几乎在各地都一直被认为能看到妖魔鬼怪和各种各样的死神。在威尔士，人们认为，地面上的狗能看见带来死亡的阿恩温猎狗，而人类却看不见。在信仰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阿恩温猎狗被认为是死神赫尔(Hel)。在古希腊，当海克提(Hecate)徘徊在十字路口，预言某人将要死亡时，狗能意识到她的存在，于是就嚎叫起

来，给人发出警告。跟猫和马一样，狗常被认为能看见某些妖魔鬼怪。狗通常是很害怕这些妖魔鬼怪的，但也不是一贯如此，在记录下来的某些实例中，狗的这种恐惧一直都被当作是某种神奇之物即将来临的首次征兆。当然，也有许多关于狗的传说认为，狗本身看起来好像是鬼怪，在有些场合下，它成了死亡的一种征兆，预示着某些家庭将会有人死去。

狗的嚎叫声至今仍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吉利的声音。如果狗在夜间汪汪直叫，那是死亡的一种预兆，或者至少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如果狗在一间病房前面汪汪叫个不停，那个病人就会死去；如果这条狗是那个病人的或病房其他人的，情况就会更加不妙。如果狗被赶得远远的，但一会儿之后，它又跑回来汪汪直叫，那么肯定要死人。同样要是一条狗突然嚎叫一声或三声，然后不再吭声了，这就预示了附近某个地方将要死人，要么是在狗叫的那个时刻，要么是在最近的几天内。在波兰和德国的某些地区，如果有许多条狗在嚎叫，这就预示了不久将会爆发一场大瘟疫。

如果一条受人宠爱的小狗无缘无故一直不停地发出哀鸣声，那么，这户人家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突然遭到某种灾难。在兰开郡，人们过去常认为，狗的生命是与其主人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主人要是死了，狗也就会死去。有个事例可以很好地证实这种信仰，狗在它仁慈的男主人或女主人死去之后会一天天地瘦下去，直到死去为止。

在苏格兰高地，家里要是来了一条陌生的狗，这意味着将会产生新的友谊。但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如果有条狗从新郎和新娘中间穿过去，那么，这则是或曾经是很不吉利的

一种征兆。在去往生意谈判的路上，如果碰到一条带有斑点的狗或黑白相间的狗，这在英格兰是很幸运的；但在印度，这却预示着将会发生令人扫兴的事情。在林肯郡，碰到一条白狗后如果碰不到一匹白马，在这之前最好不要开口说话，要不然倒霉事就会随之而来。在有些地方，看到3条白狗在一起是很吉利的。黑狗有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特别是当黑狗在看见它的人前面穿过时。所以在兰开郡，如果有一条陌生的黑狗跟在一个人的后面，赶又赶不走，那么这就是死亡的一种征兆。爱尔兰人认为，大清早碰到一条汪汪直叫的狗是不吉利的。在渔民中，“狗”这个词是不允许在海上讲出口的；在某些沿海地区，狗本身就是禁忌的对象，它是不准被带进船舱里去的。

诺曼底的农民说，我们应该尊重、关心所有的狗，因为究竟有谁能知道狗真正是什么？死人有时似乎是狗的外形，而巫婆的仆从们有时就是狗的外形。伯顿—特伦特有位年轻的女巫名叫托马斯·达琳，1656年，她傻乎乎地去找爱丽丝·古德里奇。托马斯·达琳作为一名女巫把她的仆从，“一条红白相间、理想颜色的狗”派到了爱丽丝·古德里奇那儿去，结果使古德里奇得了痉挛病。伊丽莎白·迪瓦斯是兰开斯特的一名巫婆，她在1612年受到了审判。她也有一条狗作仆从，这条狗是棕色，名叫鲍尔，伊丽莎白·迪瓦斯借助于这条狗害死了巴利家的约翰·罗宾逊和他的弟弟詹姆斯，这从他女儿珍妮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中可以得到说明。

幽灵似的黑狗，它的样子有时看起来不可思议，凶恶残暴，有时却与一般的狗没有什么两样。这种黑狗在英国的民间传说中极为普遍。它们经常出现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桥

梁上，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以及边境地区；它们有时还出现在教堂里、古墓旁和装有绞刑架的地方；有时它们甚至出现在某些家庭里。在林肯郡，无论它们在什么地方出现，人们都害怕它们，尽管它们有时显得十分友好，甚至还会保护那些单身旅行的妇女，但它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往往就会有死亡或灾难。在不同的地方，如帕德福德、夏克、特拉西或施棘克等，这些黑狗还被看作是其它新奇动物，它们有时看起来是狗的形状，有时则是其它动物的形状。英格兰北部的巴格斯特黑狗，人们可以随便把它称为小牛仔、猪、山羊或狗，但却没有人把它错当成一般动物，因为它的体积太大，眼睛又大又圆，它的脚走起路来不留脚印，它的嚎叫声更让人毛骨耸然。如果说那些预言死亡的妖魔鬼怪本来曾是狗的幽灵，那么可以说它们在冥界里似乎已经历了令人恐惧的变化，与地面上的狗似乎只保持了微不足道的一点联系。

在狂犬病在英格兰仍然困扰着人们的时候，一条狗要是在圣诞节前一夜汪汪直叫的话，人们常会马上把它打死。因为有一种迷信认为，在新年即将到来之前，这条狗肯定会发疯的。健康无病的狗要是咬了人，有时也会被打死，因为在人们看来，如果这些狗以后得了狂犬病，几年之后被咬的人同样也会得上这种可怕的疾病。治疗狂犬病有许多种奇方妙法，早在巴斯德时代(Pasteur times)之前，它们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其中有种方法纯属符咒但却十分有名。这就是叫病人把狗的某些茸毛或煮熟的一块狗肝吞服下去。1866年，据说是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验尸团里，一名儿童被狗咬伤之后，狗被打死扔到了河里，但后来狗又被打捞了上来，为的是能取出它的肝脏，用来治疗这名儿童。尽管许多人都认为

这个药方灵验可靠，但这名儿童最后还是死去了。

将一块狗舌头凉干之后，挂在脖子上，在约克郡，这常被用来医治瘰疬。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狗的肥肉经过熔化之后可以治疗风湿病。有许多种方法都能将病治好，只是要借助于其它一些东西才行，其中有一种方法便是，取下病人的某些头毛，把头发夹在黄油面包的薄片之间，然后让狗吃下去。这样一来，狗就把黄油面包和病人的疾病一起给吃掉了。因此，原来的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治。守旧的护士过去常用这种方法去医治儿童的轻微病，比如百日咳、麻疹病和类似的其它一些疾病。

兔子(Rabbit)

关于兔子有许多迷信说法。不管是在海上航行还是岸上或船上聚会，人们总忌讳提到兔子，即便是水手也是如此。如果哪位渔夫在登船的路上或矿工在上班的途中碰上一只兔子，都认为是不祥之兆。爱德华·洛弗特在《伦敦的魔力》中记载的两户渔民吵架，其中一家悄悄地将一张兔皮钉在对方渔船的桅杆上，兔皮上的钉密密麻麻，受害者一方花了大量时间将兔皮弄下来。当然，这耽误了受害一方的捕渔时间，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势必会带来厄运。

农夫认为碰上兔子是件倒霉事。但如兔子从人面前窜过路面，那是吉祥之兆，而兔子从人身后溜过路面则是凶兆。

在兰开郡附近的一些地方，认为猎杀黑兔是不明智的举动。因为黑兔是被认为祖先灵魂再现的化身。在索姆塞特郡，白兔被认为是女巫，虽然没有人相信这一点，但人们仍不把

白兔当作儿童的玩物。通常没有人管它们，也没有人猎杀它们。

英国通行的讨吉利的风俗是在每月的第一天说“兔子”或“白兔”一次或3次，务必在清晨说其它任何话之前说才灵验。在有些地区，上床前说“兔子”或“黑兔”与早晨说“兔子”或“白兔”同样重要。如果说话者稀里糊涂在早上说“黑兔”，恶运就会接踵而来。这样讨吉利的目的是希望在今后4个星期中交好运，或几天之内收到礼物。

通常认为随身带兔脚会吉星高照。在《学童的传说与语言》中，伊奥娜和彼得·奥培说，参加考试的孩子常在口袋中带上兔脚，以此作为确保考试成功的护身符。如果哪一位男演员丢了化妆盒中的兔脚，他将会遇到某种不幸，不是丢掉饭碗就会遭受天灾人祸。在童车里放兔脚，能使婴儿在外出时避邪。据说在威尔士，如果将新生儿全身上下用兔脚刷一刷，他将终身走运。

乡下人把用兔皮做成的鞋垫放在鞋子里，穿在脚上，以此来防止胸膜炎和其它类似的疾病。

在美国，本土复活节兔已代替了欧洲复活节兔，人们认为复活节彩蛋就是它生下来的。

泥土(Earth)

泥土，哺育着人类和所有生物的沃土老早以前就被认为有着神奇的魔力和疗效。如果是一位将要分娩的妇女或奄奄一息的一位老翁正好平躺在沃土上面，那就会很容易地生产或死亡(参见“减轻分娩的痛苦”和“减轻死亡痛苦”)。而

在人生的其它紧要关头，无论是吉星高照也好还是大难临头也罢，人们往往都需要借助于泥土的帮忙。每一块泥土都具有这些功能，但是，从圣洁的土地上挖取的泥土，比如从一所教堂的院子里或是从三位一体的地方所挖取的泥土往往是最有效用的。

有种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治疗瘰疬，就是把患病的手指头猛地一下插进泥土里。如果有人被烧伤了，应该赶快将他脖子以下的身体部分全部埋在泥土里，这样他将会或至少有可能被救活。1775年5月13日的《列斯特和诺丁安报》就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年轻小伙子得了风湿病，疼痛难忍。他叫别人把他一丝不挂地埋在泥土里，只露出一个头来，他就这样在泥土里直挺挺地站了两小时。他说，运用这种治疗方法，他已觉得好受了许多。所以，他打算第二天早晨再那样站立3小时。

奥布里告诉我们说，1642年，西部乡村有位妇女得了乳腺癌，人们建议她去从牛曾呆过的沼泽地里弄点泥巴来，做一张泥巴膏药贴在患处。爱尔兰人有一种治疗流行性感冒的方法则是，从教堂的门槛里刮点泥土下来，做一张泥土膏药贴在胸部。这种膏药之所以有奇特的疗效，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教堂的门槛总是很神圣的，其次，按照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游客应该在踏入门槛之前赞美说“愿上帝赐福给这里的所有人”。

在谢德兰群岛，当有人感到肋部突然一阵剧痛时，人们就到教堂的墓地里去取一些泥土来，将泥土加热之后放在疼痛的地方，这样就能消除疼痛。但有一点务必要记住，应该在日落之前把泥土放回到教堂的墓地里去。汉德森告诉我们

说，在诺森伯兰郡的斯塔姆福德哈姆地区，有位十分机灵的小伙子得了金钱癣，于是他就用自家花园里的泥土去揉擦他身上的金钱癣，在揉擦的时候，他嘴里还嘀嘀咕咕不停地重复着某些句子，结果，他的金钱癣被治好了。这种符咒与其它许多符咒一样，每人只能使用一次，而且还必须是由男人传给女人，女人传给男人，但就是不能传给同一性别的人和一贯使用这种符咒的人。

有种草皮同时兼有泥土和青草的两种魔力，在格洛斯特郡，人们把它作为一种护身符而去对抗灾难和巫术。人们应该把这种草皮戴在帽子下面，以便死后“既能被埋在草地下，又能被安葬在坟墓里”，从而不会遭到活人的怨恨。在康瓦耳郡，如果有人身上长了一个肉赘，他只要从地下挖一块草皮，然后将有草的那一面放在肉赘上，并说道：“肉赘，肉赘；快退，快退”，肉赘就能被除掉。因为草皮上的草在翻过来的泥块上枯萎死亡了，所以肉赘也就消失不见了。这是在《女王私人密室展览》(1665年)一书中提到的。17世纪，有一种治疗腹痛的方法则是，挖一块草皮来，将有草的那一面放在肚皮上，“一直放到你觉得不疼为止。”

19世纪，在波克郡，姑娘们常用的一种符咒就是，把一块草皮、一碗清水和一根绿树枝排成一行放在一块干草地上，然后姑娘们将她们的双眼蒙住，慢慢地向干草地爬去。摸到清水预示着，那位姑娘将要当妈妈；摸到绿树枝预示着，那位姑娘将会成为一名寡妇；而摸到草皮则意味着会早死。

在威尔士，为了确保庄稼大丰收，人们把从圣山(Holy Mountain)山顶上弄来的泥土撒在刚春播过的田地里。直到19世纪末，死人的棺材一直都是被埋在地下的，因为人们认

为，泥土有助于死者的灵魂去往另一个世界。

虱子(Lice)

虱子在日常生活中是令人讨厌的生物，因此，它们在迷信传说中往往也是令人讨厌的角色。如果梦见自己染上虱子，那就预示着家里有人要生病。在北英格兰，人们一般认为，在从来没有染上虱子的人身上，如果出现一只虱子，那就是死亡的前兆。有个作者在1874年的《谢菲尔德和罗塞勒姆独立报》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情：几天前，一位妇女对他说，她头上长了一只虱子，她感到非常不安。她担心某种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在她的亲人或朋友身上。她说，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一次，没过多久，她父亲就生病去世了。另一方面，本来身上有这种寄生虫的人，如果突然之间全都消失了，那也是死亡的警告。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将是本人。

有一种居心叵测而又令人恼火的巫术，就是，将虱子弄到一个原本洁净的人身上，巫婆们经常受到这类谴责。1637年，贝德福德郡的罗斯夫人被指控在一位男子身上施用了这种妖术，于是，那人身上一下子就长满了虱子，而且摆脱不了。又一次是在1645年，索夫克郡拉希米尔区的艾丽丝·瓦勒坦白说，她曾经指使妖魔将虱子带到了两个得罪过她的女人身上。官方文件(现收藏于英国博物馆)还简要补充说：“正如她所供认的那样，上述妇女染上了虱子。”

上个世纪在威斯特莫兰郡，有人记录了一个治疗黄疸病的烈性药方：生吞一汤匙头上的虱子。据说这些虱子将长驱直入，进入肝脏，清除那里的病菌。类似的疗法在多塞特郡

还和魔数“9”相关，即将9只虱子放在一片奶油面包上吃下去。

图片(Picture)

今天，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如果一张图片莫名其妙地从墙上落了下来，那就预示着房子里有人要死了。据说在有些地区，只有装图片的玻璃框架破了，这个预兆才会应验，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任何图片落下来都被认为是个确实的预兆，即使图片和防护玻璃没有破损。

我们在这个有名的迷信中看到了一种古老迷信的延伸。人们今天仍然认为，谁的画像从墙上掉下来谁就会死亡。但是，在最早的时候，预告死亡的就是一个人的画像，因为就象照片一样，画像在魔法中被认为同所画的那个人有关连。如果画像突然掉落下来，而吊绳却没有磨损，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能把画像摇动，那就是一个死亡的征兆，至少画像上的那个人要遭大难。今天，虽然人们大都(并不是完全)忘记了一个人的灵魂同任何代表他的画像或图片相联系的古代迷信，但是，任何图片的脱落仍被看成是不祥之兆。因为谁也难以想象一处风景或一个物体会“死亡”，所以，这个征兆就被转移到了当时住在屋子里的某个人身上。

需要补充的是，将要死去的人可能是屋子里的任何人，不一定是图片上的那个人，或者图片所在的那个房间里的人。就画像本身来说，死亡之兆是会应验的，不管画像上的那个人在画像脱落的时候住在那个屋子里还是别处。

雨伞(Umbrella)

在室内打开雨伞通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很有可能不仅会给他本人带来不幸，也会给其家庭带来不幸。在纽约克郡，把雨伞放在床上是不吉利的。无故把雨伞在晴天打开会把雨求下来。如果有人把伞丢到地上，他千万不能自己去把雨伞捡起来，需让别人捡起雨伞给他。在有些地区，雨伞被认为是极不吉祥的东西。

尽管这些迷信本身是无稽之谈，但十分有趣的是，在伦敦却很有市场，直到雨伞在那里出现，才使人们的迷信意识有所改变。在东方，雨伞是王权的象征，主教在执仪时才将它撑着。皇家有权使用雨伞，或把雨伞作为功名授于有功之臣。在英格兰17世纪的人们仍把雨伞视为功名，那时使用极不广泛，只有妇女才使用它。直到1778年，乔纳·汉韦大胆地带了一把雨伞在伦敦街上出现。起初他在街上行走时，受到了人们的嘲笑和呵斥。从此以后，英国人开始使用雨伞了，关于雨伞的迷信色彩就化为乌有了。但这些迷信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似乎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条不可更改的法则。

欧芹(Parsley)

虽然欧芹是一种很有价值的食用菜，许许多多的人家都种植，但在民间传说中它却有一个离奇而不吉利的声名。古希腊人把欧芹同死亡联系在一起。据说，欧芹是从英雄阿切

莫鲁斯的血中长出来的。过去，人们把欧芹撒在坟墓上。胜利者在葬礼中戴的花环也是用欧芹编成的。在古罗马，欧芹也有不祥的含义。如果象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这种植物是由罗马人带到英国的，那么，有关它的迷信很可能就来源于古罗马人的信仰。

欧芹发芽慢，所以人们常说，欧芹在出土前要到魔鬼那里去9次(或2次、3次、7次)，为了防止这一点，应该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种下欧芹，因为在这一天，土地不受魔鬼撒旦的控制。有些地方的人们认为，在别的日子种欧芹是不吉利的，很可能导致种植人年内家里死人。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庭园里种欧芹是不吉利的，虽然它在食用和医疗方面具有公认的价值。这种信仰在任何时候也很难为人们普遍接受。西斯特尔顿·戴伊引用过两个谚语，似乎能给这个信仰提供证据。一条谚语是，“欧芹能使男人倒霉，女人进坟墓”。另一条是(他认为这一条来自英国南部诸郡)，“园里种欧芹，年内要死人。”

据说，无论是邪恶者还是诚实人，他们种植的欧芹长得都很旺盛，在“主妇当家”的地方生长得也最好，只要是主妇亲手种下的。在林肯郡，如果一个年青妇女种了欧芹，她不久就会生孩子。也象在英国其他一些地方一样，林肯郡里的欧芹苗圃有时候取代了醋栗丛，成为迷信中新生婴儿的诞生地。孩子们常常听大人说，他们是由医生或某个人用一把金铲子从欧芹苗圃里挖出来的。另一方面，根据E·M·波特的记述，在剑桥郡的沼泽地带，未婚先孕的女孩过去常常一天吃3次欧芹，连吃3周，希望能摆脱困境。

把欧芹送给他人是非常不吉利的，不管什么理由也不能

直接送去。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主人指出欧芹的苗圃，让接受欧芹的人自己去采。根据一个流传很广的迷信，移植欧芹是很危险的，会死人，至少也会发生大灾难。在《格洛斯特溪各地带迷信传说琐谈》一书中，约翰·琼斯说，他曾经去拜访过一位朋友，发现朋友告诉园丁把欧芹苗圃换个地方，园丁断然拒绝了，说他愿意把苗圃毁掉，但是移植他不干，而且他还知道，邻里谁也不愿意去做这样不吉利的事情。最后，主人只得让步，苗圃还留在原来的地方。这件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期，但其中包含的迷信现在仍然存在，甚至在今天，园丁仍不愿意移植欧芹的根，因为有那种恶运会随之而来的迷信（现在这种迷信的内容已经相当模糊了）。

欧芹从前被认为是一种解毒药，出现在盘子里是忠诚的象征。据图恩福特说，欧芹还有软化玻璃的奇特功能。他说，如果在洗过欧芹，还飘着欧芹叶的水里冲洗玻璃，最轻微地压一下就能把玻璃压成碎片。

农夫曾一度大量种植欧芹喂羊，预防某些易患的疾病。普利尼说，如果鱼塘里的鱼出了毛病，把欧芹扔进水里就能治好。欧芹还被用来治疗或预防人类的某些疾病。我们在特纳的《新草药书》中读到，“易醉的人喝酒前吃一点欧芹种子有助于解酒”。一年在头上撒3次欧芹种子据说能防止秃顶。乡村地区的人们今天仍然相信，嘴里经常嚼欧芹可以防止风湿病。波特小姐提到，剑桥郡有一种保护婴儿视力的古老方法：把欧芹浸在一场暴雨后收集的雨水里，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周里用雨水洗眼。

苹果(Apple)

从远古时候起，苹果树似乎就被认为是神圣的，具有魔力的，几乎在每个种植苹果树的国家都是这样。在古代爱尔兰，苹果树是人类只能用钱来购买的3种树之一，另外两种是榛树和祭祀用的树丛。苹果树生长在古代凯尔特人的乐园里，那里的小山上树木葱郁，果实累累，花朵盛开。亚瑟王被送去养伤的那个神秘的地方就是亚瓦伦溪谷，即苹果溪谷。那里原来似乎是凯尔特人的乐园，虽然后来有些作家把它等同于格拉斯通伯黎。甚至在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夏娃在伊甸园里偷吃的禁果就是苹果，虽然在《圣经》钦定英译本中它被称为“树上的果子”。在古希腊、古罗马、挪威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民间传说中，都出现过苹果树和它的果子。在我们的有些迷信和风俗里，仍然遗留着苹果树崇拜的痕迹。

里特夫人说，赫福德郡里的老农夫们把毁坏苹果园看成是一种渎圣行为。人们过去普遍认为，如果把苹果园毁了种大麻，卖大麻的钱永远不够本钱。里特夫人还提到过一种风俗：如果一个人想圈一块公地，他必须在地里种一棵苹果树；采邑的主人征收苹果税，保护圈地人的权益。

许多预兆和符咒现在或过去都同苹果有关。如果太阳光在圣诞节的早上射过苹果树(在有些地区是复活节早上)，对于果园的主人来说，这是大丰收和百业兴旺的征兆。在圣彼得日和圣斯维森日，苹果必须受到雨水的洗涤，必须看见“雨”；在有些地方，据说不见雨水苹果不宜吃。苹果树在秋天开花是主人家里死人的预兆，要是开花的时候枝子上还

有苹果，就更是这样了。一个很有名的对句说：

苹果熟时树上开花，
某人必死神难保驾。

同样，如果苹果都被摘了，只剩下一个悬在那里直到来年春天，这也预示着死亡。但是在约克郡，这种迷信仰却有一种变体。约翰·尼克尔逊在他的《东约克郡的民间传说》一书中告诉我们，有时候，把树上果子摘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应该留下一两个苹果给鸟类，即使是变形的、难以摘到的也可以。这是他那个时代所作的解释。但是，正如他指出的，起初，这种礼物可能是留给小精灵的，或者留给某个更老的神灵的。

从前有一种万圣节游戏，一度非常流行。所有的未婚青年每人都把一只苹果系在绳子上，让绳子在一个火堆前面旋转，谁的苹果先落地谁就是第一个要结婚的人；不论男女，谁的苹果直到最后还没掉下来，谁就会一辈子都是光棍汉。如果把苹果皮削成一个长条，把这个长条从左肩上向后扔，它在地上所呈的形状就是未来的妻子或丈夫的姓名的开头字母。另一种占卜方法是，问卜人把果籽粘在面颊上，把每个果籽当作一个可能的丈夫加以命名，在面颊上停留时间最长的果籽就代表那个未来的配偶。也可以把一个同样命名的果籽放在烧热的铁棒上，说：

如果你爱我，跳吧，飞吧，
如果你恨我，躺下死吧。

要是果籽在高热下出声地炸开了，情人就是忠实的，但是如果它无声地烧掉了，情人就不忠实。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占卜形式，但是在索塞克斯郡，这种预兆却有相反的意义，无声息的燃烧预示着平静的追求，以大团圆结束；而炸出声的果籽则预告了爱情的破裂。

治疗肿瘤的一种方法是把一只苹果切开，用两半苹果揉擦患处，然后再把两半合成一个整体埋在土里。当埋掉的苹果腐烂时，肿瘤也就消失了。治疗角膜炎的一种古老药方是，使用由烂苹果制成的敷剂。有一个时期，人们把苹果或者苹果花煎成各种药，用于美容，其中有一种对治疗酒糟鼻特别有效。

要是人们从来没有在妖术和魔法中使用过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就太奇怪了。事实上，人们确实这样利用过这种植物。在许多可能的例子中，这里有两个是在过去70年中作为事实记录下来的。

在《莎士比亚故乡的古老风俗和迷信》(1929)一书中，丁·哈维·布鲁姆叙述了沃韦克郡一个名叫威姆斯通的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他从乔治·贝利那里听到的。乔治·贝利认识某个据说有魔法的女邮递员。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他拜访了这位女邮递员。她答应把居住在10公里外的妹妹请来以证实她的法力。她拿起一只苹果，把12根新针插进去，然后把苹果扔进火里，同时咕哝着一个他听不见的咒语。大约中午的时候，她妹妹走了进来，说是“某种不能抗拒的力量”把她逼来了。

另一种妖术则是更为致命的。在《什罗浦郡的民间传

说》(1883)一书中, C·S·波恩说, 有一天, 一位妇女在路上走着, 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吃苹果的孩子。他们遇见了另一个妇女, 那妇女把果子从小男孩子手里拿去咬了一口, 又还给了他。那个小男孩本来一直很健壮, 可是自从那天起, 就日渐衰弱, 最后死了。

卖妻(Wife—Selling)

男人卖妻是合法的, 这种陋习曾经十分盛行, 因此导致卖妻公开化。当然, 本应得到妻子的同意, 事实上却不然。有时几乎发展到在录音带上录下她的同意后, 就不需任何手续, 便可把被卖的妻子带到交易市场完成这种勾当。通常是用一根绳子系着女人的脖子, 象牵牲畜似的把她带到市场去卖。有时甚至在讨价时, 少一先令都不卖。如果符合条件, 买卖成交, 说明已正式离了婚, 她就成了买主的妻子, 原来的丈夫可以再结婚。

从18世纪到19世纪, 这种买卖的例子很多。导致卖妻的原因也各有不同, 有新婚夫妇关系不和睦的, 有女方是泼妇或懒惰的, 有丈夫家产少而出于无奈养不活老婆的等等。一般认为妻子一旦被卖掉就不能再要求原丈夫供养她。在兰开郡的玻尔通, 有个男人于1831年把他的妻子卖了3先令6便士, 外加一加仑浓啤酒, 第二天他让敲钟人说他不再负担妻子的债务。

1832年的《年鉴》记录了一个农妇在这年4月, 在卡洛斯勒场被卖的情况。她的丈夫把她放在一把椅子上, 脖子上系着一根草绳。卖她时用威胁的办法逼她说自己结婚3年来, 一

直是“痛苦”的创造者，是“家庭的祸根”。于是把她卖给了一个当地人，他的丈夫得了20先令和一条纽芬兰狗。这条记录是直言不讳的，说明他们曾经结合过，现在已分离了。然而这纯属无矛盾的分。另据记载，1858年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在约克郡的一家小霍通啤酒店被卖。原因是他的丈夫不能同她生活。也许是她比普通女人多一点娇艳的缘故吧，所以拴系在她脖子上的不是普通绳子，而是一条丝带，但最终未能逃脱被丈夫牵到啤酒店卖掉的厄运。

这种买卖妇女的行为起初是不明朗的，因为在历史上英格兰的法律根本不允许卖妇女，然而事出有因。据说在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移居英国时，男人娶妻得交付新娘父亲工资，其数字根据新娘的价格来定。但是，这并不能表示出购买妻子的实际价，而是给予新娘父亲因失掉女儿劳动所给予的一种补偿形式，父亲没有把女儿卖给某人的一种形式上的权力。其实呢，出现了一种不给钱就不能结婚的局面。然而，既然娶妻花钱，那么卖妻也就变成理所当然的合法化行为了，这种怪现象存在已久。1913年在牛津郡有一位老人讲述了他看到一妇女在维特尼市场被卖了5先令的情景。由于当时卖妻的行为已很盛行，所以这位老人便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丈夫用绳子系在他妻子脖子上，把她带到市场上去卖，这种交易是非常合法的。

1881年，一位妇女在伦敦的一个地方法院申诉说，她是几年前以25先令被卖掉的。她出示了盖印章的凭证以证实她不是通奸，她是被第二个丈夫合法买来的。类似这种买卖行为一直发生到本世纪的二次大战期间。A·R·赖特在他的《英国民间传说》(1928)一书中写到几种买卖妻子的转换方

法。这些资料保存在各郡的法院中。最近的一次卖妻事件发生于该书出版的几个月之前。1920年5月，一位男人对蒙茅斯郡的一个地方官布莱克伍德说，他的妻子卖了1英磅，但结婚后的小孩（一个婴儿）留下了，因为“小孩是我的骨肉”。他还说他给了买主一份书面凭证就成交了，以表示这种行为是合法的，防止将来追查。

枫树(Maple)

枫树本身虽然并不长寿也不强壮，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都相信，将婴儿抱着从树下走过，这孩子以后就会长命百岁。根据夏洛特·拉撒姆的记载，19世纪，西格林斯台德公园里有一棵枫树，经常受到人们的光顾，其目的如前所述。就在夏洛特写她那篇文章的前几年，人们谣传那棵树将被砍掉，这一下使当地的母亲们着了慌，恳求不要砍伐它的请愿书纷纷递到了主人手中。

丧钟(Death Bells)

丧钟总是同死亡和葬礼紧连在一起的。因为它们曾被认为能够防止人一生中的许多危险，所以，在死亡的关键时刻，人们常常都要敲响丧钟以赶走附在死人床上的恶魔，保护死者的灵魂能一路平安地去往另一世界。当然，按照基督教的惯例，当有人死亡时，应该敲响丧钟，活着的人还应该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当9个裁缝敲响丧钟通知有人死亡时，人们就应该在葬礼上敲响大钟以示哀悼。“我们称之为招魂钟

(Soul—bells),”霍尔大主教在300年前这样写道,“因为它们代表着灵魂的游离,但不意味着它们有助于灵魂的游离。”然而,许多人,即便是在虔诚者中间也罢,仍然认为丧钟的音乐声的确能保佑即将死去的人和那些死后尚未被埋的人,这种信念一直影响到后来很长一段时期,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不敲丧钟或推迟敲钟不仅是对死者及其家属的不尊重,而且也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死者的灵魂升不了天堂。

在《趣闻琐谈》(1852)一书中,卡恩伯特·比德提到一个事例,在亨丁顿郡,有个孩子在施洗礼的时候不幸死去了。前不久,他被安葬了,没人为他敲丧钟,为此,一位邻居向孩子的母亲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因为无论是谁,当他死去时,如果教堂不为他敲响丧钟,他的灵魂就不会离开肉体。”白金汉郡有位朋友告诉汉德森说,有个农夫死亡时,早晨5点钟起人们就敲响了丧钟,由于牧师从中阻拦,他们才不得不停敲两小时。为此,死者的遗孀十分恼火,抱怨说“这个可怜的灵魂等那么长的时间,这也太狠心了。”曾经有一个时期,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为将要死亡的人或已经死去的人敲丧钟,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一种风俗,但到了19世纪,这种风俗似乎早已消失不见了,大多数地区都只是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才敲丧钟。在有些教区里,如有必要进行一次验尸,人们就在验尸结束之后才敲响丧钟。

在许多教区的风俗里,丧钟和9个裁缝(Nine Tailors)这两个概念常被混淆使用:实际上,它们却是大不相同的,前者就象其名称所表示的,是为将要死亡的人而敲的,而后者却是在人已死过之后才敲响的。“裁缝”(Tailors)这个词

其实是“次数”(tellers)一词的误用,(这两个词的英语读音相同,所以在民间传说中常被混用——译者注)。“9个裁缝”的意思主要是指为一个死人而敲的9次或9下钟响。所以有句谚语这样说道“9个裁缝敲钟死的是男人”(即“钟响9下死的是男人”)。首先,活着的人通过听到钟响就知道家里死人了;其次,通过听钟敲了几下就知道家里死了什么样的人,钟敲9下死的是男人,钟敲6下死的是女人,钟敲3下死的是小孩;最后,如果听到钟只敲一下,那就能知道死者的年龄有多大。有些教区仍然保持着这种风俗,只是钟响的次数所表示的性别多少有点不同;9、6、3这三个数字是比较常用的。在赫勒福郡的阿约特圣彼得教堂,大钟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为我们的主敲了9下。在迪尤斯伯里教堂,魔鬼撒旦的丧钟是在圣诞节的前一个晚上敲响的,这已成了(或曾是)一种风俗。紧接着便是新年的到来,因为魔鬼撒旦死亡之时正是耶稣诞生之日。

从前,许多郡县包括兰开郡、什罗浦郡、德汶郡等都常常举行敲钟仪式,或是在棺材运到停柩门前牧师接到教堂里的时候敲钟;或是在葬礼之后,哀悼者回家的时候敲钟。这种风俗如今早已消失不见了,但它所蕴含的基督教思想远比这忧郁的钟声丰富得多,因为这种钟声被看成是喜悦的一种象征,象征着死去的人已经升入了天堂。

狐狸(Fox)

乡下人都不喜欢狐狸,因为它们经常偷袭他们的禽舍,可是,他们又羡慕狐狸的机智和勇敢。许多地方的民间传说

都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不仅古代人是这样，现代人也如此。在欧洲某些地方，狐狸的舌头被用作护身符，以此来增强佩戴者的胆量。同样，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其它一些地方的人则将舌头煮了食用。

传说，巫婆们可以随意地将她们自己变成好几种动物（似乎也确实有其事），狐狸就是其中之一。在英格兰，人们所说的这种巫婆动物大部分情况下是野兔，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狐狸传说，甚至到了19世纪末，牛津郡柯特林顿的人还经常谈到当地一位妇女具有这种变形巫术。他们经常在她的房前屋后看到一只漂亮的狐狸，也多次追赶过，可是从未抓住它。有一次，猎狗眼看就要追上它了，可它猛然转身，一头冲进了那个巫婆的房子里。过了片刻，当猎手们尾随进去时，却什么都没有看见，只有那个女人静静地坐在火炉旁边。

就象苏格兰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某些人被说成是狼或海豹的后裔一样，爱尔兰的某些家族则被说成是狐狸的传人。在这些家族的住宅附近，如果出现了不少狐狸，则预示着死神即将到来。可能也是由于这一传说，在不列颠岛的其它地方，如果一只狐狸登门入室或接近住宅，都被视为死亡的前兆。

威尔士人认为，遇见一只狐狸是幸运的事情，同时看见几只则是不幸的。《林肯郡民间传说》（1908）一书记载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谁要是被狐狸咬了，谁在7年之内定会丧命。

如果有一枚刺深深地扎进了人体，一个古老的取刺方法就是将狐狸的舌头放在刺扎进去的地方，放的时间必须是在夜间入睡之前。翌晨，刺就会出来。也许你在此之前曾用泥罨法或其它什么方法取过，但都不奏效，那么这一次绝对不会失败了。治疗百日咳的办法是将一盘牛奶放在狐狸可以喝着

的地方，待狐狸喝过之后，再将剩下的牛奶给患者喝。这种疗法还可以借助于雪貂，疗效完全一样。

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人们非常相信这样一种传说：狐狸要驱除自身的跳蚤，总是定期从绵羊身上取下一撮羊毛，叼在口里，然后步入水塘或溪流中，直至剩下鼻子露于水面。这时，跳蚤为了避免淹死，纷纷都会逃到那撮羊毛上去，这时狐狸就赶紧松口，让羊毛落入水中，这样它就摆脱了自己身上的跳蚤。

这一奇特的自然传说流传于许多地方，许多乡下人都都坚持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在不久前的牛津郡，还有一个人说，由于那个地方没有绵羊，当地的狐狸就用干草代替羊毛。他说，他曾经“多次看见过它们这样做”。究竟他和其他一些目击者所看到的情形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是，许多人都相信有这么一回事。

青蛙(Frog)

青蛙和蟾蜍一样，曾经都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性能，经常被用来消灾祛病，或用于一些略带恶意的行为之中。一个流传甚广的治疗鹅口疮的乡间秘方，就是捉一只活青蛙，将它的头放进病人的口腔内，通过呼吸，将病毒吸入青蛙的体内，这样病人的痛苦就解除了。瘰子也可以用青蛙来治，方法是先将青蛙放在瘰子上揉搓，然后再将青蛙钉在一棵带刺的树上处死。

用一个丝袋装上一只晒干的青蛙，挂在脖子上，可以预防癫痫和其它一些阵发性疾病。约克郡人治疗一般性体虚和肺

结核的方法是活吞小青蛙。在其它一些地方，这种令人作呕的疗法还用于癌症。在《费尔凡克斯手稿秘方》一书中，记载了一个17世纪的止血方法：将麻布放在新月到来前3天青蛙产过卵的“绿色泡沫里浸一浸，然后用来包住伤口”。

象其它一些小动物一样，青蛙有时也被用于一些可怕的妖术中，作为某人的替身，备受折磨，以致给那人带来相应的灾难。阿迪记录了两个在恋爱纠葛中借用青蛙来施展妖术的事例。一例是在德贝郡，一位姑娘的情人对她不忠，于是，她找来一只活青蛙，将其全身钉满针后埋掉。不久那位小伙子就四肢剧痛难忍，最后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这样一来姑娘又把青蛙挖出来，拔去所有的针，小伙子的疼痛也就消失了。他大概二话没说就娶了那个姑娘。对阿迪讲这个故事的妇人说，这件事在当地曾经轰动一时，而且其中涉及到的那些人她都认识，她相信这是绝对真实的。

另一例是有关一个东约克郡的姑娘利用青蛙骨头施展妖术的事情。这种魔法流传很广，但在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做法。这位姑娘将一只钉满了针的青蛙放进一个盒子里，使它死在里边直至干枯。然后，从青蛙的尸体上取下一根形同钥匙状的骨头，将它悄悄地别在意中人的外衣上，同时口里还要念叨着：

我无意伤害这青蛙，
只想拴住爱人的心，
但愿他不要看上别的姑娘，
直到他来到我身边倾诉衷肠。

接下来，那位不幸的小伙子就会象那青蛙一样倍受痛苦的煎熬。经过一周的折磨后，他就会来到姑娘的身边。虽然他知道他们的结合不会幸福，可也只有对她说，他愿意娶她。他就这样娶了她，他们也果真不幸福，情况就是这样，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更为流行的蛙骨魔法并非涉及爱情而是能力。施展魔法的人必须将青蛙活着放进一个凿有小孔的盒子里，或以某种特别方式弄死后再放进去(弄的方式因地而异)，将盒子埋在黑蚂蚁的巢穴中，待蚂蚁将青蛙身上的肉全部啃光之后，再将青蛙的骨骼在午夜时分抛入溪流之中。除了一根骨头以外，其它部分都可以让流水冲走，而例外的那一根必须逆流而漂。在那之后，如果能够重新得到那根骨头并将其保存起来，得主就能够享有蛤蟆人所享有的一切威力(参见“蟾蜍”)，特别是驾驭马匹的能力，并且它还能赋予他治疗瘕子的能力。

有关这种魔法的传说在现代的马夫中间也流传很广。至于这种魔法是直接来自于自然界，还是来自于魔鬼，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那个同蛤蟆相关的类似的魔法传说，有的人就将掌握了这一魔法的人归入撒旦的阵营。从几个记载下来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通过上述办法获得了那根骨头后，总是告诫别人不要重蹈覆辙。他们说，这样做了以后，就意味着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从此以后再无安宁之日。他们这样说，是出自于真实的内心感受呢还是想借此来提高他们在别人眼中的威信，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些地方的人认为，青蛙进入住宅是不祥之兆。但是在布瑞肯和赫福德郡，人们又认为，发现青蛙石(一种淡黄色粗糙石头，形状酷似青蛙，通常在湖边可以见到)是大吉大利的

事情。

刺猬(Hedgehog)

刺猬，乡下人通常称之为刺毛鼠，曾经被广泛视为贼，人们认为，它偷吮了在野外过夜的母牛的奶汁，于是，农夫们所需要的牛奶量自然就不能满足。还有些地区的人把牛里面出现的血丝也归咎于它。其实这是寒气所致，然而那些不幸的刺猬却往往为此受到指责。因此，人们一见到它，就会将它杀死。在有些地方，还流传着一种与它相关的模糊凶兆传说，譬如，一只刺猬进入宅舍就是不祥之兆。

一种古老的医治痉挛的疗法，就是将一只煮好的刺猬给病人食用。就治病来说，这算得上是比较可口的药物之一，因为刺猬肉可以做出美味佳肴来。吉卜赛人和乡下人就经常把它当作精美食品来吃。据说，刺猬左眼的瞳仁可以治疗弱视，具体做法是，用一根羽毛管将它滴到病人的眼里。在林肯郡，母刺猬的颞部被用来治疗风湿病。在蒺藜铁丝问世以前，刺猬也被钉在门柱上，以防母牛在上面摩蹭。

据说刺猬还可以预报天气，它知道何时会有风暴，风从何方来。在1733年的《小知更鸟历书》中，关于刺猬的这种先见之明，有以下记载：

细观刺猬怎样造巢穴，
朝东朝西，还是朝南朝北，
倘若常人之说是至理名言，
大风必定起自巢穴背面。

如果刺猬有如此神奇妙法，
早早知道大风来自何方，
它的造诣必定胜过许多能人。

玫瑰(Rose)

几乎各地都将玫瑰作为爱情的象征，它曾广泛地用于占卜和求婚。梦见玫瑰是吉兆，预示爱情甜蜜。但有一种说法是梦见红玫瑰才能如愿。梦见白玫瑰和梦见其它花卉一样是凶兆。

如果一位姑娘想知道谁是她的如意郎君，就在夏至那天，摘下一朵玫瑰花用白纸包上，放在秘密处，到圣诞节时才取出。如果花朵娇艳如初，她戴上它去教堂命中注定的丈夫就会上前将花拿去。如花朵枯萎变色，则法术不灵，那则是不祥之兆。

用3朵夏至前采摘的玫瑰做仪式能召回迷失的情人。夏至清晨将一朵玫瑰埋在柴杉树下，第二朵玫瑰放进新造的坟墓里，第三朵压在姑娘的枕下。她把花留放于枕下历时3夜，然后取出将其烧掉，她就能萦绕在情人的梦中。直到他回到她身边，他才得安宁。

玫瑰，尤其白玫瑰，是沉默的象征，是属于沉默之神哈波克雷兹的花。这就是习语“在玫瑰下”的来历，大有一种天机不可泄漏之意。据说古代那些能畅所欲言，不怕别人在别处转述他们话的人戴玫瑰花冠。在德国古代，玫瑰花经常画在或刻在宴会厅或会议室的屋顶上，此风俗并不局限于德国。皮切姆在《当代真理》(1638年)中告诉我们：“英国许

多地方和低地国家一样，人们在桌子上的上方画一玫瑰，以示在玫瑰下说的事情不能外传。”他继续写道：“原因是：“玫瑰原是供奉给维纳斯的，由于人们对她的爱好一概不知，她的弟弟丘比特只得把玫瑰献给了沉默之神哈波克雷兹。”

按广为流传的古代传说，最早的玫瑰都是白色的，但有一些被鲜血染红了。是谁的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说。在古希腊，说是阿多尼斯被一公猪所伤流的血，或是阿芙罗狄特前去帮助阿多尼斯时，脚被玫瑰刺破流的血。穆斯林教徒说是穆罕默德的血。基督教传说称荆棘王冠是玫瑰刺做成的，当基督的血从前额流到地上时，十字架下就冒出了红玫瑰。

在基督教教义中，玫瑰是供给圣母的，是童贞的象征。从前在威尔士，处女的墓上常栽白玫瑰。以善良、仁慈著称的人，他们的墓上栽红玫瑰。奥布里提到了在情人的墓上栽红玫瑰的风俗。他在《古代的四轮马车》中告诉我们，在奥克雷教堂墓地中，许多墓上都栽着红玫瑰，它们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情人总在死去的恋人的坟上栽玫瑰。一位失恋20年的女子，每年都在恋人的坟上添新土，她至今仍独守空房。有许多恋人命运不佳，过早地命归黄泉，葬得彼此很近。他们墓上的玫瑰枝叶茂盛，相互交臂抱颈地缠绕在一起，仿佛证明九泉之下的恋人信誓旦旦，彼此忠诚。

将戴过的玫瑰花瓣撒在人身上或拿在手中是极为不幸的。当然礼仪性地将玫瑰树叶撒在地上或坟墓上是例外。象其它花一样，玫瑰在不开花的季节开花是凶兆。在乌斯特郡，如果玫瑰树叶出现在红玫瑰的花朵中，这是花的主人家要死人的兆头。

拦路(Barring the way)

在结婚仪式上，人们有时仍然遵守这种风俗：在新婚夫妇离开教堂时拦住他们的路。在教堂门口，或在路上横拉起一条绳子或锁链，新郎必须付通行费，否则就不把绳索降下来。人们把新郎给的钱拿来买酒喝，并为新婚夫妇祝酒。1953年1月，《胆怯的先驱者》杂志报道了休伯赫尔姆地区举行的一次婚礼。教堂的门上拉起了锁链，男宾相替新郎官付了30英磅零1便士，买下了自由通过权。同年8月的《每日论坛》记述了艾茅斯地区举行的一次类似的婚礼。在那里，路被鱼篮和一根绳子拦住了，新郎付给打渔人路费，新娘剪断了绳子。

有些时候，新娘子大概是要跳过绳索的。以前在许多地方，新娘子，有时是新郎和客人，仪式一结束，他们就必须跳过或被人抱过某个障碍物。人们仍然还记得，在巴姆伯格市的一个教堂院子门口边有一块接吻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新娘子被人从上面抱过去。在今天的圣岛上，每个新娘子都必须从接吻石上过，这里的接吻石是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教区院子里撒克逊人的十字架的底部或基石。新娘子由她的两个年龄最大的亲戚扶上基石，必须一步跨过石头，否则婚姻就是不幸的。1953年9月，在圣岛的一次婚礼上举行过这种仪式，当时的《星期日时报》和别的报纸都作了报道。

如果没有固定的接吻石，也可以暂时用别的障碍物，在诺森伯兰郡的贝尔福德地区，人们把一个凳子放在教堂门口，当新娘从上面跳过时，就向她和她的丈夫朗诵赞美诗。这叫

做“哼唱自来调”，新郎要在仪式结束时把银子送给哼唱自来调的人，作为酬谢。在同一郡的艾姆伯尔顿地区，新娘、新郎和客人们都要从一条板凳上跨过去。在福德地区，早期的风俗是，新郎要跳过或游过名叫“欢乐跳”的水，不然的话就要付罚金。但由于水离教堂有些路程，人们后来发现，在路上放一根棍子或拉一条绳子会更方便，新娘、新郎都必须从上面跳过去。

在白金汉郡的芬杰斯特，这个古老仪式的一种变体仍然存在。根据现在教堂卖的一本指南(1956年第9版)，在芬杰斯特地区，举行过结婚典礼之后，新郎要抱着新娘走出教堂大门，否则，据说婚姻是不幸的。教堂的大门关得使新婚夫妇不能并肩通过，与此同时，他们的所有亲戚和朋友都围在四周，观看这个习俗被恰当地表演出来。

人们对这种风俗曾经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最流行的一种是：新娘跳过了门，她所有不愉快的东西都被抛在身后了。也许这个风俗起初被视为一种迁居仪式，同新郎、新娘从一种生活状态转移到另一种从未尝试过的新的生活状态相关连。

金鹁(Golodon Plover)

金鹁一声怪异的啾鸣，唤出了形形色色的民间传说，有的推测这声音的意义，有的考证这鸟儿的身世。阿纳森记录了一个冰岛故事：当我们的主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其他一些孩子在安息日那天用泥巴捏小鸟玩，一个过路的撒都该人责备他们不该这样亵渎圣鸟，并且一气之下，把他

们的鸟全都砸碎了。我们的主赶紧过来护卫，随即这些鸟都变成了金鹁飞向远方，边飞翔边赞美着上帝，颂扬他的荣光。从此以后，这些鸟在飞行中，就不断地唱着，“荣光！荣光！”。

兰开郡和其它一些地方的一个传说则叙述了一个更加悲哀的金鹁的来源。传说它们是犹太人的灵魂，这些犹太人都参与了用十字架钉死耶稣的事件，现在他们只得四处漂泊，忏悔他们的罪行。

在切斯郡，人们认为它们是友善之鸟，称它们为“羊群的卫士”，据说它们的叫声往往是羊群面临危险的警报。但是在北威尔士，它们又被称为“啸蛇”。谁若听见它们的叫声，就意味着死到临头。还有些地方的人认为“七种啸声预言鸟”就是金鹁(参见该条)。

软木塞(Cork)

防止痉挛有一种常见的符咒，在腿上缠一个软木塞串起的吊带。另一种防治方法则是把软木塞放在床的弹簧和垫被中间，或者在睡觉时手里拿一个软木塞。现在，这些治疗法还很有名，许多尝试过的人都愿意为软木塞的功能作证。

诞生石(Birth Stones)

古代人相信，所有的宝石或半成品宝石都有神奇的功能，在观相术中，每颗宝石都在一颗行星的控制下。据说，一年的每个月都有一颗或更多的宝石去代表它。今天，这种信仰仍然保存在下面这个传说中：对于在某些月份诞生的孩子来

说，某些宝石是特别吉利的。因为传说中与相同的月份相联系的常常不只是一种宝石，所以，诞生石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有所不同。但是，今天，人们最普遍接受的是下面这些：

- 1月：石榴石，象征着真理和坚贞。
- 2月：紫晶石，表示诚恳，能使戴它的人不醉酒。
- 3月：绿宝石，它给佩戴者带来勇气和沉着。
- 4月：钻石，纯洁和光明的象征。
- 5月：绿宝石，能使爱情成功。
- 6月：玛瑙石，有时候是珍珠，后者代表沉着，也代表眼泪。玛瑙石象征着健康和长久的生命，能治疗热痛病，放在被咬的地方能吸出虫毒和蛇毒，还能增强视力。
- 7月：光玉髓或红宝石。光玉髓使人心情舒畅，戴在银链上能使人广交朋友，免遭损失或伤害。红宝石的效力则更大。就象有血色纹丝的绿宝石一样，它给人以勇气，还能消除杂念，保持贞洁，用它去触一下就能杀死任何有毒的爬虫。
- 8月：缠丝玛瑙，它能保证婚后幸福。
- 9月：蓝宝石，它是丘比特宝石，有许多魔法功能，或者是金绿宝石，它是忧郁的剋星。
- 10月：蛋白石，虽然它象征着希望，但有些地方却认为它是不吉利的，除了10月里生的孩子以外，有许多故事讲到，在其它月份出生的孩子戴上蛋白石后遭了灾，甚至死了。
- 11月：蓝玉石，它象征着忠诚，保护佩戴者不中毒。

12月：绿松石，它能带来繁荣昌盛，据说，当佩戴者遇到危险或患病时，它的颜色会改变。它还能防止夫妻吵嘴。

金耳环(Ear—Ring)

人们常认为，金耳环戴在穿过孔的耳朵上对视力很有好处。为此目的，只要通过一般的方法，比如接受赠送或购买一副金耳环就足够了。但是，在1877年3月15日的《爱塞特和普里茅斯报》上却刊载了一个例子，进一步介绍了金耳环的魔力成分。布劳斯顿地区的一位妇女四处奔走，挨家挨户去收集4至6便士面值的硬币，她打算用这些硬币去买一副金耳环来治疗她的眼病。在她看来，这些硬币如果不是从男人那儿收集来的，魔法就不会显灵。也就是说，她应该从那些与自己性别不同的人手中去收集硬币。在收集硬币的时候，她还应该小心谨慎，忍住不说“请”或“谢谢你”之类的客气话。

从前，大多数海员都戴着纯金的金耳环，因为他们坚信，这种金耳环能保护他们不被淹死。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或许是，只有那种戴在穿过孔的耳朵上的金耳环才被认为是它既能有效地治愈眼病，又能作为一种护身符而保护人们不被淹死。那些只用手工拧上去的金耳环却没有任何魔力。

拔地麻(Valerian)

拔地麻曾一度被视为爱情产生的象征而备受恩宠，且可制成怀春药和性激素。据托普塞尔说，该植物具有猫的气味，在中世纪很受欢迎，现在则不行了。用这种植物可制成香水供人们使用，也可以用于亚麻使之发甜。可能是由于此植物对爱情的贡献和能做成香料的缘故而受到迷信的保护。在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仍然有可能见到女孩戴上一串拔地麻，据说戴上这种植物，求爱者会源源不断。

这种植物有时被称为猫拔地麻，因为猫喜欢这种植物，并爱在上面打滚。托普塞尔说，猫把该植物的茎球挖出来，其茎球就象猫的眼睛，他也常见到猫在他的园子里挖。因为老鼠也很喜欢这种植物的气味，所以一些捕鼠者用这种植物的根茎作为捕鼠器上的诱饵。有人甚至认为，拔地麻的被利用是花斑罔狗能得以捕捉哈姆林老鼠的成功秘诀，这比使用巫术音乐捕捉老鼠更有效。

此种植物(属榭寄生科)旧名为万能药。因为用它可治愈多种疾病，包括精神病、失眠症、阵发性咳嗽以及其它疾病。现在仍用此种药物治疗这一类病。

在东方有一种V·杰塔曼斯草生长在喜马拉雅山上，据说含有《圣经》中述说的甘松香油，可供圣玛丽·麦格达兰制成纯药膏带给我们的基督。

知更鸟(Robins)

伤害或打死知更鸟，拿走或打碎它的蛋，以及捣毁它的窝都是很不吉利的。其结果据说因地而异，但都很坏。抄鸟窝者日后必中邪或被鬼迷。如打碎鸟蛋，用不了多久打蛋者也会失去贵重东西。如折断鸟的翅膀或腿，那么他的胳膊和腿也会被摔断。杀死知更鸟，罪孽就更重，杀鸟者会终身倒霉。比如他的奶牛挤奶带血、谷仓和住宅失火、双手痉挛不止等等。按爱尔兰的说法，他的手上还长肿瘤，他既不能干活也不能戏耍。即使猫吃了知更鸟也会掉爪子，但猫较聪明，它不吃知更鸟。

事实上，知更鸟在整个英国都很安全，因为它是人们喜爱的国鸟，甚至连小学生也不打扰它们。在《东约克郡民间传说》中，肯科尼森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孩捣了知更鸟的窝后，他的同伴围绕着他，用手指指划划，不停地唱到：

捉知更鸟的家伙，
捉知更鸟的家伙，
罪过，罪过，罪过。

事后，他们用帽子和打结的手拍戏弄他，直到他抱头鼠窜。

知更鸟的胸脯为何是红的？对此传说不一。一种说法是，在耶稣受难那天，它想拔掉荆棘王冠上的荆棘，因此它的胸脯被耶稣的血染红了。另一种传说是，在它给炼狱中受苦的

鬼魂去送水时，被炼狱之火烧焦了羽毛。第三种传说是，鸬鹚飞到炼狱为人类取火，返回时羽毛着了火，被前来帮它的知更鸟所救，但知更鸟却受了伤。格罗西岛的人说知更鸟是取火者，知更鸟取来火以前从未有过火。

故事《森林中的婴儿》记录了知更鸟帮助人类的另一传说。关于孩子死后，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

暂将亡儿不要埋，
知更鸟虔诚又可爱，
它会用树叶将他盖。

在英国北部乡村中，传说知更鸟为耶稣效过力，它用树叶盖上他的圣体，用羽毛擦干他的血迹。卢普顿在《奇闻轶事》中写道：“红胸知更鸟发现人的尸体，它们总用苔藓盖上死者的面部，然后再盖躯体。”在布列塔尼，传说知更鸟在尸体掩埋前总守护在一旁悲啼。

虽然人们爱知更鸟，但也经常将它视为死人的预兆。知更鸟飞进住宅或拍击窗户预示此家不久将死人。如果家中有人生病，病人将一病不起。在格洛斯特郡和牛津郡，据说此兆在一年中有11个月是灵验的。如果知更鸟在9月份飞进屋中，则是吉祥之兆。至今，对此尚无合理答案，或许和9月通常是传统的死人月份有关。

知更鸟飞进教堂啼叫也是死人的先兆，教区中不久定会死人。在汉德森的《北部乡村民间传说》的脚注中，萨宾·巴涌·格尔德写道：“一天晚上，我在赫斯特蓬蒂圣保罗学院的小教堂里，看见一只知更鸟从敞开的东窗飞了进来，

落在圣坛上啼叫。几分钟后便传来了为一刚死去的男孩敲响的丧钟声。”

在威尔士，如果知更鸟在谁家的门槛上啼叫，病魔和死神就会降临。如果知更鸟出现在某矿井附近，则预示矿井下必有灾难。1901年9月14日的《南威尔士新闻周刊》上有这样一则报道：“在兰布拉达乔矿井发生爆炸后，几位矿工咒骂灾难是知更鸟所致，因为几天前有人发现它在泵房里安了窝。”

在牛津郡，知更鸟在房子附近啼叫是有噩耗的征兆。知更鸟落在有人坐的椅子上，此人活不过年关。1950年，这些古老的迷信说法的色彩在希拉德附近变得更浓了。据说在当地收到有知更鸟的圣诞卡片是年内死亡或遭受不幸的征兆。这种迷信习俗历史并非悠久，因为此类卡片发明于19世纪中叶。看起来别处没有这种迷信，圣诞卡片的设计者也肯定不知道这一点。

欧夜鹰(Nightjar)

就象猫头鹰一样，欧夜鹰通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鸟，因为它们有夜游的习惯，发出奇怪的叫声。在英国北部和中部一些地区，欧夜鹰被叫做灵柩鸟，即尸鸟。在尼德戴尔地区，人们从前认为欧夜鹰是没施洗礼就死去的儿童的化身。在黑暗中听见它们的叫声是不吉利的。如果欧夜鹰落在一所房子上(很少见)，那就是里面有人要遭不幸或死亡的预兆。

欧夜鹰有一个拉丁语名词Caprimulgus，即吸山羊奶的鸟。这个名字起源于一种很古老的迷信：欧夜鹰吸吮山羊的

奶头，使山羊瞎眼。这个没有什么根据的迷信在亚理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一度非常流行。欧夜鹰在乡间还有一个名字，叫吸山羊的鸟，人们今天有时候仍然这样叫。这个事实表明，认为欧夜鹰吸山羊的奶头，这种迷信从前在英国是广为流传的。

欧洲蕨(Bracken)

如果把一个长成的欧洲蕨的一根茎靠底部横着砍掉，就可以在那根茎上看到记号，类似希腊字母chi，是基督名字希腊
些人把这些记号猜成是I·H·S。

这些起首字母也属于基督耶稣。因此，人们从前认为，女巫和恶魔憎恶欧洲蕨，避开那些携带欧洲蕨的人。

人们还从奇怪的印迹中读出了别的意义。在传说中，所有的蕨类植物都与雷电有关，根据一则传说，蕨茎上的印迹代表一只鹰，是一种雷鸟。在有些地方，人们认为印迹象一棵橡树，橡树也同雷有关系，雷有时象查理二世那样藏在橡树里。欧洲蕨有时又叫橡蕨就是起源于这种认识。人们有时候设想这些印迹是恶魔作的怪，是撒旦留下的脚印。在许多地方，印记只是砍树人注定要嫁娶的情侣名字的起首字母。

欧洲蕨微小的苞子里生出了那些有名的蕨籽，这些蕨籽能使采集它们的人隐形，而且还有更有用的功能，赋予砍树人控制所有生物的能力。有一个时期，这种信仰在欧洲广为流传，就象在别处一样，它在英国也非常盛行。在《一位无赖的生命历程》(1841年)一书中，塞缪尔·巴姆福德讲述了兰开郡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名叫班格尔的小伙子，由于不能

用通常的方法去赢得某个少女的爱情，他便去请教一位住在拉德克利弗大桥附近的术士。术士告诉小伙子说，他的唯一希望就是采蕨籽，3粒蕨籽就能使他魔法般地招来所有的生物。把这样的蕨籽放在鞋里能使穿鞋人隐形。根据另一个传说，手里拿着蕨籽能发现埋藏着的财宝或地层下面的金子。

采蕨籽是一件既危险又困难的事情，只有在施洗约翰节进行。据说，欧洲蕨在这一天开花，紧接着就结籽。蕨籽要马上采摘，时间是在11点至午夜。采籽人悄悄来到他(她)所选择的地方，在蕨树下面放一块白布或一只铁盘，在苏格兰北部，人们有时候用《圣经》去代替盘子，或者把《圣经》放在盘子下面。空手去摸欧洲蕨是很危险的，必须用一根带杈的榛木棒把蕨树弯下来，让蕨籽落在布上、盘子里或书上。据有些传说，用带杈的榛木棒摇晃蕨树是允许的，但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遍的信仰。在《古代风俗大全》这本书中，布兰德有一个记录，1793年，米德尔塞克斯地区有个人告诉他说，他年轻时常去采摘蕨籽，但常常采不到，因为蕨籽必须是自动掉下来，采的人不能摇晃，也不能用别的方法去采摘。

神灵有时试图阻止人们去采集那些具有魔力的种子，使整个采摘过程充满了恐惧，这一点在许多故事中都是很明显的，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个可怜的班格尔的故事。他达到了目的，迫使那个少女来到自己身边；但采摘时他看到了神灵，惊恐万状，三个月后就死了。瑞查兹·伯维特在《地狱》(1648年)中谈到一个实例，一个可怕而又失败的例子。他说，“我记得一个采蕨籽的故事，神灵在采摘人耳旁象子弹一样飞过，有时候打他的帽子和身上其它部位，最后，他虽然很

害怕，但还是采摘到了一些蕨籽，就把它们包在纸里放进旁边的一只盒子里。到家时，他发现纸盒里空无一物。”

金盏花(Marigold)

鲜黄色的金盏花以前常被称作“农夫的日晷”，或“夏日的新娘”，因为，它总是忠实地跟随着太阳，在阳光下，它舒展开花瓣；光线一没，它也立即收缩拢来。它象征着爱情的忠贞不渝，因此，经常被用来装点婚礼的花冠，有时还被用于恋爱法术中。在欧洲的东南部，有一种防止情人变心的魔法，那就是悄悄地将踩有情人脚印的那块土挖出来，装进一只罐子里，并在里撒上金盏花的籽。象其它的黄花植物一样，金盏花也可以防备巫术，起些保护作用。梦中见到盛开的金盏花被认为是兴旺发达的征兆。

金盏花在医疗和日常生活中的用处也很多，至今在有些乡村地区，人们还经常用到它。如果被黄蜂或蜜蜂蜇了一口，用头状花序在伤口上摩擦，当即就可以止痛。在疟疾病比较常见的年代，人们通常把金盏花籽泡在白酒里捣烂，给病人服用。在16世纪，它是人们用来防治瘟疫的常见草药之一。据说，如果一个人早晨一起来就长时间专注地盯着金盏花，那么以后的一整天里他都不会感染上疟疾。闻一闻金盏花的气味，可以驱除头脑里面的“邪气”。金盏花的蒸馏水可以治疗心脏病，驱除脑鸣，消除眼炎。汉娜乌莉在她的《女士指南》(1673)中介绍说，早晨空腹吃一点金盏花蜜，可以医治精神忧郁。

象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家庭主妇们常做的那

样，今天一些老派的家庭主妇们，依然会在她们的肉汤里或素汤里添加一些头状金盏花序，以增加汤的香味。不过，象威廉·特纳在她的《新草药书》(1551)中所提到的那种用法，现在可能不再有人采用了，在书中特纳尖刻地评论道：

“有些人对上帝赐给他们的头发颜色不满意，就用这种植物的花来将他们的头发染成黄色。”

欧著草(Yarrow)

欧著草(或茛草)有时被称之为鼻出血或血红酸膜。在英格兰叫止血女，因为以前是用来治鼻出血的。杰拉德在他的《草药集》中说，有时可用欧著草治阵发性偏头痛。如果一片叶子刺入鼻孔，即便是轻轻地拔出，同样会引起出血。英格兰东部的妇女拿该草作爱情占卜，她们在鼻孔中把叶子取出时念叨：

欧著草，欧著草，开白花，
要是心上人爱我，鼻子就流血，
要是心上人不爱我，鼻子就不流血，
要是心上人非常爱我，就流个够吧。

有一种符咒会诱发女人梦见未来的丈夫，这是在英格兰南部地区广为人知的事。具体做法是：一位女子从一个年轻人的坟上采撷欧著草，边采边念叨：

欧著草啊，亲爱的欧著草，

这是我首次见到你，
我以耶稣之名义，把你从地上拔起。
象耶稣爱玛丽并娶她为妻那样，
真正的心上人，今晚我能梦见你。

然后她把欧著草带回放于枕下睡觉，想要的梦幻就会出现
了。

把欧著草放在门槛上能防止巫婆进屋。如果人身上落了一只虫子，戴上欧著草就能防止得病。把这种草扎在摇篮上，同样能保护婴儿。结婚时戴上它能保证新婚夫妇相爱至少7年。在民间医疗中，用该草治疟疾、伤口、痉挛和肠紊乱。

欧伤牛草(Briony)

在林肯郡和英国北部诸郡，“曼德拉草”和“沃曼德拉草”这两个名称常常分别用来指雄性和雌性欧伤牛草。就象真正的曼德拉草一样，从前人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仍然认为)，欧伤牛草具有很强的激发性欲的功效，能使人多生孩子，马多产驹。把雄性牛草的叶子晒干捣碎给女人和母马吃，雌性牛草的叶子给男人和公马吃。给马吃一点这种粉末能使马膘壮，长出有光泽的毛。在《林肯郡民间传说》(1936)中，艾塞尔·路德金作了这样的记述：喂马的普通剂量是能盖住3便士硬币那么多，每周2至3次，拌在食物里给马吃。给她提供资料的人提醒说，决不能超过这个剂量，不然的话，马会发膘太快，性欲太强。要是人吃多了也会是这样。

据说，女巫用欧伤牛草施魔法，或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真正的曼德拉草根，或是因为她们象许多乡下人一样把这两种植物混淆了。克尔斯在《幻影的艺术》(1956)一书中说，她们“利用魔法现出一副丑陋的面孔，代表她们想施巫术的那个人”。在民间医学中，欧伤牛草常用来治妇女病，治风湿病，有时候还用作泻药。

净身入殓(Burial Preparations)

人们一般认为，在净身入殓时如果发现死人的眼睛还睁着，那就是一个恶兆，意味着死人在寻找某人伴他到坟墓里去。直到最近，一般的做法是，人一死就在他的眼脸上放一些钱币，这种风俗常常被解释为防止不祥的盯视，但也许同那个古老的信仰有关：必须给死者一些钱，供他在去另一个世界的路上花(参见“陪葬物品”)。同样地，一具“软尸”，即一具不象通常那样快硬挺的尸，表明不久后家里还会死一个人。从前一些地方的人认为，净身一结束，尸体的脚就必须用绳子或棉线扎起来。要是不这样做，亡灵就会回家来。更糟的是，其他某个幽灵可能进入尸体，并利用它达到某个目的。R·M·希利恩讲过一个离奇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林肯郡的克劳夫特地区有一个人死了。入殓的时候，人们忘了把死者的脚扎起来。葬礼后大约过了半个月，死人变成了一个大蟾蜍回到了以前的家。蟾蜍蹲在它最喜爱的那张椅子底下，怎么也弄不走。家里人想请一个串门的太太把它的脚扎起来，放到院子里的一棵苹果树下，因为家里没有人敢这样做。有人认为，那位太太适合做这件事，因为死者当年爱过她。

据说，如果那位太太说明它已经死了，活着的人也要过世，它不应该“回来捣乱”，那么，蟾蜍就会听她的话。那位太太拒绝这样做，但是她确实把那个蟾蜍移到了苹果树下的一个坑里，很明显，亡灵得到了满足，因为蟾蜍不再回来了。

下葬时给死者穿的衣服常常在许多年前就准备好了。虽然任何同死亡有关的东西一般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但是，必然的命数使许多人早在未老之前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寿衣。所需的衣服、帽子和袜子都是精心地缝制和织成的，有时候，人们很年轻的时候就把它做好了，用熏衣草熏过放在一个特制的抽屉或者箱子里。在诺森伯兰郡，寿衣从前是婚礼嫁妆的一部分。这样，当死神降临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一切都有了。对那些准备葬礼的人来说，一切也都有了。也许其中还有一种信仰，或至少是一个希望，那就是，由于作了准备，充分准备的东西可能会用不到或者推迟使用。

在英国北部，身穿亚麻布下葬的人被认为是幸运的，这种信仰也许起源于只有富人和强者才被这样安葬的时代。1666年以前，亚麻布仍然是做寿衣的常用材料。但是在1666年，官方公布了一项法案，禁止使用别的材料做寿衣，只准用毛线。人们非常痛恨这项法案，常常置之不理，所以，议会不得不在1678年和1680年作了两次修正，加以强化。这项法案直到1814年才被取消。许多富裕家庭宁愿用亚麻布为故去的亲人做寿衣，每违反一次法案就偿付5英磅罚金。许多看墓人的帐目里都记着在实行禁令的年代中人们所付的罚金数。那些违反了法案付不起钱的人有时候用另外的办法加以回避，不用裹尸布，只是用芬芳的花或草把尸体盖起来。

虽然寿衣是最常用的葬服，但是有时候别的衣服也被用

作替代物。这些衣服常常是白色的。如果死者是个女的，一件白色的睡衣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常见的选择物。婚后不久就死去的新娘常常穿着结婚礼服下葬。同样，施洗礼后一个月内死的婴儿用涂了圣油的布裹起来，表明他是个基督徒。这样的死婴叫做圣油儿。那些习惯穿着某种有特色衣服的人下葬时也穿着这样的衣服，而不是穿寿衣。和尚和尼姑死的时候穿和服，步兵和水兵穿着制服下葬。吉普赛人下葬时通常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有时候，那些厌恶寿衣的阴郁的联想者也这样做。1938年，一个小女孩死在牛津城的一家医院里，她的母亲把她最好的衣服带给病房里的护士长，包括她刚刚买来的一件新的羊毛外衣。她要那孩子穿着这些衣服下葬，特别要穿那件外衣“使她保暖”。

净身以后，尸首就被放进棺材里，脚朝向初升的太阳，对着通常挖的坟墓的方向(参见“坟墓”)。在棺材最后合钉之前，寿衣里每个扣子都必须小心地松开，结子要解开，带子要割断(通常包括包脚的带子，但也不一定)，所有的针都要拔掉。据说如果不这样做，死者在审判日复活的时候就会受阻。

制作黄油(Butter-making)

用手旋转搅乳器造黄油总是没有把握的，不知道为什么黄油拒绝“出来”，这就常常使这件事情很难做。从前人们认为，这是由于受到女巫和妖精的影响。这种想法并不奇怪。据说，女巫能在远处向乳脂施魔法，用魔力把黄油的“灵魂”或精华吸走，这样一来，挤奶女工实际上就制不出黄油来了。

因此，人们就用许多符咒来避免这种情况，在转动搅乳机把手的时候，说出某些小诗或对句。牛奶女工可以说：

搅乳机，快出油，
母牛不在沼泽地，
彼德站在房门口，
要买黄油做面包，
黄油黄油快快出。

要是女工是英国中南部的人，她可能会说：

搅乳机，出黄油，
黄油黄油快出来，
班伯黎的大公牛，
黄油难以吃到口。

或者用类似的符咒，唤出善的力量，压倒恶的势力。

在英国的有些地方，据说应该在开始制作黄油之前把盐撒在火上。在爱尔兰，人们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常常把燃烧的灰炭放在搅乳机的下面。如果搅乳机是用花楸木做成的，或者在把手上有一串花楸果，那么，女巫就难以施展魔法了。把一枚银币或者黑猫尾巴上的3根白毛放在奶油里，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常见的一种做法是，如果黄油不出来，就把一个烧红的火钳插进乳脂里。据说，这能烧着女巫，同时也改变了温度，所以常常是有效的。

在沿海地区，潮汐的变化既影响黄油的制作，也影响黄

油的质量(参见“潮汐”)。英国人认为,用在墓地里吃草的母牛奶制作的黄油能治肺结核,这种病过去被认为是巫术引起的。爱尔兰过去有一种吓人的办法,能使黄油特别丰富,含奶油量高。即把一个死人的左手放进奶油里。为了爱尔兰黄油的声誉,我们必须假定,这种符咒是极少用的,即使是因为难以找到这样一只手(参见“死人手”)。

欧洲鲤鱼(Tench)

各地都流行的一个传说是,欧洲鲤鱼皮上含有治疗油,其它的淡水鱼知道这事,所以有病的时候就去找它。因此欧洲鲤鱼有时被称作鱼医生。

奥布里提到,治疗黄疸病有种偏方,即把鲤鱼削成两半,敷于患者的脚掌和贴在心区周围。他快意地指出,鱼片一个钟头就开始发臭,但必须敷足12小时,才能拿掉并埋入土中。奥布里说:“如果病情不太重,敷用5次即可痊愈”。他还说明鱼脊骨要事先剔除,鱼头也要砍去,因为它们在病人身上令人感到不舒服。

17世纪时,人们就把一些东西诸如鸽子、羊肺、小公羊的脾脏等贴在患者足部或病变处以期退烧或吸出毒液。欧洲鲤鱼的皮,除了有药效外,似乎还多少带点黄色,使人联想到拿来医治发黄的疾病。至于要将它埋好,这就有些巫术色彩了,有人认为敷用时病已转到鲤鱼身上,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深埋。

弥留之际(Death immediately after)

正如临死的人被认为需要帮助以减轻死亡痛苦一样，刚刚死去的人在断气和入殡之间的不稳定时期也需要活人的积极帮助和保护。古时候有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帮助死人的灵魂踏上去往另一个世界充满危险的路程，特别是在刚刚起步的时候。这种信仰曾经反映在各种风俗之中，一度非常普遍，就是在今天，这些风俗在许多地区也没有完全消失。人们过去认为，为刚死去的人迅速(或者尽可能早地)采取某些行动，打败试图把亡灵带到地狱里去的妖魔鬼怪的进攻，扫除亡灵所走道路的各种障碍，就能够为死者提供帮助，保证亡灵不受伤害。忠爱和慈善要求人们认真地采取某些行动，不得延误，恐惧也使人们这样做。因为如果疏忽了，死者的亡灵后来就可能在房子里闹鬼。

人一死，所有在断气前没有打开的门窗都要全部打开，所有的结扣都得松开。死者房间里的镜子要用布盖起来，转向墙壁，以免亡灵被镜中的影象缠住，不能去阴间。把镜子遮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活着的人朝里面看，如果看了，就可能看见死人从镜子里朝外看。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家里不久肯定还会死人，因为这表明，亡灵在等待着找伙伴，这个伙伴通常(但并不总是)就是那个在镜子里面看见它的人。

人们通常把各种动物从停尸的房间里赶出去，棺材入土后才让它们进来。如果猫或狗从尸体上面跳过去，或者跳到尸体上面，那就是个凶兆，必须把那个动物立即杀死。人们有时候也把钟停下来，把屋里的火熄灭掉。容易腐烂变质的

食物(比如黄油、牛奶、肉和洋葱)都应扔出去,要不然,亡灵就可能糟踏它们。苏格兰有些地方的人在这些食物里插上一根针,或其它铁制品,加以防备。威士忌酒也受到类似的保护,以防变味变色。另一方面,在布列塔尼地区,如果死者死于癌症,人们常常特意把黄油放在尸体旁,相信疾病会进入黄油,可以连同黄油一起扔掉。

人们还在死者的胸膛上放一块用纸包着的草皮,或者一堆盐,有时候还在盐中间插一支点燃的蜡烛。也可以在死者的床底下放一只桶,里面装上土、盐和水。人们一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尸体膨胀,但是最初似乎是作为避邪的一种法术。《威尔基手稿》中有一段关于撒盐仪式的记述,这种仪式叫做“迪希卢夫”,苏格兰低地的人从前常常进行这种仪式。在尸体净身之后,在场的年龄最大的妇女把一根点燃的蜡烛绕着尸体挥舞3次,然后在死者的胸部放3把盐。在紧靠壁炉的地方放3个空盘子,盘子中间放一个筛子。这种做法起源于下面的信仰:人死后灵魂还在壁炉上方逗留一些时候。然后,所有的人都离开这个房间,背朝前退着回来,摸索着把手放进筛子里。第一个把手放进筛子里的人被认为最有能力帮助死者的亡灵。但是,如果没有人能把手放进筛子里,那么,预兆就很不好。

这种仪式还有一种变体。把碟子放在靠近死者床前的一张桌子上,在场的人把手放进盘子里,然后手拉着手围着桌子跳,同时说出那些离奇的话:“一个迪斯,一个迪斯,一个迪斯,一个绿色的格里斯,一个迪斯,一个迪斯,一个迪斯。”接着把面包、乳酪和酒放在桌子上,众人一起吃掉。奔丧的人以这种方式同死者吃了一餐后就回家了,为自己尽

了全力帮助并保护死者而感到非常满意。

虽然这些风俗及其从中起源的迷信现在大部分都消失了，但是，至少还有一些偶尔还为人们所遵守。有一种古老的观念至今仍然很流行，那就是，在断气和入土之间这段时间里，尸体不能没有人陪伴。牛津郡的一位妇女就在最近还说，“你可以把病人独自留下，但是你决不能把死者独自留下。”1951年，牛津城附近的现代化住宅区里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妇女，生前曾受到她的一个亲戚无微不至的关照，直到断气。但是，这个妇女死后却被放在一间空房子里，一直到举行葬礼的那天才有人照看。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邻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由于停尸的房门被锁了起来，对那种信仰的冒犯就更加严重了。死者是决不能被锁在屋里的，也不能留在黑暗中。许多家庭在停尸的屋子里点上蜡烛，不仅在夜间点，白天也常常点，既是为了消除黑暗，也因为火光能驱走恶魔。

过去，邻居和朋友常常在尸体旁边“守夜”，即守灵。这样做不仅表现了对死者的尊敬，而且也帮助了死者的亲属，不然的话，亲属们必须不停地守护着。夜间守护叫“守灵”，或者“夜间守尸”，白天守护叫“坐守”。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参加守灵的人很多，有些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他们常常兴高采烈，甚至举行狂欢仪式。守灵人坐在停尸的屋子里为尸体作伴，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唱歌，喝酒，讲故事，做游戏。汉德森说，在苏格兰边境诸郡，守灵的人有时候玩牌，把棺材当成牌桌，因为使用上面点着蜡烛的普通桌子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守灵人甚至还恶作剧，当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守灵人在那里帮助并保护死者，狂欢声，笑声，点

燃的蜡烛和火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许多地方的人们都认为，守灵人越高兴，越多，对死者表示的敬意就越深。

威尔士从前曾有过类似的风俗，但是，随着卫理公会派教义在这里的传播，守灵人更加严肃了，祈祷、唱赞美诗代替了早期的狂欢。到19世纪末期，群体守灵的风俗就逐渐消失了，夜间守灵(如果还进行的话)的人只有亲属和最亲密的朋友。据里特夫人说，在最靠近威尔士边界的赫福德郡一些地方，亲属有时还为死者守夜，但不是在停尸的屋子里，而是在其它房间里。他们相信，屋里屋外都有死者的灵魂，守灵人不必同尸首在一起。

早期群体守灵的最后痕迹似乎在威尔士人的守灵风俗中出现过，在本世纪也消失了。在举行葬礼的头天晚上，邻居们群集在停尸的屋子里，由某个俗家人主持一种简短的祈祷仪式，唱赞美诗。牧师不参加这种仪式。第二天早上，出殡前还要举行类似的仪式。

爬行的小孩(Crawling child)

根据一则流传很广的传说，从一个正在地板上爬着的小孩身上跨过去是非常不吉利的，这样做会使小孩长不高。

牧师和修女(Clergymen and Nuns)

早在12世纪，艾塞城的大主教巴斯劳姆·伊斯卡诺斯在他的《苦行赎罪的规则》中发布命令，惩罚那些相信听到寒鸦和渡鸦的叫声或者“遇见一个教士”就能带来好运或恶运

的人。如果这位主教知道，在600年后的今天，这个古老的信仰依然在流传时，他大概是很失望的，假如不感到非常吃惊的话。在许多地区，守旧的渔夫认为，在去往打渔船的路上，遇见一个任何级别的牧师，或者看见一个牧师站在他的渔船附近，都是不吉利的。许多人会立即转回家去，或者是晚一些时候再去，或者一整天都留在岸上。

在海上不能说“牧师”这个词，也不能提教堂、做礼拜或者牧师住宅。牧师常常是船上不受欢迎的人。人们有时候把坏天气怪罪于牧师；如果是只渔船，打不到鱼也怪罪他们。1920年，开往加拿大的一艘定期班轮发生了剧烈的颠簸，引起全船的乘客晕船。人们认为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船上有几个牧师。捕鲸在法罗斯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在那里，如果船上有一个牧师，渔夫就捕不到鲸鱼。

汉密尔顿在《康瓦耳郡和康瓦耳人》(1932)一书中说，在他写这本书前不久，西康瓦耳曾举行过一次卫理公会联合会，会员们对当地儿童的不恭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据说，这些儿童一看见任何一个来开联合会的牧师就“摸生铁”，以此表示遇见牧师是不吉利的，是危险的。他们这样做也许是闹着玩的，但是他们头脑中也可能有一个早期传下来的模糊信仰，所用的防护方法同那个很古老的迷信是非常一致的。

有时候，修女坐飞机被说成是不吉利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遇见或看见一个修女却是一种吉利的兆头。《民间传说》中刊过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1926年从他的打杂女工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这个女工来自英国南部。女工的儿子失业已经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看见两个修女从大路上走过

来，不久后他就找到了工作。当时那个女工对儿子说，他会交好运，但是他必须马上到屋子里去，以免在修女过去的时候看见她们的背部。在别的地方，看见3个修女一块走被认为是吉利的，但是，如果修女从看见她们的人那里走开了，那又是不吉利的了。在一些地方，修女吐唾沫是常见的（就象在路上看见一匹花马时所做的那样）。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们这样做是为了避邪还是为了交好运。

这些信仰同对教会的好感或者恶感并没有关系。有这些信仰的人有时候信教，有时候又不信教。这些信仰似乎起源于从前某个时候，当时，与神和宗教有关的任何东西都被认为是一个法力的中心，或是善的，或是恶的，但是普通人肯定是控制不了的。海员的迷信中也可能有基督教早期的痕迹，那时候，人们脚踏两只船，在岸上承认基督耶稣，但是一到凶险的大海上，就又敬起了旧神。

狐狸的婚礼(Fox's Wedding)

有时阳光普照，却突然雨声大作，这时，乡下人就会说，什么地方有狐狸在举办婚事啦。为什么狐狸结婚就会引来阵雨，原因不明。然而，这种传说却遍及世界许多地方，只是有时牵涉到的动物不同。在日本和巴勒斯坦，说法和英格兰一样。但是，在印度的南方，狐狸则被换成了豺狗。在加拿大取而代之的是雪貂或猴子。偶尔，也有一些英国儿童说，这种时候有一只猴子出世了，而不说是狐狸在结婚。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往往不是因为本地的传说，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亲戚中有人曾在有猴子的地区生活过，在那些地

方，人们对猴子比对狐狸更熟悉。

一位记者在1953年8月19日的《泰晤士时报》上报道说，当他小时候在西印度群岛时，别人告诉他，突然下雨意味着魔王在殴打他的老婆。

刽子手的绞索(Hangman's Rope)

人们曾经认为，被绞死人的手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其方法是让那手触摸患处(参见“死人手”)。同样，施刑时的绞索据说也具有治病功能。由于这种传说，刽子手们通常能够以可观的价钱出售绞索或分段出售它们，这就为刽子手们提供了一个财源。一个流传甚广的头痛疗法就是将这样的绳索系在头上，或放一截在帽子里边戴在头上。奥布里说这种绳子还被用来治疗间日疟疾。以前在俄国，人们认为在口袋里放一小截绞索会给赌徒带来好运。

在林肯郡，有一个治疗痉挛的方法，就是经常在脖子上套上一截别人上吊自杀用过的绳子。显然，现在仍有许多人知道这种方法，至少在1936年是这样。

呻吟大饼或奶酪(Groaning Cake or Cheese)

直到上个世纪末，还有许多家庭习惯在小孩临出生前准备一块大饼或奶酪，有时二者兼备。待新生婴儿一出世，就把大饼或奶酪分给所有在房子里的人，这将会给孩子，当然也给他们自己带来好运。

大饼或奶酪的切法不尽相同。如果医生当时在场，人们

一般就请他来切分。然而,更多的是由父亲来履行这一职责。切饼过程中,他要谨防切伤自己的手指,否则,小孩就活不过一年。在牛津郡,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习惯从中间开始切,最后留下一个环形,等到孩子受洗礼的时候,将他从环中穿过,以图吉利。其它一些地方,是从边上开始切,每个在场的人都分一块,不可多吃,因为运气不会光临两次。

当天没有吃完的饼或奶酪就留给后来的客人,直至洗礼日为止。通常还要留一块给助产士,和当作礼物送给孩子在受洗礼的来去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参见“洗礼”)。任何人都应该拒绝这样一块大饼或奶酪,否则,孩子长大后就不会招人喜欢,或者会遭受其它不幸。未婚女子有时只吃掉其中的一部分,将剩下的那部分压在枕头底下,希望当晚在梦中见到自己未来的丈夫。

在这种场合用的奶酪通常是一块特大的切斯郡干酪,大饼则往往是一块又大又厚的姜饼,或葡萄干糕饼,或调味黑面包。这些食物之所以被冠以“呻吟”,是因为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人们把孕妇的分娩叫作“呻吟”。

九 画

茶(Tea)

在乌斯特郡，人们从前认为把茶叶撒在房前可以驱邪。但相信这种植物有保护力的例子却不多，更多的是用于占卜吉凶。

现在人们仍常用茶叶来算卦。其中较为精密的是，看剩在空杯底上茶叶的形状和图形，为此，饮茶人要将杯子摇晃并转3圈，然后朝下一磕，把茶水甩干。其它的卦还有，单个的叶柄漂浮在茶水面上，预卜有不速之客来临，叶柄硬表明是男性，软则为女性。为了知道多久才到，需将叶柄放在左手背上，用右手撞击直到掉落为止，击的次数预示等待的天数。有些地区，这种叶柄代表爱人，撞击的次数则为需等待的月数或者年数两人才能成婚。

壶盖意外掉落，也预示有陌生人到来。但在一些地方，却预示倒运。茶壶里的茶泼出来，将有一场争吵。两个女人用一只壶斟茶，其中一人会在一年之内生孩子，或者她家里有人要生。还有种相反的预兆，是她们两人或其中一人很快就会灾难临头。

钟(Clock)

钟记录着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时间过程，同人的生活有密切的通感关系。所以，人们有时候认为，钟能够知道一所房子里或一个教区里过去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

钟针滴答声的突然变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死亡的预兆，特别是如果滴答声加快了。如果钟敲13下，或者没有上发条的钟突然响了，那肯定预示着要死人。许多故事都讲到，如果钟无缘无故地停了，钟的主人就会死亡。在一些地方，人一死钟就不走了，因为死人同时间没有关系了。

教堂里的钟如果在布道期间或者在人们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的时候敲响了，那就是年内教区里要死人的预告。同样，如果教堂里的钟在丧钟响的时候响起来，不久就会有另一个葬礼。教堂里的钟在结婚典礼正在进行的时候响起来是个恶兆。要是怕遇到这样的危险，新娘应在教堂外面等着，钟响过才进去。在威尔士，如果教堂里的钟响的时候市钟也敲响了，不久就会发生火灾。

圣玛丽教堂有一口老钟，叫瑞丁，现在已经被拆除了。据说从前有一个人被不公平地判了罪，他就诅咒那口钟。从那以后，钟就出了毛病。现在的钟显然没受那个诅咒的影响，因为它走得很准。

鬼火(Corpse—Lights)

根据一则古老的传说，人死的时候灵魂就离开了尸体，

变成一个小火团。这个小火团有时候(虽然很少)能在人死的房间里看见,但更经常出现在死者躺着的墓地里。要是亡灵不得安息,它就变成一团奇怪的火,出现在某个房子里或者闹鬼的地方。冰岛的英雄传奇中多次提到,人们看见下面埋着武士和他们财宝的坟墓顶上有莹莹的火光,这些火是武士的灵魂,保卫着他们的地下财富。巴涌·格尔德在《民俗全书》一书中告诉我们,有人曾经对他说过,在于草收割季节,有一团火从田野上跳过,跳上了某个教区里的一个柴垛,这个教区同他所在的教区相交界。当地人相信,那团火是一个青年的亡魂,他在上一个收割季节曾经帮助干过活,后来死于肺结核。艾琳·慕罗1920年在卡伯利英遭暗杀,被匆匆埋在沙地里。据传说,人们在发现她尸体的附近曾经看见过奇怪的火。也许,发现了尸体以后才有了这种说法,但有趣的是,死者的灵魂竟然在这个时代还以那种古老的形式出现。

在大不列颠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威尔士,人们对鬼火的信仰曾经是非常普遍的。这是一点小火或一个小火团,从墓地里向一个快死的人的房子里漂过来,或者向一个虽然健康但命定不久就要死的人漂过来。鬼火走的路总是后来人们举行葬礼时走的路。篮火预示着儿童的死,更大的黄火则预示着成人的死。如果看见几团鬼火在一起,就可以料想到不久就会有同样多的人死去。如果两团从不同路上飘来的鬼火相遇了,两个葬礼也会在那里相遇。要是鬼火停了下来,或者转向路边,某种事故会使送葬的队伍在完全相同的地方停下来,转向路边。

从前,鬼火被普遍说成是临死的人在墓地里的亲人的灵

魂，它们是来招唤死者的。在英格兰西部诸郡，人们相信，只有那些有亲人埋在教区墓地里的人才会得到这样的提醒。根据威尔士的一则传说，圣大卫曾经向他的民族许诺，在他的领土范围内，任何人在死前都有时间去做准备，因为事先他会派一团鬼火来提醒他。

许多故事都讲到鬼火的出现。巴克斯特在《妖精世界见闻录》(1691)一书中说，住在格麦登郡兰加顿地区的路德主教有个女管家，她看见一个房间里有5个火点。这个房间是给女仆人用的。火点出现后不久，家里人就把那间屋子重新涂了一遍灰泥，没等灰泥干，房子里就烧起了煤火。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5个女孩都被煤和石灰的混合气体闷死了。

克劳夫人在《自然之夜》(1848)一书中讲了两则故事，一则是威尔士地区的，另一则是爱尔兰地区的。第一则故事讲到，有一位女士骑马访友，预料在某个地方将受到朋友仆人的迎接。它到达时仆人不在那里，就等了一会儿，看见一团火离地3尺高向她漂移过来。她把马推到一旁让火过去，但是那团火却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在那里呆了大约半小时，闪着莹光。那位女士后来听见了仆人的马蹄声，火也就消失了。几天以后，那个仆人就死了。由于某种不幸，仆人的送葬队伍被迫在火团停留的地方停了30分钟。

另一则故事是克劳夫人从她的一个亲戚那里听到的，一位刚就职的苏格兰牧师看见墓地里有一团火，就进去看看它究竟是什么。他一来火就移开了，虽然那里并没有人把火带走。牧师跟着火穿过一个森林，上了一座小山，来到一个农场的住房旁边，那团火就在这所房子里消失了。过了一会儿，那团火又回来了，带着另一团相似的火。两团火都沿着

同一条路飘走了，消失在一个坟墓里。那位牧师第二天听说，坟墓属于农场上的那个住家，家里的小孩头天晚上死于猩红热。

遇见一团鬼火并没有什么危险，只要目睹者不去摸它。如果鬼火从一个人身边过去了，那就不是去找他。但是有时候，鬼火在某一个特殊地点出现则预告了那里要死人，死的人或许是或许不是看见它的那个人。在1656年写给瑞查兹·巴克斯特的信中，格莱尼格林地区的约翰·戴维斯说，人们曾经看见一团火在伊斯特威斯河的某渡口上徘徊。几周以后，一个女孩在那里淹死了。戴维斯在同一封信中还说，他的教堂执事的妻子看见桌子角上有一团篮火。过了不久，当她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发现桌子另一头躺着一个死了的小孩。这个小孩是新近才入教的，生病后被送到教堂执事的家里，在放他的桌子上死掉了。

眉毛(Eyebrows)

两道眉毛如果在鼻梁上端相接，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眉毛使人看上去皱眉蹙额，面色阴沉。据说这种眉毛还标志着一种沉闷、狂暴的习性。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有着这种眉毛的人被认为“活不到穿结婚礼服”，也就是说，他们要么夭折，要么爱情不幸。在苏格兰，一个“双眉接近”的人被认为是品质恶劣、注定要上绞架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是新年的第一位客人，那将是极大的不祥之兆。同样，如果新年出门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这样的人，那也是极大的不幸。在希腊，这种人被怀疑为吸血鬼，在冰

岛、丹麦、德国，他们则被认为是狼人。在冰岛，这种人有一个古老的名称为hamrammr，意思是一种能够改变外形的人。

有关这种嫌恶双眉相触之说，流传甚广。但是，也有一个例外，根据汉德森的记录，在英格兰北部，人们认为有这种眉毛的人，将会终生幸福。

树叶(Leaves)

在秋天，能用手接住多少片落叶，就意味着有多少个月幸福生活即将到来。有种说法是，即使只接住一片，这一片叶子也可以保佑那人在即将来临的冬天里，不患伤风感冒和其它类似的疾病。

如果秋季尚未到来，树叶就大量地往下落，这在任何地方都被视为凶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是榆树和果树，人们就会说(或以前会这样说)，这是牲口要发病的前兆。在屋里存放枯叶也不吉利，尤其不吉利的是，它们被拿进来时，还是清新翠绿的，突然一下就枯萎了。威尔士人则传说，如果在教堂里或其他任何给婴儿施洗礼的地方，无意间放有枯叶，那就说明这个孩子会夭折。

乡下人根据树叶的长势来判断天气。如果它们突然发出簌簌声或沙沙声，那就意味着大雨在即；同样，如果树叶背面朝上，也是这种征兆。这类传说中最流行的恐怕要属那个关于橡树和栲树的传说。在春天，如果是橡树先长叶，那夏天必定干燥；如果是栲树先长叶，那夏天一定湿润。一个流传甚广的古老民谣说：

橡树走在栲树前，
我们会被溅一溅；
栲树在橡树头，
我们定会被浇个透。

面包(Bread)

在人所备制的各种食物中，没有一种食物象面包那样有着如此众多的古代传说和预兆。从远古时候起，面包就作为小麦产区的主食，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和重要性。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面包一直被看成是神圣的，在象征意义上是这样，在实际意义上也是这样。对异教民族来说，面包是圣礼，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五谷神的化身。对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来说，面包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意义，因为它同圣餐中的圣礼有关。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扔掉或烧掉面包几乎是渎神。今天，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样做是不吉利的一种行为。罗马天主教的孩子知道，这样做会使圣母流泪。更为普遍的说法则是，扔面包的人或烧毁面包的人总有一天会挨饿。

乡里的许多家庭主妇在把面团放在火旁边发酵的时候，先在面团上画一个十字架。有经验的面包商说，这样做能防止面团在进入烤炉前后不“堕落”。但传说中的理由是，十字架能把面包从撒旦的魔力中赎救出来，使它免遭女巫的诅咒。在苏格兰一些地区，没有一个妇女做面包时唱歌，如果房子里有一具死尸，她就决不做面包。在威尔士边界地区，如果面团成形时顶上裂开了，那就是葬礼的征兆。只能

由一个人把面包放进烘箱里，要是由两个人来做，他们俩就会发生争吵。面包正烤着的时候不能用刀去切另外的面包，不然的话，新的一箱就会被烤毁。如果有必要在那时分开一块面包，应该用手去将它撕开。在赫勒福郡，要是有一个正在烤制面包的女孩用粘满面粉的手擦男孩的脸，那个男孩就再也不会长胡子了。

如果面包里有一口“棺材”即长洞，那就预示着这所房子里有人要死去。假如一块面包偶然在一个女孩手里裂开了，那么她当年就不会出嫁。在某些地区，裂开的面包预示着家里要发生争吵。在什罗浦郡，妇女决不会用刀子或叉子戳一下面包去看看熟了没有，也不会用它们去夹着面包片送给别人。她应当用烤肉叉，要不然她就“永远也不会成为合意的女仆或妻子”。无意间将一块面包倒放在桌子上是不吉利的，如果有意这样做就更不吉利了，家里的主人会生病，海上的船只只会沉没，魔鬼会在屋顶上飞。从两边切面包或一人拿着一人切，同样也是不吉利的。

一般认为，在耶稣受难日和圣诞节烤制成的面包具有魔力和疗效。如果来年把这样的一块面包存放在屋子里，它能保护房子不遭火灾，使住在里面的人不出事故或不遇灾难。放在马厩里或粮仓里或塞进玉米堆里，能驱除老鼠和象鼻虫。也许今天很少有人再去相信这些保护功能了，但仍有一些人认为，在耶稣受难日或圣诞节烤制成的面包是治疗痢疾、腹泻和遗传性疾病的良药。就象用于同样目的的十字架烤面包一样(参见“热十字面包”)，人们也把这样的面包晒干，需要的时候就把它弄成粉末，放在热水中给病人喝。

普通的面包同样也可用于治疗符咒中，就象因日期而圣

化的面包一样。布兰德提到过16世纪一种治疗疮伤或牙痛的药方。病人拿一块面包，在上面画一个十字架，对着十字架说上一段主祷文，然后把那块面包放在疮伤上或牙根上，让十字架紧靠患处。1877年，有人记录了苏格兰一种治疗百日咳的方法。将一片面包包在一块布里埋进地下3天，然后摆在桌上让病人吃，面包上的泥土气据说很有疗效。在给《民间传说》(1920)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E·A·怀特提到了这种迷信的另一种形式。将一块整面包包在布里，埋进一个大洞里，保存24小时，取出后不是给病人吃而是分给家里其他人吃，以防疾病传染给他们。在英国中西部诸郡的一些地方，人们向遗腹子或婚前婚后都用相同名字(参见“名字”)的妇女，要黄油面包以治疗百日咳，但要面包和吃面包时不要感谢给面包的人，不然就会无效。

任何人从盘子里去拿最后一块黄油面包都是不吉利的，除非是别人给他(她)的。如果一位老处女这样做了，那么她一辈子都会是处女。另一方面，如果最后一块是别人给的，它就会在爱情或金钱方面带来好运气。孩子们对这种信仰的看法是：它的意思要么是“一位漂亮的丈夫，要么一年10000英磅。”

指甲(Finger—nails)

指甲的长势和形状，以及指甲上偶然出现的斑点，通常都被当作某种征兆来看。一个人的指甲如果长成畸形或形如兽爪，那就标志着邪恶或生性贪婪。如果指甲中部凸起，那就意味着短寿。这一点还可以根据指甲根部的月牙形的大小

来推断，小则短寿，大则长命百岁，富贵终生。

指甲上出现的白点，根据不同的指头有着不同的预兆。比如，大拇指上的斑点意味着有人给你送礼，食指上的说明朋友将至，中指上的则预告仇人的到来。然而，在苏格兰的一些地方，食指上的斑点代表仇人，拇指上的象征朋友，中指上的才是礼物。如果斑点出现在无名指上，那就说明你要出门旅行了。任何指甲上出现的黑斑或黄斑都是不祥之兆，通常预示着死亡。

修剪指甲也有名堂，一般都有特定的日子。大部分地区的人认为星期一和星期二是吉祥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次之。对星期六则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星期六剪指甲要失财，有的又说星期六剪指甲情人会来。星期五则被一致视为不祥日，这在其它许多迷信传说中也是如此。另外，谁要是在星期日剪指甲，魔鬼就会缠他一个星期，起码，他在下周六到来之前，都要提防着不幸事件的发生。以前的水手们认为，在风平浪静的海上剪指甲，会招来狂风暴雨。在英格兰北部则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已婚妇女用左手修剪右手的指甲，她的丈夫一定受她的支配。

婴儿的指甲在满周岁以前，绝对不能修剪。否则，孩子长大后就会变成“扒手”。实在太长了，母亲可以将它们咬掉。在索姆塞特郡，人们认为，要剪也可以，但必须在《圣经》上面剪。这种过早修剪指甲不吉利的说法，流传非常广泛，不仅欧洲一些国家有，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也有。

在威尔士，以及与威尔士接壤的一些英格兰乡村里，人们往往将第一次剪下来的婴儿指甲埋在柁树下面，以期孩子长大后成为“一流歌手”。根据汉德森的记载，这种说法

同样流行于诺森伯兰郡。这样处置剪下来的指甲可能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樗树具有保护作用。否则，指甲很可能会落到巫婆手里，或其它什么坏人手里，被他们用来加害于指甲的原主。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到处乱扔指甲很不吉利（当然也不整洁），现在的人当然不是害怕什么活龙活现的巫术，只是仍有一种模糊的倒霉心理。

斯登伯格在他的《诺桑帕顿方言与民间传说》（1851）一书中记录了一条奇特而又简单的成巫法：一个人如果想当巫师，他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坐在炉旁的铁架上，边修剪指甲边念叨着：“但愿我能接近上帝，就象接近这炉灰。”这一祈祷貌似虔诚，实则邪恶。对此，魔鬼常常是求之不得。

骨头(Bones)

象血和身体上别的器官一样，骨头从前被认为是精神力量的中心，是灵魂的载体或居所。人死以后，生命和意识留在骨头里，因此扰乱坟墓里的骨头是非常危险的（参见“坟墓”），假如这样做了，灾难甚至死亡就会随之而来。搬动死人的骨头是被禁止的，这既是出于对死人的尊敬，也是因为害怕死人的报复。然而，这个流传很广的牢固信仰并没有阻止人们偷窃教区墓地和史前古墓里的骨头，用来施魔法和巫术。

人和动物的骨头都能用于，也确实用于符咒和治疗中，也用在占卜术中。在英国，用羊的肩胛骨去占卜，从前这是很有名的（参见“绵羊”）。在今天的非洲，人们还用“扔骨

头”的仪式去识别小偷，找到丢失的物品，解决难题。骨头种类不一，一般是家畜或野生动物的骨头。人们用它们来代表个人、幽灵或自然力，象掷骰子一样掷出去，那些精于此道的人根据骨头落下的姿势向问卜人作出回答。澳大利亚土著人有他们自己的死亡符咒，他们把“魔法唱进”一根骨头里，把骨头指向牺牲者，那个人就衰弱而死了。

奥布里在《遗风》一书中提到一种使人不愉快的风俗，将人的骨头烧成灰与酒混合，它能使喝的人酩酊大醉。

碾成粉末的骨头拌红酒能治好痲疾，从教堂墓地里找到的胫骨上刮下一些土或沾液制成药膏，这能治好痛风。防止痲挛有一种法术：随身带一块指关节骨或人和羊的膝盖骨。患头痛病的人可以把一根铁钉钉进死人的头骨里或把头盖骨上的青苔弄干碾碎，用作鼻烟。这样头就不会痛了。

从前，人们让痲痲病人拌着食物吃少量的头盖骨粉末，或者用自杀而死的男人或女人的头盖骨去勺水喝。1858年10月8日的《斯坦福信使报》上有这样一篇报道：一个矿工的妻子最近向路帮教区的教堂司事要了一块很小的死人头盖骨，把它碾得类似姜丝，然后同别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给她的女儿治痲挛。这种法术或其它一些做法在整个大不列颠都是很有名的。

人们在骨头符咒中多用头盖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这样认为，头盖骨可能就是灵魂的居所。在爱尔兰，拿头盖骨起誓特别具有约束力，用它来为一个人正名，推翻他人的指控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撒谎就能可能暴死或遭到其它一些可怕的后果。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用被杀死的敌人的头盖骨制成武器，这也许是作为胜利的一种象征，因

为这样做就象喝敌人的血一样能从死人身上获取勇气和力量。在威尔士南部的兰德罗地区，有块头盖骨据说是圣泰罗的，直到最近还被人用作茶杯。人们用这块头盖骨从治疗泉里勺水喝，泉水就是献给那位圣人的。1826年，当索姆塞特郡的商奇尔农场制造强身药的时候，工人们就用屋里保存的西奥菲鲁斯·布鲁姆的头盖骨喝啤酒，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返祖现象。

布鲁姆的头盖骨也不是唯一的根据本人意愿保存下来的头盖骨。在英国不同地区的有些屋子里就有这样可怕的遗物。就象布鲁姆的头盖骨一样，这些遗物不能移开，因为谁要是这样做，它们就会发出尖叫声，制造可怕的骚乱。多塞特郡的贞第斯考姆采邑上就有这样一个头盖骨，那是阿扎瑞·皮尼一个愚人奴隶的遗物。这个奴隶17世纪死于肺结核。据传说，就象其它头盖骨一样，这个头盖骨有某种奇怪的生命形式，假如移开它，它不仅能发出尖叫声，而且还能自动地回来。不管把它放到哪儿，它都能滚回到原先的那家房门前。

另一个头盖骨是在约克郡的伯顿阿格尼斯大厅里，现在已被人用砖砌进墙里了，以防人们偶然去移动它。那是安格里菲斯的头盖骨，她是那个大厅的一名建设者。当年死时，她期望姐妹们将她的头盖骨留在房子里。姐妹们不得已按照她的要求去办了，因为房子里充满了可怕的声音，直到她们把头盖骨留下来，那种声音才熄灭。据说从那以后，那块头盖骨每次被移开，可怕的声音就会重新出现。

曼彻斯特附近的沃德雷大厅，海湾教堂附近的通斯迪农场和其它几个地方也有类似的传说。人们对此作出了种种解

释，但有一点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这些传说起源于灵魂居住在头骨里这种古老的观念。在这些例子中，灵魂在那些地方的尘世生命消失了，成了那个地方的守护者和保护神。

洗礼(Baptism)

儿童和成人通过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同时也接受教名，这个名字是他一生的称谓。虽然洗礼纯粹是一种宗教仪式，但围绕着这个仪式历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信信仰和风俗。其中，有些可能起源于公元之前我们的异教祖先的命名仪式，包括使用净水和举行入教典礼。但下面这个事实却为大多数风俗提供了足够的解释：洗礼是小孩一生中重要的第一步，就象所有的起步一样，洗礼一度被认为需要细心关照和防护，既是为了保护婴儿，也是为了确保仪式能够带来各种好处。

当代人习惯于把洗礼仪式推迟数周，甚至数日，但在早期却没有这种做法。那时的人认为，这样做非常危险。据说，婴儿在施洗礼以前，一直都处于女巫、妖精和恶魔的威胁之中，必须用各种各样的符咒去保护他，比如，用火画十字架，念咒语，把铁、盐、大蒜或双亲的衣服放在摇篮里。这些和别的风俗都是普通的预防方法，但很明显，最好的办法是使出生和洗礼之间的间隔时间尽可能地缩短。在这期间，给婴儿起的名字必须对除了近亲以外的任何人保密，有时候甚至连近亲也不告诉，以防巫婆把名字用在咒语里。在教堂圣化并正式授予之前，这个名字也不能对那个孩子说（参见“名字”）。婴儿第一次到户外去必须是去教堂受洗礼，在

洗礼前把孩子带出屋外是非常不吉利的，几乎会导致灾祸、疾病或夭折。

施洗礼越早越好的另一个理由则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做对孩子的身心都很有利。许多母亲都认为，婴儿只有在施洗礼后才会发育成长。在有些地方，这种仪式被当作痉挛或惊厥的特殊治疗法。夏洛特·波恩在《什罗浦郡民间传说》中告诉我们，如果未施洗礼的小孩有这些毛病，家里人可能会象请医生那样去请牧师。施洗礼的水也很有疗效。妇女们曾一度经常向教区牧师要洗礼水，因为她们相信，如果用这种水给小孩洗澡或当药喝，小孩会长得强壮。

在爱尔兰，同时送到教堂的几个婴儿，第一个施洗礼的被认为是幸运的。但有一种广为流传的偏见，认为在新教堂或新的洗礼盘中受洗礼是不吉利的。据说，这样的小孩会被魔鬼领去，或者会夭折。在《奇怪的幸运者》一书中，巴涌·格尔德讲述了这样一件事，约克郡达尔顿教区的一位铁匠曾邀请他在下一个星期天为自己的儿子（这是他家中的第一个男孩，前面3个都是女孩）施洗礼。这个教区刚建立了一个新教堂。巴涌·格尔德说，如果做父亲的愿意等上几天，等到这个新教堂被圣化以后，他的婴儿就会是第一个在新教堂里受洗礼的孩子。那个铁匠拒绝这样做，说他总是听人讲，这样做魔鬼会把孩子弄走的。他又说，“如果是个女孩，那就无所谓了。但是，先生，这是个小子，我是不能拿他去冒险的。”

当男孩和女孩一起来受洗礼时，男孩要先行洗礼，不然的话，他长大后不长胡子，而先洗礼的女孩却会代替男孩长胡子。也许很少有人相信真的会这样，但直到最近，人们还有

这种观念，认为正常秩序的颠倒会使男孩柔弱，女孩顽皮。

婴儿在受洗礼时打喷嚏是个不祥之兆，要是水洒在脸上，婴儿不哭，那就更不吉利了。哭声是魔鬼被赶跑的象征，魔鬼不走是很不吉利的。有时候，婴儿不哭意味着他活不长。拉撒姆记述过这样一件事，19世纪末叶，索塞克斯郡有一个婴儿洗礼时没有哭，他的祖母非常担忧，仪式结束后，她怪罪保姆没有拧他一把使他哭起来。这个迷信在许多地区仍然存在，人们模模糊糊地认为，婴儿不出声总有点不好，虽然那个死亡之兆的古老观念现在已经幸运地消失了。

一般认为，从小孩脸上擦去洗礼水是不明智的，应该把它留下，让它自然蒸发掉。在大多数地区，人们习惯在洗礼之后不取下婴儿的洗礼帽，让婴儿戴在头上过夜，有时戴更长一些时间，所以，把帽子弄得太湿的牧师是不受欢迎的。在《教区民间传说》中，J·E·沃克斯提到了一种风俗，在他写这本书时，这个风俗已经不盛行了：家里的第10个孩子来到教堂里，帽子里插着一个桃金娘枝，表明他是第10个孩子。

直到本世纪初叶，陪孩子去受洗礼的人要带着奶油面包或蛋糕（常常是一块渴望饼），在去参加仪式的路上（在有些地方是返回的路上），把它们送给所遇见的一起受洗礼的孩子中不同性别的第一个孩子。面包和蛋糕通常是由母亲带着，但也不总是这样。要是礼物被拒绝了，孩子就会遭到不幸。所以，在为完全陌生的人送食物时，常会引起人家惊异不已，这时候就需要把这种信仰解释一下。这个风俗以前在英格兰是非常流行的，似乎在北部和西部诸郡继续的时间最长。在康瓦耳地区，这种礼物叫做“Kimby”或“Cheeld

Fuggan”，前者通常是面包，后者是由番红花和葡萄干做成的蛋糕。詹金·汉密尔顿在《康瓦耳郡和康瓦耳人》一书的脚注中说，在他1932年写这部书的时候，在伊沃斯地区的一些家庭仍然保留着这个风俗。

有时候，年龄大的人用“半命名”或“半入教”这些奇怪的词指一个在家私受洗礼、后来也没有公开入教的人。现在，私施洗礼的情况是极少见的，一般只限于真正的紧急情况，比如在未受洗礼的孩子即将死亡的时候。但过去，从共和体制时期到19世纪初叶，私施洗礼是常见的。一般的做法是，私礼仪式之后，让孩子在父母常去的那个教堂里正式入教。这个仪式的第二部分有时推迟相当一段时间。1955年3月8日的《教堂时报》上刊载一封信，提到一个1815年出生的人。这个人小时候是在家里受洗礼的，两岁时同父母一起到教堂去完成仪式。在正式入教之前，这样的孩子就叫做“半入教”，正如有些时候会发生的那样，要是正式入教完全被取消了，那孩子一生都只是一个“半入教”的人。

毒芹(Hemlock)

和其它某些有毒植物一样，毒芹在传说中也和魔王及其奴婢(即女巫们)相关。据说后者常在符咒中用它来召唤魔鬼或妖精，破坏爱情和婚姻，导致疯狂与麻痹，摧毁人畜的繁殖能力。它还被用来调制一种飞行软膏。据说，巫婆们在飞去参加半夜举行的拜鬼仪式之前，都要在身上涂上这种软膏。在英格兰北部各郡，它又被称作恶棍(或魔王)的燕麦片，儿童们都被告诫不得去触摸它，否则，魔王就会抓住他

们，带着他们飞走。

然而，毒芹也具有治病和止痛性能，在民间药方中，它常被用来治疗几种痛感显著的疾病。用水芹(毒芹)碾制敷泥可以治疗风湿；将毒芹根烤软敷在手上，可以减轻手上中风的疼痛。17世纪的催眠果就是由毒芹汁混合鸦片、曼德拉草、天仙籽以及麝香植物制作而成的。将这种混合物搓成药丸，凑近病人的鼻子，就可以使他入睡。在约克郡的费尔凡克斯家族所编纂的《秘方与常识汇编》(现称为《费尔凡克斯手稿秘方》)中，有一个治疗眼翳病的秘方。这里毒芹是和蛋清以及稍许海盐混合在一起，调好后敷在相对应的手腕的脉搏处，也就是说，左眼痛就敷右手，反之亦然。如果患处靠近瞳仁，那就在药里加上毒芹根汁和雏菊叶汁，将药滴入眼内，“持续使用，直到痊愈。”

钟声(Bells)

人们从前普遍相信，教堂里的钟声能驱除恶魔，包括带来风暴和瘟疫的恶魔以及通常在世界上游荡伺机伤害人的灵魂和身体的恶魔。它们害怕钟声，因为钟声是圣物发出来的，因为钟声搅乱了它们无形存在于其中的大气。后面的这个理由可能代表了这个迷信较为古老的形式。在纪元前后几个世纪，人们有时候还用一般的钟同其他能发声的器具一起来驱除妖魔鬼怪，虽然这些钟同任何宗教仪式或建筑物没有联系。恶魔害怕响亮的声音，这种迷信仍然保留在巴尔干和欧洲中部保护庄稼的一些风俗中，也许还表现在，人们在喧闹中高声大叫。

在狂风暴雨中，人们常常敲钟以防止雷电造成的破坏，或保护那些能听到钟声的人免遭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危险。18世纪有一种祈祷，“钟响了，让敌人消亡吧，让幽灵的阴影消失吧，让大风止住吧，让闪电隐退吧，让雷霆息怒吧，让暴雨停下吧，让狂风暴雨中的每个鬼怪都逃亡吧！”奥布里在《遗风》中说：“在巴黎，每当天空中电闪雷鸣时，他们马上去敲响圣杰曼教堂里的大钟，相信钟声能使雷止电息。威尔士人从前也习惯于这样做。每逢电闪雷鸣时，他们确实响敲了马尔麦斯伯黎教堂的圣阿德莱姆大钟，好奇的人确实说钟声使鬼怪极度不安。今天，在庇尔牛斯山地区和欧洲其他一些地区，人们仍然在风暴和大雪中敲响教堂里的钟声来保护庄稼。

古时候，人们相信，疾病是魔鬼从中作怪而引起的，所以流行病肆虐时，人们经常敲教堂里的大钟。当瘟疫在16世纪和17世纪大流行时，人们就敲响大钟。那时的医生建议这样做，不是基于宗教或迷信上的原因，而是因为，据说宏亮的钟声能驱散又重又浑浊的空气，这种空气当时被认为是引起疾病的原因之一。但是，当乡村里的人听到了钟声，能从中得到安慰的理由，是同他们时代中流行的科学观念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时，他们就大概记起了祖先的这些信仰。泰晤士河岸上的多切斯特大教堂里有一只声音宏亮的大钟，关于它有个奇怪的传说。蛇受不了那宏大的钟声，所以在这个地区找不到一条蛇。多切斯特现在只不过是大大村庄，但在17世纪，它却是威塞克斯郡的使徒圣伯伦（或毕端诺斯）的大教堂城。圣伯伦在公元650年死后就葬在那里。据传说，他是被一条蝰蛇咬死的，从那以后，他就用他的钟来保护教民们

免遭类似的恶运。这口钟铸于1380年，上面刻有拉丁文，祈求圣伯伦的保护，虽然上面没有提到蛇。这个传说是否可以追溯到安格鲁·撒克逊时期，甚至同那口钟一样古老，难以肯定。但很明显，早在18世纪初期，这个传说就广为人知了，因为考克斯在他的《大不列颠》(1727)中提到过它。他引用了一个对句，当地人还记得：

宏亮的钟声飘荡四方，
蛇类听到纷纷逃亡。

他接着补充说：“当地的长者证实，在那个地区，他们从未见过任何有毒的蛇，他们的父辈也这样说。”

许多传说中的故事似乎都赋予教堂里的钟声以生命和思想。如果有圣徒出现，或者教堂附近发生了凶杀案，钟就会自动响起来。对于那些偷钟或毁钟的人来说，大钟会把灾难降落在他们身上。据说，大钟在搬运时曾丢过几只，要么是因为帮助搬运的人说了某句咒语，要么是因为有人不合时宜地说大话。切斯郡的罗斯特恩·麦尔教堂里据说有一口钟，搬运时它自己弄断了绳子，滚到了水边，有一人咒骂它，它立刻就沉没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它。但是，根据地方上的传说，那只钟在每年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日响一次。一条美人鱼从地下海沟里出来，在黎明时敲钟，然后她就坐在大钟上，唱一会歌，歌声悦耳动听。从前，许多人常在复活节那天到海边去，希望能听到美人鱼的歌声。但据记载，谁也没有真正听到过。在这个郡的考伯默尔教堂也有一个类似的传说，听起来更加吓人。教堂被拆除之后，大钟都被移到了万

伯黎教堂，当人们把钟运过河时，其中有一只落到了水里。一位负责人非常恼火，因为把钟捞上来是很麻烦的，他大声叫骂起来，水中立刻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形，把他拖下去淹死了，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也没有见过那口大钟。

另一个非常普遍的传说是，城里原来的教堂如果被大水淹没了，人们就能听到钟在水下响，声大如雷。什罗浦郡的伯默尔河有这样—个传说：河岸上曾有一个小城，有人说是罗马人的，有人说是撒克逊人的，这座小城后来因其邪恶而被洪水淹没了。有时在夜晚，人们能听到宏亮的钟声。据另一种说法，圣诞前夕能听到桑克图斯钟的声音，就象当年洪水在午夜人们做弥撒时淹没了教堂和全城时那样响起来。在卡第干海岸以外几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石头叫做卡尔·威德诺，当地人认为，这就是那个失陷的低地汉维德都城所在地。据说，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当海水在海底把钟冲来冲去的时候，人们能隐约听到钟声。在兰开郡海岸外靠近水潭的地方，偶尔也能听到古怪的钟声，来自被淹没的基尔格里英德教堂。

有时候，钟没人去敲也会发出奇怪而又沉闷的声音，从前，人们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凶兆，不出一周教区里就会死人。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那钟声叫起来使人心寒。如果教区里大多数居民聚集在一起参加礼拜或举行结婚仪式时听到了这样的钟声，那就更不吉利了。在后一种情况下，钟声预示着新娘或新郎的早逝。当然，一般的婚礼钟声会带来好运气。毫无疑问，婚礼上敲钟原先意在驱除恶魔，据说这些恶魔在生死婚嫁这样的重大时刻总是特别活

跃。拉撒姆夫人记录了一个用于相反目的的鸣钟实例。在上个世纪末期的彼德教堂，给婚礼敲钟的人没能得到报酬，于是就来到钟楼上，把钟向后敲，给违反规约的新郎带来恶运以示报复。有时候，人们在妇女临产时敲钟，以保证收过的庄稼安然无恙。从钟上取下的油脂物当作药膏使用，据说这很有疗效。在本世纪，人们记录了运用钟上的油脂物来治疗金钱癣、疮疹和其它一些皮肤病的实例。

就象那些同教堂有关的钟一样，普通的钟也有迷信和传说。如果钟在某处自动响起来，不管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船上，它都不是一个好征兆。如果两只钟在一间房子里同时响起来，那就预告了坏消息。人们常常发现这种古代信仰的离奇的现代变体，甚至有些人明明知道钟声是由机械装置出毛病造成的，但他们也相信这种说法。

在航海的日子里，船上的钟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船员灵魂的象征。水手们相信，当触礁的船下沉时，钟总是发出声响，虽然先前它被牢牢地系住了，但最终的灾难也总不能使钟声止住。M·A·考特尼谈到了一只古怪的大钟，人们常在地角(Lands' End)附近的墓地里听到这只钟敲4次或8次，钟声来自一个船长的坟墓。当船在科尼什海岸沉没时，那个船长拒绝离开沉船。他刚巧在午夜时同船一起沉没了，当时，他正在敲钟报时。在那个墓地里听到钟声是凶兆。考特尼小姐还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位水手到那个船长的坟墓上去，想弄清楚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他听见了钟声，结果他在下一次的航海中便葬身海底了。

海员们相信，自动响起来的钟声是灾难的凶兆。这种信仰也反映在有关宏亮声音的一般迷信中。这种声音有时候是

无脚平底酒杯或玻璃酒杯发出的，它预示了海上的沉船和手手的死亡。这时应当立刻把一个手指放在杯子边上止住声音。要是响声马上就消失了，凶兆就可以避免(参见“丧钟”)。

柳树(Willows)

在民俗和传说中，柳树是痛苦的象征，也是在恋爱中被弃一方的象征。据说，被抛弃者会“戴上绿柳条”。斯万在《风俗大全》(1635年)一书中说，“现在仍然有这样一种风俗，失去情人的人必须戴一个柳冠”。在奥布里《异教和犹太教轶闻》一书的脚注中，怀特肯尼特博士说，“昔日的情人同别人结了婚的年轻人，常常半开玩笑地戴一个柳冠，这样的事情我在牛津郡的一些地方见到过。”在被抛弃的女子或男子结婚时，往昔的情人就送给她或他一顶柳冠，这似乎一度成为风俗。在威尔士，失去幸福的恶意纪念物通常是一根剥了皮的榛树条，叫做“白手杖”，把这个“白手杖”，或者一片生姜，或者把这两样东西送给受害者，有时候还寄些嘲弄、怨恨的诗句。

人们今天仍然认为，把柳絮拿进屋里是不吉利的，在赫福德郡，柳絮被叫做鸥(意为小鹅)，它们会给幼禽带来厄运。但是，在有些地方，人们认为，在五月节的早上把柳条拿进屋里是吉祥的，把它们放在屋里可以防止魔眼的伤害。朋友送的更为灵验。

由于柳树易于腐烂，据说先“烂心”，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用柳条打小孩会影响小孩生长，直到现在为止这种看法才改变。用柳条打牲畜会造成内部受伤。

在英格兰北部，一位女孩如想知道她将来和谁结婚，她的左手就拿一根柳条或柳树手杖秘密地离开屋子，然后围绕屋子转3圈并说“我的心上人，来抓住柳条(或手杖)梢”。就在第3圈上，可以看到她未来丈夫的灵魂握住她手中柳条(或手杖)的另一端。

柳条常被用来捆绑撕裂的树。小孩在被撕裂的树下钻过就可以治疗疝气和佝偻病。有时，柳树本身就能用来治这些病。这种树被意外撕裂或原来本身有洞，它都能自行长好。

在16世纪的医学理论中及后来的民间医学中，人们认为，柳树治风湿病很见效，因为这种树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里，而风湿病却又是因潮湿引起的，这种认识见于有巫术色彩的说明中。然而现代使用的水杨酸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水杨酸可以治疗风湿热。16世纪还未发现，水杨酸是从柳树皮中提取的。

星星(Stars)

在有些异教神话中，星星被认为是人类的灵魂，在另外一些神话里，星星是神仙死后升入天堂享受荣誉的伟大英雄。异教和基督教的占星术家都认为，星星是人类生活的统治者，它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影响。在今天的关于星星的迷信传说中，仍然可以看出这些古代观念的痕迹，这些迷信遍及全世界。

用手指星星是很不吉利的，就象指月亮和彩虹一样。企图数天上能看见的星星也是不幸的。如果一个未婚的人希望寻找出未来的情人，可以数7颗星(不能多)，一连数7个晚上，

到了第8天，同他或她握手的第一个异姓就是未来的妻子或丈夫。

如果在晚上看到第一颗星的时候表达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会实现。这种信仰在英格兰流传甚广。但在中部诸郡和约克郡，表达愿望时还要说出下面的小诗：

天上星星亮晶晶，
我看见今晚第一颗星，
但愿能够交好运，
愿望实现得福音。

在英格兰东部，据说，如果夏日的夜空晚星浮沉，熊星座在上面，这对农场主来说就是不祥之兆，庄稼将歉收。

流星与人的灵魂有关联，这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相信。在不列颠有些地区，一颗流星预告一个生命的灵魂正离开天堂，把生命赋予即将出生的小孩。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认为，流星是从炼狱里释放出来的灵魂。

在右上方看到流星，是一个吉祥的预兆，而在左上方则预示着灾难。在右上方看到流星时，表达的愿望会得到满足，但必须立刻就表达，否则法术就不灵了。法国波尔多的马塞勒斯曾记述过一种治疗脓包的老方法，即当流星闪过时，用一块布擦患处。必须用布擦，如用手，脓包就会转移到手上。

银河在乡间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沃尔辛厄姆路”，因为银河指向圣母在沃尔辛厄姆的著名神殿。银河还被叫做“沃特林街”，因为人们相信，它是灵魂进入天堂的通路。在立陶宛，银河叫做“鸟路”，据说人的灵魂就变成了鸟，沿

着这条路飞向另一个世界。一些印地安人部落还认为它是一条灵魂路，银河系里较亮的星星是死者点起的营火，它们在去阴间的漫长旅途上在这些营火旁休息。在西班牙，银河被叫做“圣地亚哥路”，因为它引导朝圣的人来到康普斯特拉的圣詹姆士神殿。

蚂蚁(Ants)

在康瓦耳地区，人们通常把蚂蚁称作默扬人(Meryons)或穆言人(Muryans)。这种人是在尘世生活的最后阶段变成小妖精的，据说，这些小精灵经过了逐步的蜕变，总是越来越小，最后作为默扬人活了一些时候，就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了。根据这个说法，蚂蚁就比乍看之下更多地接近人类。此外，根据一则传说，康瓦耳的小妖精曾经是古时候凯尔特人的巫师。他们拒绝接受基督教，因此被判决失去人的地位。另一则故事说，没有接受洗礼的儿童死后变成了蚂蚁，因为他们天真无邪而免遭地狱之苦，但又因为他们没有受洗礼而不能进天堂。在这个传说的两种变体中，它们最终都成了默扬人(Muryans)，因此，毁坏蚂蚁的巢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从前还有这样一则传说：在新月初照的日子里，将一个锡块放进蚂蚁洞里，锡就会变成银子，只是要在某个幸运的时刻放进去。当然，这个时刻在各个郡的不同地方是各不相同的。

从前，蚂蚁的卵被用来和其它东西搅和在一起，揉成一种混合物，用于破坏爱情。在托普塞尔的《四足兽和蛇的历史》(1607年)一书中，有这么一个治疗肉瘤和肿胀的方法：

数一下你有多少肉瘤，选取同样多的蚂蚁，把它们同蜗牛包在一块簿布里，烧成灰，再添醋加以混合，取下一个小蚂蚁的头，把蚂蚁的身子在手指间揉碎，涂在脓肿的肉瘤上，瘤子很快就消下去。

首客(First Foot)

元旦清晨迎接首客的习俗，如今在苏格兰和北英格兰仍很普遍。

首客，顾名思义，就是指元旦早晨跨进家门的第一位来客。这位来客的到来，关系着这家人一年的运气是否亨通，财源是否茂盛。他应该尽可能早地在午夜过后到来，并要带上象征着丰衣足食的礼物。这些礼物通常是，一块面包、一块煤炭、一点钱财或盐巴。有时他还带上一根四季长青的树枝，象征着绵延不断的生命。不过这最后一项不似以前那么时兴了。

至于挑选什么样的人来充当首客，条件还相当苛刻。由于首客是作为新年的化身而出现的，这人必须是男性，女性则被视为极大的不吉利。平脚板、斗鸡眼、双眉相交的人也都不行。此人的头发必须是黑色的。不过，在约克郡东部以及诺森伯兰郡某些地区，这条规则又反过来了，他的头发必须是金黄色。红头发的人几乎在哪儿都不受欢迎。在大部分地区，最吉利的首客，应该是一个黑头发的陌生人。因为，这样的人比任何熟人更能体现正在到来的新年，以及尚未揭晓的奥秘。

然而，黑头发的夜间陌生客人毕竟不可多得。于是，为

了给全家带来好运，通常由一位黑发朋友来充当这一角色，或是整个街区、整个村庄由一位男人来充当这一角色。如果任何外人都不能来，人们经常在午夜前一刻，打发自己家里的一位男性成员出去，然后，当新年的钟声一敲响，他就带着适当的礼物返回家中。

劳伦斯·韦斯勒在他的《英国节日》(1947)一书中，描述了另一种可能更为古老的习俗。根据他的叙述，首客应该悄然无声地走进一户人家，其他人也不能跟他打招呼。进屋后，他应该直奔火炉，在火里插上一根常青树枝，在壁炉架上插上一根槲寄生枝，在整个这一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出声。等到他做完这一切，转过身来向所有在场的人祝福时，寂静方可打破。然而，在大部分现代家庭中，这些前奏以及他们那惴惴不安的喃喃之声都已经省去了，首客只要一出现，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威尔士，有关首客的习俗不象在英国其他地区那样显著。但是，新年那天见到的第一个人仍然关系重大。如果第一个来访者是红头发，或是女性，那都是不祥之兆。《遗闻》(1900年1月17日)的一位记者说，在蒙哥马利郡，如果一位妇女不幸充当了第一位来客，事后，必须找一帮小男孩结队穿过这家房舍，以冲散晦气。

在普林赛派利提的南部地区，人们过去都认为带来好运的，是那些带着常青树枝，提一罐“新年之水”的男孩子们。他们在早晨三、四点钟到来，往房子上或房子里的人身上浇水(如果大门紧闭，则往门上浇)，一边浇一边唱道：

井水清澈，我们打来，

上帝保佑，新年欢快，
畅收晨露，玉液琼浆，
七条金线，串珠耀亮，
赞美仙女，脚下生辉，
西门请开，送走旧岁，
赞美仙女，脸放异彩，
东门请开，新年迎来。

这些歌词的意义模糊不清，但是，来访者所带的物品，以及浇水这一事件肯定会在新的—年里带来好运，这一层意思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以及毗邻威尔士的一些地区，首客有时并非在元旦之日到来，而是在圣诞节那天就出现。在约克郡，这种人通常被称为吉祥鸟，对圣诞来客要求也和对新年来客的要求一样严格。而且，同样也要事先作好周密的准备，以保证第一位来客的发色、性别等都不会出现差错。

哑剧(Pantomimes)

许多演员都把《辛德拉》看作一部吉利的哑剧，演出很可能成功，并为演员带来好运气。另一方面，《罗宾汉》和《森林中的婴儿》则都是非常不吉利的，如果上演这两个哑剧，戏院里就可能发生某种不幸的事件，或者是在演出的时候，或者是在排练的时候。

香烟(Cigarettes)

当代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迷信，那就是，用一根火柴点3支烟是不吉利的，不幸大都落在最后点的人身上。这种迷信起初似乎在士兵中间广泛流传，后来平民也信了。即使那些不信的人也常常问一声最后点烟的朋友“是否介意是第3者？”这表明他们也承认这种迷信的存在。但是，在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中，遭难的不是第3个人，而是第1个人。根据1920年10月31日《每日电讯》上的一则故事，当年，希腊的亚历山大王在H·M·S拉米利斯战舰上参加宴会时，有人用一根火柴给他、他的参谋和船长点烟。亚历山大说，“不出今年，我们三人中必有一人会死。”这当然是个玩笑，但是几天以后，亚历山大被一只猴子咬了，死于伤口感染。

人们对这个流传很广的迷信作过种种解释。很明显，现在的说法产生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吸烟直到19世纪末期才流行起来。一种解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时期的堑壕战中，传递一根点燃的火柴就会引起对面堑壕里狙击手的注意，使他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去射击第3个人。另一种解释把这种迷信追溯到波尔战争中的狙击手。根据一些老兵的回忆，这种迷信当时在军队里是很流行的。但是在这两次战争以前，关于用一根蜡烛点燃3支烟或者3盏灯是不祥之兆的传说早已存在了(参见“蜡烛”)。至少在17世纪就有这种迷信了，时间可能还会更早一些。所以，有关烟的迷信只是一种古老观念的现代说法。这也提供了另一个例证，民间传说有着在细节上演变的特性，但同时又在实质上又没有什么变化。

荨麻(Nettle)

荨麻是很平凡的，据说，它长得茂盛是土地肥沃的标志。在传说中，荨麻同雷电有关，保护那些带它的人免遭雷击，并且在危险的时候给人们以勇气。治疗发烧有一种古老的符咒：紧紧抓住一棵荨麻，把它连根拔掉，同时说出病人的名字以及病人父母的名字。太阳从来照不到的地方长出的荨麻具有最强的防护和治疗功效。在林肯郡，据说哪里撒了人尿，哪里就会自然地生长出荨麻。

在英国，直到晚近时候，荨麻还被广泛地用在民间医术中。过去，人们在五月或六月的早晨采荨麻泡茶喝，或者当成蔬菜煮了吃，以净化血液，治疗荨麻疹。尼古拉·卡尔佩波建议用荨麻治疗螫伤，用它解毒，防治狗咬伤口的感染，把荨麻叶用于止血。治疗鼻子出血有一种方法(英国许多地方的人都还记得)，用带刺的荨麻塞满鼻孔。另一种方法是把一棵死荨麻捣碎，涂在脖颈上。从前治疗风湿病的常用方法是，用带刺的荨麻在患处揉擦。要使头发长得茂密，有一种古老的方法，用浸过荨麻汁液的梳子每天早晨把头发倒着梳。

荆棘(Bramble)

从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如果病人爬过或被人背过某个天然洞穴或拱门，他的病就会好。所以，两头扎根构成一个拱门的荆棘被看成是一种能治病的植物。在索塞克斯郡，晚至上个世纪70年代，人们还拉着耕牛穿过这种荆棘丛，想

治好牛身上的**齄齄**病(参见“**齄齄**”)。同样,大人们有时候抱着小孩走过荆棘拱门而不是破开的柅木以便治好孩子们的佝偻病、严重的皮肤病或百日咳。在威尔士边界地区,百日咳仪式包括祭献黄油面包,先把小孩从拱门传过去,然后再把面包放在拱门的下面。据说这样就把疾病同面包一起留在后面了。根据里特夫人的记录,在赫勒福郡的一个地区,当大人们将小孩来回传递时必须背诵祷文,同时还必须吃下一部分面包,剩下的面包在回家的路上给鸟或别的生物吃。鸟吃过面包后会死掉,百日咳也就被治好了。在两头扎根的荆棘拱门下爬3次,如果可能的话,绕着太阳照过的道路从东向西爬,这样做能治好风湿病和其它一些小毛病,比如疖、脓疮和脸上的黑点。

在康瓦耳地区,荆叶被用来治疗烧伤、烫伤和各种各样的炎症。从圣泉里取一盆水,放上9个荆叶,如果打不到圣泉水就用纯净的清水。用每个叶子分别擦洗患处,然后将叶子拿开,对每个叶子说3遍:

东方来了三个天使,
一个带来了火,
两个带来了霜,
火灭了,霜降了,凭着圣子、圣父和圣灵。

据说,荆棘是用来制作荆冠的几种植物之一(参见“**黑莓**”)。

草帽(Straw Hat)

牛津郡的孩子们有时在夏日的早晨寻找第一个带草帽的人，他一出现，他们就摸手腕或摸手，边摸边唱道：

草帽人，草帽人，
带来我的好运气，
今天或明天，
捡到一些好东西。

然后他们就拣起一块石头或其他一些小东西，从自己的左肩上面丢过。孩子们确信这种符咒的确能带来好运。尤其可能会得到一个礼物或在几天内“拣”到什么东西。

学龄儿童的想像力是丰富的，艾奥娜·彼得奥培记载了许多相同的儿童法术，在英格兰几乎到处可见，只是做法不同。在有些地方是吐唾液，或舔指头，或舔拇指，或交叉手指直到看到了3条狗为止。能看见第一个带草帽的人会有好运气，这一基本的说法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胎痣(Birth Marks)

人们常说，婴儿脸上或身上的痣是母亲在妊娠期间所见到或所摸到的某种东西而引起的。治疗这个缺陷有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在破斋之前，做母亲的每天早晨用舌头去舔痣，若母亲不在，别的妇女也可以这样做。这种疗法应在孩子一

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运用，要持续一段时间，或9天、21天、30天，或直到胎痣完全消失为止。

在英国有些地方，人们还记得这种民间疗法。在伦敦附近的有些郡县和英国中部许多地区，直到1950年还有成功的实例记录。当然，唾沫有真正的镇定特性，在民间传说中，它有很强的魔法功能，特别是在斋戒的时候使用。也许由于这两个事实，人们对唾沫医疗功能的信仰被长久地保存下来了。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个例子中，年轻的母亲们并不知道唾沫在民俗中的意义，她们只是想试试人们提供的任何方法，希望能除去孩子们脸上或身上的斑痣。

洋葱(Onions)

洋葱通常是食用的，但在迷信信仰中还有许多别的用处。人们普遍相信，蛇对洋葱的气味非常厌恶，因此，手里拿一个洋葱就能保护人免受蛇的伤害。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女巫也不喜欢洋葱，所以就把洋葱用在符咒中对付女巫。只要不去皮，不切开，洋葱也可以存放在屋子里作为防护物。青年人用洋葱招来美梦，梦见未来的妻子或丈夫。当女孩子们没有魔法的帮助便不能作出抉择时，就利用一种洋葱占卜法。先拿与求婚者同样多的洋葱，在上面草草写上每个人的名字，然后把它们放在壁炉上或者某个暖和的地方。哪个洋葱先出芽，哪位求婚者就将是、或者应该是未来的丈夫。

从前，将要受到笞板打的小学生们使用另一种法术，也许现在还在使用。他们把一个生洋葱在手心上擦，相信这样做就会减轻挨打的疼痛。更好的办法是，如果能把洋葱擦在

管板上，管板一打就会断裂。

人们现在常常使用洋葱防止或者预防传染病。事实上，去了皮的洋葱能迅速吸收细菌，由此产生了那种迷信，认为疾病会飞向洋葱，不会伤害屋里的人。在牛津郡，据说把洋葱散放在屋子里能防止流感。人们今天仍然普遍相信，洋葱能驱除传染性的热病。有些地方的人们认为，颜色变黑的洋葱预示着家庭里有人得了传染病。在16和17世纪瘟疫大流行时，人们曾经用洋葱预防并治疗瘟疫。《当代瘟疫疗法》(1594)一书指出，如果把三、四个去了皮的洋葱在地上放10天，它们能吸收尽邻里所有的传染病毒。在过去瘟疫流行时期官方发布的《瘟疫令》中，有一条建议告诉人们用洋葱、黄油、甘草、丁香和锦葵制成敷剂，涂在瘟疫斑上。根据丁·哈维·布鲁姆的记载，1915年当猩红热在沃威克郡的维特教区大流行时，一个年青的母亲想保住全家人，把一根洋葱削掉皮，将皮埋在一个没有人会发现秘密地点。她相信这样做就能把猩红热从房子里赶走。

在民间医学中，洋葱还被用来防止失眠及消除醉酒的不良影响。《米德瓦医药大全》告诉我们，动手术前吃安眠片的病人，手术后应该在喉咙里倒进一些洋葱和醋配制的汁液，以便苏醒过来。《趣闻琐谈》杂志记录了19世纪林肯郡预防牙痛的一种法术：把洋葱的表皮包在患者的大脚趾头上。在这个杂志的另一期里，约克郡北部的一位牧师记述了一件事。1889年，这位牧师被人请到家里为一个婴儿施洗礼，婴儿在前一天晚上发了一夜惊厥。牧师就问是不是对婴儿使用了什么，婴儿的母亲说，她曾按照一个邻居的建议，把洋葱擦在婴儿的手上。她说，这样做当时效果很好，惊厥没有复发。

今天，许多地方还在使用一种方法治疗冻疮：用生洋葱和盐擦患处，也常常把一个烤洋葱趁热放在耳边治疗耳痛。牛津郡有一种治秃头的办法，用一个青洋葱在光秃的地方擦，直到把皮肤擦得很红，然后在光秃部分的上面涂上厚厚一层糖。

胎膜(Caul)

小孩出生的时候，如果头上有一层通常叫做胎膜或面具的薄膜，那么他就会一生幸运，永远也不会淹死，只要胎膜能保存下来。要是他在海上旅行时带着胎膜，坐的船就不会失事。如果他是一位律师，那么他处理案件时会非常雄辩，获得成功。在荷兰，出生时头上有胎膜的人能看见鬼，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这样的人有预见力，不受术士和妖精魔法的侵扰。胎膜在在英国北部有个名字，叫Sillyhow，意思是神圣罩或幸运罩，这反映了英国人对胎膜吉利特性的普遍信仰。

然而，仅仅出生时有胎膜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地加以保护，因为一旦丢失或者扔掉，其救命和吉利功能也就丧失了。如果把胎膜卖了，其功能也就转给了买它的人。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常常把胎膜卖给水手，因为它们能保护水手免遭风险。现在，买一个胎膜要花20英镑，而在1813年，《泰晤士时报》登了一个广告，说用12个几尼就能买到一个胎膜，因为当时钱的面额比较大。那家报纸还在1848年登了另一个广告，要以6几尼出售一个胎膜，并补充说，“这个胎膜原先是用15英镑买的，主人带着它在海上漂泊了30年，经历了各种险情。它的主人最后在家乡去世。”在牛津郡，有个产婆曾向一位妇女出价10英镑要买她孩子的胎膜，想送给她的一个

当水手的朋友。那个妇女拒绝了，宁愿保留那个胎膜，给她的小儿子带来吉利和安全。

当然，把胎膜扔掉或故意毁掉是很不吉利的。《民间传说》(1957年第68卷)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本世纪初索姆塞特郡的一位妇女。这位妇女替她的孩子把胎膜保存到两岁，后来，有些朋友劝她把胎膜扔了，过了不久，那个小孩就在池塘里淹死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不幸的巧合。但是那个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要是把胎膜保存了下来，事故是不会发生的。据说在英国的有些地区，如果有人把他出生时的胎膜卖了或者丢了，他就不能平静地呆在家里，他将被迫到处流浪，不管他自己是否想这样做。

汉德森记述了他在上世纪60年代听到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事例中，胎膜似乎被用作一种警告。一个女孩出生时头上有块胎膜，家里人就把它伸开放在纸上，存放在抽屉里。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女孩常常去请教它。要是诸事顺利，胎膜就会平滑，没有变化，但是如果危险将要出现，胎膜就会皱缩。女孩生了病，胎膜会变得潮湿；如果有人说女孩的坏话，胎膜就会沙沙作响。那个女孩剪头发时，胎膜会变颜色，似乎不自在。她相信，如果她死了，胎膜就会消失。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人们从前认为，必须把胎膜同死者一起埋掉，要不然，死者在坟墓里是不会安息的，它的灵魂会出来找胎膜。这使人想起了关于被砍头的人寻找头的故事。这也许就是那种普遍信仰的一种扩展：尸体必须完葬(参见“完葬”)。

洗濯(Laundry)

有些日子和节日通常被视为不利于洗濯。元旦那天是绝对不能洗衣服的。如果这样做了，就会“洗掉家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说，家里有一个人要丧命。在五月份洗毯子，也有同样的危险，结局也是一样。

最不适合于干这种活的时间是耶稣受难日。汉德森提到过北约克郡的一个民间传说，这传说在那个地区有时被人们用来解释前面所说的那种禁忌。当我们的主在向骷髅地走去的时候，一个在屋外洗衣服的妇女，将一件湿漉漉的衣服举到主的面前，嘲弄地挥舞着，为此，主诅咒了她以及所有今后在这一天洗衣服的人。既使在一些不知道这一传说的地方，人们也相信，在这一天洗濯是不吉利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罪过。“永远也不要再在耶稣受难日去沾染灰汁”是一句俗语，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主妇们从柴灰中自制灰汁，用以代替肥皂的年代。有些地方的人说，在那一天，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将会出现血斑；另外一些地方的人则认为，洗衣服的水自己会变成血。一个乌斯特的迷信说法则是，耶稣受难日那天不能将肥皂水存放在水壶里，即使没有洗东西也不行，否则，死神就会降临。

按照习俗，家庭洗濯应该在一周之始进行，以便在星期日以前有足够的时间来晾晒熨烫。以前，人们认为星期六洗衣服说明洗衣服的人不是个好主妇。有关这种说法的一首民谣(其中提到一周内每个工作日)是这样结尾的：

星期五洗衣，为急用，
星期六洗衣，是懒虫。

威尔士人认为，将泉水提到洗衣盆的途中，如果水溅出来了，就是不祥之兆。同样，在洗的过程中，如果把水弄得四处飞溅或把洗衣妇自己的围裙弄湿了也都是不吉利的。

有些地方的人还认为，第一次洗新衣服不要在新月时节洗，否则它们就不耐穿。

在熨烫过的亚麻织物上如果出现一个久不消退的钻石状印记，俗称“棺材”，也被广泛视为死亡之兆。如果这个印记出现在一条床单上，那就意味着在使用这条床单的床上很快会有人死去；如果是在桌布上，那这个家里有人将死去，或使用这块桌布时，在桌旁坐过的某个人会死去。

接手礼(Confirmation)

接手礼就象洗礼一样曾被认为具有治疗功效，特别是治风湿病和血源病。根据记载，有的人接受两次、甚至3次接手礼。里特夫人提到过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在19世纪某个时期曾经在3个不同教堂里受过3次接手礼，以治疗风湿病。选择不同的教堂是出于迷信方面的考虑，还是为了避免被认出来，这一点不清楚。但原因可能是后者，因为另一个地方没有作过记录。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除非主教用右手施接手礼，否则这种法术就无效。在英国北部，用左手施接手礼不仅没有治疗功效，而且还肯定是不吉利的。被这样施接手礼的人会打

一辈子光棍。

信天翁(Albatross)

在航行的日子里，如果在大海里遇见信天翁绕船飞行，这是大风和坏天气即将来临的预兆。杀死一只信天翁是非常不吉利的，因为就象海鸥和海燕一样，它被认为是某个遇难海员不安灵魂的化身。这种信仰曾在水手中间广为流传，也许有助于保护南半球大洋中的这些珍奇鸟儿。但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信仰，因为也听说过不那么迷信的人偶尔射杀一只信天翁，用它的蹼足来制作烟袋。

1959年7月，人们听到了这些由来已久的传说的回声。加尔皮星号定期货轮因机器发生故障停泊在利物浦。在这之前，它是从南极洲出发航行的，一路上屡遭灾祸。一些报纸报道说，船员们把灾祸怪罪于船上有一只送往德国动物园的信天翁。货船停泊后的第二天，人们发现这只信天翁死在笼子里；尔后，大约有50名船员进行静坐罢工，因为他们不愿意再继续驶往挪威的不吉利的航行，要求立即付给工资。据7月7日的《每日电讯》报道，船长说了这样的话，起初他把这只信天翁弄上船来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何以至此，他没有解释；也许，既然有这么一个著名的传说，他没有必要说明。他自己大概不相信这只鸟会带来坏天气或灾祸，或者同死者的亡灵有关，但他可能害怕他的一些或全体船员仍然相信这个传说。如果他真是这样想，航程中后来发生的事件似乎就证明了他是对的。

活石头 (Growing Stones)

人们曾经普遍认为，田地里的石头是生长在那儿的。因此，要想清整田地把它们拣走，肯定是徒劳的。津克在他的《沃斯泰德史料》一书中说，他认识的几位索夫克郡的农民曾极力想使他相信这种事情。其中一位受过教育的解释说，砾石是由土地自行产生的。在他看来，既然任何东西都有其来源，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而且，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要想永久地清除一块地里的石头，是根本办不到的。在他的农庄里就有一块地被清理过多次，可是，砾石层出不穷，丝毫未见有所减少。

这种迷信并不仅仅局限于索夫克郡，以前不是，后来也不是，英格兰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传说，甚至到了本世纪还有。这种迷信之所以长期存在，可能是因为这项清理工作太艰难了，而且需要多次重复。真实的情况是，薄薄的表层土壤将大量的碎石覆盖住了，清理的人自以为把石头拣干净了，可是，一旦表层的土壤被刮走或冲走，乍一看似乎石头又长出来了。

还有一种理论是说，砾石产生于砾岩或圆砾岩。因此，砾岩通常又被称作母石、种石或孕岩。它们所包含的砾石都被视为种子，种子长大后就是那遍野的石头。这些石头，如果不受干扰，它们就可以慢慢地长大，在有利的条件下，经过几个世纪以后，它们就会长成巨砾。

要命河(Life—demanding rivers)

就象传说中海洋总要吞噬一些人的生命一样(参见“溺水者”),有些河流据说每年(或者每3年、每7年)都要攫取一定数量的生命,而且它们吞噬这些生命,从未有过失误。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仍有不少这样的传说跟山川小河联系在一起。其渊源就是那古老的河神崇拜,这种崇拜曾经广为流行。远古时期的人通常把江河视为富有生命的圣灵,既能行善,也会行恶。它给两岸带来肥沃和富饶,使之适于庄稼的生长、牛羊的牧放。它给人类提供生活必需的水,还提供鱼。但它有时又会淹没人类,用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大地和房屋。它总是那么神秘莫测,不可驾驭,于是人们就将它们敬奉为神,给它献祭,以求它永久和平,不断馈赠。这些观点已经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可它们的痕迹仍然留在那些尚存的有关山川小河的传说中,这些河川当然再也没人给它们献祭了。可它们照样吞噬活人,而且更可怕的是,想要多少就可以要多少。

相传有一个名叫青牙詹妮的恶魔,经常出没于北方的一些河塘,谁要是离它太近,它就将谁拉下水。在蒂斯河,特别是皮尔斯桥附近,有一个绿发的嗜血鬼,也干着同样的勾当。约尔河里有一个马形水怪,它总是晚上出没于米德海姆的浅水滩上,将那些毫无防备的人拉下水去。特威德河里的无名鬼每年也要吞掉一条人命,以前渔夫们总是向河里扔一件衣服,希望这样能博得魔鬼欢心,进而饶过衣服主人的生命。有时为了安抚魔鬼还向河里或渔网上撒盐。德汶郡的达

特河也是每年吞下一条人命，还有斯比河也是如此。佛发郡那水流缓慢的丁河则每7年要吞食一条人命。但是，另外一条水流平缓的河则不然，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详民谣这样形容道：

特威德询问蒂尔，
你为何不走快点儿？
蒂尔回答特威德，
虽然你走快得多，
但我偏要慢不少，
你若淹死一个人，
我就要淹死两个人。

还有一些河流也不止要一条人命，特伦特河上的大潮每年就要吞噬3个人。它被称作伊戈尔。这名字起源于北欧神话中巨人家族的伊戈尔，伊戈尔曾使这个河富有生气。因此，人们现在提到这条河时，总是用“他”而不用“它”。有关两条苏格兰河，人们说：

嗜血魔鬼，每年都要三条命，
美丽的冬，却什么都不用。

有些地方的河神，已经失去了神性，虽然它们仍然和过去一样怨恨和威胁着人类，可它们只不过是一些人鬼罢了。瑞波尔河的耐尔佩格取代了女神密涅瓦，在罗马时代，这条河是祭献给密涅瓦女神的。然而，根据当地的传说，耐尔佩

格本来是中世纪时期瓦铎庄园里的一名婢女，由于她的主人在帮格莱的踏脚石上施了巫术，她被淹死了。从此以后，她每6年就要夺去一条人命，除非人们用猫、狗或鸟来祭祀她，才可能幸免。斯威尔河里有危险的深潭，人们称它为豪格特坑，据说汤姆·豪格特的幽灵经常出没于此地。豪格特原是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18世纪他在这里逃避追捕时，溺水身亡。他似乎继承了某位已被人遗忘的水神的传说，因为，人们现在都说他就住在这个深潭里，无论是多娴熟的游泳健将，只要进去了，就必定会淹死。

今天，大概已经没有人对这些故事信以为真了，可仍有人讲述它们。有时，他们似乎还能够引发类似古人的那种恐惧感。在特伦特沿岸，人们经常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伊戈尔索要的3条人命，是必不可少的，从死亡人数来看，他(或大潮)似乎确实是这么回事。即便人们真的已经不再相信这类事情了，这一历史也过去不久。1904年的《民间传说》上登载了一个关于德贝郡德汶特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早几年作者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有一个人在达伦特(方言)河里淹死了。”讲述者说到那条河时，口气就象是说到一个人。

“那人不了解达伦特，说它只不过是一条小河，然而达伦特却要了他的命。他们没有看见他的头，只看见他的手向上乱伸，但达伦特不放他走。唉，真可怜啦，7个孩子……可他也不该那样轻视达伦特，现在他可知道了。”

里特夫人记叙的一件事情，则更为明确地表现了人们的这种信念，她的文章是1912年写成的，事情的发生则要早几年。在瓦伊河畔罗斯地区，一个小孩子在河里淹死了，于是他的兄弟们被告诫不要再接近河岸，一位老人听了这话，说道，

“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去吧，今年不会再有人淹死了，河水已经得到了它应得的那一份。”

迷迭香(Rosemary)

有许多关于迷迭香的传说。在流行的传说中，人们认为迷迭香是圣洁显灵的植物。据说它的花原是白的，当圣母玛丽亚到埃及后，将圣子耶稣的亚麻衣服放在一棵迷迭香树上凉干时，迷迭香的花变蓝了，并一直保持至今。另一传说是，它长到第34年和耶稣一样高时，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此后，它再也不长高了，只是横长。在有些地区，人们说它在旧圣诞节除夕夜里开花，这证明它和格兰斯顿伯里刺及枝条一样是圣洁的。有一传说认为，它和黑李刺一样是圣洁的。

至于迷迭香为何生长茂盛，对此说法不一。有人说它为正义而长，有人说它为善于持家的主妇而长。迷迭香在听到海涛声的地方长得郁郁葱葱，其名“迷迭香”为海洋清新之意，表示源自大海。它是忠于爱情的象征，也是缅怀的标志。因而，以前的婚礼和葬礼上都使用迷迭香。17世纪的新娘将迷迭香花和叶子编织在花冠上，男女宾相手持金色的枝条在前面引路。结婚宴席上，在新人的酒杯里放进一小段迷迭香树枝，祝他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出殡时，送葬者经常带着迷迭香到墓地，当灵柩放入墓穴后，将迷迭香撒在上面，象征死者将永远被人怀念。

迷迭香祛邪、治病的法力各种各样。戴上它能抵御鬼魂、巫婆和妖精，避开惊雷和闪电，免遭不测和疾病。也可用作法术乞求事业成功或返老还童。还用于占卜和问婚。如

果姑娘将一枝迷迭香和一枚6便士银币在万圣节前放于枕下，她会在梦里看到她未来的丈夫。如果她在施洗约翰节前夕在迷迭香树上放一盘面粉，第二天清晨她会在面粉上看到她丈夫名字的开头字母。一个古老而有趣的传说认为如果劝导或设法使一个窃贼改正，让他在用迷迭香根煮过的红醋里洗脚，那贼就再也没有行窃的胆量和勇气了。

17世纪，人们将迷迭香作为治疗瘟疫的良方。因此，瘟疫流行期间有迷迭香出售。从《米德瓦医药大全》中我们得知，它能治疗许多病。如疯癫、忧郁、恶梦、恶心等。书中还说，用木质汤勺喝迷迭香汤的人不必担心中毒。班克在《草药书》中说，将迷迭香叶子煮沸，用亚麻布包起来，扎在病人头上，可减轻痛风的痛苦。用烧焦的迷迭香树枝粉来擦牙齿，鬼怪就不能夺取牙齿。据说迷迭香能护发，因而曾用于洗发剂。在法国，每天用迷迭香木做的梳子梳头可防头晕。英国乡下人仍用迷迭香泡茶或煎服治咳嗽、伤风、心律不齐和记忆衰退。

残疾人(Afflicted Persons)

某些类型的残废人被认为能带来运气，因为他们受到神的特殊保护。据说其中有些人还有治疗疾病或未卜先知的独特天赋。傻子从前在乡村地区比现在常见，被认为是神的选子(chosen chilpren)，因此，他们总能得到关怀和照顾，即便生活在比我们现在更为艰难、更为残酷的时期也是这样。他们那些支离破碎的话语有时被当作神的启示语，一个社团里若出现一位傻子，据说整个社团都会得到神的赐福。

“傻里傻气”(silly)这个词的最初意思为“有福的”(blessed)或“幸运的”(happy),只是后来才有了今天的“愚蠢”(follish)或“傻瓜”(stupid)的意思。与此有关,还有一件事也值得玩味:傻子是渔夫走向打渔船的路上所希望遇见的少数几类人中的一类。旅途中碰到一个傻子常被认为是个吉兆。

在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人们相信哑吧能“看见两个世界”,有时候能用他的唾液给人治病。同样,那些天生就是畸形的或跛足的人常被认为有某种特殊的天赋,在路上遇见一位这样的人则是一个吉兆。就驼背者而言,这种传说一直流传至今:看见一个驼背者是幸运的,公开地或偷偷地摸一摸他的驼峰就更加幸运了。

另一方面,人们几乎都害怕斗鸡眼,即斜眼的人。矿工、渔夫、西班牙斗牛士和其他从事危险职业的人在途中要是遇见一个斜眼人,那就被认为是一个凶兆。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残废人,对他无可责难;但是,迷信的人们一看到眼睛的任何可见的缺陷都会联想起能造成伤害的狠毒的眼光(the Evil Eye),被斜眼人瞟一眼就意味着中了妖术。

胡萝卜(Carrots)

一般认为,胡萝卜能增强视力,能使经常吃的人具有夜视的功能。在民间医学中,胡萝卜被用来治哮喘、风湿病和结石病。这些治疗法都有某种实际根据,因为胡萝卜确实含有治疗价值的盐。现代中医常告诉人们,胡萝卜汁能治疗白内障、夜盲症和别的眼病。从前,人们还用胡萝卜来激发性

欲。约翰·杰拉德在他的《草药集》(1597)一书中提到,“把胡萝卜用在性爱中”,并建议用野胡萝卜,不要用菜园里长的家胡萝卜。

哑巴蛋糕(Dumb Cake)

制作一块哑巴蛋糕是有名的一种法术,据说它能使制作者幻想出或梦见到自己未来的妻子或丈夫。关于这种仪式,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叫法,但由于整个制作过程都保持着哑雀无声的状态,因此就有了“哑巴蛋糕”的名称。

蛋糕是用面粉、水、鸡蛋和食盐等原料制作而成的,有时是由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制作的,有时却是由某个人单独制作的。安杰利娜·帕克在《民间传说》(第24卷,1913年)中向我们描述了牛津郡的一种制作仪式。在圣诞节前夜,有个姑娘独自一人一边做蛋糕,一边做斋戒,她将自己姓名的开头字母刺在蛋糕上,然后把它放在烤炉边。半夜里,她未婚夫的魂儿或幽灵将会悄悄地走进房间,把他姓名的开头字母刺在姑娘姓名的旁边,然后就走出房间。值得注意的是,应该从法术开始的那会儿起就让房门开着,一直到未婚夫离开之后为止,因为如果他来的时候看到房门是关着的,那么,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

在英格兰北部某些地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姑娘聚集在一块做蛋糕。蛋糕做成之后,她们将蛋糕分成两半。然后便回到楼上的宿舍里去,在上床睡觉之前,她们将自己所分得的那半块蛋糕吃下去,这样一来,她们就能在夜里梦见她们自己将来的情侣了,但条件往往就是,姑娘们应该自始至终

不说一句话。在英国中部地区，3位姑娘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不同的是，在这里，蛋糕是由她们3人在楼下一起吃下去的，而且正好是在半夜里。吃完蛋糕之后，她们就回到楼上的宿舍去睡觉，但在上床睡觉之前，姑娘们应该把衣服上的每一根别针都给取下来，把钉紧的每根别针都给解开。如果她们能够正确地做完这种法术，她们将来的丈夫的魂灵就会出现，到楼上去向她们求婚，去抓她们的衣服。由于姑娘们早已解开了衣服，因此没等幽灵伸手去抓，衣服就被安全地脱了下来。一旦姑娘们上床睡觉，幽灵就消失不见了。要是幽灵真地抓住了姑娘们，不知道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差不多可以肯定，后果将会是很不吉利的。

这种占卜术的日期应该随着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奥布里在他的《异教和犹太教轶闻》一书中似乎曾提到，每个星期五的夜晚是最为合适的日期，但实际上经常限制在圣马克节、圣诞节、万圣节或圣女埃格尼斯节的前一个夜晚。在英格兰东北部，如果这种符咒是在1月21日夜晩——这就是有名的圣女埃格尼斯节——举行的话，那么在前一天还必须严格斋戒一整天，不准吃喝任何东西，不准说话。据《丹哈姆传说》一书记载，有位妇女用了这种法术，结果，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幽灵而是3个幽灵，其中第3个幽灵好象还有一条木制假腿。这种预言后来被证实了。她曾结过3次婚，她的第3个丈夫曾经装有一条木制假腿。在这位妇女的幻觉中，他好象已同别的女人结了婚。

在圣女埃格尼斯节的前一个夜晚，诺森伯兰郡却有另一种不同的法术。这就是，姑娘用鸡蛋来代替蛋糕，她先把鸡蛋煮熟，然后掏空里面的蛋白和蛋黄，最后在空中蛋壳里面装

满食盐。做好之后，娘娘就把它整个儿全部吃下去，然后回到楼上的宿舍里去睡觉，并唱道：

圣女埃格尼斯真可爱，
干起活来勤又快。
假如我要找婆家，
或是男人到我家，
真希望，今晚就能见到他。

在《泰恩塞尔德博物学家野外俱乐部议事录》(第95卷)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条目，说是在圣女埃格尼斯节的前一个夜晚，男人们试图通过连骨带刺地吃下一条生鲑鱼看到他们将来的新娘的幻象。

草吊袜带(Straw garter)

理查德·布莱克伯诺在他的《寻找情人》(1899)一书中记述了约克郡人以前采用的一种古怪生育法术。

如果临近结婚的女子要想确定她将来生的孩子的男女数，她就必须在某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悄悄地到收割地里，从草堆上抽取草。想生几个儿子就抽几根麦秸；想生几个女儿就抽几根燕麦秸。然后，把它们编成吊袜带绑在腿上，一边做一边反复说出某些话。布莱克伯诺没能听到她们说了些什么，可能是有关草的话，因为小耶稣是在马槽里的草上生的。

草吊袜带必须从星期五晚上绑到下个星期一早上。要一

直绑在腿上才是好兆头，如果断了或掉落下来，那么，法术就失去功效。具体做时，不能让其未来的丈夫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最有趣的是，这种法术只有处女做才安然无恙，如果是已失去贞节的女子做，这将给她婚后生的每一个小孩带来各种祸害。

结婚礼服(Wedding Dress)

关于结婚礼服的选择和制作有一些古老的迷信传说和较严格的规则，其中有许多至今仍然很盛行。由于新娘子将要踏入一种新的人生旅程，所以，她的结婚礼服从头到尾都应该是全新的，但“借来的东西”和“古老的东西”却是这条规则的一个例外。时至今日，借来的一条婚礼面纱是常备的必需品；而在从前，“古老的东西”常常是指绣花鞋。夏洛特·波恩告诉我们说，什罗浦郡的姑娘们在结婚的那天早晨常常要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从头到尾重新换上尚未洗涤的新衣服，就连用过的一根旧别针，她们有时也不愿戴。

人们普遍认为，新娘子亲手缝制结婚礼服是很不吉利的，就连那些职业女裁缝也很少愿意这样做。对新娘子来说，过早穿上结婚礼服也是不吉利的，如果她在穿衣的同时又照了镜子，那就更不吉利了。过早穿上结婚礼服会给婚姻带来不幸。只有当新娘子去教堂举行婚礼的时候，她对着镜子穿衣披纱才是最安全、很吉利的。这时候如果遗漏了一些小东西，比如手套等也常被认为是明智之举。如果觉得结婚礼服很合身，就应该一件一件地把它穿在身上，千万不要一下子全部

穿上。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在结婚之前就把每一件结婚礼服全部穿上。在有些地区还有一种风俗，这就是，给结婚礼服镶上一条短边，保留下来暂不缝制，为的是能在举行婚礼的最后时刻再缝上几针。

结婚礼服的色彩也很重要。白色、银白色、蓝色、粉红色、金黄色等在如今都被认为是最吉祥的色彩。从前，有些朴实无华的新娘子不喜欢荣耀赫赫的白色结婚礼服；她们常喜欢选择灰色、土黄色或浅黄色结婚礼服，因为这些颜色的结婚礼服日后还可以在星期日或节假日里穿。蓝色一直都是流行色，因为它象征着忠贞不渝，虽然有个时期在约克郡某些地区，它一直都被视为是不祥之色。W·C·莫里斯在《约克郡民间传说》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句谚语：“蓝色礼服穿在身，一辈子懊悔不顺心。”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蓝色是极好的一种色彩，“蓝色的东西”能给人带来好运，即便结婚礼服中夹有其它色彩也罢。17世纪，新娘子最喜欢的一、两种色彩中常常有蓝色。

那些蓝色的花结丝带常被松散地缝在结婚旗袍上，宾客们在结婚宴席上会把它扯下来，作为吉祥物戴在年轻人的帽子上。既然蓝色如今已不再是新娘子喜欢的时髦色彩，所以，“蓝色的某种必需品”常常是指一位特殊好友缝制和赠送的一副吊袜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娘子从不愿穿黑色结婚礼服。绿色一直都是不祥之色，它与仙女妖精密切相关，许多人都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穿上这种颜色的礼服，它马上就会变成丧服。因此，绿色面料显然不宜用来缝制结婚礼服，即使是在今天也很少有人愿意选择这种颜色。苏格兰低地的

居民们曾一度认为，由于这种色彩很不吉利，所以不仅不允许新娘子穿绿色结婚礼服，而且也不允许婚礼上的其他宾客穿绿色服装。同时还不准出现任何绿色的装饰品，结婚宴席上不准端出绿色蔬菜。英格兰北部乡村有这样一首歌谣：“蓝色礼服穿在身，新娘新郎爱得真；若穿草绿、白色衣，爱情平淡无意义。”

棕色结婚礼服在牛津郡是很不受人欢迎的，因为穿棕色结婚礼服的新婚夫妇“将永远生活在穷乡僻壤里”。这主要是指新娘的丈夫将不会飞黄腾达、腰缠万贯。黄色结婚礼服普遍让人厌恶，因为在民间传说中，黄色意味着“虚情假义”，紫色也不受人欢迎，因为它是一种丧服色(mourning colour)(参见“婚礼面纱”)。

结婚戒指(Wedding Ring)

在有些非欧洲式的婚礼上根本就看不到结婚戒指，但在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它却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如果丢失或损坏了结婚戒指，那就会因为丈夫的死亡、情侣的出走或其它灾难而使婚姻毁灭。人们常认为，一旦在教堂里戴上了结婚戒指，如果再去把它摘下来，那是很不吉利的。如果戒指掉了下来或不在意被摘了下来，新郎就应该重新将它戴在手指上以避免灾祸。在有些地方，生过第一胎之后摘下结婚戒指，这被认为是很安全的，但在孩子尚未出生之前却不能将它摘下来。夏洛特·波恩告诉他们，从前在奥斯威斯特雷地区，人们认为，如果丈夫养活不起妻子，妻子只要将结婚戒指还给丈夫就算是离婚了，然后她便可以自由选择，再嫁

男人。

下面这个风俗与摘下戒指的规则正好相反，虽然人人都知道并经常遵守这条规则，但从前，它似乎不是在每个地区都很盛行。结婚戒指常用于占卜术和爱情符咒中，有时也用于治疗术中，这个事实说明了结婚戒指是可以经常被摘取下来的，也许这不会带来什么厄运。不仅如此，穷苦人家有时还迫使女儿戴着借来的戒指去出嫁，而她也是戴不了多久就得摘下来还给人家的。如果她的丈夫也买不起戒指，丈夫的邻居就会摘下自己的戒指借给他去参加结婚典礼。在《威奇伍德大森林》(1928)一书中，约翰·基布尔告诉我们说，他的祖母曾把她自己的结婚戒指借给了一对贫穷的青年夫妇，婚礼结束后，这对青年夫妇就把戒指还给了她。约翰·基布尔还告诉我们说，19世纪，时世艰难，不可能借到一枚戒指，因此，山村里的人们都很清楚，婚礼上只好用教堂大门钥匙上的钥匙圈来代替结婚戒指。在爱尔兰，人们认为，金戒指对合法的婚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教区里的牧师或其他一些人平时经常备有一枚金戒指，以较少的费用把它租给前来举行婚礼的新婚夫妇，婚礼结束后再把金戒指收回来。

在婚礼前或婚礼中掉落戒指是很不吉利的。在新娘和新郎两人之间，谁的结婚戒指先掉落，谁就会先死亡。如果戒指掉落之后从祭坛的台阶下滚了下来，那就是大难临头的一种征兆。如果戒指是掉落在地面的墓碑上，那就意味着两人中有一人会早亡；如果墓碑下葬的是女人，新娘就会早亡；如果是男人，新郎就会早亡。

结婚预告(Banns)

从前，一对已经订婚的男女青年在教堂里听人宣读他们的结婚预告，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要是听见了，他们的子孙将会遭难。在有些地方，这对青年的第一个孩子据说会是个白痴；在另外一些地方，如果是女孩子在场，她的所有孩子都将会是聋哑人。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前，许多教区里的牧师(或者有时是全体牧师中年龄最大的)在最后一次宣读之后会按照惯例说：“愿上帝为你们赐福。”在场的所有人都答到：“阿门。”但是，即便这种公众的祝福也不总被认为能足以避除两个关系密切的人所面临的潜在危险。

根据伯斯郡的一则迷信，如果结婚预告是在一个季度的末尾公布，而婚礼却是在下一个季度的开头举行，那么，这个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幸的。《林肯郡趣闻琐谈》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1887年10月的第一天，两个年轻人的结婚预告被宣读了。就在同一天，丧钟敲响了，一位已婚女子一命归天。当地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恶兆，预示着那位女子婚后活不了一年。在英格兰北部，那些结婚预告正在被宣读的人，据说他们这是在教堂中被“呼喊”。第三次宣读之后，常常是钟声齐鸣，这叫做激励钟声。象婚礼钟声一样，激励钟声意在为新婚夫妇祝福，驱除邪气。

在最后一次宣读之后，拒绝结婚是非常不吉利的，而且还被认为是对公众和教区的侮辱。T·E·沃克斯在《教区民间传说》(1902)中说道，那些后来解除婚约的人被认为是“嘲弄”教区。在一些主教管区里，这样的人将会受到牧师

的罚款制裁。1811年和1825年间，大雅茅斯城的账目上记着5次这样的罚金，在别的地方也有实例。1888年，德贝郡科尔德阿斯顿地区有一对订了婚的男女青年，在结婚预告宣读以后吵架，就在已定的结婚日期前几天取消了他们的婚礼。村民们极为恼怒，对这对破镜人横加指责，烧了两个稻草模拟像，一个是在男家门外，另一个是在女方屋前烧毁的（参见“大声喧闹”）。

所有这些迷信和做法都是古代的遗俗。当时，订婚几乎被看成同结婚一样有约束力，结婚预告（第一次是在12世纪制订的）一公布，婚礼就可以说开始了。谁违反了契约，谁就会受到惩罚。

洛克比便士(Lockerby Pennng)

洛克比便士是一块薄银片，和一枚2便士6先令的硬币差不多大小，从前它被许多人视为治疗狂犬病和牲口癫狂病的良方。它属于敦夫里斯郡洛克比那儿的一户人家所有，但经常被借给那些需要它帮助的农夫们。使用时，用一根顶端劈开了的棍子夹住它，浸入水中，在水里翻动一段时间，然后，将这水给生病的牲畜喝，或用瓶子装起来，以备急用。

威廉·汉德森说，19世纪中叶，在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农场里，一条疯狗咬了一头毛驴，毛驴又咬了一头奶牛。于是，农场主就以50英磅的押金，借来这块洛克比便士，毛驴虽然还是死了，但是，奶牛则被抢救活了。这位农场主死后，在他的财产里，人们发现了几个标有“洛克比水”的药瓶，这些瓶子都仔细存放在一个小橱里。

丹哈姆博士在他的《旦哈姆传说》中也提到了“洛克比水”。一位熟人告诉他，在泰因戴尔南部的一个农场上，一条疯狗咬了另一条狗，还咬了不少牲口。于是，人们赶紧去弄来了“洛克比水”（叙述人称之为“洛克利”），这种水不仅给被咬的牲口喝了，还给农场上其他所有的牲口都喝了。由于抢救及时，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丹哈姆博士还摘录了1844年3月23日《加兹海德观察家》报上的一篇报道，报上说，在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区内，至少出现了7条疯狗，人们赶紧去弄来了“洛克利水”，其中“很大部分是人们自愿捐送的”。

十 画

盐(Salt)

盐有许多含义，其本身不会腐败，并能保护别的东西不腐烂。因此，盐是不朽和永生的象征，标志着智慧和友谊。盐在异教和犹太教的牺牲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远古时候起，它就被用来避除各种邪恶势力。

食用某个男人给的盐，就等于在主客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关系，此后两人谁都不能对此种关系置若罔闻，否则就会遭到不幸。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新年的首客常常带来盐，意指幸运和成功(参见“首客”)。在许多地方，人们今天仍然常常把一撮盐和一块糖放进第一次来串门的婴儿嘴里，或者在送给婴儿的见面礼中加一点盐。另一方面，让某人吃盐就是“给他送出忧伤。”女巫有一种使沃土变贫瘠的魔法，那就是，对盐诅咒，然后把盐撒在地里。

根据阿迪的记录，在英国中东部地区，人们过去有时候凭盐而不是凭《圣经》起誓，并且完全相信，在盐旁边作祈祷会得到回报。如果父母把盐放在正在受洗礼的婴儿旁边，那么，婴儿死后一定能升入天堂。一些地区的人们从前认为，在乔迁时，先弄进屋里的必须是一盒煤和一盘子盐，然后才能搬家俱。里特夫人说，在伊斯特诺地区，搬家的人受到这样的提醒：他们必须留下一些面包和盐，不然的话，

他们自己和新的房客都会遭遇不幸。借盐是不吉利的，还盐就更加不吉祥了。如果借出者想让借的人还盐，她必须再从原先的那个借盐人那里“借”回来。

盐撒了是很不吉利的。在约克郡，据说每撒一粒盐就必须流一滴泪。撒掉的盐不能再捡起来，应该拿一点盐从左肩上扔3次，以避除厄运。如果盐朝着某人撒落了，那么他或者他家里的某个人就会遭难。如果两个朋友把一个盐瓶打翻了，那就意味着他们要吵架。

沃尔特伦在《曼岛漫笔》一书中说，“当年，曼克斯地方的人外出做事时衣袋里必定装一些盐，在搬家、结婚、生孩子、雇保姆时更是要相互交换一些盐。”这个岛上有一种万圣节占卜法。每人拿一个盘子，在上面撒一些盐，放到第二天早上。如果发现有任何小盐堆，那么，盐堆在谁的盘子里，谁就会死掉。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在圣诞节前夕或者圣埃格尼斯节前夕堆成小盐堆，可以从第二天盐堆的干或湿中看出吉凶。在外赫布里底群岛上，把牛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之前，要先用盐在它们身上画十字架。挤奶女工挤奶时在桶里放一些盐，制作黄油的人在搅拌机里放一些盐，以防女巫施魔法。蜡烛里放点盐能保护未受洗礼的小孩。把内有一小堆盐的白锡碟子放在棺材上，能驱走恶魔，防止尸体腐烂。在英国中部，把盐和水混和3次，在上面用手势画一个十字架，喷洒在任何不吉利的物体上，能驱走厄运。在海上决不能说“盐”这个字，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盐扔到船上。端德地方的渔民把盐撒在网上，然后再投进水里，以安抚河精，确保船只安全。

桥(Bridge)

桥把两个相互隔开的地方连接起来了，很明显，它是过渡的象征。自第一次尝试建桥的时候起，人们就一直这样认为的。从古到今，在人们的心灵中，桥总是同灵魂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联系在一起，所以也就同死亡有关。在一些异教神话中，死去的人据说就是走过一座由神建造的桥。华佛略斯特就是这样一座桥，它是位于米德加德和阿斯加德之间的斯坦的维亚虹桥。另一座则是克利佛的爱尔兰桥，当无价值的人走过时，它就会倾斜，只有勇敢者才能通过它。在古希腊，迪米特也被称作桥之圣母。在古罗马，高级神父是庞迪弗克斯·马克西摩斯，他是一个造桥人，但他所造的桥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我们在《夜间守尸颂歌》中听说到“恐惧之桥”，在横穿威尼荒原的漫长旅程结束时，死人也得走过这座桥。奥布里在《遗风》一书中告诉我们说，晚至17世纪初期在约克郡，如果有基督教徒死了，人们就对着他的尸体唱这首奇异的、听起来象是异教的挽歌。奥布里把“恐惧之桥”描写得“不比一条线宽”，就象伊斯兰教中的灵魂桥爱尔·希拉特一样。这座灵魂桥比人的头发还要细，比刀刃还锋利，它架在地狱正中间的部分，没有价值、不配过去的人就会从这座桥顶上掉到下面的大火里。

从前，第一个过新桥的人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对于第一次使用其它新东西的人来说，也有类似的忌讳。但是，关于桥还有教堂以及其它重要建筑物的迷信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可能是因为，人们还依稀记得古代的献祭。要在根基下

面放置某种活生物，不然的话建筑物就立不住。这种信仰过去曾经很流行，其残迹在“伦敦桥在倒塌”这首儿歌中还能找到。欧洲的不同地区有关于撒旦桥的各种传说，在这些传说中还能发现这个信仰的残迹。根据这些故事，撒旦建造了或帮助建造了一座桥，作为报偿，他要求在完工之后让一个活的生灵从上面走过去，撒旦指的当然是一个人，它想把这个人的灵魂窃去。但人们通常让一头动物或一只鸟先过桥，用这种简单的办法骗过撒旦。

有一则德国故事说到，法兰克福的撒奇森豪塞尔桥的建造者发现，他自己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桥建成，就请撒旦帮忙。他们之间达成了协议，用某种活物作为正常的报酬。但桥一建成，建桥人就把一只公鸡赶过了桥，避免了真正的报偿。关于阿伯里斯特斯附近的撒旦桥，也有一个极为相似的传说。撒旦答应为一位老太婆在阿封米勒奇河上建一座桥，因为老太太的一条母牛在河对岸回不来了。撒旦又一次没有指明要一个人作为建桥的酬谢物，那位老太婆没有象撒旦原来所认为的那样过桥找牛，而是打发她家的小狗过去。因为狗也是生物，所以魔鬼撒旦也就被迫接受了。

也许古代这些同死亡和魔鬼有关的故事的流传说明了桥的迷信今天仍然存在。根据一个很有名的传说，如果两个人在桥上或桥下分手，他们永远也别想再见面。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些地区，说话时站在或走在桥下是很危险的。当代流传最广的信仰恐怕就是那个同铁路桥有关的信仰。当火车在桥上飞驰而过时，人在桥下走；或人走在上面的立交桥上，火车在下面跑，这都是不吉利的。在写给《民间传说》（1954年第65卷）的一篇文章中，彼特·奥培说，在威尔士一些地

区，人们非常相信这种说法：汽车司机开车驶过铁路桥时，如果看见有火车来了，他就应该把汽车停在路边上，等火车开过去之后再上桥。

铁(iron)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后，才开始用铁来铸造工具和武器。铁器一投入使用，特别是用于战争，就使石器和铜器大为逊色，因此，人们把它视为一种具有魔力的金属，那些生活方式和生活资料尚为原始的部落成员当然有理由惧怕它。既使后来铁器的使用相当普遍了，人们对它那神奇性能的迷信程度也丝毫未见减弱，直到现在它仍然存在于许多迷信传说中。

相传妖精、女巫、魔鬼对它都害怕至极，对抗无力。在埃及，一个人在进入一个黑暗的陌生地之前，通常先要吼一声“魔鬼，铁！”目的是为了将可能隐藏在里面的恶魔驱走。在不列颠，人们为了祈求好运，躲避灾难，仍将马蹄铁挂在房子里，如果有人说了句不顾后果的过头话，就应该去触摸一下铁器而非用途更为广泛的木器。同样为了起到保护作用，人们将钉子钉进摇篮或产妇的床上，在本世纪，有人还将剪刀藏在坐垫或地毯下，以防巫婆进入房间，即使她们进来了，也可以废掉她们的魔力。

人们一般都认为在大路上发现的钢铁制品对它们的拾主来说是吉祥之物。把它们放在牛奶房里，可以防止牛奶搅拌机遭受巫婆的诅咒；放在牛棚里，可以防止巫婆诅咒奶牛或从远处偷走牛奶。当自杀身亡的人被埋在十字路口时，通常

要在他们身上钉进一个铁桩，以防他们的阴魂起来，骚扰那片地区。有时，当某个臭名昭著的巫婆下葬时也采取这种做法。在啤酒桶上交叉压上两根铁棒，据说可以防止啤酒在下暴雨时变酸。在一些老式房屋的墙里，有时可以找到单根的或两根交叉着的螺旋状粗铁棒，这也是用作护符，以免房屋遭受雷击。

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铁又是不吉利的象征。比如，在点燃去邪之火时，点火人的周围不得有任何铁器，否则，火就点不着（参见“去邪之火”）。在伯瑞德，人们在旧历除夕夜燃烧一种树枝，以此来为全镇的人祈求好运和丰产，在准备过程中，除了一根长铁钉外，其他任何金属都不得使用。这根铁钉是用来将装满沥青的桶固定到棍子上或辐条上的。它必须由铁匠精心制作而成，钉的时候只能用石头，千万不要用铁锤，违反了这一规矩，将是极大的不幸，很可能会毁掉这一庆祝活动本来可以带来的好运和丰产。

根据里特夫人的记载，在赫福德郡，一般人都认为一个人如果在他生前藏有金属性的财产没有拿出来，其中包括钱和铁器，他死后就不会得到安宁。一个向她提供资料的当地人说，克拉斯瓦尔区的人从来不敢将铁片塞到墙缝里去，因为他们害怕死的时候来不及将它们取出来。他还告诉她，几年前的某个时候，他听一位妇女说，她马上要去把她丈夫放在一个拱廊下面的工具找出来。她说，她丈夫现在病得很厉害，而且非常担心他可能要死了，如果工具还在那个地方没有拿出来，那么他死后灵魂就得不到安宁（参见“马蹄铁”、“刀”、“针”、“剪刀”等词条）。

桔子(Orange)

在历来有桔树生长的国家里，桔树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能带来丰产的树木。过去，人们把桔子的白花和金色的果实用在占卜中，以获得爱情，使婚后幸福，多儿多女。当然，桔树在英国是个外来的树种，没到世界其他地方旅行过的人直到桔树出现在斯图亚特家族的桔园里才见到桔树。然而，桔树的魔法传说似乎是同桔树一起从外国传进来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大众信仰中扎下了根，并流传开来。桔树的花朵现在更是做婚礼花冠时最常用的花，远远超过以前常用的桃金娘和迷迭香。用桔树花制作婚礼花冠同用那两种英国花有着完全相同的含义。现代的新娘并不总是能记得这种事实：花冠上插的桔花是为了(或者起初的意图是)保证婚后能生儿育女。

在《我在夜晚醒来》(1935)一书中，莉莉亚斯·里德·哈格德记述了索夫克郡的人很有趣地把桔子用在爱情占卜中。这本书是根据一个侵入他人地界偷猎的人的话写成的。那个偷猎者告诉作者说，如果一个男人想得到某个女子的爱情，他必须拿一只桔子，用一根钉戳遍桔皮上的小凸点，睡觉的时候还要把那个桔子放在被窝里。第二天，他必须把这个桔子送给那个女子，不要告诉她这样做的原因，也不说出桔子整夜放在哪里，并让她吃掉。如果那个女子这样做了，他就能确信她会回报他的爱。

铃兰(Lily of the valley)

铃兰在乡间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梦莉，它还被称作圣母的眼泪，相传它们最初是生长在圣母眼泪所滴洒的地方。在索塞克斯郡，关于它们的起源有着不同的传说，那儿的人认为，它们最初生长的地方，是圣伦纳德与巨龙恶战3天时，其鲜血所抛洒的地方。如今野生的铃兰仍然盛开在这一英雄壮举的发生地——圣伦纳德森林。

尽管它们花色纯净，气味芬芳，铃兰有时还是被视为不祥之物，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颜色纯白，花序低垂的缘故。塞索顿·戴尔提到的一个西部乡间传说认为，在园子里成片地种植这种可爱的花草，是件危险的事情，谁这样做了，不出一年，谁就会死掉。

尼古拉斯·卡尔培波在他的《英格兰医生与草药大全》一书中说道，这种花的蒸馏水可以舒心养神，还可以使哑口重开，瘫痪好转，而且治疗中风尤其见效。他还介绍说，这种草药还可以治疗记忆衰退、眼睛发炎。

荒地(Barren Ground)

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利用诅咒，或洒了纯洁的血，或在上面犯某种罪，能把原先肥沃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在传说中，一块块隔开的荒地常被归于这个原因。在蒙特马利郡的墓园里，威廉·戴维斯的坟墓上面就有这么一小块什么也不长的地。戴维斯1821年因一桩犯罪案而被处以绞刑，但他很可能

没有犯罪，所以，直到最后他还辩解说自己是无辜的。据说，他预言青草30年后也不会盖满他的坟，这将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从那以后，30年过去了，事实上，青草从未完全盖住他的坟墓。在坟头上，人们仍然看见一小块地呈十字架形，什么也不长。

西西里群岛的波斯海利克地区有一块地寸草不长。四周茂盛的青草也从未侵入过这块土地。人们很久以前就指出，这个地方就是克劳德斯利·肖维尔伯爵1707年第一次被埋掉的地方。那年10月22日发生了可怕的船只失事事件，4条船沉没了，据说淹死15000人，肖维尔伯爵的尸体被冲到岸边就地埋葬了。据西西里传说，船长拒绝听从一个熟悉海岸情况的船员的建议，不负责任地毁了他的船只，也毁了他自己。因此，在伯爵的遗体被移到西敏寺大教堂之前，上帝不允许青草长在他暂时停留过的地方。

在布鲁姆斯伯黎地区，有一块现已盖上了楼房的田地，先前被叫作“40个脚印之地”，因为上面有深深的脚印，即使用犁耕，脚印也不会被除掉。1778年的《绅士杂志》说，“现在，活着的人中还有人记得很清楚，人们把这些脚印都犁过了，在上面种了大麦以消除印迹，但这都无济于事，因为脚印不久又恢复到了原先的样式。”据说，这些脚印是由两个兄弟留下的，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他俩进行了一场决斗，结果两个人都死了。

有时，荒地归因于撒旦或别的妖怪。哈德福郡斯坦纳山峰的峰顶上有一块不毛之地，叫做撒旦公园，因为撒旦曾把它留给自己专用。伯克郡的龙山顶上也有一块寸草不长的地，关于它有一种不那么普遍的解释。根据地方传说，圣乔治在

这个山顶上同龙交战，那怪龙血流喷涌，毒害了这块地，所以什么也不生长。

铁匠(Black smith)

铁匠与火、铁和马有关，所以在从前许多世纪里，人们认为铁匠有魔力。在《英伦三岛的传说》(1928)一书中，爱丽诺·赫尔提到一首名叫“圣帕特瑞克的胸铠”的古代赞美诗。在这首诗中，人们祈求上帝保护，消除黑暗势力，“包括女人、铁匠和巫师的魔法”和“人类灵魂被禁止的一切知识”。人们认为，铁匠有这样的知识，因为巫术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许多铁匠都知道那个神秘的骑马人的话，即使那些不知道的铁匠据说也有秘密的符咒，用来给马治病，取出扎在马蹄里的石头和钉子。铁匠也能给人治病，在《哈奇森手稿》一书中，我们读到一个治疗生病小孩的法术。要有7名铁匠参加才行，而且必须都是铁匠的儿子、孙子或重孙子。患病的小孩夜里被送到铁匠铺里，放在铁占上面。7名铁匠在小孩的四周围成一圈，在他的头上挥动锤子，好象在打他似的，有时还要用力“嘿哟嘿哟”地哼着。如果那个小孩露出害怕的神色，病就会被治好，如果他没有反应，治疗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每位铁匠可以得到6便士，还有酒、面包和乳酪。

有些铁匠是施血符的人(blood charmer)。詹金·汉密尔顿提到过这样一位铁匠，在他写这件事的时候，那位铁匠住在康瓦耳的一个教区里。这位铁匠一生中进行了许多了不起的治疗。有一次，一位工人从房顶上摔了下来，头重重地

撞在石头上。伤口立刻就被包上了，但是，当那位受伤的工人在去往医院的路上经过铁匠铺时，伤口还在流血。那位铁匠听到了这件事，要人把绷带去掉，然后在伤口上作了一些手势，血马上就止住了，受伤的工人不必再去医院治疗了，他回家了，伤口很快就痊愈了。许多人仍然相信，当逃亡的情人们来到格林特纳·格林或刚过苏格兰边界线其它一些地方时，总是由铁匠去为他们主持婚礼。这还不是主要的，因为虽然铁匠确实常在这样的婚礼上当司仪，但他们决不是唯一做这件事的人。在科尔德斯托姆地区，人们所承认的最后一个婚礼司仪是一个名叫威利·迪克森的鞋商，他的前任是一个捕鼠人。这里的婚礼不是在铁匠铺里举行的，而是在桥头旅馆里举行的，那是跨过边界后的第一个房舍。在别的地方，由其他职业的人主持这种仪式。然而，人们今天仍然认为，在这些场合，铁匠是唯一可能的“教士”。很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认识，我们还依稀记得铁匠职业先前那种魔力般的重要性。

19世纪的铁匠常拒绝给马钉脚掌，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他们也不使用铁钉。一般的解释是，那一天不能碰钉子，因为他们曾可怕地用钉在十字架上的钉钉死耶稣。R·M·希利恩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他在斯克奈斯附近骑马游玩，后来，马后蹄铁钉掌掉了，铁匠们断然拒绝给马钉铁掌。铁匠说，如果他在那一天的任何时候去拿锤子或铁钉，魔鬼肯定会捉拿他的。

羔羊(lamd)

人们广泛相信在春天看见的第一只羔羊是吉祥物,不过,羊一定要头朝着看它的人,否则就是不祥之兆。看见羔羊时,如果身上带有钱,也是吉祥之兆,这时应该立即将钱翻一个面,那么此人在今后的12个月中,就不用担心缺钱花。以前在林肯郡,农工们习惯在每年的五朔节更换雇主,因此他们就留心注意新春第一只羔羊朝哪个方向看,哪个地方就有他们的新工作。

一般说来,如果所见的第一只羔羊是黑色的,那就是吉祥之兆。看见它时可以默念一个心愿,这个愿望一般都能得到满足。不过,有关黑羔羊的民间传说,也不尽相同。在许多地区,人们认为,羊群里如果没有一只黑羔羊,就不能兴旺。索塞克斯郡的人也认为(或曾经认为),羊群里有一只黑羔羊是吉祥之兆,但只能有一只,不能多,如果有两三只,厄运就会降临。什罗浦郡的老牧羊人说,在产羊季节,如果落地的第一只羔羊是黑色的,那是非常不吉利的,如果是黑色的双胞胎,那就更加不吉利。几乎所有地方的人都希望最先降生黑白杂色的双胞胎,因为它们可以为整个羊群带来好运。在格里斯代尔(约克郡的一个大牧羊教区),人们习惯在礼拜日的晚上为羊群、牧羊狗和牧羊人作祈祷,为了举行这一仪式,要挑选一只没有丝毫杂色的黑色羊代表整个教区的羊,并由一位牧羊人抱到圣坛前去接受祝福。

没有杂色的羔羊总是象征着纯洁,因此,在异教和基督教时期,它经常充当牺牲品的角色。在基督徒的观念中,它是

基督的象征，因此，人们曾经相信，没有女巫或男巫能够把他们自己变成羔羊（尽管他们可以变为成年羊），魔王也变不成。直到19世纪，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乡间传说：任何人在复活节早晨日出的时候，爬上一座山头，就可以看到上帝的羔羊形象，它身佩一面标有红十字的旗帜，站在圆圆的太阳中心。

直到1858年，牛津郡的柯特林顿人每年在三一节后的星期一以及随后的几天中，都要举行一种具有异教特色的庆祝仪式。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人们将教区内最好的一只羔羊，用丝带装扮起来，赋予它极大的荣誉，列队抬着它到处游行。到了星期三就将它宰了，用它的肉做吉祥馅饼分发给大家。含有羊头的饼是最吉祥的标志，这块饼，和其它饼不一样，必须支付现金才能得到。

在英格兰，羔羊是复活节的传统菜肴，但是，有关它的食用，似乎没有什么迷信传说。在威尔士有些地区，狗是不允许分享这一食物的，因为，狗如果在这一天啃了羔羊骨，就会得狂犬病。

一个用来召唤失散恋人或负心恋人的法术是，取一块羔羊的肩胛骨，一边将刀刺进去，一边说：

我要刺的不是这骨头，
而是——要将他的心扎透，
不管他是睡还是醒，
我都要他来把话说清。

在有些地方，这一咒文须连续3夜反复念诵，如果法术奏效，

不管那位不幸的小伙子多么不情愿，他都会无可奈何地来到姑娘面前，即使是要走很长的路程，那也必须来。

莴苣(lettuce)

莴苣，不论是野生的，还是家种的，以前都被认为具有魔力和治病性能，其中还包括激发性欲的魔力和解酒消醉的性能。由于后一个原因，罗马人在他们宴席上食用它们。在中世纪，它们经常被用于有关爱情的药剂和法术中。还有人說，如果将莴苣做成色拉给少妇们吃，或用莴苣汁或籽煎成水给她们喝，就可以帮助她们怀孕。

然而，几年前在萨里郡的奇蒙区采录的一个传说，内容似乎跟上面最后那种说法相关但又相悖，那里的人说，菜园里的莴苣过多，会妨碍年轻媳妇怀孕。1951年的《每日电讯》上刊登了几封有关这一问题的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写信人在信中(7月20日版)问道，新娘吃莴苣不好，是不是真的？在另一封信里，(7月26日版)一位妇女写道：“由于多年不育，一位专家建议我多吃莴苣，并让我丈夫也吃。结果，不到6个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就怀上了。”

野生莴苣，盎格鲁·撒克逊人把它称作睡眠草，现在仍被用来治疗失眠。以前，它还被用来治疗头痛、胃痛、消化不良等疾病。

铁钉(Nails)

铁钉几乎象每一件铁制品一样，以前常用于各种符咒当

中，既有保护功能又有医疗效果。据说罗马人曾把铁钉钉在室内的墙上，作为预防瘟疫的解毒药。普利尼告诉我们说，得了羊癫疯的病人只要用一根铁钉钉一下疯病发作的地方，羊癫疯就不会再发作了。普利尼还说，如果把一根从坟墓地里刨出来的铁钉放在卧室的门槛上，这根铁钉就能保护睡眠者不做恶梦，不被妖魔鬼怪和凶恶可怕的幻景所惊吓。在这种法术中，死者的魔力固然不能排斥在外，但由于使用了神奇的铁钉工具而使魔力得以加大，这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据说在英国，在路上看见一根铁钉是很吉利的，尤其是生了锈的铁钉子，应该马上把它捡起来带回家去。如果把这根铁钉装在衣袋里或藏在房子的周围，它就会如同护身符一样能防止巫术与中邪。从前，人们认为，如果有人被怀疑是巫师或巫婆，要想证明他到底是不是巫师，只要趁他不注意将一根3寸长的大铁钉钉进他所走过的脚印里就行了。如果他确实是个巫师，他就不得不过头来把铁钉从脚印里拔出来；如果他不是的话，他就会平安无事地继续赶路，一点也觉察不到对他所进行的魔法试验。

索夫克郡有一种治疗疟疾的方法，这就是，在夜半三更时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绕着十字路口转3圈，把一根3寸长的大铁钉头朝上倒钉在地里。必须是在午夜时钟正好敲响的时候做完这些事情。然后应该趁还没有看到最后一次所作的记号就倒退着走回去。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那么，疟疾就会被留在那儿，下一个人要是从那根埋在地下的铁钉上经过的话，他就会把疟疾给带走。

奥布里在其《杂闻》一书中告诉我们，用一根新铁钉去刺橡胶树，直到树干流出汁液为止，并把钉子钉在那棵

橡胶树上，这样一来，牙痛病就能被治好。“这的确治好了威廉·尼尔儿子的牙痛病”，奥布里说，“有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当他被牙痛病折磨得近乎发疯时，他一心想着要开枪自杀。”在上个世纪的伊斯莱岛，为了预防牙痛病今后不再发作，人们把铁钉钉在一块叫作克拉克·戴德的巨石上。这个岛上还盛行另一种法术，这就是用铁锤把一根马蹄钉砸进厨房房门的过梁上，当那根马蹄钉被砸进过梁上时，它就代表了那个病人被砸了进去，于是，病人的牙痛病从此就不会再发作了。也是上个世纪，在伯内罗地区，当死人的棺材被封盖时，人们有时会把棺材上的第一根铁钉拔下来，将它放在疼痛的牙齿上磨擦，这样肯定能治好牙痛病。

当一大群切斯郡人发誓做某事或不做某事时，他们往往就会一起到一片离家有好几里地远的森林里，在那儿，他们把一根铁钉钉在树上，只要铁钉不被拔下来，他们就一直履行自己的誓言。未经大伙儿的一致同意，铁钉是不准随便拔下来的，一旦拔掉了铁钉，大伙儿就不必再去履行诺言了。虽然这种风俗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但在切斯郡人的口语中，“拔钉子”（to draw the nail）这个短语仍然是指“不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意思（还可参阅“伤口治疗”）。

蚕豆(Beam)

就象其他许多花味很难闻的植物一样，蚕豆在传说中是同死亡和鬼魂联系在一起的，从早期异教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古罗马时期，人们在葬礼上分蚕豆吃。根据《旦哈姆传说》（1895）记载，直到大约19世纪初期，在北部诸郡的

一些葬礼上(并不是所有的),人们还有类似的风俗。当这种风俗最后消失时,儿童的对句中还保留着对它的记忆:

愿上帝拯救你,
蚕豆和一切。

古罗马人在五月份举行悼念死者的活动,同时,人们在仪式上用黑蚕豆来安抚并驱逐鬼魂。在古希腊早期的典礼仪式中,每年都用一只替罪羊来代替人去死亡,选羊的办法是拿一粒黑蚕豆抽彩票。在《异教和犹太教轶闻》一书中,奥布里提到了他小时候避邪用的一个符咒,把下面的话一口气说3遍,要说得非常快:

一个胀大的膀胱里有3粒胀开的蚕豆,
摇一摇,膀胱,晃一晃。

有一则曾经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至少上世纪末甚至更晚一些时候还在流传。根据这则传说,死人的灵魂就住在蚕豆花里。在许多地方,人们如今仍然认为蚕豆花是不吉利的。英格兰北部和中部的老矿工说,在蚕豆花开的季节,矿井里发生的事故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在那个季节里,人更容易患精神病,因为蚕豆花据说能引起精神失常,带来恶梦和可怕的幻觉。雷切斯特郡有一个传说:如果一个人在蚕豆地里睡一整夜,他就会做恶梦,以后可能要患精神病。另一个非常普遍的信仰是,如果在一排蚕豆秧里长出了一颗白蚕豆秧,那么,这是种蚕豆的人要死亡的征兆。

治疗肉瘤有一个有名的法术，就是用蚕豆荚的白色内核去擦患处，然后把豆荚扔掉，或者埋在一个秘密地点。豆荚腐烂后，肉瘤也就消失了。在过去10年中，牛津郡人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法术。在爱尔兰，人们有时用蚕豆制成的敷剂去消除肿块。从前，人们还利用蚕豆为妇女美容，其功效一半是医学的，一半是魔法的。浸在酒里和醋里的蚕豆荚，或用蚕豆花提炼的水能使面容光洁。根据布雷恩《草药全书》，用蚕豆粉同冷牛奶混合制成的洗液也具有改善皮肤的疗效。

据说，每逢闰年蚕豆就长不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播种日期，闰年是种蚕豆和豌豆唯一不吉利的日子。但这些日期与其说是出于迷信方面的考虑，倒不如说是根据耕作习惯和当地气候条件而定下的。在北部诸郡，种蚕豆的人要说：

豌豆，蚕豆，
大卫，乍得，
不管天气，
是好是坏。

也就是说，蚕豆和豌豆要在3月1日和3月2日种，这两天是圣大卫和圣乍得的节日。在牛津郡更南部的一些地区，蚕豆要在“榆树叶长得象硬币一样大”的时候种，或在5月初的某些日子里播种，常同当地的集市联系在一起。这些日子的变化有一个限度。下面这条对句作了很好的概括：

不管是祸还是福，
五月里来蚕豆出。

笑声(Laughter)

早餐前大笑，午夜前泪掉。林肯郡有一个与此稍有不同的说法，即早祷前、晚祷后大笑都是不祥之兆。

不可遏制的大笑或不同寻常的狂欢在任何时候都被视为凶兆。因此，儿童们若有这类行为的苗头，往往马上就会受到制止。如果一个本来性情持重的成人突然变得嘻嘻哈哈、闹闹嚷嚷的，而且持续一段时间都是这样，那则是极端的不祥之兆，他将被说成是“死前发狂”。这种状况，从远古时代起，就被视为危险的征兆，象其它地方一样，在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这种人被认为是注定要死的，而且很快就会死去。

离别(Departure)

当一个人离家外出旅行时，他既不应该往回看，也不该因为某种原因而顺原路返回。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的旅行一开始便充满了危险；而且在旅途中，他肯定还会碰到不幸。

这条迷信很古老，它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很流传。当洛特从毁灭了的索多姆城逃出来时，有位天使告诉他不要往回看，他强忍着不往回看，结果他一路平安地来到了琐耳城。但他的妻子意志薄弱，由于回头看了老家最后一眼，于是，她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在大不列颠岛沿岸，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当一名渔夫开船出海时，如果追在他的后面叫喊他，那

是很不吉利的。因为那样做会使他往回看，结果，他在海上就会碰到危险。如果他忘了带航海中的必需品，家里的某个人就应该拿着那些必需品，紧跟在他的后面，在他开船的时候把东西扔给他。不管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紧急，也不应该叫喊他，让他往回看。同样，在印度或其他东方国家，这种迷信也为所有的旅行者所接受，无论是海上旅行者也好，还是陆地旅行者也罢。

在许多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假如有人出发后觉得自己不得不返回家中，那么，他应该一到家就坐下来数数，数到九、十或二十都行，这样一来，他就能把坏运气驱除掉。这样做过之后，不管怎么回头看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当他再次出发时，他的旅行已完全成了一次新的旅行，当初旅行时的坏运气早就无影无踪了。但在有些地区，先坐下来数数还不行，当他再次出门旅行时，他首先应该在家里大吃大喝一顿才行。

有条相类似的迷信就是，送别时如果一直送到看不见对方身影时为止，那也是很不吉利的。当两位朋友分手离别时，留下来的那一位不应该一直站在那儿不停地招手，直到最后完全看不见对方；他应该在还能看见对方身影的时候转身离去，不然的话，他们两人以后就再也见不着面了。同样，当我们去火车站或汽车站为人送行时，我们应该在火车或汽车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就转身离去，不然的话，厄运就会降临。在沿海地区，如果有人看着一条航船离开码头，一直到它完全消失为止，不管船里是否载有与他相熟识的人，都将给航船带来不幸。

另外还有一条关于离别的迷信，这就是，主人应该等客

人离开房间一小时或稍长一些时间才去打扫客厅。如果客人刚走就打扫客厅，会使客人在途中遭到不幸；或者根据另一种说法，会使他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回不了家。

桧树(Juniper)

几乎所有生长桧树的地方，都将这种树视为保佑树。根据意大利的民间传说，当年耶稣还是婴儿时，在被带往埃及的途中，就是这种树救了他的命。一天，赫拉德的使者逼近，眼看无法脱身，绝望之中，圣母玛丽亚哀求周围的树木掩护她的孩子。旋即一棵桧树舒展开它的枝叶，将我们的幼主藏入其中。当追赶的士兵们来到跟前时，他们只看见一对蹒跚而行的老年夫妇，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追了下去。从《圣经》的《列主记》第19章的4至7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伊莱吉为了逃避杰泽贝尔女王的报复，躲进了一棵桧树下，在那里每天有一位天使来看他，给他送吃的。关于这种仁慈之树的故事还有不少，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描述它那慈善、保护的天性的。

据说桧树燃烧时散发出来的烟，可以驱赶恶魔。在西部群岛上，人们将桧树枝放在牛棚周围，以防止它们受到魔眼的窥视。出于同样的目的，在给牲畜挤奶时所用的脚镣也是用桧木拴起来的。乡下人都说，狐狸和野兔遭到追猎时，就会躲进桧树下，因为桧树散发的一种强烈气味能够掩盖它们自身的味道，这样就扰乱了猎犬们的嗅觉。

在威尔士，人们认为，砍倒一棵桧树是很不吉利的，谁要是这样做了，一年之内谁就会死去，或是他们的家庭成员

中有一人将会死去。福克德在他的《植物传说、传奇和民谣》中说道，梦见桧树是不祥之兆，如果做梦的人已经患病了，那就不大可能痊愈。但是，梦见的如果是桧树子，那又是吉祥之兆，它预示着成功和名誉的到来，或是有添子之喜。

当瘟疫或是粟粒热开始流行时，人们就在壁炉里烧桧木以防传染。桧木的浸液可以用来治疗风湿、痉挛、水肿和肝病。据说它们还有返老还童的妙用。

彩虹(Rainbow)

《圣经》中说，彩虹是上帝在天空中的神迹。洪水后出彩虹表明世界不会被洪水淹没了。异教徒将彩虹视作鬼怪(在布尔马和祖鲁人中将彩虹视为危险的恶魔)或众神使用的武器。在印度和芬兰，视它为雷神射出闪电的弯弓。在古斯塔的纳维亚，视它为连接天地的彩虹桥。如果死者的灵魂该上天堂就会从彩虹桥上通过；否则，就会被烈火吞噬。烈火是我们所看到的彩虹上的红色。在基督教创立以后很久，灵魂特别是孩子的灵魂，在护卫天使的指引下，通过魂桥登上天堂的传说在德国和奥地利比较盛行。

魂桥的传说在英国已被淡忘了，但民间传说中有许多神秘的事情仍和彩虹紧密相关。看彩虹是幸运的，许多人希望看到它。手指彩虹的人要倒霉，会大祸临头，最轻微的显灵是又要下雨。英格兰北部的孩子有时在地上用枝条做一个十字架，枝条顶头放上小石块，据说这样可消灾排难。彩虹是与亡灵有关的魂桥，这模糊的印象可能是此风俗的根源。

在爱尔兰，据说谁找到彩虹落地的地方，便可在下面找到

一罐金子。通常可以从彩虹出现的时间和形式上观看天气的变化。一般都认为，早上的彩虹是暂时天晴的征兆，傍晚的彩虹是雨过天晴的迹象。这往往比较准确，因为大气从西向东运行。晨虹表明雨从西面上来，晚虹表明雨已过去。在多云的天空呈现残缺的彩虹，有时叫它为“风狗”或“气囊”，预示风暴将至。

海鸥(Seagulls)

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许多沿海地区，人们过去认为(现在有时候仍然如此)，海鸥是死去的渔民和水手亡灵的化身，特别是那些在海上淹死的人的灵魂化身。P·H·爱默森在《英国田园诗》(1889)一书中说，东部沿海的某些地方有一种信仰，人们对它深信不疑，但极少说出来，那就是，老渔夫死后变成海鸥。因此，杀死海鸥常常被认为是不祥之举。但是，有个人告诉爱默森说，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他说，“他们都曾经生活过，后来死了。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

据说，有时候，如果一只海鸥沿着一条直线不转弯地一直飞去，那它就是在跟着一个在海底飘移的看不见的尸体。海鸥就是那个不得安息的死者的亡灵，伴随着它曾经寄寓其中的没入葬的尸首。

如果一只海鸥向着一所房子的窗户冲去，那就是在发出一个警告，这户人家有人在海上遇到了危险。看见3只海鸥在头顶上飞是个死亡之兆，死者要么是看见海鸥的人，要么是同他有关的人。

海鸥向内陆远飞是坏天气的预兆，海上会出现风暴，不

久陆地上也会有狂风袭来。约克群有一首小诗，是人们看见海鸥时说的：

海鸥海鸥飞回沙滩，
你在陆上没有晴天。

袜带(Garters)

如果一位少女想通过做梦来看看自己将来的丈夫什么模样，办法之一就是将她自己的吊袜带钉在卧室的墙上，把鞋子摆成丁字形。而且临上床前，还要念诵道：

我把袜带钉在墙上，
把鞋子摆成丁字状，
愿我真诚的爱人能看见，
他不用穿礼服着盛装，
只需穿上家常的便装。
如果我将做他的新娘，
如果我将穿他的衣裳，
如果我将生养他的孩子，
我希望他将脸转向我。
如果我不是他的新娘，
如果我不穿他的衣裳，
如果我不生养他的孩子，
我希望他将背对着我。

念完之后，她应该马上就去上床睡觉，不可多说一句话。

在奥布里的《杂闻》一书中，也有一种类似的法术供未来的妻子或丈夫使用。不过，使用的人必须离家在外。奥布里叙述道：“你必须身在外乡，将左边的袜带，结到右腿的袜子上(另一根袜带和另一只袜子就不管了)。一边结带一边还要口诵下面的诗句，每念到一个逗点的地方，就打一个结：

我打这个结，
想知那件事，但我不明白，
可我能见到，
哪个将做我丈夫(或妻子)，
他走路的姿态，他的服饰，
他的行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以前，新娘在结婚那天所系的袜带也被视为吉祥物。米森这样叙述道：在17世纪的婚礼上，只要女伴们将新娘一送进洞房，男傣相们就会将她的袜带扯下来，戴在自己的帽子上面以讨吉利。在英格兰北部，这种习俗在小范围内一直保留到19世纪前半叶，有些地方则更晚。婚礼一结束，袜带就被扯下来，参加婚礼的小伙子们通过赛马来赢得它们。获胜者，象17世纪的骑士一样，将它们戴在帽子上。为了方便拉扯，而不使新娘受窘，经常在袜带上附加丝带。后来，在有些地区，干脆就用白飘带取代了真正的袜带。不过，它们也被称作袜带，也要靠比赛去赢得，当然也是吉祥物。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红色袜带可以用来治疗风湿病，疗效如同软木树皮或鳗鱼皮做的袜带治疗痉挛一样。

1654年，在约克郡就有过这样一起巫术治病事例，叙述的人都说得有根有据：加格瑞福的约翰·泰特逊去找一个名叫安·格林的巫婆治他的耳痛。那巫婆解下她自己的袜带，交叉着在他耳朵上弄了3下。据他说，她还从他的脖子上拽下了几根毛发，不过，这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回家的路上，耳朵却疼得更加厉害了，于是，他又返回巫婆家里，巫婆又用袜带在他耳朵上叉了叉，打这以后，耳朵就不痛了。可是他非但不感谢那巫婆，反而成了她的对头，起劲地谴责他。

破损(Breakages)

房子里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偶然打破了，另外两个破损物肯定就会接踵而来。今天，这仍然是相当普遍的一种信仰。所以，为了保护更有价值的财产，应当故意打破两个无价值的物件，或者击碎已经破损物品的碎片，这样做既实现了预兆又免遭更多的损失。

《生活大全》(1864)记录了索夫克郡的一则迷信：要是仆人接连打破女主人的瓷器和玻璃制品，就应该去买某种东西作为替换品。这并不是惩罚仆人的粗心大意，或算是给女主人的赔偿，这样做只是为了“改变运气”。

将作为爱情纪念品或信物的某种东西打破了是非常不幸的，恋爱的结局将会很糟糕。在苏格兰，如果新娘子在喜宴上打破了一个盘子或碟子，她婚后的生活将不会幸福。

关于打破镜子或损坏结婚戒指所造成的后果，请参见“镜子”和“结婚戒指”的内容。

彩排(Rehearsal)

如果彩排十全十美，职业演员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上演时会砸锅或者没有多少观众。排练时道出终场词或最后一句台词同样不吉利。终场词在第一天上演的晚上才能说出。

海豚(Porpoise)

海员把海豚看成是吉利的生物，决不能伤害。据说，海豚在鲨鱼肆虐的水域把鲨鱼赶跑。如果海豚尾随着一条船，或者在船的周围嬉戏，那就是航程顺利的好兆头。

根据传说，海豚同风有关，人们可能曾经认为海豚能控制风。海豚跳出水面据说是风暴的预兆。但是，如果海豚在风暴正凶的时候疯狂地跳跃，不久将会出现风平浪静的好天气。英国东部的渔民说，如果海豚迅速向北游去，那就是好天气的预兆；如果向南游，就会刮大风。

预言水(Prophetic Waters)

从前，人们认为，某些河流定期索取人或动物的生命作为贡品(参见“要命河”)。同样，一些特殊的溪流、泉水、水塘和别的水源也被认为具有先知的能力，它们以或涨或落或流动的方式来预言未来。

翁德尔地区的鼓泉就是这样一种有预言能力的泉水。鼓泉现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当年，它在深处发出响亮的咚咚的

鼓声，提醒人们，国家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或灾难。鼓泉里咚咚的鼓声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有时候一连数日鸣响不绝。巴斯特在《妖精世界真闻录》(1691)一书中说，他在读小学的时候曾听到过鼓泉里发出这种鼓声，时间正是苏格兰人内战期间进入英国的前夕。许多年后，一位在伦敦相遇的翁德尔地区的邮递员告诉巴斯特，那口鼓泉在查理二世死亡之前也响过。

斯坦福郡路斯顿·斯宾塞地区有一口圣海伦泉，在大灾难来临之前，不管雨下得多大，这口泉都会干涸。根据传说，在英国内战爆发前、查理一世死前以及1679年的罗马天主教派的阴谋活动开始之初，这口泉曾干涸过。诺汉浦郡里有一口马维尔·西克泉，在大灾难来临之前，这口泉水会剧烈地翻滚、打旋，而在平时却不会这样。沃克斯·华绥的《编年史》中有这样的记载，肯特郡的兰格雷公园里有一处泉水，在战斗开始之前会干涸，哪怕当时阴雨连绵也会这样，但是，《编年史》的作者说，“如果没有战斗将要发生，这口泉里的水会是满满的。”

许许多多的水源也有类似的故事传说，有些至今仍在流传。牛津郡里有一处时干时流的泉水，叫阿桑顿泉，传说中这口泉在战争发生之前总会流动。据说，它在1914年和1939年都流淌过。德汶郡的北陶顿地区有一个巴斯水塘，通常是干的，只是在国家将要出现某种灾难之前里面才有水。1951年11月，巴斯水塘里有了水，12月初水就溢了出来，一连数周都是这样，尔后又干了。报纸上后来发表的信件表明，许多人把巴斯水塘的奇异变化同1952年2月乔治二世的死联系在一起。

在土质为白垩土的乡村地区，有一些不稳定的泉水。这些泉里时而有水，时而却又无水，现在仍然被叫做谷物泉。因为人们从前认为，这些泉水预告了谷物的价格。这些泉水还有个名字，叫莱万茨，如果它们欢快地流淌，农场主就可望获得谷物大丰收，而穷人则害怕粮食价格上涨。吉尔伯特·怀特在《塞尔伯恩自然史》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乡村里的人说，莱万茨泉水上涨的时候，谷物总是昂贵的。”别的泉水也以其涨落预言谷物的价格，比如沃威克郡里阿莱斯雷地区的都德雷泉，圣艾德蒙茨地区布里附近的巴顿·默里泉。巴顿·默里泉的变化非常大，有时候只是一个小水塘，而有时候水涨得淹没几英亩。据说，只有在谷物特别昂贵的时候，这个水泉里的水才涨得最大。

绣线菊(Meadowsweet)

在有些地区，人们至今还认为，把绣线菊采集回家是不吉利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观念，1959年，有人在乌斯特郡记录了这样的解释：这种花有醉人的芳香，诱人沉睡，一旦睡着，也许就永远不会醒来了。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通常把浓郁的香味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把绣线菊列为不祥植物的历史可能并不悠久。因为从杰拉德的《草药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用绣线菊的枝叶和花朵来装饰房间，远胜于其它所有种植的香草植物……因为绣线菊的芳香使人心情愉悦、精神爽朗。”

爱神木(Myrtle)

爱神木在英国常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植物。传说它是同爱情、婚姻和生育紧连在一起的，因此，在香橙花没有成为受欢迎的花之前，爱神木曾广泛用于婚礼花环之中。如果爱神木不分季节在花园里自然而然地开出了白花，那是婚礼即将来临的一种预兆。如果在室内放上一棵爱神木，它就会给房主带来好运气。据威尔士传说，在正门两旁各放一棵爱神木能使家里的人安全、宁静、和睦相处，只要这两棵爱神木还放在那儿就不会有什么不测。

据说，如果爱神木是由一个女人种植的，它就会长得又快又好，这和迷迭香和欧芹一样。一位作者在《雅典娜神庙报》(1848年2月5日)上撰文说，人们建议她把裙子展开铺在爱神木的种子上，在种植爱神木的时候一定要露出“很自豪的样子”来，不然的话爱神木就长不出来。

从前，年轻的姑娘们喜欢喝用爱神木叶子酿成的汁液以使自己增添姿色。因此，一个小伙子向他所钟爱的姑娘献上类似的一种汁液或一束鲜花，这已被认为是对姑娘的爱情表示信任和忠诚的一种肯定方式。

在《传说和风俗拾锦》一书中，S·O·阿迪提到了一种婚姻占卜术，英国中部和北部地区曾经普遍运用这种占卜术。“在施洗约翰节的前一夜，”他说，“叫姑娘弄来一根爱神木的嫩枝，把这根嫩枝放在祷告书里，正好盖住这样的婚礼词句‘你愿意让这个男人成为你的终身丈夫吗？’然后叫姑娘把祷告书合上，放在枕头下，枕着它去睡觉。如果她的情侣愿意

娶她为妻，这根嫩枝就会在第二天早晨不翼而飞；如果嫩枝仍然夹在祷告书里，他就不会娶她为妻。”

痲挛环(Camp Ring)

有一个很古老的药方，不但可以治风湿病、血缓病，而且可以治痲挛；用棺材上的把手，或者铰链，或者造棺材时使用的螺丝制成一个环，戴在身上。有一个时期，这样的环常常是用从富人的棺材里取出的铜做成的。但是，后来风俗变了，人们更普遍地使用差一些的金属做棺材的把手和铰链，认为这些金属也同样有效。人们时常向教堂执事和其他人要在墓地里找到的破棺材上的金属块，制成痲挛环。

人们普遍认为，痲挛环同死人的接触无疑会提高它们的疗效，但是效力似乎主要来自金属本身。电流环是银子造的，里面嵌着一块铜。电流环有时候被用来代替棺材环，这样的环今天偶而还能见到。另一种方式是把两个环焊在一起，一个是锌制的，另一个是铜制的。爱德华·皮科克记述了一个用旧的铜质结婚戒指治病的例子。在林肯郡的耶德尔索波地区，一个人在田野里干活的时候发现耙齿上挂着一枚戒指，就把它给了患痲挛很厉害的妻子。这位妻子后来使皮科克相信，那个铜质戒指完全治好了她的病。

从忏悔者爱德华时期到基督教改革运动，人们都相信，英国君主如果在耶稣受难日这天为痲挛环祝福，就能够赋予它们以治疗功效。这些痲挛环是用国王自己在那天给十字架的祭献物制成的，并由国王在一种特殊仪式上把它们圣化。安德鲁·伯尔德在他的《保健大全》(1547)一书中提到了这

种风俗。他说，国王把圣化了的环分发给臣民，“不要付钱也不要祈求。”举行这种仪式的最后一位英国君主是玛丽一世女王。她把环拿在手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同时重复说出一种古老的祈祷词，为它们祝福。

莫露卡豆(Molucca Bean)

在苏格兰西部诸岛上，人们经常身上带着或拿着莫露卡豆，即圣母玛丽亚豆，作为防范各种不幸的符咒，特别是为了预防溺水。海岸上常能发现这样的豆子，据说是墨西哥湾流从世界的另一边冲来的。白豆是最吉利的，但是，那些淡褐色和深褐色的豆子也受到人们的珍爱。如果莫露卡豆变黑了，那就是灾难或死亡的凶兆。

250年前，马丁在同一个地方发现了同样的信仰。他在《苏格兰西部诸郡风情录》(1703)一书中说，“有几种坚果都叫莫露卡豆”，人们带着它们作为防止巫术和魔眼的护身符。最有价值的是白色的豆子，如果有任何潜在的不幸将要降临在某人头上，豆子就会变黑。他说，“它们确实变了颜色，我亲眼看见这是真的，但是不能肯定其中的原因。”马丁自己也有这样一颗灵气的白豆，是麦尔考姆·坎贝尔送给他的。坎贝尔告诉他说，几周前，他所有的牛一连几天只产血不产奶。他的妻子按照别人的建议，把一粒白豆子放进接牛奶的桶里。当第一头母牛的血奶流进桶里时，这粒豆子变成了深褐色，好象它认出了女巫的恶行一样。在这之后，所有别的母牛产的都是纯净的好奶，恶运结束了。

陪葬物品(Burial with goods)

今天，人们有时候仍然按照风俗，同死人一起埋葬各种物品，以表示虔敬和慈爱。古时候，这些陪葬物被认为对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灵魂的生计是十分重要的。死者在尘世所需要的武器、衣服、食物和别的财产在阴间也同样需要，因为人们认为，那里的生活同世间的的生活非常相似。如果不给这些东西，死者就会装备不足，在阴间的同伙中处于劣势。供给死人一切所需的东西，不仅仅是出于慈爱，而且也是出于恐惧，因为生活困乏的饥饿的鬼魂会回家来纠缠那些疏忽的活人。

今天，儿童的陪葬物有玩具，成人的陪葬物有珠宝、书和其他生前所好的物件。从这里可以找到那种原始观念的痕迹。已婚妇女的陪葬物一般是结婚戒指，但也不普遍。有些地方的人们一直认为，把所有东西都用来陪葬对于亡灵是不敬的，是危险的。有一次，约克郡有个人告诉巴涌·格尔德说，在他母亲死的时候，他希望母亲戴着她的结婚戒指。一位给他母亲净身的妇女大吃一惊，说“不能让她带着珠宝去见上帝。”从前在瑞士，人们在年轻女子的棺材里放镜子，这样，在审判日到来之时，她就可以梳理头发。已婚妇女不需要镜子，因为她们头上留着发辫，也就这样下葬了。

在爱尔兰，人们过去有时候把装满烟叶的泥烟斗放在坟墓上给死者用。R·M·利希恩有过一个记述。他曾在汶弗利特地区的一个坟上看到一只破罐子和一只破杯子。死者的遗孀告诉他说，她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因为她丈夫生前很珍

爱它们，在阴间也一定需要。丈夫下葬的时候，她非常悲痛，又很忙乱，忘了把它们放进棺材里，所以就只能这样做了。她说，“我干了两件事。”（意思是说，她把罐子和杯打破了，毁了它们，因此也就放走了它们的灵气。）所以，她就把破罐子和破杯子留在坟上，让丈夫的灵魂来找。

那位妇女还说，她在丈夫的嘴里放了一枚4便士的银币，“给他交费”。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迷信，使人想起在异教的古希腊时期，死者的陪葬物有一枚硬币，用来偿付在冥河上渡亡灵的神查伦。大约50年前，牛津郡的人有时候还在死者嘴里或者手里放一枚便士，虽然并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在英国，给亡灵钱花曾经是非常普遍的，从各地坟墓里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银币或者铜币就说明了这一点。

J·E·沃克斯说，大约上个世纪中期，他在伦敦当副牧师。教区里有一个年轻女子死了，陪葬的有一些她生前喜欢的物品，其中有针线盒，还有一张沃克斯画像。用后者的画像陪葬很明显表明对那个人的爱慕，但也可能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把一个活着的人的画像或衣服埋在坟墓里，这种做法从前被认为肯定会使那个人死亡。有时候人们故意这样做，以表示憎恨，或者作为谋杀的一种秘密方法。

许多养羊的地区都有这么一种风俗：把一簇羊毛同牧羊人一起埋葬。这样做是为了牧羊人在审判日能够把羊毛拿出来，证明他生前是个牧羊人，由于要看管羊群，所以没能定期做礼拜。在约克郡，陪葬品有时候是一本《圣经》或赞美诗集，还有死者在主日学校时班上的钥匙，以证明他生前的虔诚。俄国也有一种近似的风俗，把一张能证明品行端正的羊皮纸文凭放在死者的手里。

在有些地方，陪葬物中还包括蜡烛，用来照亮死者充满危险的路程。在爱尔兰，人们有时候为死者陪葬一把锤子，以便敲开炼狱的大门。苏格兰人在死者手里放一只钟，也许是为了宣布他的到来。更可能是因为，钟声总被认为是防备恶魔的强有力的武器。

在军人的葬礼上，人们把刀放在死者的棺材上面。这是一种古代的遗俗，那时候，战死的武士是同武器一同埋葬的。同样，看到送葬的行列里出现受珍爱的狗和马，我们就会想到，这些动物是被杀掉、伴随它们的主人到阴间去的。1952年，在加里顿地方举行的一次吉普赛人葬礼上，死亡的妇女的两匹马被杀了，尽管皇家动物保护协会的监察员试图救出它们。死者的儿子说，为了他母亲以后的顺利，必须遵守所有合适的仪式，包括杀死这两匹马。死者的马车也烧成了灰，所有的陶器都被打碎、埋掉了。

从前，人们习惯把在葬礼上吃的食物取一些放在坟上，这样，死者就能够享受他最后一次庆典。在上个世纪的诺坦普顿郡，除了把普通的花环放在坟上外，人们还把能采到的最好的花放在棺材里。如果死者是年龄大的人，还要加上紫杉树的小树枝或者盒子。

热十字面包(Hot Cross Buns)

热十字面包是一种可口的基督教食品，它派生于古代人在过异教新年时吃的一种小小的麦饼。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面包一直被认为具有魔力和医疗特性。因此，许多家庭都习惯整年地放上一两个这样的面包，一是为了避邪，二是

为了除痛治病。人们将它们挂在厨房里，任其干瘪硬化。需要治病的时候，就将它们轧碎研成粉末，搅在牛奶或开水里给病人当药服用。在某些乡村地区，上了年纪的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用它们来治疗腹泻、痢疾、百日咳以及所谓的“夏季病”。

传说这种面包永远也不会发霉变质。的确，它们似乎也不太容易变质。在伦敦布罗姆莱的寡妇之子酒店里保存的那些面包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那儿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面包（其中有些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不是出于迷信的缘故；而是由于一个哀婉动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19世纪初的一位领证经营酒店的寡妇，她有一个当海员的儿子。如果她儿子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出海在外，她就留上一个面包以备他的归来。光阴荏苒，而他却始终未归。她呢，则继续为他留面包，将面包挂在酒店的客厅里，直至下一个受难日的到来，然后将它取下来和先前的面包一起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她死去之后，后来的承租人也学着她这样做，现在为了保持这一传统，已经将它作为一个条款写进了酒店的租约里。每年，店主邀请一位海员来挂上新面包，将旧的装进篮子，并免费供给他啤酒以作酬劳。到目前为止，在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面包中，绝大部分都完好无损，只是战争年代用劣等面粉做的面包已经开始出现霉点。

从前，海员们出航时带上一块热十字面包以防船只失事。农夫们则在他们的粮仓里放上一两块以防耗子吃粮。这种保护和医疗作用同样存在于耶稣受难日或圣诞节时烤出来的一般面包。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面包的优点来自于这种神圣

的日子。因此，它们必须是在耶稣受难日上午做好的面包，否则就没有任何效力了。我们现在都习惯于买面包，这些面包都是提前做好的，因此，也就失去了前面所说的那些好处。

爱尔兰石头(Irish Stones)

在英格兰北部，直到19世纪后半叶，人们还认为来自爱尔兰的石头具有强效的治病魔力。汉德森告诉我们，在斯坦福罕的居民区内有3块这样的石头，为了能够触摸一下，方圆几里的人都跑到这里来。这些石头凭自身的魔力就可以治病，但是，如果由一位爱尔兰人将它放到患病或受伤的部位，疗效则倍增。有一块这样的石头属于基诺·霍尔所有，他从不让他的石头接触英格兰的土地。这块石头多半用来治疗腿上的溃疡或创伤。它通常被放在篮子里拎到病人家里，在那儿用它来摩擦溃疡部位。事后，创伤肯定会迅速痊愈。

在诺森伯兰郡，爱尔兰石头被用来阻止青蛙、蟾蜍和蛇进入室内。这似乎和一个古代传说有着联系，在北欧的许多地方，人们认为从无蛇岛上带出来的土，可以消灭其它地方的蛇。显然，圣帕特里克的同胞们，不论是动物还是人，都享有这一神力。汉德森记录了一个北部乡村传说：如果一个爱尔兰人绕着一只蟾蜍或一条蝮蛇画一个圈，就可以将它困在圈内，直至死去。还有一种传说是，如果狗被蝮蛇咬了，用爱尔兰奶牛的乳汁给它擦洗伤口，即可痊愈。

在《旦哈姆传说》中有一段关于蛇躲避爱尔兰石头的描述，这块石头曾经是罗德斯戴尔·乌洛区的托马斯·海德莱的财产，后来为他儿子所继承。丹哈姆博士描述道：那块石

头呈浅褐色或暗黄灰色，形同蛋糕。直径3.25吋，中间厚度为0.75吋，与其它许多魔石不同的是，它上面没有穿孔。后来，它被捐给了纽卡索尔市文物工作者协会的博物馆。

剧院服务员(Theter Attendants)

剧院里的服务员和演员一样，有不少与其职业有关的迷信。据说第一个到票房购票的如果是个老人，这出戏将盛况空前。倘若是个年青人，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假使有人用撕坏的钞票去购票，那就预示着售票员该换差使了。

晚上带第一位观众入座的服务员会走运，除非这位观众拿的是张13号座位的票。果真如此，这个服务员在演出期间一定会倒霉。没听到一出戏的第一句话，或者有位妇女在管辖内的座位里晕倒，这个服务员也会遭到不幸。

从买节目单的一位女士手中得到小费是不吉利的，但来自男人的小费则无关紧要。演出季节刚开始接到的第一笔小费绝对不能花掉，而应该使劲在腿上将它摩擦，并在演出期间一直保存在钱包里，这样，小费就会源源不断向你流来。

剖腹产的孩子(Caesarian Operation)

人们普遍认为，剖腹产的小孩一生中身体都会非常强壮，能看见妖精，能发现埋藏的财宝。

十一 画

脚(Feet)

有时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脚形来卜算出他将来的命运和他现在的性格。那些非同一般的脚形，就更能说明问题。人们一般都认为，天生单脚六趾或双脚六趾的小孩，终生都会交好运。在苏格兰，“幸运趾”（即脚趾间有蹼状薄皮相连）就是交好运的标志。然而，在一些沿海地区和西部群岛，人们又认为这样的脚趾标志着此人血管里流动着海豹的血。还有一种苏格兰传说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第二个脚趾比大拇趾长，那就说明这人将来一定是个凶狠粗暴的丈夫。

在不列颠的某些地区，平脚板的人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人。如果元旦那天来的第一位客人是平脚，他对这家人来说肯定是个不祥之兆。相反，如果第一位客人的脚背高拱，那就是大吉大利了。从前，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人认为，星期一出门，特别是出门旅行时，遇到一个平脚人，往往要倒霉。碰到这种情况，就得赶紧转身，回到自己家里吃喝一通，然后再出发。否则，不论他是谁，都会在路上遇到不幸。

无论开始做什么事情，最先抬步的必须是右脚。许多人都认为，先迈左脚跨进一座房子，是不吉利的，特别是新娘婚后第一次回娘家，如果左脚先迈进屋，尤为不幸。同样，任何旅行如果始于左脚，都可能招致不幸。穿鞋也要先穿右

脚，如果左脚错伸进了右鞋，那一天肯定会有灾难光顾。

倘若婴儿出生时脚先出来，那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定具有魔力和治病能力。

猪(Pig)

古时候，人们把凶猛危险的公野猪同大风暴、雷电联系在一起。公野猪对几乎所有印欧语系的民族来说都是神圣的，包括我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凯尔特祖先。今天，在有关普通猪的迷信中还残存着这种神圣的痕迹。

在苏格兰高地的一些地区，人们从前对吃猪肉有一种很深的偏见。现在人们仍然普遍认为，一头猪横穿过婚礼队伍走的路是一种不祥之兆。在我国的许多沿海地区，渔夫直到今天仍然不使用“猪”这个字，不论是在海上还是在岸上。渔夫本人或他的亲属通常都用“那种东西”来指代猪。在去捕鱼的路上碰到一头猪是非常不吉利的，任何渔夫在遇见一头猪时也不会再去打鱼。人们有时候向伐夫郡的水手说一句侮辱的话，“给你一个猪尾巴！”（不管怎样心怀恶意，任何渔民也不会这样说，因为他或她不敢说出这句被禁忌的话。）把猪尾巴扔到船上会带来极大的不幸。有一次布克海汶地区，一个男孩恶作剧似的把一个猪尾巴扔进了一条正在出海的船上，船员们立刻就返回了，那天没有再出航。

据说猪能够看见或闻到风，如果猪嘴里衔着稻草到处跑，那就一定会刮大风。不久以前，当舞熊在英国还很常见的时候，舞熊产小熊据说对猪生小猪有不好的影响。在索塞克斯郡，当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下崽时（据说狮子7年产一次），猪

下崽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应该在月盈的日子里去杀猪，不然的话，猪肉会在锅里收缩，或者猪肉煮不咸。在有些地方，人们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礼拜天杀猪。怀孕妇女或者行经的妇女不能去摸正在加工的猪肉，如果摸了猪肉就会变坏。根据《旦哈姆传说》的记述，英国北部乡间的妇女们在杀过猪后制作黑布丁或者白布丁的时候，一边把布丁放进锅里，一边把每块布丁奉献给某个不在场的人。这样做同后来怎样处理布丁没有任何关系，目的是防止布丁在煮的时候胀破。

在曼岛上，有一些关于仙猪的传说。这些仙猪常常出没于某些道路和桥头，有些是友善的，有些则是邪恶的。格兰法巴附近有一头仙猪，戴一顶很漂亮的红帽子，很明显是无害的。另一头仙猪叫阿克·索尼，碰到它是很幸运的。但是，常常出没在格林奈比桥上的大白公猪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神性，因为这是一头危险的猪，它有时候掳走那些不幸的凡人，把他们带过桥，穿过巴路尔附近的一个洞穴去往阴间。

在汉普郡的安多佛地区，人们在除夕晚上能看见一头鬼猪。有趣的是，这头猪第一次是在一场大雷雨中出现。在兰开郡的温威克和巴思利两个地区，教堂的地址是由一头魔猪的行为来决定的。建造这两所教堂的砖石工选好了合适的地点，但是那头猪却不同意。每天早晨，当砖石工来干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那头魔猪已经把所有的石头和脚架都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最后，他们认为违反魔猪的意愿是行不通的，就把教堂建在了现在的场址上。这两个教堂的墙上都刻有一头猪的小像，据说是为了纪念这些奇怪的事件。

猫(Cat)

猫在民间传说中一直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猫或是被看作一种圣物，给人带来好运气，或是被看作一种恶魔似的动物，是邪恶的化身。古时候，猫不仅仅是神的圣物。埃及的巴斯特·基帕希特王就是猫头，由猫来照顾，所以，猫族的每个成员在古埃及都会受到爱护和敬仰，杀死一只猫就是渎圣。当一只家猫死了的时候，主人就刮掉眉毛表示哀悼，并为猫举行葬礼。狄安娜女神的侍从都尊敬猫，因为猫受到女神的特别保护，而且女神就曾变成过猫。同样地，在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弗莱娅(爱情和丰收女神)就同猫有关系，她的车子就是由猫拉的。几乎每个有猫国家的人们都认为，猫有多种天赋，包括带来好运和恶运的魔力。猫能够看见妖精；猫用行动预告未来，控制天气。

后来，猫在一般信仰中同巫术发生了联系。今天人们一般认为，女巫所使唤的妖精总是猫，但是考察的结果证明，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乔治·吉法德在1587年写到，“女巫有自己的妖精，有的女巫有一个妖精，有的更多，两个，3个，4个，或5个，有些妖精是一样的，有些却不一样，比如猫，黄鼠狼，蟾蜍，或者老鼠”。从前，房子里关的任何小生物都可能被怀疑成妖精。在异教时期，受指控的女巫承认她们所驱使的有猫、狗、雪貂、鼠，甚至还有昆虫。

人们过去确实相信，女巫和妖精有时候变成猫，女巫某些时候也供认不讳。甚至在1718年，当巫术恐惧逐渐消失的时候，凯斯内斯地区的蒙哥马利宣称，每夜都有成群的猫来

骚扰他。这些猫围着他的房子，用人类的语言说话。有一天夜里，他拿着一把斧头冲了出去，砍死两只猫，后来又砍伤了几只。第二天，他的错觉得到了证实：两个老太婆死在床上，另一个老太婆的腿被砍成重伤，究竟是怎么伤的，她不能、或不愿意说明白。

黑猫在英国一般被认为是吉利的，在有些地方，白猫则相对地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就象在比利时、西班牙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英国也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信仰，这种情况有时候为我们的美国客人带来了混乱和惊恐。他们看见我们和一只猫逗着玩，并且很珍爱它，而这样的猫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不吉利的。

黑猫来到房子里或者船上是一个很好的兆头，特别是猫自动而来。决不能把猫赶走，不然的话，它就会把房子里的运气带跑。一个古老的传说提到了黑猫的作用，“房子里有黑猫，情人不缺少。”

碰见一只黑猫通常被认为是吉利的，特别是如果这只猫在目睹者前面横跑过小路。但是，关于这个信仰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在东约克郡，虽然养黑猫是吉利的，但是遇见黑猫却不吉利。在有些地区，只有把猫抚摸3次，或者很有礼貌地迎接它，好运气才会来。有些人说，如果猫从左到右横穿过小路，或者向回跑，或者从看见它的人那里跑开，那就是一个很不好的预兆。在任何情况下，遇见白猫都是个恶兆，当然，美国或别的国家不包括在内，在那里，白猫在传说中能带来好运气。

在英国，拥有花猫是吉利的，正如蓝色蝴蝶在俄国一样。在索塞克斯郡和其它地区，如果小猫生在米迦勒节刚刚过去、

黑莓季节结束的时候，据说它们在小时候是非常淘气的。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那时出生的别的小动物。这似乎同撒旦的堕落有关。撒旦在米迦勒节落入人间，把当时以及以后的黑莓都糟蹋了(参见“黑莓”)。据说，在五月里出生的小猫是不吉利的(参见“五月的小猫”)。

如果屋子里有病人，一只猫离开了屋子弄不回来，那个病人就会死；如果病人梦见了猫，或者看到两只猫在打架，他也会死去。人们常说，如果屋子里停放着尸体，猫会暂时到别处去，直到葬礼后才返回。要是一只猫从棺材上跳过去，这对死者的灵魂来说是个恶兆，除非把那只猫立即杀死。

在举行婚礼的早上，如果家里养的猫在新娘旁边打喷嚏，那么，她的婚后生活就会幸福。有时，猫打喷嚏要下雨，如果猫一连打了3个喷嚏，全家人不久都会得感冒。根据一个古老而又残酷的迷信，如果一只猫病了，应该立即把它弄到房子外面去，因为猫的疾病可能会传染给人。同样，快死的猫也常被扔出去，因为人们害怕死神来要猫时，把家里某个人也给勾走了。在英国北部一些地区，“迁移一只猫”(也就是在搬家时把猫从一所房子带到另一所房子)被认为(或者过去曾被认为)是不吉利的。由于这种迷信，许多可怜的猫都被抛弃了，无人再去过问它们。

矿工们在井下不愿说出“猫”这个字。从前在康瓦耳地区，要是在矿井里发现一只猫，矿工们就不会在那个矿层干活，除非把猫打死。水手在海上航行时也不提“猫”这个名字，但是随船带一只猫是吉利的，特别是一只黑猫，身上没有白毛。在约克郡沿海地区，如果打鱼人的妻子在家里养了一只黑猫，她丈夫就会安全地从海上归来。贝克在《施卡城

的历史》(1882)一书中说,“这种信仰使黑猫身价百倍,谁也养不住,常常被人偷走。”把猫扔进海里会立刻引起大风大浪,水手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处置他们的吉祥物。很少听说在发生沉船时人们不是先去救猫的。

演员们说,踢猫是非常不吉利的。戏院里养一只黑猫则是吉利的。但是如果演出的时候一只猫跳过舞台,灾难就会发生。

如果猫到处乱跳,抓毯子和垫子,天就会刮大风。猫洗脸洗耳朵则预示着天要下大雨。猫背火而坐,天要下霜,或者在有些地区会出现大风暴。

治疗眼睛的麦粒肿有一种很好的方法:用猫尾巴轻拂患处(妇女用公猫,男人用母猫),同时说出下面的话:

我打你,我不打你,
我打你下面的那东西,
快离去,快离去!

每说一句,就把猫尾巴朝下擦过麦粒肿。把一张干猫皮靠在脸上能治牙痛,把3滴猫血涂在肿疮上能治好肿疮。用花猫的尾巴轻拂也能治好肿疮,但只能在五月里进行。17世纪,把一只整猫放在橄榄油里煮,据说能制成治疗伤口的很好的敷剂。有一种转移任何疾病的神奇方法:把病人洗过澡的水泼在猫身上,然后把猫从房子里赶出去(参见“清洗”)。

剪刀(Scissors)

在民间传说中，剪刀同别的刀子一样，具有种种防护功能。这些功能既来自制造它们的钢，又与大多数锋利的切割器具相联系的危险有关。

今天，人们仍然普遍不喜欢接受朋友作为礼物送的剪刀，通常是用一枚硬币来交换，不然的话，友谊就会中断。人们也同样不乐意从陌生人那里接受剪刀，比如说，在纸牌游戏或其他竞赛中赢了，得到的奖品是剪刀。分发奖品的人必须从接受奖品的人那里拿一枚硬币，否则，不幸的事就会接踵而至。

偶然掉一把剪刀是不吉利的，掉剪刀的人自己捡起来尤为不吉利，应该让另外某个人去捡。如果剪刀落下时尖朝下，不久后家里或者近邻就会死人。裁缝说，剪子掉了表明会有更多的活要做，常常是有人要做寿衣。

就象其他用钢和铁造的器具一样，剪刀从前也用在符咒中避邪。把剪刀张开，形成一个十字架，放在门坎上，或者插进门柱里，能防止女巫进屋子。在本世纪，索姆塞特郡有一个防止女巫或某个被怀疑为巫师的人施妖术的魔术：把一把叉开的剪刀放在椅垫或者门前的擦鞋垫下面。这样，巫师进了屋子就不会造成伤害，在整个逗留期间，他或她会坐立不安，不久就会离去。

梯子(Ladder)

人们普遍认为，从梯子下面穿过是不吉利的，今天，许多人甚至不惜冒着被过往车辆撞倒的危险，走到繁忙的车道上去，也要小心避开搭墙的梯子。

不过，有几种公认的办法，可以抵销从梯子下面穿过所带来的厄运。一种办法是交叉手指，直到你看见一条狗。有些地方的人则认为需要看到3条、4条，或5条狗，还有些地方的人认为必须看到3条狗和4匹马。另一种办法是向梯子的横档之间啐3次，或向左后方啐一次。第三种办法是向自己的鞋子啐一口，再继续赶路，在唾沫未干之前，千万不要向后看，或者是用舔过的手指在鞋上划一个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消失之前，不要再往鞋子上瞧。还有些地方的人认为，应该保持缄默，直到有一条4条腿的动物出现为止。

以前，约克郡的渔民们认为，穿过梯子的横档伸手去拿一件东西是不吉利的，你可以绕过梯子去拿，但不要穿过它去拿。

铲子(Spade)

把铲子架在肩上走过一幢房屋是要倒霉的。这预示不久就要掘墓，最有可能是替这房屋里的某一个人掘墓。

对着远处的人挥舞一把铲子来招呼也是凶兆。这人即将死去，除非马上抓起一把砂土朝着招呼者方向扔去。

断奶(Weaning)

给小孩断奶，目的在于让孩子坚定地踏上走向成年的漫长道路，因此，传统做法是：在小孩起步之初，要特别小心谨慎。季节的选择至关重要，最好选吉日或神圣的日期。在有些地区，人们认为选择耶稣受难日最为吉利。在这个日期断奶，小孩将来健壮、有前途。普通的星期五和童贞节以及一周中不吉利的日子要避免。在威尔士，人们从前认为鸟搬窝时给小孩断奶，会导致将来孩子情绪的不稳定。

所有的小生命，包括小孩，在月缺时断奶为宜，因为这时母亲容易回奶。另一种说法是把母亲的点滴奶水浇在火上或倒在流动的水中，只要奶被火烧掉或被水带走，母亲的奶水将会消失，迅速变干。

人们普遍认为，小孩两次断奶和两次喂奶都是极不吉利的，小孩的前途、性格将来都很糟糕。

婚礼(Wedding Procession)

有关新娘婚礼旅程的各种迷信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有关新郎和宾客的迷信说法基本一致的。

人们普遍认为，新郎、新娘在去教堂举行婚礼之前，如果他们俩在那天早晨见面，那就很不吉利。然而，有一个时期，这种规则却不是很普遍的，喜欢“步行婚礼”(Walking Wedding)的老实人常常无视这种规则。六、七十年前，新娘和新郎多半是步行去教堂，新娘由一位男傧相陪着

走在前头，新郎由一位女傧相陪着紧跟在后面，这在当时还算是一种普通婚礼。在返回的路上，新婚夫妇双双步行走在前头，女傧相和男傧相紧跟在他们的后面。虽然有些迷信风俗如今早已消失不见了，但在举行婚礼之前，人们却不希望有倒霉事出现，比如双方的父母未能在送亲队伍或婚礼中出现。当时，人们要对此作认真地观察。

新娘出嫁时应该走前门，跨门槛时应该先迈右脚。如果当时阳光正好洒在她的身上或她在路上看到了彩虹，那是很幸运的。要是新娘或送亲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看到一只黑猫或一位“满身黑灰”的烟囱清洁工，而且，这位清洁工对新娘表示了美好的祝愿或在迎亲车的旁边走上几步，那是最吉利不过的了。新娘或新郎如果看到一头大象，那也是很吉利的。在英国人的婚礼上或许极少能看到大象这种动物，但当镇上来了一个马戏团时，人们就不难在婚礼上看到这种动物了。另一方面，如果新娘看到一头猪正从路上横穿而过，那却是一个凶兆；如果新娘在路上碰到送葬队伍或看到一位远而道来的陌生人，那则是最倒霉不过的一种凶兆了。

在摩托车尚未问世之前，迎亲车一直都是由一匹银灰色的马来牵拉，如果能弄到的话。新郎或新娘在去教堂的路上如能遇到一匹银灰色的马，那是很吉利的。当然，如果这匹马在出发的时候或返回时拒绝拉车，不愿启程，那却是一种凶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迷信已被现代轿车所取代。因此，小汽车在发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故障，这在当今已不算是一种凶兆了。当新娘在教堂门前被人从马车上抬下来时，人们希望马车夫在调转车头之前再往前赶一段路程，因为一到教堂就调转车头（即让马回头看教堂）将会给新婚夫

妇中的一方或双方带来厄运。

直到最近，在某些地方，人们还认为，如果送亲队伍从教堂的停柩门通过(参见“停柩门”)，或从教堂的北门通过，那是很不吉利的。因为在许多教区，教堂的北门是专门用于葬礼队伍通过的，而婚礼队伍和洗礼队伍一直都是从南门或西门进入教堂里的。

在1818年出版的《索夫克郡花冠》一书中记载了索夫克郡霍克西纳地区一条特有的迷信，这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条迷信。在去往教堂的路上或从教堂返回的路上，送亲队伍从来不从金桥(Gold Bridge)通过，因为从金桥上通过很不吉利，从这上面通过而举行的婚礼将会给新婚夫妇带来不幸或灾难。根据当地的传说，我们知道，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迷信，其原因在于，公元870年，当殉道者圣·埃德蒙国王从战胜的丹麦人手中逃出来时，他就藏在这座桥下。据说，一对新婚夫妇月夜路过此地时，看到河里有国王镀金的马靴刺的倒影，于是，他俩就将国王出卖给了丹麦人，结果丹麦人就把国王给处死了。为了严惩他俩的叛逆行为，国王发誓从今以后，凡是从这座桥上通过而去教堂举行婚礼或从教堂返回的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要遭到他的大声诅咒。《索夫克郡花冠》一书的编选者指出，送亲队伍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从这儿路过，即使这样做要绕道走很长一段弯路才能到达教堂，他们也心甘情愿(参见“拦路”)。

绵羊(Sheep)

旅途中遇上一群绵羊常被看成是好兆头。对于驱车赶路

的旅行者来说，尽管遇到羊群而耽误了时间，但或许会因为遇到羊群能带来好运而感到快慰。

在有些地区，人们把羊与牛相提并论，把它们看成是神圣的动物。据说，在圣诞节前夕的黄昏时分，它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提起前脚面朝东方拜上3拜，以示迎接圣诞节。另一种说法是它们在复活节才这样做。在古老的曼岛传说中，人们认为，要确切数出它们朝拜的次数是不可能的，除非先把眼睛在流动的清水中洗过。羊还能预测气候，看到它们静静地躺在田野里，可望有好天气；但当它们感到不安或无故大声喊叫时，则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苏格兰，算卦先生时常用黑绵羊的肩胛骨来占卜。首先要把肩胛骨上的肉撕下来，不能用任何诸如刀类的铁器去接触，否则它的魔力将消失。在刘易斯地区，算卦者手握此骨面向岛屿最远的方向，从骨头上的痕迹中读出未来。在苏格兰的一些地方，占卜需用两个人，一个人抓着骨头越过他的左肩，另一个人由宽处往窄处看去，那些知道如何解释的人便可读出询问者提问的答案。

烧羊骨头是不幸的。把羊蹄骨装在衣服口袋中，能去除关节疼痛和坐骨神经疼痛。在不列颠的许多地方，人们相信，将羊头上的一根小“T”型骨头带在身上可避邪。在林肯郡，悬挂在马脖子皮项圈上的一条羊皮可避免中邪。破除紧附在人或动物身上的咒语的有效办法是，取一只绵羊的心脏，在上面插满针，关闭门窗，半夜时在房子里用火烤干心脏。

有许多民间药方都与绵羊有关。用刚宰杀的羊皮包裹患处，可治蝮蛇咬伤。里特夫人提到在赫福德郡曾有用一只绵

羊的肺治疗肺炎的事。

在黄昏时分，将患有百日咳的小孩带到羊群中，让小孩对着羊呼吸，同时还让他躺在羊的身边，这是很好的治疗方法。在清晨围绕羊群转圈圈可以治好肺病。羊粪制成的膏药可治丹毒，用新鲜牛奶加羊粪煮沸溶解后内服可治疗胆结石。在牛津郡，据说在绵羊咩咩叫声中去吞服药片可使身体康复。如此强烈的信念一直延续到1936年，甚至有许多人虔诚地相信，某一种高效药品也是由牧羊人依据羊而发明出来的。在这个地区，根据1904年的记载，有人用9个早晨吞食一只活羊，以此来医治讨厌的疟疾病。

菊苣(Chicory)

据说，如果有人手拿菊苣，菊苣就会使他成为隐身人。当然，菊苣也可能会象月桂树和椿树那样，具有更大的功能，那就是，靠着锁放的菊苣能打开锁着的门或箱子。然而，只有在圣詹姆士节(7月25日)的中午或午夜采集的菊苣，这些法术才能生效。采集这种植物要用金币，而且不能出声。要是采菊苣的人说了话，他就会死去，或者立刻就死，或者不久以后死。迪特在《吃饭》(1599)一书中提到了这种草本植物的另一个奇怪的功能。“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们在迷信中所信仰的植物，用菊苣汁涂身更能获得贵人的宠爱。”

也许，菊苣的神奇功能在于它的美丽的蓝色花朵，这种花使人把它同德国民间传说中那种著名的吉利花相等同或者相混淆。吉利花也是蓝色的，一般也不说明属于哪个品种。谁带着这种花谁就能打开他面前的石头，就能进入另一个

地下世界。有些传说曾提到，某个勇敢的探险者就这样来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洞穴，在那里找到了金子和宝石，满载而归。这个故事有各种说法，大部分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因为那个人突然见到那么多的财富，欣喜若狂，离开时竟忘记了那朵神奇的花。当他从石洞里出来的时候，石头却合起来了。有的故事说他受了重伤，成了终生残废，人的说他当场就被杀死了。

雪花(Snowdrop)

雪花，也叫二月美女，是希望的象征。因为它是即将来临的春天最早的使者之一。由于它的洁白，所以是纯洁的象征。相传，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雪花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于是大地处在严冬之中。大雪纷飞，毫无生机，到处是黑暗和贫瘠。天使十分同情他们的不幸，向这第一对父母许诺，在他们逃亡的这块土地上，冬天过去，春天即将来临。为了表明这是真的，他向飘落的雪花吹气。这些雪花落到地面后又跳起来。从此以后，这些纤美而坚硬的小雪花在冬天最黑暗的日子里出现时，预兆着美好的日子将会到来。

雪花常伴随着圣母玛丽亚，特别是在纪念她圣洁的节日圣烛节时出现。因为它们象盛开的花朵，所以节日时常用作教堂的饰物。它们有各种美好的名称，例如圣洁花、玛丽亚的小蜡烛、圣烛节的铃铛等。在哈福德郡的贝肯一带，雪花自由在地大量飘落，被看作是真正的雪的花朵。因此，人们在圣烛节常常把有雪花的树枝带回家里，借其“白色圣洁”的美

质来防止邪恶侵入室内。

尽管雪花曾经被联想为圣洁和希望，但现代最普遍的关于雪花的迷信却把它和死亡及不祥相联系。人们相信它是“裹尸布”，是室内的不祥之花。假如被带入家中，特别是只带一朵雪花，这一家就会死人。有些地区，这个迷信涉及所有的雪花，另外一些地区，则仅限于春天最先见到的雪花。

夏洛特·拉撒姆讲过，有一次她听到一个索塞克斯郡的小孩被严厉责骂，原因是他把一朵雪花带进了室内，这是死亡的标志。她问为什么是不祥的，孩子的母亲说：“总的来看它象块裹尸布，”还有，“它总是紧贴地面，与其说它象征生命，不如说它更接近死亡。”那妇女补充说：“带入一大捧雪花则是安全的，只有一朵雪花是不吉利的。”对一朵樱花也有类似看法，可能是这种迷信的一个较古老的形式。

然而在现代，这种区别大多已被人忘却。不管数量多少，很多人都不喜欢室内有雪花。二月的死亡常归咎于一些大小不等的带雪花的不祥礼物。最近，在牛津郡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个女仆曾告诫女主人将置放在花瓶和茶碗里的雪花扔掉，因为它们是“丧葬的标志。”但女主人不理。不久以后，她的婆母就去世了。虽然享年91岁，那女仆仍然坚持认为她是因雪花而送命的。

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边界一带，雪花和其它早春花朵一样，被看作有害于人和家禽。当母鸡孵蛋时，绝不能将雪花带入室内，否则这些蛋将孵不出小鸡。

野兔(Hare)

人们一般都认为，遇见野兔是不祥之兆。如果一个人出门旅行，遇到一只野兔截道横窜，他的那趟旅行肯定就不顺利。他应该返回家中，然后重新上路。据说，渔民们如果在去往渔船的路上看见一只野兔，往往也立即返回家中，而且，那一整天都不再出海。渔民们在海上切忌提到“野兔”二字，实在有必要提及，也必须另找一个替代词。有些地方的人特别讲究这一禁忌，以前的矿工也是如此。如果一只野兔从婚礼的送亲队伍前面横穿而过，那也是极大的不祥之兆。孕妇如果看见野兔，她生的孩子就有可能是兔唇。

一只野兔如果沿着村里的主道跑过，那就预示着一场火灾。在北英格兰，看见一只野兔跳墙也是不吉利的。如果梦见野兔，则说明做梦的人有仇人，或者是死神和其它什么灾难会降临到他的一位亲属身上。

这些凶兆说法虽然流传甚广，但也并非无处不有。在英格兰的另外一些地方，人们又认为遇见野兔是吉祥之兆，兔子一过，立即许愿。还有一些地方的人认为，只有白兔是不祥之兆，看见一只黑兔则预示着走运。根据康瓦耳郡的一则传说，那些被情人抛弃而忧伤至死的姑娘都会变成白兔来缠扰她们的负心郎。

以前，人们还相信巫婆可以使她们自己变成野兔。虽然，她们也可以变成其它动物，但是，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野兔是人们最常说到的一种。1662年，奥尔狄恩的伊莎贝尔·葛蒂供认说，她和她的女巫成员们只需念3遍下列句子，就

可以随意变形。

我愿托身于野兔，
带着忧愁、烦恼和痛苦；
我将借名于魔鬼，
直至重新把家归。

当她们想重新变成人形时，就说：

野兔、野兔，上帝佑护。
我今仍是兔身，
但愿重做妇人。

人们对这种精变的相信由来已久。吉罗德·坎伯伦西斯在12世纪著书时，就说这是一个古老的迷信传说。然而，到了19世纪，它仍在流传。据说，这种巫兔常偷吃躺在田野里的牛羊的奶，并干些其它坏事。它们常常遭到追捕，可是每次都能逃脱，据说只有银枪弹才能打倒它们。如果一只巫兔在追捕中负伤，当地某个巫婆身上也会出现相应的创伤。

有关猎兔导致人体受伤的故事遍及整个不列颠岛。J·C·阿金森在他的《莫兰教区40载》一书中，叙述了一个克利夫兰农夫的故事：这位农夫的树苗受到野兔的毁坏，于是，他就带上一支上满旧银弹丸的枪守候在那儿；一只又大又脏、老公猫似的野兔出现了，他对准它开了枪。假如他的子弹是一般的铅弹，那他肯定是打不着那只兔子的，好在他用的全是银弹丸，野兔被打伤，尖叫着逃走了。第二天，人们

发现一位早就被怀疑是巫婆的老妪卧床不起，身负几处重伤。她解释说，她的伤是摔倒在一个碎玻璃瓶上所致。然而，那位农夫和他的街坊邻居们则确信是那银枪弹所伤。

在基督教以前的时代，人们把野兔和丰产以及春天的回归联系在一起，将之视为圣灵。它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昭示意义，普通人还不能吃它的肉。在北欧，它是献给春天女神的祭品（春天女神即我们盎格鲁·撒克逊祖先的黎明女神）。至今，它在以黎明女神命名的基督教盛节庆典中，仍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复活节的彩蛋就是复活节的圣兔生下来的。在欧洲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家长们经常吩咐孩子们到房前屋后、花园马厩或棚屋里面去寻找圣兔生有彩蛋的兔巢。每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在哈勒顿举行的抢兔肉煎饼活动，还有同一天在列斯特和柯利斯黑尔进行的猎兔活动，虽然都和土地占有以及民俗相关，其渊源大概都来自那古老的观念，即野兔是春天的圣灵。

随时随地在口袋里装上一只右兔脚，可以预防风湿和痉挛。塞缪尔·佩皮斯曾经用这种方法治疗过它的腹部绞痛。他在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过此事，显然，他觉得这种方法比较灵验，可他又不肯十分肯定。1665年3月25日，他写道：“自从我随身带了一只防止淤气的兔脚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腹绞痛了。可我现在不知道是否就是这兔脚治好了我的病。”

眼泪 (Tears)

在婚礼上，那怕是一点对悲伤或灾难的轻微暗示，都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但流泪却是这种习俗的一个例外。新娘的母亲在同女儿告别时哭泣，没人会说要倒霉。在有些地区，假如新娘此时纵情大哭，反被认为是好兆头。洗礼时也是如此，婴儿哭叫象征吉祥(参见“洗礼”)。倘使他不哭，他的教父、教母或护士会悄悄地扎他或打他一下，让他哭出声来。

送丧时的眼泪则是另外一回事。在一个人临终时为他流泪，泪水会妨碍他安然辞世，会使他死得难受。那些哭得特别悲戚的人被认为是想把死者喊住。有些地方认为，这样的人是残忍和自私的，以后必遭报应，或者是失去才赋，或者是碰到其它灾祸。据王尔德夫人讲述的爱尔兰传说，死亡之后至少有3个钟头不该哭，否则会阻拦死者灵魂前往另一个世界。

长时间的哀伤据说也会损害死者。如果活着的人总是哭啼啼，不得安宁，那么，死者就无法摆脱尘世的束缚。如果送丧人的眼泪不断流淌，死者的亡灵就不能静悄悄地进入极乐世界。

唾沫 (Spittle)

唾沫与血一样，曾被认为是魔法的核心所在。吐唾沫既可以避邪，也可带来运气。许多地方一直保留着这样的风俗：见到花马或叽叽喳喳的喜鹊；见到斗鸡眼人或扫烟囱者；当

表达一个愿望或第一次看到新月时都要吐一口唾沫。这样做有某种作用，可以消灾除难，带来好运。

雷金纳德·司克特在他的《巫术琐谈》一书中提到，如果一个人在穿鞋前把唾沫吐进了自己的右脚鞋里或自己的小便中，他就会免于咒语的伤害。在去一个危险的地方之前，吐口唾沫也会给人带来平安。在有些地方，人们常在发生争执或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后吐唾沫。如果两人在同一个洗手池内洗手，朝水中吐唾沫就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争吵（参见“清洗”）。

朝某个即将外出或开始某种重要工作的人吐唾沫，就能够保护他，并给他带来好运。牛津郡的一位妇女说：几年前她总是在她女儿考试前朝她吐唾沫，她女儿当时在上小学；不仅如此，她也向去参加滚木球比赛的丈夫吐唾沫，同时还朝一些商业信件上吐唾沫，这些信件是她代表她丈夫写的。裁缝有时候先在做好的衣服上吐唾沫，然后才交给顾客，目的是使衣服合身。

参加战斗或挖掘土地之前朝手上吐唾沫，可以增强力量，更可能取得胜利或成功。“汉塞尔钱”是指在市场上或某个别的交易场所得到的第一笔钱，应该朝这些钱吐唾沫，或者先放进嘴里，然后才放进衣袋里。这样做可以防止钱不中巫术，并保证财源滚滚而来。米森说过，他那个时代的伦敦妇女吐唾沫把钱沾住，使自己永远不缺钱花，永远幸福吉祥。有一种“固定便士”，即在雇工集市上付给新招仆人的钱，也要在上面吐唾沫。

如果小孩子许下一种诺言，并且要实施它，或者为了表明自己说话算数，他们就会吐唾沫，这叫做“诚心”，在北

部乡间叫“吐灵魂。”有这样一则谚语：“指头湿，指头干，说了谎，喉咙断。”孩子们先说这个谚语，然后用唾沫舔湿他们的指头。已经说了假话或将要说假话的孩子是不敢冒这个险的。我们的远古祖先吐过唾沫后也不敢说谎，因为对他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说谎会给唾沫中包含着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危险，会危及生命。

斋戒时可以用唾沫医治肉瘤、肿胀，清除胎痣。把唾液擦在金钱癣和皮肤的瑕疵上也很有疗效。在一块苏达上吐唾沫，放在鸡眼上可医治难治的鸡眼。1954年，牛津郡北部的一位妇女说：她的孩子一生长下来腿就畸形，有人劝她把唾沫吐在手掌心给孩子推拿，她坚持不懈，如此做了两年，最后孩子的腿就变好了，再也没用过别的疗法。过去，占卜者和巫师常常利用唾液去治疗人和牛的各种疾病。例如淋巴结核、肿瘤、肌肉感染、皮肤病以及虫蛇咬伤等。

柁树 (Ash)

从远古时候起，人们就把柁树敬为一种神圣又吉利的树，把它同火、闪电和云联系在一起。在某些异教神话中，柁树是作为人类的远祖而出现的。赫西俄德告诉我们，丘比特用柁树造了第三类人，即黄色人种。在希腊，一些家族被认为是黄色人种的后裔。伊格达西尔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世界之树，它支撑着整个宇宙，这棵树就是一棵柁树。当斯堪的纳维亚的神灵们想用一个新的民族去占有米德格德的荒芜人烟的原野时，他们就拿起一棵柁树，把一个人的灵魂吹进树里。第一个人就是这样被造出来的，名叫阿斯克。后来，天

神们又以同样的方式用桤木造了一个女人做阿斯基的妻子。据说，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是这对夫妻的后代。

因为桤树具有神圣而又神奇的特性，有时候，人们认为，无正当理由去毁坏桤树是危险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惩罚重罪犯的方式是流放。德贝郡人相信，谁破坏一棵桤树，谁就肯定会有一天要遭放逐。人们现在仍然常常认为，橡树能保护站在它下面的人免遭雷击。但桤树则不同，据说它吸肉，所以在暴风雨中要避开桤树。然而，几乎在所有别的方面，桤树都是一种吉利的树，对人类有好处。

桤树能治病，可用于占卜和符咒中。桤木和桤叶能保护那些在房里保存或者随身带着它们的人免遭巫术和灾祸。在林肯郡，结果的雌桤树叫做谢赛德，用来破除男巫的咒语；无果的那种树叫希德，用来破除女巫的咒语。蛇厌恶桤树，它不靠近携带桤树的任何人（参见“蝰蛇”）。根据一则古老的德汶郡传说，耶稣生下来之后就是在桤木火旁边洗了第一澡的。由于这个原因，只要有可能，德汶郡的新生婴儿都要次在桤木火旁边进行第一次洗浴。

在苏格兰的一些地方，牧人们喜欢桤木棒胜过任何别的木棒，因为桤木棒能防止牲畜中邪，而且用桤木棒去打牲畜也不会打伤牲畜。80年代或90年代前，人们普遍认为，马、牛的四条腿，有时候还包括人的胳膊和腿患有某种疾病，这是由于鼯鼯从动物和人身上跑过所引起的（参见“鼯鼯”）。治疗这种病有一种方法就是，把一只活鼯鼯放进一棵桤树里，然后用桤树的叶子或小树枝擦患处。这样的树被称为鼯鼯桤树，人们常用它来治疗这种病或别的病。

每棵桤树，不管它是不是鼯鼯桤树，都曾被认为具有治疗

功能，特别是医治疟疾、疝气、佝偻病、咳嗽或肉瘤。里特夫人描写过一棵老栲树。本古纪初，这棵栲树生长在赫勒福郡的艾顿附近的一个灌木丛里。她说，“这棵树的树干上沾满了头发，在上面刻的槽口里放着一绺一绺人的头发。艾顿市的人们相信，把小孩的头发祭献给这种树能治好咳嗽。”在列斯特郡，谁要是长了肉瘤，可以拿同肉瘤一样多的针，把它们分别插进一棵栲树里，这样就可以治好肉瘤。患者还要把针拔出来，用它们去刺每个肉瘤，最后再插进那棵树里。用这种颇为疼痛的办法，肉瘤就会被一个又一个地转移到了栲树身上，只要针在树上不掉，原来的患者就不会再长肉瘤了。

布兰德在他的《古代风俗大全》(1849)一书中记录了乌斯特郡的一个法术，据说用它来治疗疟疾万无一失。病人找一个嫁接树木的人，请他代替自己把一个小栲树的第一个枝杈砍下来，然后他就回家去了。当他不在场时，树杈被砍了下来。只要不付钱给砍树的人，树倒病除，如果给了报酬，这个法术就无效了。

在所有的栲树疗法中，最有名的、最为人们所相信的或许是治疗儿童疝气和佝偻病。把一棵小栲树劈成两半，把患病的小孩在劈裂的树中间传递3次或4次，通常是由父亲的手传给另一个人的手，然后把小孩带回家，将那劈开的树紧紧地捆绑起来，使裂口愈合起来。树的裂口愈合了，小孩的疝气或佝偻病也就被治好了。但是，如果树没有愈合起来，小孩的病也就不会被治好。要是在某个时候，甚至在许多年后，那棵树死了或被砍倒了，疾病就会马上复发，而且会更加厉害，患者会死去，正象那棵树一样。因为他的生命已经通过治疗仪式同树的生命合为一体了。所以，不但要在当

时就把树的裂口精心地绑好，而且还要保护那棵树免遭伤害和毁坏。善良的地主有时把一棵桤树送给患有疝气或佝偻病孩子的父母，或是答应决不砍倒用来治过病的树。在《西索塞克斯迷信》(1878年)一书中，夏洛特·拉撒姆说到，在他写此书3周前，有人买了菲特尔沃斯教区里的一棵劈开过的树，想把它砍掉。那个曾在这棵树中间被传递过的小孩的父亲请求他别伤害这棵树。那位父亲说，要是砍倒了树，疾病肯定会复发的。树的主人同意了这种说法，当时就答应不砍树。

这个仪式的细节在不同地区略微有些变化。在有些地方，整个过程中谁也不说话；在另外一些地方，父亲一边把小孩从裂口中传过去，一边说“主赐”，另一个人回答说“主受”。有时候，仪式只进行一次；有时候，仪式却要连续进行9个早晨，小桤树在最后一天才被捆起来。仪式毫无例外地都是在日出时举行，小孩必须光着身子，传递时要让脸朝向初升的太阳。树本身必须是完好无损的树，必须是一棵没被砍过或修剪过的幼桤树。拉撒姆夫人告诉我们说，在19世纪的索塞克斯，有9个人连续9天把一个小孩带去进行这种仪式，每个人依次把小孩从劈开的桤树中间传过去。但在大多数地区，只有两三个人在场，包括双亲中的一个，一般是父亲。按照惯例，父亲本人是不准砍树的，这项工作由另外两个人做，他们还负责在仪式之后把裂口捆好。

清洗(Washing)

远古时代，人们认为无需用水去擦洗身体，只要举行清

洗仪式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清洗身体总是要举行仪式或巫术。清洗仪式据说还能够去除心灵上的杀机和其它罪恶意念，清洗掉因生孩子所带来的不洁，接触死人带来的晦气以及触犯戒律所要受的惩罚等。当皮拉特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洗手时，他就说“我没有沾上我主耶稣正直人的血”，他在举行这一仪式时被其它人看到了，他以为这种象征性的巫术力量会使他摆脱放耶稣血的罪过。同样，一个牧师接触贡品前，他必须举行清洗仪式以洁净身体，这样做他就可避免神使他得传染病。如果不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他所接触的东西会使他得传染病。

普通人的清洗也有意义，当一个人清洗自己的身体时，他精神上的一部分东西会同身上的脏物一起溶于水。因此，这时他就会有所变样。清洗时还有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如果没有注意到，晦气也有可能随之而来。

这种迷信的存在有很久的历史了。今天，人们还这样认为，如果两个人在同一盆水中洗手，天黑前他们会吵架，或者不幸的事就会降临到他们中的一人头上，或者两人头上。如果洗前在盆中先用食指画“十字架”，就可以避免这些不幸。另一种避邪方法认为，只要两人中有一人向水中吐一口唾沫就行。一些地区的人们认为，如果两人认识了7年之多，就不用采取任何措施也能平安无事。

汉德森记下了旦哈姆地区流传的的一种迷信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人们在杀生前先要洗脸，这也许是一种怕伤生的意念，想洗净杀生之罪吧。威尔士及其它地方的老矿工通常不喜欢洗背或极少洗背，因为有一种迷信说法，认为一旦洗了背，矿井就会塌下压在他们的背上。有些矿区的人们认

为，洗背会减少背部的力量。最近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条消息，来尔德福哈文地区的渔民在捕鱼旺季不洗身，害怕会将好运气洗掉。

人们常认为，小孩的右手在没满12个月之前不应彻底清洗干净。否则，小孩的一生就很难富裕。可以在早期几个月用湿布擦擦，但也不能多擦。

治病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叫做转移法。意即把病人的病转移到别人或别的动物身上。这种方法是取一些水让病人洗，然后把水倒在户外的路上。据说第一个动物走过湿路就会把这种病带到它身上，其发病症状完全一样。另一方面是将迷路的猫诱到屋里，再将病人洗过的水倒在它身上，把它赶走，要注意不能让它再进屋，这样做成功了，病人的病也就给带走了。

麻雀(Sparrow)

欢愉而无害的麻雀，在欧洲许多地方的民俗中却有一个奇特的坏名声。兰开郡一首讲鸟的诗里有这样两句：

蜘蛛和麻雀——
恶魔的弓与箭。

E·A·阿姆斯特朗在《鸟类民间传说》中讲到列特族一个神话：麻雀们保护着恶魔的篝火，驱赶飞来替人类取火的燕子。俄罗斯的故事也说：当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里时，其它的鸟都引开追捕他的人，唯独麻雀在耶稣周围叽叽喳喳鸣

叫，以致把他出卖了。接着，燕子衔着刽子手的钉子从髑髅地飞走，麻雀却追着燕子把钉子刁回来。稍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燕子为了使他免遭更多的折磨，叫着：“他死了，他死了。”麻雀则反驳：“他活着，他活着。”催促刽子手们继续施加酷刑。因此，麻雀是被诅咒的鸟，它的肉不能吃，它的双脚被看不见的绳子捆着，不能行走，只能蹦蹦跳跳。

麻雀飞入室内，如果不是死亡预兆，也是不祥的预告。奥布里在《遗风》中讲过一个奇怪的故事，把麻雀同疾病联系在一起。1643年，约翰·摩根少校身患重病，躺在奥布里父亲的家里，每天都有只麻雀飞到病房窗户上啄一个铅质框架，在少校患病期间从不间断。自少校痊愈离开后，麻雀也就消失不见了。

同其他许多鸟一样，人们曾经相信麻雀体内藏有死人的灵魂，因此杀死麻雀会遇到很大的不幸。即使在古代关于麻雀体内附有灵魂的传说早被遗忘之后，不愿意杀死麻雀的迷信仍然很普遍。在林肯郡，捉到麻雀后，不能将它留在家里，必须立即杀死，否则捉麻雀的人就要死去。

眼睛(Eyes)

眼睛这一器官比人体其它任何部位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因而，也就常常被视为具有很强的传神作用。由于目光可以把信息传给被注视的人，比如，爱或恨，轻蔑或鼓励，所以，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相信，目光可以传递福音或咒语。一个愤怒或妒恨的眼神，哪怕是出自一个非常

普通的人，也可能产生邪恶的效应。如果那人的眼睛长得位置不正，颜色反常，那就更是如此，因为那些与众不同之处很可能标志着他拥有那种可怕的魔眼。

相信魔眼之说的人几乎遍及全世界，而且古已有之。奥布里在他的《遗风》一书中说到：“有些人的眼睛非常邪毒，内藏魔力，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种说法曾经流传于古亚述、希腊、罗马和埃及，今天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仍未绝迹。其本意是说有些人只需看一眼其他的人或动物，就可以使他（它）们遭难或生病，同样还可以毁坏或毁灭无生命的东西。由此也就产生了“overlooked”一词，意即“被眼光迷住”。这个词常被用来形容那些据说是被魔法镇住的人。

有趣的是，根据魔眼这一古老的迷信传说，拥有和使用这种魔力常常是不由自主的。许多人根本无意沾染邪恶，却被认为与之相关。有些情况下，这种目光所起的效果，完全与本人的意愿相反。奥布里说起过这样一个人，他不由自主地将他自己的牲口全都给迷住了。在《约克郡民间传说》（1883）一书中，托马斯·麦克瓦德和凯瑟琳·麦克瓦德说道：在菲林托普，有一个人走路时，“眼睛总是盯着地面，而且，跟人说话也从不看着对方，原因是他的目光具有魔力。他更不敢跟那些气色很好的孩子们说话，害怕给他们带来不幸。”在卡尔的《克瑞温大全》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约克郡人，他早上起来后，第一眼便是盯住窗外的一棵梨树，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这个时候的魔眼最厉害，所以，他希望将最凶的目光倾泻在梨树上，以免伤害了无辜的过路人。那棵树慢慢地枯萎，最后死了。

通常被怀疑具有魔眼的人，往往是双眼的颜色不同，或

眼窝深陷、或两眼靠得很近的人，其中还包括那些斜视眼和“高低眼”，即两眼一上一下。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仍然认为遇到后两种人是不吉利的。一旦相遇，人们往往将手指悄悄地交叉成十字架状，直到他们离开；或是等他们一转身，立即朝地上吐一口唾沫。

长着魔眼的人，如果有意识地对他人施行魔力，对方就在劫难逃了，除非受害者立即抗之以某种极强的符咒。最好的办法是尽量避开这种人，无论何时都不要招惹他们。吉卜赛人通常都被认为具有这种魔力。所以，今天仍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可以将任何乞丐拒之门外，但决不轻易怠慢吉卜赛人。就在本世纪索姆塞特郡的一个村落里，传说那儿的接生婆具有这种魔力，于是，人们都小心翼翼地对待她，生怕得罪了她而给产妇和婴儿带来不幸，虽然从未有过她对别人施展魔力的记载。大部分妇女分娩时，为了不惹她生气，都请她来接生，而不要那些地区助产士，她就这样一直干到年迈退休。

对抗魔眼的护身符数不胜数，过去有，现在也有。象在大部分情况下遇到其它一些不祥之兆一样，唾沫、火焰和十字架都能起到保护作用。不少国家的人则象古埃及人那样佩戴蓝色珠链，或随身携带手形角状的小护身符（参见“手”），以及其它形状的护身符，诸如：月牙状、轮盘状、莽蛇状，以及意大利的cimaruta，那是一种银制的芸香枝状物，枝头还另外附有其它小护身符。在曼克斯，人们治疗奶牛被魔眼迷住的方法是清扫门外的大路，然后，在祈求三位一体的神灵保佑时，将扫拢的尘土倒在牛身上。在西部乡村，人们有时将盐撒在中邪的牲畜身上，撒盐的时候，一侧是从头部撒

至尾部，另一侧则是从尾部撒至头部，撒盐的人同时还要口诵着：“当年您的仆人伊莱修，撒盐治理杰瑞克河，今天我也效法用于这头牛，愿圣主、圣子、圣灵多保佑。”

使用红线，是苏格兰地区治疗被魔眼迷住的一种方法，特别是由某位“有学问的人”打过结的线，而且每打一个结都要念诵一句符咒。另一种方法则是将金银币投入潺潺溪流之中，然后，用木勺将水舀回来，以三位一体之神灵的名义喝下去。还有一个比这更为复杂的办法是带着陶制的或木制的器皿，到患者或死者曾经走过的渡口或小桥上去，去的人在路上不得跟任何人说话。到了以后，双膝跪地，双手捧水，盛入储水器皿内，其间，在渡口或桥下捧3次，然后，在渡口或桥上再捧3次。接着向水里扔进一枚银币，以求神佑。水打回来后，要端着它绕着火炉，顺时针走上3圈。最后，才将水洒在被魔眼困扰的病人身上，或给他喝下去。剩下的水一般都要泼到石头上，或炉石后边。

麻鹑(Curlew)

大鹑象人一样哭泣的哀鸣声常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夜晚听到的时候更是这样。在英国北部地区，它是死亡的一种征兆，而在许多沿海地区，则预示着一场风暴或灾难即将来临。巴克兰德在《自然史奇观》(1866)一书中叙述道，一位老人告诉他说，每当这些麻鹑哀鸣时总要发生一次事故。这位老人还告诉巴克兰德说，一群麻鹑刚一飞走就发生了一起翻船事故，有7人被淹死。

许多人都认为七种啸声预言鸟就是麻鹑，尽管其它许多

鸟已经享有了这份可疑的荣誉(参见“七种啸声预言鸟”)。在苏格兰,就象E·A·阿姆斯特朗在他的《鸟类民间传说》(1958)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麻鹞也是一种长嘴兽的别称,这种长嘴兽夜晚常在山洞中出没。在德汶郡,它们有时被当作威什特猎狗,在约克郡某些地区,它们却被当成加布雷尔猎狗,这两种名称都已把它们与幽灵似的不吉利的野猎狗联系在一起了。

黄鼬(Weasel)

黄鼬在许多国家,包括不列颠都被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兽类,白色的黄鼬更是如此。以前,据说女巫和别的恶魔就是变成黄鼬的,因此,遇见这种动物在房屋附近是不祥之兆,听到它的叫声则表明附近要死人。

当它窜过某人行走的路面,预示那人将有不幸降临,有时甚至预示他要死亡。如果旅行开始时遇到黄鼬窜过路面,预兆就更糟。如果它往左边跑,预兆仍然不好;如果它往前面跑,然后再往回跑,预兆也同样不好。

在威尔士,黄鼬在某人前面跑而不回返,有时被认为他能战胜敌人;但如果改变方向,朝左面跑同样是不幸的,意味他家里有敌手。

在黄鼬经常出没的一些地区,有许多关于黄鼬的故事,尤其是白色的黄鼬,这些故事无非都是讲些不幸的事。

黄鳝(Eel)

防止抽筋有一个很有名的土方法就是，把用黄鳝皮做成的吊袜带系在腿上，要紧贴着腿皮。游泳者有时系上这种吊袜带为的是在水中不会发生抽筋的危险。同样，有人告诉脚踝扭伤者，要想治好手脚扭伤，首先应该在鳝皮上踩一脚，然后再在患处系上一根鳝皮吊袜带，这样就能完全治好扭伤。

把黄鳝血擦在肉赘上，肉赘就能被除掉。这种疗法在19世纪仍然很流行，它或许是施劳德在《医疗和按摩术中的动物史》(1965)一书中所提到的较为简单的一种法术变体。在这种法术中，应该将黄鳝的头割下来，趁它还在流血时就往肉赘上揉擦，然后把它埋在地下，当黄鳝的头在地下腐烂时，肉赘也就随着消失了。

人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有醉酒的坏毛病，那么，只要将一条活黄鳝放在他的酒坛里就能治好他的坏毛病。作为一种电休克疗法，这样做可能会有很好的疗效，至少暂时是这样。

在苏格兰边境地区，游泳者大都不到有很多黄鳝(或鳗鳎)的池塘去游泳，因为他们相信，黄鳝将会抓住他们不放，并将他们身上的血全部吸去。

有关黄鳝来源的迷信，请参见“马鬃”。

柁木柁(Ash Faggot)

在英国西部诸郡许多家庭和乡间酒馆里，人们在圣诞节晚上仍然可以看见柁木柁，它是一大柁柁木棒，用9根柁木条或柳条扎起来的。在德汶郡和索塞克斯郡，柁木柁代替了圣诞节前放入炉中焚烧的大木。就象圣诞大木一样，柁木柁必须被庄重地带进屋里，用一年来一直保存好的，上年烧过的柁木残片把新的柁木点着，以保证吉星高照。柁木柁一般需要选择一个大的，最好是敲开的壁炉。但一些现代家庭却没有这样的壁炉，于是人们就制了小一点的柁木柁，使这个古老的传统代代流传下去。

家里未婚的女孩子带带要选择一个小柁木棒，给它起个名字代替自己，然后观察那个木棒在火中断裂的情况。谁的木棒先断裂，谁就是第一个结婚的人。在小酒店和小旅馆里，人们也细心观察第一个柁木棒的断裂，因为它常常是一巡酒的信号，接下来的每一次断裂都是新的一巡酒和祝酒的开始。布兰德在《古代风俗大全》一书中，引用了一首写于1795年的诗，诗中提到了农夫家里“笨重的柁木柁”。他说：

它上面有九条束带，
一个接一个地散开(按照风俗)，
每次都有一大罐清冽的葡萄酒，
还有白兰地，客人们开怀畅饮，兴高采烈。

地方上的人们常常讲起同圣母或同阿佛列王有关的传说，解释这些由来已久的风俗。但是，毫无疑问，正象那些同圣诞大木有关的风俗一样，这些民俗起源于古代的火和丰收仪式。

猫头鹰(Owls)

在迷信传说中，几乎所有的夜鸟，特别是那些发出可怕叫声的鸟，都是引起恐怖的生物，最可怕的就是猫头鹰。古罗马人恨这种鸟，把它同死亡和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古希腊，这种鸟却备受崇拜，因为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圣鸟。在战争中，如果一只猫头鹰在希腊士兵的前面或上面飞过，那就是胜利的一种预兆。正如在欧洲大多数地区一样，这种鸟在英国一直被看作是不吉祥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害怕在夜晚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乡村里的人说，猫头鹰住在教堂里，喝灯油；或者说，猫头鹰在废墟里筑巢，并不是因为它喜欢屏障似的常青藤，而是因为这种地方闹鬼，不吉利。在白天遇见猫头鹰被认为是个凶兆。切斯郡里的人有一种迷信，如果一个人朝猫头鹰的窝里看一眼，他一辈子都会郁郁寡欢。

猫头鹰飞进屋子里，或者绕屋飞翔，或者落在屋顶上，这些都是死亡的征兆。猫头鹰试图从烟囱里飞进来也是个凶兆。在索塞克斯郡，如果有只猫头鹰落在教堂屋顶上，不久后教区里就会死人。在爱尔兰有些地方，飞进屋的猫头鹰立刻就被杀死，因为如果让它飞走了，它就会把家里的运气带走。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猫头鹰在一所房子附近不停地叫，特别是多次重复着尖利的叫声，那就是死亡的预兆。在牛津郡，如果猫头鹰一连叫3个晚上，那就肯定要死人。但是猫头鹰也同婴儿出生有关。要是猫头鹰在婴儿出生时叫，那个婴儿一生都不会得到幸福。在法国，如果怀孕的妇女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她将生一个女孩；在威尔士，猫头鹰绕着一个村庄不停地叫意味着某个女孩将失去童贞。要是猫头鹰在白天叫，那就更是个凶兆了，因为这使本身已经非常不吉利的预兆更加恐怖了。

《麦克白斯》中的女巫用一个小猫头鹰的翅膀“作为符咒，制造了极大的麻烦”。追溯到更远的时代，贺拉斯(《抒情颂诗》第15、16卷)提到了女巫用枭的羽毛喝水。但是，用于邪恶目的功能也能用来达到善的目的。在英国，人们把猫头鹰煮成肉汤给患百日咳的儿童喝，把这种具有夜视力的鸟的蛋打碎，制成粉，用来增强人的视力。斯万在《民俗大全》(1643)一书中说，如果把一只猫头鹰蛋放进某个嗜酒如命的人的杯子里，他从此以后就会非常厌恶酒，就象他从前喜欢酒一样。在古希腊时代也有类似的迷信，当时，人们认为，如果小孩吃一个猫头鹰蛋，他长大后决不会成为一个酒鬼。酒喝得越多，痛风越厉害，一个治疗方法是吃腌的猫头鹰肉。人们过去用猫头鹰肉制作各种药物，治疗羊癫疯和狂犬病。在德国，有一种法术防止被疯狗咬伤后引起可怕的结果：在左腋窝里夹带猫头鹰的心脏和右爪。在所有这些治疗方法中，前面两个纯粹是魔力的，但是别的则起源于猫头鹰同雅典娜的关系。雅典娜是智慧女神，同一切引起疯狂和非理性的东西作对。

常青藤(Lvy)

在民间传说中，常青藤一般都是以吉祥植物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植物大概是生长在古代人认为与巴克斯相关的灌木丛中。在圣诞装饰中，它是家庭主妇们的吉祥物，就象冬青是男人们的吉祥物一样，因此，如果希望全家人都分享这个节日的祝福，就一定不能少了常青藤。如果常青藤长在房屋上，它可以保佑屋子里的人避开巫术和妖魔。但是，如果它突然枯萎或消失了，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在威尔士，人们说这种现象预示着房子将要落到别人手里，其原因可能是钱财问题，也可能是子嗣问题。

从前，人们用常青藤编成花环，挂在酒店或酒商的店铺外面，以示那儿有酒出售。据说，如果将水和酒混合盛放在一个用常青藤木制作的碗里，这种木头可以将水和酒区分开来。它的叶子和浆果可以防止醉酒，如果一个人想赌赌酒量，可又耽心结局不佳，那就事先喝一点浸泡过这种浆果的醋，事后，再用揉碎的叶子煎水喝。

卢普顿在他的《奇闻轶事》中，介绍了一种用常青藤来占卜的方法。在除夕之夜占卜者将一片绿叶放进一盆水里，一直放到主显节(圣诞节后的第12天)，到那时，如果叶片仍然清新翠绿，来年的运气就不错。如果叶面出现黑斑，则是生病的预兆。正面靠近叶柄那个部位的斑点，预示着头部或颈部的毛病，中间的斑点，代表心脏或胃里的毛病；叶尖上的斑点，则意味着毛病出在脚上或腿上。如果整片叶子都有黑斑，那就说明占卜者活不过那一年。卢普顿说，“你

可以用这种方法，同时为许多人或几个人占卜，多少人就放多少片叶子进去（哪片叶子属于哪个人的都要打上记号），人们对我说这种占卜法绝对可靠。”在本世纪初的哈福德郡，有一个相似但较为简单的占卜法。在万圣节前夕，每人采一片叶子，做上记号，放进水盆里浸上一夜，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人将在那一年中死去，第二天早上他或她的叶片上就会出现一个棺材模样的斑痕。

在牛津郡，当一个姑娘想知道她将嫁给谁时，就采一片常青藤叶，装在口袋里，此后，她在外边碰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她要嫁的人，即使这人当时已经有了妻子，她最终还是嫁给他。在苏格兰南部，姑娘必须将叶片贴在胸前，口里念道：

青藤，青藤，我爱你，
我将你放在心窝里。
哪位小伙最先来相遇，
他就和我结夫妻。

在喀地干郡的万圣节前夕，常青藤的叶子被成双成对地抛入火中，带尖的叶片代表男人，圆形叶片代表女子，如果它们在燃烧中跳到一起去了，由它们所代表的那对年轻人就会圆满结合，如果各自跳开了，那么他们就会因吵架而分手。

从前，常青藤的叶子、根茎、木质都被用于一些民间秘方中，其中有些是有实效的，有些则多半带有神奇性。在牛津郡，有一个鸡眼疗法，就是将醋泡过的常青藤的叶子包扎在鸡眼上，这种疗法现在仍有人使用。这种叶子浸泡过一

天一夜的水，可以用作洗剂，治疗眼疾。在多塞特郡，皮疹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医治。将叶汁吸入鼻内，可以止住重伤风时的流涕。在头上戴上一个常青藤花环，据说可以防止病后脱发。治疗黄疸病，要用欧亚活血丹的根部煎水给病人喝。用常青藤木质碗盛放的食物或饮料均可治疗百日咳。在17世纪，人们认为这种木头，特别是从古老的爬藤植物上砍下来的木头，具有预防传染病的功效，任何酒只要在这种木质容器里放上一段时间也可以获得木头的那种预防传染病的功效。

停柩门(Lychgate)

一个几乎为现代人所淡忘的传说认为，婚礼的队伍如果经过一个停柩门进入教堂，那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不是婚姻破裂，就是新人中有一位在一年之内要死掉。这可能是因为在停柩门从名称到实际用途都与葬礼紧密相连。英语“lych”就是“尸体”的意思，停柩门的由来，也就是因为棺材在送入教堂墓地之前，往往先停放在这里。

在诺丁汉郡的尼索尔，葬礼和婚礼分别都有各自的进出口，一个叫“死尸门”，一个叫“新娘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婚礼的队伍都绝不会从另一个门进出的。

接骨木(Elder)

在民间传说中，人们对于接骨木的看法有好有坏。从前，人们认为将接骨木带入室内是不吉利的事情，尤为不吉利的是烧接骨木。修剪树篱的人可以将剪下的树枝带回家去自派

用场，但是，他们总是先把接骨木挑出来扔掉后，再往家里拿。约翰·琼斯在他的《格鲁斯特溪谷迷信传说琐谈》一书中叙述道：有一次，人们清除一排老树篱，他们象往常一样，把接骨木挑出来堆在一边，将其它树木打成捆。然后问雇主该怎么处理这些接骨木，雇主回答说，把它们和其它的树木一起烧掉。听到这话，一位帮工说：“从来没听说过有人烧接骨木。”他断然拒绝插手这样一件不吉利的事情。林肯郡的人说，烧接骨木会引来魔鬼。直到1938年，什罗浦郡的一些老年人还相信，谁要是烧了接骨木，不出一年他家里就会死一个人。

有些农夫还忌讳用接骨木赶牲口去集贸市场，他们的妻子在烧烤家禽时，也从不用接骨木去串肉。用接骨木枝抽打孩子会影响孩子的发育。摇篮的底部弯木如果坏了，最好不要用接骨木去修补。若用了接骨木，巫婆在远处就可以使摇篮剧烈地摇晃，或者用其它的办法来伤害婴儿。有时，这些巫婆自己还可以变成接骨木树，这样的树要是被砍了的话，它们就会流血。那个关于罗赖特石头的传说，讲的就是一个巫婆把一位国王和他的军队全都变成了石头。然后，她自己则变成一棵接骨木长在这些石头旁边。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当地的人习惯在施洗约翰节前夕，来到国王石所在的地方举行一次节日宴会，然后，通过某种仪式将那棵巫树割破，当血从树干里流出来时，国王石就会点头。

另外，在诺坦普顿郡的塞尔海姆也有一个关于树流血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虽然没有明说是接骨木，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它。有一个人给他幼小的儿子砍了一根树枝，结果发现血从刀砍的地方直往外冒，这下子把他给吓坏了。没

过多久，人们发现一位曾被怀疑是女巫的妇女在她的胳膊上扎起了绷带，这一巧合在人们看来，就证明了她确实是巫婆。

人们认为接骨木是不祥之物，其理由通常是犹太曾在一种树上上吊自缢，或说十字架是由这种木头制成的。后一种说法同样适用于白杨、欧洲山杨以及其它几种树木。在约克郡，人们根据前一种说法，将这种枝条编的树冠戴在某人头上，以示其卑劣至极。然而，有关接骨木种种迷信说法的真正起源恐怕要追溯到基督教以前的万物有灵论。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德国，接骨木树被视为接骨木娘娘（即树神）的栖身之处。谁要是想砍掉一棵接骨木树或修剪其树枝，都得请求娘娘的恩准。丹麦的伐木工人在伐树之前都要说：“娘娘，娘娘，请允许我砍掉您的枝桠。”林肯郡也有一种类似的说法：

娘娘，踢我贵木，
在我成树之时，
我将以身回报。

在许多地方，人们认为事先不进行这样的祈祷就砍伐接骨木，是极大的不吉利。希利恩告诉我们，他曾经去看望过一位孩子刚刚患痉挛症的妇女，那位妇女抱怨说，她丈夫没有请求娘娘的恩准就傻里傻气地砍了一些接骨木来修理摇篮。于是，被冒犯了的树神就使劲地拧掐这个孩子，直到他脸色发青。后来，摇篮被拆掉，换上了一个柞木制做的，孩子的病也就好了。

希利恩接着说道，由于对这种奇特的说法产生了兴趣，他将一块接骨木放在他的仆人面前，问他敢不敢劈它。仆人回答说敢，因为这是块死木头。但是，它如果是活的，在没有祈求恩准之前，他就不敢。接着这位仆人又补充道，许多年前，他在温福利特低地干活时，没获恩准，就砍了一棵接骨木树，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娘娘”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以致他在床上躺了1个月，而且，从此以后脚就跛了。医生说那是风湿病所致，他自己则认为他更清楚其中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接骨木虽然有时对人类有害，有时它又是有益于人类的。人们一般认为，它可以避雷，凡是靠近它的房屋都可以受到保护，从而避免雷击。在《节日大全》(1864)中有这样的叙述：在索夫克郡，当人们警告一些儿童不要在接骨木树下躲避暴风雨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在那里非常安全，因为十字架就是用接骨木做的，这种树从来不会被雷电击中。

虽然人们常见巫婆使用接骨木，它的某些成份有时也被用来破除巫术。在哈福德郡，人们用干接骨木髓粉治疗所谓中了妖术的人。汉德森讲过这样一种迷信说法：如果接骨木树汁滴进一个受过洗礼的人眼里，那么无论巫婆们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他或她都可以看见。19世纪显赫一时的达拉谟术士威廉·道森有一次接待了一位牲口损失惨重的农夫。为了查出牲口死亡的原因，道森让那位农夫将6块接骨木整齐地排列好，再用一个桦木盘或碗将它们扣住。过一会揭开看时，如果没人动过，木块却自己乱了，那就说明祸根是妖术。那个农夫一一照办了，结果发现木块乱得非常厉害。于

是，按照道森的指点，农夫将钉子钉进一头死牲口的的心脏，夜里，伴随着相应的仪式和咒语他将这头牲口架在熊熊大火上焚烧，以此来破除妖术。

接骨木曾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其中包括扁桃腺炎、喉咙疼、瘰子、痉挛、丹毒、风湿以及蝰蛇和疯狗的咬伤。在索塞克斯郡，人们传说口袋里装上一根接骨木，就可以预防风湿病，这根木头必须长着3个节、5个节或7个节。将一块从未经太阳照射过的接骨木从两个节疤处断开，挂在脖子上，可以防止丹毒。用9小节接骨木做成的项链，可以防治癫痫，条件是永远不能掉到地上去。如果掉了，那就不灵验了，就得重新做一个。在格洛斯特郡，这种项链还被用来治疗小孩的痉挛症。不过其中的准备工作要复杂一些。树枝必须由孩子的父亲去采集，他首先得找到一株长在截头柳树上的接骨木，它的种子当初是由鸟衔来的。然后在满月的夜晚将其树枝砍回来。如果不按这些条件去办，法术将无效。在诺坦普顿郡，人们认为在瘰子上横放一根接骨木枝，就可以使瘰子消散。其它一些地区还有其它的做法：可以将瘰子挑破，让血滴到一片接骨树叶上，然后将它埋起来；或者是在一根接骨树枝上刻些槽口，有多少个瘰子就刻多少个槽口，每个槽口都要碰一碰它所代表的那个瘰子，然后将枝条悄悄埋掉。

在五朔节前夕收集的接骨树叶可以治疗创伤，只要把叶片放在伤口上即可。一个著名的治疗黄疸病的乡间偏方，是将接骨木的内层皮质放在牛奶里煎熬，煎好后给病人喝，这种黄色树皮被认为是治疗这种黄色疾病的有效偏方。同样的树皮放在水里煎煮后，可以给癫痫病人服用。在牛津郡，有

人还记得一个治疗烧伤和烫伤的方法，就是将接骨木内层皮质同新鲜奶油调和在一起，再将它们牢牢地包敷在受伤处，然后将受伤部位浸入凉水中。

17世纪，骑手们治疗马的小便不通就是用接骨木轻轻地敲打马，并在马肚子上绑上枝叶。另外，骑手们为了使他们在骑马时免受擦伤之苦，就在口袋里装上两根小接骨木（或一根刻有两个槽口的）。这种做法甚至在今天的骑手中间，仍可见到。

栲树叶 (Ash Leaf)

就象它们生长其上的栲树一样，栲树叶从前也被认为是吉祥物，用于符咒和占卜中。但人们最珍视的还是那些匀称的栲树叶，也就是两边有同样多纹理的叶子。这样的叶子极少见，要是能发现一片，不论是偶然地还是长久地寻找之后，都是好运气的征兆。在英国西部诸郡，人们在采集这样的叶子时通常说：

匀称的叶子，我把你采摘，
希望碰到好运气。
如果没有好运气，
我将祝福树上的你。

采了树叶的人，如果把它戴在帽子上，或系在纽扣上，或装在衣袋里，他就能期望得到成功和幸福。或者至少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免受灾祸和恶运的影响。在诺森伯兰郡，如果

一个女孩想知道将要嫁给谁，她就去寻找一片匀称的桤树叶，说道：

匀称、匀称的叶子，
我把你从树上摘下，
谁是我遇见的第一个小伙，
我的情人就是他。

然后，她把那片叶子放进左脚的鞋里，带着它，藏在脚底下。在这以后，她所遇见的第一个小伙最终会娶她为妻。据说这是一定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结合在初次会面时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个符咒在约克郡有一种变体：女孩子要偷偷地采摘叶子，说道：

匀称的叶子，
匀称的叶子我摘你，
今夜见到我的心上人，
他穿的不是破衣也不是绫缎，
那衣服他每天都在穿。

如果那天夜里她睡觉时把叶子放在枕头底下，她会在梦中见到未来的丈夫。

教父教母(Godparents)

“你们要同驻，你们就不能同行”，这是约克郡人的一句俗语。意思是说，如果一对订过婚的人给同一位孩子当教父教母，他们将来的婚姻就难以保证。这种说法在其它各郡也有。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前，曾有一条教规禁止宗教双亲联姻，理由是，他们在精神上的姻缘已经如此密切，也就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婚姻了。对此人们可能模模糊糊还有印象，因而，也就产生了以上的说法。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孕妇当教母非常不吉利，如果有人请一位孕妇当教母，她应该谢绝(参见“怀孕”)。在威尔士，当一个孩子受洗礼时，他的教父教母若来自不同的教区，那就是吉祥之兆，它预示着这个孩子可以长命百岁。C·S·波恩告诉我们，在什罗浦郡，人们都相信，不管是教父还是教母，在洗礼仪式中，如果探头朝洗礼盘里看了看，即使他们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孩子长大后也会象他或她。

婚礼日期(Wedding Time)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认为，在有些日子和季节里举行婚礼是不吉利的。5月便是其中的一个月份。如今，新娘们大都很忌讳5月这个月份。因为大约2000多年前，普拉塔切问罗马男人5月为什么不娶亲；接着，他又回答说，5月是祭献死者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份里，人们要戴孝哀

悼死者，因此，5月当然不宜用来举行婚礼。但我们还不能确信这就是罗马男人不愿5月结婚唯一正确的理由。普拉塔切的这个解释似乎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在随后的许多世纪里，估计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5月结婚，悔恨终生”，这是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常用的一句谚语，在其它一些地方，它的意思并没有什么改变。在整个大不列颠岛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条谚语，“四斋期里来结婚，斋戒忏悔过一生”。当然，许多人不愿意在四斋期里举行婚礼，这不仅是因为宗教的缘故，而且还因为，在那些明显不信教的人看来，在四斋期举行婚礼也是不吉利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句谚语同样适用于在耶稣降临节和复活节后一周内所举行的婚礼，只不过是现在没有以前用得多了。除了5月份之外，上述这些都是不准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日期，正如萨勒姆弥撒书(Sarum Missal)上所制定的那样。也许这种事实本身就足以用来解释这种由来已久的风俗，即，厄运总与这些日期相伴随。宗教改革之前，禁止在这些日期里举行婚礼的规章制度是要严格执行的，未经特殊许可而举行婚礼，这将被看成是一种冒险的举动，那些参加婚礼的热心者可能也会跟着一块倒霉。

某些神圣的日子也被认为是凶兆。在童贞节这一天，干什么事包括结婚都是不吉利的。濯足节本身就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复活节前一周也是如此。在英格兰东部地区，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常常不愿在圣斯威森节(7月15日)这一天举行婚礼，对圣托马斯节(12月21日)，人们也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在约克郡，人们认为，一个姑娘要是在圣托马斯节这天结婚的话，要不了多久，她就会成为一名寡妇。而在林肯

郡，这一天却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因为它是全年最短的一天，它给人们“留下的忏悔时间不多”，与其它节日里举行的婚礼相比而言，在圣托马斯节这一天举行婚礼，新娘和新郎今后将不会有过多的忏悔时光。

一般的周日也有着它们的意义，有一首古老而又出名的童谣唱道：

星期一富有，
星期二健康，
星期三运气好，
星期四最苦恼，
星期五多磨难，
星期六是个倒霉蛋。

然而，就象有关出生日期的那些预兆一样，上面这些预兆并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盛行。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大多数地区都是很吉利的，但星期三在英国中部某些地区却不受欢迎，因为星期三这一天结婚的人将会越过越穷。星期四通常也是很吉利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郡县全都如此。在什罗浦郡和诺坦普顿郡，星期四却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吉祥日。星期五至今仍被许多人认为是婚礼的凶兆日，正如它本身所代表的那些事情一样，但在少数地区，它却是(或曾经是)一个吉祥日。因为星期五这一天是个神圣的日子，是与耶稣受难日紧连在一起的，因此，在这天举行婚礼将会幸福无比。然而，这种迷信说法很可能不是从基督教传说中得来的，而是从挪威神话的故事中得来的。星期五是献给女神弗莱娅(Freyja)的，所以对情侣来说，这是很吉利的。星期六如今是

最受人欢迎的一天，这纯粹是因为这一天通常为假日或准假日而很实用的缘故。但从前，星期六却是最不受人欢迎的一天，因为有种迷信认为，假如有人在这一天结婚的话，那么，不久之后，夫妻双方将有一人会早亡。

除了以上那些迷信之外，还有一条如今差不多早已被人忘记了迷信。这条迷信曾告诫人们应该小心谨慎，尽量不要在正好赶上童贞节的那个周日举行婚礼，因为在赶上童贞节的那个周日举行婚礼是很不吉利的，不仅如此，这一天的厄运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内相应的那个周日。

婚礼面纱(Wedding Veil)

人们常认为，用一个旧的婚礼面纱要比用一个新的婚礼面纱吉利得多。如果旧面纱是从一个婚后很幸福的女人那儿借来的，如果这个旧面纱是新娘家的传世之宝，那就更吉利了。因为婚礼前的那些好运和财富都由旧面纱而传给了新的佩戴者。

有种迷信认为，过早地戴上婚礼面纱，穿上结婚礼服(参见“结婚礼服”)打扮自己，是很不吉利的，恐怕这与婚礼面纱的双重魔力有关。不要在结婚的那天早晨之前就把面纱戴上。当然，在必要的试衣过程中是可以戴面纱的，但在试穿结婚礼服的同时却不能试戴婚礼面纱，应该单独试戴一下婚礼面纱。如果一个姑娘在对着镜子打扮自己的时候随手将婚礼面纱披在头上，那么，这个婚礼将是不幸的，年轻的丈夫或抛弃她、或在结婚的前一天死去。当她穿结婚礼服时，一定要等礼服全部穿戴整齐之后才能披上婚礼面纱，但不能

去照镜子，只有等去往教堂之前，在她最后一次照镜子的时候，她才能对着镜子看一看面纱披得好不好。

在1939年1月号的《信使》杂志上刊登的一封信中，诺丁汉郡一名刺绣女工向我们描述了她和她的同事们经常使用的一种占卜术。她们从其中的一名女工头上取下一根长长的金发，和丝绸接在一起，从她们所绣的面纱上穿过去。如果这根长发正好穿过面纱却没有被折断，那就预示着，这个姑娘婚后将会幸福甜蜜、白头偕老。如果这根长发在刚一穿面纱的时候就折断了，那就预示着，将来妻子会早死；如果是穿到最后而断掉的，丈夫就会早死。这位刺绣女工在信中说，当她为她所认识的姑娘们刺绣婚礼面纱时，她已两次用过这种占卜术了，两次占卜的内容后来都被证实了。她还补充说道，虽然她对这类事情一点也不相信，但她就是没有勇气在自己的婚礼面纱上去占卜一下她将来的婚姻。

婚礼蛋糕(Wedding Cake)

在结婚宴会上吃婚礼蛋糕是一种传统习惯，这象征吉祥和生育。据说，婚礼蛋糕是用精面粉做成的，加入的东西越多越好，东西越多越意味着富裕。蛋糕的头一片总是由新娘分割，否则结婚后就不能生小孩。通常当新娘割蛋糕时，新郎要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如果新娘是士兵，新郎要把自己的刀或剑借给她割蛋糕。

蛋糕的剩余部分分割好后，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必须吃一点，拒绝吃是很不吉利的。不仅送亲人不吉利，他自己也不吉利。如果一位女子留下一点她分享的的部分，且在那天晚上

枕着这点蛋糕睡觉，她就会梦到她未来的丈夫，这样做的女孩子很多。但过去的做法很繁琐，要把留下的这点蛋糕碎片扔过婚礼花环3次，有些地方则要扔9次，然后再把蛋糕放到枕头下面枕着睡觉。虽然不是出于同一种目的，但新娘最好还是应该留一小块蛋糕在身边，如果她这样做了，她的丈夫就会对她忠贞不渝。曾有一个时期，有人把留下的一点蛋糕放到给第一个孩子施洗礼时，在洗礼命名的宴会上再把它吃掉。

从前，在约克郡和林肯郡，当新娘从教堂回来时，人们把盛有喜饼的碟子抛过新娘的头，如果碟子碎了就表示吉利。越碎越好，越碎婚姻就越幸福。在有些地方，碟子破碎的片数表示生育孩子的数目。如果碟子没有碎，就被看成不吉利。若出现了这种现象，通常是由急中生智者非常神速地踩碎它，以转移不祥之兆。喜饼由客人争抢，并抢成碎块以图吉利。在苏格兰边区，风俗几乎差不多，但用的是脆饼而不是喜饼，争抢脆饼是在新婚夫妇结婚当晚到达他们的新家时进行，以便带来吉祥，这是度蜜月前的规矩。

现代的风俗是把婚礼蛋糕分送给每位没有出席婚宴的亲朋，时至今日已变为只说些平常的问候语了。但这种习俗仍保留至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好运。

船头雕饰(Figureheads)

从前的海员们都相信，航船如果没有船头雕饰，就不会下沉。这一看法表明，在海员们的心目中，船头雕饰多多少少跟船的生命和魂灵有联系，因而，也就常常受到敬重，

往往不把它当作一般的装饰物看待。R·L·海德菲尔德叙述了1928年发生的一件奇特事情，以此来说明这一传说：一家电影制片公司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伪装猎潜舰的电影，他们买了一艘名为艾米号的纵帆船，目的是要拍摄它下沉的场面，舱内用炸药分别炸了3次，可它就是不下沉。一位老水手提醒道，它的船头雕饰没有安上，因此，它就不会下沉。于是人们给它重新装上船头雕饰，这一次毫不费劲地就把它炸沉了。

桤树翅果 (Ash—keys)

桤树翅果是桤树带翅的种子，翅果的欠收预示着皇家要死人。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1648年桤树果欠收，接着就是查理一世于1649年1月惨死。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身上插着或携带着一串翅果可防止中邪。乡间有一种专治习惯尿床的办法：让尿床的小孩独自一人到户外选择一棵桤树，一天之后从那棵树上摘取翅果。必须用左手把这些翅果放进胳膊窝里，就这样带着回家，放在壁炉上烧掉。如果那个小孩接下来在灰上撒尿，据说他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尿床了。19世纪后半期，索塞克斯的一位妇女曾告诉夏洛特·拉塞姆，她就是用这种方法治疗她的小儿子的，后来完全治好了。

13世纪有一本书，名叫《米德瓦医药大全》，书中有一个中耳炎治疗法。把桤树翅果放在病人的尿里煮烂，制成混合剂，然后用黑色羊毛浸透药剂，放到耳朵里。那些虔诚的作者们说，“托上帝的福，这样能治好中耳炎。”

黄铜马饰(Horse—Brasseo)

在农业机械化取代马匹以前，那些漂亮的黄铜马饰曾经是许多马车夫的骄傲，但它们又不仅仅是装饰物。人们原本是想用它们来保护马匹免遭魔眼和巫术的伤害。因此，就象那些比较小巧的现代复制品一样，它们都被铸成传统的生命象征形状，比如，新月状、光芒四射的太阳状、车轮状、卐字状、带翼的球状、心形、手形或莲花形。

全套马饰大概由19个或20个铜件组成，日常佩戴仍嫌过重，通常只是在节日里用一用。平时只戴一两件就足以保佑马匹平安无事了。如今在五朔节或在伦敦、曼彻斯特以及其它一些城镇里举办的车马展览会上，偶尔还可以看到全套的马饰，这些马饰通常不属于农场主所有，而是属于农场里的马车夫所有，它们被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现在，一套真正古老的马饰价值连城，收藏家们常常不惜高价收买。

曼德拉草(Mandrake)

曼德拉草不管生长在什么地方，都被视为具有神奇魔力的植物，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它的根茎部分叉形状很象是一个粗塑的人体，由此，人们就认为，它可以防止人类无嗣、动物绝种，能促使不育的妇女怀孕，无情的人有情。我们从《圣经》创世纪篇第30章第14至17节中，可以看到，流便如何在麦地里寻得了一些曼德拉草，拿回家来给他的母亲利亚。拉结由于没有孩子，又如何跟利亚做交易，

恳求利亚给她一些。许多世纪以后，妇女们仍然用这种草根来医治不育症。在不列颠某些地区，人们通常把泻根草与真正的曼德拉草混为一谈，至今人们还认为泻根草具有激发性欲和增进爱情的作用。

这种植物还具有其它的神奇妙用。那些有着超人视力的人就是利用它来提高视力的，使他们能够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巫婆们在替身妖术中也使用它。据有些人说，这种草一般在夜间可以寻见，因为它在黑暗中就象灯一样闪闪发亮。在法国和德国，人们认为，它所生长的地方往往都是处死犯人的地方，它们杂乱无章地生长在绞刑架下或绞刑架的附近。阿普利斯·普拉托利克斯在他的《草本集》中说道，如果一个肮脏的人接近这种草，它立即就会消失殆尽，除非这人用铁器将它镇住。

在有关这种植物的传说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应该如何去采集它。采集曼德拉草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你往外拔它的时候，它会发出非常可怕的尖叫声，凡是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不死即疯。因此，聪明人从来不会亲自去拔这种草，他事先用铁制工具或象牙制的工具，将草根周围的土壤刨松，然后，在草上栓上一条饿狗，离狗稍远一点的地方，放上一块肉，于是，当狗使劲去抓那块肉的时候，它就可以将草连根拽出来。人在做好准备工作后，就要赶紧撤到听不见声音的地方，让倒霉的狗去承受那不可避免的厄运。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他再过来拾取草根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而且，不论是行善还是作恶，他都可以随意地使用它。

在中世纪，人们曾将曼德拉草制成糖浆或其它药剂，用来治疗失眠症，或用来止疼去痛。据说睡觉时，手里拿着曼

德拉果，就可以催人入睡。将根皮、果汁和白兰地调和在一起，可以用作外科手术前的麻醉剂。

第七个孩子(Seventh Child)

据说，第七个儿子的第七个儿子，或者第七个女儿的第七个女儿，具有魔法天赋，特别是治疗功能。这种古老而又广为流传的信仰有时候被延伸开去，包括家庭中的任何第七个小孩，不管其父母是否也是排行第七。但是在更通常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只有第二代的七子或七女才有法力。在一些地区，据说前面生的6个小孩必须是同性别的，要么全是男孩，要么全是女孩，只有这样，第七个孩子才具有法力。

据说，第七个孩子同国王一样，只要摸一摸，就能够治好瘰疬，还能治好甲状腺肿、金钱癣和烧伤。在苏格兰高地，据说第七个孩子具有“魔足的功能”，他可以把脚放在患者的脚上，治好脚病。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第七个孩子具有第二视力，能预知未来。几乎在每个地方，第七个孩子都能成为优秀的医生，除了用触摸的魔法治病外，他们还具有高超的技术。

在民间习俗中，第七个孩子在治病时把手放在病人的患处，有时候还咕哝着一种神秘的祷词或符咒。这种仪式通常在大清早进行，施符咒者不得吃东西。本世纪初年，索姆塞特郡里有一个人，用触摸的方法治愈了布伦顿山区一些患瘰疬的病人。这个人在星期天早晨空腹施符咒，重复着一些谁也听不清的词句。在大约同一时期的杜尔佛顿，一位七姑娘用触摸的方法治好了甲状腺肿。

亚历山大·波尔森在《高地民间传说拾遗》(1926)一书中记录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仪式。施触摸法术的人一连7个早上空腹到病人那里去，用一口朝北的井里的水清洗患处，还要用某种隐秘的符咒和唾液。在用水擦患处之前，要先向水中吐唾沫。在路易斯岛上，触摸病人之后，施法人就把一条带子挂在病人的脖子上，上面系一枚6便士的硬币。要是把硬币取下来，疾病就会复发。从前，国王用触摸的方法给人治病，把白丝带挂在病人的脖子上，丝带上吊着金天使，不可随便取下。

并不总是一定要让第七个小孩来到治疗现场。据信，他可以把治疗功能传递给水，然后可以把水装进瓶子带走。第七个孩子首先把一枚硬币投进水中，把手放进去，并对着水祝福。用这样的水为病人擦洗或者喷洒在病人身上，疾病就会痊愈。

汉德森提到过苏格兰边境地带的一种信仰，似乎在英国别的地方并不普遍，那就是，施行魔法治疗的第七个孩子自己会元气大伤。如果常被人请去治病，他就会日渐憔悴，最后精疲力竭而死。

野鸽和家鸽(Doves and Pigeons)

在古代的许多信仰中，鸽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叙利亚，它们是阿斯泰特(Astarte)的鸟，正象在古希腊，它们是阿芙洛狄特的鸟一样，它们拉着阿芙洛狄特的战车。在罗马，鸽子是与维纳斯联系在一起的。在希伯来人看来，鸽子是纯洁的象征，它们在教堂举行洁身礼仪式的时候常常出现，就

象它们还出现在女神艾沙达(Ishtar)的教堂中一样，尽管是出于十分不同的缘故也罢。在麦加，穆斯林人对鸽子也是很尊重的，从不去伤害它们。在基督教传说中，鸽子则是圣灵(Holy Ghost)的象征。根据一则古老的传说，我们知道，虽然撒旦和他的仆从、女巫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心愿随便把自己变成几乎任何一种鸟或动物的形状，但他们永远也别想变成鸽子或小羊的形状。

野鸽还和那邪恶的命运三女神密切相关，三女神编织了人的生命线，她们只要把生命线割断就会给人带来死亡。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野鸽和家鸽后来才常带有一种不吉利的迷信意义。矿井口的周围如果飞来一只野鸽子，对矿工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灾难的征兆。1902年，有人在格拉马郡的格利罗安威格地区看到一只野鸽子，300多名矿工全都离开了矿井。如果有一只白色的野鸽子停歇在烟囱上，或者不管是哪种颜色的一只野鸽子，飞到屋里来，那就预示着要死人。如果它在一间病房附近抖动着翅膀或扑打着病房的窗户，那么，这同样也预示了要死人。

在《什罗浦郡民间传说》一书中，夏洛特·波恩叙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有两只黑白相间的家鸽，在盖豪威尔农场的居民看来，它们是死亡之兆。理查德·高夫的妹妹嫁给了农场主安德鲁·布莱道克。他说，每当家中有人病重时，这两只鸽子就会在病人死亡的前两周飞来，病人死后，它们就飞走了。高夫说，他是在三种不同的时刻发现这种情况的，第一次是在安德鲁·布莱道克母亲死亡的时候，第二次是在他自己父亲死亡的时候，最后一次是在安德鲁·布莱道克死于寒热病的时候。

家鸽常常飞到公园和庭院的周围去啄食，它们的生活方式与其它鸟类没有什么两样。夜晚，鸽子是在屋檐下隐蔽的地方栖息的，它们从不出现，只是在有人死亡之前才会露面。当年轻的布莱道克太太在丈夫死去之后生病的时候，她的弟弟焦虑不安，每天都要出门去看看鸽子会不会出现，结果，鸽子没有出现，她姐姐的病也就好了。但后来，当农场的佃户生病时，鸽子和先前一样出现了，于是，这位佃户不久就死去了。

害相思病或一心想报仇的姑娘有时一边念咒语，一边用别针去刺鸽子的心脏，以此去呼唤离开了她们的情人，这样做有时可以使爱情的火焰重新燃起。17世纪，治疗寒热病的常见方法就是，把半只鸽子放在病人的脚底下以便撵走病魔。选择鸽子在这里好象不具有任何迷信意义，因为选择其它动物，比如公牛的脾、绵羊的肺或剖开的鲤鱼等等都可用于同样的目的。前两种动物一直到本世纪还在被人使用，其它动物可能也是这样。

流行甚广的有关鸽子的一种迷信就是，如果有人躺在用鸽子羽毛制成的枕头或床垫上，他就不会死去(参见“减轻死亡痛苦”)。因为鸽子是圣灵的象征，而在圣灵出现的地方死神是不会降临的。

减轻分娩的痛苦(Birth Easing)

过去，人们实际上不知道有妇产医院，妇女分娩通常是在家里进行的。人们利用传说中的许多预防措施来防止巫术，减轻分娩的痛苦，保证小孩顺利地生下来。从前，人们

普遍认为，恶意的妇女常常试图阻止孩子生下来，她们的一个做法就是，在妇女生孩子前或生孩子的时候打一个绳结，并将结拉紧。

在泥地面的屋子里，上面不铺地板，在最后阶段，人们常常让临产妇女躺在泥地上，这样一来，她就能从她和所有男人诞生的土地中获得力量。在索夫克郡，妇女们坐月子之前通常要把羽毛褥垫搬走，害怕里面有一些鸽子毛，如果里面真有鸽子毛，产妇即使死了也要受够罪。

把钉子钉在床木上能驱除魔鬼和妖精，使女巫的法力失效。因为同样的理由，人们还把铁块和别的保护性符咒物放在房间的各个地方。在妇女分娩的时候，敲响教堂的钟据说有助产作用。如果不能使教堂里的钟响起来，也可以从敲钟人那里要一根老钟绳，缠在产妇的腰间，把写好的符咒挂在她的脖子上或放在床上。还可以用鹰宝石缠在产妇的大腿上，还有别的护身符。

在19世纪，妇女们时常去买一种“圣主信件”的离奇印刷品，分娩的时候挂在床的上方。这是一种启示信，可能起源于中世纪，据说是基督耶稣写给伊德撒的阿格巴路思的。人们认为，除了用于妇女分娩以外，这样的信件还能防备巫术，有时将它贴在房间的墙壁上。里特夫人的《哈德福郡民间传说》(1912年)中就提到过这样一份印刷品，也就是上个世纪在哈德福郡买的那种。

减轻死亡痛苦(安乐死 Easing death)

死亡是艰难的，临死的人需要帮助，使他们死的时候不

受罪，这种信仰一度非常流行。要减轻临死人的痛苦，使他们死得容易，必须在死亡显然不可避免的时候立即就举行某些仪式。打开房子里所有的锁，拔掉插销，松开结扣。要是死者的床横在地板上或者同梁木不在一条线上，那么就必须要移动，使之同地板和梁木平行。因为死亡就象出生一样，同土地接触就会更容易一些，所以临死的人有时候被从床上移开，放到地板上。这个风俗是在大多数村舍还是泥地面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在木板地房子里的人们也常常这样做。不论哪种情况，如果把身体极其虚弱的、快要死去的人从暖和的床上移到冰冷的地面上，那么其中的震动就足以加速病人的死亡，使他死得更容易一些。

任何可能装有鸽子毛或者斗鸡鸡毛的枕头和褥垫都必须换掉。据说，病人躺在这样的床上是很难死去的。从这种迷信中派生出那种广为流传的风俗，叫做“抽枕头”。把枕头从临死者的头后面抽掉，抽的时候要快，使头部猛地落下去，这样人就会死得更快。但是，如果想把病危者的生命延长几个小时（也许是因为知道某个爱子或者亲戚正在赶来但还没有到），就不要抽枕头，有时候还把一小袋子或一束推迟死亡的羽毛放进枕头里，作为辅助物。

所有这些都是半魔法的仪式，虽然有时候是致命的，但目的是为了减轻临死者的痛苦。但有些时候，人们还使用更直接的方法。夏洛特·波恩在《什罗浦郡民间传说》一书中说，“根据一些可信的人的回忆，有些挚爱的亲属纯粹出于善意”，但是做出的举动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是很可怕的。大约在上个世纪中期，路伊顿地区有位医生觉得有必要告诉病人的亲属，他希望下次来的时候病人还活着。同一个时期的

巴斯教区里有一位副牧师，他去看望了一位病重的老人，很明显，那位老人不会很快就死去。然而，那位副牧师下一次去的时候，发现老人已经死了。寡妇解释说，她的丈夫想早死，但是死不了。所以，她就帮他一下，拿一根绳子，“勒住丈夫的脖子，拉得紧紧的，他就象一只小羊一样死掉了。”

在写给《民间传说》的一篇文章中，艾尼特·波特记述了直到1902年艾里村岛上人还遵守的风俗。如果一个人患了绝症，又迟迟死不了，人们就把村子里的保育员请来。保育员带来一个枕头，上面盖着黑色的饰巾。据说，这个枕头最初是由艾里地区的一个修女做的，后来就由保育员们传了下来。保育员先让病人喝一些用杜松子酒混合的碾碎的鸦片剂，使他失去知觉，再把这个枕头放在他的头下面，然后快速抽掉枕头，使他的头猛地落下去。这通常就使病人一命归天了。1902年，拥有这个枕头的最后一位妇女死去以后，她的儿子把这个枕头烧了。这个风俗从此就消失了，没有人感到惋惜。

这种以及其它一些减轻死亡痛苦的习俗几乎近于(有时等于)谋杀，但是很明显，使用这些方法的纯朴乡间人从来没有谋杀过人。就象巴斯教区里的那位妇女一样，他们只是想帮助临死的人。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就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减轻死者的痛苦。

十二画

痣(Moles)

痣几乎可以出现在身体上的任何部位。据说，痣的位置能表明长痣者的未来生活，有时候显示了他或她最突出的特点。这些预兆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时代并不总是相同的，但在一般情况下(正如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身体右边长痣是吉利的，而左边长痣则是个凶兆。

下巴上长痣似乎在每个地方都是财富的象征，正如一个乡间谚语说的那样，“下巴上长痣，富贵不求人”。喉头也是个吉利的位置，但是如果一个人后脖颈上有块痣，他就可能死在绞架上。鼻子上长痣是一个伟大旅行家的标志。嘴唇上长痣的人胃口大，或者健谈。痣长在右肩上、右臂上或者右脚上是吉利的，但是长在左边则不吉利。长在肚子上的痣或是表明身体强壮，或是表明贪食。痣长在屁股上指贫穷和忧患，长在手腕上使人心情舒畅。

卢普顿在《千则奇闻录》中说，“左心房上方长痣指非常坏的品质”。有一个谚语说，“左乳房上长痣的女孩情人多”，胸部右边长痣对男女来说都意味着贫穷。

如果一个妇女的下颚上有一块痣，那么她所遇到的只有不幸；如果她左膝上或者两手上长痣，她就会生许多孩子。女人眉毛上长痣意味着早婚，并有一个好丈夫。

前额的右边长痣是很幸运的，它预示着财富、荣誉以及伟人的友谊，前额左边长痣则不吉利，虽然有些人说它表明聪慧和领悟力。前额中间长痣意味着性情残忍，但是如果这个痣象一个肉瘤一样鼓起来，那就意味着好运气。前额中间长痣的妇女被看成是荡妇。如果那个痣是黑色的，那么这个妇女就是奸诈的，要是有人引诱她杀人的话，她就可能答应充当凶手。

肘部和手腕之间的臂上如果长了许多痣，那就预示着人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忧患，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成功，会有一个安乐的晚年。

米森在《英国漫游》一书中说，“如果英国人（即一般人）的脸上有肉瘤或痣，他们非常注意保护从这些赘疣上长出的长毛。有些人告诉我说，他们把那些毛看或是好运气的象征。”

椅子(Chair)

在英国东部，客人离开屋子时把坐的椅子靠墙放，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要是这样做了，他就永远也不会再到那房子里去了。

如果一个护士偶然把病房里的一张椅子碰倒了，不久就会来一个新病号。

童车(Perambulator)

人们普遍认为，在婴儿出生前就买好童车带回家里是非

常不吉利的。如果这样做了，婴儿永远坐不上这辆童车，或者因为做母亲的会流产，或者婴儿会死去。就象有关新摇篮类似的迷信一样(童车迷信似乎就起源于摇篮迷信)，这种迷信的根源在于，人们很久以来就对事先断定未来一定顺利如意有一种恐惧。奇怪的是，婴儿出生前就备好的衣服，提前买的柳条编的小儿摇篮或其他必需品并没有这种忌讳。但是，童车迷信是根深蒂固的，童车商也被迫注意到了这一点。现在，童车商通常提出为买童车的人保存童车，直到婴儿安全生下来。

替身(Images)

制造替身是那些最古老的魔法形式之一，从古到今，它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里的潜在意识在于，任何一个人的象征物或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与他本人等同起来。这样一来，无论你在那个象征物上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会在他的身体或心灵上产生更为强烈的效应。因此，任何人的替身都被视为一种法术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可以在那人身上产生某种直接的感应，这种感应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长期以来，替身在不同的时候被人们用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有人用它医治疾病，有人用它导致疾病；有人借此获取爱情，有人借此摧毁爱情；有人凭它积聚财富，有人凭它挥霍财富；有人希望它带来成功，有人希望它带来失败。同样，有的人以此来妨碍分娩，有的人以此来治疗不育；通过它还可以使疏远的情人破镜重圆，或制造贫困、导致疯癫、引

起暴死和苟延残喘。比较常用的替身有蜡像、陶像，或其它什么象征物，诸如用麦秸扎成的小人，刻有被害者名字的金属片等，有些情况下也用现成的肖像。所有这些只要使用得当，都被认为具有同等效用。人们对替身妖术的迷信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在欧洲，几乎无人不怕这种使用替身来进行暗中报复或伤害的手段。

通常的做法是用蜡、陶土、木头或金属塑造一个大致上类似被诅咒者的塑像，可能的话，还可以在原料中加上一点被诅咒者的头发、指甲屑或衣服碎片，以此来强化诅咒的效力。然后，按照被诅咒者的名字为它命名，并对它施之以诅咒。如果希望在被诅咒者身体上的某个部位引起痛苦，就将针或刺扎进替身的相应部位。刺它的头部可以引起他的神经错乱，扎入替身眼里或大腿里的针或刺可以导致他失明或跛瘸，刺透心脏则使他当即毙命。如果塑像是蜡制的，还可以将它放在火炉旁慢慢烤化，如果是其它材料制成的，则可以将它埋入土里或置于流水中。在替身的熔化或腐烂过程中，受诅咒的人就会生病，久治不愈，直至死亡。

一个人如果被别人仿制了这样一个替身，唯一可以解救的办法是尽快找到那个致命的东西，立时将它烧毁。有时仅仅这样做还不够，斯托在他的《编年史》中告诉我们，1594年当德贝伯爵染病卧床时，人们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隐藏着蜡像，蜡像当即就被烧掉了，可伯爵还是死了。显然，斯托认为伯爵的病是自然因素引起的。然而，德贝勋爵自己却深信他的病是巫术所致。斯托说，他（伯爵）“大声叫喊道，医生的治疗没用，因为他无疑是中了妖术。”

遍及欧洲的女巫受审案件表明，女巫们经常被指控犯有

替身法谋杀的罪行，许多人也表示认罪。不管这种蓄意谋杀的替身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无疑有些巫婆，至少那些认罪的巫婆，确实是制做了它们。其实施行这种简单而又致命魔法的人不仅仅是公认的女巫。象在其它地方一样，在不列颠，极普通的人制造这种恶意替身的案例，各个时期均有记载，而且，毫无疑问，另外还有许多尚未暴露的事例。

1960年元月，在翻修哈福德郡乡村议会大楼时，在议会办公室的地窖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小塑像，她头戴软帽、身着印花图案的礼服。在裙褶之间塞着一张纸条，由于年月已久，纸条已经变得又破又脏，上面写着玛丽·安·旺德的名字和下列句子：

“我要一个心眼地诅咒你，愿你余生吃不香、睡不好，永远不得安宁，我希望你的身体一天瘦似一天，我希望你不再花费我的一分一毫。这就是我的全部心愿。”

这个替身背后的故事没人知道，不过，看起来它的制作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巫婆，而是一个普通人，他可能是受了某种实际的或想象的伤害，才施行这种恶毒魔法的。如果我们能知道这一诅咒在玛丽·安·旺德的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当然如果有的话），或知道她是否就该受到如此强烈的憎恨，那将是很有趣的事情。不过，现在恐怕对这两个问题都不会有任何答案了。

在19世纪的苏格兰高地，人们有时出于报复和怨恨心理制作一种名为“尸床”的替身形式。这种“尸床”是一个粗糙的泥塑，制作时要尽可能地塑紧，插针时要在表面形成一个轮廓。每插一根针，就念一句咒语。然后，如果希望被诅

咒的人慢慢死去，就将这个替身置于溪流之中，在流水的冲击下，这个替身必定会慢慢溶解掉。R·C·麦克拉根在1895年的《民间传说》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西部群岛上的姑娘，同时爱上一位小伙子，小伙子选择了比较漂亮的一个。另外一个就针对她的情敌做了一个“尸床”，并将它藏在流水下面。被诅咒的姑娘当即就病倒了，无论别人怎样悉心地为她治疗和护理，她的病情仍然日趋加重。一天，还是有位放牧人发现了溪流下面的泥塑，意识到它就是那邪物，将它毁掉了。从那一刻起，姑娘的病也就开始好转。

在本世纪，甚至在文明发达的国家里，仍然可以见到这种古代迷信的残存事例。1922年有人用照片来破除诅咒的事例，在本书的其它地方已经作了记载(参见“照片”)。1900年12月14日的《纽约泰晤士报》报道说，一个刺满了针的总统模拟像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前的台阶上被焚烧。M·B·塞布鲁克在他的《巫术》(1941)一书中提到了在法国发生的一件事，有人用蜡仿制了一位钢琴家的手，企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毁掉他的演奏才能。在水上巫术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身着陆军水上运输部队上士制服的丑陋塑像，它的一只眼睛上插着一把匕首，据说这是一位受了伤害的姑娘在1939年的战争期间做的。

紫杉(Yew)

常绿紫杉远在太古时代就已存在，它是人类生命永存的象征。因此，很受远古人们的推崇，同样也受到异教和基督

教的尊重。以前，在英国乡村地区的葬礼上，哀悼者习惯拿着紫杉枝子，这些枝子与死者同葬。在有些地区，还把小枝放在死者的寿衣内，然后才能钉棺材盖，这意味着生命没有完结，还会复活。今天人们通常把这种树的枝子在复活节（而不是圣诞节）放在教堂作为装饰，这标志着生命战胜了死亡，所以是复活的象征。

把教堂地上的紫杉砍倒，烧掉或损坏这种树的枝子都是很很不吉利的。据说，把这种树的枝子拿进室内也不吉利。因此，大多数人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树的枝子在圣诞节装饰的常绿植物中去掉。

同被异教以及基督教视为圣物的许多植物一样，紫杉也有巫术的作用。在哈福德郡，一位女人希望梦见她未来的丈夫，她到了从没有去过的教堂墓地，折了一枝紫杉枝，晚上把它放在枕头下。S·O·阿迪说，在这个郡的中北部，要将失掉的东西找回来，失主只要取一根紫杉枝，拿在胸前行走，他就会被直接带到丢东西的地方，当他到达那里时，手中的枝子就开始转动。

在苏格兰高地的原始部落战争期间，据说有一种神奇的传统习俗，首领左手拿一块教堂地上的紫杉，然后谴责或威胁敌人，这时，尽管他自己存在，但声音再大他自己却听不到，而所有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据说，如果首领这样做了，他就能宣称，曾经作过适当的战争警告，而同时又能利用有利条件，对毫无准备的敌人发动突然袭击。

渡鸦(Raven)

在挪威神话中，渡鸦是奥丁的神鸟。奥丁有两只侍鸟，叫哈金和穆林。每天它们飞遍世界，观察世上发生的一切。夜晚它们飞回，将所见到的一切告诉神。在其它神话中，渡鸦比其它鸟聪明，是神和英雄的信使。在爱尔兰，格言“渡鸦说的，灰鸦说的”仍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消息。据说，有时凯尔特众神会变成渡鸦。在威尔士和康瓦耳郡，有亚瑟王变成渡鸦和红嘴山鸦的传说。亨特说了这么一件事，在马尔兰齐思草坪，有人要向一只渡鸦开枪，旁边的一位老人立即戒备他不该这样做，因为亚瑟王变成了渡鸦，他还活着。

或许是渡鸦食肉的原因，它总令人联想到死亡、战斗和破坏。在民间传说中，它还与风暴、洪水有关。在9世纪和10世纪，它被四处抢劫的北欧人奉为神灵，并出现在他们的旗帜上。这促使英国人把它看成是不祥之鸟。几百年来它被认为是灾祸、死亡的征兆。尽管此物比以前稀少了，但这些说法仍可在发现其足迹的地区流行。

因此，听到渡鸦的咕叫声是凶兆，在大清晨听到更是如此。如果它在病人房子附近呱呱地叫个不停，那病人将不久于人世。在苏格兰，如果它叫时正逢渔船离港，那么这次航行凶多吉少。看到两只渡鸦在一起是凶兆，看到3只则更倒霉。在《马耳他的犹太人》一书中，马洛提到了一项最新发现——渡鸦的肢膀上带有传染病毒和细菌，它会把病毒带到无病地区。

另一方面，象大多数曾被奉为神灵的动物一样，渡鸦也

有使人幸运的一面。爱利伽和隐士保罗就曾在荒野被它们供养。从《旦哈姆传说》中我们得知17世纪一位富有的自由民约翰·达克先生就是从捡到渡鸦衔到他脚下的一块银子发迹的。至于渡鸦何出此举，也就不得而知了。苏格兰高地的猎鹿人把他们出发时听到渡鸦的叫声当作吉祥之兆。在许多地方或保护地区，看到两三只渡鸦在一起是屡见不鲜的，但仅看见一只渡鸦却是幸运的。在威尔士，据说对渡鸦友好的盲人能重见光明。这大概与广为流传的渡鸦啄取猎物眼睛的说法有关。由于它们吃眼睛，所以目光敏利，具有治疗它们瞎眼朋友的魔力。

还有一种最有趣、最生动的迷信说法与栖息在伦敦塔上的渡鸦有关。如果塔上的渡鸦飞走了，那么，王朝将倾覆，英国将亡国。这一传说并不古老，但这是第一次将渡鸦与伦敦相提并论。在《马宾诺格》一书中可读到圣徒布兰之死（在一些传说中他是凯尔特神，在另一些传说中他则是圣君）。布兰被斩首，葬在希尔塔上，面朝法国。只要一直如此，英国就能免遭侵略。布兰的名字意为渡鸦。

寒鸦(Jackdaw)

有关寒鸦的迷信传说，其中有些跟喜鹊的传说基本相同。最为普遍的说法是，看见一只孤鸦是不祥之兆，尤其不吉利的是，这一只孤鸦出现在目睹者的左边。在有些地区，如果一只寒鸦从烟囱里飞下来，则预兆着这家将有丧事。

傍晚，寒鸦如果晚归巢，则预示着气候恶化。如果它们盘旋在屋顶上呱呱乱叫，就说明天将下雨。

同喜鹊一样，有时它们也被农夫用来看门，每当生人出现时，它们就会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黑莓(Blakberris)

乡间有种迷信，在许多地区仍然流传着。在10月11日旧米迦勒节之后，采摘黑莓是不吉利的。据说撒旦诅咒黑莓果，因为当他在第一个米迦勒节被逐出天国时落进了黑莓丛里。从此以后，在他落入下界的每个纪念日，他就毁坏黑莓，吹气烧它们，用脚踩它们或蹂它们，把他的斗蓬扔在黑莓上或用他的棍棒去打黑莓果，或用尾巴扫黑莓果。在这之后，谁摘黑莓谁就会倒霉。

在《西索塞克斯迷信》一书中，夏洛特·拉撒姆记录了这样一件事：阿诺德尔附近有一位农夫，因为制果酱的果子不够用，他就让打杂女工派孩子们再去摘一些。那位妇女一口拒绝了，理由是：那天是10月11日，“人人都知道，撒旦在10月11日这天已到处转过了。在黑莓上吐过唾沫。要是有人在11日这一天吃一颗黑莓果，那么不出当年，他们或属于他们的人就会死去或遇到大灾难。”黑莓果摘得太晚也会带来不幸，根据现代的一般说法，不会导致死亡但却可能带来某种不吉利。

在怀伊河畔的罗斯地区，有人告诉里特夫人说，那里的人直到最近才吃黑莓，以前从来不吃这玩意。给她提供资料的人说，因为“蛇的尾巴在黑莓上面”。大约20年前，诺曼底人也是一惯不吃黑莓的(参见“荆棘”)。

喜鹊(Magpie)

象其它一些有着杂色羽毛的鸟一样，喜鹊在民间传说中有着双重名声，有时它是人类的朋友，向人们预报吉祥，告示危险；然而，更多的时候，它又是不祥之物。相传它的羽毛之所以黑白参半，是因为它不愿意象其它鸟类一样，在耶稣受难时，全身着丧服。另一个故事则说，它不愿跟诺亚一起进入方舟，而是呆在洪水泛滥的外界，叽叽喳喳，恶言恶语地说个不停。一个流传甚广的乡间迷信说法是：要想把喜鹊从鹊巢里赶走，只需在筑巢的那棵树上刻上一个十字即可；同样，如果碰到一只喜鹊，也可以用在身上画十字，或在地上画十字的办法来避免厄运。

在英国，喜鹊似乎还承袭了某些有关渡鸦的民间传说（渡鸦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在欧洲的某些地方，人们认为，或曾经认为，杀喜鹊是不祥之举。从前在普瓦图，人们将石南或月桂枝绑在树顶上，以示对喜鹊的嘉奖，因为它们的叽喳声往往是狼群接近的警报。据说瑞典的女巫外出从事神秘差事时，总是以鹊形显现，因此，谁也说不准，自己在野外遇见的喜鹊，是鸟还是巫。S·O·阿迪提到过一个诺丁汉郡的女巫，据说她就可以变成喜鹊，而且，她的邻居也曾多次目睹过喜鹊形状的她。在苏格兰，喜鹊被说成是魔王的鸟，并说它的舌头下面有一个地方滴魔王的血。

如果一只孤鹊在房舍周围不断地叫唤，那就说明屋里有人即将死去。如果一只喜鹊在某人的头上盘旋，那人肯定是活不长了。在苏格兰和北英格兰，人们认为，看见一只喜

鹊背离太阳而飞走，是极大的不祥之兆，谁要是看见了，应该立即抓起手边的东西，朝喜鹊扔过去，并说道：“厄运跟着逆飞的鸟。”

在旅途中遇到喜鹊通常都有某种征兆意义，至于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那要按一次所见的数目而定。一首家喻户晓的北方乡村民谣唱道：

一只悲泣，两只欢笑，
三只婚礼，四只生养，
五只天堂，六只地狱，
七只魔鬼被卖了。

这种民谣有许多不同的唱法，但第一行几乎总是一样的。

至今，人们还普遍相信，遇到一只喜鹊是不祥之兆，许多人也许不相信别的迷信，但是在这种时候，他们总要点头鞠躬，或吐唾沫、画十字，以避免不幸的降临，或者是赶紧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一只孤鸦，据说两灾可以相互抵销。从前，在斯坦福郡，人们习惯取下帽子，朝着喜鹊啐口水，而且还要念道：“魔鬼，魔鬼，我不在乎你。”在约克郡，则要将两个拇指交叉，口中念道：

我又喜鹊，喜鹊又我，
倒霉的是喜鹊，走运的是我。

在英格兰西部，人们通常是向右后方啐3下，同时说道：

洁净的鸟儿成七，邪恶的成双，
天上的鸽子我将把你挑。

同时看见两只喜鹊是吉祥之兆，不过这时也应该向它们鞠躬致意，有些地方的人则主张吐唾沫，否则好运就会落空。

农夫们有时还把驯化了的喜鹊当作看门鸟来喂养。因为，无论何时有人或动物进入场院，它们都会闹闹哄哄地叫唤起来。野鹊的叫唤声有时被视为灾难即将到来的警报。根据阿迪的记载，在约克郡和中北部各郡，有过这样一个传说，不管附近是否有喜鹊，每当一个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人们总会听到它们的叫唤。在一些乡村地区，人们现在还传说，如果一只喜鹊经常栖息在某个屋顶上，可以肯定，那间房子绝对平安无事，同样，如果它在某棵树上筑巢，那就说明这棵树永远不会被根除，即便是最强的台风也不可能将它拔起。

当斗鸡还是一种流行的消遣时，斗鸡的种鸡蛋有时被放到鹊巢里去孵化，人们觉得这样做，幼鸡就可能继承它们父辈的勇敢天性，因此，在格斗中，它们的勇猛将胜过其它鸡。

遗嘱(Wills)

很多人认为立遗嘱不吉利，因为这样做会加速立遗嘱者的死亡。由于这种迷信的存在，人们往往竭力反对建议立遗嘱的人。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死者临终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立遗嘱。

在有些地方，从前，人们通常是在送葬队伍尚未出屋

前，由公证人宣读放在棺材上的遗嘱，意即让死者知道是否按他的心愿去分配遗产。莱瑟女士认为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发生争执。朗格城里有个男人，在他的遗嘱中，对自己的一点财产指定了继承人，可是另外两人对他的财产提出了特殊的分配权，一个是最近的亲戚，另一个是死者财产价值的股票拥有者。在举行葬礼前发生了争执，为此他们让死者裁决。做法是把棺材用木棒垫上放在屋外，每人依次把写有要求理由的纸张放在棺材上，认为如果谁的理由充足真实，死者的血就会流在上面，否则就会出现其它符号。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据说这次争执是用极为简单的方法去解决的。

童贞节(Childermas)

童贞节是圣童贞节的旧名，人们在这一天纪念被希律王(Herod)下令残杀的儿童。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这一天被认为是一年中最不吉利的日子。这天，人们不去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也尽量少工作。当年，爱德华四世的加冕典礼延期了，因为后来发现原先选择的那一天与童贞节恰好是同一天。奥布里在他的《杂闻》中说，在12月18日这天，路易十一决不处理任何事务。他“从不考虑任何事情，如果有人向他谈国家政事，他会把它当成是他个人大灾难的征兆。那天，身边的人谁敢用任何事情打扰他，他就不会饶谁。”

本世纪初，这种信仰还在英国的有些地区流传。在童贞节这天开始的任何新工作或者事业都被认为不可能成功。在童贞节，不应该第一次穿新衣服，不应该剪指甲，家庭里不能洗东西、擦东西或者刷东西。在爱尔兰，童贞节被叫做“一

年的十字节”，这天不准纺线。当然，结婚、生孩子和外出也都是不吉利的，特别是走水路。童贞节在一周的哪一天，哪一天在下一年全年都不吉利。

威廉·汉德森讲过这种广为流传的灾难传说的一个例外。在兰开郡，童贞节被认为是儿童聚会的一个适当日子。在中世纪，这一天是儿童大主教执事（从圣尼古拉节——12月6日——开始）的最后一天。对儿童大主教和他的信徒们来说，这一天当然是那个狂欢节的一部分。但是，格瑞格列在谈到儿童大主教仪式的时候说，当时，别的儿童在仪式上被打，“这可能同谋杀更接近，用一种缓和的方式，重演那种残酷的行为。”

紫罗兰(Violet)

在乡村，如把一束野紫罗兰带回家中，会被认为不吉利，在家禽饲养场如果这样做了，会伤害小鸡。这种植物犹如一小点樱草花一样对人也有伤害。

如果紫罗兰在秋天开花，那就是将会死人的预兆，在有些地方还意味着要出现流行病。梦见紫罗兰是好事，做梦人的境遇将会好转。《米德瓦医药大全》论述到，要知道受伤的人能否痊愈，判断方法是把有擦伤的紫罗兰与他的手指相接，观察他其后是否会入睡，入睡则活，否则就会死去。

从前，紫罗兰有很多用途，包括用作恋爱符咒和性激素，还可制成糖果，吃起来与真糖果一样，也可以制成色拉、糖浆、蜜饯和兴奋剂。用紫罗兰的花和叶煎成药可以治疗疟疾、高烧、黄疸、胸膜炎和感冒。用紫罗兰叶子制成的膏药具

有止痛、消肿的功效和治疗溃疡及咽喉炎的作用。现在正规医学几乎不采用了，但在乡村，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偶尔也使用。在牛津郡，近几年内，在开水中放20片紫罗兰叶子作饮料，据说能治癌痛。这个郡的另一地区，一个人脸上生了溃疡，要求医生允许他使用紫罗兰叶子制成的药膏，医生同意了，他敷上药膏后，溃疡就治好了，再未复发。

希腊神话把紫罗兰的出现，说成是俄狄浦斯王将琵琶放在长青苔河边的结果。在法国，人们一度把紫罗兰当作波拿巴主义者的证徽，因为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时，他说他将在春天带着紫罗兰回来。

黑刺李(Blackshorn)

在英国中部和威尔士边界地区，黑刺李是一种既神圣又不吉利的植物。黑刺李无叶，枝杈几乎全是黑的，上面开着白色的花朵。据说就象圣荆一样，黑刺李在圣诞节前夕的半夜里开花。据一则传说，荆冠就是用这种树做成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是用许多别的有刺的树做成的。在哈福德郡，人们从前在新年的上午用黑刺李编成树冠，放在火上烤焦，然后用槲寄生扎起来，用来祈福。这种风俗在乌斯特郡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新年一大早天刚亮的时候就把树冠编好，在炉子里烧过，然后拿到最近的小麦地里，在那儿将它烧掉，灰撒在最早种的麦垅上（在有些农场里是撒在最后种的麦垅上面），使庄稼丰收。

但是，一般来说，屋子里放黑刺李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如果把一个开花的枝子带进屋里，那就是要死人的预兆。

黑便士(Black Penny)

黑便士是一枚硬币或奖章，从前属于住在诺森伯兰郡休姆伯伊斯地区一个名叫特布尔的人。特布尔用它去治疗疯牛，诺森伯兰郡的达拉姆地区和约克郡的农民常常借它来治牛病。使用时应该把这枚硬币投进向南流的水中，然后把水提来给牛喝。特布尔家族有一个人曾在1843年写过一封信，后来，《旦哈姆传说》曾引用过这封信。信里说，那枚黑便士还没有一枚普通便士大，但却很厚。它有突起的边，似乎是由铜和锌造成的。到那时为止，黑便士在这个家庭至少有100年了。这家人得到黑便士时，他们住在斯普罗斯顿附近的切顿地区。主人曾多次将它借出去，借的人每次都要留下一个装满金子的钱包，作为安全归还的押金，至于押金是多少无从得知。

这枚黑便士似乎是在1827年前后丢失的。主人把它借给了莫帕斯附近的一个人，那人说他把黑便士寄回来了。即使他确实寄了，那枚黑便士还是没有回来，从此以后就消失不见了。

提琴鱼(Fiddle-fish)

提琴鱼虽然不能吃，但渔民们都认为捕到这样的鱼是极大的幸运，因为，谁的网捕到这样的鱼，就会给谁的渔船带来好运。以后再出海时，他们习惯将这种鱼捆扎起来，拖在船尾，直至拖成碎片，全然消失。

1945年8月5日,《泰晤士时报》报道:10年来提琴鱼第一次被牙买加号拖网渔船带进弗利伍德,转瞬之间,船员们就按传统的方式,将它们拖在了船尾。

遗腹子(Posthumous Child)

遗腹子出世的情况特殊,所以被认为具有治疗功能,这个信仰在许多乡村地区仍然流传着。近年来,请遗腹子治疗某些疾病(特别是鹅口疮或百日咳)的事时有发生。

最常见的疗法是,一连9个早上,遗腹子空腹向患者的喉咙里吹气。有时候,人们认为吹一口气就够了。1935年,切斯郡里的一个妇女告诉本书的编者说,她妹妹是个遗腹子,所以常常有人请她用这种方法去治疗鹅口疮。她母亲起初不愿让她去做这件事,后是邀请的人很多,拒绝显然会被人认为既无理由又不友好,所以后来就同意了。

在英国许多地方,人们过去用同样的方法治疗百日咳。爱尔兰人常用另一种疗法,对遗腹子来说较为方便。从他或她的头上取下一些头发,包在红布里,让病人戴在脖子上,直到病患消失才取下。

雄蕨草(Male Fern)

在英国中部某些地区,雄蕨草又被称为吉祥手,与这一俗称紧密相连的是一个有关雄蕨草神奇特性的古老传说。象其它各类蕨草一样,雄蕨草具有护佑功能,治病功能,以及激发性欲的功能。因此,曾经也被用于法术和医疗之中。不

过，它更多的时候则被用来做所谓的吉祥手或圣约翰手之类的护身符。谁要是在施洗约翰节前夕，把雄蕨草的根挖出来，削掉上边的复须，仅留5根比较舒展的，他就能得到一个酷似手的東西。这只“手”疙疙瘩瘩，手指成钩状。以前，在施洗约翰节前夕，到处都会烧起一堆堆篝火，将这样一只手放到篝火上熏干烤硬，就可以将它长期保存。只要有它在，它的主人，主人的家庭和牲畜，就可以免遭魔鬼、巫术、魔眼，以及其它灾难的侵扰。

硫磺石(Brimstone)

农业工人以及工作性质使他们特别易患风湿病的其他工人常常随身携带一块硫磺石，用来治病或防病。得痉挛的人如果睡觉时手里拿一块硫磺石或把硫磺石放在被褥下面，痉挛病就能被治好。在帕森·沃德福的《日记》中，1789年11月27日有一则记事，他说，“谢天谢地，我昨晚睡得真香。在这之前，一连3个星期都没有睡好。痉挛完全消失了。昨天晚上，我兄弟建议我睡觉时手里拿一小块包在细麻布里的硫磺石，如果觉得痉挛又要发作，就把它拿在手里或放在患处。有一会儿我觉得腿上要发痉挛，于是就照着兄弟的话去做，后来就感觉不到了。我想这是值得在此一提的，虽然这是微不足道的一本书。”

葬礼预兆(Burial omens)

过去，人们根据葬礼中的行为和情况看出许多预兆，现

在还能看出一些。

要是在进行葬礼时下雨来，那是死者灵魂的好征兆。一个对句说道：

太阳照，新娘吉利，
天下雨，尸首吉利。

这个对句在整个英国都是有名的。如果有一线阳光直射在参加葬礼的某个人脸上，那是不吉利的，表明他将是下一个要死的人。据路德金夫人说，送葬人返回时，如果有人比死者最近的亲属先进屋，那他就会活不长。同样，如果某人在去教堂的路上试图走在棺材的前面，他就会遭恶运或暴死。在牧师出来迎接送葬的队伍之前，谁也不能走在棺材的前面。

参加葬礼的人数是奇数也不吉利。其中有一个人会活不长，因为死者要找一个伙伴。在约克郡，如果一个未婚者参加过3次葬礼，在参加第4次葬礼前，他或她必须参加一次婚礼，不然就会打一辈子光棍。

如果用马去拉葬车，马来到门口时必须卸下轡子，歇一会儿，然后才弄到教堂里去。如果马不愿意走，那么，这户人家不久还会死人。尸首放进棺材里之后，如果还需把棺材调转一下，那也是要死人的凶兆。在去往墓地的路上，如果有匹马把头转向某间屋子，嘶叫起来，那间屋子里不久也会有人死去。

一般认为，遇见葬礼是个凶兆，特别是新娘或任何一位开始重要旅程的人。碰到葬礼的那个人应该转回去，跟着走

一段路。从前，当“行葬”流行时，遇到葬礼的那个人常要当一会儿抬棺人，然后向送葬的人鞠个躬，这样就可以平安地离去了。要是不这样做，他自己不久也会成为抬棺人的。就象在其他一些乡村地区一样，这些信仰在牛津郡非常盛行。牛津郡人却有另一种说法，路上遇到一个空棺材是很不吉利的。如果棺材里有尸体，万事大吉，因为死神的愿望暂时满足了。德贝郡人说，送葬队伍上路以后，只有第一个遇到的人才会死去。在林肯郡，不一定是他或她会死，而是某个同性别者。

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迷信说法，“一人死三人亡”。在死人少，人们相互认识的小社团里，这种迷信仍然根深蒂固。长久没有葬礼之后，一个人死了，另外两个人不久也跟着死去。汉德森说，在旦哈姆地区，人们用下面这种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观念：教堂里的钟不响则已，一响就是3次。在新年这天举行葬礼是非常不吉利的，至少表明来年每个月里教区内都要死一人。星期天举行葬礼也是不吉利的，预示着一周内还有3次。

在有些地区，推迟葬礼被认为是危险的，不管是什么理由也罢。人们对此有各种说法：指家中或郡里还有一人，3人或更多的人会死去，或是在一周内，或是在3个月内。如果推迟的时间里面有一个周末，那么，这个预兆就是肯定无疑的了，因为这就使没有埋葬的尸体过了一个安息日。要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不管是由于推迟了葬礼也好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也罢，死人会竭力带一个人同自己一块走。虽然感到恐惧的是活人，但这种恐惧却起源于这种信仰：如果葬礼推迟了，灵魂就被迫等待着人们举行仪式让它上路，这样一来，

它在尘世间所呆的时间就会太久，它因此而受不了。

在爱尔兰，过路的葬礼能治好脓疮。长疮的人拿一块石头，以三位一体的名义从棺材后面扔出去，一边说出死者的名字，一边说他这样做就能把脓疮转移到死者身上。如果死去的是一位亲戚，那就不能这样做。还有一种方法则是，棺材经过时，一连说3遍这样的话：“愿这脓疮和这具死尸一同去吧，永不返回。”当死人的尸体在地下腐烂的时候，脓疮也就慢慢消失不见了。

紫花景天(Orpine)

紫花景天常常被叫做“常命植物”，因为砍下后很久它还是绿色的，如果浇一下水，它还能继续生长，甚至不浇水也能活下去。从前，人们习惯在施洗约翰节前夕采摘紫花景天，悬在屋子里防止雷击和病患。图恩福特在《草药全书》(1719—1730)中说，那些屋里悬挂紫花景天的人相信，“只要它还是绿的，家里人就不会患病。”

这种植物在乡间还有另一个名称“仲夏人”。从前，人们多在仲夏夜进行爱情占卜。问卜的女孩取来一个紫花景天的叶梗或者切片，插在贝壳、小石板或者陶瓷碎片上面的土里，或者插在门上某个便利的隙缝里。如果第二天早上叶梗向右歪，她就会知道情人是忠心的；如果向左歪，情人就是虚情假意。另一种方法是，拿来这种植物的两个小切片，分别用男女双方的名字命名。如果第二天发现它们互相靠近，那么爱情就会成功；但是如果两者转向相反的方向，两个人就成不了夫妻；如果两个切片中有一片枯萎了，这就表明它

代表的那个人活不长。

搔痒或刺痛(Itching or Tingling)

那种认为人体突然产生某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具有征兆意义的说法，曾经有一个时期非常普遍，现在依然存在于那些众所周知的迷信传说中，这些迷信传说一般都是关于搔痒、刺痛，或手、脚、脸上的烧伤的。这样的感觉据说可以预告即将到来的事件，或告诫一个人当心某种与他有关却又看不见的事情的发生。这类预兆由于地区不同，有着稍许不同的说法，不过最常见有下面这些：

右耳：有人在说你的好话，或你妈妈在想你。

左耳：有人在说你的坏话，或你的恋人在想你。

眼睛：如果右眼发痒，会有出其不意的高兴事情发生，如果是左眼，那就有令人失望的事情。

脸颊：脸颊发烧说明有人议论你，很可能是不太客气地议论。

在1913年的《民间传说》中的一篇文章里，安吉莉娜·帕克记录了一个牛津郡的符咒，当你的脸颊发烧时，念念这个符咒，就可抵销别人在背后说的坏话。咒文如下：

左脸颊、右脸颊，你们为何发烧？

伤害我者我将诅咒他。

如果是姑娘，愿她遭凶杀，

如果是媳妇，愿她一命呜呼，

如果是寡妇，愿她永着丧服，

如果是我忠实的恋人，那就烧吧，脸颊，烧吧。

手：右手掌痒，金钱到；左手掌痒，钱外跑。不管是哪只手痒，习惯上都要将手放到木头上去摩擦，以求吉利。

脚：脚板痒说明你很快就会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

膝：膝盖痒则说明你会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鼻子：鼻子痒则意味着你将受到亲吻、诅咒、烦扰，或者会碰壁，或者会跟傻瓜打交道。

筛子和大剪刀(Sieve and Shears)

有一种符咒，叫做“筛子和大剪刀”，或者叫“转谜语”，过去被用来识别小偷或者其他可疑的人。如果某物被盗了，人们就把大剪刀的尖头插进筛子的木框边上，使剪刀把竖直，把筛子提起来，由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用右手的中指拿着刀把，奥布里说，托剪刀的人应该是两个少女。但这似乎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在一些地方，一个人就够了。用剪刀把筛子悬起之后，就依次重复说出每个可疑人的名字，还要说出下面的话：

以圣彼得和圣约翰的名义，
如果某人偷了那东西，
转动剪刀和谜语。

当提到那个盗贼的名字时，筛子就会转动，或者掉在地上。

从前，人们对此占卜法深信不疑，所以，任何人一旦在符咒中被查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声名狼藉。汉德森提到过19世纪约克郡的一个例子。某男被指控偷了一个羽毛披肩，在占卜中，筛子在提到他的名字时转动了，人们都认为他就是盗贼。结果，那个男人不得不丢了工作，离开了这个地方。后来，那个丢失的披肩在当地的一条小溪里找到了，那个人也恢复了名誉。《趣闻琐谈》(第2卷第8辑)的一位作者描述了上个世纪约克郡里的一个例子，他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提供资料的人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哈尔村某人的钱被盗了，全村人都被召集在一起，一个人(可能是丢钱的人，这一点没说明)拿着筛子和剪刀，在每个人面前走过，同时说着：

祝福你，
圣彼得，圣保罗，
神圣的上帝，
如果有人偷了钱，
请把筛子转。

有一个女教师当时住在哈尔村，筛子确实在她面前转动了，这样，人们就对她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她被迫离开了那个村子。四个月後，那个女教师死了，她在断气前供认，钱是她偷的。

在古时候，筛子是神圣的具有魔法的器具，象征着云彩，哺育众生的雨水就是从中落到地上的。如同许多别的异教信仰中的圣物一样，筛子后来同女巫联系在一起了。据说，女巫能坐在筛子里，在空中和水上飞行。

十三 画

煤(Coal)

煤是火的象征，所以既是吉利的，又具有保护功能。煤是一种祈福的礼物，当首客作为新年第一个拜年的人走进人们家里的时候，他就带来了煤。在新年的第一个早上，如果找不到送煤的首客，家长就在新年的第一个早上自己把一些煤弄到屋里。煤必须从外面走前门弄进来，从室内的一个地窖里弄到厨房里或者起居室里是不够的。所以，人们就在新年的前一天夜里在门口堆起一些煤。恰当地举行这个仪式能保证全年举家康乐，百业兴旺。

在林肯郡，人们有时候把一块煤同别的礼物一起放在圣诞袜里。如果接受圣诞袜的人对着袜子吐唾沫，把它扔在火上，在圣诞袜燃烧的时候说出一个愿望，那么，这个愿望就会得到满足。

在路上发现一块煤通常被认为是吉利的，但必须把它捡起来。在一些地区，有必要向煤吐唾沫，把它从左肩上扔出去，不要回头看，继续向前走。这样做的时候如果说出一个愿望，这个愿望迟早会实现。在其他一些地方，把捡到的煤拿回家就够了，但是决不能把它放在一旁置之不顾，这样做就会丢失好运气。

现在，人们仍然常常随身带着一些煤块作为护身符，不

管这些煤块是偶然发现的，还是别人给的。在《学童的传说和语言》(1959)一书中，艾奥娜和彼特·奥培指出，孩子们在考试的时候常常带着一块煤；士兵们上战场时也带着小块的煤，以求活命。夜盗在行窃时据说也带着煤块作为护身符，以防被人发现。在英国南部和西部海岸一带，给水手带来好运气的一个有效办法是，送给他一块来自大海里的煤，也就是说，给他一块退潮时在岸沙里找到的煤。如果是一块从船上掉进海里、被海潮冲到岸边的煤，那就更好了(关于同燃烧着的煤有关的预兆，参见“壁炉”)。

蜗牛(Snails)

蜗牛一直都被认为对许多种疾病有治疗作用，今天仍用于一些半巫术般的治疗中。一种广为人知的治疗肉瘤的方法是，把蜗牛放在肉瘤上擦，然后把它钉死在蒺藜上。当蜗牛死掉时，肉瘤就消失了。另一种方法(施用时通常要绝对保密)就是，用刺扎在蜗牛身上，一个肉瘤用一根刺，把扎刺处渗出的液体涂在肉瘤上，然后还要把蜗牛连同刺一起埋掉。格洛斯特郡里的人知道，用这种方法弄出的蜗牛液也可以滴进耳朵里治疗耳痛。

治百日咳的法术包括埋蜗牛，把蜗牛挂在烟囱里或者挂在树上，让它死掉。吉卜赛人治百日咳的方法是，让蜗牛在糖上爬，然后把粘满蜗牛液的糖给病人吃。当疟疾流行时，在脖子上围上一个装有蜗牛的口袋，连续9天，然后把口袋放在火上烧掉，这样做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奥布里曾提到过，把蜗牛壳去掉，将肉舂烂做成膏药，贴在患处可以治痛风。

他说，这种方法是摩洛哥大使向伊利亚斯·阿什莫尔推荐的，那位摩洛哥大使说，这种方法在非洲广泛使用。

蜗牛泥从前被认为能治肺结核。在17世纪，人们都建议用这种疗法，把蜗牛去掉壳，加入大麦、刺芹、糖、泉水和日常饮用的红牛的奶，一起舂烂。阿斯皮诺尔·奥格兰德在他的《纳维尔交响曲》(1945)一书中讲述了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在上面提到的混合物中加入切碎的蚯蚓，这种方法是他在自己家中的一本家用全书中查到的。

然而，相信蜗牛泥能治肺结核的不仅仅是17世纪的人。1954年，伯克郡的一位护士说，她在那个区的一个低地村庄工作时，见到一些肺结核病患者，即那些长年累月咳嗽不止的人，这些患者把蜗牛弄碎，放在盐中腌，然后用牛奶和糖混合成汁液喝下去。同年，牛津郡威奇伍德地区的一位妇女说，她每次患重感冒都用类似的药治疗，效果很好。上个世纪，威斯特摩兰地区的人使用一种烈性较大的药物。在清晨草上露水未干前，把又小又白的无壳蜗牛捡起来活吞下，这样，下肚的蜗牛就能够吃掉据说是引起肺病的蜗牛泥。1929年，美国的一些社会工作者来到弗吉尼亚的蓝岭山脉，当地人告诉他们，治疗肺结核和胸膜炎有一种常见的方法，每天晚上吃一只活蜗牛，连续9天。要是不能立即见效，就再吃上9天。如果有必要，可以连续进行4至5个疗程。蜗牛在腹内能活一段时间，渗出的液体能治好肺病。

要想知道未来的妻子或丈夫，可以在万圣节捉一只蜗牛，晚上把它放在浅碟内。第二天早晨，未来爱人姓名的起首字母可以在爬出的蜗牛迹中看出。有时候，人们用盒盖子取代碟子。让蜗牛在炉边爬，未来爱人的姓名就会在灰尘中出

现。

在有些地区，一只黑蜗牛爬过行人走的路，这天就一定会下雨。在别的地方，这是不祥的预兆。在英格兰，第一次离家外出的人如果见到一只蜗牛，就应该抓住它的触角，从左肩扔过去，这样做才能保证旅途平安。但是如果把蜗牛从右肩上扔出去，灾难就会临头，这种区分似乎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因为，能够在蜗牛收回触角前快速抓住触角的人必定太少了。

在曼岛上，小孩子看到蜗牛时会说，“蜗牛蜗牛伸触角，向我祝愿早晨好。”

根据M·A·考特尼的记述，康瓦耳郡的矿工们如果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一只蜗牛，就会给它一些食物，或者一点矿灯里的牛脂，以此向它讨好，避免恶运。

摇石(Logau Stone)

摇石曾经也被认为具有魔力。因此，摇石经常受到女巫们的光顾，这其中作恶的女巫，也有行善的女巫。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只要我们看看那些能触目惊心的巨砾，轻轻飘飘地平衡在其它石头的顶端，它们前后摇晃，却不会砸落下来，就可想而知了。M·A·考特尼说：在康瓦耳郡，有这种石头的地方，据说都是当地巫婆聚会的场所，她们骑着刘寄奴枝条到那儿去；谁要是想当巫士，他或她只需在半夜里悄悄地到摇石所在的地方去，在摇石上触摸9次即可。

在圣艾维斯附近的南克德拉，从前有这样一块石头，据说只能在晚上使用。小孩如果患了软骨病，就将他们放在石

头上上面，轻轻的摇动，即可治病，不过，这些孩子必须是婚后生的，私生子放在上面，石头是不会摇动的。

照片(Photograph)

照相术是一门比较时新的艺术，但是却继承了一些很古老的迷信传说。就是在今天，还有一些人不喜欢拍照片，因为他们相信，这会给他们带来恶运。如果一对订了婚的情人拍合影照，就会发生某种事件阻止他们成为夫妻。根据《德汶郡见闻录》(1958年，第90卷)的记载，1958年，德汶郡的两个足球队拒绝让一个新闻摄影记者在比赛前为他们拍照，理由是，比赛前拍照是很不吉利的。

在东方和非洲许多民族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偏见。阿拉伯人极少让别人为自己拍照片，常常是相机一拿出他们就把脸盖起来。从表面上看，拍照片似乎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但是人们不喜欢它，其根源在于古代的那种信仰，即一个人的画像远不仅仅只表现他的脸，画像是他的一部分，同他的灵魂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某人拥有这样一张画像，他就能够控制住画像所画的那个人，能够利用画像去伤害他。实际上，所有的远古民族都曾有过这种迷信。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今天仍然有人(甚至在文明的国家里)对拍照片抱有厌烦感觉的被遗忘了的根源。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候，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撕毁或者烧掉一个仍然健在者的照片，那种古代迷信也能够说明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拍照片有某种恐惧心理，但并没有意识到产生这种恐惧的根源，只是模糊地认为有某种难

以言明的不吉利。即使是在英国，人们似乎仍然依稀记得那种由来已久的把照片用于魔法的做法。艾迪斯·奥利维亚编过一本维特郡民间传说选集，名叫《空想》，书中记录了1922年发生在那个郡的一桩离奇事件。某男数年来一直患有神经衰弱症，非常严重，不能工作，对世事也毫无兴趣。他的亲友怀疑是巫术捣的鬼，就找到一位女巫问原因，女巫证实了这种怀疑。事情牵涉到两名巫师，都是男的。那位女巫就设法弄到其中一名男巫的照片，用它来破除男巫对病人施的咒语。书中没有叙述女巫怎样破了咒语，但是她可能就象更老的魔法师处理蜡像和泥像一样处理了那张照片，也就是把它撕掉了。不久以后，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死了，紧接着第二人也死了。病人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令人惊异。毫无疑问，巧合也能够解释所有这些颇为离奇的事件，但事实上，在1922年的英国，人们显然对用画像（在这个例子中是用现代的照片）施魔法很了解，并且确实利用了，就象在几个世纪以前巫术盛行时期一样。

墓地(Burial Ground)

在许多地方，现在有(或者说不久以前有)一种很大的偏见，不让死去的亲人第一个埋葬在新墓地里。在有些地方，据说如果这样做，魔鬼就会窃去第一个人的灵魂；另外其他地方的人也认为，在第二个人埋葬之前，第一个人要守护这个墓地(参见“守墓人”)。总之，第一个下葬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利。只有当某个流浪汉，某个偶然的陌生人或是一头动物先埋在那儿以后，新墓地对死去的亲人来说全是才安

的。

汉德森提到过两个实例，一个是在亚伯丁郡，另一个是在德汶郡的鲍维特雷西地区。那儿的墓地一直无人下葬，直到后来，在苏格兰有一位流浪汉，在德汶郡有一位游客的仆人，死后葬在那里。从此后，这两个教区的墓地里才有了更多的新坟。R·M·希利恩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1886年，万圣汶佛利特地区的墓地里又添了一块新地，这块地一圣化，教区的一位执事就付给司事一些钱，让他把一条死狗埋在一个角落里。后来他公开承认他这样做了，教区里的大多数居民又都赞同他的做法。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家死去的亲人就不会是第一个倒霉蛋了。

在《民间传说》的一篇文章中，R·C·托格小姐说，在西索姆塞特郡，开一块新墓地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有一次，一位知道这种信仰的牧师看见在一块新墓地里，第一次葬礼进行得很顺利，他既吃惊又觉得有趣。但村里人都注意到，一条大黑狗在葬礼前消失不见了。人们大都相信，“教区司事已经做好了安排”。

关闭一块老墓地常会引起当地人的憎恨，因为这样一来，最后埋在那里的人就注定要永远成为守墓鬼，再也没有死者来接替他了。人们普遍认为，耕种墓地，或把墓地派作别的用处是不吉利的。这样做可能会引起闹鬼或给负责人带来恶运。詹金·汉密尔顿在他的《康瓦耳郡和康瓦耳人》一书中告诉我们，1925年，他听说教堂附近有一块地从没有被人犁过或翻动过，因为据说这曾是一块墓地，谁也不敢去动它，谁动它谁就会失去长子或遇到其它某种大灾难。

数字(Numbers)

有一个很古老的迷信，在毕达哥拉斯时代曾盛极一时，发展成为一种很复杂的哲学体系，那就是，所有的数字及其乘积都有神秘的意义。有些数字，特别是1到13之间的数字，有着奇特的功能。今天，人们仍然有很深的迷信，认为单数有种种功效，3、7、9或者13这些单数能带来好运气或坏运气。在这些迷信中，那种古老的观念依然存在。

人们普遍认为，不论好运或恶运都有三重性。如果一个事件发生了，另外两个同样的事件不久以后也就可能发生。教区里如果举行一次葬礼，一周内，一个月内，或者在其他规定的时间内，还会有另外两次葬礼。信件、礼物和稀客不来则已，一来就是3次。在房子里听到3次不明的敲门声是死亡的预兆。如果某个东西被打破了，另外两个物件也会被打破。古代的许多占卜要求，在符咒产生作用之前，要把某些行为表现3次，或者把某些话重复3次。在异教的古代风俗习惯中，3是一个神圣的数。对基督教徒来说，3这个数因同三位一体有关联而变得更加神圣了。所以，3就作为一个吉利的数字传了下来，我们今天仍然说，“3次吉利”。

4这个数一度曾非常重要，象征着统一、坚韧和稳定，似乎对一般的信仰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几乎在每个地方，7这个数字都被认为是吉利的，或者至少是有意义的。星相学家认为，7个行星统治着宇宙和人的生命，生命被分成7个阶段。家庭中的第7个小孩具有独特的天赋，房子上放7

根马蹄钉能保护房子免遭灾祸，7只不吉利的鸟在一起则预示着非常好或者非常坏的运气——运气的好坏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传说。

9是3和3的乘积，一般认为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们，在治疗、占卜和破除魔法的符咒中多用9这个数。

有一个时期，据说在人的一生中，每个第7年和第9年都会带来极大的变故和危险。所以，63岁(7和9的乘积)是人生中最危险的岁数。如果一个人安全地度过了63岁，他就有希望成为老寿星。

今天仍然有一种很普遍的信仰，那就是，一个人的身心状况每7年完全改变1次，有时候，每7年的末尾就能发现非常大的变化。据说在本世纪，要是孩子很淘气，管不住，做母亲的就会说她们并不担心，因为她们知道，孩子一长到7岁，举止行为就会有很大(很明显是自然的)改变。1924年，伯克郡的残疾人协会有两个成员告诉这个协会的秘书说，当他们的21岁生日到来时(那时快要到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就会有明显的好转。这两个残疾人说，如果21岁时身体不见好转，那么他们就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终生都一定是残废，或者还要残废7年。

今天流传最广的数字迷信是，13是非常不吉利的。这个信仰常被归因于下面的事实：在最后的晚餐上有13个人在场。但事实上，这个信仰远比那个事件古老，在异教时期就存在了。古罗马人就象我们一样不喜欢这个数字，把它看成是死亡、毁灭和灾难的象征。有时候人们作出另一种解释：巫师会议总是由13个人组成。对女巫的审判记录并不总能够证明

这一点，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解释可能增强了人们过去和现在对13这个数字的厌恶感，特别是认为主持会议的巫师代表魔鬼，或者他本人就是魔鬼。

13个人同桌共餐是非常不吉利的，第一个离席的人将会在一年内死去或者遭遇恶运。在有些地方，最后一个离席的人最倒霉；在另外一些地方，倒霉者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在牛津郡，一个屋子里有13个人是很不吉利的，最靠近门的那个人尤为不幸。

旅馆的主人极少把自己的客房标上13号。他们知道，这样标号的房间很难租出去，所以第13号房间的一般标号是12或者14。要租出或者卖出标号为13的房间常常是很难的。一些市政议会被迫考虑这个信仰，从13中略去了个数。据说，一位著名的英国律师曾拒绝受理所有的标有13个几尼的诉讼状。

1个月的第13天是个不吉利的日子，进行任何新的事情（包括结婚或者外出）都是不吉利的。如果第13天是个礼拜日那就更加不吉利了。也许，结婚的最不吉利的日子是5月13号，星期5，除非某种非常的理由，没有人会选择这一天而结婚。另一方面，在一个月的第13天出生似乎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不吉利的，而且在一些地方还被认为是吉利的。这些地区的人们相信，这天出生的小孩在生日这天开始干什么都会获得成功。

跳蚤(Fleas)

为了保持室内没有跳蚤，有一个时期，乡间的主妇们在

3月1日这一天早早地起床，关上所有的窗子，仔细地清扫门楣、窗叶和所有的缝隙角落。这一程序(直到上个世纪末叶仍在许多地方流行)据说可以防止跳蚤入室，保证一年内屋里没有跳蚤。

据说跳蚤(还有其它寄生虫)从不依附在死到临头的人身上。因此，本来身上有跳蚤的人，如果突然失去了它们，那就预兆着死亡即将到来。在疾病即将染身，而患者尚无觉察的情况下，根据这种自然现象来进行诊断大概还是可以的。

楼梯(Stairs)

如果两个人在楼梯上相遇，那么坏运气会接踵而来。据说，上、下楼梯要等正下楼的人走完后，再上或下。当两人在楼梯道上不可避免的相遇时，手指要交叉一下，这样做会避免不幸。在牛津郡，如两人对面相遇，应该相互接触一下，说几句话，不打招呼会带来不幸。

同样，在有些地方，在楼梯上绊脚属不祥之兆。尤其是在下楼时绊脚最为不幸。但如果是打算上楼还未上楼时绊了脚，那就是好兆头，必有喜事临门。喜事可能属于自己，也可能属于同住这幢楼的其他邻居。

摇篮(Cradles)

过去，当摇篮还十分通行的时候，在婴儿出生前把一只新摇篮拿进屋里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这种迷信的基础是，人们普遍害怕过早地断言任何事情。这种迷信现在已经被转

移到了现代化的童车上去了。在约克郡，如果一个家庭第一次买了一只摇篮，必须付足钱才能带进门，不然的话，恶运就会降临到孩子的头上。

摇一只空摇篮常常意味着不久就要有另一个小孩出生。有种通俗的说法：“如果你摇一只空摇篮，不久里面就会有小孩。”但是在苏格兰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的诸郡，正如象在康瓦耳郡和欧洲其它一些国家一样，摇空摇篮却有着不祥的意味。要是这样做了，平常躺在里面的婴儿（或者只是最近才不需要摇篮的幼儿）就会生病，而且极有可能死掉。在瑞士，据说这样做会使小孩脾气暴躁，多嘴。

在出生和受洗礼之间的危险期，人们常常把防护物放进摇篮里，使婴儿不受女巫和妖魔的侵扰。一点盐、一根大蒜或一块铁都可以。将一把刀子插进木器里，或者把用花楸木做成的十字架放在摇篮的上面也可以。在苏格兰，母亲的裙子盖在男孩身上，父亲的外衣盖在女孩身上，这些都是极好的避邪物。在有些地方，任何人从火炉和内有未施洗礼的小孩摇篮中间走过，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在英格兰北部，如果财产因欠债而被扣押了，摇篮一般都给留下。这样做是出于单纯的善意，但人们也普遍认为，谁破坏了这个惯例，谁就会倒霉。

如果一位妇女不想再要小孩了，她就要很小心地把摇篮保存好，有些童装也要保存好。要是她把这些东西卖了，或者送给别人了，她就还会再生一个，不管这在当时看来是多么不可能。

溺水者(Drowning)

从前，人们认为，在一个人落水被淹的时候，河神早已把他牢牢地抓住了，如果没有很大的危险，河神一般是不会放掉他手中的牺牲品的。所以，抢救一位溺水者是非常危险的，大海、水塘或江河里的神不会轻易放弃它手中的应得物；失去一个牺牲品，它就会去抓住另一个牺牲品。这种信念曾一度广为人知，而今差不多已被忘记了一半。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人们才很不愿意去救一名溺水者，即便溺水者有时露出了水面也罢。不仅古时候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有这样的事例，当有人在身强力壮的游泳者和能力非凡的艄公面前落水被淹时，游泳者和艄公连一个手指头都不愿伸出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力气而袖手旁观，而是由于古老而又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所使然，如果救活了溺水者，河神将会索取另一名来补充，援救者本人或许就是这一名补充对象。

在《观察家报》(1926年11月21日)上，圣约翰·欧文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哈姆雷特》中，奥菲莉娅的死就明显地说明了，没有人愿意去救她。对此，圣约翰·欧文评论说，“即使是在今天，”爱尔兰西部的人们“也还是看着别人被淹死而不去援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们坚信，大海或江河必须有牺牲品才行，因此，如果去救溺水者，大海或江河就会报复援救者，让他淹死在河里而代替那位被救活的溺水者。”当然，不管什么时候，这种信念都不只是局限在爱尔兰境内，几乎各地都有这种信念。1901

年，G·F·布莱克在《奥克尼群岛和谢德兰群岛民间传说》一书中叙述道，在过去的40年里，他不止一次地在奥克尼群岛和谢德兰群岛上发现这种信念的根源。奥克尼群岛上的—位男人断然拒绝用他的船去救—名溺水者，不仅如此，为了证实他自己不能去救溺水者，他还把船桨卸了下来。另—名艄公从—位溺水妇女旁边划船而过，他没看这位溺水妇女—眼就匆匆地划走了。同样，还有—个例子则是，3位男子汉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位邻居落水被淹，然后他们3人漫不经心地散步回到了家里。

在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事例记载。有时，我们在下面这种模糊的观念中能发现古代传说的无穷渊源，救—名溺水者常常会莫明其妙倒大霉，因此，与其它种类的援救相比较而言，比如去救—间正在着火的房子里的人或者去救—个被野兽围困的人脱离危险，救—名溺水者往往需要更多的勇气。

从前在切斯郡，人们常认为，无论是谁，如果他(她)发现—具死尸被海水冲到岸边来，他就应该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把它安葬好，不然的话，这个愤怒的灵魂将会—辈子纠缠他。当然，这还远远不能算是举世公认—种信仰。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掠夺大海合法的牺牲品是很危险的，结果，活着的人有可能要代替牺牲品而被淹死。埃莉诺·赫尔引用赫布里底群岛的—个传说来说明这种结果，“大海将从地球的四大板块中去寻找其孩子的坟墓。”很明显，大海这样做应该是很容易的。所以，被海水冲到岸边来的溺水者往往就被匆匆忙忙地安葬了，人们在涨潮的地方，也就是在海龙王指定的范围内举行十分简单的仪式。直到1808年，博德明的下院议员戴维斯·吉尔伯特颁布了—道命令，允许溺水者安

葬在教区里，人们才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去为溺水者举行葬礼，于是，它就成了合法化和大众化的了。而在从前，人们只有借助于虔诚和祈祷才能在个别教区里安葬溺水者，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常认为，在安葬一名溺水者之前，首先应该让死者身体恢复原状，不然的话，在安葬后的第7天、第8天或第9天，尸体将会自动上升到地面上来。打捞死尸时常用一块充满水银的空心面包浮在水面上，因为人们相信这块空心面包在有死尸的地方将会停止不动。1953年，在切斯郡的塞纳地区，当一名儿童淹死在布里奇沃特运河时，人们就是用这种古老的方法去打捞尸体的。另外一种比较有名的方法就是朝水面上开枪。人们认为，死者的尸体如果是在附近某个地方，尸体的胆囊就会被子弹打破，死者的尸体因此就会漂浮在水面上。科尼什人认为，如果用船去打捞尸体，在有死尸的地方，船就会突然停下来。切斯郡有一则古老的传说认为，要是基督徒淹死在迪伊河(River Dee)里——迪伊河过去是以圣河(Holy Dee)而闻名的——他尸体所在的地方就会出现亮光，因为这条河不同于其它任何一条河，它从不收留基督教徒的尸体，所以它就发出亮光引导人们来打捞尸体。

渔民和潜水员有许多关于溺水的迷信传说，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在海上，他们从不提“溺水”这两个字，免得因此而遭难。年龄稍大一些的水手们常常寻找借口不愿学游泳。他们认为，如果海龙王抓住了他们，游泳挣扎是毫无用处的，只有慢慢地等着白白送死。许多人都认为，死者的灵魂变成了海鸟继续活着，正是这些海鸟的叫声告诫活着的人们，可以从“七种啸声预言鸟”的哀鸣声中听到它们的叫声。

不仅如此，也正是这些灵魂才偶尔发出神秘的亮光，而这却是人类的任何一种活动都解释不了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科尼什海岸出现了奇怪的亮光，当时德国人的海底行动使一些科尼什人不幸落水丧生，传说这是他们的灵魂在闪光。这些灵魂后来回到了自己国家的海湾和礁石里，在那儿，它们就象古老破旧的打捞船一样，引诱着其余的海船触礁撞沉。然而——据说这是后人对古代传说的重新改编——只有德国人的海船和舰艇才能看到它们而被撞沉，其他国家的船舰可以安然无恙地从这里通过，他们从未看见有任何光亮出现过。

在欧洲的许多地区，人们都认为，被淹死的人常在暴风雨中悲叹哭泣。在索夫克郡，人们可以听到它们在风雨声中哭喊着它们自己的名字。科尼什地区的渔民们不愿意到以往渔船失事遇难的地方去，因为死去的船员们有时会在那儿呼喊活着人的名字，在一场风暴到来之前更是如此。如果它们喊到了某个人的名字，那么，这个人的命运就难以捉摸了。有不少传说都证实了这样一种信仰：无论有多远的距离，溺水者都能出现在活人的面前，通知他死亡的日期。这些传说中的大多数传说都叙述道，溺水者常在它们自己十分疏远的男性亲戚面前出现；但它们从来不在自己十分爱戴和较为亲近的某些人面前出现；幻象消失时，地面上有一个小水坑，这就向那些恐惧不安的人们证实了原来这确实不是什么错觉。

约克郡的渔民们认为，在去往渔船的路上，如果看见一头被淹死的动物，比如一条狗或一只猫，那是很不吉利的，碰到这种情况，许多人在那一天都不愿出海而愿呆在岸上（参

见“要命河”）。

鼠尾草(Sage)

有一种传说认为，迷迭香生长茂盛表示正直，鼠尾草长势旺盛表示祝福。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妇女如能支配丈夫，而她的丈夫也乐意接受支配的话，那么，她种的鼠尾草将生长得更旺盛。在已婚妇女的范围里，植物长得旺盛标志着妻子能支配对方。根据牛津郡民间传说协会的《手稿汇集》记载，1948年，一位居住在该地区北部的男子砍倒了一片上好的鼠尾草丛。他向别人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不想让邻居们认为他在家中是“妻管严”。

在有些地区，野生的鼠尾草被认为是罗马军队向不列颠推进时撒下的。在鼠尾草自由生长的地方，尤其是在大路或小路两旁，人们认为，罗马军队曾从这里经过。

以前，鼠尾草叶用于结婚占卜和治疗一些疾病。它的魔力可以让年青人以形体或梦幻的形式看到他未来的配偶。在仲夏节或圣·马克节前夜，钟响时采摘12片鼠尾草叶，每敲一次钟摘一片，但不要折断了，然后未来的妻子或丈夫就会从后面赶上来会面。在有些地方，形式相同，但时间是在圣·马克节的中午进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佣人在其女主人的建议下做了此事，当女主人问她是否有魔力时，她却天真地回答没有，因为她根本就没有看见。后来男主人回家后，她才有了魔力。几个星期以后，她的女主人死了，在这一年里，男主人与女佣人结了婚。

鼠尾草曾具有很高的医疗价值，尤其是用来延年益寿。

一个古老的谚语说道：“想长寿的人就得在5月节吃鼠尾草。”每年在鼠尾草开花前，吃种植的鼠尾草，能增强视力，恢复记忆，还能医治咽喉炎、丹毒，同时还能补养受伤后的身体。半迷信的用法是：在7个好天气的早晨，早饭前吃下7片鼠尾草叶子，可治疗痢疾。另一种说法是，在9个好天气的早上每天吃两片叶子。还有一些地区的人用鼠尾草叶来擦自己的牙齿。在使用牙膏以前，用鼠尾草叶清洗和增白牙齿，这是世人皆知的。

鼠尾草象迷迭香一样，有时被撒在坟墓上表示永远缅怀死去的人，这是因为此植物是生命力持久的象征。事实上，从医学的角度看，鼠尾草确实能增强记忆并有其它用途。

窟眼石(Holed Stones)

从前的人都相信，天然有孔的石头具有各种魔力。这既包括穿孔的岩石和固定不动的巨石，也包括土里面带孔的砾石和用作符记的穿孔小石。在有些地方，这种迷信还扩展到犁地时翻出来的古代锭盘上，这种东西的原始功用已经没有人记得，因为人们早就不用它们了。

康瓦耳郡麦德龙教区的痉挛石或爬行石可以治疗腰部风湿和其它背部疼痛，病人必须四肢着地逆时针方向爬过这块石头，要爬9次才行。同一个教区里的蒙安陀尔石是母亲们常去给孩子们治病的地方，其方法是让生病的孩子从中间那块石头上的一个大孔中穿过去。再往北去，在亚伯丁郡的费维区，人们将体弱的儿童从一块叫作夏加石的石头底部推过去，就可以使他们身体强壮起来。在赫布利迪斯群岛的考尔，患

有肺结核病的人则是从一块有孔的石头中爬过去，并在石头上留下一些祭品。

有时，人们光顾这些石头，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另有其他目的。在奥克尼群岛上，有一种名为木石的糙石巨柱。那些将手穿过石柱上的窟窿握在一起海誓山盟的恋人，都能得到石柱的成全。如果他们以后又想离婚，他们可以一起去一个基督教堂，在那里做一次礼拜，然后分别从不同的门离去，婚姻也就完结了。在卡索德莫特教堂墓地里有块盟誓碑，之所以被称作盟誓碑，是因为人们认为将手穿过石碑上面的孔洞所发的誓言，具有特殊的约束力。

以上这些传说，以及流行于不列颠或其它地方的类似传说，都是基于某个特定地方的石头。然而，小小的有窟眼的砾石几乎哪儿都不缺。它们被称作巫女石或巫婆石，有时也被称作圣石，在苏格兰则被称作牝马石。随身带着这种石头或将它们挂在床头上，可以抵御巫术和各种疾病。如果在门后边拴上一块石头，就可以阻止巫婆和妖魔的进入。如果在钥匙上系上一块，或在钥匙常挂的钉上挂上一块，铁和石头就会成为合力对抗灾难的有效护身符。不管是谁，睡觉时在床头放上一小块石头，就不会出现梦魇或盗汗。亨莱叙述道，有一次，他在一棵被风刮倒的树下，发现了这样一块石头，一位邻居对他说，这是非常吉利的发现，如果他将它放在床上，他就永远不会患上风湿病。

农夫们常用女巫石来保佑他们的牲口免遭符咒和病疫的侵扰，预防马匹出汗。奥布里在他的《异教和犹太教轶闻》一书中说道：“在英格兰西部（依我看，几乎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车夫以及小旅店里的马夫都在那些莫名其妙地烦躁

不安的马匹身上，吊上一块带孔的燧石，以便起到保护作用。这种石头还被用来帮助牝马顺利生产，防止奶牛的奶液被巫婆们用魔法偷走，保护奶牛免受恶作剧的捉弄，以及其它一些自然灾害或巫术的干扰。”

在哈福德郡阿西维尔的乡村博物馆里，陈列了一块来自附近农场的穿孔燧石。T·W·拜格肖在《民间传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叙述道：这块护身符本来是挂在马厩里的，1850年马厩被烧毁后又建了新的马厩，但是，人们没有立即将它挂回到椽子上去。几年以后，有3匹马死于鼻疽病。请来的兽医建议使用符咒，于是，又将那块燧石挂回到原来的地方，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什么病疫了。大约30年前，人们准备粉刷那个地方，其主人吩咐将那块石头取下来，打扫一下。但马倌拒绝了，他说，任何与这个农场有关的人，永远不得取下这块石头。1952年，农场实现了机械化，再也不用不着马了，于是，就将这块石头借给了博物馆，不过条件是，必须由一个与农场毫不相干的人去取它，而且一旦产生什么不祥的后果，就要立即将它送回农场。

碎肉馅饼(Mince—pies)

不管是谁，只要在圣诞节的12天中，每天吃一块碎肉馅饼，来年就可以享有12个月幸福日子。偶尔也有人说，只要是在持续到圣烛节前夕的圣诞节日子里吃掉这12块碎肉馅饼，法术都会生效。不过，有关圣诞12天的说法更多一些，可能历史也更悠久一些。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在圣诞节只准吃12块碎肉馅

饼。据说在有些地区，在圣诞节拒绝接受别人的馅饼是不吉利的，既使你已吃了一块或几块馅饼，也不能拒绝。一味拒绝别人的馅饼，那就意味着拒绝了财富，来年很可能要遭受不幸或陷入贫困。

罩衫婚礼(Smock weddings)

有种奇特的迷信认为，丈夫必须负担妻子婚前的债务。这种做法在19世纪前半叶的许多地方都很盛行。但人们相信，如果新娘子在婚前负了债，光着脚去参加婚礼，只穿结婚罩衣和内衫到丈夫家来，她的丈夫就不必担负债务了。

另一种较早的说法是，如果女子赤身裸体从娘家到丈夫家来，她丈夫同样也不必负债。根据《趣闻琐谈》(第7卷)的记载，在19世纪的基顿林德赛地区，有一个女子本想光着身子从窗口爬出去到他丈夫家，大概是因为缺乏勇气的缘故吧，她最终没敢这样做，结果就在楼梯顶上穿了衣服。

就赤身裸体来讲，大概在任何时候也很少有女子敢象她那样做。然而，所谓罩衫婚礼，主要是指新娘只穿一件内衣而举行的一种婚礼，这在约克郡、林肯郡、卡伯兰郡以及其它郡县的教区里都有记载。有时，新娘用床单代替罩衫，《趣闻琐谈》(第7卷)的一位作者讲述了一个有名有姓寡妇的故事。这个寡妇住在林肯郡的哥德尼，再婚时，她身裹一床床单来到教堂。床单缝得象只口袋，袖子上尽是些裂口，露出赤裸的肩背。有人对她说，这样做了，她和丈夫都不必偿还她守寡时欠下的债。在同一份杂志的另一期里，一个牧师写道，他曾经遇到一个新娘，只穿一件紧胸衬衣。他说，虽然

他有点吃惊，但还是要为她举行婚礼，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人们对新娘从不说三道四。

这种迷信的起源难以查明。但其中的观念似乎是，新娘用衣服避开了债务，所以就赤身裸体、不受干扰地走进新的生活，婚礼上穿的衬衣或床单只是为体面起见才穿的。在《一位不寻常律师的忏悔》(1945)一书中，R·L·海思说，这种风俗“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法律，即在结婚前，丈夫只为妻子带给他的东西还债。”罩衫婚礼就是公开的宣布：新娘什么也没有带来，因此，人们既不能让新郎付钱，也不能让新娘还债。

触摸死者(Touching the Dead)

许多人家在死者落葬前停尸屋里时，常常邀请各种客人或过往行人，不管他们与死者是否相识，入室向遗体告别，并希望来客触摸死者，拒绝这样做往往会引起众怒。

在很多地区，这种习俗仍然广为流行。1959年，伯明翰市有个男职员声称，因为职业需要，他和同事们定期都要去访问一些家庭；老板告诫他们，出访时要注意避开新近死过人的房屋，因为他们肯定会被邀去瞻仰死者而导致困窘。里特夫人也说起一桩哈福德郡的事：本世纪初有个小孩因患白喉而身亡，几乎所有的街坊邻里都去触摸他的尸体。结果，地区医生听说后万分恼火。

这种习俗出于种种理由。最普遍的是可使触摸者不会梦见死人，在苏格兰则可以防止闹鬼。康瓦耳郡居民则认为，触摸者能从死者身上获得力量。英格兰北部的人则以此表白访

客与死者素无冤仇。有时根本没有理由，仅仅是出于礼貌。为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9年，切斯郡的一个村庄还认真训练儿童们履行这一仪式，目的是使他们懂得礼节。

然而，在古时候触摸死者却有更深的含义。近代习俗也许来自对古时的朦胧追忆。曾经公认被杀者的尸体一经凶手触摸便会出血。古时的裁判法确是以此为准则：愿意参加者被认为无罪，反之，拒绝者被判决有罪，或至少也背有重大嫌疑。被控告谋杀的监犯有时被强制去摸受害者的尸体，以便确定一项有利或不利的证据。汤玛斯·波茨在1613年写的《兰开斯特发现的神奇巫术》中讲述了詹尼特·普勒斯顿被试验曾否用过巫术谋害李斯特先生，要她触摸尸体。她的手一触及，血便流出来了。波茨说：“从未有过这样确凿的论据来说服陪审团判决一个人犯谋杀罪。这种试验虽然很少，但从来不曾失败过。”

两个世纪后，牛津郡仍然相信这种证据。1828年，威廉·艾登在泰晤士河边被杀，其遗孀叫她去怀疑的一个男人去摸尸体，那人拒绝去做，因而证实她的猜疑。以后，他的同伙全部供认不讳，牵连到那人。两个凶手终于在谋杀案发生两年后在埃尔斯伯里被处以绞刑。

新生的婴儿(Child's first day)

从前，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几天，人们有许多讲究，有些祈福的风俗习惯，既是为了保护小孩在出生后受洗礼前不中邪，也是为了保证他日后生活幸福。大部分这样的风俗现在都已经消失了，也许是因为这么多的小孩都是在医院里生

的。在医院里，人们没有时间，同时也不喜欢举行符法仪式。然而，直到本世纪初叶，许多风俗习惯还在流传。今天，在小孩通常生在家里的一些地方，人们偶尔也举行某种仪式。

在苏格兰和英国北部的一些地区，人们把母亲和新生儿“圣化”，以避除巫术和妖精的危害。具体做法是：拿几支点燃的蜡烛绕着母子的床转。在一些更虔敬的家里，拿一本打开的《圣经》绕床走。几乎在所有的地区，人们都在摇篮里放上各种避邪物(参见“摇篮”)，特别是在婴儿受洗礼前就放进去。在约克郡，新生的婴儿首先要放进一个少女的怀里，以便交好运。婴儿如果碰巧在礼拜天出生，就被放在一本《圣经》上。索夫克郡的人用杜松子酒为新生儿洗头，使他将来长得好看。在英国西部地区，如果有可能，人们总是在柁木火旁为婴儿正式洗第一次澡(参见“柁木”)。

在大多数地区，第一次就用新衣服为婴儿遮盖被认为非常不吉利。婴儿必须先用某些破布包起来，然后才能穿母亲在妊娠期间为他准备的质地优良的新衣服。所以，产婆来接生的时候通常随身带着旧裙子，或者某种类似的衣服。

在英国的许多地方，婴儿出生后，人们总是让他尽早地喝炉渣茶，也就是喝里面放了一块炽热炉渣的水。在威尔士边境地区，给婴儿吃的最早食物是蜂蜜(或者饴糖)拌黄油。据说，这两种食物对婴儿的健康都有好处，而且还具有法力。炉渣是产生生命之火的象征，蜂蜜从蜜蜂那里获取了强身和甘甜的特性(参见“蜜蜂”)。从前，在异教的北欧人以及爱尔兰人中，男婴吃的蜂蜜是用他父亲的刺刀喂的，这样，他就可能长成一个强壮勇敢的战士。在苏格兰高地，保姆拿

一个绿色的柞木棒，把一头放进火里，直到树液从另一头冒出来，然后把树液放进汤匙里喂婴儿，或者加拌蜂蜜给他喝，作为第一餐。这样做既是为了使他长得强壮，也是为了保护他不受妖精伤害。在英国的一些地方，当一个新生婴儿显得不安静，嘴唇做出吸吮的动作时，就给他喂一点用野兔脑制成的浆。

根据一个很普遍的迷信，把婴儿带下楼前，必须先把他带上楼。婴儿在世间的第一次旅程必须是向上的，不然的话，他是不会出人头地的。或者按照另一种可能更晚近一些的说法，他死后进不了天堂。要是产房在最高层，不可能再向上走了，保姆可以怀里抱着那个孩子，站到一个箱子或矮凳子上。有些地方的人们认为，婴儿第一次下楼，第一次到户外去，以及母亲产后第一次出门，都必须是在某个礼拜天。给新生婴儿的第一件礼物常常是一枚6分币的银币。牛津郡人现在仍然时常把一枚硬币给一个第一次见到的婴儿，不管是否认识婴儿的父母亲。硬币应放进婴儿的右手里，有一个时期，人们还从婴儿拿硬币的方式看征兆。如果婴儿把硬币抓得很紧，那就预示着他长大后会上当，也许是一个吝啬鬼；如果他抓得很松，他将来就会很慷慨；要是他把硬币丢下了，那么，他日后就会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

在英国北部，除了6分币外，给婴儿的最初礼物还有盐、一个鸡蛋、面包和一盒火柴。火柴象征着火，盐能避邪，食物和钱是符咒，能保证新生婴儿永远富裕。有时候，这些礼物是来看他母亲的人带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礼物是婴儿第一次串门时别人给的。所以，婴儿是在受洗礼后才得到礼物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施洗礼前把婴儿带出去是非

常不吉利的。

在英国东部，除了母亲的吻，婴儿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第一次吻据说日后会对他产生影响，不同品格的人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人们总是非常谨慎，保证第一个施吻者是个和气善良的人，以便婴儿长大后具有同样的好品格。很明显，有时候也很难做到这一点。马克·泰勒曾经记述过一个例子，有一位妇女告诉他说，她的老保姆非常不安，因为吻婴儿的人不是个好人，给婴儿带来了“不良影响”。

十四 画

熊(Bears)

可以设想，在英国不大可能有关于熊的迷信传说，因为这里所有的活熊都关在动物园里，即使在今天，肯定也有许多人没见过熊的模样。但从前，熊在英国却是常见的。当时，在教区的庆祝日、集市日和别的节日里，诱熊是一项时髦的活动。这项活动在19世纪被禁止了，引起了很大的不满。直到最近，人们还能时常看到耍猴人带着会跳舞的熊在乡下旅行。今天，活着的老人还能记得小时候见过这些熊。人们普遍认为，在熊表演最盛行的时期，这些动物7年才产1胎，它们产小熊时能给所有别的动物的繁殖带来恶运。如果母牛在生小牛前意外地落了胎，或母猪落了胎，人们就会料想，附近有熊在生小熊。

另一个信仰是，如果一个小孩骑在熊背上，日后他决不会患百日咳，万一患病也是可以治好的。这种治疗方法听起来比百日咳更吓人，但实际上却是很安全的。对于熊的主人来说，用来表演的熊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受到很好的照顾和抚爱，它一般是相当温顺的，不会伤害任何人，只要人不去吓它或伤害它。

就象同人生活在一起的其它动物一样，据说熊在死后会变成鬼再现。17世纪，沃塞克斯大教堂附近就有一个熊的鬼

魂时常出没。有一则关于一个士兵的真实故事：1816年，那个士兵在伦敦塔站岗时，看到一头大熊朝他走过来，他用刺刀去刺它，刺穿了熊体，却没有伤害它，刺刀插到后面的墙上。那个士兵得了中风，几天后就死去了。

翠鸟(Kingfisher)

传说翠鸟本来是灰色的，经历了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后，才变成了可爱的蓝色。据说，诺亚一把它放出方舟，它就直冲云霄，在那里染上了天蓝色。由于它飞得离太阳很近，以至烧焦了胸部和尾部，所以，现在的翠鸟胸部和尾部都呈红色。

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是关于希腊传说中的哈尔库娥涅的。她是特刺克斯国王刻宇克斯的妻子，刻宇克斯因航船失事而葬身海底。哈尔库娥涅没有得到丈夫的死讯，一直耐心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直到一天夜里，她从梦中知道丈夫已经死去。她悲痛欲绝，奔向海边，纵身跳进水里，那里正漂浮着她丈夫的尸体。她的忠贞感动了众神，于是，众神就把她和丈夫变成了翠鸟。这样，他们就能够作为鸟继续他们的幸福生活。翠鸟是那样地热爱大海，那样地对伴侣忠贞不渝，此外，雌翠鸟和它的后代们还得到一种神恩，即，当它们在海面上筑巢孵卵时，海水永远是风平浪静的。

从这一传说中，产生了海上平静期，也就是冬至前的14天。据说，在这段时间里，翠鸟都在孵蛋，因此，海上就没有风暴，其实，这些鸟也在陆地上筑巢。它们将巢筑在山涧峭壁上的洞穴中，只是古代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普遍认

为，翠鸟的巢是筑在漂浮的海绵状的软体动物身上。这些动物后来被瑞典植物学家林奈(1707—1778)归入海鸡冠亚纲。

在法国，人们把翠鸟同圣马丁鸟联系在一起，传说翠鸟是他的鸟。圣马丁节前后那段风和日丽的日子被称作圣马丁之夏，即小阳春，这段时间是翠鸟的孵卵期。

海员们都相信，如果在船上悬挂一只死翠鸟，它总是面迎来风以示风向。17世纪，托马斯·布朗爵士用两只鸟做了个试验，发现它们的转向并不一致。然而，这一发现对广泛流传的迷信却影响甚微。

翠鸟也和其它鸟类一样蜕换羽毛，但是，蜕换的羽毛很少，所以，人们很难察觉到这一点。因此，许多人就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换羽毛，它们的表皮也永不腐烂。翠鸟皮被认为具有防腐作用，任何物品只要与之接触，就能得到保护。所以，一些勤俭的主妇们经常在她们的衣物箱柜里放上一块，防止箱内物品发生霉变。

歌曲(Musical Airs)

在音乐家和表演家们看来，有些歌曲是很不吉利的，除非是在可以表演歌剧和舞剧的时间之外，其它任何时候在剧院里吟唱、哼唱、吹奏或演奏这些歌曲都是不吉利的。托斯蒂的《再见吧》就是其中之一，另一首歌曲则是《我梦见我曾住过的马布尔大厅》，这是从《波亚米姑娘》中节选的一段。这首歌一直都是很不吉利的，即使是很随便地小声哼唱或吹奏一下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对剧场里的某个人来

说也许是死亡，也许是演出的失败。当然，这个迷信并非仅限于专业音乐家和表演家。业余歌手们也不喜欢这首歌曲，他们自然很少演唱这首歌曲。在1949年的一次音乐会上，伦敦一家大商行的全体职员一连三个晚上都点了这首歌曲。结果，组织这次音乐会的几个工作人员都遭到了不幸和厄运，演唱这首歌曲的那个演员也倒了大霉，他的一个亲戚不幸死去了。

《麦克白斯》中的音乐也是很很不吉利的，排练时不应该小声哼唱。有人认为，厄运之所以常与这幕歌剧相伴随，主要是剧中女巫的歌曲所使然(参见“《麦克白斯》”)。

榛树(Hazel)

榛树在凯尔特人的宗教信仰中被奉为圣树，人们常将它同诗歌与知识，火与丰产联系在一起。其坚果在乡村的迷信传说中还与爱情和生育相关，在万圣节前夕也常被用来进行占卜(参见“坚果”)。榛木棒以前还被用来探测地下的矿脉，今天仍有人用叉式榛木枝来探寻水源，当然，有时他们也用其它种类的木叉，比如花楸树、苹果树、山楂树等等。

在苏格兰高地的传统习俗中，榛木是五一节以及其它一些重大节日里用来点燃去邪之火的9种圣木之一。在英格兰，人们在棕榈主日那天将小榛树枝采集回来，用水养着，据说这样可以保护房屋免遭雷击。在母羊生产的时候，如果将榛树的花絮采集回来，撒在屋里，将有助产作用。威尔士人认为，将榛树的枝叶编成帽子或花冠戴在头上，可以带来好运，满足愿望。出海的人如果戴上它，可以避免在海上

失事。那些因为蕨籽的神奇药用而四处搜寻它们的人，通常是用一个叉式榛木枝来敲打蕨草，以便尽量避开他们因搜寻而可能导致的危险(参见“欧洲蕨”)。

在苏格兰，有些秋天出生的婴儿，出世后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榛树的坚果汁，因为那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和健康。如果他们后来的发育仍不理想，就用这种果汁调和蜂蜜予以滋补。

蜡烛(Candles)

从前，蜡烛是家庭里的主要照明工具，在它为人类服务的漫长历史中，曾产生过许许多多的迷信和传说。燃着的蜡烛如果滴了蜡，蜡泪不均匀地集结在一起，逐渐伸展成一块“裹尸布”，那就是坐在对面的人要死的征兆，或者是家里另外一个人会死。如果蜡烛发出幽暗的蓝火，那就表明有一个妖精走过。在大多数地方，这也是死亡的一种征兆。

据说，如果蜡烛上闪出一个明亮的火花，那就是指有陌生人要来了，但是更普遍地意味着要收到最亲者的一封信。如果他想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到，他就必须拿起烛台，在桌子上敲，并重复其余几个周日的名子。如果第一次敲的时候火花就落了，那就表明信已经在邮局里了。当提到信该到的那个周日时，火花就会落下来。

烛火在没有风的时候摇晃意味着天要刮大风。如果蜡烛不易点燃，那就预示着天要下雨。在一些地方，蓝色的烛火指要下霜。

用壁炉里的火点蜡烛是不吉利的。在林肯郡，据说谁这

样做谁将来会挨饿，会死在工棚里。偶然用鼻子闻蜡烛是婚礼的预兆。不应让蜡烛在烛台座里淌到熄灭，应在熄灭前把它吹掉，不然的话，房子里有人就会倒霉。根据沿海地区的一则传说，如果不把蜡烛在熄灭前吹掉，就会有水手淹死在海上。

在一间空屋里点蜡烛是非常不吉利的。要是把蜡烛放在空屋里点一会儿，就会有人死。圣诞蜡烛却是一个例外，人们应该在圣诞节前夜把蜡烛点一个通宵，以期在来年能得到光明、温暖和丰收。有一个时期，人们为此而制做了特大的蜡烛。蔬菜商习惯把这样的蜡烛送给他们的常客。圣诞蜡烛一般由家长点，或者由家里年龄最大的人点，早晨起来再由他吹灭。蜡烛点燃后再去摸它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要是蜡烛熄灭后再也点不着了，或者偶然被吹掉了，预兆就更糟了。

现在，大圣诞蜡烛已经很少见了，但是许多人仍然在圣诞节前夜把灯放在窗口，有时候在一个窗口放3盏灯。据传说，这样做是为了引导基督走过黑暗。古时候，人们不会把被灯光引来的任何陌生人赶走，以免他就是基督本人来寻求款待。

人们在死者身旁点燃蜡烛，为的是保护死者不受恶魔的侵扰（参见“弥留之际”）。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婴儿诞生的时候，在婚礼以及别的典礼上，人们也点蜡烛。要是点在死人周围的蜡烛有一根从蜡烛台上掉了下来，那就表明不出12个月家里还会死人。根据威尔士的一则传说，如果教堂圣坛上的蜡烛被风吹灭了，或者偶然熄掉了，那就预示牧师的死亡。

从前，用一支蜡烛点燃3支蜡烛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

人们现在也普遍不喜欢用一根火柴点燃3支烟，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信仰还流传着(参见“香烟”)。在康瓦耳郡、伯克郡、林肯郡以及英国其他一些地方，一间房子里点3支蜡烛是结婚的象征。但是总的来说，一次点3个火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不管是蜡烛、是灯还是微火。点一个、两个或者4个火是允许的，或者再想多点也可以，但是决不能点3个火。3个之中有一个必须立刻熄掉，不然就会发生某种灾难。

演员通常不喜欢舞台上或者化妆室里有3盏灯。在乌斯特郡，据说生在有3盏灯的房子的人爱吵架。巴瑞·奥·布林在他的《帕内尔传》一书中讲了一个故事，表明那位爱尔兰领袖帕内尔是熟知这个迷信的。有一次，帕内尔生病了，一位朋友来看望，发现他躺在卧室里，里面点着4支蜡烛。在那位朋友逗留期间，一支蜡烛灭了，帕内尔立刻就吹熄了另一支，说同时点3支是非常不吉利的。

蜡烛有时候被用在各种法术中，少女如果把两根针插进一支点着的蜡烛里，对着它背诵一首诗，就能招来她的情人(参见“针”)。在兰开郡，人们有时候在万圣节前夕进行一种叫做“推迟女巫”的仪式。从11点钟直到午夜，每人拿一支点燃的蜡烛在小山上到处走。要是蜡烛在那段时间内一直燃着，那么他在未来的12个月内就不会遭巫术，但是蜡烛熄灭了则是一种凶兆。在霍恩的《年鉴》(1929)中，有位妇女写了一封信。那位妇女在信中说，1818年，当时她还是个孩子，曾经在长岭菲尔山上拿着点燃的蜡烛走，举行“推迟女巫”的仪式。

1490年，乔那森·贝内特被指控用一个人的名字给蜡烛命名，对蜡烛施巫术，试图杀死那个人。结果，蜡烛烧完了，

那个人也就死了。大约400年后的1843年，诺威奇地区的法官听到了类似的一个故事。在一桩伤害罪指控中，柯蒂斯夫妇宣称，贝尔夫人用蜡烛魔法使柯蒂斯先生中了妖术。柯蒂斯夫人曾经看见贝尔夫人燃起一支蜡烛，上面插满了针，对着一个盛满龙血树脂和水的牡蛎壳说了一些话。她一说完，柯蒂斯先生的臂和腿就被魔法“固定住了”。这似乎并不能表明贝尔夫人真是一个女巫，或者她使用了不是一般蜡烛的某种东西，只是说明，她是一位施某种法术的令人讨厌的女人。在柯蒂斯夫妇看来，这种法术任何人都能用，只要他有钱买一磅钱的蜡烛和一盎司的龙血树脂。

蜘蛛(Spider)

蜘蛛是吉祥之物。尽管某些人见了较大的蜘蛛有些恐惧，但决不能把它弄死。“假如你想活着并想活得更好，就让蜘蛛活着吧。”这是一句名言。自从这句名言出现以后，大概有数以万计的蜘蛛免遭死伤。让蜘蛛活着的理由是，它曾在向埃及大流亡时保护过幼小的耶稣。传说在那次逃难中，神圣家族躲进一个山洞内，一只蜘蛛来到这里，在洞口处织了一个大网。时隔不久，一只鸽子飞来，在网内下了一个蛋。追踪的士兵来到山洞口，见到完好无损的蜘蛛网，认定没有人进山洞，于是他们没进去搜索就走了。

还有些非常类似的故事传说，讲到大卫王和穆罕默德两人，怎样逃脱了敌人的追踪。然而，除了原有的传说之外，这些传说的流传使蜘蛛最终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结果，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能见到蜘蛛，包括在基督教和伊斯兰

教没有传入的地方。在不信教的古代以及今天非洲和亚洲的异教徒部落中，蜘蛛都被看作是有创造力的昆虫，非常精明，有治病的功能，除去有毒的种类外，它们对人类是友善的。

屋内有蜘蛛是吉兆，预示着家庭昌盛和幸福。如果蜘蛛从房顶上掉落到人身上，这人不久将接受一份他人的遗产或钱。蜘蛛从穿着的外衣上爬过意味着这件外衣不久将被新的更替。如果把它抓到放在衣袋里，那么衣袋里永远不会缺钱。外出时见到蜘蛛通常被认为是吉兆，而在苏格兰高地的一些地区，人们认为晚上外出遇见蜘蛛更加吉祥。早晨见到蜘蛛是不吉利的，但晚上见到则是非常有运气的，蜘蛛朝着见到它的人爬去尤为吉祥。

吉时候，人们用蜘蛛和蜘蛛网治疗多种疾病，这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些地区，人们认为蜘蛛有毒，吞下很危险，但疟疾病和黄疽病患者吞下裹上黄油的活蜘蛛，病就能够治愈。把蜘蛛关在箱内闷死，或者在患者的颈部围上一个装有一只或几只蜘蛛的口袋，也能治好疟疾。17世纪，爱莱斯·艾思莫尔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在颈部挂了3只蜘蛛，疟疾就被驱走了。”在索夫克郡，如果一个小孩患百日咳，他的母亲就在屋里找到一只藏在角落里的黑蜘蛛，把它挂在小孩的头顶上，并说出：

蜘蛛走开，
百日咳不再来。

然后，就把蜘蛛装进口袋里，放在壁炉上烧掉。哈福德郡有

一种不同于上面的较仁慈的做法：拿着一只蜘蛛，靠近小孩的嘴边，反复说上面的咒语，然后把它放掉。这样，百日咳也就被带走了。另一种做法是，在门柱上钻一个洞，把蜘蛛关在里面。蜘蛛网也用于治疗出血、哮喘、疟疾和失眠。这些在“蜘蛛网”词条中都曾叙述过。

圣帕特里克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哈福德郡迷信，这就是，蜘蛛从来都不在爱尔兰木材上织网。里特夫人记录了这样的说法，在好富城堡，据说从爱尔兰运来的木材不结蜘蛛网，把爱尔兰泥土填入地下室，连癞哈蟆在地下室都无法生存。

蜜蜂(Bees)

在古代，蜜蜂是神圣的信使和未来预言者。在基督教传说中，蜜蜂被认为是上帝长翅膀的小仆人。据威尔士一则传说，蜜蜂源出天国里。当时，它同亚当和夏娃一起住在伊甸园里，全身呈白色，只是后来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堕入人间，蜜蜂才变成了褐色。从此以后，蜜蜂就享有那种特权，为祭坛蜡烛造蜂蜡，为人类酿蜜。它们奉献着，嗡嗡地唱着赞美歌，表示对上帝的敬仰。蜜蜂每时每刻都在唱赞美歌。根据一则非常流行的传说，特别是在圣诞节前夕，蜜蜂在夜半时分的蜂房里唱着第100首赞美诗，庆祝基督的诞生。

由于蜜蜂具有神圣的特性，弄死一只蜜蜂在过去被认为是亵圣行为。在许多地方，人们现在仍然认为这样做是不吉利的。蜜蜂总是被视为最聪明的昆虫，具有预知未来和许多隐秘事情的能力。如果他们主人家里有危险或仇恨，或者它

们自己成为争吵的对象，那么，蜜蜂就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它们要么焦虑而死，要么飞到别处去。同样，蜜蜂也不能容忍亵渎和诅咒。如果有人当着蜜蜂的面诅咒，蜜蜂可能会无情地叮咬他。蜜蜂痛恨不贞节，即使家里人或邻居对不贞节的人没有察觉出来，蜜蜂也能识别出来。它们会攻击那个不贞的人。人们后来认为，如果一位姑娘从蜂群里走一趟而不被蜂咬，那就足以证明她是一个处女。

蜜蜂飞进屋里是要交好运或不久会有不速之客的征兆，但不能动它，应该让它自愿留下或飞走。如果把蜜蜂捉住或赶跑，运气就会改变。这条迷信同样适用于家蜂和野蜂。英国东部的渔夫认为，航海时发现船上有一只野蜂是一个好兆头。蜜蜂落在谁手上，谁就会招财进宝。要是蜜蜂落在一个人的头上并在那儿停留一些时候，那就意味着他(她)将来定能飞黄腾达。威尔士人认为，蜜蜂围着熟睡的小孩飞行预示着那个孩子日后会很幸福。

在英格兰某些地方，如果蜜蜂产蜜时偷懒或遭到不幸，那就是战争的预兆。如果蜜蜂把蜂房筑在屋梁上，那家的女儿将嫁不出去。人们常说蜜蜂不叮咬小孩，因为小孩喜欢蜜蜂。蜜蜂的刺据说可以防止风湿病。事实上，养蜂人很少患风湿病，许多人把他们的免疫力归于工作中被蜂叮咬过。乡里的人认为，假如有人患了风湿病，让蜜蜂在患处叮一下就可治好。

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买卖蜜蜂是不吉利的。这种认识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买蜜蜂时只要用黄金付账就不会有什么不吉利。但自从金币消失以后，这种做法就几乎全被忘记了。买来的蜜蜂产蜜不会

多，虽然是用同样价值的物品来交换，比如用小猪或一袋肉。赠送的或借来的蜂群可长得更好。从前，开始养蜂的一贯方法是借一群蜂。其中的默契是，如果送蜂人的蜜蜂毁了，或者他自己来要，借蜂人就要把蜜蜂归还。在诺森伯兰郡，一个人养蜂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应当是由一个男人或别家的一个妇女合伙经营。夫妻俩共同管理是不够的，这大概是因为，人们认为，结了婚的夫妻就成了一个人。关于家养蜜蜂，有一个普遍的信仰，那就是，在蜜蜂和主人之间有一种牢固的亲密关系，主人会向蜜蜂讲述家庭里每一桩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有必要让蜜蜂知道每个婴儿的诞生以及婚嫁、成功、悲欢和亡故等，特别是主人的去世。今天，如果家里死了人，人们仍然要告诉蜜蜂。就在两三年前，有人向住在牛津郡的一个养蜂人询问，他是否把最近家里亲人亡故的情况告诉了蜜蜂，他轻蔑地回答说：“我当然告诉了，你认为我想失去它们吗？”

告知主人去世的老方法是长子或遗孀用铁钥匙敲蜂房3次，说：“主人死了。”假如不这样做，蜜蜂就会死去或飞跑，新的不幸就会接踵而至。还要在蜂房上系一条黑纱布，以哀悼主人的死亡。在有些地方，主人的尸体一抬出屋子，人们就把蜂房转换一个方向，或移到一个新地方。在葬礼宴上，人们把糖或用酒浸过的饼干，或者从供给悼念者的各种菜中取一些，送给蜜蜂吃。在《约克郡民间传说》(1892)一书中，M·C·莫里斯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夫的遗孀向他叙述了他丈夫的葬礼，她说她把每样东西都拿一些给蜜蜂，“咸猪肉、砾岩等等”。她把这些东西碾成粉末，同烟叶搅拌在一起，蜜蜂把它们全吃了，“嗨，每一点都吃了，”那个

妇女说，“真的，我亲眼看到的。”

在民间信仰中，蜜蜂与死亡似乎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人一死，灵魂在短时间内变成蜜蜂。还有些故事谈到了蜜蜂，说有人看到蜜蜂从熟睡的人嘴里出来，后来又从嘴里进入他们的体内。如果搞死了这种蜜蜂，或者蜜蜂受到阻止不能从人体里出来，那么人就会死去。在有些地方还流传着关于鬼蝶的同样故事(参见“蝴蝶”)。假如蜜蜂无明显理由而放弃了一个蜂房，这是其主人要死的征兆。如果蜜蜂群集在一棵树的死枝上和枯木上，这也是一个死亡的警告，死者要么是那棵树的主人，要么有时只是不幸看到蜜蜂群的任何人。夏洛特·拉撒姆记录过一个实例。索塞克斯郡有位妇女，看到一棵枯死的树枝上有一群蜜蜂，她对她丈夫说，“那是死亡的征兆，是对着我来的”。她相信她会在即将来临的分娩中死去，事实上，她生过孩子之后很快就死去了。她丈夫告诉医生，从妻子看到死木桩上的蜜蜂以后，她就预料到她要死了。

在林肯郡，人们特别注意主人死后蜜蜂的第一次正常群集。如果蜂群很顺从，这就表明蜜蜂接受了它们的新主人。但如果它们落在了死木头上，新主人就活不长。要是蜂群全部飞跑了，找不到了，这就意味着死人把它们给召唤去了。

据说，庭院里飞来一群不是自家养的蜜蜂是不吉利的。在索夫克郡，要是把这群蜜蜂留下来，后来它们的真正主人也没有来认领，那就意味着12个月内要死人。另一方面，索塞克斯郡人相信，发现迷路的蜂群是一个好兆头。在康瓦耳地区，如果发现者迅速用一块手帕把蜂群盖住就可以据为己有。

在一些农场上，人们还有这种习俗：朝飞翔着的蜜蜂“摇铃”或“敲响”，也就是用盘子、锣、铃或火炉用具弄出响亮的铿锵声。据说这是为了使蜜蜂尽快地降下来，防止它们飞得太远。有一个时期，如果不这样做，蜜蜂落在了别人家的地里，主人就不能再要回来了。要想保持所有权，主人就应该跟着蜜蜂，并且敲着东西，这样就没有人指责他越界了。

酸模(Dock)

一个普遍的乡间信仰就是，哪儿能找到荨麻刺，哪儿就能发现酸模，酸模的叶子能治愈荨麻引起的刺伤。孩子们把清凉的酸模叶放在被刺的伤口上，唱道：

外面有荨麻，
家中有酸模，
酸模有着新罩衫，
荨麻却是光棍一条汉。

矿工争辩说，如果有人采矿时前臂受了重伤，他有时就可以去挖一把酸模根，在刚刚受伤的伤口表面轻轻地擦一下。就这样每隔3天擦一次，直到伤口完全愈合为止。

蜥蜴(Ligard)

从前，据说蜥蜴如果看见一条蛇逼近任何在室外睡觉的

人，它立即就会弄醒熟睡的人，从而使他摆脱危险。在爱尔兰，人们则认为，谁要是将蜥蜴周身舔一遍，从此以后谁的舌头就会具有治病的功能。他只要用舌头去舔那些发炎肿痛的部位，就可以消疼去病。更有甚者，不论他什么时候在田野里张口酣睡，都不用担心蜥蜴会爬进他的喉咙里去。只要有这种机会，蜥蜴和蛇一般都是不会放过的。这一说法曾经流传甚广。另外，由于蜥蜴通常被认为有毒，因此，任何能够防止它们进入体内的法术，显然都是有用的。

在不列颠的某些地方，人们还认为，当婚礼队伍向教堂行进时，如果有一个蜥蜴挡路横穿，那也是不祥之兆。

蜘蛛网(Cobweb)

人们普遍认为，在伤口上放一块厚蜘蛛网是止血最快的办法。许多人现在仍然使用这种粗糙的急救法。事实上，这种方法是相当有效的，只要伤口不太深，使用的人不顾忌可能沾在蜘蛛网上的灰尘。据说，家庭妇女们甚至会在一间十分整洁的房屋里的某个角落留几个蜘蛛网，以作备用。

除了治伤口，蜘蛛网从前还被偶尔用来治疗别的疾病。当症疾大流行时，人们把蜘蛛网包成药丸，让病人吞下，减轻症疾的发作。在本世纪，这样的药丸还被用来治疗哮喘病和失眠症。在《四足兽和蛇类的历史》一书中，托普塞尔提到了一个治脓疱的方法。他说，“有些外科医生用这种方法治肉瘤。取一个蜘蛛网，卷成球状，放在肉瘤上，然后把球状物点着，烧成灰，按照这个步骤去做，就能把肉瘤除掉，

以后也不会再长。”

在某种程度上，传说中的蜘蛛网止血功能是有其事实根据的。但是，那种认为蜘蛛网能治好其他病的信仰可能同蜘蛛有关。蜘蛛这种生物出现在各种治疗术和占卜术中，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异教的许多古老传说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鼻子上的蓝纹(Blue Vein on Nose)

据说，鼻梁上若有一道蓝纹，那是个确实的征兆，有蓝纹的人可能被水淹死。在英国西部，这个迷信仍在流传着。

十五 画

鞋(Shoes)

有关鞋和靴的迷信传说是非常多的。把鞋特别是新鞋放在桌子上是不吉利的。在有些地区，这是争吵的先兆。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认为是鞋的主人或放鞋人将要死亡的预兆，往往是被绞死。后一种说法也许与古习语“死在鞋中”有关，习语的意思亦即被绞死。如果是一位女士这样做，据说是一年内将生孩子的预告，或许是她自己的孩子，或许是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将要生孩子。

偶然将右脚插入左脚的鞋中或在穿鞋时先穿左脚也是不吉利的。乡村里的人们还可以通过鞋子和靴子磨破的样子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并能算出穿鞋人未来的命运。一首古老的索夫克郡诗这样写道：

脚趾露出，灾难在前。
鞋子坏帮，新娘要当。
母趾先露，收入全无。
后跟出场，节约有方。

据说，鞋子穿在脚上发出嘎吱声，这常被认为是没付给鞋匠工钱。发现鞋带打结是吉利的，但穿时令人着急讨厌。

将鞋子交叉放在地上是吉利的。在夜里将鞋放成T型或底朝上，可避免痉挛、恶梦和风湿病的袭击。这种T型魔力还可使年青人在梦中与其心上人相见。在鞋上画十字架可治愈神经痛和脚刺痛。

烧焦的鞋味可驱除恶魔。在鼠疫流行的16、17世纪，此法曾被认为具有解毒之效。在哈福德郡，人们认为在旅行前将旧靴子烧掉会交好运。据说在上个世纪，采蛇麻草的人常在他们返回家园前这样做。

赛马骑士们认为，比赛前如果有人无意中将他们的鞋子放在地上，那是不祥之兆，应将它们一直放在架子上，直到骑士们穿时才取下。渔民的海上作业靴应由搬运工夹在胳膊下带给他们。如果有人把靴背在肩上带给他，那是很不吉利的。斯坦福郡的矿工认为，梦见有人穿破鞋是不祥之兆。这种梦是灾难的象征。在一篇关于斯坦福郡民间传说的文章里，夏洛特·波恩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波士顿一位煤运工的妻子获得了一种秘密警告。当她独自一人在家里时，忽然听到丈夫的平头钉靴在屋顶上重重地敲了3下。既然家中除她自己外别无他人，因此，她认为这是一种凶兆。于是，她祈求丈夫第二天不要去上班，但他坚持要去，结果遇到煤矿塌方，他身负重伤。

如果一位演员初次登场时鞋子吱吱响，他将会很受欢迎。他在更衣室脱鞋时，丢在地上的鞋子如果是面朝上，那么就会有好兆头；但如果倒向一边或丢在椅子上，恶运就会随之而来。

当新郎新娘外出度蜜月时，通常将旧鞋子扔在他们后面或绑在车后，以求好运。如果有人用枪射中其中一只，说

明他们也会碰到好运气。对此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古代夺新娘时发生殴斗的遗迹。还有一些人认为，那只鞋象征着权力的转移，由新娘的父亲转交给她的丈夫。英格兰人的婚礼上有一种习俗，父亲将女儿的一只鞋带进新房，用它轻轻地碰一下她的头。在世界其它各地的婚礼上，无论是在新郎赠送给新娘的礼物中，还是在新娘亲戚的礼物中，鞋都是很醒目的礼物。在古希伯来人中，如果一个寡妇拒绝按照习俗改嫁于叔伯兄弟，她必须替他解开鞋子。在《路得记》中我们读到，“从前以色列，这种风俗是有关赎救和改嫁的，并且适合一切事情。男人把鞋子脱下，送给邻居。这是以色列人的特殊风俗。”

然而，这些仪式中却没有说明参加婚礼的宾客猛掷鞋子的原因。如果新娘在楼梯上向未婚宾客投掷她的右鞋，抓住她鞋子的人将会第一个结婚。实际上，鞋在许多方面都是权力的象征，这似乎与其主人的灵魂、运气有关。

如果发现一个人被杀，要脱去他的鞋子，以防他死后行走。1889年，在阿兰地区发现一个人被杀，法庭上只出示死者的衣服，而没出示死者的鞋子。当要求提供鞋子时，有人说，鞋被埋于海滩边了。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死者的灵魂在出事地点游荡。1644年，在斯特拉斯堡地区发生了一起苏格兰巫术案。有个巫师被控告企图劝一位妇女将她左脚的鞋子给他。如果他成功了，他就能控制她，强迫她屈从。

直到晚近时候，人们在船只离港后，在启程旅行或开始新工作之后，就把鞋子扔在身后。扔鞋子的人认为，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同样，在婚礼中投掷鞋子也与此观念相同。但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只能扔被人穿过的旧鞋，千万不

要扔新鞋。

影子(Shadows)

有一则古老而又广为人知的信仰，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仍然流传着，那就是，一个人的影子就象他的映像一样，是他灵魂的显现，即那个神秘存在的显现。因此，影子能对一个人产生致命的影响。如果有个恶人伤害了一个人的影子，那个人就会受伤，甚至死掉。

今天，人们认为踏上或者踩着一个人的影子会给他带来厄运。巴涌·格尔德在《民俗全书》中说，他听人讲过，如果某个小孩踩了别的小孩的影子，影子被踩的小孩会愤怒地大叫起来，说这样做伤害了他们，或者说这是一种污辱。在英国的一则民间传说中，菲奥恩无情地追赶他的敌人丘里奇，最后用箭射穿了他的影子把他杀死了。在东欧，一种很古老的传说把灵魂的影子同那种古代信仰联系在一起，即，建造房子时首先要把某种活物埋在地基里，否则，房子就会倒塌。后来，实际的牺牲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建房子的人就偷偷地用一根绳子量一下某个男人的影子，然后把那根绳子埋在基石的下面。另一种方法是，诱使某个心无疑虑的人来到施工地点，让他站在阳光下，使影子横落在将要放基石的地方。不论哪种情况，那个不幸的人都会在12个月内死去，因为他的灵魂被劫走了，那些因施工而受到打搅的土地神灵们得到了安抚。

威尔士有一种方法，可以探明家里人谁将在来年辞世。在圣诞节那天，观察被火光投在墙上的人影，如果出现没有头

的影子，那个人就活不到下一个圣诞节。

还有另一种奇怪的影子传说，是有关澳大利亚莫尔文山的峰顶的。在某些时候(不是定期的也不是可以预知的)，莫尔文山的顶峰把影子投到下面的山谷里。根据传说，如果顶峰的影子直接落到某人身上，他或她就会死掉，至少也要遭大难。据说，山影曾落在伍尔斯雷主教身上，当时他正在比茨莫顿法院，还曾落在其他人身上，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这种传说的起源难以查明。有时候，人们把山影的预言力归于中世纪的一个修士，他曾经向莫尔文山顶的嶙峋石诅过咒。但这个传说也可能早在中世纪前就存在了，也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当时，人们很容易把这种不可预测的凶险的阴影看作是某个死神或妖精的显现。

潮汐(Tides)

海滨居民确信，潮汐状态与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有联系。涨潮常常带来新的生命，而退潮则意味着死亡(参见“分娩的时间”和“死亡的时刻”)。大卫·汤姆逊1954年在《海上的人们》一书中，记载了奥克尼群岛有退潮时举行婚礼将导致不育的迷信。英格兰东部沿岸，小孩得了百日咳后就将他带往涨潮的海边，相信退潮时病也会随之而去。

据说涨潮时搅乳器里的黄油凝结较快。在法国的布列塔尼，人们相信此时水容易烧开，被褥里的海鸟羽毛会膨胀起来。有些地方人们趁涨潮宰猪、栽苜蓿，但不能剃头，否则就会伤风感冒，也不能包扎伤口和沐浴。苏格兰的养禽户要想得到小公鸡，就在涨潮时把蛋放到窝里孵；想得到小母鸡，

则在退潮时放置。

海边的小孩常被告诫说，如果在落潮时(有些地方则为涨潮时)扮鬼脸，脸扭歪后将转不过来。

樱花(Primrose)

关于樱花，最普遍的迷信说法是，每次把不足一把的樱花带进房子里是不吉利的。饲养家禽的人认为，这样做会给幼禽带来危害，要么是孵出的小鸡很少，要么是存活的小鸡会死掉。在有些地区，绝对禁止在母鸡孵小鸡的时候把樱花拿进屋内。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满把的樱花出现在房子里则被认为是安全的。在索塞克斯郡，重要的是带进家里的第一束樱花，如果这束花上的花不到13朵，那么，母鸡和鹅就只会下同花朵一样多的蛋。把一朵樱花带进屋里，或者送给任何人，都是很不太吉利的，因为这样做不仅会使母鸡一窝只能孵出一个小鸡来，而且也预示了或造成了家人的死亡。樱花不合适宜地开放也是个死亡之兆，特别是在冬天。

尽管如此，樱花也有其吉利的特性，它曾一度受到人们的珍爱，被用作避除巫术和妖精的符咒。在曼岛上，人们过去时常在五朔节把小束的樱花放在房屋或者牛棚的门坎上，因为在这天夜里，据说女巫特别厉害，许多稀奇古怪的妖魔到处游荡。

在乡村地区，樱花的花和叶今天仍然偶尔被用作药物。在睡觉前喝一些用樱花泡的茶可以防止失眠。汉浦郡有一种很有名的冻疮膏，制作方法是，把樱花放在猪油里煮，直到猪油变成黄色，即可取用。在森林地区，伐木工人如果受了

轻伤，他们立即用樱花叶把伤口盖起来，这样就可以使伤口痊愈。《趣闻琐谈》(第4卷)的一位作者记述道，在林肯郡，人们用樱花叶制成溶剂，给患遗忘症的人喝。在这种不太普遍使用的疗法中，樱花似乎取代了更为常用的野樱草。

豌豆(Peas)

剥豌豆时如果发现豆荚里只有一粒豌豆籽，或者里面豌豆籽特别多，那就是好运气的征兆。如果发现豆荚里有9颗完好的豌豆，那就更吉利了。要是一个未婚的女孩把这样一个豆荚放在正门的门楣上，尔后跨过门坎的第一个男人将是她未来的丈夫。女孩在放豆荚的时候要是低声说出房子里另一个妇女的名字，那么下一个男客将是那个妇女的命定伴侣。

从前，英国北部有一种风俗，在卡灵礼拜日(四旬斋的第5天)吃卡灵，即灰豌豆，或是煮的，或是在牛奶里炒的。这天，诺森伯兰郡里的人举行一种婚姻占卜仪式。在场的每个人依次从碟子里取灰豌豆吃，一连吃几勺，直到还剩下几颗豌豆为止。然后，每人一次只取一颗，最后那颗豌豆属于谁，谁就是这些人中第一个结婚的人。预卜谁先结婚还有另一种办法，在灰豌豆里放一颗蚕豆，谁轮到蚕豆谁就有好运气，先结婚。

布兰德在《大众轶闻》一书中谈到了一种“豆荚求爱法”。男青年选一颗长在豆茎上的豆荚，粗暴地把豆荚扯下，然后看看豌豆籽是否还附在豆荚上。如果附在豆荚上，他的

求爱就会成功。然后，他把那颗豆荚送给他所钟情的女孩，作为爱的信物。在苏格兰边界地区，教区里的男孩子们过去用豌豆杆为被抛弃的女孩擦身。不久前在德贝郡，人们也同样地利用豌豆杆，为圣瓦伦节没有男青年来吻、来拜访的女青年“洗尘”，如果找不到豌豆杆，就用扫帚。

康瓦耳郡有一个治疗肉瘤的方法。拿一颗内有9颗豌豆籽的豆荚，用它在肉瘤上擦，然后扔掉，说：“肉瘤，肉瘤，快快好。”普利尼在《自然史》中提到另一种很古老的治疗方法。在新月初上的第一天，用豌豆擦肉瘤，每个肉瘤用一颗豌豆，然后把豌豆包在一块布里，向后扔出去。虽然普利尼没有说，但是很有可能，谁拿了那个布包谁就会长肉瘤。在伯明翰郡，这种治疗法当代有一种变体，要求把豌豆分开包在纸里埋掉。豌豆腐烂的时候，它们所接触过的肉瘤也就消失了。

鲨鱼(Sharks)

船只在海中航行，如遇到鲨鱼，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水手们相信，鲨鱼能知道船上人的寿终之期，如有一条鲨鱼追踪船只数海哩不放，就意味着这艘船上会死人。

蕨草(Ferns)

人们常把形形色色的蕨草同雷电联系在一起。于是，只要屋里有蕨草，就不怕狂风暴雨的袭击。它们还和蛇有关联，有些蕨草，比如赤莲，可以医治蛇伤。但是，根据威尔

士的一种迷信说法，随身带着蕨草叶子四处走动又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叶子容易引来蝥蛇的跟踪。爱尔兰人认为，蕨草是不开花的，据说是圣帕特里克曾经诅咒过它们。在英格兰的一些地方，它们则被视为“魔鬼的植物”，并以“魔鬼的毛刷”而闻名。另外，人们又认为，欧洲蕨草上面标有基督姓名的首字母，所以巫婆妖怪们都惧怕这种草。还有些地方的人则认为，拔起一根蕨草，就会招来一场风暴；无意间踩了一棵，则使人神智恍惚，迷失方向。

以前，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割蕨草或烧蕨草都会导致下雨。1936年，当查理一世准备前往斯坦福郡时，他的宫廷大臣帕布诺克给那儿的郡长写信，嘱咐他们在国王逗留期间不要燃烧蕨草，以保证天气晴朗。另一个同样流行的迷信传说则是，欧洲蕨的孢子，即蕨籽，可以使持有它们的人隐形，并具有其它一些魔法。

人们曾将各种类型的蕨草煎成汤汁，研成膏状，医治多种疾病，其中包括创伤、蛇伤、胆汁失调、咳嗽、炎症以及眼疾。杰拉德在他的《草药集》中说道，蕨类植物中最可取的是生长在栎树上的水龙骨科，这可能是因为它既具有自身的治病功能，又兼有栎树的神奇妙用。乡间流传着“长在树上的蕨草是治胃痛的良药”的说法，大概就是源出于此处。赛索顿·戴尔在他1889年所写的书中提到了一个当时流行于西部乡村的医治牙疼的秘方，那就是将春天里看见的第一棵蕨草咬下来(参见“蝥蛇蕨”、“欧洲蕨”、“雄蕨草”)。

橡树(Oak)

橡树对印欧语系的许多民族来说都是一种圣树，既因为它在传说中同雷霆和闪电有关，也因为它是神圣的槲寄生的寄主。古时候的巫师，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凯尔特人都非常崇拜橡树。橡树过去是爱尔兰法律中所规定的7种贵树之一(另外6种是苹果树、桤木、桦树、榛树、冬青树和柳树)，毁坏一棵橡树要付一头牛的罚金。在古代奥斯托高斯人的法律中，橡树“象征着和平”，不准砍伐。根据传说，当圣哥伦姆希尔在德里建造他的教堂时，为了清除世俗人的所作所为，他不顾国王的暴怒，烧掉了全城，但是留下了橡树，后来这个地方就以橡木取名。在满城的大火中，橡树偶尔也燃着了。圣哥伦姆希尔就对着橡树说一个符咒，熄灭树上的火。

过去有一种迷信，认为砍橡树(特别是那些生长槲寄生的橡树)是不吉利的，甚至是犯罪的。这种迷信曾经流传过许多世纪。在《印欧语系民间传说珍闻录》(1867)一书中，凯莉讲了这样一件事，1657年，诺沃德地区有人砍掉了一棵上面长槲寄生的橡树。那个砍树人弄断了腿，后来所有同砍这棵树有关的人都遭了恶运，包括那个买槲寄生的伦敦药剂商。奥斯韦斯特地区附近有一棵很老的橡树，传说中同圣奥斯沃德有关，人们称它为“里程橡树”。这棵树活的时间很长，人们几乎一直把它当作一棵神圣不可侵犯的树。夏洛特·波恩在《什罗浦郡民间传说》一书中说，据说，要是这棵树的任何一个枝条被砍了，就会发生火灾，就会有人患病或者死

亡。1824年，这棵橡树被这个采邑领主的代理人砍倒了，当地人惊恐万分，预料整个教区将出现巨大的灾难。

奥布里在《维特郡自然史》一书中说，橡树在被砍倒的时候会发出尖叫声或呻吟声，1公里外都能听到，似乎是橡树的灵魂在悲叹。E·威尔德先生曾几次听见橡树的哀叹声。

橡树是雷霆之树，曾经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托尔的圣树。所以，这种树被认为能保护人免遭雷击电打。人们普遍认为，雷电从来不击橡树（虽然事实上橡树有时候也遭雷打），所以，暴风雨中躲在橡树下面是安全的，在房子里保存一些橡树枝或橡树子也能使房子免受雷击。在落地窗帘十分流行的时候，拉窗帘用的细绳的绳头上的木管通常都做得象橡树籽一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但是如果一棵橡树被雷击了，橡木就获得了更多的防护功能。夏洛特·波恩在1896年写的《民间传说》（第7卷）中说，大约3年前，汉伯黎地区的奈沃德森林中有一棵橡树被雷打了，附近的人们都纷纷跑来，取一些击碎的橡木块，用来保护自己的房子免遭类似的灾难。

橡树还能保护那些站在它的下面或携带它的叶子的人不受巫术和恶魔的危害。毕德在《教区史》一书中告诉我们，当圣奥古斯丁在撒奈特岛向坎特的艾斯尔伯特王讲道时，国王不让他屋子里布道，“以防传道人善施巫术，可能欺骗他，向他施魔法”，国王就安排在户外的一棵大橡树下同圣奥古斯丁见面。在橡树的神圣的枝叶下面，国王就能够免遭那些陌生的来者可能对他施行的任何法术。

在异教时期，婚礼有时候在某些独处的橡树下面举行，这些树叫做婚礼橡树。基督教教会自然要禁止这种风俗，但

是它的影响在一些地方延续了很长时间。新婚夫妇们希望白头偕老，永世幸福，常常在婚礼一结束就赶快从教堂来到婚礼橡树下，绕着它跳3圈，在树上刻一个十字架。婚礼橡树在昆布兰郡的布拉普顿地区直到上世纪中期还存在。不用说，在这样晚近的时候，没有人会到橡树下举行婚礼，但是直到最后，关于婚礼橡树还有一种模糊的迷信，认为它能给新婚夫妇带来好运。后来这种仪式消失了，当地人非常遗憾。

许多老教区有地界，上面长着古老的橡树，分布在一个或者几个地方。这些树通常被叫做福音橡树。许多地名都表明，从前这些树远比现在常见。过去有一种风俗，举行祈祷日仪式的队伍要在这样的地界树下停一会，作一个短时间的祈祷，包括读《新约》四部福音中的某一部分。古时候，人们曾经非常崇拜这种雷霆之树，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个纯粹的基督教仪式中发现橡树崇拜的最后痕迹。

橡树籽在民间传说中也有意义。自1660年以后，橡树籽在英国成为皇家恩泽的象征，在皇家橡树节这天，国王就带着橡树籽。那些不结籽或不长叶的橡树果应该用带刺的荨麻打落。发现橡树果里有一个虫或者蜘蛛是不吉利的，虫表明发现它的人会穷，蜘蛛则意味着发现它的人会生病。随身带一个橡树果能使青春不衰。年青人急于想知道他们的情人是否愿意同他们结合，有时就拿两个橡树果，以自己和情人的名字为它们命名，然后丢进一个水盆里。如果这两个橡树果紧靠着漂动，婚姻就会成功；但是如果这两个橡树果相互飘离开了，那么情人就不是忠心的，或者会发生某种别的事情阻止他们成为夫妻。

橡树果还有一个不那么神奇的用法，在17世纪很流行。

从橡树果中蒸馏出水来，给饮酒过量的人喝，或是为了控制他对烈性酒的嗜望，或者是为了消除无节制的豪饮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蝰蛇 Adder

蝰蛇是大不列颠所能找到的唯一的毒蛇。乡村里的人一直害怕它，不仅仅是因为它确实危险，而且是因为它曾经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动物。谁遇见一条蝰蛇而不打死它，谁就会倒霉。由于这个信仰，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常常把无毒蛇误认为蝰蛇而不必要地大肆残杀。房门口如果出现一条活的蝰蛇，那就预兆着那家有人要死了。另一方面，杀死春天里看见的第一条蝰蛇是吉利的；谁这样做了，谁就会在下一个季节里战胜他所有的敌人。

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乡村传说，蝰蛇就象别的蛇一样，不会在日落前死去，不管伤势有多重。但有人说，用一个柁木棒一下子就能把蝰蛇打死。蝰蛇怕柁树，总是避开它，所以，手拿柁树枝或帽子里带着一个柁树细枝编的小圈的人，即使他在蝰蛇为害最烈的树林里也能安然无恙。

人们常用符咒来消灭蝰蛇。M·A·考特尼在《康瓦耳趣闻和民间传说》一书中收录了一个符咒：一看见蝰蛇就在它周围画一个圆圈，在圈内画一个十字架，然后朗诵《旧约·诗篇》第68首的头两行。另一个符咒是轻轻地、慢慢地说：

在这棵柁树下，

有个圆滚的虫，脖颈上长满了斑点。
它现在盘成九圈。
从九圈到八圈，
从八圈到七圈，
从七圈到六圈，
从六圈到五圈，
从五圈到四圈，
从四圈到三圈，
从三圈到两圈，
从两圈到一圈，
现在一圈也不圈。

据说，这能使蝥蛇把自己紧紧缠绕成一团，因此也就死了。这个咒语的字词务必低声说出，因为一旦大声地讲，魔力就消失了。

有人被蝥蛇咬伤，可用死蝥蛇的驱体在受伤的地方擦揉，或用蝥蛇肉制成的药膏来治疗。17世纪的一种治疗法就是，把一只活鸽子按在被咬的地方，直到鸽子吸尽了蛇毒死去为止。西方国家有一个风俗，可以说是这种治疗法后来的变体。这就是，把被咬的脚或手插进刚杀死的鸡的胃里，直到鸡变凉后再取出。如果鸡肉变黑了，万事大吉；但如果鸡肉没有变色，那就表明蛇毒已经渗入病人的肌体。在《哈福德郡民间传说》中，里特夫人提到一种十分昂贵的治疗法：杀死一只羊，把患者裹进暖烘烘的、发臭的羊皮里。给里特夫人提供资料的人中间有个名叫约翰·哈奇逊的老人。他告诉她，他年轻时曾在艾瓦斯·哈罗德附近见过这种事。

并非所有的古老疗法都象上面这些疗法一样复杂。13世纪，米德瓦的医生们建议用捣碎的艾菊和石蚕加净水制成洗液来清洗患处。他们说，这能治好任何带毒的咬伤，不论是蛇咬的或是动物咬的，而且一治就好。在英国的一些乡村地区，还有人记得另一种简单的治疗法，把从牛筋草中榨出的汁液搅匀给患者喝。

据说蝮蛇蜕下的皮很有疗效。在帽子里藏一个蜕皮可预防头痛，缠在腿上可防止风湿病，研碎吞服可治瘡椎病，贴在被刺的部位上，能挤出刺和尖片。在林肯郡，“异质肉汤”——即把蝮蛇肉同小鸡肉一起煮的肉汤——被用来治疗肺结核。在一些地方，把干的蝮蛇皮悬挂在屋顶上或放在壁炉上，据说这能使房子免遭火灾，并且能给住在那里的人带来好运气。

在诺森伯兰郡，蝮蛇大批出没于提恩河的一个支流德汶特河的两岸。这些蛇有时被叫做德汶特沃特伯爵的蛇。据说，那里从前没有任何种类的爬行动物，但在德汶特沃特伯爵因参加1715年的叛乱而被处死的那一天，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蝮蛇。从此以后，它们的后代继续出没于这条河的两岸。据说，德汶特沃特的庄园就以这条小河的一些区段为边界，在那些区域，蝮蛇特别多。

蝴蝶(Butterflies)

从很早的时候起，蝴蝶就同人的灵魂有着广泛的联系。古埃及人认为，灵魂在人死时离开尸体，就象蝴蝶离开蝶蛹一样。在缅甸，“汶莱克皮亚”，即灵魂蝶，据说在人睡着

的时候飞出来，同别的人或者动物的灵魂蝶相遇，人醒的时候再飞回来。今天，缅甸的孩子们仍然被告知，决不要太突然地把某人唤醒，以防灵魂蝶不能及时回来，要是那样，人就会死去。

在凯尔特人的传说中，刚死的人有时候被认为以蝴蝶的形式出现，在尸体上方徘徊。在爱尔兰，这是灵魂永远快乐的象征。在苏格兰，若有一只彩蝶在一个快死的人的上方飞，这就是他未来生活的好征兆。亚历山大·卡米切尔在《卡米那加德利卡》一书中记载了一个传说，同上面提到的缅甸传说相似。这个传说告诉人们，一个灵魂是怎样在时间和空间里游荡，最后变成彩蝶回到躯体旁（在有些传说中变成蜜蜂）。当这只蝴蝶要进入熟睡的人嘴里时，一个邻居把它打死了。一种说法是，那个人立刻就死了。但另一种说法更可怕，那个人的躯体活了下来，照样每天做事，左手拿着灵魂的实体，右手拿着他死去的心脏的影子。

还有这样的说法：所有的蝴蝶都是在地球上游荡的灵魂，要么是永远游荡，要么是在等待着进入炼狱。所以，偶然碰到的一只蝴蝶可能就是某个亲人或朋友的灵魂，决不能伤害它或者杀死它。艾琳娜·赫尔有这样一记述，1810年，阿马格地区有个女孩因追赶一只蝴蝶而受到伙伴的指责，因为那只蝴蝶可能是她祖父的灵魂。在尼德德尔地方和德汶郡，据说这些蝴蝶是死去的小孩，这些小孩没施洗礼就死了，所以不能进天堂。

死亡同灵魂的这种关系在有些地区保护了蝴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因此蝴蝶遭到了残害。看见3只蝴蝶在一起是不吉利的，夜晚看见一只飞蝶是死亡的征

兆。在英国的许多地方，人们相信应该弄死一年中看见的第一只蝴蝶，不然就会遭遇灾难。《趣闻琐谈》第7卷的一位作者说，有一次，他在林肯郡的一所房子里看朋友，提起他刚刚看见的第一只蝴蝶，人们马上就问他是不是用脚把它踩死了。他不明白，就请人说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告诉他，如果他把看见的第一只蝴蝶踩死了，他就能在一年中战胜他所有的敌人。

格洛斯特郡从前有一种说法，要是夏天看见的第一只蝴蝶是白的，目睹者全年都会吃白面，换句话说，他会万事如意、酒足饭饱。如果看见的第一只蝴蝶是褐色的，他就只能吃到粗糙的黑面包。从前在韦斯特默兰地区，白蝴蝶叫“帕皮希”，在栎五倍子节，成群的孩子追赶它们，杂色的那种是乔治王的蝴蝶，那天不会被人残害（至少在传说中，虽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苏格兰边境地区，人们从前追赶蝴蝶，因为据说它们是女巫。

蝙蝠(Bats)

据说在曼岛和威尔士边境地区，女巫时常变成蝙蝠飞进人们的房子里。里特夫人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威伯雷沼泽区附近有一个人，“看见类似蝙蝠的某种东西”飞进他的房间里，他用手绢打中了蝙蝠，但当他去找死蝙蝠时，什么也没有。后来，他说，他知道这是一个当时住在沼泽地附近的女巫伪装成的，因为一只真正的蝙蝠肯定会被打死。《韦尔吉手稿》记载了一则苏格兰传说，飞行的蝙蝠如果突然上升又突然下降到地面，这就表明女巫要施巫术了。这时，女

巫就能对所有不防备她们的人施展魔法。

曼克斯地区的人们认为，尽管蝙蝠同女巫有关，但它落在人身上是很不吉利的。这个岛以外的许多妇女都怀疑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要是一只蝙蝠落在或掸在一个妇女头上，蝙蝠就会被头发缠住，只有把头发剪下来才能去掉蝙蝠。然而，这似乎是一个迷信，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同胞》杂志(1960)记载了1959年格林布鲁克勋爵所做的试验。他的试验得到了3位勇敢妇女的帮助，这3位妇女允许他把一只蝙蝠放进她们的头发里。试验用了4只不同的蝙蝠，这些蝙蝠每次都很容易地飞走了，根本就没有被头发缠住。

在牛津郡，蝙蝠绕屋飞行3周是个死亡的凶兆。要是蝙蝠在晚上出来，好象玩耍似地飞翔，那就是好天气的预兆。

孩子们看见蝙蝠时常唱些歌或说些话来避邪：

黑蝙蝠，快跑开，
请到别处去，
隔天再飞来。
黑蝙蝠，快跑开。

或者说：

天上的耗子，
快从我头上飞过，
你会吃到干面包。
我造酒我做菜，
结婚蛋糕送你一大块。

暴风雨(Storms)

远古以来，暴风雨就一直不被人们看作是单纯的自然现象。几乎在每一种古代神话中，打雷、闪电和暴风雨都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一般认为是上帝发怒所致。有些地方，人们认为，被雷打死的人往往是激怒了天神而为天神所杀的。在今天的有些班图部落里，人们将被雷打死的人勿勿埋葬掉，不举行任何哀悼仪式。如果动物被雷电击死，它的肉是不能吃的。在古罗马时代，也有同样的说法，甚至不允许修理或再建在雷雨中损坏的房子。

以前在不列颠，人们把各种类型的风暴都归结于魔王及其部下小巫的作用，或归结于女巫的作用。女巫被认为是在随心所欲地发作。在审判女巫的年代里，人们常常指责女巫施妖术掀起风暴，目的是让海里的船只失事或损坏陆地上的财富。1691年，巴克格斯特说：“女巫掀起了暴风雨，这一点很多事实可以证明，我想不需要再由我来讲述了。”冰雹、雷电和风雨都在她们的指挥下。女巫一吹哨，风就刮起来了（参见“吹口哨”）。女巫向海员销售打结的缆绳，这样在海员航海时就能有他们所需的风，当扣结松动时，风力就增大，直到解开最后一个扣结，恶风才出现。用其它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方法也可招来暴风雨，包括1590年北伯威克地区女巫所使用的方法。她们用凶残的仪式为一只猫洗礼，把猫与死人身上的某些部位系在一起，然后将这只可怜的动物抛进海里。她们这样做，为的是能招来使船只失事的大暴雨，击沉詹姆斯六世从丹麦返回时坐的船。但她们未成功，只是使船推迟

了一些时候。

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如果在大审期间刮暴风，就会有許多犯人被处死。曾经有一个时期，犯轻微罪行的人都被处以绞刑。在这样的时代，上述情况很可能是真实的，虽然同天气不可能有什么关系。许多人都对另一个迷信深信不疑，那就是，闪电从未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两次。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念确实令人感到宽慰。但不幸的是，这不是事实。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包括威尼斯的圣马克钟，就不只一次被雷电击打过。B·F·舍思兰德在《飞行的雷电》一书中说，纽约的议会大厦在3年里就被雷电击过68次。

许多人在打雷期间把自己的镜子盖起来，把所有的金属物放到一边。在有些地区，据说门和窗子应全部打开，这样，打雷也不会造成任何危险。一般认为橡木是最安全的树，在外遇到雷雨时，可以在这种树下躲一躲，但是，索塞克斯郡却有一首相反的诗：

提防橡树，它引来雷击。

避开桉树，它吸引闪光。

在荆棘下爬行可以安然无恙。

已经提到过，人们过去常常在暴风雨中打钟，因为他们相信，钟声能压倒空中的恶魔（参见“钟声”）。因此，在中世纪铸的钟上，人们发现刻有“电光”的字样。

在牛津郡，人们说冬天打雷预示着一个灾难的夏天。“不合季节的雷雨是夏天的荣耀”，即大人物的死亡。威尔士也有类似的一种传说，冬天打雷意味着教区内首脑人物的去

世，奥利费·克伦威尔死的时候，狂风暴雨铺天盖地。保皇党们也许很自然地认为，这是魔鬼的旨意，是它派人来抓他的。但是，他的追随者如果是苏格兰人，就可能把暴风雨解释为皇家风暴，是为大人物的灵魂降临的，只为他们降临。

奥塔·斯温在《天空、岛屿和传说》(1952)一书中记叙了一个很离奇的故事。1928年，乔治五世患病，斯温当时住在金斯伯格，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老人来到他家里打听皇帝的最新消息。这个老人年轻时是个猎人，当年曾经伴随皇帝打过猎。一天，刮起了一场大风暴，又打雷，又下雪，到了晚上风势才减弱。象往常一样，老人又来了，询问皇上是否还活着。老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皇上的病情好转了。老人得知这个消息时，就说皇上会好的，因为暴风雨没有把皇上带走。他说这是皇家暴雨，只吹向大人物。他看到一次皇家风暴，是为基奇纳勋爵而刮的，结果就把他带走了。但是，这一次皇家风暴却没有把国王带走，真是一件少见的事。所以，老人知道，国王肯定会康复。

蝰舌蕨(Adder's Tongue Fern)

人们把一种赤莲植物称作蝰舌蕨(有时叫做蝰蛇矛)。就象传说中同蛇有关的大多数植物一样，这种植物曾经被认为具有很好的疗效。因为它的黄绿色的刺同蝰蛇的舌头相似，所以它就被视作治疗蝰蛇咬伤的特效药——民间信仰“以毒攻毒”。根据植物的外形特征说，这种植物有蛇的“舌头”，这很清楚地表明它是蛇灾的尅星。把这个观念简单地引伸一下，这种植物也被认为可以治疗人类的舌疾。

它的疗效还不只是这些。要是在月亮盈亏的夜晚把它的叶子采下来，可以制成膏药，治疗肿瘤和肿胀。从叶子里榨出的汁液可制成药酒和治疗眼病的洗液。有特许证的药商和一般人都曾广泛使用过这种植物叶子制成的膏药来治疗伤口。法国人把这种植物叫作“能产生一百种奇迹的草药”，在月亮盈亏的夜晚，草药商和家中有病人要医治的人都精心地去找这种植物。

现代草药商仍然用这种植物配制创伤药膏和洗液。在一些地方，乡间的人们用这种植物的叶子沏茶喝（特别是在春天）以净化血液。

蝰蛇石(Adder Stone)

蝰蛇石这个名称一般指内有天然穿孔的小石头，或某种带花纹的透明鹅卵石。这种鹅卵石非常稀有，所以具有各种奇异的、独特的功能。

有些人不能识别什么是真正的蝰蛇石，常把耕犁时在田间翻出的史前螺旋状壳阶也称做蝰蛇石。

从前，人们非常珍视这些石头，认为它们具有避邪的魔力，可以用来医治人类的或动物的各种疾病。根据传说，这些石头是蛇产生出来的。蛇在一年的某些时候大批集结在一起，盘绕成一个滚动的球，同时吐出唾液，唾液变硬成为石头。因为它们的起源与蛇有关，所以人们就广泛地把这种石头用来医治蝰蛇咬伤。有许多故事都讲到蝰蛇石的疗效。威廉·汉德森在《北部诸郡传说琐谈》一书中记录了一则故事，说是彼德罗瑞附近的一个19岁的苏格兰农民被蝰蛇咬成重

伤。给汉德森提供资料的人说，“巨痛难忍，而且又肿得可怕，情况越来越危险。这时，人们请来了一位携带蝾蛇石的聪明妇女。她用蝾蛇石揉擦伤处，红肿很快就开始消退了。”蝾蛇石还能治疟疾和哮喘病，悬在床上可避除恶梦，装在衣袋里可防止眼病。

虽然人们今天不再重视蝾蛇石的医疗特性，但仍然时而把它们当作带来好运的东西和避邪的吉祥物。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一些地方，这样的石头（特别是偶然发现的石头）仍然被保存下来，作为护身符传给后代。

德雷克鼓(Drake's Drum)

德雷克当年环球航海时一直带在身边的鼓，如今正在普里茅斯港附近的巴克兰——阿比城墙上悬挂着。据说，战争到来之前，它总是不停地左右摇摆。有条古老的传说认为，在阿德米罗大将军要死的时候，他命令人们把鼓带回德汶郡，他还许下诺言说，一旦英格兰有危险，只要有人敲鼓，他就会重返战场，为国而战。据说是在德汶郡，他曾两次这样做过。结果，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其他著名海员的生命，第一位便是17世纪的布莱克，后来则是海军大臣纳尔逊。

随着岁月的流逝，鼓的传说已发生了变化，传说的着重点由人转向了物。而今，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鼓用不着人去敲就能自动发出声音来。据说，人们在1914年曾听到鼓发出声，而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又听到鼓发出了声音。在《德雷克》(1955)一书中，道格拉斯·贝尔叙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18年，当时，德国高级

海洋舰队在斯卡帕佛洛战败投降。当英国皇家舰队紧紧包围敌方军舰时，鼓声便开始从旗舰上响了起来，直到对方舰队全部覆灭为止，鼓声才开始消失。虽然两次派通信员去查明究竟是谁在旗舰上擂鼓，虽然司令员最后不得不亲自出马作一番周密的调查，但调查结果没有发现有任何擂鼓手在那儿。于是，在水手们中间就产生了这样一种信仰，认为那是德雷克的鼓在发出隆隆声。

另一个奇特的故事记录在R·L·哈德菲尔德的《令人恐惧的军舰》(1937)一书中。故事讲的主要是，一只用银子复制而成的德雷克鼓在1929年被赠送给了H·M·S·德汶郡号巡洋舰，虽然与德雷克有关的任何一种鼓都能给水手们带来好运气，但这只鼓却不曾如此。巡洋舰刚一下水就遭到了不幸，军舰上的炮塔爆炸了，有17人不幸被炸死。全体官兵一致认为，是这只用银子复制而成的鼓作的怪。于是，这种信念便在人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1936年，当德汶郡号巡洋舰再度出海时，人们认为应该把那只银制鼓丢下来，安全地悬挂在德汶郡港的尼古拉大教堂上，在那儿，它将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危害。

德国人乐队(German Bands)

老年人都还记得一种奇特的有关天气的迷信传说，那就是，只要德国人的乐队在大街上或任何露天场合演奏，准会导致下雨。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每年初夏都有许多德国人的乐队千里迢迢来到英国，他们走乡串镇，为乡下人的守灵仪式演奏，在俱乐部的聚会上演奏，另外在它其

一些乡村节日里，也会听到他们的演奏。秋天一到，他们就回家了。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那些老年人坚持认为，只要这些德国人在室外表演，就一定会下雨，至于原因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十六 画

燕子(Swallow)

在不列颠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人们把燕子神圣化了，认为它是它带来了一年中最好的时光，是它送来了夏天。传说将燕子与给人类带来生命的水和沃土相提并论。在有些神话中，燕子与鹈鹕同样享受着给人类带来火焰之鸟的荣誉。通过这种勇敢的奉献，它才有了火红的斑纹和烟蓝色的羽毛。

相传燕子在房子上筑巢是吉祥的标志，这所房子将受到保护，不受大火和闪电的袭击，某种程度上还会有好运。然而，如果燕子后来离巢而飞，或者下一年也不再飞回同一巢穴，那么，这所房子将会遭到不幸。

捣坏燕巢是很不吉利的，有些人至今还是很厌恶做这样的事。以前这种行为被视为犯罪。谁毁了燕巢，谁家的牛就有可能流血奶，这是最轻的灾难。汉德森叙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名叫赫尔的银行家弄到了一个牧场，在清理时，他把屋檐下的燕巢全部捣毁了，不久这家银行就倒闭了。汉德森说：“可怜的家伙，除了麻烦就什么也没有了。”

打死燕子就更不幸了。这种信念甚至连猫都知道，猫从不吃燕子。有一种迷信认为，一只死燕子落在谁手，不管是自己弄死的，还是捡来的，谁就会大难临头。

燕子虽有给人类带来幸运的美谈，但在有些地方却有另

一种说法。在爱尔兰，有人说燕子是魔王的鸟。在一个英格兰传说中，燕子象喜鹊，它的舌头下面有一滴魔王的血，燕子飞过房屋是吉利的，但飞进房间或落在烟囱上，那是不祥之兆。在德国，如果屋梁上有许多燕子窝，那就意味着财富将会降临。有些地方的人则认为，燕子从马或牛的肚皮底下飞过，动物将要死去。如果落在人的肩上或手上，这个人将活不长。

奥布里的《杂闻》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1684年，时局对保皇党不利，动荡不安。哈福德郡斯特顿地方的教区长站在住宅的凸窗下面，为国王的健康干杯祝福。正当他举杯到唇边时，一只燕子从窗口飞进，落在了他的杯边，吸饮了一点果酒后飞走了。奥布里不希望解释发生的事情，但他已经意识到了死亡的预兆，就在第二年的1月，国王被处死了。

使用燕子衔来的香草可以医治年轻人的视力衰弱。在8月份月盈的日子里，从燕子体内取出的小石头（根据威斯坦利的《知识汇集》中的记载，是星期三这一天取出的），可以治疗癫痫病和瞎眼，还可以使人免遭危险，使妇女得到理想的爱情。如果把这块小石头放在舌头底下，可使人能说会道。在17世纪，治疗癫痫病的另一种方法是用燕子的羽毛。具体做法是，把羽毛捣成碎粉混在白酒里饮服。这种方法还可以治疗瘧病、中风和肾病。

有个时期，人们相信燕子不是飞走了，而是在山崖上或地面上的洞穴里冬眠。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这么回事，甚至连罗伯特也这样认为。尽管罗伯特知道飞鸟在冬天飞走了，但他还认为洞穴里有可供飞鸟栖息的遮蔽处，天气暖了它就飞出来。奥兰·马格鲁斯则提出了另一种理论。

他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时，燕子从不同的地方飞到一起，欢聚一堂，把所有的腿和翅膀连起来，一块儿把它们自己埋在河里或湖里，待春天到来，他们再从河里和湖里飞出来。

镜子(Mirror)

原始人认为，当一个人在池中或其它反光的表面看到他自己的映象时，他所见到的不仅仅是倒影，而且是他自己的灵魂正从对面注视着他。有种说法认为，灵魂可以离开驱体而不会引起死亡，灵魂有时是可以看得见的倒影或影子，这种说法早就存在于世界各地，并出现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只要离开驱体后的灵魂不被伤害，一般来说，这个人是安全的，但是，如果灵魂受到某种形式的伤害，接踵而来的便是不幸、灾难和不可避免的死亡。今天的巴苏陀人相信鳄鱼在水中咬住一个人的倒影，就可以把这个人咬死；祖鲁人则认为，任何人朝阴暗的水池中看都是危险的，因为居住在池中的妖魔会抓住倒影，掠走灵魂。

在这些古代传说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现代的有关镜子的迷信传说。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打碎一面镜子，就意味着有7年的不幸，或意味着有一场特别的灾难，比如失去一位好友或亲人。很多妇女不让婴儿在满周岁前照镜子，她们认为婴儿照了镜子，就不能健康成长，轻则发育不良，重则夭亡。如果有人死了，人们习惯把镜子蒙上，他们可能觉得，这种时候，不论是谁，在镜中看到自己的映象，都会跟着死去。即便他不死，家里另外一个人也会死去（参见“弥留之际”）。新娘经常受到告诫，不要穿结婚礼服去照镜子，以免

发生妨碍婚姻的事情。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婚礼结束后，一对新人并肩站在镜子面前却是很吉利的。

演员一般都不从别人身后照镜子，那样的话，就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映象重叠在一起，这会给后面的人带来不幸。有关镜子的最坏预兆是，当一个人朝镜中看去却没看到自己的映象，这毫无疑问是死亡的预兆，因为灵魂已经离去了（好在这种事情只发生在传说中，很少发生在现实中）。

镜子以前也被用来占卜，就象晶球占卜者使用的水晶球一样。占卜者在完成某些程序之后，可以从镜子里看到他所占卜的答案。古代色萨利的魔法师就是先把镜子对着月亮照一照，然后从中占卜未来的事情。同样，19世纪的英国姑娘如果想知道她们还要等多少年才会结婚，也用这种方法。S·O·阿迪说，女孩子用这种方法时，要站在一块她从未站过的石头上，背朝着满月，手里拿着一面镜子，从镜子里她就会看到月亮以及许多“小月亮”，一个小月亮代表着她所要等待的一年。

另一种很普遍的占卜方式则是在万圣节前夕进行的，有时也在其它重大节日里进行。姑娘在夜间走进卧室，在梳妆台上点燃两支蜡烛，然后默默地站在镜子前，一边梳头一边吃苹果，这样就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她未来丈夫的幻影，他站在她的身后，也朝镜子里看。

瓢虫(Lady bird)

鲜红色的瓢虫一般都被视为吉祥之物，这可能是因为在传说中它的颜色总是与火相关。如果它停在一个人的手上或衣

服上，那就是吉祥之兆。应该让它随意飞走，而不可以刷掉它。不过，可以轻轻地向它吹气，催它快走，也可以用民谣去催它走：

瓢虫，瓢虫，快飞回家吧！
你的房子着火了，你的孩子不见了。

另外有两句稍许不同的民谣，是将“你的孩子”，改成了“你忠实的恋人”，这一种可能更为古老。此外，还有一些民谣也常被人念诵。诺森伯兰郡的一首民谣似乎将瓢虫与气候联系在一起了。那里的儿童一见到瓢虫，就把它拾起来，抛向空中，口里念诵着：

红虫，红虫，快飞走，
明天的太阳照当空。

少女们如果想知道未来的爱人住在什么地方，或她们是否很快就会结婚，就将瓢虫轻轻的从手上吹走，或将它抛向空中，同时念道：

飞向东，飞向西，
告诉我，我的心上人住哪里。

或者：

主教，主教，巴拉比，

告诉我，何时是我的婚礼。
如果明天就是那喜庆日，
飞走吧，张开你的双翅。

瓢虫的颜色越深，它带来的运气就越好。它身上的斑点也很重要。在索塞克斯郡，人们传说，如果一只瓢虫停在某人身上，瓢虫身上有多少个斑点，这个人就有多少个月的幸福生活。从前在多塞特郡，人们认为，这些斑点预告着小麦的价格，一个斑点代表每蒲式耳一个先令。

弄死一只瓢虫是极坏的凶兆。在英格兰东部，如果不慎弄死了一只瓢虫，就要小心翼翼地将它埋葬，并在其坟上拍3下，同时念诵着那首“房子着火”的民谣。在西部乡村，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虫子受惊时，渗出来的黄色液体是治疗牙痛的良药。患者先用手指擦瓢虫的腿，然后将沾上的液体抹到痛牙上即可。

壁炉(Hearth)

壁炉的神圣性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观念。在壁炉出现以前，家庭用火一般都燃在主厅的正中，因此，无论是从直观意义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它都是一个家宅的中心。在非基督教时期，这里是家神的寓所，燃烧着生命的神圣与兴旺之火，这样的火永远不能熄灭。围绕着这个中心壁炉，一家人起居、工作、吃饭，有时还在这里睡觉。新娘出嫁到婆家后，首先要将她带到炉边，郑重其事地将火钳交到她的手里，表示从今以后，她就是这个家里的主妇和保护

人。继承权也和火炉有联系。在中世纪的威尔士，一个人死后，他的儿子有权掀开他的壁炉，以此来显示他儿子对他的财产享有继承权。那个“凄凉炉灶”的短语，不仅意指空荡的房子，还喻示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爱尔兰、苏格兰高地以及苏格兰各岛屿上，那些烧泥煤的敞口炉子，晚上都要按一定的程序将炉火闷盖或耙散：首先将余烬均匀地耙开，使之形成一个圆圈，然后将它们平均分成3段，中间留一个小堆。每一段上放一块泥煤，使之与中间的小堆相接触，然后，用煤灰将它们全部盖上，使之焖烧而不至熄灭。这一程序既带有宗教色彩，也具有实际意义。这一切必须由家庭主妇来操作，她在耙松余烬、添加泥煤的同时，还要口诵一些传统的祈祷文以求房子和房子里边的人在夜间平安无事。弄完以后，还要重复一遍祈祷文。

上述习俗和迷信仅限于敞口或中央壁炉，而非今天所常见的那种小壁炉。然而，在许多地区，那些古老的意识仍未完全消失。1955年夏季的《乡下人》杂志上登载了一篇有趣的书信体文章，文章说当作者的女仆还是一个小孩住在牛津郡的时候，她妈妈告诫她说，壁炉要保持一尘不染，因为它是“家中的圣坛”。正如教堂里的圣坛总是保持得那么干净整洁一样，家里的壁炉也不能例外。

现在仍然经常听人说，拨弄别人家里的火炉既显得冒失也不吉利。即使是朋友，如果跟主人的结交不到7年，也不能轻举妄动。就在60至70年前的苏格兰或北英格兰，还没有人在元旦那天将炉火或灯火拿出屋外，谁要是这样做了，一年之内他的家里就会死人。也许有过这样的时侯，即人们认

为拒绝给别人提供一块燃烧着的煤或一根点着的蜡芯，是不与人方便的表现，但是，即使是最慷慨大方的人在元旦这一天，通常也会婉言拒绝给予这样的帮助。查尔斯·哈德维克在他的《习俗、迷信和民间传说》一书中叙述道：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走进曼彻斯特附近的一间农舍里去借火点烟，屋子里的主妇断然拒绝了，她说，她不会在元旦这天干这种傻事。不过，她还是让他自己从炉膛里取了火，就象哈德维克先生说的那样，这似乎同她自己给他火没有什么两样。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可以根据炉子里面的火势，判断出许许多多的征兆。如果炉火在早晨生不着，或火苗直往烟囱外面窜，那就预兆着吵架可能发生。同样，煤块发出毕剥爆响声也预兆着争吵，这时应该翻动或敲碎这样的煤块，以避开不祥之兆。当炉火只在一边燃烧，或明显地烧成两簇时，它预示着分离。烧塌的炉火是死亡的前兆，其塌陷处象征着坟墓。同样，一片棺材形状的余烬飞出炉膛也是死亡的征兆，而形似摇篮的卵状余烬则预示着新生。如果一块燃烧着的煤滚出来掉在某人的脚旁，它预告着一场婚礼即将来临，婚礼可能是这人自己的，也可能是屋里其他某个人的。但是，如果这样一块煤朝着某个人的方向爆炸开来，那就说明他或她有一个情敌。

壁炉后面冒出的火花意味着消息，火花明亮就是好消息，火花暗淡就是坏消息。附在炉栅上的薄层黑灰预告着陌生人的到来。蓝色火焰或耀眼的火焰，说明霜冻天气即将来临。

在点燃去邪之火以前，必须熄灭所有家常用火，否则，去邪之火就点不着。一般说来，这是一年当中唯一可以熄火炉火的时候。但是，只要去邪之火一点燃，马上就要用这生命之

火将其它的火重新点燃(参见“去邪之火”)。

餐巾和桌布(Table linen)

一个偶然被邀请单身赴宴的客人不会在饭后把他的餐巾叠回原样。这沿用已久的习俗有其迷信的根由。即使他这样做了，尤其是第一次到这户人家吃饭，他将永不复返。纵然他仍受欢迎，但命运会阻止他前往。此迷信对主人家的常客影响甚微，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参与过主人家的家务事。

有些地区的人相信，夜间桌子上铺着一张白桌布是不祥之兆。

在熨过的桌布上显出一个象棺材的印子，意味着即将来临的生离或死别。

十七 画

蟋蟀(Crickets)

关于蟋蟀，有着各种不同的传说。一般说来，如果这些友好的小昆虫喜欢同人住在一起，那就被认为是很吉祥的。要是蟋蟀在一间屋子里住了很久之后突然离开的话，那却是死亡的一种预兆。弄死一只蟋蟀肯定会遭到不幸。

另一方面，蟋蟀的唧唧声有时被看作是死亡的一种征兆。在有些地区，如果蟋蟀突然闯入一间以前不曾出现过蟋蟀的屋子里，那么，这间屋子将会遭到不幸。如果某家的壁炉上出现了一只蟋蟀，那么，这在各地几乎都被认为是大难临头的一种征兆，预示着这个家庭不久将会有人死去。

槲寄生(Mistletoe)

槲寄生，古代传说中的金枝，对凯尔特巫师和挪威的异教徒来说，是一种神圣的、并能创造奇迹的植物。凯尔特巫师在冬至或夏至这些节日里，总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来砍些槲寄生。对挪威的异教徒来说，槲寄生虽然神圣却很可怕。当所有天上、地下的东西都发誓不去伤害光明之神巴尔德尔时，槲寄生却将他杀死了。原因是槲寄生的根长在其它树

上，而不在土里。所以它既不属于天上，也不属于地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众神也就把它给忘了。当万物都拒绝帮助洛基这个挪威神话中的恶魔时，他就利用槲寄生杀死了光明之神。

在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槲寄生还是象征和平的一种植物。在房屋外面挂一枝槲寄生，意味着主人将友好待客。如果仇人碰巧在一棵长有槲寄生的树下相遇，他们必须放下武器，至少在那一天中不再进行格斗。

作为避雷植物，槲寄生在室内的存在就可以防止雷电的袭击，也可以阻止巫婆和恶魔的侵扰。在古代的不列颠，它又被称作万能药。因为它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并能平息争吵，它还是一种解毒药。而且，它还能带来好运和富有。基于这些原因，槲寄生尽管不会出现在教堂里，在每个家庭里的圣诞装饰物中却是不可缺少的。

可能是由于槲寄生与异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论是在圣诞节还是在其它任何节日里，人们都禁止将它带入教堂。这一禁令至今依然存在于大多数教区。如果偶尔有一枝槲寄生夹杂在装饰青枝中，只要牧师看见了，立即就会将它除掉。几年前，在牛津郡的一个教区里，人们获准可以在门廊里挂上一束槲寄生，但还是不能挂到教堂里面去。这一禁忌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是在中世纪的约克·敏斯特，人们在圣诞节前夜的宗教仪式上，将一枝槲寄生端放在祭坛上，一直放到圣诞节的第12天为止。只要它在祭坛上，整个城市的人就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同样在黑乡，似乎有一个时期，人们还是习惯用它来装饰教堂，因为在1672年的比尔斯顿区教堂执事的帐目中，以及在1801年的达勒斯顿区教堂

执事的帐目中，都出现了购买槲寄生的款项。

在乌斯特郡，槲寄生到处都有。那儿的人认为，除了圣诞节以外，其它任何时候砍伐槲寄生都不吉利。直到近代，仍然有人把圣诞树枝保存一年，以求好运。然后，在下一个圣诞除夕再换一枝新的（也许现在仍然有些家庭这样做）。在某些地区，从圣诞树枝上折下嫩枝来给新年后首先生产的母牛吃，以保证其后的12个月中牛群兴旺。在从前的哈福德郡，人们认为，在元旦前把槲寄生带入室内是不吉利的，圣诞装饰物中也不能有它。但是，在举行烧柴仪式的时候，可以将它采集回家（参见“山楂”）。

在槲寄生树下接吻似乎是纯粹的英国习俗。在其它国家从未发现这一习俗的痕迹，除非某个时期那儿有英国人居住。虽然现在我们对接吻似乎不太习惯，但英国人曾经非常热衷于这样做。在16、17世纪，外国来宾常常惊叹英国男女间的那种极其自然的亲吻方式，他们甚至对不太熟悉的人和刚刚认识的人也采取这种亲热的问候方式。这一古老的自由，现在只有在圣诞节的槲寄生树荫下才可以享受了。如果一位姑娘站在这样的圣诞树下，任何人想要吻她，她都不能拒绝。曾经有一个时期，小伙子们还可以亲吻一次，就从树枝上摘下一个浆果。

砍伐长有槲寄生的树曾经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参见“橡树”）。很多传说都讲到，谁这样做，谁就会遭到不幸。在伯斯郡，与爱罗·海斯家族有关的一个奇特传说就和这种说法有联系。这个家族的延续和繁荣与生长在隼鸟石附近的一棵古老的长有槲寄生的橡树密切相关。只要这棵树活着，而且槲寄生也从上面长出来，这家人就会兴旺起来。但是，

从下面的诗句中，我们又将读到另一种情况(传说此诗为打油诗人托马斯所作)：

橡树的根在腐烂之时，
槲寄生的心也随之枯萎。
爱罗家的炉边将长满杂草，
隼鸟的巢里将响起乌鸦的叫声。

据说在万圣节前夕，绕着一棵橡树顺时针走3圈，然后用一把新匕首砍下一根槲寄生枝，战时带在身上，这是个可靠的护身符，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驱魔防巫。同样的小枝放在摇篮里，可以防止婴儿被妖魔偷走或调换。现在长有槲寄生的橡树已经没有了，海斯家族也破产了。已经没有人记得那棵树被砍倒的确切时间，但根据当地的传说，那是土地被卖掉之前的事，而且正是由于树的被毁，才导致了那个家族的破落。

人们普遍相信，槲寄生茶可以治疗癫痫，现在仍然有些医生开这种药方。在民间医学中，这种植物还可以用来治疗其它一些疾病，其中包括舞蹈病、心脏病、神经病、溃疡、牙疼以及有毒动物的咬伤。

戴孝的植物(Plants in mourning)

古时候，人们认为人和自然界之间有着密切的感应关系，由此产生了那种风俗，把家里死人的事告诉蜜蜂或白嘴鸦。这种风俗有时候还被加以扩展，包括人们特别喜爱的植

物。家人亡故的事情，必须告诉这些植物，让它们戴孝，把黑纱系在植物上，或者在花盆上蒙上黑布。据说如果不这样做，植物就会枯死。M·A·考特尼曾讲过，她的一个近亲死后过了一些时候，房子里的一棵铁线蕨消失了。她问铁线蕨哪里去了，家里人说，谁也没有把亲人亡故的事告诉这棵植物，也没有让它戴孝，所以它就逐渐枯死了。

在《圣希拉尔漫游记》(1838)一书中，圣帕斯克夫人写道：“我亲眼看见我们女教士的木犀草上系着一面小黑旗。这个女教士告诉我，自从她的孙子被烧死以后，这棵木犀草就枯萎了，但是后来她在草上放了一块孝布，草又活了。”而且，因她孙子的死亡而枯萎的不仅仅是她自己的植物。她说她有个女儿在番赞斯，种了22种草花，又香又好看，无人不称赞。但是，事故发生以后，所有这些花草都开始枯萎了。后来，每棵花草上都被系上了黑布，它们又活了过来。

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胡德夫人在索夫克郡的一个小村舍里看见一棵长得很好看的天竺葵，赞美不已。花的主人说，这棵天竺葵是属于她父亲的，父亲死的时候花就枯萎了。但她补充说，有人劝她在天竺葵上系一块黑布，她这样做了，“花果然又开了”。

十八 画

鹰(Eagle)

老早以前，几乎在鹰所出现的每一个国家里，鹰都受到了人们的崇拜、赞美和敬畏。在印第安神话、波斯神话、亚述神话和赫梯帝国的神话中，鹰都享有一席之地。在古希腊神话中，它是与万神之父宙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古罗马神话中，鹰却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军团鸟(Legions)，它的形象被镶在军团的旗帜上。鹰为天空之王，它可以带来风雨和雷电；它是一种太阳鸟，能紧盯着太阳而不感到眼花缭乱。普利尼告诉我们，睁开双眼就能看穿灿烂的阳光，这种能力对鹰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只雏鹰要是不能做到这一点，母鹰就会把它从巢中扔出去，让它死去。

有个传说认为，鹰是从来不会变老的，因为它能够定期返老还童。它首先飞往天空，靠近太阳，让身上的羽毛烧起来，然后它就俯冲下来直奔大海，扑灭身上的火苗。从此以后，它就一直呆在巢穴里长新羽毛，新羽毛长出来之后，它就又变得很年轻了。另一个传说则认为，跟别的鸟不一样，鹰是从来不会老死或病死的，它只会被饿死，因为它的嘴朝里弯，变成了钩形，结果它张嘴时却啄不到食物。

如今，鹰在英国上空早已销声匿迹了，尽管苏格兰仍有它们的幸存者。在曾经有过许多鹰的威尔士，特别是在斯诺

登地区，鹰的叫声被说成是凶兆或某类重大事件的预兆，比如一位英雄的诞生、一个王朝的兴起或衰亡等等。当鹰在平原上飞得很低时，疾病、死亡或战败可能就会来临；而当鹰在高山上翱翔并不停地在上空盘旋时，这却是个好兆头。如果一只孤鹰象一个卫兵似地停歇在一块岩石上，那么，这意味着敌人将要来临；但如果看到那儿有许多只鹰在一起，这则是和平友好的一种标志。据说，在暴风雨天气里，鹰会在斯诺登地区产生巨大的旋风，人们认为，旋风的产生是鹰振动翅膀的结果。在一个关于亚瑟王的威尔士传说中，我们看到，亚瑟这位英雄睡在一个山洞里，尽管他是孤身一人睡在那儿的，但却有鹰在保护着他，而当他以鹰的外形出现时，他却只能是一只渡鸦、一只红嘴山鸦或一只海鹦，从未成为一只真正的鹰。

据说，盗走一个鹰巢是很不吉利的。不管是谁，如果他这样做，他永远也别想得到安宁。不仅如此，这还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为。但有人曾认为，如果这样做是为了能在巢中找到鹰宝石，那或许是值得一干的，因为鹰宝石本身就很有魔力价值(参见“鹰宝石”)。人们认为，要是两个人共同吃下一个鹰蛋的话，这两个人从此以后将不再遭受各种灾难，尤其是巫婆们的咒语。

由于鹰的双眼十分敏锐，所以它的胆汁和蜂蜜搅拌在一起，是治疗双目失明的一剂良药。据说鹰也是通过吃水兰草(Rawkweed)才有一双敏锐眼睛的。实际上，水兰草对视力很有好处，所以老早以前就有人经常建议道，把水兰草制成一种滴液或注射液以治疗眼病。

鼯鼠(Shrew—mouse)

直到上个世纪末，人们还相信，鼯鼠爬过人或动物的身体会引起四肢剧烈疼痛，导致瘸腿。当然，牛、马和羊最易受鼯鼠的伤害，因为它们常常在户外过夜。但是，人也难以避免不受其害。根据夏洛特·拉撒姆的记述，索塞克斯郡有个农夫，发现他的一匹很珍贵的马在田野里睡过一夜之后腿瘸了。他找不到原因，就归罪于鼯鼠。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新仆人不要把牛赶到某个特别的草地上去，恐怕“母牛会受到伤害，因为那片草地上到处都是尖鼻子老鼠。”

治疗鼯鼠引起的腿疾有两种方法。其一是那个有名的仪式(也用来治疗人的疾病)：把受害的人或牲畜从两头扎根的荆棘拱洞中传递过去。另一个治疗方法更为常见。逮住一只活鼯鼠，埋在从柞树上挖出的一个洞里。此后，那棵树就叫做鼯鼠柞树。据信，用这种柞树的叶子或者小枝擦患处能治好腿疾。萨里郡的里士满公园里有这样一棵柞树，患病的牛、马和体弱多病的小孩都常常被带到树下进行治疗。这棵树一直活到1895年。兰开郡的沃顿地方也有一棵著名的柞树。吉尔伯特·怀特在他的《塞尔伯恩的自然史》(1789)一书中说，鼯鼠柞树曾经生长在沃顿地方的牧师公馆旁，但是，这个教区的牧师后来把它砍掉了，虔诚地希望，把树连根拔去就能够消除这个迷信。

在诺坦普顿郡，外出时遇见鼯鼠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许多地方的人都坚信，这种小动物不能穿过人踩出的任何小路，穿过去就会立即死掉。这种信仰有时候还扩展到一般的

老鼠身上，它说明了许多老鼠无明显的病伤而死在小路旁的原因。

鹰宝石(Eagle—Stone)

鹰宝石这个名称主要是指一小块淡棕色的金刚石，妇女们怀孕期间带着它作为护身符以防止流产，分娩时带着它作为护身符能安全顺利地生下孩子来。鹰宝石常常是从东方输入进来的，由于它们属于稀有的舶来品，被认为有着奇特的魔力，所以，那些有幸拥有鹰宝石的人就能获得一大笔奖金。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英格兰，宝石的主人在必要时将宝石借给他的朋友或邻居，这已成了一种习惯。在怀孕的绝大多数日子里，妇女们将鹰宝石缝在小布袋里，挂在脖颈上；生孩子的时候则将宝石布袋系在大腿上。

卢普顿在《奇闻轶事》(1660年)一书中说道，鹰宝石带来了夫妻双方的爱情之果，“如果一位妇女分娩时剧痛万分，那么，系在她大腿上的这块鹰宝石就能使她轻松地生下孩子来”。在《名家书信集》中，有一封信是斯特雷恩沙姆·麦斯特公爵写给他已婚女儿的，信上的日期为1716年2月4日。斯特雷恩沙姆公爵在信中告诉他女儿说，他已把一块鹰宝石寄出去了，鹰宝石装在用印度丝绸织成的小布袋里，另外还附有一张关于鹰宝石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写道，鹰宝石可以有效地防止孕妇流产，应该将它挂在脖子上；临近产期的两三个星期前，应该将它从脖子上摘下来。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斯特雷恩沙姆公爵又说道：“我夫人戴维斯告诉我，分娩时还应将鹰宝石小布袋系在大腿上，这样

做不会造成难产。”2月11日，他的女婿回信告诉他说，他们已收到了鹰宝石，“我们感到很满意”，同时他在信中还答应说，鹰宝石一尽完职责，他们就十分感激地将它寄回。

有关鹰宝石魔力的迷信以及它的名称，大都来源于这样一种很古老的传说：只有在鹰巢中才能发现这些宝石。据说，鹰下蛋时很不容易，如果不借助于鹰宝石，它们是下不了蛋的。鹰宝石还有另外一种魔力，它能保护鹰巢不受毒害。

十九 画

颤杨(Aspen)

颤杨在乡间有一个名字叫颤抖树。在有些地方，白杨也叫颤抖树。那怕只有最微弱的风，这两种树的叶子也会颤抖。所以，当周围一切都静止不动时，它们似乎在不停地摆动。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从前认为这两种树有治疗疟疾的功效。根据一则古老的传说，要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同它们的影响相似的东西。既然疟疾引起病人颤抖，用抖动的树就能治好。

在《北部诸郡民间传说》一书中，威廉·汉德森讲述了林肯郡里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就是用这种方法治好了疟疾的。人们要她把一绺头发挂在颤杨树上，一边挂一边说，“颤杨树，颤杨树，求你替我摇晃、颤抖。”正如进行这类符咒通常要做的那样，女孩在回家的路上不能出声，不然的话，魔力就消失了。这个女孩就是按照人们的指教去做的。若干年之后，当她已是白发老妇时，她告诉那些给汉德森提供资料的人说，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发过疟疾。另一种方法是在树干上凿一个小洞，把患者的指甲放进去，然后把小洞严严实实地封起来。当树生长得盖住洞时，疟疾就消失了。

有两个广为流传的传说解释了颤杨树的颤抖。一个是，

颤杨被判为永远颤抖，因为当基督穿过森林时，它是唯一的一棵不愿鞠躬的树。另一个则是，颤杨永远惊恐地抖动着，因为颤杨木曾被用来制造钉死耶稣的十字架。

蟾蜍(Toad)

民间对蟾蜍各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它被看作吉兆，更多时则被视为凶兆。它们可以用来治病或用作毒药，又常与巫术和魔法有牵连。

遇到蟾蜍会有好运，弄死一只蟾蜍会得到雨水，甚至大雨倾盆。贼娃子戴上一个风干的蟾蜍心将使侦探无法追踪。将蟾蜍碾成粉末冲服可防治癫痫。《菲尔法克先纳的神秘手抄本》中提到，3月里捕杀一只蟾蜍，晾干后放入一个丝袋里贴身佩戴，可以止住鼻血。虔诚的作家说：“靠着仁慈的上帝，血立即就止住了。”

把蟾蜍烧成灰，佩戴在身上能够治疗或预防水肿、风湿病和瘟疫。预防瘰疬有一种秘方，捉一只活蟾蜍，装入袋中，挂在脖子上，直到它死掉为止；或者切下其后腿挂在脖子上。这种偏方据说可以治愈瘤子、肿块、疣子等皮肤病和其它疾病。里特夫人著作中记载过一个病例：哈福德郡沃尔福特地区有个男人，臂上脓疮久治不愈，有个吉卜赛人劝他试用蟾蜍来治。先切去蟾蜍的一只后腿，把仍然活着的蟾蜍放在篱笆边的草泥下，用丝巾包住那条后腿，挂在脖子上。次日晨，他见到蟾蜍已跑掉，说明将毛病一道带走了。这样，他的脓疮不到3个星期就消失了。

巫师们有时被猜测具有蟾蜍般的灵魂，偶尔他们自己也

呈现出相似的模样。1879年4月19日的《雷依纪事报》报导，有个男人，在东德列哈姆初级法庭被指控强奸一个女郎。他辩护说，是女郎和她的妈妈向他施了魔法，将一只活蹦乱跳的蟾蜍埋在他的花园里，使他昏然入睡所致。

希利恩叙述过林肯郡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魔法，它可使一个女人能与一个不爱她的男子成婚。为此，她要参加圣餐礼，将圣餐饼一直含在嘴里直至礼毕。从教堂出来时将发现有只蟾蜍在等她，然后吐出面团让蟾蜍吃掉。这样，再与那男子相见时，他就会向她求婚。同样的魔法也可由那些想当巫师或巫婆的人来实施。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中，蟾蜍就是恶魔本人。在林肯郡还发生过一起死人还魂回家、变成蟾蜍模样的事，这已在“净身入殓”词条中描述过了。

在约克郡，有种求得魔眼的法术载于1849年的《趣闻琐谈》第1卷中。卡特里克有个妇人告诉作者，整个过程是按照法术所需要的次数，在晚间外出寻觅蟾蜍，抓到9只之后串在一起吊死，埋入一个洞中。这样，施行法术者的眼睛将具有魔力，如果他要害人只需盯住这人，随着蟾蜍的腐烂，这人将逐渐憔悴，最终无疾而死。

蟾蜍的魔力可用于抵御巫术，因为巫师们也应用其魔力。德汶郡破除巫术的魔法用的是3个细颈瓶，每瓶内装入一个插满棘刺的蟾蜍心和一块插满新钉子的青蛙肝，将瓶塞密封，然后分别埋入3个墓地，离教堂门廊7呎，深度距地面7吋。做这些事的时候，要反复倒读主祷文。恶魔和祸殃必然会阻止魔法的实施，除非是义无反顾或铤而走险的人才能完成。从此，施法者永远不会受巫术的侵犯。

青蛙骨的驱灵符咒前面已有叙述(参见“青蛙”)。但用

蟾蜍骨作为符咒，力量更强。其法术也要利用同样的仪式，在有些记述中，还有其它更可怕的细节。据说，当骨骼逆流而上时，会发出令人毛骨耸然的尖叫声，只有勇敢的人才能经受得住。只把骨骼从水中取回还远远不够，施法者以后要连续3晚带着它进入宿舍，第3晚就会见到恶魔，将和恶魔进行殊死的搏斗。

如果他有勇气完成全部程序，他就成为一个蟾蜍人，能对马、猪，有时对人，特别是女人施加魔力。类似骑师口令的拥有者那样，他可以按其所好来对付马群，因此马场非常需要他来效力。在英格兰东部，蟾蜍人更吃香，在埃利岛、林肯郡南部和彼得伯罗辖区，直到近期人们还信仰他们的力量。《民间传说》的一位作者告诉我们说，1950年，他听说过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马奇、彼得博罗、斯坦福等地区的蟾蜍人是很有名的。有人说他曾和一个蟾蜍人同在一个农场工作过。另外还有一些人则从个人的感知或亲友的信息角度去谈及此事。他们全都同意，这种魔法虽然对动物有效，但不能作用于拖拉机和其它机器。

蟾蜍石(Toad stone)

一种深灰或浅褐色的称为蟾蜍石的石子，以前被认为是从垂死的老蟾蜍头颅里取出来的。它们作为吉祥物常常镶在戒指上或其它装饰品上，并具有一种特性：当佩戴者被蛊惑或身边有毒液时，它们就变色或滴水。它们还用作住宅和船只的驱邪符，也是使佩戴者克敌致胜的护身符。

卢普顿的《奇闻轶事》介绍了一种鉴别真假蟾蜍石的方

法：“将这棵石子拿到一只狐狸前让它看，如果是真的，狐狸会扑过去，企图要抢走它，因为狐狸十分嫉妒真石子的拥有者。”

二十 画

魔杖(Charm wards)

现在，人们有时候还能在一些家庭里看见一种玻璃棒，它们形似拐杖，有弯曲的把手，内有发纹。有时候，人们也能看到里面有大量的彩色小籽粒。这些魔棒从前是被挂起以避免除巫术和妖魔的。据说，任何进屋的鬼怪和女巫都将被迫在夜间数那些发纹或籽粒，这就能防止他们对房子里的任何人或物施魔法或者加以伤害。同样地，疾病也被认为会飞到魔棒里，并且留在那里。魔棒上的邪物可以在早上用一块布擦去，不会造成伤害。

要是这样的一根魔棒被偶然打破了，那么兆头就不好，可以料想有人会生病，或者会发生某种不幸的事。

露水(Dew)

露水看起来好象是从天国洁净的夜空中降落下来的，它在第二天大清早就很快地消失了。露水总是具有民间传说的魔法意义。在古代神话里，它是月神的女儿，塞勒涅和宙斯的孩子。后来，它渐渐成了纯洁和珍贵的象征，但不久便失去了这种意义。

露水常用于魔法和符咒中。17世纪，人们大都把它当成

一种药剂来治疗眼痛病、皮肤病和疥疮。将露水滴在鼻孔里使劲儿往里吸，眩晕病就能被治好，从茴香叶和大白屈菜叶上采来的露水则能增强视力。奥布里在他的《维特郡自然史》一书中告诉我们说，克拉普顿市有位叫做威廉·戈尔的人，他在落满露水的草地上来回踱步，让露水浸湿自己的双脚，结果他的关节炎被治好了。过了很长时间之后，19世纪在德贝郡，人们用露水去擦洗体质差的孩子，使孩子身强力壮。

五月露水，也就是说，在五月一日那天清晨采集来的露水，无论是对好人来说，还是对坏人来说，都很灵验。汉德森指出，他曾看到两个苏格兰女巫用一根牛绳掸去草地上的露水，然后，她俩把牛绳拿回去挂在牛栏里。从此以后，奶牛产出了很多很多的牛奶，农场里的奶桶远远不够用。但是，万一牛绳被烧掉，产奶量就会和原先一样多。不过，要是巫婆用了露水的话，露水还能使那些用它洗脸的人不受巫婆咒语的诱惑，并给他们带来好运气。

一个人要是得了甲状腺肿大的病，他应该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到一位年轻人的墓地上去采集五月露水。他应该用手在坟墓上从头到尾地掸三遍，然后将采来的露水集中擦在患处，这样，他的病就能被治好。当然，在这种魔法中，从死者那儿获得的魔力和从露水那儿获得的魔力，大小可能是一样的。

五月露水最有名的一种用法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化妆品来使用。假如一位姑娘大清早就来采集露水的话，她最好是到橡胶树下去采集，用这种露水去洗脸，她全年都会很漂亮。当然，各个阶层的妇女五月一日那一天，都为了

这个目的而到野外去采集露水，就象佩皮斯的妻子在1667年所做的那样，许多人在她前后都曾这样做过，这是一种长久的、令人愉快的风俗。最近，在爱丁堡，年轻人常在太阳还没升起之前就赶到亚瑟王的别墅，去那儿“采集露水”，用露水洗脸，据说，这样做不仅能使他们的肤色变得漂亮，而且还能保证全年都会有好运气。

由茅膏菜等植物分泌出来的亮晶晶的液体主要是为了粘住苍蝇的，它曾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露水。它具有一般露水所没有的优点，在阳光下，它是不会变干消失的。

二十三 画

鼯鼠 (Moles)

在本世纪，一个众所周知的治疗痉挛的魔法就是在口袋里装上几只鼯鼠脚。如果是胳膊抽搐，就用鼯鼠的前脚，如果是腿抽搐，就用后脚。据说如果装错了鼠脚，不仅无益于治疗，而且还可能使痉挛扩展到错装的鼠脚所对应的人体上，以致加重病情，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治疗这种疾病的另一种方法则是，晚上在床上铺一张鼯鼠皮，睡觉时将这张皮裹在患处或紧贴患处。

有时，人们随身带只鼯鼠脚，以此去预防风湿病。有些地方的人这样做则是为了预防牙痛。汉德森说，在19世纪中叶的斯坦福郡，人们认为，只有用这个不幸的动物活着时砍下来的脚去治疗牙疼才会有效。庆幸的是，这一可怕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过，除了斯坦福郡外，在其它各郡也可以找到这种传说的蛛丝马迹。

趁热将刚刚杀死的鼯鼠血滴在疣子上，就可以治好这种病。现在还有人记得，不少人曾经试用过这种疗法，而且效果很好。里特夫人在1912年所著的书中告诉我们，韦布莱人治疗粉瘤的方法依然是抓住一只鼯鼠，把它的鼻子弄出血，用手指沾上血，在肿起来的地方涂抹9次，然后把鼯鼠放掉，据说粉瘤也就随之消去了。同样还是在那个时候的韦布莱，

还有一种类似的疗法，是把一只死鼯鼠劈成两半，绑在肿起来的地方。绑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把它们埋掉。当它们在地底下开始腐烂的时候，粉瘤也就慢慢消失了。

有些地区的人们认为，在原本没有鼯鼠的园子里，突然发现了鼯鼠洞，那就预示着这个家里有人要死了。同样，如果一只鼯鼠在洗衣房、制酪场或其它一些做家务活的外屋里打洞，那就预兆着这家的主妇在这一年之内会死去。

在《文物工作者》(第14卷)中，一位作家记录道，在林肯郡的一个村庄里，有人给他看了一个骷髅蛾的毛虫，并且一本正经地对他说，这只毛虫在适当的时候会变成一只鼯鼠。

附：英文词目索引

A

- Adder (蝰蛇)(500)
Adder Stone (蝰蛇石)(509)
Adder's Tongue Fern (蝰舌蕨)(509)
Afflicted Persons (残疾人)(310)
Age (年龄)(152)
Albatross (信天翁)(304)
Allan Apples (艾伦苹果)(127)
Ants (蚂蚁)(290)
Apple (苹果)(223)
Apple — Wassailing (为苹果祝酒)(71)
Apron (围裙)(189)
Ash (桤树)(381)
Ash—keys (桤树翅果)(411)
Ash—leaf (桤树叶)(403)
Ashen Faggot (桤木捆)(393)
Ashes (灰)(133)
Aspen (颤杨)(532)
Aurora Borealis (北极光)(110)

B

- Banns (结婚预告)(319)
Baptism (洗礼)(279)
Barnacle Geese (北极鹅)(111)
Barren Ground (荒地)(229)
Barring the Way (拦路)(238)
Bats (蝙蝠)(504)
Bay (月桂树)(64)
Beans (蚕豆)(337)
Bears (熊)(472)
Beds (床)(173)
Bees (蜜蜂)(481)
Beetle (甲虫)(88)
Bells (钟声)(282)
Besom (长把扫帚)(65)
Betony (石蚕)(95)
Bible (《圣经》)(93)
Bible and key (《圣经》和钥匙)(129)
Birch (白桦树)(116)
Birds (鸟)(80)
BirthEasing (减轻分娩的痛苦)(417)
Time of Birth (分娩的时间)(75)
Birthmarks (胎痣)(297)
Birthstones (诞生石)(240)
Black Penny (黑便士)(437)

- Blackberries (黑莓)(430)
Blacksmiths (铁匠)(331)
Blackthorn (黑刺李)(436)
Blood (血)(134)
Blue Vein on Nose (鼻子上的蓝纹)(487)
Boasting (夸口)(138)
Bones (骨头)(275)
Bracken (欧洲蕨)(247)
Bramble (荆棘)(295)
Bread (面包)(271)
Breakages (破损)(347)
Bridges (桥)(324)
Brimstone (硫磺石)(439)
Briony (欧伤牛草)(251)
Burial, Complete (完葬)(190)
Burial Groud (墓地)(451)
Burial Omens (葬礼预兆)(439)
Burial Preparations (净身入殓)(252)
Burial with Goods (陪葬物品)(354)
Butterflies (蝴蝶)(502)
Butter—Making (制作黄油)(254)

C

- Caesarian Qpearation (剖腹产的孩子)(359)
Calf (小牛)(8)

- Candles (蜡烛)(476)
Carrots (胡萝卜)(311)
Carrying a Corpse (出殡)(98)
Cat (猫)(363)
Cattle (牛)(30)
Cattle Disease (牛病)(50)
Cauff—Riddling (谷壳猜谜)(204)
Cauf (胎膜)(300)
Celanding (白屈菜)(115)
Chair (椅子)(422)
Chalice (圣餐杯)(119)
Charm Wands (魔杖)(537)
Chicory (菊苣)(373)
Child, Crawling (爬行的小孩)(260)
Child's First Days (新生的婴儿)(468)
Childermas (童贞节)(434)
Chimneysweep (扫烟囱的人)(167)
Chough (红嘴山鸦)(165)
Christmas Greenery (圣诞绿树)(127)
Churching of Women (分娩后的礼拜)(77)
Churchyard Watcher (守墓人)(158)
Cigarettes (香烟)(294)
Clach Dearg (克拉奇·迪瑞)(205)
Clergymen and Nuns (牧师和修女)(260)
Clock (钟)(266)
Clothes (衣服)(143)

- Clover (三叶草)(15)
Coal (煤)(446)
Cobweb (蜘蛛网)(486)
Cock (公鸡)(37)
Confetti (五彩纸屑)(68)
Confirmation (按手礼)(303)
Coral (红珊瑚)(157)
Cork (软木塞)(240)
Corpse—Lights (鬼火)(266)
Couvade (父亲假做娘)(72)
Cow (母牛)(83)
Cowslips (牛金花)(61)
Cradles (摇篮)(456)
Cramp Rings (痉挛环)(352)
Crickets (蟋蟀)(522)
Crow (乌鸦)(45)
Cuckoo (布谷鸟)(105)
Cuckoo Flower (杜鹃花)(200)
Curlew (麻鹬)(390)
Cyclamen (仙客来)(116)

D

- Dead Hand (死人手)(152)
Death, Easing (减轻死亡的痛苦)(418)
Death, Immediately After (弥留之际)(257)

- Death of Time (死亡的时刻)(166)
 Death Bells (丧钟)(228)
 Death Crosses (死者的十字架)(168)
 Death Watch Bettle (守尸虫)(154)
 Departure (离别)(340)
 Dew (露水)(537)
 Dock (酸模)(485)
 Doctors (医生)(181)
 Dogs (狗)(210)
 Donkey (驴)(176)
 Doves and Pigeons (野鸽和家鸽)(415)
 Drake's Drum (德雷克鼓)(510)
 Drowning (溺水者)(458)
 Dumb Cake (哑巴蛋糕)(312)

E

- Eagle (鹰)(527)
 Eagle—Stones (鹰宝石)(530)
 Ear—Rings (金耳环)(242)
 Earth (泥土)(215)
 Eel (黄鳝)(392)
 Eggs (鸡蛋)(187)
 Egg—Shells (鸡蛋壳)(198)
 Elder (接骨木)(398)
 Engagement Rings (订婚戒指)(68)

Eyebrows (眉毛)(269)

Eyes (眼睛)(387)

F

Fairy Rings (仙人圈)(102)

Feet (脚)(360)

Ferns (蕨草)(495)

Figureheads (船头雕饰)(410)

Fingers (手指)(55)

Finger—Nails (指甲)(273)

First Foot (首客)(291)

Fish (鱼)(208)

Fleas (跳蚤)(455)

Flowers (花卉)(180)

Footling (快脚娃)(199)

Fox (狐狸)(230)

Foxglove (毛地黄)(60)

Fox's Wedding (狐狸的婚礼)(262)

Frog (青蛙)(232)

Front Door (正门)(82)

G

Garters (袜带)(345)

German Bands (德国人乐队)(511)

- Gloves (手套)(53)
Godparents (教父教母)(405)
Golden Plover (金鸻)(239)
Graves (坟墓)(191)
Groaning Cake or Cheese (呻吟大饼或奶酪)(263)
Growing Stones (活石头)(305)

H

- Hair (头发)(85)
Hand (手)(33)
Hand of Glory (圣光之手)(125)
Hangman's Rope (刽子手的纹索)(263)
Hare (野兔)(376)
Hawthorn (山楂)(11)
Hay—Cart (干草车)(16)
Hazel (榛树)(475)
Hearth (壁炉)(518)
Hedgehog (刺猬)(235)
Hemlock (毒芹)(281)
Hempseed (大麻籽)(17)
Henbane (天仙子)(59)
Hens (母鸡)(90)
Holed Stones (窟眼石)(463)
Holly (冬青)(91)
Horse (马)(5)

- Horse—Brasses (黄铜马饰)(412)
Horse—Hairs (马鬃)(15)
Horseman's Word (马夫的符咒)(25)
Horseshoes (马蹄铁)(18)
Hot Cross Buns (热十字面包)(356)
Honseleek (瓦松)(40)

I

- Images (替身)(423)
Irish Stones (爱尔兰石头)(358)
Iron (铁)(326)
Itching or Tingling (搔痒或刺痛)(443)
Ivy (常青藤)(396)

J

- Jackdaw (寒鸦)(429)
Juniper (桧树)(342)

K

- Kingfisher (翠鸟)(473)
Knife (刀)(1)
-

L

- Ladder (梯子)(368)
Ladybird (瓢虫)(516)
Lady Day (报喜节)(199)
Lady's Trees (圣母树)(103)
Lamb (羔羊)(333)
Lapwings (田凫)(89)
Laughter (笑声)(340)
Laundry (洗濯)(302)
Leaves (树叶)(270)
Lee Penny (李氏便士)(203)
Lettuce (莴苣)(335)
Lice (虱子)(218)
Life—Demanding Rivers (要命河)(306)
Life—Index (生命志)(114)
Lilac (丁香花)(2)
Lily (百合花)(154)
Lily of the Valley (铃兰)(329)
Lizard (蜥蜴)(485)
Lockerby Penny (洛克比便士)(320)
Logan Stones (摇石)(449)
Lychgate (停枢门)(398)

M

- Macbeth (《麦克白斯》)(204)
Magpie (喜鹊)(431)
Maiden's Garland (处女花环)(121)
Male Fern (雄蕨草)(438)
Mandrake (曼德拉草)(412)
Maple (枫树)(228)
Marigold (金盏花)(249)
Martin (圣马丁鸟)(121)
May kittens (五月的小猫)(69)
Meadowsweet (绣线菊)(350)
Merrythought (叉骨)(10)
Mice (老鼠)(147)
Mince—Pies (碎肉馅饼)(465)
Mirror (镜子)(515)
Mistletoe (槲寄生)(522)
Moles (鼯鼠)(540)
Moles (Human) (痣)(421)
Molucca Bean (莫露卡豆)(352)
Moon (月亮)(46)
Moonwort (月亮蕨)(63)
Mugwort (艾蒿)(96)
Musical Airs (歌曲)(474)
Myrtle (爱神木)(351)

N

- Nails (铁钉)(335)
Names (名字)(139)
Need→Fire (去邪之火)(122)
Nettle (荨麻)(295)
Nightjor (欧夜鹰)(246)
Nighshade (龙葵)(97)
Numbers (数字)(453)
Nutmeg (肉豆蔻)(156)
Nuts (坚果)(183)

O

- Oak (橡树)(497)
Onions (洋葱)(298)
Orange (桔子)(328)
Orpine (紫花景天)(442)
Owls (猫头鹰)(394)

P

- Pantomimes (哑剧)(293)
Parsley (欧芹)(220)
Pasque Flower (白头翁)(103)

- Peacock (孔雀)(57)
Peas (豌豆)(494)
Peony (牡丹)(179)
Perambulator (童车)(422)
Periwinkle (长春花)(62)
Photograph (照片)(450)
Picture (图片)(219)
Pig (猪)(361)
Pins (针)(171)
Plants in Mourning (戴孝的植物)(525)
Playing—Cards (扑克牌)(113)
Pointing (用手指人)(122)
Poplar (白杨)(90)
Poppy (芙蓉红)(201)
Porpoise (海豚)(348)
Posthumous Child (遗腹子)(438)
Potato (土豆)(10)
Pregenancy (怀孕)(182)
Pre—Natal Influences (产前影响)(163)
Primrose (樱花)(493)
Prophetic Waters (预言水)(348)

R

- Rabbit (兔子)(214)
Rain (雨)(206)

- Raibow (彩虹)(343)
Rats (老鼠)(148)
Raven (渡鸦)(428)
Red—Hot Poker (火炬百合)(67)
Rehearsal (彩排)(348)
Robins (知更鸟)(244)
Rook (白嘴鸦)(120)
Rose (玫瑰)(236)
Rosemary (迷迭香)(309)
Rough Music (大声喧闹)(22)
● Rowan (花楸)(194)
Rue (芸香)(185)
Rushes (灯芯草)(156)

S

- Sacrament Money (圣礼钱)(103)
Sage (鼠尾草)(462)
Sallor's Collar (水手的衣领)(70)
St Elmo's Fire (自然之光)(164)
Salt (盐)(322)
Scissors (剪刀)(367)
Seagulls (海鸥)(344)
Seamen's Goods (水手的货物)(70)
Seven Whistlers (七种啸声预言鸟)(3)
Seventh Child (第七个孩子)(414)

- Shadows (影子)(491)
Sharks (鲨鱼)(495)
Sheep (绵羊)(371)
Shiver (打颤)(102)
Shoes (鞋)(488)
Shrew—Mouse (鼯鼠)(529)
Sieve and Shears (筛子和大剪刀)(444)
Sin—Eating (吃罪)(150)
Singing Before Breakfast (早饭前歌唱)(167)
Smock Weddings (罩衫婚礼)(466)
Snails (蜗牛)(447)
Sneezing (打喷嚏)(117)
Snowdrop (雪花)(374)
Spade (铲子)(368)
Sparrow (麻雀)(386)
Spider (蜘蛛)(479)
Spittle (唾沫)(379)
Spoon (勺子)(7)
Stairs (楼梯)(456)
Stars (星星)(288)
Stockings (长袜)(56)
Storms (暴风雨)(506)
Straw Garter (草吊袜带)(314)
Straw Hat (草帽)(297)
Sun (太阳)(34)
Swallow (燕子)(513)

- Swan (天鹅)(58)
Sweeping (扫除)(145)

T

- Table linen (餐巾和桌布)(521)
Taxi—Cab Number (出租车车牌号)(131)
Tea (茶)(265)
Tears (眼泪)(379)
Teeth (牙齿)(41)
Tench (欧洲鲤鱼)(256)
Theatre Attendants (剧院服务员)(359)
Thyme (百里香)(155)
Tides (潮汐)(492)
Toad (蟾蜍)(533)
Toadstone (蟾蜍石)(535)
Touching the Dead (触摸死者)(467)
Twins (双胞胎)(62)

U

- Umbrella (雨伞)(220)
Unbaptized Child (未施洗礼的死婴)(131)
Urine (尿)(175)

V

Valerian (拔地麻)(243)

Vervain (马鞭草)(20)

Violet (紫罗兰)(435)

W

Washing (清洗)(384)

Watching in the Church Porch

(在教堂门厅内守夜)(168)

Waxwings (连雀)(187)

Weaning (断奶)(369)

Weasel (黄鼬)(391)

Wedding Cake (婚礼蛋糕)(409)

Wedding Dress (结婚礼服)(315)

Wedding Procession (婚礼)(369)

Wedding Ring (结婚戒指)(317)

Wedding Times (婚礼日期)(405)

Wedding Veil (婚礼面纱)(408)

Weeds (杂草)(146)

Weighing Babies (为婴儿称体重)(78)

Wheatear (麦鹑)(195)

Whistling (吹口哨)(196)

Wife—Selling (卖妻)(226)

Willow (柳树)(287)

Wills (遗嘱)(433)

Window Blinds (百叶窗)(154)

Wound Treatment(伤口治疗)(160)

Y

Yarrow (欧蓍草)(250)

Yey (紫杉)(426)

参考文献

SELECT BIBLIOGRAPHY

- ADDY, S. O. *Household Tales, with Other Traditional Remains collected in the Counties of York, Lincoln, Derby and Nottingham*, 1895.
- ALEXANDER, R. G. *A Plain Plantain*, 1922.
- ALFORD, V.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olklore*, 1952. *Pyranean Festivals*, 1937.
- ALLIES, JABEZ. *On the Ancient British, Roman and Saxon Antiquities and Folk Lore of Worcestershire*, 1852.
- ANDREWS, W. *Church History, Customs and Folk Lore*, 1881. *Curious Church Customs*, 1895. *Curious Church Gleanings*, 1896.
- Arcana Fairfaxiana Manuscripta. Facsimile Reproduction*, 1890. Introduction by George Weddell.
- ARMSTRONG, E. A. *The Folklore of Birds*, 1958.
- ATKINSON, J. C. *Forty Years in a Moorland Parish*, 1891. *Glossary of the Cleveland Dialect*, 1868.
- AUBREY, J. *Remaines of Gentilisme and Judaisme*, ed. J. Britten, 1881. *Miscellanies upon Various Subjects*, 1857. Fourth ed *The Natural Historie of Wiltshire*, ed. J. Britten, 1847.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 of Surrey*, 1718-19.
- AXON, W.E. *Cheshire Gleanings*, 1894.
- BALFOUR, M.C. and THOMAS, N.W. *Northumberland. County Folk-Lore*, Vol. IV. 1904.
- BANKES, M.M. *British Calendar Customs-Scotland*, 1937-4
1. 3 vols. *British Calendar Customs-Orkney and Shetland*, 1946.
- BARING-GOULD, S. *A Book of Folk Lore*, n.d. *A Book of the West*, 1899. *Curious Myths of the Middle Ages*, 1869. *Cornish Characters and Strange Events*, 1925. *Early Reminiscences*, 1923. *Strange Survivals*, 1892. *Yorkshire Oddities, Incidents and Strange Events*, 1890.
- BAXTER, R. *Certainty of the World of Spirits*, 1691.
- BEDDINGTON, W. and CHRISTY, E. *It Happened in Hampshire*, n.d.
- BERKELEY, M. and JENKINS, C.E. *A Worcestershire Book*, n.d.
- BILLSON, C.J. *Leicestershire and Rutland. County Folk-Lore*, Vol. I. 1895.
- BLACK, G.F. *Orkney and Shetland Folk-Lore*, 1901.
- BLACK, W.G. *Folk-Medicin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1883.
- BLAKEBOROUGH, J. FAIRFAX. *The Hand of Glory*, 1924.
- BLAKEBOROUGH, R. *Wit, Character, Folk Lore and Customs of the North Riding of York shire*, 1898. *T' Hunt o' Yatton Brigg*, 1899.
- BLOOM, J. HARVEY. *Folk Lore, Old Customs and Superstitions in Shakespeare Land*, 1929.

- BORLASE, W. *Antiquities of Cornwall*, 1784.
- BOTTRELL, W. *Traditions and Hearthsides Stories of West Cornwall*, 1873.
- BOVET, R. *Pandaemonium*, 1684.
- BOWKER, J. *Goblin Tales of Lancashire*.
- BRAND, J. *Observations on the Popular Antiquities of Great Britain*, ed. Sir Henry Ellis, 1849.
- BRAY, MRS A. E. *The Borders of the Tamar and the Tavy. Their Natural History, Manners, Customs, Superstitions, etc.* 1879. Second ed.
- BRIDGES, J. C. *Cheshire Proverbs and Other Sayings and Rhymes connected with the County Palatine of Chester*, 1910.
- BRIGGS, K. M. *The Anatomy of Puck*, 1959. *The Personnel of Fairyland*, 1953.
- BROCKIE, J. *Legends and Superstitions of the County of Durham*, 1886.
- BROWN, W. J. *The Gods have Wings*, 1936.
- BROWNE, THOMAS. *The Works of Sir Thomas Browne*, ed. Geoffrey Keynes, 1928-31.
- BULLOCK, E. A. *Folk Lore of the Isle of Man*, 1816.
- BURNE C. S. *The Handbook of Folk-Lore*, 1914. *Shropshire Folk-Lore*, 1883.
- BURTON, R.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38. Fifth edition.
- CAMERON, I. *A Highland Chapbook*, 1928
- CAMPBELL, J. F. *Popular Tales of the Western Highlands*, 1890-3.

- CAMPBELL, J.G. *Clan Traditions and Popular Tales of the Western Highlands and Islands*, 1895. *Witchcraft and Second Sight in the Highlands and Islands*, 1902.
- CAREW, R. *Survey of Cornwall*, 1602.
- CARMICHAEL, A. *Carmina Gaedelica*, 1900.
- CASHEN, W. *Manx Folklore*, 1912.
- CAUDWELL, I. *Ceremonies of Holy Church*, 1948.
- CHAMBERS, R. *The Book of Days*, 1864. *Popular Rhymes of Scotland*, 1890.
- Cheshire Notes and Queries.*
- Cheshire Sheaf, The. Reprinted from the Chester Courant.*
- CLODD, E. *Tom Tit Tot*, 1898.
- COBHAM-BREWER, E.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n.d.
- COCKAIGNE, O. *Leechdoms, Wortcunning and Starcraft in Early England*, 1865.
- COLES, W. *The Art of Simpling*, 1656.
- Countryman, The.*
- COURTNEY, M.A. *Cornish Feasts and Folk-Lore*, 1890.
- COX, M.R.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Folk-Lore*, 1893.
- CROKER, T. CROFTON. *Fairy Legends and Traditions of the South of Ireland*, 1825-8.
- CROWE, MRS C. *The Night Side of Nature*, 1848.
- CULPEPER, N. *The English Physician and Complete Herbal*.
- DACOMBE, M.R. *Dorset Up Along and Down Along*, n.d.
- DALYELL, GRAHAM. *The Darker Superstitions of Scotland*, 1835.

- DAVIES, J. CEREDIG. *Folklore of West and Mid Wales*, 1911.
- DEENEY, D. *Peasant Lore from Gaelic Ireland*, 1900.
- DENHAM, M. A. *The Denham Tracts*, ed. J. Hardy, 1892.
1895 Two vols.
Devon and Cornwall Notes and Queries.
Devonshire Association Transactions.
- DITCHFIELD, P. H. *Old English Customs*, 1896.
- DYER, T. THISTLETON. *British Popular Customs*, 1876.
English Folk-Lore, 1880. *The Folk-Lore of Plants*, 1889.
- ELWORTHY, F. T. *The Evil Eye*, 1895. *Horns of Honour*, 1900.
- EVANS, G. EWART. *The Horse in the Furrow*, 1960.
- FARRER, J. A. *Primitive Manners and Customs*, 1879.
- FOLKARD, R. *Plant Lore, Legends and Lyrics*, 1884.
Folklor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Society.
Folk-Lore Record, The, 1878-82.
- FORBY, R. *The Vocabulary of East Anglia*, 1830.
- FRAZER, SIR J. G. *The Golden Bough*, 1913-15. Abridged Edition, 1922. *The Fear of the Dead in Primitive Religion*, 1933-6. Three vols *Psyche's Task.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n on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s*, 1913.
- Gentleman's Magazine Library*. Dialect, Proverbs, Word-Lore, 1884. English Traditions, 1885. Manners and Customs, 1883. Popular Superstitions, 1884.
- GERARD, J. *Herbal*, 1597.
Gloucestershire Notes and Queries.
- GOMME, G. L. *Ethnology in Folk Lore*, 1892.

- GRANVILLE, W. *Dictionary of Theatrical Terms*, 1952.
- GRATTON, J. G.H. and SQUIRE, C. *Anglo-Saxon Magic and Medicine*, 1952.
- GREGOR, WALTER. *Notes on the Folk-Lore of the North-East of Scotland*, 1881.
- GRIGSON, G. *A Herbal of all Sorts*, 1959.
- GRIMM, J. *Teutonic Mythology*. Trans. J. Stallybrass, 1880-9. Four vols.
- GROSE, F. *A Provincial Glossary: with a Collection of Local Proverbs and Popular Superstitions* 1790.
- GURDON, E.C. *Suffolk. County Folk-Lore*, Vol. I. 1893.
- GUTCH, M. *The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County Folk-Lore*, Vol. VI. 1912. *The North Riding of Yorkshire, York, and the Ainsty. County Folk-Lore*, Vol. II. 1899.
- GUTCH, M. and PEACOCK, M. *Folk-Lore concerning Lincolnshire. County Folk-Lore*, Vol. V. 1908.
- GUTHRIE, E. J. *Old Scottish Customs, Local and General*, 1886.
- HADFIELD, R. L. *The Phantom Ship*, 1937.
- HAGGARD, L. RIDER. *I Walk at Night*, 1935.
- HALLIDAY, W. J. and UMPLEBY, A. S. *The White Rose Garland*, 1949.
- HARDWICK, C. *Traditions, Superstitions and Folk-Lore*, 1872.
- HARLAND, J. and WILKINSON, T. T. *Lancashire Folk-Lore*, 1867. *Lancashire Legends*, 1873.
- HARRISON, Y. *Medieval Man and his Notions*, 1947.
- HARRISON, J. *Ancient Art and Ritual*, n.d.

- HARTLAND, E. S. *Gloucestershire. County Folk-Lore*, Vol. I. 1895. *The Science of Fairy-Tales*, 1891.
- HAVERGAL, F.T. *Herefordshire Words and Phrases*, 1887
- HEANLER, R.M. *The Vikings: Traces of their Folk-Lore in Marshland. Saga Book of the Viking Club*, 1902.
- HENDERSON, G. *Survivals of Belief among the Celts*.
- HENDERSON, W. *Notes on the Folk-Lore of the Nor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the Borders*, 1879. Second ed.
- HEWITT, S. *Nummits and Crummits*, 1900. *The Peasant Speech of Devon*, 1892.
- HOLE, C. *English Folklore*, 1940. *English Custom and Usage*, 1942. *English Folk-Heroes*, 1948. *English Shrines and Sanctuaries*, 1954. *Christmas and Its Customs*, 1957. *A Mirror of Witchcraft*, 1957. *Tradition and Customs of Cheshire*, 1937.
- HONE, W. *The Everyday Book*, 1826. *The Table Book*, 1827. *The Year Book*, 1829.
- HOPE, R.C. *The Legendary Lore of the Holy Wells of England*, 1893.
- HOWELLS, W. *Cambrian Superstitions*, 1831.
- HOWEY, M. OLDFIELD. *The Cat in the Mysteries of Magic and Religion*, n.d. *The Horse in Magic and Myth*, n.d.
- HULL, E. *Folklore of the British Isles*, 1928.
- HULME, F. E. *Natural History Lore and Legend*.
- HUNT, R. *Popular Romances of the West of England*, 1881. Thirded.
- JEFFREYS, C. *Whitby Lore and Legend*.

- JENKIN, A. HAMILTON. *Cornwall and the Cornish*, 1932.
- JOHNSON, W. *Folk-Memory*, 1908.
- JONES, F. *The Holy Wells of Wales*, 1955.
- JONES, J. *Notes on Certain Superstitions Prevalent in the Vale of Gloucester*.
- JONES, T. GWYN. *Welsh Folklore and Folk-Custom*, 1930.
- JONES, W. *Finger-Ring Lore, Historical, Legendary and Anecdotal*, 1877.
- KEIGHTLEY, T. *The Fairy Mythology*, 1850.
- KELLY, W. *Curiosities of Indo-European Folk-Lore*, 1863.
- KENNEDY, P. *Legendary Fictions of the Irish Celts*, 1866.
- KITTREDGE, G. L. *Witchcraft in Old and New England*, 1929.
- LATHAM, C. *Some West Sussex Superstitions Lingering in 1868*. *Folk-Lore Record*, Vol. I. 1878.
- LEATHER, E. M. *The Folk-Lore of Herefordshire*, 1912. *Lincolnshire Notes and Queries*.
- LOVETT, E. *Magic in Modern London*, 1925.
- LUPTON, J. *A Thousand Notable Things*, 1660.
- Mabinogion, The*. Trans. Gwynn Jones and T. Jones, 1948.
- MACINNES, D. *Waifs and Strays of Celtic Tradition*, 1890.
- MACKENZIE, D. *Scottish Folk Lore and Folk Life*, 1935.
- MACKINLAY, J. E. *Folk-Lore of the Scottish Lakes and Springs*, 1883.
- MACPHERSON, J. M. *Primitive Beliefs in the North-East of Scotland*, 1929.
- MACQUOID, T. and K. *About Yorkshire*, 1883.

- MARTIN, M. *Description of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 1703.
- MAYO, H. *Letters on the Truths contained in Popular Superstitions*, 1840.
- MCNEILL, F. M. *The Silver Bough*, Vol. I. 1957.
- MILES, C. A. *Christmas in Ritual and Tradition*, 1912.
- MITCHELL, A.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1880.
- MOOR, E. *Suffolk Words and Phrases*, 1823.
- MORRIS, M. C. *Yorkshire Folk-Talk*, 1892.
- MURRAY, M. A. *The God of the Witches*, 1933.
- NAPIER, J. *Folk Lore: or Superstitious Beliefs in the West of Scotland within this Century*, 1879.
- NEVILLE, C. *A Corner of the North*, 1911.
- NICHOLSON, J. *The Folk-Lore of East Yorkshire*, 1890. *The Folk-Speech of East Yorkshire*, 1889.
- NORTHALL, G. F. *English Folk-Rhymes*, 1892. *Notes and Queries*.
- OLIVIER, E. *Moonrakings*, n.d.
- OPIE, I. and P. *The Lore and Language of Schoolchildren*, 1959.
- OWEN, M. TREFOR. *Welsh Folk Customs*, 1959.
- PARKINSON, T. *Yorkshire Legends and Traditions*. 1889.
- PATON, C. I. *Manx Calendar Customs*, 1939.
- PAYNE, J. F. *English Medicine in Anglo-Saxon Times*, 1904.
- PEACOCK, E.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Wapentakes of Manley and Corringham, Lincolnshire*, 1877.
- PENNY, J. E. *Folklore round Horncastle*, 1922.

- PETTIGREW, T. J. *On Supersti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1844.
- POLSON, A. *Our Highland Folklore Heritage*, 1926.
- POOLE, C. H. *Customs, Superstitions and Legends of the County of Somerset*, 1877.
- PUGHE, J. *The Physicians of Myddvai*, 1861.
- QUILLER COUCH, M. and L. *Ancient and Holy Wells of Cornwall*, 1894.
- RAPPOPORT, A. S. *Medieval Legends of Christ*, 1934.
- RHYS, SIR J. *Celtic Folk Lore, Welsh and Manx*, 1901.
- ROBERTS, P. *Cambrian Popular Antiquities*, 1815.
- ROBINSON, F. K.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Whitby*, 1876.
- RUDKIN, E. *Lincolnshire Folklore*, 1836.
- SALMON, L. *Untravelled Berkshire*, 1909.
- SCOT, R. *The Discoverie of Witches*, 1584.
Shropshire Notes and Queries.
- SIKES, WIRT. *British Goblins: Welsh Folk-Lore, Fairy Mythology, Legends and Traditions*, 1880.
- SIMPSON, E. B. *Folklore in Scotland*, 1908.
- SINGER CHARLES *From Magicto Science* 1928
Somerset and Dorset Notes and Queries.
- SPENCE, J. *Shetland Folk-Lore*, 1899.
- SPENCE, L. *British Fairy Origins*, 1946.
- STERNBERG, T. *The Dialect and Folk-Lore of Northamptonshire*, 1851.
- STEWART, W. G. *Popular Superstitions of the Highlands*, 1823.

Suffolk Garland, The.

Suffolk Notes and Queries.

SWAINSON, C. *The Folk-Lore of British Birds*, 1886.

SWAN, J. *Speculum Mundi*, 1635.

TEBBUTT, C. F. *Huntingdonshire Folk and Their Folklore*, n.d.

The Times (various dates).

THOMSON, D. *People of the Sea*, 1954.

THORPE, B. *Northern Mythology*, 1851-2. Three vols.

TORSEI, 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and Serpents*, 1607.

TREVELYAN, M. *Folk-Lore and Folk-Stories of Wales*, 1909.

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1903. Fourth ed. Two vols.

UDALL, L. S. *Dorsetshire Folklore*, 1922.

URLIN, E. *Festivals, Holy Days and Saints Days*, n.d.

VAUX, J. E. *Church Folk Lore*, 1902.

WALDRON, G. *A Description of the Isle of Man*. ed. W. Harrison, 1865.

WHISTLER, L. *The English Festivals*, 1947.

WHITCOMBE, MRS H. P. *Bygone Days in Devon and Cornwall*, 1874.

WHITE, G.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1788.

WILDE, F. S. *Ancient Curses, Charms and Usages of Ireland*, 1890. *Ancient Legends, Mystic Charms and Superstitions of Ireland*, 1899.

WIMBERLEY, L. C. *Folklore in English and Scottish Bal-*

- lads*, 1928.
- Worcestershire Notes and Queries*.
- WRIGHT, A. R. *English Folklore*, 1928.
- WRIGHT, A. R. and LONES, F. E. *British Calendar Customs: England*, 1936-9. Three vols.
- WRIGHT, E. M. *Rustic Speech and Folk Lore*, 1913.
- WRIGHT, T. *Essays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Literature, Popular Superstitions and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 1846. Two vols.
- YEARSLEY, MACLEOD. *The Folklore of Fairy-Tale*, 1924.
- Yorkshire Notes and Queries*.

译后记

早在三四十年前，这部辞典就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的许多读者见了面。由于该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趣味盎然，加之语言通俗易懂，所以，它出版之后不断再版，拥有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读者，学者和平民都对它报以厚爱。然而，它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文化热”似有“贵族文化”之嫌，许多人在积极建构文化理论体系，大量介绍的是西方文化理论，却忽视了对西方迷信风俗和禁忌礼仪这类“俗文化”的研究，使得本来内涵丰富、范围广泛的文化学研究出现了不应有的狭隘和偏颇局面。因此，翻译出版这部辞典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富有意义的工作。迷信风俗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它集民间传说、神话传说和宗教仪式于一体，是人类早期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实行，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接触的机会日益增多。在与外宾交往过程中，在阅读、翻译外文书籍的过程中，我们理应了解各国各民族的礼仪习俗和禁忌风俗，了解他们不同的习惯和文化渊源。《西方迷信传说辞典》正好可以向我国读者提供西方国家有关婚丧嫁娶、出世降生、访友探亲、接物待人、花鸟虫鱼、自然现象以及节日、数字等各方面的迷信传说和禁忌习俗。一卷在手，尽得源头。

本书是徐广联、陆道夫、胡泓和曹征远四位译者友好合

作的结晶。书稿译出后,先由徐广联和陆道夫两人统校一遍,此后陆道夫又参照原文再次作了校订。尽管我们作了相当的努力,书中难免仍有不少谬误,希望读者和学界同仁不吝赐教,多加指正。

顾红曦女士为我们译出了若干条目,共约二万多字,特作说明,并致谢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多次请教牛庸懋教授和著名翻译家张今教授。两位老先生在文化背景和语言理解等方面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排疑解难,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原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为了方便中国读者,吴万平先生按汉字笔画顺序重新进行了排列,并编制了词目表。

陆道夫 徐广联

1989年6月4日于

河南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研究所